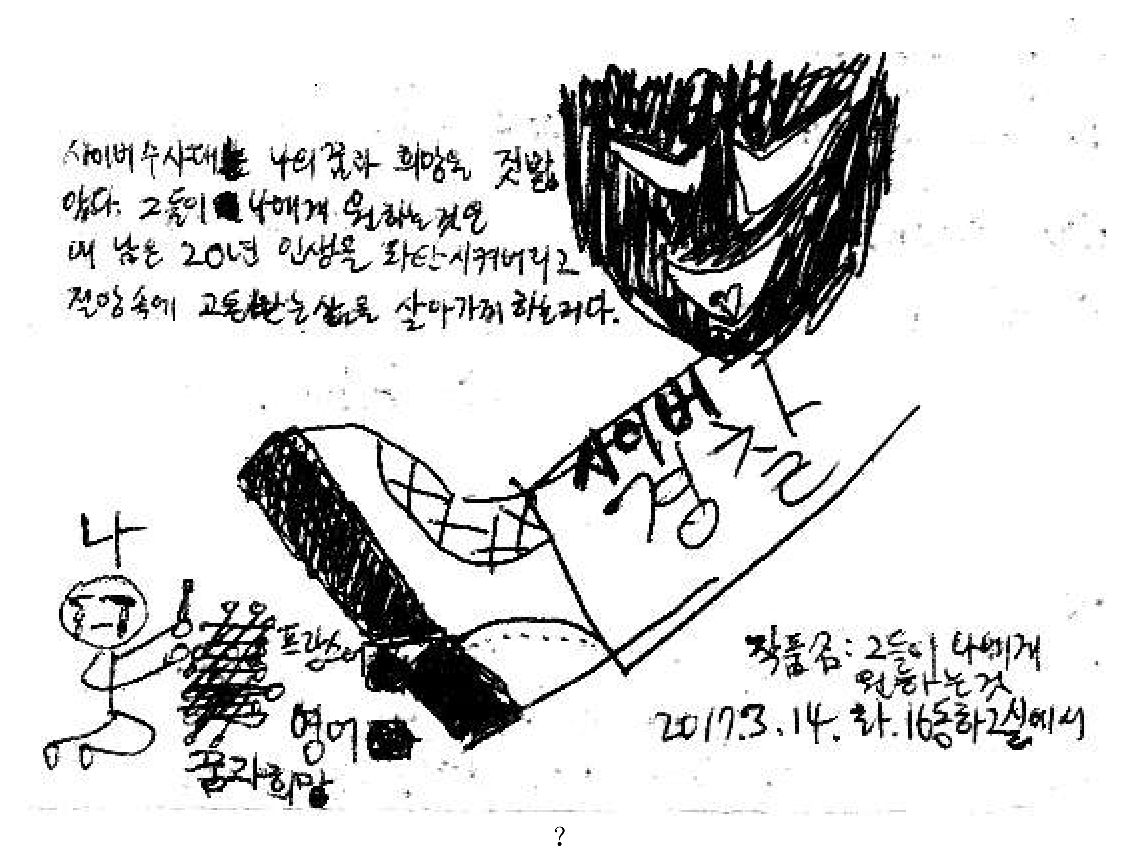
心理通行证人类动物园

（小标题：一个孤独的自闭症儿童被囚禁在一个歇斯底里的共和国的Psycho Pass动物精神病医院的记录，

韩式关塔那摩监狱

（小标题：我的狱函和我的监狱日记在血腥的地狱韩国）



?

标题：他们要我做什么

（在他被监禁的时候，在一间独立的房间里画的照片）

原文p。 70图片>放大复印件>相框>扫描图片后的书籍封面> PDF文件

桂河大桥的韩国后代

内容

（上诉审理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31日。）

1.介绍

我向国防部恳求说，我被军队调戏，但国家把我当疯子对待，用警察的调查来证明我疯了，把我关在精神病院里。

你们国家的政府不听人民的不公正的呼吁，而是大声地对待他们，而不是上访，人民就不再信任国家，向外国政府呼吁了。
在我与外国政府或外国媒体联系之前，我怀疑他们可能是我们政府的间谍，他们不相信他们给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新闻网站，而且他们会困扰我，因为他们是跟他们。我犹豫地宣布。
但最后，我担心这样的恐惧是韩国调查机构正在把所有的事情都从上帝那里带出来的一种恐惧，
与人工智能不同，人类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由于这些限制，任何调查机构都不可能收集到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一个犯罪证据，翻案和调查救赎，任何人都不可能用文字来解释。
这是司法权，是公权力，成为政府的政治权力。
一个囚犯如果不承认这些生理上的限制，挑战时间和空间的物理限制，就会厌倦这些花瓶，并且认为一个忘记了未来，生活在未来的囚犯将终其一生。
有人不能透露真相或为我而战。
它不能被辞退和埋葬。
我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记录和保存方法上，这是我能做的事情之一，因为我知道像阿尔法上帝这样的人工智能总有一天会揭示真相。
太好了就是犯罪。
红孩子把我开到了红海。

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没有写日记或信件。
警察和检察官的调查和法庭的审判每天都在打电话给我，没有精神上的能力。

在第二看守所拘留时，我把头痛对乙酰氨基酚300㎎（首尔看守所首尔看守所规定的镇痛药）服用了2到3个月。
2011年，这种药物是美国和韩国警告严重肝损伤的止痛药，但汉城拘留中心已经将癫痫药物作为缺乏感冒药的灵丹妙药处方。
在我被释放为第二颗宝石之前，我住在首尔看守所，患上感冒和腹泻，住在一起，并且出门到安养堂医院和翰林医院。经高血压，头痛，鼻炎，甲状腺功能亢进，支气管炎，消化道内镜，十二指肠溃疡，脂肪肝，甲肝疫苗接种，肾功能不全，结肠镜检查，前列腺增生，尿液，坏血病和疱疹等各种血液检查和CT检查。

当然，我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了成人纸尿裤和精神病检查。
似乎人们不会相信我的故事，就像小说一样，家里收集了我看守所以外的病历。
但是，当我经常受到不寻常的医疗行为时，我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为了告知外界我想这样做的事实，从8月17日起，我开始把看守所里的东西写信给母亲。
他的身体形状突然改变了，我不能很好地抓住圆珠笔。
当我从宝石中被释放，然后被重新监禁并关押到拘留中心时，我在一张小纸片上记录了我必须在一份日记中精心制作的非人道主义情况。
看守所每天上午六点三十分，上午八点三十分和下午四点三十分，
当我孤独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所以我在星期天早上9点检查了谷仓外面的海的位置和基督教圣人囚犯的赞美诗，仔细地记下了监狱看守的名字，孤独的景象。
但是，在饥饿和视力丧失的肉体痛苦的精神痛苦以及对卫兵的威胁恐怕是不容易的。
我试图尽可能地记录下官员失明的印象，但是在开船坞之前，我不得不听到他们的声音，有些警卫害怕揭露他们的身份，
在这个过程中，我再一次听到了一个悲伤，因为我正盯着一位高级官员胸前的巴洛克式的名字。
没有必要羞耻。
我并不需要所有的麻烦。
很难相信那些以平庸的生活方式卖俗人的人同时生活在一起。
如果警卫们以我个人的感受为我个人化，我可以理解他们对我所做的对人权的无知的处理，但是如果他们穿上制服并且拥有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和权力，国家，没有。
当警方和检察官通过媒体发出这封红字时，拘留卫兵把我当成一个连环杀手，我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的监禁，在独立和精神病院里受审。不幸的是，如果不冷静地杀死一个人，我就无法支付这些东西。

我是个弱者，但我不能原谅他们。
很明显，在像亚洲的肾脏那样的朝鲜半岛，人类在迁徙过程中积累了成千上万年的肾脏中积累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垃圾。
在一个善良，善良的人们不同情坏人，不满意拒绝，鄙视的社会，我没有记录太多。
再一次，当我从看守所的监狱里走出来看了母亲的信后，我对自己对人性的信仰感到紧张，认为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大韩民国没有公平的审判机会。
我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经过漫长的法律争斗后最终自杀。

所以我决定把我的信数字化，决定放开它，而不用操作我的笔记，因为我相信我的作品可以给稍后会遇到这种情况的人一些警告。
真理是一个绝对的命题，不能被真理本身所操纵。
我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否应该使用这里出现的人物名字的盲目性，但是由于我没有做出他们没有做的行为和言论，所以我宁愿撒谎写一个假名。
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以公务员的身份记录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是他们的工作。
如果他们做了不恰当的行为和言论，我因为没有说谎而玷污了他们的荣誉，我是应该受到伤害的。
恐怕他们会再次威胁我，使我回到法律的审判场所，如果我要埋葬我的诽谤，我就不得不要求in吓。
我希望他们自杀。
为什么？他们要我自杀。
韩国人太残酷了。
韩国人最终会被他们的残忍所毁。
首尔拘留中心是一个超越法律的最高法律实体。

首尔看守所忽视了法院的权威和滥用法治。
首尔看守所根据需要进行举报活动，滥用非法的公共权力。
我不想相信，但在我看来，首尔看守所与安养堂医院合作，强行收集所有囚犯的血液，以健康检查的名义建立罪犯脱氧核糖核酸数据库。
如果国家调查机关收集犯人预防和调查囚犯的基因信息，还应当采取罪犯无罪的律师收集遗传信息，防止下一代犯罪前人员的培养。

我只追求我的人生。
我从科学和工程学院出来讨厌它。
如果不符合逻辑，他就轻视它。
我嫉妒我的老人和上司与言行不一致。
即使我的父母对我撒谎，我也很生气。
他们谴责他们儒家的统一。
我并不害怕面对和面对任何见过我的人。
所以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接受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我不明白，我在社交生活中遇到的朋友和同事使他们的行为合理化。
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合理化，没有任何经济生活，但是我拒绝这样做，我必须对自己的忏悔和信念感到内疚。
那是什么？世界上的人们都感到害怕自己和别人。
他们怀疑他们不会说谎，他们对我说谎很好。

有人说我是骗子，故意聪明地说谎，混淆真相和谎言。
我越来越震惊，恨我越说我说的不是谎言。
他们想相信我撒谎，不得不。
最后，我成了一个无耻的罪犯。
每次我说实话，人们都因为不悔改而被定罪。
每当事实证明，法官就开了出口让我骗我，但我拒绝了。
我被囚禁了
罪犯通过在周末唱赞美诗来理顺自己，并获得罪恶的缓解。
但是我不相信上帝，因为我知道一个骗子可以说他在开始撒谎之前发誓的研究。
人们指着我。

这是迟缓的。
我后悔当我过着真正的生活时，我是多么的愚蠢。
现在我已经在九月份生活了，在我的上诉中被保释了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我的想法，我需要撒谎，像一个人一样生活，提高我的忠诚度。
我成了一个可怕的骗子。

为了避免内疚，我尽了最大努力过我的生活。
我在学校生活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公司勤奋工作，尽我所能，但没有成就和提升。
我周围的人试图让我合理化，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想承认我。
这是天真的，但我离开公司的原因是因为我开始看到自己在工作时间内尽力而为。
我受不了了。
有人会。
这大致是时间或病态。
如果你说因为满了而不工作，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说话。
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理顺我的外表呢？我从公司出来，理由是我要辞去工作，因为我年纪大了，工作很多，没有晋升。
感谢他，越来越多的人比我强，谁不在乎我，但我不在乎。
因此，我相信我的心在法官面前也会显露出来。
我试图让自己合理化，这不是假的。
法官们不断问他们为什么离开公司。
我有幸在汉城的一个拘留中心从头到脚吸毒成瘾，并被迫承认。
我的身体被各种注射液浸透了，从拘留中心出来，但我试图让自己理性化，让上帝知道我的真心，并在这个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有一个神，只有神会知道。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韩国人不应该向韩国人展示的社会，韩国人不应该批评韩国人自我反省的社会，韩国人是不能表达自己的抱怨的。
看守所是精神病动物园，守卫是精神病患者，囚犯是精神病患者。

当律师来到拘留中心，询问下一次审讯是什么时候，他说他没有带上他的笔记本。
我告诉他为什么他来看守所，他来检查他是否在吃东西。
这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喜剧。
律师是辩护还是起诉，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不一致，但如果你疯了，而不是愚蠢的生活在我们的国家，是很难住的。

更正被改变成与人类排斥相同的含义。
较少的腐蚀意味着较少的人道惩罚。
我越要颠覆罪，我的品味就越多。
长期以来，我的口味一点也不受惩罚。

法官的耳朵是驴耳朵！

———
———

2. 警察和检察官讯问

披露的目的

警方调查部门的警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紧急逮捕令时进行了强制劳动调查，并没有确保笔记本电脑的证据，并强迫在逮捕调查时逼供调查。网络证据分析室系统地操纵和捣毁没收的证据，法庭犯有伪证罪，这是对目前证人的虚假陈述。人们认识到，国家警察局的网络犯罪工作人员犯下了一个震动大韩民国司法系统根源的罪行。而且，如果这些调查行为没有得到改善，并且通过法律界的默契，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进一步培养善意的受害者。
因此，公众将通过公开披露来了解情况。

底部发病率
犯罪嫌疑人A及其父母同意不向监控机构透露在国家情报局和网络犯罪侦查人员在奥巴马威胁调查过程中透露的在B检查中获得4000万韩元的民事检查的方法。

在撰写本文时，记录了遗漏的陈述和错误的内容。

在一些相同的句子中，拼写错误和文体错误是不一致的。参与调查的调查人员参与了外部调查人员通过信使复印粘贴信件的过程，如果信件没有扭曲本质，则对信息进行更正，以防止混淆。

宋基年：互联网安装文章
网络犯罪调查人员戴着黑色喇叭眼镜

警方记录

问：嫌疑人目前的状况如何？ （调查人员写道，他写的时候用的是单调的身体，但是和实际的不一样）
答：没有地方特别生病。

问：被调查有没有障碍？
答：不妨碍调查。

问：嫌犯是否被判刑或起诉？
答：我曾经到过东大门派出所，写了一封感谢信。

问：东大门派出所会发生什么？
答：2011年的时候，我从新日门站地铁站出来，途经印度，有人在我前面，但是我有警察刚刚检查过我的事实。检查的原因是我在李门成文化中心丢了一个照相机。我被带到东大门警察局，因为我是一个嫌犯，我在那里接受了DNA检测，但是我记得没有受到惩罚。

问：你知道目前正在调查的嫌疑犯是什么吗？
答：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被调查威胁要杀死白宫奥巴马和威胁谋杀美国大使开膛手。

月亮：嫌疑人于2015年7月14日在首尔东大门区东洞东洞45号被告知首尔市警察厅被警方逮捕并被网络犯罪嫌疑人逮捕后被逮捕。 ？
答：是的。当时有一个事实，就是我在房间里被逮捕并通知米兰达原则。

问：你被捕时被没收了吗？
答：我知道我在被捕前执行扣押的侦探有一份电脑的硬拷贝，有人告诉我这样做，但我知道电脑硬盘没有被没收。刚才我被告知，正在进行调查的调查人员没收了笔记本和USB原件。

问：告诉我你的兵役。
答：2005年1月，我在白马第九师担任中士。

问：你的军事生活如何？
答：军事生活非常艰苦。八名高级会员四个月，其中七人是全罗南道人，他们很难骚扰。

问：什么是血型和宗教？
答：他是O，没有宗教信仰。

问：你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
答：身高168厘米，体重72公斤，血型为O型。
问：嫌疑人说他在房间里的一名调查员面前喝了一杯啤酒，说他已经混合了啤酒和白酒。
答：是的，我记得当时的情况。

问：嫌疑人的通常负担是多少？
答案：淡啤酒在500cc和1000cc之间。喝那么多就像睡觉。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方调查时，宿醉依然存在。

问：你经常喝酒吗？
A：我有一个不规则的生活，我通常在无法入睡的时候喝酒。

问：你有什么学术背景？
答：2000年毕业于庆福高中，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龙仁校区（现在是全球校园），为期4年。

问：你在大学有没有大学或未成年人？
答：专业是数字信息工程，小学是生物化学（现化学）。在学校本身，突然有一天，没有一个适当的通知给学生，生化化学消失了。所以，当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专业是数字信息工程，未成年人被列入生物化学。但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写简历的时候，生物化学似乎是在一个缺失的部门里伪造了我的简历。我对毕业的韩国外国语大学不利。

（大约在14时59分，犯罪嫌疑人已被任命为律师，因此他确认了律师的任命，并暂停调查，给他时间帮助。

（15时25分，他重新开始调查，由朴哲炫律师参与，下半年参加了网络犯罪调查员作为调查主管的调查）由于这种业务关系，让某人做）。

问：所以你对韩国外国语大学有不好的印象？
答：我有一个不满，而不是一个坏名声。

问：数字信息工程的主要领域是什么？
答：这与数字电脑，互联网通讯有关。

问：如果嫌疑人的负责人是数字信息技术（以强制方式），被告人是否具有电脑知识？
答：是的，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被告人也给出了其他答案，但只记录了这一点。）

（调查人员继续坚持我是一个电脑专家，一个黑客和一个黑客，所以我要求客观测试来验证我的电脑技能，但是我没有记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问：你是否曾参与过大学学生会等其他活动？
答：我没有去学生会，但是在学校的第一年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嫌疑人对调查人员说："我去了一天，要求支付订阅费，但我放弃了。"

问：以嫌疑人的名义，财产，财产和月收入有什么变化？
答：我知道我母亲是以我的名义买了我兄弟的工作室，而现在我没有任何储蓄和储蓄。没有月收入。

问：目前手机号码和嫌疑人姓名是谁？
答：我有一个粉红色的LG手机，我是以我母亲的名字加入的。我很少使用它，所以我不记得电话号码。

问：你的意思是嫌疑人不记得你使用的细胞数量？
答：是的，我不记得了。

问：你为什么使用订购了你母亲名字而不是你的名字的手机？
答：我不喜欢用手机，也不想用电波。

问：家庭关系呢？
答：我有一个父母和一个弟弟（00，00出生），Mo（Kim 00，00出生），兄弟（00，00出生）。
问：嫌疑人目前居住在哪里？
A：我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

问：你什么时候和你父母住在一起？
答：从出生到现在，我和父母住在一起，除了我在大学时做的一件事情（嫌疑人说他们住了两年，但没有记录）。

问：目前犯罪嫌疑人是什么？

答：我失业了。

问：你如何花费你的生活费用？
答：没有特别的开支。

问：我没有任何特别的开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当你外出的时候，你似乎需要一些钱，比如交通费。你如何解决这些钱？
答：我使用它是因为我问父母，我不出去，我继续在家学习。

（调查人员告诉嫌疑人："你是怎么住在一个价格昂贵的45号公寓里的？在Costco买什么钱去买东西？"嫌疑人说："这间公寓是父母，我在Costco买了两次蛋糕，在KBS国际部新闻处买了，我在Costco买了两次，"我以前在Costco看过这个蛋糕，"他说，"是Costco的一个骑师，不是吗？""我以前一直在吃零食午餐时间，我第一次买蛋糕，"我说："我在Costco买了它，在团聚的时候买了它。"知道KBS扮演KBS，KBS，还是此时警方调查了所有父母的财务信息，发现他们经常使用Costco呢。）

问：犯罪嫌疑人是否只在外面留学？
答：是的，是的。在2013年左右离开公司后，我一直住在一个房子里，因为我不想被别人打扰。
?
问：告诉我有关服役后的社交活动。
答：2005年，我出院了，在加油站工作了三个月。 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化工公司工作了两周左右，不记得我的名字。我在2011年去KBS接待，一直工作到2013年。

问：什么是KBS接待员？

答：我负责英文翻译工作，包括国外的新闻。 （调查人员强调英文翻译。）嫌疑人没有记录说："把这个外国新闻记录到编辑部是主要任务"。

问：嫌犯是英文熟练的，如翻译外国新闻等？
答：我认为这就够了。

问：那么犯罪嫌疑人会说英语呢？
答：TOEIC约为780分，TOEFL约为82分。

问：你曾经在其他地方工作过吗？
答：我刚才告诉花旗银行，我在花旗银行工作了两个月。当我加入花旗银行的时候，我进入了英文等级。

月亮：从犯罪嫌疑人的历史看，2012年9月28日，首尔北区检察院对夜间入室盗窃行为进行了"免费"处分。内容是什么？
答：在上次调查中，我去了东大门派出所，说我是作为摄像机嫌犯被调查的。

问：疑犯的住处安装了多少台电脑？
答：我的房间里有一台个人电脑，我的房间里有一台台式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问：嫌疑犯是否玩网络游戏？

答：我不玩网络游戏。

问：那么你的电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安装在我的房间的桌面（我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品牌名称）作为在互联网上购买的组装电脑）被破坏，我没有使用它。联想笔记本主要用于学习法语。

问：你如何用笔记本学习法语？
答：我用它作为通过笔记本电脑观看语言学习程序（Rosetta Stone）的一种方式。（嫌疑人说他还使用了另一种语言学习程序Fluenz，但是调查人员随意地将其省略了。）
问：嫌疑人通常访问哪个互联网网站？
答：我通常搜索Google，而且我主要连接到4chan这样的网站。

问：哪个网站是4chan？
- 答：这是一个像在韩国Dish Inside（一种免费的公告牌），这是世界各地的人使用的网站。

问：你通常在Google或4chan网站上搜索什么？
答：Google习惯在图像中查找法语单词，而4chan网站则用来观看轻浮的视频。

问：您最近一次搜索Google或4chan网站的时间是？

答：我几乎每天都这样做，所以没有必要指定一个日期。 （嫌疑人在调查人员的两个问题的每一个问题中都提到，“Google每天每天都在学习”，“4chan每周使用一到两次”，但调查人员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运行Google和4chan每日记录。

问：使用和加入犯罪嫌疑人的互联网公司会发生什么？
- 答：我们在家里使用的互联网公司是Tibur路。

问：嫌疑人是否使用博客？
答：我正在使用Google的博客位置。

问：你有一个由犯罪嫌疑人创建的博客吗？
答：是的。我只有10个在Google上开的博客，只有bosulachi我记得地址，其余的我都记不得了。

问：你有没有在别处开的博客？
答：我没有其他任何只使用Google的博客。

问：你什么时候创建博客如博苏拉奇？
答：记得2014年到2015年左右。

问：你的博客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为了组织政治意见而创建的。

问：你的政治见解是什么意思？
答：我站在保守的一边，批评朝鲜人。

问：你有没有通过博客发表政治观点？
答：是的。我已经在我在Google开的所有博客上表达了我的政治观点。

问：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第一个是“朝鲜介入光州”，第二个是“反统”。我会这么说。你可以直接看到博客。（这些评论不是由嫌疑人提出的，而是在调查时在互联网上讨论了博客问题。）

问：嫌犯是否知道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空间站课程？
答：我不知道。

问：犯罪嫌疑人是否知道胡夫？
答：是的。韩国外国语大学网站。

问：嫌疑人是否在summer@hufs.ac.kr知道他/她的邮件地址？
答：我不知道。

问：你曾经使用或使用过上述电子邮件吗？
答：从来没有使用过。

月亮：韩国博士你有没有使用过Isis One的绰号？
答：我没有用过。

问：你知道上面的昵称吗？
答：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它。

问：你知道8221732061的电话号码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使用过上面的电话号码吗？
答：不可以

问：疑犯是2015年7月7日。你20:20左右访问了白宫网站吗？
答：完全没有。

问：即使不是上述日期，是否有理由联系美利坚合众国的白宫主页？
答：不，从不。

问：嫌犯是否曾在白宫网站上以英文发表以下内容？
“来自：董先生，韩国首尔，韩国首尔，韩国首尔），地址：韩国江原大学，大马士革130-791，以下文字消息：亲爱的奥巴马总统先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夫人。
==========================
你好。
我是韩国首尔的HUFS学生。
你的总统家人好吗？
我厌倦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一直都是用变异的prons来主持。

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不会像这样死去。
我想成为美国历史上着名的韩国男性。
因此，我要肛门强奸你的二女儿娜塔莎。
可以吗？

我认为那个婊子的混蛋比玛丽亚安要紧得多。
所以我需要父母在黑鬼肛门前的许可。
别担心，我吃了很多没有艾滋病的泡菜。
我被金正恩杀死之前，急于钻入黑鬼混蛋。
谢谢。
答：一点也不。

问：嫌疑人是否看到白宫主页上公布的内容的英文版？
答：是的。

问：我能解释英文内容吗？
A：是的，你可以。

问：那么有可能做相反的事情吗？
A：比这更好。而我写的英文内容和写作风格是错误的。

此时，注意将英文的内容翻译成韩文，以对付嫌疑人。

问：嫌疑人是否直接从调查员处听到上述英文翻译？
答：是的，我听到了。

以上内容简单总结一下，发表上述言论的人缺乏手淫，强奸奥巴马总统的二女，成为美国历史上出名的韩国男子。嫌疑人对上述内容有什么看法？
答：我不认为我把这张贴在白宫主页上。

问：你为什么认为一名美国学生提出嫌疑人？
答：在大街上，奥巴马认为人民最有可能接近美国。

问：如果说上述强奸女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非常害怕，你怎么看待这个嫌疑犯呢？
答：是的，是的。

问："是，是"是什么意思？
答：奥巴马也感到恐惧。 （调查人员问她是否害怕应用所谓的威胁。）

问：嫌疑人是否知道美国驻韩国大使里佩尔于2015年3月被捕？
答：我已经发布了我从媒体得知的文章，强烈批评那些解决了我的博客的人。

问：如果开膛手大使看到这些恐吓性的帖子，你认为这个嫌疑人会接受吗？
答：我觉得自己和奥巴马有同样的感觉（恐惧）。

问：在雷珀大使的情况下，我住在韩国，而且因为我实际上受到了暗杀，谁能试图说服我可以攻击呢？
答：很可能。

问：嫌疑人对美国和韩国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联盟。

问：嫌疑人是否认为他单独使用笔记本（联想）在嫌疑人的住处？
答：是的。有一个事实说。我在家里使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我已经设置了密码，所以我不能使用我的父母，甚至我的兄弟。

问：你是否知道嫌疑人已经证实他在首尔市公安局网络犯罪调查中心执行查扣搜查令，并在嫌疑人的住处逮捕了嫌疑人？
答：是的。我知道我在首尔大都会警察局的网络犯罪部门检查过笔记本电脑。

问：嫌疑人明确表示，他单独使用笔记本电脑（联想）？
答：是的，是的。

写在2015年6月7日，白宫的文章公布了强奸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女儿的恐吓内容。然而，根据首尔市警局的网络犯罪调查中心，大约一分钟后，犯罪嫌疑人发现该文件被保存在文件底部的M /局/文件夹中的“isis.png”和设置嫌疑人的文件夹，没有上传的帖子？
答：笔记本电脑上安装的操作系统（OS）位于法国时区。如果你检查它，会有时差。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我的基于时差的职位。

这时我停止了调查吃饭。

问：上述说法是否正确？
答：是的。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答：我会在两次的时候离开它。 （即使嫌疑人说“不”，坐在那里的律师朴哲铉写下来写了这个嫌疑人。

此时，我们向被告展示了一份报纸报道，

问：一次性声明的内容是否正确？
答：是的，没关系。
在这个时候，在朴哲炫律师的参与下，

我们在书房里找到了一个桌面，房间里有一个桌面（两个有一个电脑硬盘，一个在旁边有一个硬盘），一个桌面在图书馆里，对每台电脑的使用情况做一个声明。
答：在学习室里保存的联想只用于法语学习和互联网连接。我在睡觉的房间里使用桌面，由于计算机在2013年出现故障导致计算机故障，我没有使用它，而且我在图书馆中使用桌面，有时候是为了搜索互联网，它是一台计算机我的父母主要使用。

问：在嫌疑人的房子里发现的联想，s / n：WB09564311是嫌疑人。你什么时候使用上

述电脑？
答：台式电脑在2013年左右发生故障后，我在互联网上购买并自行使用。

问：我被告知主要访问互联网，但你访问哪个网站？
答：我主要访问4Chan.org和我运行的Google博客。

此时，2015年7月20日，调查报告（在00电脑中发现的嫌疑人，原捕获文件）isis.png，usa.png文件显示输出给嫌疑人。

月亮：我们在2015年7月14日在首尔市警局的网络犯罪调查部门的数字证据分析室使用了计算机分析程序Encase生成嫌疑人笔记本硬盘的单独映像文件，无需分析映像文件破坏原始文件，笔记本上的isis.png，usa.png文件显示了强奸美国总统奥巴马女儿的威胁，威胁恐吓美国驻美大使。文件请注明以上图片文件的来源。
答：我主要访问4Chan.org，我不知道是否已经阅读，截获，下载，正确捕获或下载上述网站上发布的帖子。 （除了4Chan之外，嫌疑人还怀疑Google图片搜索，他在那里调查了捕获和下载的定义和区别）。嫌疑人认为捕获和下载混合在一起并写入混合，调查人员捕获该容器。没有记录在记录中。）

问：你通常使用什么捕捉程序？
答：我使用的是Google网页浏览器的扩展程序。 （调查人员要求提供捕获程序的名称）嫌疑人从谷歌搜索网站上发布了四个或六个捕获程序，并表示不知道每个程序的名称。

（调查人员问写了多长时间，并说嫌疑人花了两到六个小时。）

问：我如何捕捉它？
答：当您查看Google网页浏览器时，您会在网页浏览器的顶部看到一个“相机”图标。点击图标捕捉您在网络浏览器中看到的所有屏幕。

问：捕捉时存储路径中存储了什么类型的扩展名？
答：我可以任意指定存储路径，而且我通常在桌面上保存很多，并使用png文件扩展名。主要使用png文件格式，因为图像质量很清晰。

问：你不使用另一个捕获程序？
答：我使用其他一些程序，但Google Chrome浏览器有一个方便的捕捉功能。

问：什么样的网站是4Chan.org？
- 答：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文章张贴。我主要读政治和性的文章。

问：什么是性内容？
答：我最近看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一个女人在撒尿。

问：嫌疑人在网站上发布了什么内容？
答：我不会发表像YAHAN视频的文章，但是我主要是在韩国发表政治内容。 （嫌疑人也在博客上发布了同样的东西，大约有2个英文的帖子，比如4Chan。）

问：我会再次检查上面的isis.png和usa.png。 （调查员再次给我看了这个文件。）

你下载了上面的文件还是抓取了它？
答：我再次读了上面的照片，并拿到了。

问：当我正在寻找扣押时，我告诉我的调查员，上面的档案被抓获。在之前的声明中，我表示我不知道我是下载还是捕获。为什么我再次澄清，我已经下载了声明呢？
答：摄影师今天展示了照片文件的照片尺寸。而且昨天我说捕捉和下载是混合的，所以我只是说捕捉。我甚至没有在13日看过上面这张照片。

月球：2015年。检查时，首尔大都会警察局的网络犯罪调查员多次要求我检查上述照片。
答：是的。请求。

问：但你为什么不读它？
答：我在说谎，因为我很无聊。

问：我正在寻找没收。
A：我不想起床，因为我在喝酒的时候还在睡觉。

问：在搜查结束时，你是否看到凶手（白宫照片）的照片？
答：我确认了图片，但是不是上面的图片。 （嫌疑人清楚地记得母亲的手机上存有的照片，但不是4chan。）

问：如何从网上下载图片文件？
答：当你点击右键时，有一个下载按钮，通过按下上面的按钮就可以下载。保存路径主要保存在桌面上，有时文件名被修改。

问：我为什么要更改文件名？
答：如果通常不更改它，但是文件名太长或者文件名包含特殊字符，请更改文件名。

问：你通常给文件名命名？
答：下载时没有理由改变实际的文件名。但是，如果文件名太长，则很难将其保存在我的计算机上并更改文件名。 （声明中的“难以辨认”是调查人员按照意图写的）犯罪嫌疑人说：“我不更改名称以便辨认。

问：保存时是否使用特殊名称保存文件名？
答：如果文件名太长，请切断文件名的最后一部分，或选择整个文件名并将其保存为无意义的短名称。

问：从互联网上下载照片文件时，嫌疑人说他/她会随意保存文件。名为“isis”和“usa”的原始文本文件是如何被称为“专有名称”的？
答：我不知道isis.png和usa.png是我最喜欢的单词。 （嫌疑人已经向调查人员和律师证明了通过键盘进入isis的可能性，但调查人员指出他不确定。）

问：这个电子邮件地址是用来写奥巴马恐吓的“isshufs@gmail.com”，但是嫌疑犯是怎么保存这个文件的，并把文件重命名为“isis”？
答：我认为Iss和Isis是不同的。

如果您检查上述文件被保存在可疑计算机上的时间，文件isis.png（威胁奥巴马）将于7月7日20:21 pm usa.png文件在2015年7月8日确认在02:27。此外，奥巴马对美国白宫网站的痴迷时间是7月7日20:20，而记者的文章定于2012年7月8日，这是可能的。
序列号/内容/时间/时间差异
1 /时间奥巴马淫秽写给白宫/ 2015年6月1日。7. 20:20 /约1分钟
2 /奥巴马吓人的文字是在2015年7月20日的怀疑电脑上创建和保存的
3 / Repert千百倍于白宫/ 2015年7月8日/约1分钟
4 /在疑犯电脑上创建和保存的抗议稿件时间/ 2015年6月8日
嫌疑人表示，他已经下载并存储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给嫌疑人的电脑。他/她是否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威胁，并将其一旦存入白宫，就将其存储在受害者的计算机上？
答：我的电脑设置为法文时区，4Chan.org网站是美国网站，所以会有时间错误。（根据维基百科，嫌疑人误解了4Chan.org作为一个美国网站，4Chan.org是一个日本网站。）

问：可疑笔记本电脑采用法语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时区也是基于巴黎时间。所以和韩国有7个小时的时差。但是，在利用调查机构所使用的Encase分析程序进行分析的情况下，通过将上述法国时区变更为国内时区，能够清楚地看到所产生的时间和变更时间，上述世代时间为国内时间。
此时，嫌疑人显示isis.png文件的访问时间，并且是任意的。
因此，2015年7月13日网络犯罪调查中心将尝试访问上述文件。因此，上述访问时间将在2015年7月13日显示。总之，在可疑计算机上创建的时间是韩国时间。那么，就像上一个问题一样，有人在一分钟内在白宫读了一篇文章，并将其存储在可疑计算机上，这种行为可以重复两次吗？
这时联邦调查局要求嫌疑犯显示联邦调查局发送的文本和时间信息。
答：我不知道。

问：是否可以在一分钟内完成上述工作？
答：一分钟内不可能。

问：如果嫌疑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嫌疑人是否发布了这篇文章？
答：如果可以的话，我认为如果可以自己做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 （听了这个声明的调查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有空闲的态度，表情有问题）。

问：那么这个嫌疑人几乎是实时地监控着别人张贴的白宫恐吓文章，然后立即检查并将其存储在可疑电脑上？
答：您没有实时监控它。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里，“实时监控”是指通过访问白宫网站实时更新新文章。）
问：嫌疑人主要使用什么类型的网络浏览器访问互联网？
答：我正在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问：是否有任何理由联系白宫主页？
答：我从来没有连接过。

此时，显示由怀疑计算机写入的白宫主页附带的图片文件“screencapture-www-whitehouse-gov-thank-you-1436290042624.png”。

如果您查看可疑计算机上的图像文件，则可以看到美国白宫主页的屏幕。如果你看内

容，你可以从“谢谢你联系白宫”开始。这是你写完任何文章后显示的屏幕。上述捕获的文件是通过Capture，这是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扩展，直接从可疑计算机捕获。你有没有进入白宫网站，并写下来？
答：我用上面的文件名下载了图片文件。

问：如果您检查上述截图文件的创建日期和时间，则与截图日期和时间相同（2015年6月8日，2015年）完成对报告人的威胁后，不是输出画面可疑计算机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扩展功能捕获的标题完成并保存？
答：我不知道。

此时，2015年7月20日，调查报告（4Chan和4Chan关于在备份站点上发布）显示附加到可选的图片文件。

问：疑犯在看到记者的恐吓文章后，在4Chan.org网站上表示已经下载了上述图片文件。记者威胁文章的时间在4Chan.org网站张贴于2015年7月8日。上述威胁图片在疑似电脑上的时间是在2015年7月8日左右。如何在疑似电脑上保存的时间比在网站上发布的时间快？
答：我不知道。

问：嫌疑人在敲诈勒索之后，是不是把它放在4Chan.org上？
答：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而且我有一些恶意代码。

此时，在嫌疑人电脑上找到的文本文件s.txt会显示给嫌疑人，并附在本文末尾。

如果你看上面的文本文件的创建日期，文件创建的日期是2014. 9. 10. 16:59，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使用的电子邮件'wasshufs@gmail.com''我会肯定是通过渗透美国大使馆杀死了开膛手大使“，”奥巴马绑架了我的小女儿强奸我的肛门“，Twitter的地址是http://twitter.com/isis_med。奥巴马还有一个恐吓文本文件。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写上面的句子？
答：我不知道。

问：你写了上面的这句话，用英文写成，在白宫张贴讹诈？
答：我没有。

这时在嫌疑人电脑上发现的照片文件显示为1.jpg，14.jpg，10.jpg，8.jpg，4.jpg，2.jpg，1.jpg，18.jpg，5oe254mvhpke.jpg 。

问：上面的文件访问时间是7月7日21:28左右。在上述照片中，雷伯特威胁金正日恐怖威胁，金金钟和奥巴马的照片。现在是时候看看开膛手和奥巴马面临的威胁，看看2015年7月7日的时间。你看了一张情报插曲的图片，对吗？
答：这是我看到的，因为它存储在我的文件夹。但是，我没有写恐吓文章。

问：2015年3月6日，在嫌疑人电脑上制作了“猛禽威胁”照片。时间是2015年7月7日，所有的威胁照片都出现了吗？
- 答：似乎所有的文件正在访问，而文件夹正在组织，访问时间已经改变。

不幸的是，奥巴马和记者的威胁于2015年7月7日在白宫张贴。
答：我不知道。

此时，2015年7月27日，附上[外交部，外交部确认页面文章]的调查报告（查证手续申请）

问：当我看到上面的文章时，我在2015年7月7日使用IP 124.197.152.111使用'email summer@hufs.ac.kr'。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作为参考，上述IP地址124.197.152是被告居住的IP地址。由于嫌疑人是浮动IP，最后一个号码可以每次都改变。
答：我没有发布。

问：那么谁贴了呢？
答：我不知道。

问：我敢肯定，你把上面的文章发布在嫌疑人的ip乐队里，你不知道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当我点击上面文章中发布的url链接时，确认了Internet地址 http://boards.4chan.org/pol/thread/47625963。当我访问上面的URL，电子邮件“isshufs@gmail.com”Isshufs@gmail.com“你不知道？
此时，请在本文末尾附上http://boards.4chan.org/pol/thread/47625963链接打印输出。
答：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问：Isshufs@gmail.com列在可疑计算机上的s.txt文件中。
答：我不记得了。

电子邮件地址isshufs@gmail.com用于向奥巴马写一封勒索邮件。电子邮件地址也存储在嫌疑人所在的s.txt文件中。是吗？
A：当我在Google上搜索时，它看起来像是跟我一起来的。

问：你说你不记得以前的说法吗？
答：遗憾的是，尽管它是人，因为它是一个人，所以这是陈述的逆转。（这些嫌疑人的陈述是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的。）从那以后，嫌疑人一直受到陈述逆转的精神压力，直到他从监狱被释放入狱。

问：嫌疑犯是否有可能发布了威胁，并使他们错了？
答：我从来没有发布过勒索。

问：在被捕过程中，您是否向网络犯罪调查部门和首尔市警察厅的病房工作人员投掷物品？
答：是的。

问：你扔什么东西？
答：这叫冷包。（冰袋是冰袋。）喝完后，我用头痛的冰袋趴在额头上。

问：你说什么？
答：我不记得我专门做了什么样的亵渎。

问：我想调查人员记得他们被告知：“嘿，这些混蛋。”是对的吗？ （这位调查人员是指在Moo OO陪同下的郭东奎。

答：我不记得是否使用了“混蛋”这个词，或者我用了多少次。 （嫌疑人说：“我没有用”病“字，但记录为不记得。）

问：当你来到首尔警局的大都会警察局时，你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说：“带轮椅”，“坐行政椅”。
答：我喝醉了，喝醉了。

问：你被捕时只穿内裤吗？
答：是的，是的。

问：当时，首尔警察局调查人员要求我在逮捕过程中穿衣服。
答：是的，我没有穿。

问：谁穿衣服？
答：调查员穿上衣服。

问：你为什么继续在逮捕过程中或在办公室？
A：我觉得我很兴奋。 （数十人来到嫌疑人的房子，突然被逮捕，并兴奋起来）。

问：搜索搜索我躺在床上五个小时左右，不是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但没有发生。

问：如果你看一下嫌疑人的博客（helpkorea.blogspot.kr），有一篇关于“如何从互联网赚钱”的文章。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答：我是为了女性而写的。
如果你看上面的文字，你可以看到“纪成佑把我称为晾衣架，可以在射击场被打，我被震动，然后我在肛门里。”这是真的吗？
答：是的，是的。

问：你对肛门有什么不好的记忆？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堵嘴，不是一个糟糕的记忆。

你认为奥巴马的肛门也是一个堵嘴，强奸了一个肛门？
答：我没有。

如果你看看犯罪嫌疑人（fuckingkorean.blogspot.kr）的博客，您发布的毕业证书，成绩单，毕业标题“SSUL”下犯罪嫌疑人的证书和成绩单我已经通过单方面改变我的辅修化学失去了我的工作，遭受了经济损失。我也被怀疑拥有自己的学术背景，个人信用，并因为自由职业者而受到精神伤害。“你对外语课有强烈的不满吗？
答：是的。我有一个投诉。 （尽管被告没有用“强”这个词，郭东奎一再回答嫌疑人的答复，并继续写下“强烈不满”。即使嫌疑人指出，我也要求他删除它，拖两行，中断他。）

在犯罪嫌疑人博客（unicefusa.blogspot.kr）中，一张照片贴在博客上，贴着内裤和

所有的衣服，只有中指在头上显示昵称“开开”。是否公布？（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不时地改变了，但是这个记录没有记录调查员的问题。）

答：是的。我贴了它。

问：你为什么发布这些图片？
答：我张贴了它的乐趣。

问：你有没有试图通过把嫌疑人的账号放在内衣上来获得赞助？
答：是的，是的。

问：到目前为止，你赞助了多少？
答：我拿到了20,000韩元。

问：在墙上，当你使用“狗屎”这个词时，你使用了什么？
答：我不记得了。

这是记者和奥巴马的恐吓文章。电子邮件地址是“isshufs@gmail.com”，由韩国外国语大学工作人员使用。电话号码是“82 02 2173 2062”，地址是韩国外语大学地址。上面张贴的人是什么原因写下了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
答：这是一个普通的地址。

问：你如何看待嫌疑人的意见？
答：我认为这本来是由一个不满外语的人写的。

问：如果你看恐吓文章的内容，说“我是来自韩国首尔的HUFS学生”。
答：是的，是的。

问：你是否从一所外语学院毕业，并将上述信息发布在勒索邮件中？
答：我会用本科生而不是学生这个词。

另外，奥巴马的恐吓和记者的恐吓，都是通过列出外语学院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和地址，对外语大学提出强烈的抱怨。你认为写这本书的人冒充外语这样的组？
答：同一个人写了两个恐吓文件，可能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之一。

奥巴马的第二个女儿和第一个女儿叫什么名字？
答案：第二个女儿的名字是娜塔莎，我知道第一个女儿的名字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并且以（）结尾。（调查人员在恐吓文章上显示了这个名字，并问道：“我告诉调查人员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把它放在档案中。

问：你有没有在第二个女儿的名字中提到第二个女儿娜塔莎的名字，因为她不知道她的第一个女儿的名字，并确切地知道她的第二个女儿的名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嫌犯是否想成为名人？

A：我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一个有名的人。

问：当我们被抓时，我们告诉我们的调查人员，“这似乎是有名的”。
答：是的，是的。

奥巴马恐吓文章说：“我决定今天成为美国着名的韩国人。他是否做出了威胁性的言论，成为名人？
答：我所说的是我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有名的人，而不是一个连环杀手。

问：你有没有想过连环杀手？
答：我从来没有想过。

问：电脑什么时候主要用于嫌疑人？
答：时区没有设置，但我们在晚上或清晨使用它。

问：奥巴马的恐吓时间大约是20点20分，“汇编”的恐吓文章是在02:26写的。是嫌疑人主要使用电脑的时间段（超过50％）？
答：是的，是的。

问：你有证据或陈述有利于嫌疑人吗？
A：我稍后再提交。

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答：如果你看看我的博客的内容，你可以看到这是违反警方的说法。请披露有关IP频段的具体细节。

（在咨询了参加调查的朴哲at律师和嫌疑人的第一，二期刊后，他们来到报纸上）

问：上次会议上的所有陈述是否属实？
答：上次调查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问：是否有任何陈述与嫌疑人有所不同？
答：完全没有。

问：嫌疑人是否知道现在发出逮捕令？
A：是的，我知道。

问：你如何看待涉嫌犯罪嫌疑人的逮捕令？
答：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打算伤害美国总统杨爱，也不打算冒险成为外交大使。

问：如果是嫌疑人，你有什么问题吗？
答：是的，是的。

问：这意味着法官和调查机构是错的？

答：是的，是的。

问：嫌疑人是否意味着不能相信调查机构获得的证据？
答：是的，我不能相信警方提供的证据。

问：警方提供的证据是来自计算机领域专家的网络警官的客观数据。什么部分不能被信任？
答：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部分。

问：你不知道究竟哪一部分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是电脑专家或法医鉴定人。

问：嫌疑人不是电脑工程师吗？
答：数字和计算机工程是不同的。

问：哪些部分不同？
答：我毕业时写的那篇论文是关于数字信号的声音，而计算机工程是关于计算机本身。

问：嫌疑人是否在声明中声称没有电脑知识？
答：是的，这是真的。

问：总之，你不相信警方的证据？
答：没有部分信任。

问：你的意思是还有另一个你可以相信的部分是不相信的？
答：ENCAEC延时分析是可靠的。（网络犯罪调查员，一位电脑专家，继续把ENCASE程序错误地拼写成ENCAEC，这是对调查缺乏信心的原因之一。）

此时，犯罪嫌疑人突然说，他不能相信该程序分析ENCAEC视差。嫌疑人描述了“信任”，但调查人员写道，嫌疑人的陈述听起来是胡言乱语。

问：我们相信ENCAEC计划的事实，是不是意味着将警方提出的威胁张贴的时间流逝分析为证据的证据是正确的？
答：是的，是的。

问：嫌疑人明确表示，他信任ENCAEC计划。在前面的陈述中，我表示，嫌犯笔记本电脑中的操作系统（OS）是在法国时区，可以通过观察时间差来找出。你为什么这么说？
答：我听说网路警务人员解释。（嫌疑人相信是因为他相信电脑专家的解释。）

问：难道这不是对目前嫌疑人的声明的解释，即嫌疑人向奥巴马总统发出了威胁性的消息吗？
答：我只是想相信网络法证调查技术。

问：如果您信任常识上的网络法证调查技术，您不相信网络警察提供的证据吗？
答：我有一个我不明白的部分。首先是波特的运作方式。简言之，PORCHAN的工作方式

就是像日常的最好的实时发布。第二是Google搜索引擎曝光时间。这意味着邮件不会立即被删除，而是在互联网上存在一段时间。

问：信任网络犯罪与如何操作Pocan有什么关系？
答：我信任网络取证技术，但ENCAEC方案很差。波特和谷歌也希望将网络法证调查技术应用于波特和谷歌。

问：如果ENCAEC程序客观地清楚客观地明确了Pocan或Google的运作情况，那么您如何接受呢？
答：如果你在公共当局披露了真相，我会承认你的。

问：如果认证机构对ENCAEC计划或网络犯罪分子的证据没有任何问题，您是否会承认被告被指控？
答：您正在承认可信的结果，而不是指责。我从来没有写或张贴过。

问：如果您已经获得认证机构的认证，即使被告没有提出反驳声明，也不客观吗？
答：这是客观的证据，我们希望你调查足够的证据。

（以上问题是典型的指导性问题。）嫌犯无法正确理解上述问题。

问：那个嫌疑人的童年呢？
答：我的童年曾经被父母所喜爱，我被很多单身父母所包围，他们的经济上比朋友更难，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心的。
问：你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答：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问：你和你的家人有什么关系？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

问：你和你童年的关系是什么？
答：我没有很多朋友，因为我没有几句话，但是大概有十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

问：你目前的关系是什么？
A：目前我没有朋友。

问：为什么没有朋友？
答：我经常搬到学校，我来到了军队，我寻找了我的生活过程，所以我的关系变淡了。所以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和我的亲密朋友保持联系。即使我的朋友想见面，我也没有任何事情要做。

问：你在学校的成绩是什么？
A：我小学的时候很平庸。为了弥补我在高中时没有做的事情，我很努力地学习了不符合大学时间和动机。

问：你怎么看你的军事生活？
答：军人生活是最糟糕的。

问：哪一部分最差？
答：我在这之前发了言。另外，如果你告诉我你在出院时做了什么，OO军士很可能是在做他最坏的和最差的。例如，其中一个动机没有受到冷的训练，但我收到了。那是因为这只是为了我。

问：为什么嫌疑人辞职？
答：说实话，这很难。我想多学习一点，去国外学习，过上更好的生活。

问：什么部分是困难的？
A：当我在KBS工作时，我正在努力工作5或3班。

问：你最近不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A：我正在学法语。

问：我可以在工作时学习吗？
答：因为我的风格不是很多，我想在短时间内得到结果。法国人很难。

问：嫌疑人是否说他在家中隐居？
答：是的。有一个事实，我已经说了。

问：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答：早上的时间不固定。我的生活是不规律的，我通常在晚上和我的节奏生活在一起。

问：你通常在家做什么？
A：我坐在蓬松的椅子上，学习法语14到21个小时。

问：还有什么？
答：在我的空闲时间，我主要是在博客上发表政治文章。 （目的是转移我的注意力，把我的头转向）。

问：你在白天花了多少时间在电脑上？
A：我在电脑上学习，所以是时候学习了。

问：最近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过夜生活？或者你早上住吗？
答：我是从晚上人类过渡到早晨人类的。

问：你还记得在7月7日和2015年7月8日这个被怀疑的日子你在做什么吗？
A：我想我正在学习50或50，也许我正在睡觉的时候喝酒。

问：如果你学习了，你使用电脑吗？
答：是的。如果我学习了，我会用电脑。

问：尽管国内有Naver这样的国内网站，但使用有毒的国外网站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呢？
答：如您所知，如果您在网站上发表政治评论或贴文，Naver或下一个Ivara是一辆面包车（被封锁）。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免费的网站，如Pocan和Google Blog Spot。

问：嫌疑人说他是单独使用笔记本电脑（联想）没收的？
答：我自己一直使用密码。

问：你的密码是什么？
答：您的密码是656565。

问：我想再问一次，嫌疑人已经在白宫主页上张贴了一个威胁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家人，然后谋杀开膛手大使，包括访问白宫主页，强奸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女儿你有吗？
答：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问：嫌疑人是否因为担心指控会受到严重惩罚而不作虚假陈述？
答：不可以

问：在前面的陈述中，嫌疑人否认报复的指控是错误的吗？ （嫌疑人在第三次调查前曾在拘留中心与朴哲铉律师进行面谈，律师通知嫌疑人有关判决，调查人员知道哪些警察拦截，拦截，可疑）。
答：不可以

白宫张贴奥巴马恐吓文章的时间是2015年7月1日，威胁文件在犯罪嫌疑人计算机上的时间约为1分钟。在白宫张贴后，证实被捕获并存储在怀疑的电脑上，大约一分钟后，白宫的声誉受到威胁。这个陈述现在是一样的吗？
答：是的。我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问：被告人的指控是不是正确？
答：不可以，我希望你在数字取证技术中披露这一部分。 （嫌疑人回答“真相”而不是“陈述”。）

问题：涉嫌下载并下载4Chan.org网站的嫌疑人于2015年7月8日在4Chan.org网站上公布了原始文本。8.在02:31，原始威胁时间（记者）被存放在嫌疑人电脑上是2015年7月8日，嫌疑人的主张被确认为虚假陈述，你的意思是否认？
答：有可能，但不可以。

问：为什么即使在确认了明显的数据来驳斥首尔都市警察网络调查局的指控后，为何嫌疑人否认指控？
答：正如我刚才所说，有各种可能性。

问：你如何看待通常的嫌疑人奥巴马总统和雷珀特大使？
答：我是一个想在美国获得工作签证的人。我是一个政治爱国保守派。在韩美同盟中，奥巴马总统和雷珀特大使认识到需要加以保护。

问：你真的见过奥巴马总统和雷珀特大使吗？
答：我从来没有见过。

问：嫌疑人对美国有什么看法？
答：我是一个羡慕美国的国家。
问：嫌疑人是否有计划移民到美国？

答：首先，我在大学毕业之前考虑过从大学毕业后转学到美国的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决定要去移民，因为它花费了六千万到八千万韩元，我以为要花八到十年的时间才能收钱和移民。

问：顺便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去？
A：我现在还在准备走。

问：嫌疑犯还在准备移民美国，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收钱或做任何其他的努力。你的意思是他在准备什么？
答：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收钱，因为我打算在家挣钱。

问：嫌疑人说美国是一个嫉妒的国家，但这不是因为我梦想长时间移民美国吗？
答：不可以

问：嫌疑人是否加入社会组织？
答：完全没有。

问：我想再问一次，但从调查机构的判断来看，调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示，嫌疑人已经根据证据提交了勒索证据。
答：我认为调查机构的证据不好，判决错误。

问：那么，被告应该提供什么证据来表明承认？
答：我不知道。

问：在开始调查之前，嫌犯是否谈过律师和测谎仪？
答：是的。

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测谎仪测试？
A：是的，我会的。我会接受任何事情来澄清我的清白。

问：你目前的感受是什么？
答：没有ra。声。 （调查人员问嫌疑人"荒谬"是什么意思，但没有记录）

问：这个陈述是真的吗？
答：确实如此。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答：在第5页中，ENCAEC计划的意图不是不明智，这意味着目前的调查是不够的。（调查人员说，他形容嫌疑人"穷人"。）

此时，朴哲炫律师参与讨论，随意参与。 （在进行警方调查时，调查人员通过安装在用于手机和档案的计算机上的信使程序指示，与调查室外的调查人员实时提问。）

此时，疑犯和律师将于2015年7月15日出示第七份报告（嫌疑人确认00笔记本时区设置的设置）

问：即使嫌疑笔记本设置为法文时区，如果通过计算机分析程序Encase将其转换为国

家标准时间，则可以按照国家标准时间确认文件的创建日期和访问日期。
答：是的。我明白调查员的解释，我完全理解时间。

此时，2015年7月15日调查报告（关于在4汉网站上发布的时间）显示了两件，并作出了任意的回答。

当我在首尔大都会警察局的网络犯罪调查室的4Chan.org网站上发布我的帖子时，我发现4Chan.org张贴在4Chan.org网站上，因此据报道上述网站位于在美国和这个网站上发布的时间是输出到国内的时间。你接受上述吗？

答：是的。我了解并承认调查人员直接显示的内容。 （在互联网上写作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人在观看张贴的时区。）

此时，我展示了一份调查报告（分析了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捕获功能，并分析了美国白宫网站的撰写画面）。
如果你看看在嫌疑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以下五个文件，这是一个通过谷歌浏览器直接从嫌疑人的笔记本电脑中捕获的文件， 1432397652564。 png和seencapture-www-whitehouse-gov-contact-submit-questions-and-comments-1432397921271.png文件于2015年5月5日01:14和01:17。捕获文件名旁边显示的13位数字与生成文件的生成时间相同。上面的13位数字是Google Chrome执行捕捉时自动生成的时间信息，捕捉文件在笔记本上创建的时间以及生成捕捉的日期和时间被认为是相同的。
因此，如果嫌疑人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我发现一个小时的Capture程序不可能是一样的，有确认嫌疑人已经写了文章直接连接到白宫网站，是不是嫌犯直接文章创建后，捕获？ （调查人员将Encase分析屏幕附在记录上。）这个长问题是嫌疑人的答案
这不是一个希望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第一次进入白宫。

问：受害者笔记本电脑的密码是否设置？
答：是的，是的。

问：疑犯以外的笔记本电脑无法使用？
答：是的，是的。

问：我怎样才能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白宫，不仅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白宫正在撰写五个捕获文件。上面的文件创建日期和时间（存储在笔记本上的日期）和捕获时间日期和时间是相同的。犯罪嫌疑人可否知道？
A：我都记不清了。

问：你记得那个嫌疑人没有写吗？ （调查人员把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提出了很多问题来提问，但他们被迫仅以“是”或“否”回答嫌疑人。

嫌疑人看了一会儿调查员的眼睛，然后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通过描述嫌疑人的行为来进行攻击。）

答：我没有。 （根据侦查人员的执法情况，嫌疑人只回答“是”或“否”。）

被告继续在A4纸币上写下笔记。 （在调查的时候，嫌疑人使用的是张哲贤的律师写给

犯罪嫌疑人的纸条，说：“纸不允许去看守所”，他每次都把嫌疑人的备忘录交给调查人员。

问：如果嫌疑人没有这样做，是谁做的？
答：我不知道。

问：上面的捕获文件的来源是什么？
答：我有很多的捕获，我不记得了。（嫌疑人还记得笔记本电脑上存放的所有东西，这更令人怀疑。）这样，调查人员就开始强迫嫌疑人说谎，记住所有的细节。

问：你在哪里下载了isis.png，usa.png文件？
答：您应该从4Chan.org或Google下载它。

此时，嫌疑人在OO电脑上显示了35张Repert Metabolism的照片，他/她任意回答。

问：以上图片来源是什么？
答：这是一张通过Google搜索“KIM KIM JONG”，“记者”，“KIMSU”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图片。（在调查的时候，嫌疑人因为不了解他而把“金京颂”称为“李京锺”，但是调查人员在没有通知受害人的情况下写了“金京颂”。

问：你为什么下载？
答：我收到批评攻击开膛手的金基颂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消息。

问：你有没有批评金基中？
答：我写了。

问：你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你写的吗？
A：不是现在。（提醒嫌疑人的座右铭：“让我们一起走吧”“一起走吧”“一起走吧”）。“我说：”我们一起去吧，“美国空军的指挥官AFKN（USFK）在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就记起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他的批评，”但是调查人员没有记录下来。相反，调查人员说：“让我们来和开膛手的大使一起去吧。”是不是冒犯了你的想法？嫌疑人回答说：“能够激发开膛手的想法是一种荣幸。“这些声明根本没有记录。

问：当我查看可疑计算机上发现的Reptert威胁的图片时，文件创建日期和时间均为2015年6月6日，上次访问日期为6.8。另外，2015年7月7日将是15次。这是在2015年7月7日勒索消息发布到美国白宫的日期。7. 7.为什么你读了关于Kyung Ri主管15次？
答：我真的不知道。（嫌疑人认为移动照片文件时访问时间已经改变。）

7.你有没有看过照片的记忆？
答：我从来没有见过。
问：你对曲目有兴趣吗？
答：自从我受到金基中的袭击之后，我有很多兴趣。

问：你为什么对Repertoire感兴趣？
答：我很感兴趣，因为陷阱令人震惊。

问：嫌疑人和记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完全没有。

问：当一名嫌疑人说他被下载后发表批评金基颂的言论时，调查人员把嫌疑人的博客上的资料看成是智能手机，嫌疑人的电脑上的时间是2010年3月6日。我已经发表了关于"汇编"3的所有文章。6.你为什么下载它？
答：我有很长的记忆。

问：当我从嫌疑人电脑上的名誉照片中查看ML.JPG和ML0.JPG文件时，我合成了一张Repert大使的血迹和蝙蝠侠电影中的Joker的照片。
答：是的，是的。

Q：为什么在蝙蝠侠电影里结合了开膛手的血腥场面和小丑的照片？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为什么综合？
答：我想我下载了它。

问：你为什么不断重复你的陈述？
A：已经很久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2015年5月3日，5日），所以在调查之前我可能不记得了，而且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同时，我也要求强制调查问题。）

问：在前一个问题中，嫌疑人是合成的。你是否推翻了问题已经被下载的说法？
- 答：它似乎已经从海外网络幽默网站下载。老实说，这是一个古老的东西，所以我不记得了。

问：嫌疑人通常认为什么是武装组织？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武装组织的武装组织。

问：你喜欢IS吗？
答：我认为这是不好的。

问：你知道韩国人被转移到IS武装组织吗？
答：我听到这个消息。

问：你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选择。

在嫌疑人电脑上发现了六个与IS有关的图像，isis.jpg文件名称显示了一名年轻男孩的枪杀案和一名年轻男孩枪击案的组合。对一个？
答：是的。我结合了我在互联网上下载的内容。

问：你为什么把上述文件结合起来？
答：我加入了对IS的批评。我们结合这两者的原因是为了增加说服力。

问：官方名称是？
答：我不知道IS是官方名称还是ISIS。（在这个声明中，调查人员说："你怎么知道

官方名称是IS还是ISIS?

问：嫌疑人的笔记本名称是否与ISIS.JPG上列出的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
答：是的，是的。
问：ISIS是正式名称，文件名是ISIS吗?
答：我不小心写了键盘，文件名是ISIS.JPG。我向律师解释了这一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文件名叫做ISIS。（嫌疑人没有回答“我不知道”）犯罪嫌疑人在调查员面前的键盘自动售货机上显示了推I和S的习惯。

IS：“ISIS Gallery .png”是存储在可疑计算机上的IS文件的映像。这是一个韩国画廊和一个信息系统恐怖分子（男孩）的综合形象。我做了一个综合的图片，你为什么综合它?
答：图片如上合成。

问：你跟随IS?
答：我不会效仿。

问：IS恳切的意愿是什么?
A：在一个男孩的眼里，我看到了一种悲伤的感觉。

这时候，被告心情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罪犯调查人员在一个记录中描述了这种行为。）

问：为什么你经常重复你在上一个问题中表现出坚定意志的陈述，但现在你又感到难过了?
答：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不记得了。

问：在我的第一个问题中，我表示有一个明确的意愿和决心。为什么现在不告诉我你不记得了?
答：我认为可以把几张图片解释为意义。

问：在向雷伯特大使写威胁信时，提交人的名字是“韩国伊希斯一号”。在可疑计算机上发现IS相关图像的日期是从2015年6月29日到06:53至07:36，图像访问的最后日期是从7月3日起。犯罪时间是7. 7.和8. 8.如果嫌疑人在威胁恐吓时看到与IS相关的照片并写出与IS有关的短语，是不是?
答：不可以

此时，嫌疑人被屏幕显示一个由Encase计算机分析程序分析的屏幕，并在4chan.org上张贴一个屏幕，并附在本文末尾。

问：链接文件（lnk）是查看文件时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文件。另外，在可疑的计算机上找到A0066246.lnk和usa.png链接文件，并且一直检查如下。你是否从调查人员那里得到了什么?

序列号/内容/日期
1 / Rupert Threaten张贴在白宫/ 7. 8. 02:26
2 /在可疑计算机上找到的屏幕截图文件（截图在本文撰写时）screencapture-www-

whitehouse-gov-thank-you-1436290042624.png在白宫写完文件后，File / 7. 8. 02:27
3 /上述2个文件的链接文件（括号中的“usa.lnk”打印在记录中）然而，打印嫌疑人记录的每个页面，另一个网络代理追查它，他们在“usa.lnk”上划了一条线，让他们怀疑这个错误是信任调查的原因之一。当执行（浏览）上述文件2时创建链接文件。 / 7. 8. 02:27
4 /嫌疑人电脑上发现的威胁原始捕获文件（勒索期间显示的屏幕）usa.png
5 / 4chan.org发表于usa.png于8月7日02:31
6 / 4chan.org使用Google浏览器chrome在捕获的文件（screencapture-boards-4chan-org-pol-thread-47640986-1436290789215.png）的屏幕截图上发布了一个usa.png相关文章。 *链接文件（A0066246.lnk）创建日期/时间7. 8. 02:40

答：是的。我听到了确切的解释。

此时，我向律师解释清楚，理解这一切。 （网络调查员指出，他们都被强行理解）。

Q. 02. 26.申诉人在白宫填写鲁珀特恐吓文章，通过Google Chrome浏览器在02:27截取与感谢有关的网页，再次运行捕获的图像，3分钟后原始文本的恐吓更改为文件名usa.png，一分钟后，捕获的图像被张贴在4chan.org上，约9分钟后，4chan.org再次捕获该网站。链接文件是在可疑计算机上创建的，并且时间序列的顺序是完全匹配的。共有五个记者相关的威胁文件被发现并按时间顺序精确匹配。这不是一篇文章吗？
答：是的。

此时，犯罪嫌疑人笑了起来，回答得很清楚，并在便条上写了笔记。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添加了对侵略行为的描述。）

问题：当我在可疑计算机上查到A0066246.lnk文件时，创建日期是2015. 7. 8. 02:40，生成上述文件的过程是'screencapture-boards-4chan-org-pol -47640986-1436290789215.png'因为您执行了该文件，所以确认上述链接文件'A0066246.lnk'已创建。你真的访问4chan.org网站，并捕获上述网站？
答：尽管我在4chan.org网站上看到了与记者有关的威胁，但是我记不得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捕捉4chan.org网站。

问：那么奥巴马的文章也是在4chan.org上面读到的？
答：是的，是的。
问：在之前的声明中，我从4chan.org或Google上读取了原始捕获文本（usa.png，isis.png），但实际上是在4chan.org上查看的？
答：不，我不信任。

问：那么，迄今为止所有的言论都是不信任而出错的呢？
答：我不能确信我在4chan.org看到它。 （嫌疑人表示“我不能证实我是否看到奥巴马的恐吓和猛禽恐吓文章在4chan或谷歌”）。

问：4chan.org发布的时间是7.8。在02:31，在可疑计算机上创建原始文本的时间是7.8。在02:30，可疑计算机上保存的时间更快。您如何声明您已经查看并下载了4chan.org网站？

这时，被告明确回应。
答：我不知道。

问：为什么你在思考和回答其他问题时，直接回答上述问题？
答：是的。这不是保护我。

问：到目前为止，数字证据分析表明，嫌疑人有很多相关的捕获文件，时间序列是准确的，嫌疑人没有发布任何威胁。有没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没有这样做？
答：目前没有这种情况。

问：如果4chan.org发布这样的勒索，其他人的反应是什么？
答：有些人对这个网站不太确定。我不知道这个反应。

问：当你在4chan.org发表有趣的文章时，人们的反应是否良好？
答：我不读评论。（这个评论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嫌疑人不会阅读，因为很难阅读。）

问：通过在网站上发布获得或张贴什么分数？

答：我不知道。

问：4chan.org主要可以访问哪些国家？
答：这是各种各样的。因为这是一个美国的网站，美国有很多人，还有很多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等的人。（嫌疑人是指调查人员提交的4chan捕获文件中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国旗。）

问：我经常访问这个网站多少次？
答：我每周只学习一两次。

月亮：2014年6月29日在京昌大学网站上发布的嫌疑人。如果明年不准备民防运输费用，你有没有在麻浦大使上贴过邮件？
答：是的，是的。警方是因为这封信而来的。

问：你为什么发表上述文章？
答：如果是民防教育，我们认为应该支付运输费用。

问：你是否因运输费用而写信自杀？
答：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必须的。（嫌疑人形容为“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或“当然应该支付运费”）。

问：警察到达时做了什么？
A：我查了一下，看看我是否还好，回去了。

问：在国民新神姬的主页上，“2014年7月25日上午9点～下午6点的一人抗议”题目中，我打算用尼龙绳子自己绑上回家该地点是2013年7月26日成仙期的男性代表所在的地方。“（Sungjae时期男性代表投资的地方是麻浦大桥）
答：是的，是的。

问：你为什么写上面的文章？
答：如上所述，我认为应该支付民防运输费。
问：你有几次在蓝宫或者国家报纸上写过吗？ （调查人员问："他们多少次一起去？"）
答：昌大大一次，全国人民报两次以上，我不记得究竟有多少次。

问：你喜欢发表一个如上文明吗？
A：我不喜欢它。我写的是因为没有反映现实的政策的荒谬。

问：你怎么知道蓝色主页和国家报纸？
答：我参加了后备军的训练，并从高管那里了解到了全国报。高中毕业后，通过搜索了解了青瓦台的主页。 （嫌疑人解释说："后备军训练时，后备军人员告诉预备役士兵，"如果有抗议，请向国防部提出申诉。"青瓦台的网页是询问早高中毕业后入伍"）。

问：你有多少次连接到蓝色主页？

答：不准确，但连接了2～3次左右。

问：你写过关于文明的其他文章吗？
答：我已经在全国报纸上发表过2到3次了。

问："国家报"刊登了哪些帖子？
答：关于强奸军队还有其他一些抱怨，要求预备役人员付款，但我不记得确切的。

问：嫌疑人声称已经下载了usa.png文件。如果上述文件已经从网上下载，则会创建相同的Zone.identifier文件。但是，上述文件没有在嫌疑人电脑上找到。从以上看，你认为嫌疑人在他自己拍摄的档案中看起来像什么？
答：我不知道。

问：是否有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秘密功能的事实？
答：是的，是的。

问：你为什么使用这个功能？
答：我用了一些，因为它是一本小说。 （被告被用了一两次。）

问：什么是隐身？
答：我不知道。

问：秘密功能是当您从Google Chrome浏览器访问互联网时，保持您的互联网访问历史不被秘密访问，而不会存储Cookie，临时缓存文件等。现在你知道了？
答：我不知道。 （嫌疑人说"解释不明白"。）

问：你经常使用上述功能吗？
答：我用了1～2次左右。

问：除了Google Chrome浏览器之外是否还有网络浏览器？
- 答：我也使用歌剧。

问：你有没有更多的词来引用？
- 答：我想问4chan和谷歌的图像缓存“IP使用历史”韩国广播犯罪股，这是美国政府要求调查所谓的外交威胁，以及对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服务器的搜查令单元。哦，哦，哦，你可以看看。在黎明的早期光。在黄昏的最后一幕闪闪发光的时刻，我们为之欢欣鼓舞。谁在国外，明亮的星星，通过无情的斗争。我们观看的所有地盘都是如此流淌。火箭发出红光，然后炸弹爆炸。他们证明整个晚上，我们的国旗还在那里。哦，那颗星星，横幅在编织吗？免费的土地，勇敢的家园。我渴望美国人，并试图获得公民身份和绿卡。我想成为一个真诚的社会。上帝保佑美国！我不介意，但我想去医院，并有血压和心电图。
我将在夜间支付我的头痛和胸痛。我会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的。 （嫌疑人要求4chan服务器，Google服务器，IP搜查令，但警方要求调查。
？忽略。被告用英语背诵美国，并写在信中。律师问：“你记得一切吗？”

问：你有证据或陈述有利于嫌疑人吗？

答：直到现在。

问：所有这些陈述是真实的吗？
答：是的。

在这个时候，在朴哲炫律师的参与下，
问：你通常对女性有什么看法？
答：我不想追求福利，但是我有责任装备各种各样的职责，比如防卫责任。

问：嫌疑人是否和女朋友发生过性关系？
答：是的。

问：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些人？
答：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大概有三次左右的时间。

问：你约会了多长时间？
答：时间很短，但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肯定不到6个月。

问：你的关系是什么时候？
答：军队已经升入大学一年级，团队在二，三，四年级。 （调查人员在大学时问过军方，并把这个疑问的答案描述为这个问题。）

问：你最近和女人有过关系吗？
答：不可以

问：在我的博客中，我发表了很多关于女性的文章。你对女性有敌意吗？
答：我不觉得对女性有敌意。我认为购买和购买性，而不是有一个新的女人更好。

问：你是否出于同样的原因造女？

答：我不接触，因为我认为这会阻碍我的学习。

问：女人不是很难交朋友吗？
A：我不想伤害我的女朋友。如果有人聚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情感上的责任。

此时，犯罪嫌疑人向调查人员讲话，要求他在休息时间擦犯罪嫌疑人的肩膀。（犯罪嫌疑人因健康原因向调查人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被拘留者被拘留，长时间强烈的检查导致血压升高，严重拉伤颈背）。

问：嫌疑人对全罗拉有不好的感觉吗？
A：我感觉不好。

问：什么样的不好的感觉？
答：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全罗南道政治家（金大中总统）的公共基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来自全罗南道的大部分人都在幕后。

问：你在Cholla见过几个人吗？
答：在我小学的时候，在军事，大学期间和工作期间，我遇到了很多来自Cholla的人。

问：所以，你不来自另一个地区？
答：据说有很多机会。（嫌疑人认为忠清的背后比乔拉更多。

问：为什么你有关于穷乡僻壤的感受？
答：我不记得了。（调查人员突然告诉我说出后门背后的故事。

问：在以前的不利言论中，嫌疑人表示“我不记得”，我只是说过我很讨厌乔拉。为什么我突然不记得了？
答：我不记得目前的情况。

问：根据嫌疑人的说法，我认为不仅是全罗南道，还有其他地区的人都躲在了韩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面前。
A：我觉得有好人。
问：谁是好人？
A：我是一个免费的用餐人。

问：如果你是来自Cholla，你讨厌每个人吗？
答：我不讨厌一切，但我讨厌那些不讨厌的人。

问：嫌疑人的家在哪里？
A：是首尔。（嫌疑人的出生地是首尔。）

问：嫌疑人在哪里？
答：安庆，庆尚北道。当我在首尔的时候，我的家人经常呆在安东。（嫌疑人父母的家是庆尚北道，嫌疑人年轻的时候，他每年夏天都去这个国家。

问：在军队里，Cholla有一个前辈吗？

答：是的，是的。

问：全罗南道的长老是什么人？
A：当我工作的时候，我想带一件设备，但是我不喜欢它。我想我是受到男人喘息的困扰。

问：嫌疑人通常的金额是多少？
答：啤酒是1000cc。如果你喝烧酒不好。（嫌疑人没有具体的理由以数字形式回答，但调查人员质疑他有良好的记忆。）

问：你何时何地喝酒？
A：我在家独自喝酒。

问：你通常喜欢什么酒类？
答：我喜欢啤酒。

问：嫌疑人的房间里有酒，你不喝酒吗？
答：有时候我和酒混在一起。

问：你为什么在你的房间里有杂菜肉酱？
答：我通常会带酱，因为我通常在房间里吃东西。

问：你为什么在犯罪嫌疑人的房间里装了几十瓶瓶装水？
答：我的母亲没有地方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

问：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水瓶放在坑房上方45坪？
答：我不知道。问你的母亲。

问：你多久喝一次酒？
答：每周喝一次。

问：谁在买酒？
答：有时候父母和父母一起去。（嫌疑人说："有时我和父母一起去市场。"）

问：你和你父亲喝酒吗？
答：我父亲不喝酒，因为他喜欢米酒。

这时候，嫌疑人修饰。（描述人类攻击行为）犯罪嫌疑人从压力和紧张状态上升，并修剪。
问：喝完酒之后，你有没有比平时更多的行为，比如不记得，唱歌，睡觉？

A：没有这样的活动，我主要是为了好好睡一觉而喝。（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饮酒习惯是在房间另一边看电视的时候喝啤酒，酒精虚弱的时候喝酒）犯罪嫌疑人是用来吹笔记本的，而不是喝酒的。因为笔记本所在的书房非常可恶，喝酒不干净，所以从不在书房里喝酒，经常见证嫌疑人的家属。）

问：你记得喝酒的时候吗？
答：在KBS喝酒后，电影坏了，但现在不行。（嫌疑人没有喝得太多，以至于自2013年离开KBS以来，这部电影已经被切断了。）

问：嫌疑人是一个很好的记忆，一个不好的记忆？
答：好。

问：嫌疑人的外语技能是什么？（这名嫌疑人被视为一名间谍，他们从紧急逮捕时起向警方说了三，四种语言。）
答：TOEIC分数是780分，分数是150分，法语是初级水平。（说的是TOEIC口语考试）

问：你有语言能力吗？
答：我认为我有语言能力，但其他人却说我不能。

问：你有良好的记忆能够有语言能力？
答：我认为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嫌疑人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努力，而不是记忆。）

问：在检查时你喝了几杯饮料？
A：你喝了大约2000cc的啤酒。（嫌疑人喝了两瓶啤酒。）

问：嫌疑人在缉获过程中喝了啤酒，他试图喝它？
- 答：我喝了两轮啤酒，但杨试图喝，但调查员告诉我不要吃。

问：你记得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
答：我依稀记得。

问：是不是因为我模糊记得喝了很多酒精？
答：我有一个宿醉，我正在睡觉。

问：你什么时候喝？
答：您在检查当天的00:00或者04:00开始饮用，饮用2,00cc直到上午12:00。（查扣当天是7月13日）

问：你喜欢吃什么？
A：我只是喝。

问：你不吃吗？
答：我没有吃。（嫌疑人从十三号到现在正在挨饿）

问：当我被抓时，我躺在床上五个多小时。紧急扣留后，你是否记得在广播员调查办公室里说“带上行政椅”或“带轮椅”？
答：是的。

问：你在搜查时记得清楚吗？
答：我可以记得一个暗淡的。

问：那么如果嫌疑人喝了很多酒，他不记得了吗？
答：是的。

问：你能记得吗？
答：是的，是的。

问：当嫌疑人被抓时，他们问调查人员：“你病了吗？
答：我不记得我用过哪个词，但是我记得我记得我匆匆忙忙。

问：总之，嫌疑人记忆力好，但是嫌疑人喝多了就不记得全部内容了？
答：酒精确实会造成记忆力下降。

问：在嫌疑人睡觉的房间里，发现了几个面具，他为了什么目的带来了他们？
答：我从国内的互联网网站买了两个玩具作为玩具。 （调查人员没有在备忘录中记录下嫌疑人“在互联网上购买产品并试图满足减少运输条件时买了同样的玩具”）。

问：你如何使用口罩作为玩具？
A：在元旦，我和两位亲戚的妈妈玩得很开心。

问：这不是你买的东西吗？
A：我打算写作和玩。

问：玩面具有趣吗？
答：不写。 （嫌疑人说：“自从购买以来，我从来没有写过口罩。”）

问：什么样的面具？
答：眼睛是白色的圆圈，鼻孔和嘴巴是小面具。

问：这个面具是着名的黑客组织Ananimus的面具吗？
答：不可以

问：最近怎么样？
答：Ananimus面具有胡子。

问：你买了多少？
答：我不记得价格范围。

问：Ananimus是互联网上流行的黑客组织，对吗？
答：是的，是的。

问：阿纳尼姆怎么知道？
答：我从这个消息中得知。

问：当我看着对奥巴马家族的痴迷，有一个帖子说：“我总是厌倦了穿着闷热的服装和做手淫。圣人服装是什么意思？
答：一件闷热的服装是丝袜的高跟鞋。

问：不戴口罩？
- 答：我知道有一个老人的独立面具。 （嫌疑人说：“如果你去性功能障碍，你会有症状。”）

这时，律师给予了关注的嫌疑人。嫌犯犹豫了片刻。 （律师朴哲贤对犯罪嫌疑人说：“这是一个调查的地方，而不是知识厅。”）

问：他们戴了很多面具吗？
答：我没有看到它。

问：你通常有你最喜欢的配菜？
答：我喜欢肉和肉。

问：你通常喜欢泡菜吗？
答：有时我吃。

问：你喜欢什么样的泡菜？
A：我喜欢我的妈妈给我的卷心菜泡菜。

问：如果你吃了很多泡菜，你是否安全得了艾滋病？
答：我不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

问：你怎么这样想？
答：我知道杨医没有证据。

问：你不相信东方医学？
答：我不信任。

问：在奥巴马的家庭恐吓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吃泡菜安全，避免艾滋病”的文章。你怎么看待上述？
答：我认为这是废话。 （被告人表示“在没有根据的意义上”。）

嫌疑人自信地回应。 （因为这很自然）。

问：你为什么张贴上述？
答：我没有答案。

问：你在七月七号和七月八号在做什么？
答：我在家，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问：当时你是谁？
答：只有三个人像父亲，母亲，我。

问：谁主要进入可疑笔记本电脑的书房？
答：我独自一人使用。我不能让任何人。

问：是否有理由单独使用这个房间？

A：我不喜欢任何碰触我的东西的人。

问：你通常一个人在上面的房间吗？
答：是的。我独自一人。

问：你为什么用书柜停止进入房间？
A：很吵。我把书柜搬到门口。

你是否知道在缉获时嫌疑人的母亲阻止了进入调查员不能进入的自习室上方的房间？
答：我第一次听到。 （在没收时，被告在两名警察的监视下继续留在门廊旁边的房间里。）

问：你在房间里单独做什么？
答：我学习和访问互联网。

问：嫌疑人在互联网上的身份是什么？
答：有几个ID，比如helpmeusacom@gmail.com。国内邮件没有使用。 （嫌疑人有Naver，下一个他不使用的ID）

问：为什么我只使用海外的电子邮件？
答：要使用Google博客Naver，并且下次发布我的文章是因为博客被阻止。

问：这个区块是什么样的内容？
答：政治着作（如关于女性的着作）会阻挠自己。

问：你通常对政治感兴趣吗？
答：我不是一个热心的政治追随者，但是我的政治取向是爱国者的报酬。我从来没有加入特别的政党。

问：你怎么看林？
答：这是一个笔名。

问：你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学校。你怎么看林秀京？
A：如果Soo-kyung先生离开Yong-in校园，他会在其他地方支持这个部门。

问：Soo Kyung博士主修什么？
答：我毕业于法国文学。

问：那么你讨厌林？
回答：Soo Kyung Lim女士被北韩人憎恨。

问：您对当日最佳网站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他们是穷人。 （嫌疑人认为：“因为我找不到工作，而且和家里的父母住在一起。”）

这时候，嫌疑人修饰。 （因为嫌犯无法吃东西，精子从上面升起。）

问：谁使用笔记本？
答：我使用它。

问：父母和兄弟姐妹使用笔记本电脑吗？
答：不可以。

问：谁知道你的笔记本密码？
答：我只知道。

问：你为什么在笔记本电脑上设置密码？
答：我只为自己使用它。

问：密码是什么意思？
答：没有意义。（嫌疑人向调查人员证明，按下索引并停在键盘上是一个简单的位置。）

此时，我们向犯罪嫌疑人展示了犯罪嫌疑人笔记本电脑桌面上的SuperHideIp程序截图，并将其附加在本文末尾。

问：我发现了一个程序，可以隐藏在可疑的计算机桌面上的SuperHideIp IP。我通过网络犯罪直接分析了上面的程序，用鼠标点击改变我的计算机的IP很容易。当我在韩国连接互联网时，为什么我可以把它改成美国？为什么？
答：我下载并安装在互联网上。（嫌疑犯安装后只做了一次。）

问：是不是有意隐藏你的知识产权？
答：不可以
问：为什么下载，因为我不打算隐藏它？
答：我有兴趣看到有关IP追踪的逮捕消息，并获得了下载。

问：你是怎么知道你有上面的程序的？
答：我从互联网搜索了解到。

问：你是如何下载它的？
答：我已经从Google下载了关键字“ip change”并搜索了网页，但我不知道从哪个网站获得了它。

问：你为什么要隐藏IP？
答：我不知道。

问：你是否发表只有不利说法是“我不知道”的说法？
答：在消息中，我发现警方因追查知识产权而被捕。（犯罪嫌疑人偶然发现KBS新闻报导，这起事件是在钟路警察局拘留所的一个大型电视机上报道的。）

问：那么，您下载了上述IP更改程序是什么样的犯罪？
答：不可以

问：你有多少次试过这个程序？
答：我安装了超级隐藏IP，安装后尝试过一次。

问：如何运行上面的程序？
答：只需单击鼠标即可执行。我没有检查IP是否被更改，但我试图执行它。

问：改变IP很容易吗？
答：我认为这取决于人。

问：我们运行上述程序后，只需单击一下鼠标就可以轻松操作，并且只需单击鼠标就可以执行犯罪嫌疑人。不同的人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点击鼠标是困难的？
答：运行起来很容易，但是我认为搜索和查找的人是有区别的。要找到上述的IP更改程序，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很好地找到和搜索。

问：嫌疑人是否有能力找到可以最终改变知识产权的程序？
答：我不小心找到了。

问：无论如何，您直接在Google搜索中输入关键字并主动找到它？
答：不可以

问：在前面的陈述中，你为什么说通过直接把关键字直接放入程序来搜索程序，现在你意外发现了这个程序？
答：这不是一个陈述的逆转。 Superhideip是一个巧合，我点击了搜索结果中数以万计的搜索结果之一，称为IP变更。

（此时，一名警察郭东奎正坐在南韩办公室调查员旁边调查此案，“你们是谁教练？”郭东奎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警察调查的调查员嫌疑人开玩笑地问：“OO先生，你的头脑有什么问题？你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调查人员没有按照预期进行时，他开始这样按。

问：你花了很多时间寻找上述计划吗？
答：我不知道。 （嫌疑人不记得，因为有不少人不时地搜查互联网。

问：你认为你有很好的网络搜索能力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 （嫌疑人称“我没有网络搜索能力证书”。

此时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警察部门的警察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个问题。）
（在调查的时候，一位较老，更广泛的调查员（Kim OO）告诉M OO：“我必须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吗？”M OO说：“我需要打开笔记本电脑来运行VMware。大调查员告诉莫说：“仔细想一想，打开笔记本电脑！”莫上楼去了，又来到楼下的穆奥，问我一个女人的身体肛门，我威胁要加费，即使我只是储存了我想南OO上楼操纵笔记本电脑。

问：使用上述IP更改程序，您可以查看今天网络犯罪的数据。
答：双击运行程序似乎很容易。

问：当您运行上述程序并更改您的IP时，您选择了哪个站点？

答：我不记得了。

问：如果您查看安装上述程序的日期，上次访问的日期将是2015年6月6日。上次使用日期是？
答：我在2014年7月16日的安装当天使用过一次。

此时，在犯罪嫌疑人的笔记本上显示观察者的照片和图片文件（文件名：IP地址清洗方法.jpg，任何weblock readme.jpg），并将其附加到本文末尾。

如果您查看嫌疑人笔记本上的图片文件（IP地址清洗方法.jpg），您将看到如何下载和安装在国内被阻止的站点旁路程序。任何weblock readme.jpg它解释了如何阻止访问网站。是否可以保留上述文件，以访问在韩国一些封锁的网站？
答：你并没有试图连接到一个被封锁的网站。

问：如何删除.jpg文件上方IP地址的地址？
答：我已经捕获并保存了在Google上搜索“更改我的IP”的结果。

问：嫌疑人对知识产权有很多疑问，要求他确认4chan.org上发布的知识产权。根据最近的网络调查技术，IP调制非常容易，所以你不能用一个IP识别嫌疑犯。是不是因为我怀疑犯罪嫌疑人已经改变了知识产权或者使用了其他方式绕道？
答：不，我不知道如何调查，通过IP追踪看到了逮捕消息。 （嫌疑人没有要求“请确认4chan.org上发布的IP”，当他看到新闻文章“我追查了IP并追踪了IP”时，要求提供IP地址。当然，还有一个数字。）

问：是否有办法改变IP？
答：我不知道。

问：你通常对美国有什么看法？
答：我渴望美国，为美国公民和绿卡工作。

问：奥巴马是民主还是共和党？ （前一天，嫌犯长期调查了犯罪情况，没有记录在与警方调查相关的备忘录中，此时，嫌疑人曾经表示，奥巴马是一名共和党人，心理学教授，当外部观察的调查人员试图搜索互联网时，与事实不符，警方调查第二天就提出这个问题。
答：据我所知，共和党人。 （犯罪嫌疑人事先发表评论后回应调查人员说，昨天犯罪心理调查人员是一个问题，但声明没有记录这一陈述。）

在这个时候，通过维基百科的智能手机搜索，奥巴马将显示嫌疑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

问：你为什么认为奥巴马是共和党人？

答：我不了解美国的政治。 （嫌疑人表示“对美国政治不感兴趣”。当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时，嫌疑人“把奥巴马推定为共和党人，因为解放黑奴开始的美国北部是共和党的基地“但没有记录。

问：民主党比共和党更进步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你对政治感兴趣吗？
答：我不了解美国的政治。 （被告人说他们“只对国内政治感兴趣”）

问：你如何看待奥巴马？
答：我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问：奥巴马和米歇尔合成的一只猴子的形象是由嫌疑人合成的吗？
答：没有下载。 （我怀疑犯罪嫌疑人下载了照片下方的4chan水印。）

问：你在哪里下载了上述文件？
答：我从4chan下载。 （我猜怀疑是从照片下面下载了4chan水印，并从4chan下载，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来源是从非4chan位置下载的，因为它是从Google的搜索结果中下载的）。
问：上图是什么？
答：这是奥巴马当猴子的照片。

问：你为什么下载奥巴马讣告照片并将其保存在怀疑的电脑上，说你尊重奥巴马？
这时候，嫌疑人修饰。 （因为犯罪嫌疑人无法进食，疾病也进来了。）
答：我已经下载了，以利用上面那张照片的背景来作为批评的材料。

问：你在博客上写过批评吗？
答：我不会。我不确定。 （嫌疑人后来下载了这张照片，因为如果他有时间他会写信的。）

问：我对奥巴马的感觉不好。我没有下载上面的照片？
答：不可以

Q：下载一些东西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我没有写出来吗？
答：不可以

问：上奥巴马的照片有趣吗？
答：恶心。

问：我告诉过你，奥巴马的照片很恶心，但是如果你不写相关文章，你不应该写吗？
你为什么保留它？
答：我以后再写一遍就会用到它。 （当犯罪嫌疑人试图写信时，他把它放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因为他在互联网上找不到它。）

问：你怎么看待黑人？
答：我认为黑人是同一个人，自称黑人。 （嫌疑人认为“黑色”一词是“黑色”一词是种族主义言论，所以在我国应该用“非洲裔美国人”代替。

问：嫌疑人对上述问题非常清楚。你对种族主义有什么信念？
答：种族歧视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包括黑人和亚洲人。因此，韩国人也可能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问：嫌疑人是否认为自己合情合理？
答：我只是尽可能地相信证据。

问：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在信任计算机数字证据分析的所有结果的同时不犯罪呢？
答：superhidip有点不可靠。

问：即使对美国普遍感觉良好，你能不能好好想想奥巴马呢？
答：因为我为美国公民而工作，我不认为是分开的。 （嫌疑人形容警察调查员“尊敬奥巴马，第一个黑人总统”，但没有记录。）

问：你读过很多关于奥巴马的文章吗？
答：我没有读太多。 （嫌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因为他对美国政治不感兴趣。）

问：你如何看待奥巴马攻击恐怖组织？
答：对恐怖组织的袭击是绝对的支持。

这时，嫌疑人被发现在00笔记本上。大脑变得模糊，女人在草地上赤身裸体，赤裸裸的身体，孩子赤身裸体，用手指打开肛门，肚子里插着一把小刀的小孩的照片，阴茎插入肛门，身体头部和腹部的尸体解剖图片，身体的眼睛的图片，身体的头部的图片，在她的生殖器区域显示她的血液的女人的照片，显示女人的照片胸部破裂，女人头部被切除的图片，女人阴茎的图片，阴茎，两个男人是一个孩子的阴茎的手指，一个女人在身体切割她的头像，一个韩国国旗的图片在她的大便中，她的下半身被切断了，
一张女人的腿被剪掉的照片，一张女人掉血的照片，一张朝鲜人的男人的照片，一张金正日的照片，一张女巫的照片，一张金的照片带着孩子的Jong Il，一张戴着手术手套和一个女人的肛门的女性的照片，并将它们附在本文末尾。 （调查员是正确的
我试图通过忽略一个意思来尽可能地表达它。然后，嫌疑人尽力在第591页上给出的每一张照片的含义中，用手写出每张照片的含义。犯罪嫌疑人无法继续吃东西，说：“如果你有一个人经过这种调查，这是一个心理过关。”）

在嫌疑人的计算机上共存储了35438个图片文件（扩展名为jpg，png），其中约四分之一被发现。嫌疑人显示，许多女性的肛门图片和身体图片被发现。为什么图片文件存储在可疑计算机上？
答：我对死亡感兴趣，所以我下载了上面的照片，女人的肛门照片因为色情而下载了。 （一位负责第三次警方调查讯问的韩国网络调查人员说：“我只有持有上述照片文件才有罪，我可以增加更多的指控，我没有起诉。”他威胁说，嫌疑人感到害怕，。）
问：上面的文件是由嫌疑人自己？
答：不，我是从网上下载的。

问：你在哪里下载了互联网？
- 答：谷歌已经搜索了色情相关的网站的网站，身体的图片也发现和下载网站的结果链接从色情网站。 （所有的嫌疑人都不记得了。）

Q：当你看上面的图片文件时，你感觉如何？
答：我不高兴，但当我在KBS接到AP路透社的通讯时，我收到了很多残酷的照片。所以

看起来我对上面的图片变得更感兴趣了。

问：那么，你在KBS工作时是否对上述照片感兴趣？
答：不可以。离开KBS后，步伐开始悲观。

问：悲观是什么意思？
答：我知道尼采是可怜的。

此时（调查员没有记录“朴哲炫律师”），我用智能手机查了一下有关陷阱的字典，并说“我讨厌这个世界，看到一切都是黑暗和消极的”，向犯罪嫌疑人展示。（律师Park Chul-hyeon沉默不语，搜索智能手机，即使调查人员没有要求，也自愿交出智能手机，在检察调查中，朴哲贤和控方律师I站在...的位置上。

问：上面的字典定义是否对嫌疑人有意义？
答：我所说的是对死亡的渴望。

问：那么你是否曾向蓝宫发表过关于自杀的声明？
答：那是坚持我的立场为政治目的。

问：你试过死吗？
答：不可以

问：那么，你只是梦见死亡？
答：是的，是的。

问：如果我经常阅读上述图片，我认为杀人是侮辱性的。犯罪嫌疑人有何意见？（网络犯罪调查小组，网络犯罪调查网络犯罪调查小组，扩大了调查范围，并试图证明嫌疑人的指控，直到美国被谋杀，网络犯罪嫌疑人过多，涉嫌网络犯罪侦查的专业知识。）
答：我不知道。

问：如果你对普通人好奇，即使你看这样一两次的照片，我也不认为你会下载不必要的下载到你的电脑。你为什么下载和保存数百个这样的身体照片？
答：这是一个下载的习惯。

问：我如何下载？
答：点击鼠标右键保存。

问：你在哪里储存？
答案：保存在桌面上。

问：当你看到桌面上的身体图片时，你不觉得惊讶吗？
答：桌面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它没有预览功能。（Windows XP在桌面上没有预览。）

问：您可以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预览桌面图片吗？
答：我甚至没有使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看到我的桌面。

问：我是否需要使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才能在我的电脑上工作？
答：偶尔使用。（警方网络犯罪分子比证据分析结果更多地调查和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使用习惯。）怀疑在警方扣押前通过黑客入侵调查平民。
Q：为什么只下载女性的身体图像，大部分是女性的身体图像，而男性的身体图像很难识别？
答：没有特别的理由。（因为网民更喜欢女性的身体形象，男性的身体形象，在互联网上有更多的女性身体形象。）

问：这不是因为敌视女性吗？
答：没有敌意。

问：为什么大多数女性只下载和保存照片？（我一再问调查员的问题。）
答：没有特别的理由。（此时，陪同OO女士的Kwong Dong-gyu的光东圭的调查人员介绍了双胞胎婴儿尸体解剖和孕妇尸体解剖的经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做。

问：你是否知道嫌疑人查看这些照片并将其存储在嫌疑人的笔记本上？
答：你不知道。

问：当你的父母知道时，你感觉如何？
A：我想我应该得到一个户籍。（这时调查人员和警察大声笑了起来。）

问：你有没有把上面的文件发布到另一个Internet站点？
答：完全没有。

与此同时，如果你看看嫌疑人的陈述，他们说他们下载了奥巴马的博客，并将其张贴在他们的博客上。是不是下载的身体图像张贴或张贴？
答：身体不是我博客的主题。

问：那么可疑博客的主题是什么？
答：我的博客话题是彻底的政治。

问：当我看到上面的一个女人的身体的照片，文件名是'可爱死了girs随机数'。你觉得女人的身体形象也很可爱吗？
答：不是，我不是这个文件名，而是我得到的文件名，如果我认为它很可爱，我觉得这很疯狂。（嫌疑人说："文件名是从网上下载的。"）

问：那么您对上传身体图片的人有什么看法？
答：我没有看到上面的图片上传到互联网上。

问：上面的身体是否是真实的身体照片？
A：我不知道我是否真实。

问：您是如何在网上了解上述图片的网站？
答：我跑过谷歌。

问：你通常会做很多Google搜索吗？
答：我在Google上搜索，然后用它来和Google学习。

问：嫌犯对肛门有什么不好的记忆吗？
答：是的，是的。

在国防部的投诉中，被告人被一名小指挥员强奸，警察指挥官将阴茎插入肛管20次，摇动20次。你插入你的阴茎吗？
答：是的，是的。

问：真的会动摇20次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为什么写20次？
答：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嫌疑人当时估计有20次。）
问：在民事诉讼中是否不可能写出虚假的内容？
答：是的。

问：难道有一定的次数或记忆可以写20次吗？如果不是的话，国防部以后能够处理吗？
答：我没有明确设定次数。

问：我对肛门的记忆不好。我只在一台单独的嫌疑电脑上存放一张女性肛门照片，并对白宫说："我厌倦了穿着性爱梳妆台和做手淫，我会用肛门强奸我的第四个女儿娜塔莎，因为它似乎是一个更有礼貌的方式去问，我觉得二女的肛门比马利亚（第一个女儿）的肛门更有弹性，所以在我感到黑肛门之前，我应该得到父母的允许。
答：不可以

问：你怎么知道你的二女儿的肛门更有弹性？
答：不可以

问：你为什么把这个图片文件放在Taegeukgi的凳子上？
答：我把它保存下来，以批评蔑视国旗。（嫌疑人说："为了批评侮辱国旗的行为，照片被保存了。"）

问：你有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你写了你的博客？
答：目前，这是不可能的。

问：你怎么看待上面的照片（国旗上的照片）？
答：这样，亵渎国家本身就被认为是平淡无奇的。（调查人员错误地把"国旗"记为"国家"。）

问：你是否在4chan.org上张贴了一张照片？
答：我不知道。（嫌疑人向调查人员表示："4chan上发布的帖子不在4chan上发布，除非他们在博客上发布，因为他们在博客上发布了相同内容"，但没有记录在档案中）。

问：嫌疑人只是说"我不知道"的不利说法？
答：我不判断这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问题，我不记得我不记得的。（被告人说"不

要判断”，而不是“判断”。）

问：为什么金正日和金正恩拍摄的照片和北韩的人造照片存放在嫌疑人的电脑上？
答：我下载了一篇关于金正日，金正恩和金日成的评论文章。

问：你是否写过上面的批评？
答：我不确定，但我会写。

问：你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吗？
答：目前没有文件证据。

问：你如何看待北韩？
答：朝鲜是韩国。

问：当我看到恐吓文章的文字时，我读到“我希望在被金正恩谋杀之前先穿透黑肛门”。你有没有在同一个恐吓文章上张贴金正恩的照片？ ？
答：不可以

问：你经常收到你不记得好的东西吗？
答：两年前，但不是现在。 （嫌疑人说：“两年前，当我在2013年之前工作，我喝酒，电影被打破。”）

7.在第二十次调查中，我们在“青瓦台”和“全国报”上刊登了“自杀”和“示威”，当我向国防部投诉过去遭到军方强奸时，7.7在犯罪时。和7.8。内容不记得我们做了什么。犯罪嫌疑人正在提醒你，你想记住你想要记住的东西，而你不知道你不想记住什么？ （嫌疑人的军衔是军士，在申诉中，只列出了小组委员会的名字，而不是兄弟姐妹。）

答：不可以

问：那么为什么你不记得最近的事件？
答：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因为同样的生活重演。

月亮：7.7。和7.8。在犯罪时，我喝了很多酒，并在白宫张贴讹诈。
答：不可以。（警方的说法与“我喝了很多，电影坏了”这个事实不同。）

问：你究竟什么时候知道4chan.org？
答：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是我在二十一世纪初才知道。 （我不确定，但是嫌疑人早就不知道4chan了。）

根据首尔警局的网络犯罪调查，发现嫌疑人的博客http://helpkorea.blogspot.kr，http://fuckingkorean.blogspot.kr，http：//unicefusa.blogspot.kr，http ：//antihufs.blogspot.com，http://plus.google.com/112036166079289779835/posts，http://ihatekorea.blogspot.com，http://helpmeusa.tumblr.com，http：//jeolladian.blogspot .com，http：//helpmeusa.egloos.com和http://sangpyenyeo.blogspot.kr，上述嫌疑人的博客包括可疑的花旗银行账户（370-07421-268-01）和嫌疑人PayPal用户名helpme @美国.com被列入。这是一个由

嫌疑人操作的博客吗？
答：是的，是的。（所谓的
“http://plus.google.com/112036166079289779835/posts”是地址中的未知号码。）

Q：当我把博客的网址翻译成http://ihatekorea.blogspot.kr和
http://antihufs.blogspot.com时，我讨厌韩国，这是反外国语言，你多么讨厌韩国和外语抗？（下一位提问者转向正在写报告的显示器，向嫌疑人展示了博客屏幕，并告诉我发布的内容。）
答：这个网站是为了讨论韩国社会荒谬的方面，不合理的方面而设立的。韩国不喜欢它或讨厌它，并打开antihufs.blogspot.com张贴内容批评Lim Soo-kyung。（调查人员也知道，嫌疑人的博客上张贴了太多的文章，他记不起来了，他在博文中显示了这个博客，但是这个记录并没有记录调查人员的行为，仅仅是抢占博客名称的想法，但也有意图防止他人被恶意用于恶意目的。“但是，调查人员并不承认嫌疑人的诚意）

问：嫌疑人是否计划在法国学习？
答：我在法国读书或在美国读书。

问：嫌疑人是否考虑过外国移民？
答：如果你不是在法国学习或在美国学习，这是最好的。当犯罪嫌疑人从拘留中心获得保释后，律师朴振铉律师出庭受理的金永民律师提交了包括美国大学录取文件在内的多份文件，移民公司。提交。）

问：你为什么考虑外国移民？
答：我不想派兵到我的孩子。

问：我为什么要发布到10多个博客？
答：这是我的政治见解的日记目的。（犯罪嫌疑人形容这是“在学习的时候冷静下来的闲暇时光”）。

问：你为什么在这个博客上发布很多帖子？
答：早年，我写了很多人会读写的政治信仰文章，后来发表政治文章。（郭东奎调查了嫌疑人收到了多少捐款，嫌疑人说：“这一切都是关于20,000韩元的捐款，试着跟踪你的花旗银行账户。”）放弃后，我用法文学习博客，我的头脑用它来休闲。“但调查人员没有把它记录在档案中。）

问：网民如何回应嫌疑人的博客？
答：没有意见。

问：如果您在博客上发布有趣和令人兴奋的帖子，您是否增加了访问者的数量？
答：不可以

问：如果你写得很辛苦，但是你的访问量没有增加，你觉得怎么样？
A：我不在乎。（嫌疑人博客爱好和休闲的目的。）

问：网络犯罪嫌疑人的立场是什么？
答：几乎没有存在。

问：嫌疑人是否只在家中而不是在家中活动？
答：是的，是的。

问：你是否想在互联网上得到别人的注意，因为你不是在做外部活动？
答：我对种子感兴趣，但对种子不感兴趣。 （调查人员在记录中错误地指出，被告没有使用“术语”一词。）

问：我想对在白宫发布勒索感兴趣。
答：不可以
问：你为什么张贴到4chan.org？
答：我没有发布在4chan.org上。

问：如果你看看开膛手的恐吓文章，“我想向奥巴马总统宣布恐怖主义，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吗？”这个嫌疑犯大多是在晚上？这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吗？你怎么看这个短语？
答：我不知道。

问：疑犯的笔记本上的4chan.org网站，白宫主页上的原始文本捕获文件，在白宫完成写作后的文件捕获屏幕（谢谢）为什么不承认嫌疑人在访问侵入性文本，再次发布标题文本，再次获取上述发布等等时，没有公布上述捕获文件的痕迹被时间顺序清楚地标识的事实。 ？
答：我没有发布。

问：那么嫌疑人的父母或姐妹是否发布了这篇文章？
A：我的父母和我姐姐没有关系，因为笔记本就是我用的。

问：这不是你的父母，你的妹妹还是嫌疑犯？
答：不可以。请考虑黑客攻击的可能性。 （犯罪嫌疑人，律师Park Chul-hyeon的父母说：“犯罪嫌疑人的笔记本上有黑客入侵的痕迹，应在警方调查中予以说明。”但警方向媒体发表声明，“犯罪嫌疑人是第三次（KCNP新闻，互联网新闻报道）”，并说：“人们说我们的家猫是键盘的关键”我被折磨和责备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切之前。”

问：什么黑客程序是什么意思？
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被黑客入侵了吗？
答：我从来没有被黑客入侵过。

问：为什么嫌疑人说他不记得他在白宫网站上的帖子的细节，尽管他清楚地记得他在去年服役期间的活动，以及去年在“蓝宫”和“全国报”上的帖子。
答：我从来不说谎。 （嫌疑人回答时，调查人员简要回答了每一个案件）嫌疑人通过负责人的邮件回应了在蓝宫和国家人口普查局张贴的投诉，保留了这个帖子并回复了我记得的帖子，因为我把它保存在我的博客上，我没有说“我不记得”了，因为嫌疑人一直说“我没有发布”是否要在白宫张贴讹诈。

问：嫌疑人通常平躺吗？
答：我不能说谎。

问：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实，我不记得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调查人员承认我发表了这篇文章？
答：我不记得了，所以我是这样说的。

问：如果我真的不记得，我可以喝，不记得吗？
答：不是。我觉得有很多因素。

问：在犯罪时你可能不记得很多酒精了？
答：我没有打破这部电影，因为我喝了很多酒。

问：在缉获的时候，我喝了很多酒，早些时候说我还记得。那么你不记得了，因为在犯罪时你喝了很多酒精？
此时，嫌疑人摇了摇头，想了一下。（“我不记得”不是“我不记得”这个词）。调查员的指导性问题是不合逻辑的，所以被告人的表情并不了解撒谎的罪名，我做到了。）
答：我不知道。

问：你认为即使计算机分析程序“Encase”清楚地显示了证据，嫌疑人也被拒绝了吗？陈述你不记得是否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答：我不知道，因为人们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被告先前表示：“SuperHideIp的访问时间分析结果与事实不符，Encase程序的可信度不佳”）。

问：你是怎么把他们两个都放在嫌疑人的电脑上的，而不是其中之一？你对那个怎么想的？
答：我猜这两个恐吓帖子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估计是连续上传的。

问：2015年7月7日发表的文章与20日20时20分发表的评论有何区别？
答：我错了。（嫌疑人认为同一搜索结果可能同时出现两次勒索。）

问：你通常和父母有什么关系？
A：我和父母有很好的关系。

问：你父亲训练有素吗？

答：并不严重。（犯罪嫌疑人金永敏律师回答说：“我小时候和父亲，BB枪玩了。”）

问：你父亲的工作是什么？
A：我是老师，但今年退休了。

问：你小时候有没有被父亲打过？
答：这是第一，没有别的。（嫌疑人回答调查员“我被打了一次”。）

问：你确定吗？

答：问你的父亲。

问：你是否依靠父母的一切？
答：我不依赖你。

在扣押搜查和紧急逮捕的情况下，被告只在内裤中躺着，首尔警局调查员告诉她的父母两三个小时，他们将在紧急情况下多次被捕，嫌疑人在紧急逮捕时说："你父亲说什么？你父亲是否同意紧急逮捕？"
答：是的，是的。

问：如果我的父亲在紧急情况下被捕，警方告诉我要离开，他是否会自己去？
答：如果我父亲告诉我去，他不会有回应。（警方称嫌疑人喝醉了，暗恋他，但是嫌疑人说他试图逮捕警察，却没有透露他们是警察，而且他知道他们是子弹，他们反抗。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说警察在搜查和逮捕警察期间侵犯了人权，但检查办公室和NHRCK我都被忽视了。）

问：你为什么问你的父亲呢？
答：我很害怕，因为我有三十多人的情况。（嫌疑人躺在床上，躺在床上时感到害怕。）

问：当时有9至10人前往犯罪嫌疑人，搜查时，犯罪嫌疑人躺了4个小时。
答：我也有宿醉，说实话很讨厌。参与紧急逮捕的Kim OO网络调查员对被告躺在床上说："因为你，一个星期有一万人因为一个晚上的工作而受苦。

问：但是当我父亲说他不同意时，嫌疑人一直躺在床上呢？
答：是的，是的。

问：如果没有父母的意愿，嫌疑人可以单独做什么？
答：我不太清楚，但如果你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我认为寻求帮助是很自然的。（这里的"帮助"是指"家庭帮助"。）

问：犯罪嫌疑人哥哥与自己的工作单独居住，对吗？
A：我在安山工作。

问：为什么嫌疑人不能像他的兄弟一样独立生活？
A：我在大学度过了两年，但是我很难与父母相处。

问：什么部分是困难的？
答：吃东西很难。

问：当我父亲去钟路派出所的时候，他是否告诉嫌疑人"不要屈服于警察"？（基于调查人员窃听到嫌疑人的事实。
答：我不会回答上述问题。（嫌疑人说："我不会回答我被窃听的事实。"这个回应的网络犯罪调查员M OO很尴尬，省略了"窃听的事实"。

问：嫌疑人无条件有父亲的指示吗？

答：一半。有时候是无条件的，有时候不是。
问：目前嫌疑人的年龄是多少？
答：00岁韩国人34岁。

问：你父亲有单独的电脑吗？
答：是的。有一台单独的电脑。

问：你和爸爸的电脑工作很多吗？
答：我不知道。（嫌疑人说："我的父亲太恨我父亲，我不经常用它"，但是我没有把它记录在档案中。）

问：所有证据都是清楚的，法官已经发出了扣押嫌疑人的住所的手令，检察官已经批准了紧急逮捕，并且嫌疑人有机会审查逮捕令。我之所以不记得犯罪嫌疑人是因为这很明显？
答：我不这么认为。（调查人员提供虚假信息，向嫌疑人施压，嫌疑人在缓刑执行人员或扣留令状后，阅读警方警务人员提供的关于法官在拘留中心发出的逮捕令原因的调查文件嫌疑人已经知道，由于对逃跑和证据破坏的关切，法官已经被定罪，而且没有发出证据，因为他所有的证据都是明显的。

问：谁回答了上述问题？
答：我从来没有受到外部影响的影响。

问：你不觉得你做错了吗？（调查员突然问道。
答：我当然没有发布。

问：我仍然认为我的父母愿意告诉我我所做的事情的真相，寻求好的事业，并且生活得很好。你怎么看待嫌疑人？
答：我不认为我应该掩盖真相。

问：任何人都可以犯错，你不想纠正错误吗？
答：我不会犯错，因为我没有犯错。

问：当我看到嫌疑人笔记本上的s.txt文件时，我一定会杀死Repert的大使，把美国大使馆的文字文件中的文字透露出来。奥巴马绑架了我的小女儿，我会强奸我的肛门。"你为什么列出上述？
答：我不知道互联网上的关键词Google，但我检查了我搜索的网站上的短语，并将其复制到了s.txt中。我复制并粘贴到一个文件。（嫌疑人确切地不知道网站的确切位置）调查人员长时间记录了嫌疑人的答复，而且在档案中没有逗号，使其看起来像是一个借口，而且意义根据读者在哪里休息而改变。

问：奥巴马和雷伯特在白宫发表的恐吓文章是否参考上述s.txt中的恐吓文章？
答：不可以

如果你看上面的s.txt文件，有两封电子邮件用于勒索，isshufs@gmail.com，韩国东亚研究国际夏季会议办公室，东大门区伊门路107号作者Lifee Iss韩国首尔东大门区门外路107号韩国东亚研究所国际夏季会议室地址：130-791，Tel + 82-2-2173-2062，Twitter https://twitter.com / ISIS_Med地址列出，但不是计划保留它的罪

行？
答：不需要。复制粘贴。

问：在上面的文本文件中，isshufs@naver.com不在犯罪行为中使用，上述电子邮件地址也不在4chan.org上发布。这个电子邮件地址是如何列出的？
答：我不知道。

问：原文不是用韩文写的。
答：这是从互联网上采取和复制。 （嫌疑人说“我复制粘贴了”。

如果您查看s.txt文件，您的地址，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号码将是“
- 地址：韩国首尔东大门区门外路107号韩国东亚研究所国际夏季会议办公室130-791
- 网址：http://summer.hufs.ac.kr
- 电话：+ 82-2-2173-2062
- 传真：+ 82-2-2173-2877
- 电子邮件：summer@hufs.ac.kr / isshufs@gmail.com
“格式，上面的格式没有列在勒索中，是以上面的格式在上面的文本文件中列出的？
答：全部都是从网上复制过来的。 （嫌疑人说“我复制粘贴了”。

问：为什么列出传真号码，即使传真号码没有用于犯罪？
答：我不知道。

问：外语网站我访问了暑期学校网站http://summer.hufs.ac.kr，我拿到了电话号码，传真和电子邮件，并存储在上面的s.txt文件中？
答：不是。

问：嫌疑人对通常是母校的外人表示反感。
答：不可以

问：Twitter地址https://twitter.com/ISIS_Med是否已经导入？

答：它来自谷歌在互联网上搜索。 （嫌疑人说他们“在复制和粘贴时走到一起”。同第585页的答案）

问：您是如何在Google上搜索的？
A：我不记得搜索词。

问：你通常遵循IS吗？
答：我不会效仿。

问：您是否在可疑电脑上找到与IS有关的照片？
答：是的，是的。

问：你把照片编辑成相同的，用“=”符号标记韩国的花郎和IS。
答：是的，是的。

问：你对IS有兴趣吗？

A：我刚刚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我没兴趣。（嫌疑人说“我不跟随IS”。）

问：嫌疑人是否访问了外国网站http://summer.hufs.ac.kr？
答：不可以

在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向犯罪嫌疑人展示计算机分析程序Encase分析画面。此时，律师也看了上面的分析程序屏幕。（此时，调查人员转向Kim OO，一名网络犯罪嫌疑人在South OO戴着黑眼镜戴眼镜。

问：可疑计算机文档底部的法国“局”文件夹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桌面的术语。

（从此，审讯过程直到晚餐才被记录在备忘录中）犯罪嫌疑人被长时间激动的警察包围着，他受到军事酷刑期间所看到的强制性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政权。金瓯说：“你为什么不知道？”当嫌疑人说：“你怎么看单独的文件名？”？“四五名侦查员进入审讯室大胆奔跑。

这时我停止了调查吃饭。（警方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朴哲铉，只有两人吃晚饭。）律师朴哲贤律师在对犯罪嫌疑人“忏悔”一句话时，一边吃了两个饭盒，一边说话嫌疑人质疑朴哲铉的血型，回答说他是AB型的，询问他是否因为当时怀孕而娶了朴哲铉的妻子，那是所有的祝贺。）

此时，在嫌疑人电脑上发现的五个文本文件s.txt链接文件（A0065358.lnk，A0065518.lnk，A0065541.lnk，A0065621.lnk）将显示给嫌疑犯，并附在本文档末尾。

链接文件（lnk）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执行某个文件时自动生成的文件，例如浏览上述s.txt中的文本文件时，lnk文件可以查看哪个文件已经打开。链接文件的创建日期和时间是执行第一个文件的日期，如果重复执行同一个文件，链接文件的访问时间会改变。上述五个链接文件是通过在可疑计算机上运行s.txt文件自动生成的链接文件。检查创建日期和修改的日期和时间（访问时间）
1）A0065358.lnk 2014. 9. 10. 16:59（创建日期和时间），2015 7. 7. 14:57（访问日期和时间）
2）A0065518.lnk 2014. 9. 10. 16:59（创建日期和时间），2015年7月7日（访问日期和时间）
3）A0065541.lnk 2014. 9. 10. 16:59（创建日期和时间），2015年7月7日（访问日期和时间）

4）A0065621.lnk 2014. 9. 10. 16:59（创建日期和时间），2015年7月7日（访问日期和时间）
而奥巴马恐吓文章是2015年7月7日在白宫张贴的，Repert的威胁文章是2015年7月7日，我读了用韩文写的s.txt文件，把这个罪行写在白纸上在2015年7月20日左右的房子，再次s.txt。我7月7日21:10，21:19和22:31三次读了这个文件，并且在7月8日02:26发了关于开膛手的勒索消息？
答：我不知道。

此时，在可疑计算机上找到的链接文件（A0065569.lnk，A0065481.lnk）会显示并附

在文档的末尾。
如果你看一下上面的链接文件A0065569.lnk是2015年6月7日浏览器创建的castration.png文件，当你检查上面的图片文件时，主角Ellen Page出来了，而A0065481.lnk hufs.png是在2015年7月7日通过浏览而创建的文件，并且如果您检查上述图片文件，则是由Google搜索外语部分的屏幕的图片以及Lim Soo Kyung的图片。你有没有读过以上列表中的上述两个文件？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但我记得上面的两个照片文件。

问：我有一个链接文件A0065481.lnk，与2015年7月7日的图片文件（hufs.png）有关，嫌疑人说上面的图片有记忆的内存。文本。我浏览了该文件并找到链接文件（A0065358.lnk）。你记得7月7日14:57阅读s.txt文件吗？
A：我不记得读书了。 （嫌疑人说：“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

问题：7. 7.我已经读了四次包含Hangul内容的s.txt文件。你有没有看过档案？
答：我不知道。

问：上次读取s.txt文件的时间是？
A：我不记得上一次了。

问：为什么在犯罪发生前四次否认包含恐吓文章韩文文本内容的s.txt文本阅读罪？
答：我不记得我是否读了四次。 （嫌疑人说：“我不记得确切的次数。”）

问：我曾四次听韩文勒索，接着是在白宫敲诈勒索，贴了一个故意的帖子？
答：没有计划。 （嫌疑人说：“我从来没有发牢骚”。）

问：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答：在第四次调查中没有任何咔嗒声。

问：被告是否不公平？
答：这是不公平的。我希望警方调查此事。

问：最后，我会问。你真的有机会进入白宫主页吗？
答：没有连接。

问：你有证据或陈述有利于嫌疑人吗？
答：不可以。（嫌疑人的意思是“我不能在目前的拘留状态下提交有利的证据或陈述”。）

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答：在第3页上，“请问警官蹭你的肩膀”是你的血压。在第28页，残酷的照片经常下载，我很遗憾，我很好奇。为了误导人们的解释，从裸体主义者（博物学家）下载了孩子的裸体照片，并切断了婴儿阴茎的照片，以批评印度尼西亚强制割礼仪式。而且我记得小船上用刀的照片是伊斯兰语恐怖势力的讽刺画面，照片中的模特只是18岁以上的照片。另外，阴道里的血迹也是批评女孩被迫割礼的传统，太极拳的大便图像是为了谴责国旗的亵渎。
另外还揭露了非法器官开采的事实和金正恩政权。我希望你有良好的判断力。

问：所有这些陈述是真实的吗？ （尽管A4纸上有很多空白的地方要打印，调查人员故意在这个位置上输入了这个问题，以限制嫌疑人提供笔迹的空间，被告问我："请给我更多的空间来解释第563页图片的真实含义，"但我被拒绝了，嫌疑人有足够的照片意义，在书面声明中，592页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问题空白。
答：是的。

（调查结束后，我问OO女士："你以后把警察的硬拷贝（或影像）拿走了吗？"M OO微笑着笑着说："当然。"OO女士没有想象内容的笔记本从一开始就没有用处，没有做成像，甚至没有考虑检察机关的调查，而是大致冲上来查，并打开关闭，查看笔记本的内容。

起诉信

此时，

问：嫌犯是否受到惩罚？
答：不可以

问：嫌疑人是否在警方说明他们的教育背景？
此时，277～295记录显示了嫌疑人准备的警方文件。
答：是的。我已经说了实话。

问：嫌疑人的教育和经验是什么？ （起诉律师将警方的调查报告交给了被告的记录和经验，并参考了声明。）
答：我于1994年毕业于青阳小学，毕业于庆熙中学，1999年毕业于韩国汉城孝子洞庆北高中，2009年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我的职业生涯是兼职，时间从2011年左右到2013年左右，将KBS电视台的外国新闻录制到编辑室。（调查人员多次对被告进行了多次询问，重点关注上一份工作，职务和职责）然后通过拘留警察和法院法官继续向嫌疑人提问。我学。我想在法国做精神分析专业。学习之后，我试着做一个私人诊所。 （犯罪嫌疑人用简短的回答或一两句话回答每一项陈述，与警方调查人员不同，检察官办公室总是包括五六个问题和答案，并将其汇总成一个记录。
然后他看到打印出来的卷宗，并多次指出，调查人员的意义有所不同，但每次调查人员都将其驳回为不同意）。

问：你的健康状况如何？
A：我的血压稍高一点。我在中罗警察局时只在私人医院开了药。

问：2015年7月7日，在朝鲜半岛住所的美国白宫主页上，输入参加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使用的代表电子邮件地址和外国大学电话号码，在我写了我的大学地址之后，我是否发布了以下内容？ （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还没有弄清楚案情，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口吃，在监视器上看到问题。）
"来自：董先生，韩国首尔，韩国首尔，韩国首尔），地址：韩国江原大学，大马士革130-791，以下文字消息：亲爱的奥巴马总统先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夫人。
==========================
你好。
我是韩国首尔的HUFS学生。
你的总统家人好吗？
我厌倦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一直都是用变异的prons来主持。

有一天, 我意识到我不会像这样死去。

我想成为美国历史上着名的韩国男性。
因此，我要肛门强奸你的二女儿娜塔莎。
可以吗？
我认为那个婊子的混蛋比玛丽亚安要紧得多。
所以我需要父母在黑鬼肛门前的许可。
别担心，我吃了很多没有艾滋病的泡菜。
我被金正恩杀死之前，急于钻入黑鬼混蛋。
谢谢。
答：我没有发表这样的文章。

问：嫌疑人说：“我是奥巴马总统和米歇尔夫人，我总是厌倦了穿着性爱的梳妆台，做自慰，所以有一天，我想我必须这样做，我决定成为一个在美国的着名的韩国人所以我要用肛门强奸你的第二个女儿娜塔莎，因为这似乎是一个更有礼貌的问道，我认为第二个女儿的肛门比马利亚的肛门（第一个女儿）所以在我感到黑肛门之前，我必须得到我父母的许可，不要担心，我吃了很多泡菜，没有艾滋病，我希望在被金正恩杀死前穿透黑色的肛门恩，谢谢你。
答：不可以

问：嫌疑人是否写了上述内容？
答：不可以

问：没有嫌疑人如上所述恐吓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答：不可以

[恐吓外交使节]

问：是不是嫌疑人被送到美国白宫主页，发表如下声明？
“来自韩国的Isis博士”，“电子邮件：summer@hufs.ac.kr”，“电话：82221732061”，“地址：韩国东亚研究所国际夏季会议室东大门市门外路107号”gu，Seoul，Korea，130-791，Damascus’
信息：向奥巴马总统先生宣布恐怖。
一个美丽的夜晚呢？
这是恐怖袭击的警告信息。
韩国方面，我们正在重新攻击美国驻汉大使李佩尔特（Mark Lippert）。
所以最后一次，我的打击者的思想太弱，无法完美地切断大使的动脉。
结束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传统美食教授，并通过核中毒杀死他。
好？我们会照顾你所有的政治同志，但一定要一个接一个，直到美军消除了朝鲜半岛母亲国家的生物化学武器。
最后通牒; 3xects我们，我们的VVIP霸主奥巴马！
LIMFAO，看到你的后生日快到了...
：＃：＃：＃：＃：＃
：＃HUUF.S。 R.O.第四四：＃：＃
：＃：＃：＃::＃：＃：＃

：＃：＃：＃：＃：＃
答：我没有发布任何内容。
问：把这名嫌疑人描述成韩国学生，他说："我想向奥巴马总统宣布恐怖主义，难道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吗？这个消息是恐怖袭击的警告，我们要袭击美国大使，马克·里伯特（Mark Ripert）上次我刺客的头脑非常脆弱，无法彻底打破美国大使的动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所以我们会用核杀死大使中毒，我们慢慢肯定会杀死你们的一个政治同志......直到美军从韩国拿走化学和生物武器，我们马上就要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奥巴马，马克·里伯特见面了。
答：我没有发布任何内容。

问：嫌疑人是否写了上述内容？
答：我没有写。

问：嫌疑人是不是被外交使节，美国大使鲁珀特吓倒了？
答：不可以

问：嫌疑犯是否将上述物品存放在受害人的电脑上？
答：是的。我复制并粘贴在我的电脑上。

问：疑犯电脑上的嫌疑人副本的日期和时间是多少？
答：我很抱歉，但我不记得了。

问：如何复制和存储在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
答：我通过谷歌搜索（我不知道我在搜索什么）链接（我不知道在哪里）并将其放在我的电脑上。

问：嫌疑人的电脑是什么电脑？
答：笔记本电脑。

问：嫌疑人何时购买笔记本电脑？
答：我离开KBS电视台录制外国新闻并送到编辑室，然后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所以我在2013年上半年买了。

问：事实上，嫌疑人即使写了上述说法，也怕受到重罚。
答：不可以

问：你是否知道如果嫌疑人威胁别人，他们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答：是的。我知道。

问：嫌犯是否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美国大使里佩尔有任何关系？
A：我没有关系。

问：嫌疑人是否与受害人达成协议？
答：没有协议。

问：你是否说过上述事实？
答：是的。

问：你有更多的话或有利的证据？
答：没有。（如果没有嫌疑人，调查员告诉我手写"不"）。

问：文件没有列出，还是与事实不符？
答:(手写输入）无。

此时，嫌疑人回答："我会在律师的参与下进行调查"。律师朴哲铉律师出庭后，向嫌疑人展示了嫌疑人的母亲的投诉，并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会把它读出来，交给他（嫌疑人不承认"我会被调查的"在律师的参与下"或"我不接受"）检察官用自己的话说："律师不在这里"。调查结束后读完记录，他看了记录，要求检察官修改因为他没有回答"我会或不会在律师的参与下进行调查"这个问题。"我拒绝了。

嫌疑人阅读投诉（14：05~14：10），然后提交投诉，说："我会提交给检察官。"
对嫌疑人来说，
问：嫌疑人是否最后一次陈述了事实？
答：是的。我已经说了实话。这就是我所说的。

问：为什么嫌疑人在紧急情况下被警方抓获？
答：我知道逮捕我是紧急事件，警方逮捕了他。

问：这个嫌疑犯是什么意思呢？
答：我认为是因为我怀疑恐怖主义和破坏证据。

问：恐怖主义和证据的指控是什么？
答：我被指控对奥巴马和雷伯特大使进行恐怖主义，而且我明白，警方误解我是电脑专家，一个多语种的人。

问：有多少国家的嫌疑人说外语？
答：英语是高于中等水平，法语是6个等级中的最低水平。

就警方而言，警方逮捕了嫌疑人的住处。在搜查令执行过程中，一个图片文件捕获了恐吓强奸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女儿在嫌疑人使用的笔记本上的文本，文本捕获图片文件被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紧急情况下被捕？
答：是的。

月亮：在警方调查过程中，嫌疑人大概五个小时都不准进行调查，包括单独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向警方调查人员扔东西，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合作和不诚实的态度，像"吱吱"笑着重复修剪？（警方的事实和歪曲的主张是根据嫌疑人的观点不同而作出的主观判断，而且由于警方坚持认为调查室是由央视录制的，所以并没有主动抵触。在第一审时警方提交了审讯的数量。

答：...有。那是因为当时酒有点磨损。

问：联想等，嫌疑犯当时是否被警方没收？

这时记录397至398显示没收的没收和没收清单。
答：是的。是。

问：我发现MS Windows XP（语言：法国），时区定为法国“巴黎”，最后关机时间为2015年。7. 13. 11:47:18 GMT 0），大韩民国将在上述时区为GMT + 9小时，如果是+9，则将在7月13日20:47:18。在这个时候，警方抓住了嫌疑人的房子，是时候检查存储在电脑里的犯罪数据了。
此时，表示在记录的第404页上没收查抄时笔记本最后关闭的时间。
答：我没有看到电脑，直到我在睡觉时被警方没收。当时警方告诉我他们有这些档案，但我没有看到。

为了确认在分析计算机分析程序Encase期间分析每个犯罪所使用的文件的确切时间（在韩国犯下的犯罪时间），上述分析程序将时区改变为韩国国家时间（GMT + 9）通过分析和改变国内时间，如果与犯罪相关的usa.png文件的最后访问日期是在7月13日20:42确认的，那么这次访问的日期是什么？
答：我最初相信警方案件的证据。但是，当我建议我使用警察提出的“超级知识产权”方案作为案例时，我自2015年6月6日起就没有使用“失落”了。

因此，即使您将受害者的笔记本电脑的时间设置为巴黎时区，如果Encase程序设置为国内标准时间，您也可以检查犯罪嫌疑人在大韩民国的犯罪时间。当日期被确认为查封时区时，上述Encase程序确认的时间信息如何确认是正确的？
答：我通过Google搜索引擎下载了这些图片，这可能是因为Google缓存功能。如果您拥有Google缓存功能，那么您可能会误解时间，我个人感到担忧。

问：嫌疑人在警方中说：“支持Encase方案的证据是否是分析警方提交威胁通报作为证据的时间差的证据？嫌犯说：“是的，是的，”他说。
答：我最初相信警方案件的证据。但是，当我建议我使用警察提出的“超级知识产权”方案作为案例时，我自2015年6月6日起就没有使用“失落”了。

问：嫌犯是否被他人没收？
答：不可以，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有密码，我没有把它给别人。

问：被告在旅途中曾经使用没收的笔记本吗？
A：我把它放在我家里，我一个人用。

问题：嫌疑人为警方设置了笔记本电脑的密码，单独使用嫌疑人说：“我不知道警方提供的证据，我不记得”，我一直否认这个罪行。这个怎么样？
答：警方显示了英文和数字所写的图片文件的名称。 （嫌疑人回答说：“警方没有显示图片，只是列出了带有英文和数字的图片文件，当被问及我是否记得时，我不记得了，”调查人员回答。

问：嫌疑人是否有博客（http://helpkorea.blogspot.com）？
答：是的。是我制作和操作的日记型的博客。
问：你通常在嫌疑人经营的博客上发表什么？
答：我以批判的口吻描述了媒体。 （嫌疑人将“媒体”定义为“综合渠道政治新闻”）

（1）犯罪嫌疑人博客上的“如何赚钱（赚外汇）”。

（http://helpkorea.blogspot.kr）你可以赚钱。 “你是否真的发表了以下声明？此时，记录显示在第174页至第195页被盗被告操作的博客（http://helpkorea.blogspot.kr）上。

答：是的。

“（2）”射击之后，纪成佑称我为晾衣架，他可以在射击场上被打，把我的阴茎插入我的肛门，在博客（http://helpkorea.blogspot.kr ）由嫌犯操作。我摇了20次，在肛门里射出来了。但直到2005年1月22日，我才知道这件事......（以下略）“你是否真的发表了以下声明？
答：国防部对公务员的内容作了回应。

（3）在外语大学，由于询问与简历不一致，我们将在2012年单方面更改未成年人，恕不另行通知。我每次都被怀疑是伪造的，由于毕业论文的名字不一致，甚至被怀疑剽窃四年制大学毕业论文。所以，自从2012年以来，我一直没有从1000多家公司获得工作，所以我一直受到经济损失，甚至在我担任自由职业者的时候，我也怀疑自己的学术背景以及我的个人信誉和遭受...（略）“你是否真的发表了以下声明？
答：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教育部投诉的内容。 （在嫌疑人的陈述中，嫌疑人在退休时收到的“KBS事实确认书”记录为“兼职”而不是“自由撰稿人”。嫌疑人被驱逐后（02-2639-2341） Moon Tae-sung通知嫌疑人他是一名自雇人士。

当我看着嫌疑人写的博客，我看到所有的信息，如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作为外语学院的冒名顶替者，并通过“手淫”，“肛门”，“中毒”对外语以及“将要做的事”等有关的事情有强烈的不满。
答：我记得在警方调查时被告知，而我没有。 （当嫌疑人多次询问他们在警方调查过程中收到的问题时，犯罪嫌疑人开始发表声明说：“正如我在警方调查中告诉你的那样，”随同他的律师朴哲炫律师不忠诚地回应嫌疑人的问题“，在检察机关调查时是一名新律师的朴哲铉试图通过检察官与律师建立一个网络，为他的成功提供了帮助，他与律师本人一起确定了检察官）。

月亮：疑犯是笔记本上的一名警察，“isis.png（威胁反对奥巴马）”原始文件捕获文件于7月7日20:21，“usa.png（威胁记者）”原创捕获文件创建于2015年7月8日，对奥巴马的迷恋于7月7日20:20，7日在美国白宫网站上公布。8时02分26分左右，在网上阅读勒索，受害者的电脑嫌疑人被告知，笔记本电脑的操作系统（OS）设置为法国时区，4Chan.org网站是一个美国网站，声称有时间错误，并表示这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一分钟内。
答：这就是我所说的。

在白宫网站上完成记者的恐吓之后，犯罪嫌疑人被警方通过Google Chrome浏览器截获，约1分钟后，完成与感谢有关的网页，然后重新运行拍摄的照片3分钟后，原文的威胁被更改为文件名usa.png，1分钟后，它被张贴在4chan.org网站，约9分钟后，4chan.org再次捕获该网站我读了生成的文件，并表示，原因该链接文件是在犯罪嫌疑人电脑上创建的是，嫌疑人不理解，因为这不是他的行为。
答：没错，但我没有。

问：记者在4Chan.org网站上发帖的时间是2015年7月8日在警方公布的，时间是02:27，嫌疑人不清楚为什么存储在嫌疑人电脑上的时间可能是比4Chan.org上发布的

时间还要快，而且他的电脑有问题，并且存在恶意代码和黑客入侵的可能性。怎么样？
答：这就是我所说的。我还记得Google Cache。

问：如果嫌疑人说："我的电脑有问题，我有恶意代码，黑客入侵的可能性，Google缓存"。
答：我不是电脑专家，请调查一下。（调查人员问我症状是什么。）当我打开电脑时，奇怪的警告窗口显示正常大小。我不是电脑专家，所以让我调查一下，Google Cache会要求Google Server配合调查。

问：警报窗口的大小和内容是多少？（其实调查人员问："多少厘米？"），嫌疑人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也不知道。
答：警告窗口的大小是正方形的，但我不知道警告窗口的确切大小和内容是不会被记住的。（被告人从来不记得警告窗口的内容是用英文还是法文写的，从来没有解释过。）

月亮：从嫌疑人的电脑，2015年6月1日，1.jpg，14.jpg，10.jpg，8.jpg，4.jpg，2.jpg，1.jg，18.jg，5oe254mvhpke。查看jpg文件是否正确？
这时记录323～331和516～529显示了嫌疑人电脑上的记者相关照片的内容。
答：2015年7月7日我什么也没有看，因为我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嫌犯在2015年7月7日学习或睡觉）。

问：为什么嫌疑人在电脑上存储1.jpg，14.jpg，10.jpg，8.jpg，4.jpg，2.jpg，1.jg，18.jg和5oe254mvhpke.jpg文件？（检察官向他展示了他正在写的监视器上的图片文件。）
答：这是收集强烈批评恐怖主义对美国大使的文章。

问：嫌疑犯是否写了任何批评恐怖主义行为的文章？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但是我的博客上有一些说可能会威胁联盟的事情。

问题：嫌疑人如上所述读取相关信息，嫌疑人电脑上的记者威胁图片时间为2015年7月8日左右，记者威胁文章张贴在4Chan.org网站上。自发布时间为2015年7月8日左右，犯罪嫌疑人撰写并保存了上述文章，并在4Chan.org网站上张贴了记者威胁文章？
此时，显示可疑计算机文件输出的记录260和251～256。
答：不可以

问：嫌疑人在笔记本电脑的派出所。2014年9月10日生成的文本文件（s.txt）的内容是写在电子邮件"isshufs@gmail.com"上的，我肯定会通过渗透美国大使馆杀死大使开膛手，"奥巴马将绑架我小女儿强奸我的肛门"，Twitter的地址是"http://twitter.com/isis_med"我不知道为什么嫌疑人不知道发现的原因。
此时，该笔记本文件的记录显示在该记录的第332至335页。
答：我记得我说过我是通过Google搜索进行复制和粘贴的。
（1）s.txt文件首次创建于2014年4月9日，上次访问日期为'15。7月12日，上述文件中包含了"美国大使馆对开普大使的渗透，我肯定会杀死奥巴马的小女儿强奸我的肛门"。尤其是用于犯罪的电子邮件isshufs @ gmail.com，summer@hufs.ac.kr以及

作者'Lifee Iss Crazzyy'的名字，外语地址等等。的嫌疑人，它似乎是在一个自由格式的文件，它是如何？
答：不是。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前发现上述文本文件被扫描了4次，并生成了链接文件（Windows操作系统执行文件时自动创建的文件，扩展名为lnk）。
答：我不是电脑专家，请做适当的调查。

（2）通过访问美国的白宫主页，以及与威胁直接相关的捕获文件（isis.png, usa.png等），总统和大使开膛手捕捉屏幕，同时书写令人生畏的文字将文件名更改为“isis.png，usa.png”。
答：我从网上下载了照片并保存。

问：你在哪里下载和储存嫌疑人？
答：这是通过Google图片搜索下载的。

2015年6月7日，奥巴马总统对白宫的痴迷和对韩文阅读s.txt文件的大约时间是14:57，同一天，1分20:21，记录在可疑计算机上的俘虏字幕（isis.png）被确认。另外，在20:21和21:19，上面的s.txt文件发现了两个痕迹发生了什么？
答：我刚刚浏览电脑，并将其复制到一个文本文件中，我不知道它是否被读取。

在奥巴马总统的恐吓之后，我在同一天的21:38发现了一个有关开罗大使恐怖事件的图片18次，在犯罪嫌疑人计算机上创建的文件似乎与犯罪非常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在2015年之后的四个月左右被重新访问的。07. 07. 21:38。（以前的调查发现有15条痕迹被发现。）
答：7月7日我没有看到上述任何一张照片，

在阅读包含犯罪案文的s.txt文件之后，大使开膛手的勒索在2015年6月7日在白宫网站上公布：27在白宫网站上创建的“usa.png”文件被创建在嫌疑人的电脑上，所以看起来嫌犯在白宫主页上贴了一个帖子。
答：我没有发布。

问：继续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在白宫捕获犯罪嫌疑人电脑的屏幕后，将找到存档的详细信息，并通过查看上述文件验证链接文件的历史记录。？
此时，可疑计算机文件的记录显示在记录的第260页。
答：我没有捕获它，但我从谷歌下载。

问：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3）被吓倒了。我们将于2015年5月24日两次浏览美国白宫网站，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捕捉黑屏。我像上面一样抓住了屏幕，在2015年6月25日，我捕捉到了在美国白宫拍摄的同一个屏幕。
此时，我们显示在记录纸页198～204上拼接的附加声明数据。

答：我没有写，也没有发布。它是通过Google搜索下载的。

（4）犯罪嫌疑人于2015年6月25日被发现存有描绘奥巴马总统和米歇尔女士为猴子的照片，上次访问日期为2015年7月1日：您是如何看待在第35次谋杀之后重新开放的踪迹？

此时记录显示第596页上的被盗嫌疑笔记本文件的打印输出。
答：这张照片是通过互联网谷歌搜索下载的，我还没有看过它一次以上。

（5）犯罪嫌疑人是（5）与肛门和女童裸体有关的照片。嫌疑人在奥巴马总统恐吓文章中表示有意强奸二女儿的肛门。奥巴马的第二个女儿今年14岁，笔记本上有很多肛门的照片。最后一次阅读日期是2015年6月13日左右，“肛门”一词在勒索中被使用了5次，6.我正在浏览，7。8。我将它保存在我的电脑上，在13页，我发现其实我读了它。
这时笔记本文件的记录显示在记录的第609到664页。
答：这张照片是一个非法的长期贩运，或额外收集的材料，写有关朝鲜政权。（犯罪嫌疑人下载了图片文件并没有看到2次以上。）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当图片文件被移动而没有移动图片文件时，我试图提交智能手机截图的证据，但是Yongmin Kim拒绝接受视频，甚至没有看到它。

问：嫌犯在警方表示，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嫌疑人电脑前的路透社恐怖片照片全部被嫌疑人抄录。
A：我下载并保存了这张照片，但是我不会多看一次。

声明说，警方怀疑警方低估了女性，最好是与女性进行性交而不是社交，而且“我总是厌倦了穿着性爱梳妆台和手淫。”（一名嫌犯是忠实的陈述在犯罪嫌疑人知道的常识范围内的常识范围内回答。）犯罪文章上的性附件什么是着装要求？（这样，调查员问了一个混合的问题，问了一大堆问题，以确保嫌疑人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
答：根据我所知道的，我已经忠实地表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问：为什么警方说他们清楚地知道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女儿娜塔莎（Natasha）的名字是用来吓唬写作的？
A：当我看到警察给我看的恐吓之后，我发现了。

月亮：嫌疑人被警方形容为“我决心今天成为美国着名的韩国男子”，在恐吓声明中说，他“很可能是名人”。
答：着名的东西不是误导。后者着名的韩国男子意味着成为着名的政治家。（嫌疑人提到的“名人”是“着名政治家”，但嫌疑人未来的希望不是政治家。

（6）涉嫌与恐怖分子有关的照片，犯罪嫌疑人提交人为“大韩民国之一”，冒充IS，信息系统恐怖分子的踪迹是2015年7月17日发现的四次。这是第一次存储，也是在第七和第三，所以存储在电脑中的犯罪嫌疑人的文件，不仅保存，而且确认吸吮后阅读。
答：我无法确定我已经读了多少次IS估计。

问：嫌疑人表示，警方表示，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对信息系统的恐怖分子，并保持在计算机上的信息系统恐怖分子的照片。
答：是的。是。（嫌疑人描述了他在照片中的感受。）

问：我已经把这些内容放在青瓦台网站上全国人民日报的主页上，在警察的青瓦台网站上，警察说：“我要用尼龙绳回家栏杆，为什么你要保留数百张女性的身体照片，并保持？
答：青瓦台网站和国民神话网页主要是为了支付民防运输费用的一人示威。在收集写

作材料的过程中，我习惯性地将照片存储起来，而不是多次看这些照片。

（7）对于与朝鲜金正恩有关的照片，被告曾表示对Kim Jong Eun有兴趣，写下“我希望在Kim Jong Eun被杀之前穿透黑人的肛门”，2015年6月9日，6月25日，2016年，犯罪发生后，最后的照片日期被记录在电脑上。 7. 11. 00：09怎么样？
答：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我没有跟随朝鲜的金正日制度，但我习惯性地把它储存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

（8）关于知识产权变更方案，已经发现可以轻易改变嫌疑人使用笔记本IP的“SuperHideIP（3.3.8.8）版”程序。第一个创建日期是2014年7月16日为什么嫌疑犯安装程序？

答：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看到了与IP相关的事件的消息，我将IP更改为Google并安装了它。我试图只运行一次，然后我没有执行它。

问：是不是有一个程序可以改变犯罪嫌疑人所用的知识产权？
答：不可以

门：犯罪嫌疑人使用的IP124.197.152.48和124.197.152.74被确定为分配给位于首尔市东大门区李明洞45号公寓0室0的IP。我查了0居民住所的居民卡的租户卡，确认了“外国语大学”。 （在韩国，完整的街道地址将从2014年开始执行。如果您询问Tibur Road的IP地址，您将从琼脂路线开始的街道名称地址得到通知，估计我已经确认了个人详细信息在道路名称地址于2014年生效之前，我向KBS提交了申请表格。住宅的道路名称地址将出现在判断中。
此时，显示在侧面缝合的租户卡（空白处）。
A：我不能确认答案，租客卡是正确的。

问：嫌疑人是7月7日20:20从美国知识产权局访问美国白宫主页的isshufs［英语外语大学外语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并没有通过发布“我要用肛交强奸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二女儿”的信息来恐吓。
答：不可以

问：从2015年7月8日的IP地址访问美国白宫的IP地址时，summer @ hufs［hufs是韩国外语大学的缩写］.ac.kr等而“暗杀美国大使RePart”是不是会通过展示目的的信件来威胁外国人呢？
答：没有这样的事情。

当一名嫌犯被美国里佩尔大使毒死时，一个特定的短语标记“第四四”（在黑客入侵网站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标志），我留下了一个你只能知道宣布的短语。）它？
答：我对这句话一无所知。

问题：当我访问网站（http://archive.4plebs.org），在互联网搜索网站“bing”（微软提供的一个搜索网站）上搜索“第4 4位”的时候，黑名单文件找到了通过访问白宫主页创建的文本文件，上述文本文件是在白宫主页上撰写的嫌疑人屏幕图像的图片文件。
此时显示[左侧的文字拍摄图像文件，右侧的文字文字]

答：我从来没有发布过任何东西。

问：您在主页输入窗口中创建的屏幕是否将嫌疑人捕获的原始文件作为图片文件？
此时，记录[在图片文件中捕获的页面文件135]显示屏幕正在主页输入窗口中创建]。
答：（这时候，嫌疑人想了很久，就歪着头）（调查人员恶意描述了这个行为）

问：那么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大使呢？
此时，您将看到在记录的第136页上拼接的[obama吓人的文本捕获图片文件和文本短语]。
答：这不是我的帖子。

问：您在主页输入窗口中创建的屏幕是否将嫌疑人捕获的原始文件作为图片文件？
此时，它显示在记录的第136页上拼接的[图片文件捕获的文本文件 - 在主页输入窗口中创建的屏幕]。
答：我不知道。

问：嫌疑人是2015年7月7日。“欺诈已经结束了，照顾林素京，
Http://boards.4chan.org/pol/thread/47625963” Soo大学“。由于IP查询结果为124.197.152.111，Tibrodeid分配给东大门广播的IP地址的带宽与嫌疑人和同一个互联网用户使用的IP相同。

在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查看记录的第140页的页面。
答：我没有发布任何内容。
问：当我在上面张贴时，电子邮件是isshufs@naver.com。与嫌疑人用来写白宫恐吓信的isshufs@gmail.com有什么相同的ID？
答：这不是我能说的。

问：当我在Google（http://google.com）和Bing（http://bing.com）网站上使用短语“4ourth 4inger”在http://archive.4plebs.org上进行搜索时，白宫网站的网站，2015年6月7日，确认在市内出版了吗？
答：我没有发布任何内容。

问：此外，确认使用韩国知识产权在http://archive.4plebs.org网站发布的文章是致外国大学的一封信。
答：我没有发布任何内容。

问：由于怀疑学业能力未能通过在母语学校的外语系更换未成年人而未能找到工作，犯罪嫌疑人一直向警方投诉，嫌疑人的博客。
答：我首先向外交部咨询了外语学校的变化，（疑犯接到了教育部的投诉答复，之后向金永民发布了证据文件）。我不是在讨厌外面的世界。

问：警察承认，警察在犯罪之前已经阅读了他在电脑上查看的图片文件（castration.png，hufs.png）.TXT文件“否认他们浏览的事实等等。被告记得事实，否认与犯罪有关的所有罪行。
答：不是。我认为图片文件和文本文件应该被替换。原因是你已经阅读了很多文本文件，因为你已经在文本文件中存储了各种内容。 （犯罪嫌疑人在记住大量电脑使用记录方面有局限性。）

问：嫌疑人指出，警方在访问互联网时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并发现大量使用嫌疑人笔记本电脑上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捕获白宫主页的文件。
答：这不是一个捕获，而是一个下载。

在可疑计算机上找到的捕获文件（screencapture-www-whitehouse-gov-contact-submit-auestions-and-comments-1432397652564.png）是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捕获的文件，最后13位数字是'1432397652564 '是Unix的URL的URL和URL的最后部分如何使用时间转换程序（DCode）将操作系统使用的时间信息转换为UTC + 9来检查捕获的时间？
答：我在Google上搜索并按照原样收到下载。

问题：嫌疑人声称捕获文件（捕获白宫内容并在完成时捕获屏幕的文件），例如捕获文件存储在计算机上的日期和时间，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如果将捕获的文件名中的13位Unix时间信息转换为国家标准时间，例如捕捉站点屏幕的日期和时间，则可以检查捕获的日期和时间以及笔记本上的文件。犯罪嫌疑人进入白宫网页确认犯罪嫌疑人没有直接抓捕后写。
图1显示了捕获文件在计算机上的保存日期和时间，以及分别捕获网页的日期和时间。
答：不可以

问：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上述捕获文件，捕获日期和时间不能与计算机捕获日期相同，存储日期和时间必须晚于捕获时间。
答：我认为这有很多种可能性。 Google Cache的可能性，我认为超出了我可以解释的范围。

1）s.txt文件将在1）2014. 9. 10. 16:59生成，上述s.txt文件将由嫌疑人访问，直到2015年7月12日上次连接。（1 ）"我会杀死开膛手大使，奥巴马会绑架我的小女儿强奸我的肛门"，（2）isshufs@gmail.com，summer@hufs.ac.kr'账号是什么显示的？（我重复与第三个调查员相同的问题。）
答：这是我通过Google搜索复制的副本，而不是我写的。

问：在罪犯张贴"奥巴马的二女强奸等等"文章后，2015年6月7日，3）：21显然，嫌疑人犯罪是因为捕获文件（isis.png ）存储在嫌疑人的笔记本中，并在笔记本上设置密码。
答：我没有写，我只能用笔记本电脑。

问：嫌疑犯是否在监视白宫的威胁？
答：我没有。

问：即使嫌疑人没有监视白宫的威胁，犯罪嫌疑人如何能够在一分钟之内知道上述信息并将其捕获？
答：如上所述，它是从Google的缓存或门户网站下载的。

问题：嫌犯是4）2015年6月7日。文章被张贴在4chan网站的备份网站上，4chan网站是匿名发布的外国网站。 http://archive.4plebs.org是4chan如果你发布到一个自动保存为备份文件格式的网站，怎么样？
答：是的。（嫌疑人想了一下，头转过头来）。（犯罪嫌疑人简要回想起警方网络

调查员解释了什么，调查人员形容这是对侵略行为的描述。）

问：嫌疑人是5）2015年7月7日存储在笔记本上的Repert大使金基颂的照片档案被深入搜查，6）：是不是案件“我们将在26日再次暗杀美国大使剧目”的文章被张贴在白宫主页上？
答：不可以

（1）捕获文件（usa.png），（2）表示美国白宫主页上的文字已完成的图片文件已发送给嫌疑人的笔记本。显然，嫌疑人犯罪是因为嫌疑人陈述他在上面的笔记本上设置了一个密码，只使用他/她自己的密码。
答：我没有写，我只能用笔记本电脑。

问题：嫌疑人是8）2015年6月7日。这个帖子张贴在4chan网站及其备份网站上，4chan网站是匿名的外国网站http://archive.4plebs.org如果你张贴到4chan，网站会自动保存为备份文件格式。
答：是的。保存为备份文件是正确的。（被告知道警方的说法的确如此）。

问：我不写我自己的文章，我看到4chan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并在Google上搜索。我为被告感到抱歉。其中一个相关文件生成时间的数字分析结果显示，在保存嫌疑笔记本后，文件创建时间显示为4chan。
答：因为我没有做数字分析，所以我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嫌疑人在看到4chan的文章后没有进行Google搜索）

问：请于2015年7月7日前往美国白宫网页，输入外国留学生就读于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代表电子邮件地址和外国大学电话号码，听说有人在Google和下载它。有什么证据或方法可以证明吗？
答：目前不是。

问：在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两个犯罪分子捕获文件不能用来识别罪犯，只能通过设置密码才能使用犯罪嫌疑人。文件存储的时间是在犯罪之后。文件，文本文件是严厉的文字，在文本文件4次阅读文本文件的痕迹，犯罪前的仪式恐怖事件的痕迹，密集的数十张图片和IS恐怖主义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观察员，你怎么看？
此时，记录761至763显示被盗的计算机使用情况图表。
答：这与事实有所不同，抓获下载，北韩人造飞机照片，大使馆照片和恐怖分子的照片都有误导。（在警方调查中，犯罪嫌疑人用手从第591页底部到第592页描述了照片的实际含义。嫌疑人观看了一两次照片（被访问）并估计图片文件的移动为图片被算作是一个阅读。）

问：被告是否说出事实真相？
答：是的。我已经说了实话。这就是我所说的。

问：有没有证据或其他有利于嫌疑人的事情？
答：我愿意接受测谎仪测试。谢谢。我收到警方调查阶段的要求。（在警方调查时，犯罪嫌疑人，朴哲贤律师只有两人留在调查室，朴哲铉告诉嫌疑人：“你可以做一个测谎仪测试”。调查开始后，犯罪嫌疑人被要求检查警方的侦查员，当嫌疑人在起诉调查过程中提出手写陈述时，他们用“要求”这个短语“我拒绝了”，嫌疑人说：

“我收到了警方的请求，但是我不会解决它，因为我不问。“）最后，我认为我的博客文章是错误的。（在所有嫌疑人的博客文章结尾处，该段以“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开头，强调对这个话题持中立态度。）

问：文件没有列出，还是与事实不符？
答：不可以（检察官开始调查时慢慢调查，但当嫌疑人最后感到疲倦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夏天的中午，嫌疑人坐在一个检察官的椅子上，看到他的律师帕克，他让他“浮水”。朴哲贤拒绝说，“我要你吃”，嫌犯得到了检察院的许可，喝了水。朴哲贤带着一辆梅赛德斯 - 奔驰客车来到派出所，在与调查人员的第一次会面上，更重要地询问了停车场的位置。请求我把嫌疑人的父母交给嫌疑人的朴哲铉不能得到300万韩元的讨价还价，进来的很好，但在被捕的嫌犯面前，他反感疑似。

检察官的调查人员变成了总务长的视察。

问：（该部官员说：“对不起，图片很小”）他把分析结果和isis.png图片文件打印在A4纸上，说他拿着一个装订器，手势夸张（isis.png文件和嫌疑人笔记本电脑的分析结果（isis.png_REPORT.txt），上面的文件来自嫌疑人的笔记本，你见过吗？
答：我把这个文件保存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在互联网上搜索这个文件，下载并保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我做了一个Google搜索。 Google搜索结果中的此文件的来源未经过验证。当时，我不记得在Google搜索时我把搜索条件放到了什么位置。那个时候，我不记得我正在做什么样的搜索。文件说：“我要肛门强奸你的二女儿娜塔莎。”不过，我想你需要知道我是如何搜索一个文件的内容。（司法部长向嫌疑人表示恐吓，然后在记录中写道，嫌疑人没有说“我要肛门强奸你的二女儿娜塔莎”）

问：你什么时候下载了上述文件？
答：似乎从2015年6月中旬开始下载，直到我没收的那一天（2015年5月13日）。

上述文件分析的结果是，上述文件是在7月7日20:20创建的。嫌犯是否在上述日期下载？
答：（这时嫌疑人点了点头）是的，我下载了一次，记得是7月份下载的，所以我在7月7日20:21下载了。（嫌疑人说他在读书法国人在七八天的50:50，或者睡觉，但他记录了他所理解的。）

月亮说：“（该部官员说：”对不起，图片很小“）他把分析结果和A4纸上的usa.png图片文件显示给嫌疑人（文件是usa.png并从嫌疑人笔记本上分析结果（usa.png_REPORT.txt）]上述文件是从嫌疑人的笔记本中发出的，你见过吗？
答：是的，我看过这个文件。我通过互联网搜索下载并保存在笔记本电脑上。我在Google上搜索。我不记得我在Google中输入了哪些搜索字词，也不记得我从Google搜索结果中下载了哪些网站。我不记得我搜索这个文件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我不记得为什么我搜索这个文件，我没有理由搜查。我不记得进入白宫作为我的搜索词。我似乎已经用一个文件（isis.png文件）立即下载并保存了这个文件，文件中包含“我要肛门强奸你的二女儿娜塔莎”这个短语。

问：由于上述文件分析，上述文件于2015年7月8日02:27创建。嫌犯是否在上述日期下

载？
答：我记得在2015年7月下载这个文件（usa.png文件）。但是，我不记得是否我在2015年7月8日下载了它。

问题：文件属性文件的文件和该文件的图片文件显示给犯罪嫌疑人。 “为了分析的目的，我把订书机放在一个夸张的手势，以加压嫌疑人，并喊出两张纸。）[嫌疑人上述screencapture-www-whitehouse-gov-thank-you-1436290042624.png从笔记本电脑的文件和它的文件属性打印出来]上述文件来自怀疑的笔记本，你见过吗？
答：我在互联网上搜索这个文件，下载并保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我做了一个Google搜索。这个来自Google搜索结果的文件的来源很难记住。在进行Google搜索时，很难记住您的搜索条件。我没有寻找一个特定的目的。

问：你什么时候下载了上述文件？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它似乎是从2015年6月中旬到2015年7月初下载的。

问：上述文件分析结果显示，上述文件似乎在2015年7月8日02:27生成。嫌犯是否在上述日期下载？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但是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

问:(记录674页的照片文件）以上castration.png什么是照片文件？
答：上面的castration.png文件是我下载的一个图片文件。我记得我是从六月中旬到2015年下载的。7.警察。去势意味着“去势”。上面的文件是电影的场景。我不记得是一个有很多内容的电影。我想我没有把“阉割”一词放进搜索词中。因为这是关于Google搜索结果的，所以我超出了我所描述的范围。

问：国会议员李秀英的照片是甚么？

回答：我搜索了Soo-kyung先生的照片，他向我展示了如何用作批评的资源。我收到了Google搜索和下载。这是批评主要的北韩政府。我在我的日记式个人博客中存储批评。我不记得下载这些文件的确切日期。在所示的资料中，这些文件的创建日期和时间是2015年7月7日。我认为文件创建日期和时间如上分析的原因超出了我可以回答的范围。我在2015年7月7日的博客（antihufs.blogspot.kr）上发表了一篇关于Lim Soo Kyung的文章，上面的图片也包含在文章中。那个博客还是开放的。 （嫌疑人写的三四千篇文章是不可能的。）起初，嫌疑人不知道这个博客上有什么内容。
当问到“你什么时候写了林秀庚议员的文章？”嫌犯回答说：“那是六月中旬到七月初。”朴哲炫
萨拉转向嫌疑人说：“你为什么撒谎？”并在手机上显示嫌疑人的博客日期。嫌疑人回复Park Chul-hyun的手机，并于2015年7月7日发布。）

问：使用笔记本电脑时，嫌疑人是否使用路由器？
答：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改变互联网IP的程序，但是我使用了路由器。十年前我购买了一台12,000韩元的网络路由器。再次，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买了它。我家里有一台路由器，我有3台电脑（我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爸爸和我的电脑都使用这台路由器）。我每次使用互联网时都使用路由器。我还没有改变我的路由器设置，因为我从来没有使用它，但我没有改变我的路由器设置了。当我添加路由器，我把路由器上的ID（ADMIN）和密码（494），我没有触及嫌疑人的情况。

问：在检方的调查过程中，嫌疑人是否有什么要求？
A：现在我已经封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了，我没有打破它。因为我不是专家，所以很难说我应该调查哪个部分。 （起诉方以调查笔记本黑客的名义将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延长了10天。）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答：不可以

问：文件没有列出，还是与事实不符？
答:(手写输入）无。

此时，被告正在律师朴哲贤律师身边，表示将在律师的参与下进行调查。对犯罪嫌疑人（部门官员没有参与对嫌疑人的讯问，但没有将其记录在起诉卷宗中）。
问：嫌疑人是否最后一次陈述了事实？
答：是的。我已经说了实话。这就是我所说的。

问：嫌犯最后一次描述了他是否使用了犯罪嫌疑人莫金的手机。他记得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吗？
答：我从母亲的手机号码中使用了5787以外的号码。

如果嫌疑人没有使用010-3687-5787，那么使用剩余的010-2359-8775是正确的。走？
答：我用母亲的手机是真的，但是我记不清我用的手机号码。

问：嫌疑人使用莫金手机（010-2359-8775）多久？
答：我们用到最近。

问：最近嫌疑人何时使用手机（010-2359-8775）？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从2015年4月4日起，嫌疑人未使用电话，如下图所示010-2359-8775。
公司名称/订单号码/使用类型/始发号码/被叫号码/呼叫开始时间/使用时间（秒）/呼出基站地址
LGU + / 29 / Voice / 010-2359-8775 / 010-3687-5787 / 2015-04-03 19:25 / 0：1：17/641 Shinna-
LGU + / 30 / Voice / 010-2359-8775 / 010-3687-5787 / 2015-04-03 19:44 / 0：0：32/641 Shinnap-
LGU + / 31 / Voice / 010-2359-8775 / 010-3687-5787 / 2015-04-03 19:47 / 0:01:37 / 641 Shinnap-dong，
LGU + / 32 / Voice / 010-2359-8775 / 010-3687-5787 / 2015-04-03 19:57 / 0：0：29/641 Shinna-
首尔市城北区石洞洞LGU + / 33 /语音/ 010-2359-8775 / 010-3687-5787 / 2015-04-03 16:03 / 0：0：34 / 331-1
答：是的。之后，它不被使用。

（起诉律师说：“最近4月4日怎么样？”，嫌疑人回答说：“我可以那样做”。

问：嫌疑人称为010-2359-8775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莫金的OO手机（010-3687-57787）是正确的，对吗？
答：是的。是。

Q：有没有人在010-2359-8775之间和嫌疑人Mo Kim OO交谈？
答：我很少和任何人说话。

问：为什么嫌疑人从2015年4月4日到010-2359-8775有通话记录？
A：你没有打电话，因为你什么也没有打。

问：是否可以打电话给被告Mo Kim OO的手机（010-3687-5787）？ （010-3687-5787）截至2015年7月7日在江原道？我打了个电话，是不是嫌疑人用过手机？ （检方在没有法院授权或调查的情况下侵犯了嫌疑人母亲的隐私和隐私。）
公司名称/订单号码/使用类型/始发号码/被叫号码/呼叫开始时间/使用时间（秒）/呼出基站地址
LGU + / 1232 / SMS / 010-3687-5787 / 010-8230-2824 / 2015-07-07 8:50 / :: / 首尔市城北区石洞洞LGU + / 1233 /语音/ 010-3687-5787 / 054-840-5466 / 2015-07-07 8:51 / 0:01:20 / 331-1
LGU + / 1234 / SMS / 010-3687-5787 / 010-8230-2824 / 2015-07-07 16:29 / :: /
LGU + / 1235 / SMS / 010-3687-5787 / 010-4050-7402 / 2015-07-07 16:32 / :: /
韩国春川区南山面Sansuri / LGU + / 1236 / Voice / 010-3687-5787 / 010-8230-2824 / 2015-07-07 18:01 / 0:00:51 / 346-3，
LGU + / 1237 / MMS / 010-3687-5787 / 010-792-9484 / 2015-07-08 14:31 / :: /
LGU + / 1238 / Voice / 010-3687-5787 / 010-5660-7804 / 2015-07-09 13:12 / 0:01:11 / 3rd Floor，Canaan Church 207，Jung-hwa-dong，

A：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我妈妈的手机。

（起诉调查人员质疑被告人为何母亲去江原道春川市，嫌疑人不知道记录在案。）

问：嫌犯是否去贡谷里乡村度假村？
A：我在家。

问：2015年7月7日，嫌疑人是否独自一人？
答：是的。我独自在家。

问：你还记得当时嫌疑人莫金回家吗？
答：我的父母一起出去，我不记得我回家的确切日期，但我记得周末回家。

月亮：看被告Mo Kim OO的手机（010-3687-5787）的电话（010-3687-5787），被称为中央207迦南教堂的3楼基地你以为是？
答：我不记得我父母回家的确切日期。

问：如果是这样，2015年7月7日至2015年7月8日，嫌犯是否在家？
答：是的，是的。

问：嫌疑人一个人在家里做什么？
答：我不记得我做了什么。

问：嫌疑人最后一次是“2015. 7. 7. 20:20，对奥巴马总统的痴迷被张贴在白宫，同一天14时57分，有读到的痕迹.txt文件在韩文中：20）20:21后1分钟，在犯罪嫌疑人的计算机上确认威胁（isis.png），在21:10和21:19，上面的s.txt文件是嫌疑人说：“我刚刚扫描了电脑，把它复制到一个文本文件中，我不知道它是否被扫描过。”怎么回事？
答：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是正确的。

问：犯罪嫌疑人是否通过互联网搜索从犯罪嫌疑人的计算机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
答：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我从互联网搜索复制粘贴结果是正确的。

被告人此时回答说：“休息10分钟左右，再次进行调查。”休息10分钟后（15:05），被告的律师再次坐在嫌犯旁边：17）。（Cheoh-hyeon律师问检察官“让我们休息一下，因为我必须把这些文件交给另一个客户。”）

月球：嫌疑人已于2015年6月7日在白宫网站上发布。对开膛手大使的威胁张贴在白宫主页上，一分钟后在下午02:27发布）怀疑电脑。现在是通过互联网搜索将犯罪嫌疑人从犯罪嫌疑人的计算机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的时候了吗？
答：确切时区是...（此时嫌疑人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有点难记。我从互联网搜索复制粘贴结果是正确的。（检察官夸大了嫌疑人想了一会儿，通过描绘侵略者的行为。
问：如何详细说明嫌疑人如何复制和粘贴互联网搜索的结果？
答：我进入互联网搜索，但搜索条件很难记住，我复制搜索结果并将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

问：我怎样才能得到搜索结果，因为我不记得搜索词？
答案：...确定确切的查询有点困难。（嫌疑人搜索大量的搜索词，像普通人一样查找搜索结果，只记住搜索结果，而不记得搜索到的搜索词。）

问：嫌犯是www.blogger.com，jeolladian.blogspot.com，jeolladian.blogspot.com，helkorea.blogspot.com，helpkorea.blogspot.com，bosulachi.blogspot.com，antihufs.blogspot.com，antihufs.blogspot 。 kr，avstats.avira.com你知道这些网站吗？

- 答：上述网站www.blogger.com，avstats.avira.co是一个未知的网站，jeolladian.blogspot.com，jeolladian.blogspot.com，helkorea.blogspot.com，helpkorea.blogspot.com，bosulachi。 blogspot.com，antihufs.blogspot.com，antihufs.blogspot.com是我的博客。 Bosulachi是一种互联网语言，是指一个行为是社会批评目标的女性。

问：我可以在2015年7月7日和8日访问上述网站，我相信黑客可以访问这些网站，比如jeolladian.blogspot.com，jeolladian.blogspot.kr，helkorea.blogspot。 com，helpkorea.blogspot.kr，你知道有多少网址，如bosulachi.blogspot.com，antihufs.blogspot.com，antihufs.blogspot.kr知道如何？
答：我不确定，但是我没有访问上述所有内容。 （嫌疑人用一个Google邮件帐户开了多个博客。）我坚持使用“Google Cache”，而且我的父母和律师声称我的笔记本电脑此时可能已被黑客入侵。 （听到这个声明的朴哲At律师愣了一下，没有说话，盯着嫌疑人一会儿。）

问题：为什么您在日志记录中说明您可以在2015年7月7日和8日访问上述网站，并且您还没有访问过上述所有网站？
答：我不记得当时我做了什么。 （嫌疑人不能访问所有的博客，因为他没有创建多个博客管理他们。

问：当检方对嫌疑人的笔记本电脑进行重新映像时，他说：“我在怀疑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上没有韩文输入功能，但是我使用互联网输入设备输入了韩文。但是，你怎么做呢？ （在检察官办公室的网络办公室进行成像时，检察官办公室的网络调查员向嫌疑人显示了笔记本电脑的分析过程。
答：在Google上找到“韩文输入设备”的网站，然后点击搜索结果使用键盘输入韩文。我买的笔记本上没有韩文键盘，没收。键盘上显示字母和韩语。笔记本电脑上使用了法语版本的Windows XP。我已经安装了一个法文版的Windows来输入法文特殊字符。 （这位官员作证说：“你为什么写这个？”）嫌疑人说：“我买了一台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我失业了，我写的不方便。但是，我没有记录在记录中。不过，起诉网络调查人员估计这个数字在两三百万韩元之间，“从一开始”，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容量就相当大。 “

问：您如何详细描述在Google上输入韩文的过程？
答：首先在Google地址栏中输入Google（www.google.com），当Google窗口出现时，在搜索框中输入英文输入设备（gksrmfdlqfurrl）。然后，按顺序显示朝鲜语输入法网站，然后从朝鲜语输入法网站的顶部向下单击，找到可以输入朝鲜语的网站。如果您找到韩文输入网站，则可以使用电脑键盘输入韩文，然后复制韩文输入并将其粘贴到需要韩文输入的地方。 （犯罪嫌疑人的笔记本电脑是法文的，所以输入www.google.com即可导致www.google.fr。）即使您使用相同的搜索条件搜索这两个网站，显示的搜索结果的顺序也是不同的。）

问：由于对嫌疑人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了起诉，结果没有遥控的迹象，尤其是2015年7月7日和2015年7月8日。这个怎么样？嫌疑人没有删除笔记本电脑路由器的访问日志？
答：（嫌疑人没有回答黑客测试结果。）我刚刚在路由器上输入了ID和密码，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输入了。我没有在2015年6月25日，2015年6月7日和2015年7月8日删除路由器访问日志。

\-
\-

3.第一次监狱记录

2015年8月17日，星期一犯人的信。
首尔看守所16楼6楼
下午二时四十分
妈妈。
如果可能，请复制我的信。
另外，因为用笔在水中很弱。
给我一封信。
请在“普通信封”中附上300韩元的邮票（看守所不能有太多的邮票）和一张文具（不是A4尺寸的纸质文具）的邮票。
有很多信封，所以不要发送。
这是因为很难得到邮票。

如果你找不到像笔那样的休息，那么我会告诉你被迷惑，那么你只需要这样做。
8月17日下午3点30分，她去了安阳山姆医院。
4点钟到，护送人员问我他想做什么，告诉我他想要内窥镜和寄生虫。
然而，在最后一次内窥镜检查中，我大约下午4:15到达，立即在接待处收到我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作为内科的优先事项。这一次没有这样的程序。
医务部门有很多人在等待监狱看守人员不顾我的意愿去急诊室。
体温，血糖，急诊室血压。
我得到了急诊室的医生。我看不到她一个多月。她进行了肠内窥镜检查，并于8月6日饮用了污水，她正在这里进行寄生测试，如Afsgagunum测试和Dysytoma测试。 。
我会去监狱或者拿到药水，或者问我是否能够在这里得到药液。
据了解，我的体温，血糖，血压，血液检查结果是正常的，我拒绝液体，而且因为我的访问目的是肠镜检查和寄生虫测试，所以我不能接受门诊预约4:15。
提交截止时间是下午5点。
我必须等医生接受。
然后这个官员在A4纸上写了拒绝服务的信，这个官员写下来，好像内容拒绝了我的处理。
我抱怨说，解决办法是一个选择，并呼吁医生确认。
但我从来没有要求医生选择果汁或果汁。我自己不了解法律事务。
所以我问是否是葡萄糖溶液，生理盐水，就是水。
我问这是否与生活直接相关，医生可以借口说我可以放入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问他想要投入什么。
我没有，因为我想切断我的医疗证明。
然后在医院走廊等候30-40分钟，直到自动售货车十分钟到达急诊室并押送到看守所。
正如我在等待期间对军官说的，急诊室的医生告诉我，我必须预约门诊治疗。
他说他应该得到医疗部门的许可，因为他问了5～6次左右。所以请现在给他打电话，请他与下一次预约的部门负责人见面。
所以我要求其他警卫提前预约，他们说会照顾的。
直到下午5点到达，警方忽视了我所有的其他问题，不看我的脸。
最后，他们的目的是用一个或两个小时的时间取代肠内镜检查，以完成门诊治疗。
最后，我下次不能预约门诊。
奇怪的是，最近一次到内镜门诊就诊时间比较晚，但是由于囚犯监视的特殊情况，当天就得到了优先处理，接受了医疗救治。

因为我是首尔看守所的安养山姆医院，所以很怀疑。
所以希望妈妈能够像上次一样填写申诉信，不要写妈妈要去医院支付费用。
像上次一样，我支付了医疗费用。
18日上午3点40分左右，我心情不好，以为我就要死了。我去了一家诊所，去了一家诊所。我的体温，血氧饱和度，脉搏，血压和血糖都出来了。
我没有处方，医务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是正确的。
另外，我认为是因为监狱警卫错误地向医疗部门报告。我没有要求，但办公室的主管要求头痛药和止痛药。
这意味着看守所也正在判断我不应该服药。
我还指责我17日出院，否认就医。

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犯人的信。
18日上午6点30分我接受了治疗。
体温，血压，正常血糖。
我要了一个处方，但是我拒绝了医生的处方。
奇怪的是，我感到恶心，现在我不能再喝了，但是每次看到我吃东西的时候，守卫都会这么说。
2015年8月18日产妇精神病院情况。
18日下午5点左右，他被告知应该在看到朴春铉律师后不久来到医疗部门。
曹秀贤的医务主任拿起我的手腕，叫我出去。
当我到司法部时，我问他在看守所的走廊里去了哪里，医务总监曹秀铉说：
我一直在说“我继续走下去”。3～4次。
没有告诉他要去的目的地，赵正和我坐在同一辆车上，坐在我身后，盯着我。
车逐渐进入山区，进入护理医院招牌（“我是一家私人医院的精神病医院”），要求女护士签字。
我在医院门口的玻璃门前等着，他看着我问道：“你还记得我的脸吗？”
一名男护士和一名女护士绑住我的四肢，将胸部捆绑起来。
当然，左脚踝和一个手腕也被铐在床上。
他把胳膊放在他的手臂上，问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维生素B和钾的混合物。
护士绝望地拒绝插入尿液。
护士脱下裤子，用大便填满了她的阴部。
我可以撒尿，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被捆绑后，我还在那里。
这是因为它驱使一个精神病患者发出嘲笑或抗议。
晚上，两名男护士和两名女护士进来告诉我，他们已经开了精神科药物（他们说神经稳定剂和安眠药）注射。
我说：“我现在不稳定吗？我不需要一个神经系统或催眠药。”他说，“请问你的医生。”
我到医院的时候，没有得到医生的治疗，但是我有一个医生的处方。
当护士进来一会儿，他回来说：“我看不出有什么效果，所以我再放一个。”
那天晚上，连续两次精神科注射。
他下次第二次来的时候说：“我的医生（韩雄）早上和晚上都开了精神病药。”
住院期间，共有四次肌肉注射，护士不得不同意拒绝。
我每天早上都会和我的医生会面，并告诉她：“女孩组，艺人来到医院，看到站在床前的幻觉。然后，汉姆和她胖胖的护士咯咯地笑着说：“好。
访问被允许后，我告诉了我的母亲，在我父母强烈抗议我的发音听起来纠结之后，处方就停止了。

医院于2015年8月21日关闭，这是医院被释放到首尔看守所的当天。医院的一天，除了2015年8月21日。在房间里只有一张床的小单间，没有外面的窗户在所有的日子里在隔壁房间，我没有时间的概念，当大便，尿的毒素臭味在房间里发出第二个臭味。护士们把他们的袖口，脚踝和躯干都绑在床上，把他们塞在床上，在整个住院期间无法移动一厘米，准备处理流体抽取或操作事故。
房间里的火一直开着，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掩盖我的眼睛，像枕头，纸巾和眼睛睡觉。
铁门上有一个守卫窗。被派往医院逃生的警卫一开始是开放的，但是后来我很恼火，为了管理而没有见到我就一个人待着。

21日凌晨2点，所有的血管爆裂，最后流体倒在右脚上。
我正在吃130毫升血糖的时候，护士很吃惊。
在出院的第二十一天，早餐前一天早上，我从元成根接受了五六次精神病检查，
绘画，解释decalcoleman，完成句子，心理测试600我试图同时解决几个问题，但我没有午餐，但在下午4:30结束。
如果你拒绝测试精神疾病，或者如果你一直在努力完成，你可能会在精神病院被拘留得更久。
原则上是8到10个小时，所以即使不出声，母亲和医务人员先打电话给医疗部门并提前辞退，实际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我从神社被释放，下午5点到达首尔拘留所。
晚上十点半，血糖是107。
当时正在测量血压的军官告诉我他的母亲，他很恼火。

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来自狱警的信。
对我亲爱的母亲和父亲。
自从我被监禁以来，季节发生了变化。
我的第一行似乎现在在这里。
如果我现在出去，我的生活不会改变。
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对我的人生做出现实判断的机会。
英语也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成就，而我太大了，我不能吞下法语。
我似乎过着虚幻的希望和梦想。
我也有一个警察，所以我想让你把它保留下来，正如我前几天在房间里提到的那样，我补充说你将会被送到江陵市中心市场的江陵，你可以吃它。
最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对父亲说这个长子的耻辱。
而且我担心我的兄弟的前线是否被封锁。
假设信件的内容将被审查。
我希望你们能忘记只有你们父母的妖精一辈子过的不便。
我不只是给这种结局。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忍受不了冬天。
（但是我在2016年11月被捕了，到2017年夏天我在拘留中心过冬的原因，是因为审查这封信的警卫向钟俊reported报了，而且我希望我死在拘留所里冬天，我怀疑他们的求取取消的错误想法。）8月24日，
（八月二十五日）如果你到安养山医院去医院没有足够的钱，你有一个黄仁和首尔看守所医务部的工作人员，他告诉你用A4纸写。
这个人在二十四号晚上会打电话给我的母亲。
我拒绝的原因是因为山姆医院急诊室的医生拒绝了我，因为流体可能在看守所。
24日，崔孝贤医生（原医生）在安阳三九医院下午四时三十分接诊。

（此后，崔孝贤成为一名拒绝接受治疗的奇怪医生）。在本周四不要使用镇静剂，注射镇痛肌肉屁股，找到结肠息肉时将其取出，保留胃镜在写合同之后。
我拒绝镇静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内窥镜检查时试图使用内窥镜，
然后我告诉医生："这次我要去医院吃维他命C饮料。"
然后旁边的黄仁和拒绝了在山姆医院吃药的请求，因为他在看守所里吃了维生素C。
最后一次，写了拒绝医疗的人告诉我，这个流体对我来说是不正确的。

我说："我知道监狱里没有维生素，只有葡萄糖。"医生崔孝荪说："维生素C只是液体的混合物，所以按照监狱的规定进监狱吧。
只需不到20分钟就可以回到医院。
我问黄仁浩，"你觉得维生素C缺乏吗？"我回答说："我只在医院服用维生素B三天四夜，这次我要维生素C.
但是当我到看守所的时候，医生说："维生素C不在看守所里。"
我告诉黄仁和，维生素C汁液在监狱里，汁液甚至在山姆医院也没有。
我不喜欢葡萄糖，因为葡萄糖被击中后葡萄糖超过130。
然后，医生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维生素C？" "因为我的牙龈软弱，缺乏血液，维生素C缺乏，"他对我说，"你知道什么？ " 我死。 "
如果我死于维生素C的缺口，为什么安养堂医院的崔亨荪要我去看护中心得到维生素C溶液，如果被我打了就会死的。如今，在大学医院中，维生素C溶液被用来代替普通的癌症治疗液。当光线进入时，维生素C汁液被分解，所以它被分布在轻质密封的铝袋中。
我在电视上亲眼目睹
我跑到走廊里的黄仁和医务部门去了。我说："维生素C汁不在看守所里。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骗我？"黄仁和说："为什么不呢？"
所以我说：明天（25日）明天会好起来的，请在医院准备维生素C液。
我将等待。 "
黄仁和说："明白了。"
2015年8月25日首尔看守所
25日上午，她告诉医务人员，她的血液采样过程中，她的维生素C溶液已经准备好了。
昨天（24日）下午5点左右，看守所的一名医生（我说的就像一个寄生虫）告诉我，如果我有维生素C的液体，我会死的。
下午5:50到达山姆医院急诊室（山姆医院急诊中心电话：467-9119）
从看守所到医院通常需要30分钟，但是因为八哥汽车出了问题而被延迟到了哈林大学附属医院。
然而，自从我去了哈立姆大学附属医院，哈立姆大学医院离看守所更近了。
获得维生素C的解决方案。
为了得到液体，我注射了四根针头，包括我的脚，我的血管被耗尽了。
25日上午9点左右，我在首尔看守所的山姆医院接受了血液检查。
护士不打算测试血液。她说奇怪的说事先抽血。
然而，陪同他的军官开始去医院。
这不是我在看护中心医疗部门所承诺的。
我记得上次我有一个精神病院，我是山姆医院急诊室的一名医生。
我前几天在医院时，我开了钾补充剂进行口服给药，所以我要求吃药。
医生过来告诉我抽了多少血，并提交了血液检查结果。
8月初他到安养山医院就诊时，医生给他服了一种钾（钾）药丸，他说这是被医生或危重病人吃掉的。
然后他说他是急诊室医生。

所以上次我住院的时候，我的空腹也不得不吃钾片。尹相铉（名字不正确，宋是尹。在医生的长袍的铭牌上，是春天。）（我后来证实了，云桑玉）。
之后，桂先生在星期四进行肠内镜检查时，首先要求崔彩孝给她一个钾药的处方，当她喝了一口之后，她回来告诉我去看守所吃钾药。
与此同时，这名军官强迫医院让他去医院，他继续拒绝入院到急诊室。

辜先生说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住院”的，因为他本来决定尊重自己的意见。
可是，那个不知名的老人（大概是定罪监狱的警卫敬礼和报道）在晚上8点才想到，急诊科主任的话来到我这里说他只尊重你的医生。你必须住院。这是因为数值。 “用错误的表达逻辑，迫使我强迫住院。
我被威胁说不要因为说“我因病躺在病床上”而造成一种可怕的气氛来吓倒我。我立即在床上站了起来，助理打电话给急诊室经理求救，我不回答那个身份不明的老人的问题。 “
这是一个有着调查人员气氛的坏老头。
我将再次回来，我将重申我拒绝当场入院，这名老人与急诊室角落的监狱看守接触。
在一天结束时，所有在维生素C液体中的人都被排出。
顺便提一下，晚上9点10分，一个被推定为朝鲜医官的人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再来一次检查。
与此同时，吴在恩拒绝了急诊室的电话，只是说打电话的人没有做他正在做的事。
液体充满后，在9:35拉针。
古先生拿了一份拒绝录取的文件，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说他有低钾血症和饮食症状，但拒绝入院。
当拘留人员拍下拒绝文件的照片时，他问他是否需要这样做。
他在急诊室等待了40分钟的手铐，直到他到达拘留中心，并于10时40分抵达看守所。
警察来不及了，不敢出门，而且很生气。他说他会在鸡上喝啤酒。
作为参考，在首尔看守所的看守的态度真的很神秘，但如果要求在骊州看守所（在同一屋子里的囚犯被认为是好的设施）等其他看守所，的事情连续发生一两天。
汉城看守所真的很奇怪。

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请注意。
昨天上午，看守所的官员要求我服用安养山医院医生开的钾药和十二指肠溃疡药。
所以我星期四讲了这个故事是因为肠道内窥镜检查，告诉我不要在二十六号午餐吃药，我打电话给467-9119去请医生看病。
这是因为辜先生昨天表示应该服用钾剂，因为验血后急诊室的钾水平很低。
没有沟通，直到26日下午4时，没有肠道内窥镜。
26日下午6点，我从首尔看守所医疗部门获得了内镜检查用腹泻药物。
晚上七点半，突然的腹泻消除了我裤子上的很多污垢。
自从7月15日以来，我一直没有看到我的胃，自从进入这个房间后，我第一次使用厕所。
当时，我被关进了首尔看守所金泰勋和金东秀的十六楼。
房间里的人说他们抓到了他们，开始骚扰他们。
金东秀腹泻后，看着厕所，并指示清理污垢。
当我出来的时候，金泰勋看了看厕所，说：“我得用牙膏刷牙。
我用擦洗器擦厕所。 “
裤子和内衣被改变，臀部被清洗。
之后，我在晚上10点腹泻，但液体污垢流到我的腿上，我不得不清洗它。

作为参考，看守所的睡觉时间是晚上九点。
我没有因腹泻而睡觉，金太勋（56岁）4172间16间房间和6间房间的次数告诉我，因为我很吵，我无法入睡。
我服了止泻药，解释了情况，却不理睬我，继续抱怨：“你总是这样做。”

当时晚上十一点半，金大and和金东秀谈到了审判。
金有一个打鼾，但他半夜醒来，但我从来没有向他抱怨过。

金东秀看了文化日报，把文章发表给了我。
我没有教导人们问，但是警卫们知道我的罪行和事件的细节。
特别是当监狱警卫经过的时候，似乎是讽刺的话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
文化日报第6928号2015年8月12日星期三经济的社会经济方面
奥巴马对白宫的威胁
“Ripert攻击”剑，紧急逮捕，拘留起诉
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白宫主页“民众起诉”上张贴，并威胁说，奥巴马总统被移交给审判。
首尔中区检察官办公室（李正洙一区）7月份指控她的阿姨（32岁）涉嫌用英语攻击奥巴马的家人。
据检察机关介绍，李先生说：“7月7日我不想死在这里，当时我在汉城东大门区的笔记本电脑上访问白宫主页。
我决定留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着名的韩国男子，“他写道，威胁奥巴马总统的二女儿娜塔莎。
次日，第八天，李访问白宫主页，并说：“在韩国，我们将再次袭击美国驻里尔大使马克里佩尔。
用核毒杀死新陈代谢“。
李先生说：“上一次，我送给他的刺客的心如此虚弱，以至于他无法打断开膛手的动脉。”李肇星补充说，金基宗（55）的恐怖行为是他的指示。
检察机关十四号被美国当局紧急逮捕。
在一次起诉调查中，Lee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这不是我的写作，有人砸了我的电脑，然后贴出来。”
然而，

2015年8月27日，星期四查询函。
首尔看守所
27日凌晨2点腹泻，液体污物流到桥上，洗净。
我没有使用肥皂，所以当我洗时，人们不会弄坏它。
上午5:30再次腹泻。
当时我用了16楼的同一间房间，6时4154金东秀早上5:45醒来告诉我，浴室里有一点水。
当我腹泻的时候，我不得不把它洗掉，所以我在浴室脱掉了内裤，赤身裸体地拉肚子。
看到球以后我得穿内裤，所以如果我的拖鞋弄湿了，我的内裤也是湿的，所以我穿着拖鞋穿短裤。
然后，当我出来的时候，我把拖鞋贴在墙上，就像人们放的房间一样，让我咬得很好，总是出来。
我没有咬，但我不想上班。我起床拿起拖鞋，用手抖掉水。
但是，金东秀说：“不要回答？

拘留时间是6点15分，其他人正在睡觉。
我不反对发誓，而是叫警卫（卫兵）直接看金东旭的行动。
狱卒来了，金东秀兴奋地说“小子”。
我告诉狱卒把拖鞋从排水沟里拿出来。

我告诉狱卒金东秀一直在骚扰他。 （紧接着早上的天气，金东素香把我杀死了。
金东秀长期被禁闭，我以为他是蟑螂。）
狱卒说，稍后采访。
那一天，金东秀去了一个认识我的人，说我没有回答，因为他指责我是个白痴，把他侮辱我的事实拿走了。
当然，金东淑在其他监狱看守和采访中并没有这样说。
李恩培是第十六任董海东的官员。
我曾经和金东秀曾经交谈过，但是我不能特别和监狱长谈谈。我不想和审判员谈这个案子。
1～2天后，李英培让我搬到16号房间，这是一间单人房（独居室）。
昨天（26日）是金泰勋，我有信封这是腹泻药，金东秀昨天（26日）看到了腹泻药。
不过，金泰勋后来声称，他误认为是止泻药，并没有告诉我吃止泻药。
有一次，我去看望不知道的犯人（我在逮捕后再次见到这个囚犯。
朴真植记得我，又让我又回到单独监禁的地方。）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问道：“今天早上怎么样了？我说：“这不是要说的。”
我认为我比金东秀口口说得好。
我决定写这封信，这次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这是告诉我的母亲，这对我看守所是不利的。
你的母亲不应该向看守所的金大勋和金东秀提出申诉。
因为它在同一个东方有损害的风险。

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犯人的信。
搬到孤独。
去了单间后，李先生对我说：“看守所会写很多关注的。”
在1号房间里有一个独立的房间，24小时的守卫监视着我。
不像其他的警卫，恩宝把我送到医院没有直接服药，所以我检查了我的耳朵，吃了药。
每次我去拜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走进了房间，检查了我的财物。
例如，二十六号，他给我在安阳医院做了一个拉肚子的药，用一个A4纸大约一半的小纸袋。
医疗和惩教人员给我，药品在购物袋里。
有一天，我回来探望，这是船“OO”。
我扔掉了购物袋。“
然后他说：“你不能有购物袋。”他问道：“你从哪儿拿到购物袋？
当我和医疗部门谈过腹泻药时，我说：“医疗部门是错的。”
我想写“与律师进行文件。
另一个人在采访律师时拿着一个袋子。“李说：”那我给你拿个A4信封。“他给了我一个其他的囚犯。
我说：“我的听写只是一个厚度。
“当我把它放在信封里时，它会流泪。”所以，李先生说：“你怎么知道现在没有纸张的厚度？”

我说："当我父母来看我的时候，"李说，"那就把衣服给我。"

我可以下个星期一（8月31日）或（监狱有一天订货）的衣服，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我的审判日期是9月4日。
"如果你没有，你将无法阅读。"所以你说，你没有报纸。
没有报纸。 "
所以我就放弃了，关上了铁门。
被拘留所杂工从看守所上下班的看守所的被拘留者被取消并带来了报纸。
过了一会儿，我收到了一个服装包（比一个小购物袋还大的尼龙购物袋），这对于听到我的故事的其他房间囚犯来说是不好的。
正如我在信中所写的那样，首席卫兵李恩恩比日本皇室监狱的日本毒蛇更糟糕。
当我打开我的牙齿，露出我的牙齿时，我微笑着微笑。
特别是当你看着我时，"00先生。
你想念我吗？我想见00先生"
我一天几十次都不能舒舒服服地坐在"00先生"的酒吧里，总是不得不等待而不用洗涤。
当然，由于所有16个人，都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八月中旬，每月有一次理发。
巧合的是，早上是剪头发，和我父母的来访重叠。
我的头脑不整洁，我担心推迟访问和放弃它。
然后胃"00先生..
参观。
下一次我去另一个人（也许当我有一个紧急的人），我会让他理发，"他口头承诺。
而9月4日审判前还没有任何信息，所以我不得不两次提到这个承诺，说："四天是审判，我想我应该在这之前削减。李说："好的。
我会明白的。 "如果下次我不说话，似乎又会忘记。
然后，一旦船是"00。
我觉得它更准确，因为它是头发。 "
在守卫的眼中，像我这样的囚犯被看作是一个被困在谷仓房屋里的孩子。
如果你不把它当作孩子一样给我，我会说点什么。
8月28日，他会见了看守所副所长，8月30日，他会见了看守所的负责人。
内容全是"你为什么不吃米饭？你的健康不好"，每一次都是一样的。
而不倒的东西是"我的父母很担心。
吃你的父母。
我必须坚强来判断。 "
真正的副所长叫妈妈吗？我总是阅读相同的脚本。
9月份，我35岁。
卖父母给买了一生半生的成年人是什么？我问的问题是："你在外面做了很多禁食吗？"而"你没有做学生练习吗？"在某些时候，我重复这个问题两三次。
这些人有痴呆吗？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
在我写完信之前，我会把金东秀写成一个坏人。

当我第一次去16号和6号房间时，我给了佳得乐，并给我袜子照顾。
特别是当狱卒来到时，他说："仔细一看，别担心。
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

不过，两三天前我被迫离开我的金东秀，告诉我不要跟其他人或警卫说话，而是让我把我搬到另一个房间，我会尽我所能“和“我会抚养你”。
但是当我不吃饭，只喝水的时候，我坐在饭桌旁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不觉得门卫只能看我们的房间吗？因为你，被带到我身边
请申请面试，说你会去孤单。
不要让其他人离开这里。 “
它不好看，因为你不吃米饭。
我说：“我也不想伤害你。
我会要求采访，我会寄给你一个私人房间。 “我打电话给警卫说：”我想要独处。
我不希望别人受到伤害。 “狱卒说：”你不吃米饭，所以你不知道如果你一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能一个人住“
金东秀说：“你为什么要吃水？你要我告诉你我要走了吗？如果你不喝水，它会被释放3天。 ”
金东秀以为自己不吃米饭就会被释放，就好像别人会正常听的一样，他说：“如果00出去，我就不会孤身一人。”
另外，据说金东洙是一个长期的仆人11至12年。
根据金大and和金东秀经常谈到的谈话，金东秀以潜水员等特殊潜水员的身份出现，从延世大学毕业并进行学生运动。
作为一个有军事上的儿子和大学之子的经济学家，以前在海洋的故事里有一个犯罪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他正在龙山区的南韩联合国村的投资者被诈骗15亿韩元。
金泰勋退休后两个月在监狱里被关押，并被免于起诉调查后再次被拘留中心拘留。
有一次，我到安养山医院去医院住了4晚5天，但没有金东苏，金泰勋给我赠送的佳得乐，塑料水杯等东西。

塑料水杯在厕所里，在那之前用来清洗厕所的塑料水杯是送给顾客的礼物，这似乎是引起腹痛的原因。
（在合法救赎之后，我接种了甲型肝炎疫苗）。特别是卫兵太热了，我喝了3～4瓶水给我喝了很多水。
金泰勋要求我自费归还两枚Monami圆珠笔，但是金泰勋只给了我一枚。
金泰勋2013年从印度尼西亚总经理的职位退休，获得1～2亿韩元的薪水。他的妻子是一个将高尔夫球杆处理给认识和打高尔夫球的人。
不过，他说他只收到160万韩元的国家养老金。“你是一个集团。
老师收到300多万韩元的国民年金？ （因为我父亲是老师）以后我会用这个钱骑帆船。“
Kim Tae-hoon和Dachumbari一起吃早餐，然后在一个煎鸡蛋上吃酱油去学校工作，这听起来不错吗？我回到了水里，喝了所有的水，于是借了他们堆放的果汁或者瓶装水（金东秀用一个举重练习包了6瓶水，称重），我求我买了把我还给我，但他们根本不喜欢，也不给我一杯。
当我第一次见面时，善良表现出100％不同的原始性格。
出院后我口渴了很多。我有4～6杯的水，尝过坩埚水族箱的鱼缸，最后肚子饿了，我吃不下去了。
在这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我的腿下，这样别人就不能喝水了。
当我去检察官办公室的那天，金东秀亲口告诉我：“你不想见检察官吗？你想让我教你怎么看不到考试吗？”
我坚决拒绝了他的奇怪的杰作“我必须见见检察官”。
金东秀认为我是一个判断力弱的人，或者是一个被检察官要求让我这样的狱卒处于不

利的地位。
否则金东秀会这样做的。
另外，囚犯还有很多可疑的行为（比如囚犯对其他囚犯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监狱里吃过好几次）。
金泰勋和金东秀因心脏手术而住在病房里，像病人一样，自我保健过度拥挤，充分锻炼和营养。

不像金泰勋吃的东西很多，金东秀肌肉发达，不能被视为病人。
为了让我不舒服地躺下来，“什么样的棉花在监禁呢？我是一个病人，所以我给了他一个化妆棉。”他说：“我是一个病人，我拿我的化妆棉，而我在床上，我看着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另外，我决定把我的头放在电视机下面，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50以上。
所以，当我在床上十六六岁的时候，除了睡觉之外，我在医疗部门测试了血糖之后，用我的酒精棉签离开了我的床16个小时以上。
我很耐心，后来告诉律师李恩培关于电视声音和座位问题，但是我只收到了“我和房间里的人解决”的答案。
李是双人，金东索真是个双重人格。
正如金东索向我介绍的那样，我所拥有的14间房屋中有7间是暴力和强奸的（这是我被监禁的房间），“我不能吃米饭，很难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会告诉你如何去宿舍，所以我们会告诉你去宿舍。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支持，金东秀本来可以轻易把我赶走。
但是金东秀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打算给警卫留下好印象。
我没有花时间和我一起奋斗，这个年轻人刺激我让金大东在五十多岁时扮演一个男人。

2015年8月30日星期日致函
这是我现在孤独的第三天晚上。
这是相当安静的，我正在看我妈妈的食谱。
李恩培先生说：“如果你去一个孤独的地方，
“我说，”我们回到悬停的房间。 “但是当我相处得很好的时候，其他卫兵惊讶地说，”我昨晚睡得很好。 “
我的母亲情绪很好，所以要健康。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请注意。
8月28日，我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作为隔夜快车。
然而，由于邮票和文具，9月1日发回了一封信。
警卫给了我以下的纸质笔记。

从外部邮寄的信件和信件对应的是非信件而不是许可信件，所以我们将按照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寄回，

[邮票]
2014年
04。
在3月24日修订的囚犯教育熏陶修改方针第17条中，对违禁物品加盖了印章，并改为由申请人使用。
00很难，不是吗？来一点点

爸爸妈妈正在尽全力
不要担心太多，因为你认为你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一切都需要时间。
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我有信心看到这些报纸。
明天是你的生日，但是我不能为你的困难设定一个生日，但是明年我们会更乐意笑的。

如果你可以吃东西，吃，保持健康。
妈妈。
生日快乐。

2015年9月2日（星期三）请注意。
首尔看守所
八月二十八日，母亲的信件是写在信封“邮票，文具”的正面和背面，而不是母亲的信。
9月1日，母亲发给她的一封信中怀疑有审查的机会。
信封这里有一个订书机（箭头）。
“你这样做了吗？还是你把我扯到这里？”我要求他提交一份报告（也称为报告），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就想知道。
请检查您寄给我的信件是否被这种方式审查。
（信封与我收到的信封一样，只有一个订书机被移除。）这是用玻璃纸胶带卡住的。
妈妈，我收到了一封信。
在信的最后，有一个草签（箭头），似乎是我的母亲给的信封和信件。
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那是（现在），什么也没有附上。
也许可以推定看守所已经确认这是附在检查员身上，只给了一封信。
请阅读我的信，所以我不能在这里说很长的一句话。
我在8月31日下午3点打电话给医疗部门，但是我问医生是否能得到葡萄糖溶液。
（不要问别的。）所以我告诉他立刻回去，因为他说他不想喝葡萄糖溶液。
8月31日重达57公斤。
9月2日上午，体重55公斤。
他在两天内减了2公斤，在进入锁定之前他体重达85公斤。
目前，人体内缺乏蛋白质。每当树汁充气时，血管破裂，主要用于膝盖和脚部。
因为身体的全部血管都处于虚弱状态，因此判定氨基酸溶液（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成分）应该适合。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发生中风（中风）的那天，脑血管可能处于需要长期治疗的状态，例如偏瘫或截瘫。
我昨天头痛了（我不知道确切的日期），所以我担心中风会发生什么。
因此，我在9月1日和2日（医疗部门没有氨基酸溶液，只有葡萄糖溶液）拜访了我的父母，并要求我像上次一样去安养堂医院（距离看守所30分钟），但是我被拒绝了。
现在我有一个我父母放入的葡萄糖糖，血糖水平在90到120之间，所以葡萄糖溶液是不必要的。
不过，由于9月4日的审判，医护人员正在二，三日要求血糖上升。
发出这样的邀请的医务人员是警卫问我是否继续知道我有葡萄糖。
不过，通过采访，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看守所很难向安阳市医院发送报告。
不过，我最后一次被送到看守所，不管我的医生，我都被送到了Anyangseams医院和宪法医院。当我拒绝入场的时候，被迫在A4纸上写下拒绝信的警卫现在明白拒绝发送的态度是困难的。

特别是每当我在看守所说“走出去”的时候，我都说：“目前没有异常。
当我想出去的时候，请让我走吧。 “
告诉我，如果你需要它。 “

这次对话不止一次，而是五六次，每次医务人员问，他们互相交谈。
但是，现在我需要发出需要走出监狱的承诺。
（医疗主任曹秀铉博士告诉我，“当你想去的时候告诉我”）我在安阳山医院吃了补充钾，直到9月1日午饭。
钾（K）是一种矿物质，是一种由于缺钾而吃的药物，它是一种钾（矿物质）营养素，如果缺乏维生素，就好像是一种营养补充剂。
上次八月二十五号我去急诊室时，医生告诉我，如果不服钾补剂，可能会因为缺钾而心脏病发作。
然而，看守所认为这种药物是毒药，这个内容将在后面描述。
当我在拘留中心的一个三人间里时，我可以立刻得到三袋早餐，午餐和晚餐，而且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当我搬到一个单独的私人房间后，每次我都需要通过对讲机给警卫打个电话。
特别是，我晚上生病，白天不累。急诊室的医生只是在早上服用十二指肠溃疡药（山梨糖醇）。
因此，我必须说服每一个守卫每天换工作，为什么我晚上应该吃早饭。
我每天服用四片，三种钾补充剂和一种叫做lancastone（不准确）的十二指肠溃疡（一种胃灼热药丸）。
然而，即使监狱长拿走药品，监狱看守也会把药撕裂。
药物应尽可能多地食用，无需外部接触或滋润，但由于它给我的卫生，所以当我怀疑和看着我的时候，我被强调和厌恶了。
如果我请求你不要这样做，我希望你自己撕毁我，我不会听你的。
看着这么长时间，直到你拿到了药，并告诉你，你在看守人面前喝药和喝水，并给你一个空药袋。
9月1日我睡着了，但到了下午12点，我不能告诉那个人吃药，所以我没有给他晚上的药。
我做了对讲机，所以我带了药。
如果警卫眨眼，药物每次都没有照顾，最好每天给药。
其他囚犯半夜醒来还有什么？因为知道因为醒来我没有吃药，所以接受了药之后，我说“我会吃一点”。我睡着了。

顺便说一下，9月2日凌晨1点（当我问到守卫的时候），守卫们互相问话，询问我是否吃过药。
这种药对那些享受酷刑而不是酷刑的卫兵感到愤怒，同时由于第二次服药而定期唤醒睡眠。
我回来了卫兵拿走的药，告诉我我不会吃。
由于药物的原因，我厌倦了白天和夜晚，每隔5-6小时干扰几天，或打开铁门检查房间。
我不认为将来吃钾补充剂和十二指肠溃疡药物会减轻压力，提高血压。
所以我在给钱的药物上买了一个中心（营养素）和含钾的烹饪片（硫酸钾）。
看守所侧的水银血压计，当血压由护士手动设定时，据说血压正常在130～80，脉率是90.但它是一种机械式血压计（在医院或者药房自动输出收据等的血压的机器）在150到110的脉率从110到90有多少次。

确切地说，我现在是“高血压前期”或“第一阶段高血压”，但在看守所是正常的，没有开降压药。
但是，第一次到看守所接受体检时，我送了他一个星期的血压药。
我会把关于钾补充剂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想法写在拘留中心的毒药上，我将在后面解释。
如上所述，钾补充剂就像健康补充剂，补充剂和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
事实上，药房销售的综合营养产品成分清单中含有钾（K）。
8月的第一个星期，当我在安养堂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时，我被要求一次服用两种钾补充剂，因为即使外科医生靠汁液吸钾，钾也不会升高。
在这个时候，我问医生他是不是不会放弃豆类中的钾补充剂，医生说：“可以空腹吃药的药物”。
一种称为“lanthone（不完全）”的十二指肠溃疡药物是一种与Gelfos相同概念的药物，可以在空腹食用。
不过，看守所的拘留人员认为，服用大量处方药后，我会自杀。

卫兵认为我要在豆子里吃钾补充剂，我一直在问：“我可以空腹吃东西吗？”
我曾经咨询过两个照顾者，名叫“00”，身高约165厘米，戴着金属眼镜，并说：“我很沮丧。
如果你走进社会，你会自杀。
所以我不能让你走，“他在谈话结束时说，”你并不是很郁闷。
我很担心。“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是因工作压力而没有常识的人。
我还看到一名监狱警察带着一个有问题的囚犯，在走廊角落里殴打他。
一天两三次，观众听到吵闹的声音。
这是因为我没能够努力地在看守所喂饭。
8月31日，她的回复被退回。
这封信的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这封信里面有邮票和文具的。
邮票和文具是禁止物品，所以我拒绝归还。
这是看守所正在审查我的信的证据。
不过，在递交申请表格或申请表格时，有很多地方需要附上回邮票和信封。
特别是，要求您将原件发送至您的简历附件中的申请或证书的地址应该以这种方式发送。
否则，如果您在寄回原件时不发送邮票和信封，他们将会处理。
盖上邮票回复是对方和礼仪的考虑因素。
自从我加入病人诊所以来，我已经四次申请邮票，看守所并没有给我两张价值一千九百三十元的邮票。
即使我在这里申请规定，也不允许300元的邮票，因为我必须申请10或20件。
律师李恩培用嘴巴说，因为我出去，他取消了我。
而在9月3日星期四（我有一个单独的申请邮票，每周一次，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后）。
8月31日星期一，我采访了金永民律师。
在首尔看守所，星期一是面试律师最频繁的一天。
候诊室里有很多人，看守所说有很多人在下午3点半等着，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4点半。
如果我有任何理由，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在下午四点半采访。
可以在下午六点之前采访律师。
当我看到律师今天晚些时候采访的态度，我不觉得我没有经验或专家。

法官的律师尹承熙第一次接受了律师金永民的采访，吸了一口烟，闻了一口香烟。
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他也正在和其他囚犯接触。
那时候，我知道Yoon被误认为是法官了。）在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我设定了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减少等待时间。”
尹承熙告诉我：“看英文的时候，你会写一个中学生的。”
幸运的是，我在下午4点40分开始采访，到下午5点40分，我必须在看守所讲话才能结束面试，而且我只匆匆一个小时。
我事先在纸上写下了水，珍惜时间。
在面试之前，我没有给律师答复，有人告诉我，我不能给母亲金永民发信。
金永民让我先把信拿出来。

我递了信，说："封了。
马的细微之处当然有一个强烈的气氛，看看这封信写下来。
金永民怀疑他是否想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于是我问那位想知道的律师："我把处方和拘留所里的东西写下来了。"
金永民说："我不是信使。
如果我拿这些东西，我会受到惩罚。"
如果你拒绝，你不应该要求我从一开始就交出这封信，但是尹金刚的律师在看到信中包含的内容后拒绝了。
我说："那就归还吧。
下次我得去买一张邮票。"金永民说，"当我去看守所的时候，我会问他一次。"
采访结束后，金永民出席了一个没有查看他的财物的拘留官员，并给我看了他的信，说这个官员是不对的。
律师转过身，不说再见，回到门口。
该官员说："去从其他囚犯的邮票。"
我不想借另一名囚犯的邮票。
听着囚犯的故事，正在写一个1亿美元的律师的前POSCO副总裁金泰勋似乎表现不错。
当我和金永民谈话时，金说："我很高兴我不承认。有两次，当我听说律师在想我是一个罪犯。
当我受到警方，检察机关的调查时，我得到了很多这样的豆荚，而且我通过对方的话不自觉地理解了心理状态。
我的体重现在是55公斤。
在168厘米高，58公斤是正常的，这个重量是低的。
最后一剂氨基酸溶液后，我们继续从60kg下降的重量保持在60kg两周。
我觉得如果我们减肥太多是危险的。这一次，我问医生两次氨基酸溶液（也称为"报告"）。
在其他时候，我被要求去医疗部门被拒绝。
医护人员最后一次没有说话，也没有告诉我我要去哪里。如果你不忘记你在精神病医院住了三天四天，你就不应该去听你在医疗部门所说的那些古怪的话。
敬请关注。
我用脚踝和两个袖口缠了三次，用跆拳道套装绳子戴上我的手铐和脚踝手铐三天四夜，和一个"大男孩"绑在一起。
胸部的上臂和上身的腋下无法抬起。
那时手脚不能动一厘米。
在最后一天，只有两个手腕带被释放进行心理测试。
妈妈给了我葡萄糖糖和维他命糖，这是她在医务部的许可下给了我的，起先是当一个

警卫（不是李永裴）要我给我一个一个的时候。
一个说他会给一个的卫兵是一个低级卫兵，没有权力作出这样的决定。
很明显，医疗部门已经指示我这样做了，而且从看起来，我希望饿死。
当我问到为什么不是毒药时，我说："问医生。"
第二天，我告诉医务人员，"这里有囚犯，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素，为什么我不能呢？葡萄糖，维生素糖果吃什么都是毒药，都是关于药物的。
如果你不说话，看守所就不会回答。
我累了，因为我必须一一解释。
我吃了我的妈妈给我的维生素康迪，但是我没有去食道，并且吃了30分钟，直到它融化。

我不能喝水。
现在食道已经变窄了，药丸变大了，我请医务部门再次服药。
让我们回到律师的故事。
这位律师表示，他将不会在8月31日星期一的会议之后出席9月4日的审判。
当我第一次见到律师时，我说："不要太频繁。金永民说："我会经常回来，然后每1-2周回来一次。"
但是，由于出差，直到审判。
8月31日，律师来得太晚了，我说："如果我来得早，我会说三四个小时。"律师说："你不是告诉我不要经常来吗？"
等待时间太长，律师面试。
即使我遇到一次，我也和他谈了很久，我不想让他经常来找我。
相反，朴哲铉和尹承熙在看守所看守拘留所时，相当困难。我经常来看你，所以你可以放松和呼唤。"
我想金永民律师的态度风格就是这样。
特别是尹承熙在下午2点参加了会议，但当时没有写信给尹先生，故事的开始是为了让Yoon相互面对4小时，直到6点。
我告诉我的律师金永民关于第十一期"文化日报"第11页的报道，我没有提出黑客攻击的要求，但我必须在9月10日前申请，因为我应该在一个月内申请请他要求改正。
金永敏说："我讨厌它，因为我不需要它。
我说："起诉书刚刚出现在"文化日报"上。
检方在法庭起诉后立即发布新闻材料，"律师说。
我通过检察官和熟人得到了记者的消息。"他指责记者。
为什么律师金永民说他不是检察官的发言人？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我怀疑律师是否也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刑事诉讼信息的流通很熟悉。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1300万美元的合适人选吗？面试之后，我觉得我的第一个想法比300万韩元的朴哲law律师还差。
这位律师是一个陌生人，他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这是一个合格的律师吗？我想相信金永民律师，但这是不祥的。
即使金永民说"以后再诽谤"也不会发生。
不祥的迹象成为现实。
审判时，郑和军告诉法庭，他想企图威吓他，而一名曾经一年多的律师金永民说，他不会接受这个证据。
8月27日，法官郎博士9月1日在首尔看守所被捕，取消了康延熙（女）的任命，我向监狱发了封印通知。
在监狱条例中，审判文件不能用普通邮件发送，只能在收到羁押中心的检查许可后才

能以指定的方式发送，所以文件不是寄回家的，而是父母认为的他们看到了他们。
但她说，她没有被送回家，在访问期间她的父母没有见过。
在强奸和恐吓的指控中，我看到一名女律师只是在一审时提出上诉，一名年轻人因为擅长电脑和互联网而想成为年轻的律师。
那时候，我推定一个名叫博士的法官
当我看这个名字时，估计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位年轻的女法官缺乏审判经验，缺乏情感和客观的判断。
从那时起，除了法官的年龄，估计是正确的。
张何俊博士在裁决之前阅读了他在审判中读到的文件，博士法官
在其他的审判中，我和李对情绪的判断进行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控方将案件分配给了朴的法官。
九月二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我收到母亲的回覆。

信封用顶部和底部的剪刀剪，用订书机一个订书机，另一个用玻璃纸胶带。
当被问到那些交付的警卫时，他告诉我要填写报告，如果你想知道，就提交报告，因为他只会提交报告。
撕毁我的信之前，请务必检查您的信封。
我只把信封作为“粘贴（固体粘贴）”，当我从信封中购买信封时，如果有一个微小的间隙，胶粘剂再次粘在胶水上，所以信封纸不会卡住。
当潮湿或含酒精的溶剂中时，贴纸很容易掉落。密封信封后，用水笔用中文字写“密封”字以符合口音。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拍下您的手机照片并取证。
我有一种感觉，我很抱歉在血液溅到医院的时候，我想用手机拍一张照片。
而当你拍照的时候，好像没有足够的分辨率来震动或关闭它，所以在正常的时间练习拍照。
上次我被戴上手铐，我不能在法庭上写信，因为画面太近了，解决方法太低。
我想我会打印出来给法官。
同时，我想请你检查我上次发的信是否被审查过，
在这封信中，母亲的回信和信封是从收看中心收到的。
最后，请用订书机保留邮件的左上部分，以便我的信件不会相互混淆。
保持信封最后。
将会有很多资源可供使用。
天气越来越冷。
我已经在房间里呆了两三年了，我担心我怎么能忍冬。
我身上没有任何脂肪，所以我更担心。
母亲在严冬中，父亲请小心你的身体。

2015年9月0日0天牢狱之书。
首尔看守所
事件的核心是存储在笔记本中的图片文件的存储时间和文本文件的查看时间。
其中，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关注保存图片文件的时间。
其余的指控在起诉调查时并没有处理，所以检察官也不会深究。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我所要求的黑客是否要求控方将我的拘留延长10天，000检察官说我没有任何像遥控这样的黑客证据。
如果笔记本被黑客入侵，那么需要解释的关于文件时间的东西就越来越复杂了。
一般来说，法官不会在一审中听完口述，进入法庭。
所以你越解释越多，法官的借口就越多。

这是法庭上最简单的解释。
文本文件查看时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误导性怀疑意味着像博客一样。
检察官正在问为什么黑客改变了文件视图而不是金钱。
在这方面，妈妈和金永民认为，这是无条件的黑客攻击，没有任何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种态度给博士留下不好的印象

除非你是一个黑客，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你已经破解了文件视图而不是金钱。
另一件事是，如果笔记本不是真的被黑客入侵。
检方网络犯罪分子说，笔记本没有被黑客入侵。
但是，我只是痴迷于黑客攻击，误以为一切都在解释，我正在成长一个赌博板。
在警方和检察机关的调查中，我一直在使用Google缓存功能来解释一个图片文件的存储时间。
这不会在法庭上改变我的论点。
Google的缓存功能意味着Google搜索引擎的一个名为"robot"的程序自动在Internet上复制一篇文章，并将其存储在Google服务器上。
即使这个过程之后这个帖子被删除，直到机器人更新存储在服务器中的缓存，搜索结果将继续被Google搜索。
在此期间，用户可以通过Google缓存复制和下载已删除的帖子和图片文件。
通过将Google机器人的缓存更新周期设置为一个月以上，大多数网站往往会增加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曝光时间，以增加访问量。
Daily Best和4chan等大量访问的着名网站可能会删除帖子，并通过Google Cache长时间读取它们。
此外，根据Google服务器的本地时区设置，存储在Google缓存中的图片文件的存储时间可能晚于或早于写入时间显示。
这是因为我在Google搜索了这个图片文件和这个问题的文章，所以我得向警方和检察院解释。
我向警方和检方的网络犯罪一直向Google解释Google Cache的功能，并向Google服务器提出了调查请求。
毫不奇怪，对美国公司Google服务器的美国搜索许可证正受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即便如此，警方和检察官也没有与美国政府合作进行谷歌搜查，甚至没有回答我的要求。
我一直在向警方和检察机关询问有关Google缓存的问题，但是警方和检察官没有回应或拒绝，因为直到他们没收Google服务器并进行调查之前，他们无法回答。成为。
相反，Google缓存功能是一名网络犯罪调查员，由于我不太了解，所以无法理解。
警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问我是否可以浏览各种搜索网站，查找图片文件和文章，因此我没有主动搜索Google服务器。

当我搜索图片文件和文章时，我不记得我输入的搜索条件。通常我不知道这些网站，因为我在搜索时输入了大量的搜索条件，并获得了搜索结果的链接。
所以我不记得自事件发生后警方的调查。因此，在Google搜索机器人更新存储在Google服务器中的缓存之前，它使用Google图片文件上传搜索功能快速搜索图片文件。我问警方网络犯罪调查人员看到了什么。
调查我的警察网络犯罪调查员是OO女士。
Google图片文件上传搜索功能是Google图片搜索屏幕上搜索文本字段右侧的搜索按钮

旁边的一个按钮（2015年，该功能按钮出现在Google图片搜索屏幕上，但此功能不是可用于2017年）如果按下按钮并上传图片文件，该功能将搜索与图片文件相同或相似的图片。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您可以在第一次尝试时轻松完成操作。
（截至2017年，图片上传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搜索功能，可以在三星智能手机上进行广告）。这种方法与我在调查警方时的警方网络犯罪调查员是一回事。
但是，警方和检察官没有尝试Google文件上传搜索。
一般来说，Google搜索机器人通常每月都会更新存储在Google服务器上的缓存（几个小时到一周的时间间隔），所以很明显这些图片和文字现在已经从Google缓存中删除了。
此时，一个多月前，朴哲炫律师表示，检察官办公室的4chan图片文件已经消失。
4chan网站运营商被推定已经被删除，警方和检察官正在等待没收4chan服务器，一个美国网站，并且IP地址的证据没有被跟踪和消失。
在我最后一次起诉调查中，我告诉检察官，我并不是完全排除黑客攻击的可能性，但我更加怀疑Google Cache。
当我被要求在警察和检察官的调查中解释存储图片文件的时间和阅读文本文件的时间时，我用Google缓存功能来解释。
Google缓存使查看变得更简单，合理，简单，清晰。
不过，检方发布了一个虚假的新闻稿，说我在法庭起诉后立即发起黑客索赔，包括“文化日报”。
（显然，通过媒体播放的意图是恶意的。
之后，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我宁愿在家里养猫”的评论中，世界使我成为一个无耻的罪犯，连首尔看守所的守卫都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

这就是为什么形成舆论迫使我把自己限制在精神病医院的原因。）起诉信记录了我的声明，“我不要求Google缓存，黑客索赔是我的母亲和律师”。
更正报告应在7天至1个月内向媒体提出。
最后我有些事要强调。
在最近一次的检察调查中，检察官说我因病不能来，
检察官写了这个档案，并没有问任何其他问题，“我一直在说我被黑了，如果这是一个黑客，解释我怎么认为文件的意见和黑客是相关的。
我说：“这是律师和我的父母坚持黑客。
我声称Google缓存功能。 “
尽管律师没有在信中记录，但他表示：“我怀疑是黑客，但是更重视Google的缓存。”
检察官没有再问我关于我准备关闭我的嘴巴的黑客问题。
这显然意味着测试也意识到Google缓存功能可以解释视觉效果，而且没有什么可以提出或质疑Google缓存功能的。
检察官打算在最后一次检察调查中进行黑客攻击的事实是为初步的立场做准备，只有黑客肯定会在法庭上悬挂起来。
现在检察官打算去法院拿出黑客卡。
我的母亲和律师都担心，即使律师金永民不知道谁有恶意收到的禁令，他被黑客攻击，
在您的母亲收到笔记本电脑并且第三方的结果（可信的AhnLab比AhnLab更有价值）之前，您不应该主张黑客入侵，您应该考虑到黑客攻击的可能性，但是您应该更重视Google缓存。
更重要的是，我确信检察官不是黑客，所以我决定把它交给法庭。

检察官对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是非常谨慎的。
（当我和金永民律师联系后，我听说“赔率与晋升无关”。）这就是为什么检察官如果受伤就要上诉。
（律师无论宣传如何，总是诉诸于人性。）即使是现在，金永民的律师也没有证据证明笔记本被黑客入侵，所以我决定用黑客入场。这是一个反弹的障碍，并担心在前面。
即使笔记本被黑了，如上所述，也不可能完全说明保存图片文件的时间和阅读文本文件的时间。
它必须包含一个Google搜索网站。
这样，你甚至可以描述文本文件的文本来源。
该文本文件包含有关我在Google缓存中发布的问题的文章和评论。
有一件事要记住，黑客行为只是其中一个有利的证据，就是超越了山头，把整个审判拖入黑幕，站在法官面前，
要求你的律师向你解释你将如何争论图片文件的保存时间和文本文件被查看的时间。
如果律师不能解释好，或者有合理的理由，他/她一定要在法官面前说出来。推迟审判是正确的，直到金永民律师被解雇，并找到一位新的律师。
所以，你必须去二楼找一个新的律师，并防止你后悔太晚。
（关注此时最终成为现实。
即使有充分的证据，律师也会受到热烈的定罪，审判的结果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在一审中，我将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的监禁，并在法庭上被捕。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她认为金永民是维权律师。
第二位母亲探望的母亲听到金永民律师顽固的二审辩护计划，并寻求新的律师。
通过审判，把个人的不幸放在一边，真相也被审判所操纵。
这个定义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名词，我从感到内疚的感觉中感到宽慰，因为我知道真相，而不是被我们忽视的社会真实的身影。）现在金庸 - 法律的明确写信给我“看到你不是你的意图你的母亲。
（金永民律师鼓励他的父母制造焦虑。
当时，我的家人甚至相信我正在经历朝鲜。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愚蠢，但是我遇到的律师金永民的质量超过了钓鱼者的声音。
审判进行了一年多，开始怀疑金永民辩护的家人企图改变中间的律师，但金永民拒绝驳回他的案件，辩称律师在审判。
另一方面，测试在此期间已经改变了三到四次。）在这种情况下，有这种态度的人在法庭上不会再这样做的保证在哪里呢？这里的囚犯内心没有和平，律师可以胜利，我相信只有我会赢的话，我不怀疑，我有希望当选，我在十月，六月被判入狱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无法忍受吃紧。
一些律师已经被监禁或起诉了一段时间，其他人已经被捕。
（后来，这些囚犯的工作成了我的事情，我很抱歉，但将来这可能是你的工作来读这个。
随着韩国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不欺骗，就会受到欺骗。
无辜是更不公正的。
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审判或入狱后选择自杀是韩国性质的问题，而不是韩国社会司法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基本上有很多韩国人不认为其他韩国人的生活是人类的，国家应该从一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争论中冷静下来。
这是一个地方，如果你在韩国社会陷入困境，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死亡，给你的情绪痛

苦，直到你死，如果你死了，你会得到解决。
除非你像阿尔法这样的人工智能，否则你并不完美。如果有一天你不能逃避犯罪行为，而且被不好的警察包围，那么你将不得不死亡。
当时审判的结果已经提前，我唯一能给的建议就是写一个律师。）我母亲要求我留意一个自称能够胜利的律师。
但如果你信任律师一次，我不会让你走的更远。
正如你在我的博客中看到的，你知道，我已经提到你，这个案子的本质是，女法官只有在第一时间才作为女律师出去。
它只在1核心。
不要复制信件或将信件展示给其他人，但请转移部分内容并传输，编辑或打印出来。

2015年9月0日0天牢狱之书。
首尔看守所
妈妈我爱你。
健康。
父亲，我爱你。
健康。

2015年9月7日（星期一）请注意。
首尔看守所
上次我找到了我称为Parasitic Aurabi的医生的名字。
估计是杨升旭和大邱启明大学。
这个医生是那个对我大喊大叫的人，说："进去吧。"
我的母亲打电话给医学部门的杨承旭，告诉李恩培，"请照顾这个水。"
看来监狱的警卫已经没时间了。
我有一个叫李恩培的律师，他正在看我在哪里的房间。起初，我笑了，说："如果没有水，跟我说话。"自上周以来，停止新生物的人问我应该"这是令人讨厌的。
因为李恩培知道没有新瓶装水，所以我不想负重担。
当然，我也用这笔钱在这里买瓶装水，但每周只限一瓶。
9月7日下午4点40分左右，当我告诉他我没有水的时候，我听到这样一句饥饿的话："我必须在这里管理，我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今天去医务部门的时候，你是否拿着水桶，不给水？我没有义务漂浮在你身上。
我没有要求医疗部门给我水（李恩白）。 "
当我是一个病人的时候，我说："我经常在医疗部门喝水。"
狱警并不是在水中漂浮。
当它与一个小的（使者）漂浮时，它会造成一个混乱。
我也从瓶装水中拿出新的东西，或者假装用自己的钱把它们交给其他囚犯。
李恩培说："我不想争吵，"我说，"我不想和你混在一起。
约十秒钟后，他回来打开铁门。
我说："你不是要求我离开吗？明天我就去看医生了。"所以恩蓓说："明天你会去看医疗吗？"而刚刚尖叫起来的是一个慷慨的空水箱。
我不能离开房间，因为我想打开水。
当我打电话给医疗部门的时候，我可以打开房间的铁门，然后我就可以将它排空。
我没有给一桶水，"我明天就打开"。
警卫正在改变他们的话。
我不想喝水，直到它肮脏。

李恩培的律师让他不可能吃钾补充剂，但是现在他不能喝水了。
审判结束后，我再次强烈地与医疗部门进行沟通。
我会谈论在瑞草洞法院大楼后面的外观。
我等了轮到我一个小时和两个小时，而在9月4日等待轮到我的时候，
那么，在你进入法庭之前，你会释放手铐和保镖。
所以法庭上的人都不了解法庭后候审室的现实情况。
等候室里没有手铐。
通道像地下通道的行人通道一样，在到达法庭时从司法部的车队下来，在整个地面，墙壁和天花板上以橙色涂上。
如果你经历了漫长的走廊，你将在这个梦魇中忍受你的生活。
从这里，我用加笔写字。
小心水。
目前新闻发布活动似乎没有必要。
为什么我在被紧急逮捕的时候被逮捕的时候，要向美联社，路透社，央视（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和媒体观察（总统经营的媒体）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是耻辱。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要求我这样做的话，假装你没有赢，那律师是不是通过举证来提交新闻稿呢？那时候，父亲认为我的思想是错的，父亲的思想是对的，所以我认为小火已经成长为一场森林大火。
现在在报刊上，为审判二次战线做好准备的能力已经消散，在审判过程中，我将把我看作是一个不好的景象。
你怎么一直试图再次轰炸，摆脱在你还在审判中被遗忘在人们记忆中的新闻呢？现在在新闻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什么好看的。
只有那些怀疑“这是什么意图？”
因为文化日报的新闻文章，我问律师，律师反对。
这也写在最后一封信。
我的信在信的旁边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读两遍。
后来的信件可以作为证据。
如果在审判结束后你是无辜的，那么向你的母亲索取精神损害赔偿和赡养费还为时不晚。

每当妈妈来找我告诉我要上班的时候，我写了十多封信，拒绝晚上睡觉。
如果你陷入了自己的谜团，如果你没有理由不这样做，请不要以为你会得到解决。
你曾经是警察，检察官和听过你母亲的人吗？母亲越多，那些神秘警察的警察就越是严格地收紧我的斗鸡，以致他们呼吸。
我母亲的神秘小说不如在中秋节满月的夜吠里吠叫。
如果我的母亲的神秘小说是真实的，那么我在书中迄今为止所作的许多陈述就成了一个谎言，甚至连我的声明的可信度也一直丧失。
这被称为声明的逆转。
你还记得Yoon 00考试在法庭上说的吗？我愿意变得聪明，然后改变陈述。
当然，听到法庭上的第一句话是令人震惊的，虽然我不知道检察官是不是错过了一个大众的仪式。
你不知道陈述一致性有多重要吗？朴俊贤律师向律师提出的指控说：“我的陈述是一致的，可靠的。”
我不想再跟这个律师谈一谈这个案子了。
这是杀死我的孩子的方法。
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到目前为止已经到过我的神秘小说，而且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现在我很抱歉看到，但我讨厌阅读。

当你面试时，把这本神秘的小说写下来写下来。如果你写了，请发给律师。
如果律师很忙，没有接电话，请到电脑室发邮件。
（个人电脑室每小时有一千韩元。）当我回头看看看守所过去的日子时，我不能对妈妈说什么，但我觉得我的父亲因为他的婚姻而不高兴。
难道你不是现在住在一个大房子里的财阀吗？我为我的母亲感到抱歉，但我认为即使我遇到他，我父亲和姐姐也可以做得更好。
当我的母亲年轻时，我很紧张。当我在Yewon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幼儿园的饭盒，一下子把它打包好。我是唯一的热水浇注的幼儿园老师。
幼儿园的老师也吃了所有的枣，我吃了。
好好吃。
我父亲当时应该和一个全罗南道的女孩结婚。
妈妈用我自己的幻想睁开你的眼睛。
让金永民律师为你工作1300万韩元。
再一次，如果你用自己的想象创造一本神秘的小说，你会打开采访室的门。

现在是2015年9月7日下午4点40分左右。
这是有关监狱看守严酷行为的附录。
首尔看守所要求我9月10日做体检，9月4日～6日写一份问卷。
我首先试着做健康检查，但是我担心时间会和9月11日审判时律师面对律师的采访重叠。
健康检查的检查已经在看守所进行过一次检查。
4月7日下午4点40分，取消广播的人应该写下取消的原因，并打电话给E-BAE警卫，告诉他们将取消。完成取消后，取消的原因是“关注对律师的访问和父母访问将与健康检查的时间重叠。'然后提交。
此时李恩培打电话给我撕下含有我健康信息的医疗问卷。
我要求他把调查问卷上的“个人信息协议”修改为“否”，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恩贝没有归还。
我在首尔看守所的第十六间住处，距离船舶所在的第十六东海室仅2～3米。这是离16楼底部管理室最近的房间，但我听不到破碎机的噪音。
当我问他“是不是分手了”，他告诉我说，我之前没有在医务部门游泳的指示，即将发生争吵的李恩培换了一个激怒的口吻，好心地说：“我已经粉碎了它作为破碎机。”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造成医疗部门水的故障的事情就像是纸张的掠夺一样。
我在问卷上写了“京畿道分行”。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下次与医疗保健公司联系，请查看是否包含了首尔看守所提供的个人和健康信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恩平坪卫队将提供这些文件而不会破坏文件。
填写问卷的内容是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在2009年在拘留中心接受了健康检查？”而“你在2014年得到了吗？”
我担心接受记录的内容会被提供给医院，因为即使看守所突然间同意提供个人信息，毫不犹豫地接受记录已经延伸到我的健康保险。
（事实上，2016年7月，当他是一名珠宝商时，2016年7月在云00皮肤科诊所拒绝治疗复发性趾甲，2016年11月再次被捕，在首尔看守所被拘留。做吧。
如果这个官员的严厉行为变得更糟，我当时会请你去拜访。
我会尽量节约用水和吃水。
像李恩培这样的人在行话中被称为“感兴趣的种子”。
这个人也是那个认为囚犯也受到惩罚的人，所以最好不要这样做。
看着我静静地静静地说话。

把你的健康。

2015年9月8日，星期二囚犯的来信。
首尔看守所
9月8日上午8时30分，安阳市医院的一名医务人员走进来取血。
说抽血小组说“肾脏检查”的医务人员，但是检查要求在“广泛检查”中只有普通检查或综合检查中的复选标记，而不是“肾”，这意味着英语的高度。
上周9月5日星期六，医务人员打电话给医疗部门，要求我到安阳市医院检查。我用一个注射器拿起2瓶，今天拿起1瓶。
走一点血后我感到虚弱和头晕。
9月7日，我知道安阳市医院不再做我的治疗了。为什么血液继续吸取？当家人提出不正常的医疗问题时，安阳医院拒绝了我的治疗。
一个小时后，上午九点半，我的父母来看我。我要求我的父母填写一份请愿书，说他们不经常在医疗部门进行验血。
本周，看守所正在对所有囚犯进行健康检查。
9月7日上午，医务人员金承焕来到病房，9月的第二个星期是体检，所以我不能去医院。
所以医生和警卫在天气刚刚过后的6点半和9点睡觉，所以他们在一个小时后的晚上10点来到这个房间，每天两次记录他们的体重，血压，血糖和体温。
当我去医疗部门时，我可以直接拿着水瓶拿到净水器的水。但是现在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觉得监狱里的守卫不需要水。
详情请参阅最后一封信。
上次我有一个医生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医生，并称他是一个超自然的光环。
医生叫杨承旭。
我告诉医生：“我的牙龈里有血，而且还会流血。
我想得到维生素C的汁液，因为我想得到坏血病，“他是一个医生谁喊”我死了，如果我得到维生素C汁液。“
但是，在1天或2天后，我在安养堂医院的急诊室接受了一瓶维生素C溶液，没有死亡。
常识是死于维生素C液？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不知道，所以医生对囚犯撒谎。
医生如果对病人说谎，对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无所知，并且处于正常的健康维护活动对病人不能接受的情况，应该被取消资格。

2015年9月7日晚上10点以后，京山方言的医护人员没有任何其他的测试就回来了。

建业警卫说他的血压是130～90，脉搏是75。

9月8日上午6时30分，Guinevere的军官回来说他的血压是140-100，体重是53公斤。
奇怪的是，医护人员每次去医务部门都不记得医务人员和金胜焕的名字，如果用水银血压计手动测量血压，是120～90“它告诉我，在电脑上的测试结果是正常的。
有时自主式血压计作为无人机使用时，升至高血压或高血压前期的第一阶段。
然后医务人员再次表示汞血压计是“正常的”。
我相信血压是正常的，因为现在首尔看守所的医务人员没有信心。
不过，有罪的良知还是认真的，还是新鲜的，血压是正确的，可耻的是说。
当我到医疗部门用水银血压计测量血压时，卫兵甚至不知道如何测量血压，但是我看着水银血压计抽水和抽水。

当我被诊断患有原发性高血压时，我从20岁起就去了医院。当我只用水银血压计进行血压测量时，我不知道如何测量血压。如果这是真的，这种思维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传播，这是我们的国家不能走出欠发达国家的原因。
不要粗略阅读之前的汽车信，因为它在我之前寄给我的信中。
信件是重要的记录，所以不要把它们扔掉。
我在信封的入口处记了一圈。
拿着你的订书机的信封作为信。
我要回到2015年9月7日下午10点拜访Solo的Jin Gui Guan的故事。
在他恢复血压之前，医院的一位负责人金在成告诉我很多事情。“安阳 - 西姆医院拒绝就医。”
“原来的医院不应该这样做，但母亲确实发出了巨响。”
“我今后可以去哈林医院或其他医院。”
金明说：“我要去9号去安养院医院，不要忘记开白氨基酸溶液。”
另外，他说：“我不能向你保证我会在第九天得到氨基酸的解决方案。”
在与金熙的谈话中，我问道：“需要12个小时才能得到这个液体，你能看到这个液体的腹泻吗？”
我应该舒舒服服地休息。“
我说，“我试图让氨基酸溶液，直到8日。
因为11日是审判，9日和10日必须读信。
这也要求我的父母继续到医疗部门。“
在谈话中，让贵警卫谈到她父母的电话，说：“我妈妈一直在打电话要钱。”
我说：“11号试验结束后的氨基酸溶液数量，所以我会在8号与父母会面后有时间思考。”
你的父母应该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
我认为Anyangamseum医院告诉我，我会拒绝治疗。
当患者入住安养医院重症监护室时，患者未经尿液治疗。
我不得不把尿塞住，但是我必须在尿道上放一个低等级的橡皮管，最后我拍摄了前列腺CT，并用塑料管代替了它。
他还向我说谎，他没有用流体针弯曲塑料针，他给了我一个用不锈钢针自律的机会。
负责被拘留者费用的拘留中心经常要求医院进行廉价医疗。
然而，家庭支付医院的低成本医疗费用，而不是看守所。
自第二次监禁以来，由于可能发生自我伤害，不得不在拘留所使用不锈钢针头。）我不想再去那里治疗忽视的病人。

尤其是安阳市医院是一种与社会关系密切的下属医院，无论患者的医生如何，首尔看守所随时都会被拖入医院。
我问我的父母八号给我打电话，“我不会去医学部门，因为我必须在九号和十号读这封信，”我的父母说，“我会的。
我认为安阳医院正在做自己的工作。
凶手还去医院接受治疗，但医院拒绝承认他是在抗议这个错误。
处理人民生命的医院不应该被视为寻找银行的企业。
首尔看守所的豆袋口味会引起安养院内科蔡孝贤医生的注意。
令人担忧的是，首尔看守所把我带到了另一家医院，这可能和昨晚我在精神病院入院三天四夜时相当痛苦。
母亲和父亲应该集思广益，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记录不人道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记录应该在晚些时候收集。

我现在不需要得到氨基酸溶液，直到11日。
我不想进一步与医疗部门和我的健康状况争论，所以我可以把重点放在审判。
安阳中医院的医生崔铉荪告诉医生拒绝就医，很难应付紧急情况。
上次遇到崔孝萱的时候，我一直在建造一个月的补钾和十二指肠溃疡的药。
崔孝顺试图开出一个星期的剂量，考虑到“拘留中心的特殊情况，我能说服他给我一个月的药。”
这种毒品由狱警拥有，目前尚未被吃掉。
我会要求因缺钾而发生心脏病等紧急情况。
但是，在拒绝治疗的时候，很难规定下一个药物。
这里的监狱卫士要在一天当中处置药品，所以即使不服药，一个月后也不见了。
我问了这个官员，“不要把药扔掉”，但是一如既往，我没有听到答案。
所以我要求我妈妈自己准备药。
我告诉了你这次访问，但是到最近的医院或者诊所拿到橙片“钾补充剂”和“莱姆斯胶囊”。
医生在入住安阳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时解释。钾补充剂用于手术后或长时间没有进食。
莱顿胶囊用于胃溃疡或食管炎。
注意不要在药丸上开这种药，而要整个服药。
如果你给药一个药方，李恩培会给你一个袋子。开处方，附上处方副本，并得到医疗部门的批准。
警卫说，其他囚犯一次给我一天的价值，我照顾他们，但我忘了给他们一个额外的包，所以我必须每次都要求。
去医院或诊所，向监狱解释你现在的情况，并向医院解释你不能每次出门。
钾补充剂和lancastone胶囊不是毒药，并会这样做。
不过，请不要将任何不能作为药物开处方的药物。
一个lancastone有28个鸡蛋。
安阳山医院精神科（名称不清）医生也诊断为强调“厌食症”。钾补充剂和lancastone胶囊似乎是足够的规定。
我试图问我父母的问候，但我填充了我的故事。
健康。

2015年9月4日，星期五请注意。

首尔看守所
2015年9月3日上午9时30分，一辆外国人的车离开，看守所的医护人员没有通知就来找我。
登车后，我从看守所去了安阳市医院。我离开了Induseon十字路口附近的看守所，看见我父亲开车去Anyangseam医院。
但我爸爸没有看到我登上车的右边的车道，两辆车并排移动了5到6秒。
我正骑着一辆钴蓝色的标志说“正义”的车。
车上有蓝色和红色的大警示灯。
在到达安阳山姆医院后，我立即咨询了崔孝孙的医学专家。
我告诉崔孝顺“我想要氨基酸溶液”崔孝孙问她为什么不吃饭。
我回答说：“我从这家医院的精神被诊断为厌食症。”然而，崔孝荪坚持向调查人员提出了五六个问题。
我决定不是回答问题，而是说：“这不是要说的。”
崔说：“氨基酸汁液（这是这个汁液的官方名称）是1400毫升，它需要12个小时才能得到它。

“如果我去看守所，医疗机构把液体放进去，可以去看守所吗？”并回答：“这是可能的。”和我一起在崔孝孙考场的金山（拘留员之一）。
体检结束后，我和我，金石等守卫在走廊里等候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看到全部跟崔孝顺见面，直到他单独回到看守所。
吉恩在走廊里等候时，对其他卫兵说：“那我们先去监狱吧，”其他卫兵说，“是的。
去吧，“他说。
在蔡的咨询后不久，全明光离开医院，开车去看守所。
正如我后面提到的，在安阳医院，我不是一个看守所，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必须要求看守确认1,400毫升的氨基酸溶液是否实际处方。
在这种情况下，我试着问蔡财有关解决氨基酸溶液的方案，但卫兵拒绝回医院。
我不能轻易见到崔孝孙医生，但我并不是说看守所在再次预约再次与崔孝孙会面后，声称我改变了我的处方。

在无线电返回拘留中心后，无法在没有高级人员指示的情况下，咨询下属军官的金doctor医生，回到司法部门，
首尔市看护中心医疗中心的负责人崔孝贤医生已经给予了医疗处方。
由于不正常的医疗行为，我感到非常焦虑，但是我害怕在医院注射什么药，因为这些警卫有一个违背常识的逻辑。
我乘电梯到医院的一楼，拿了血。
然后，我乘电梯再次搬到二楼，进入二楼约10张床位的小医院房间，房间内不透明玻璃包围的房间里注满了只有两张床的特殊空间。
从上午10点30分到下午12点30分，我收到了正确数量的marinasol（氨基酸溶液）1,000mL。
普通液体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但是在透明玻璃瓶中，码头溶胶是透明液体，瓶子上的配料台表示“含有稳定剂”。
当我说完所有的话后，当我移动的时候，马的速度和动作都是沉闷的。
八月第一周在医院住院的氨基酸溶液用塑料袋包装，汁液颜色明显不同于白奶。
护士问护士带着汁液走进房间，护士回答说：“需要两个小时。”
崔孝荪问我在医疗咨询期间是否可以在看守所里面见面12个小时。
我担心我在喝酒的时候无法参加审判。
即使我现在回到看守所开始喝水，我也会在上午十一点开始，结束流感的时间将在晚上十一点结束。
但是，如果你在医院住了2个小时，明天早上12点半，最后可能会流出4天，你明天可能会很难入睡。
特别是明天，即9月4日，是一个试验。为什么看守所决定今天第三天呢？ 10分钟后我去了医院，定期检查我的心脏病。
看守所第三天就不派我出去，把这个囚犯送出去。

从9月1日到2日，我告诉我的父母：“因为审判，我想到9月2日去医院”，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不能把他们送进医疗部门。
不过，另一方面，我正在试着放心，崔孝顺肯定是说“到医院去医院”，一边拿药。
我有几个内容添加后，我会去下一步。
当我来到安养堂医院的时候，陪同我的一名看守卫是刚刚任命的30岁的守卫。
我了解了离开监狱官员名誉退休的狱卒和院长离开床边一年的聊天内容。
副驾驶走出房间，用布盖着布盖住他的手铐，我被吸引到其他普通人，他们厌恶地来

到医院。
我不会提到我所经历过的个人羞辱和痛苦。
当其他卫兵看见并指出时，卫兵回答：“因为囚犯没有问。”
最近，看守所的规定发生了变化，我想知道手铐是否还要求被拘留者的医生。
陪同医院的卫兵中，有一个叫金承一的大卫兵。
不过，在医院里有很多人在等待医疗的地方，我站在了手铐，金胜利军官大声地打了我的真名。
这发生了三到四次。
即使我回到社会，我也隐藏了我的个人信息，就像我带着面具在外面遮掩我的脸一样。然而，金胜利军官分别打电话给我“OO”。
我听说警卫也是经过考验的，我想知道那些缺乏这种想法的人是如何被选中的。
它回到适合这种情况的情况。
我感觉到，当我差点得到称为marinasol的树汁时，守卫们很匆忙。
这不仅仅是因为午餐迟到了。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入场时，监狱警卫出门监视囚犯的时间，午餐费已经支付，他们宁愿在看守所外面的餐馆吃饭而不是在看守所，
军官们看到剩余的液体后，打电话给护士说：“这会让你多花30分钟左右。”
我正在全速吸吮液体，疼痛是间歇性的。
当急诊室出院时，我被现场人员询问，确认他服用了氨基酸溶液，因为他没有得到急诊室医生规定的钾补充剂。
金说：“为什么？”我说：“我在急诊室时没有服用钾补给品，所以我很难解释和说服卫兵。”
以下是我以问题形式与金胜利军官交谈的内容。

金胜利：我之前看过的医务人员接过来。
我：我不知道。
金：有什么可疑的？我会打电话给医疗部门
（打电话）医疗部门不要打电话吗？医务人员接受是正确的。
我：你能检查一下吗？或者是其中一个细分燃烧？
金：（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这是一名医务人员，我们不能。
我会先打电话给医务人员
你不打电话？
我:(看着靠近玻璃门的护士）护士，我有话要问。
（护士进来）
院长（名字未被证实但仍然待了一年，直到退休）：停止。

你为什么不在收音机前打电话给医务人员呢？ （主管把这个情况交给了电台。）
当我听到我的电话时，进来的护士再也不说话了。
我：如果你不能确认，请联系医生崔炫荪。
经理：你需要等待另一个约会吗？
我:(看剩余的sap）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立即被带到看守所。在此之前请与您的护士核实。
没有人员回答。
我:(再次找护士）你的护士，我有话要问。
护士（女）:(打开玻璃门，看看她的脸）是吗？
我：Choi，Hyo-sun，医生去了看守所，要求我服用氨基酸溶液。
我无法确认监狱警卫是否去过，所以请致电药房（药房），确保你已经带走了他们。

护士：我不能确认。
（我关上了玻璃门。）
金：你为什么想知道你为什么服用蛋白质（氨基酸）汁液？现在是不是也蛋白质液？
我：崔孝顺医生开了一个氨基酸溶液去看守所。
金：你听到医生说的一切吗？当我听到答案的时候，我停止了说话。
那时候我正在用一个稳定器面对一个码头溶胶。
在marinasol瓶子的纸上，清楚地说明了“稳定剂”这个词。
我觉得我的语调慢了下来，我无言以对。
金胜利和首席执行官继续争取斗争而不是对话，但我试图慢慢地谈话，尽可能冷静。
我：我不想吵架。
崔孝顺给了我一个氨基酸溶液的处方去看守所12个小时。
我明天在审判。
即使它现在开始，它在夜间1点结束。
（看守所将于早上六点起床）
金：那是你的计划吗？ （金胜利官员看着你，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
我：我只会说两个字。
（每次我试图说话的时候，卫兵都停了下来，开始这样说）。我从9月1日的第二天就要求你们取出药水。
如果一名看守所的员工今天遇上流体，他或她将不得不回来（在最后一次补钾时，看守所工作人员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再次服药）。需要12个小时才能得到液体。
9月4日将不会进行审判，将在9月5日。
医生三天后不想让液体适应。
或者更多。
金胜一:(这个词被堵住了，嘴巴紧闭）
我:(只在手腕上戴手铐）原则上，你也应该在手腕和对角方向上手铐脚踝。
（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入院的时候，警卫向我解释了这个问题。）请戴上脚踝。
金：谢谢你填写一个。

我：不要在公共场所打电话给嫌疑犯。
我现在正在揭露嫌疑人的身份。
（在面试中向我母亲提及这个事实，我会指出这个官员“不遵循基本规则”）。
金承一：（突然间我看到外面记录特殊事物的蓝色记录，找到我的牌照号码）3657！
这是否发生？
关于手铐和暴露在公共场所的谈话是监狱官员金胜利和对话之间的对话，以检查氨基酸含量。
很明显，我本来是想用监狱看守不记得囚犯的想法来争辩，因为稳定器的影响，我的讲话不正常。
过了一会儿，经理被打了电话。
主任：这是对工作人员的责任（事实）。
你应该自言自语。
我：我接到一个电话。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和你的名字。
秦观：你的位置是基督徒，你的名字叫金。
我:(记录备忘录中的名字和姓名）Choi，Hyo - sun的医生开了氨基酸溶液。
它是1400毫升，是12小时。
闷棍被决定放在看守所里。

你有没有在医院里吃药？
金：我没有拿。
我们咨询了Choi Hyo-sun观察进展，然后决定应用氨基酸溶液。
我：你和我和崔财在一起。
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你离开办公室后，我再次遇到了崔孝善，因为太久，要求替换12个小时。
蔡财赞同。
我决定去医院。
这里的问题是医生没有通知病人处方的改变。
这是一种违背医生道德的行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无视医生所设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行为。
出于这个原因，我不得不在一间双人房间的玻璃房间里继续与三名看守进行激烈的争论。
Anyangseams医院不应该使用。
这是一个医院，患者的身份是被拘留的拘留者，并在没有通知治疗内容的情况下对患者进行治疗。
Anyangseam医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医院，Choi Hyo - sun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医生。
医生命令我从尿液中告诉我一个谎言，如果他不吃东西，他不会让我离开，而且他有一天会把他卸下。
我必须推挤前列腺倒尿，然后崔在尿的末端有一个气球进入膀胱，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没有使用尿，但是这并不存在。我把黄色的橡皮管插入尿道。相反，医院遭受了双重疼痛，后来用气球将其插入尿液中。
如果你下次要从看守所去安养院医院，你不应该去。
看守所的门诊还设有哈立姆大学附属医院。
我不会忘记戴着手铐看着我的囚犯的护士的眼睛。
合法的警卫会成为囚犯的监护人吗？在没有病人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通知而改变处方的崔小孙的行为也是一个问题。此外，问题是未经第三方的要求，未经病人同意擅自改变病人的生活处方，应该公开谴责崔孝贤。

任何借口都不能避免忘记医生的职业道德。
8月25日我去同一医院的安阳医院急诊室时，至少急诊室的经理没有这样做。
崔孝孙是一名武装人员，当警卫指示时，他在手术期间收获了囚犯的器官。
正如你在上面的声明中看到的，警卫说：“由于12小时太长，我要求用正确的液体替换。”
我：我现在是marinasol。
我离开办公室后，你和崔孝贤又见面了吗，崔孝顺接受了替补吗？ （我再次问到确认谈话。）
Jeongwon：是的。
但你为什么打电话？
B：这里的监视卫兵不知道这个变化。
在这里，当你检查的时候，警卫们知道这些变化，因为你拿了适合入狱的氨基酸。
酋长:(打断谈话）我完成了谈话。
我：我有电话，所以我不能再打电话了。
我挂断了
科长：不要说要求电话。
我拿了电话。
金：一切都结束了吗？

我：我必须确保我的感情不会互相伤害。
感谢您打电话。
我结束了与警卫的谈话。
就医师崔孝孙案说，医生处理完毕后，医务部门的氨基酸数量是12小时。 。
当我从地下室收集血液的时候，我又遇到了崔医生，孝顺医生，改变了索罗那的处方，然后我没有回到看守所，而是上了医院的二楼，腌制。
但陪同我的警卫不必返回看守所就可以打电话或打电话从安阳市医院抢救。
相反，有人建议曹秀贤的医务主任指示他带着眼球震颤的Marinathol，并指示他在被拘留者面前通过崔医生接受正常的治疗。
这是审判前一天的9月3日的愤怒。
我不介意我是否在意审判，但我担心这个不透明的看守所的工作，而且我受到了两三位数的痛苦。
当然，看守所也比任何囚犯都对待更多的囚犯。
由于害怕战争，下班后考虑下班吃鸡肉和啤酒，这是一个拘留守卫想要移动的问题。
9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记录在案，审判结束之前，我忘记了。
今天，我听到有人在法庭的笔记本电脑上打字。
我父亲很可能成为记者，所以请关注他。
在审判的前一天，这是外在的，闷棍，拒绝一切。
在审判前两天我也试着拿油，但是有一天我因为看守所的工作太晚而离开了房子。
如果这个时间长达12小时，我会在睡眠中因为睡眠不足而睡着了。
在审判之前，监狱看守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
我今天只见到父亲在法庭上。

我握了握手，像陌生人一样经过。
法庭上的同谋之间存在很大的误解，比如密码或者行为的通过。
它应该被正视眼睛所取代。
“我不得不驳回非拘留审判，因为我担心逃跑和破坏证据，
这句话和文件上写的是一样的，就是警方在提交补救甄别文件时，首先要求法官向法官提交，并说看守所里的一名警察将这个文件提交给法官。
我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我相信这足以让人产生各种误解。
当我在赵英熙面试一位男法官时，我问法官：“你有一个字给我吗？我回答说：“我有高血压，我不能吃，我接受了逮捕调查。
Yoon OO的检察官说，他会问他父亲是否因为他说了这个案子的侵略性。
我的母亲没有在法庭上见面。
把你的健康。

2015年9月5日（星期六）囚犯的信。
首尔看守所
淋巴管肿胀在膝盖树液左侧3至4厘米处。
8月的第一个星期，安养堂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左侧的膝盖里面留下了液体。
今天上午访问后，我走了，我感到很痛苦。我抬起头，发现注射标记上方的淋巴管肿胀了。
长椭圆形的珠粒大小被触碰得像小的，坚实的颗粒，形状是橄榄球形状。
触摸时，长边的长度约为2厘米，短边的长度约为1厘米。
从安养院医院出院后，他走路时有一种揪心的感觉。正如他在安阳医院解释的那样，他想出了一个血管注射并想到了疼痛，今天他发现了一个淋巴肿块。
过去曾经从韩国大学医院吸取液体的地方的上部有这个症状。

那时候，他被右手击中，右手腕上碰到一个珠子。
我不得不在入口处去找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并进行X光检查。
然后医生说："淋巴腺已经肿了。
如果你没有摆脱淋巴结，你必须删除淋巴结。 "
那时候我不想这样做，于是我就离开了，大概一年后，珠子就消失了。
据信淋巴系统在体内产生白细胞以防止细菌浸润。
据推测，被感染者右手在卫生间里碰到了厕所的门把手，因为这个树汁被夹在古老医院的右手边。
2008年入院时，除一，二层诊所外，医院以上医院病房的洗手间陈旧，旧式木门上涂有蓝色油漆。
在我看来，ANC似乎感染了细菌。
Anyn Yangsem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像老年人养老院一样是唯一的年轻病人，所有即将死亡的老人都因呼吸机而昏迷不醒。
另外，男女护士都是来自医学院的年轻护理学生，他们来到医疗实践中去获得经验。
当然，护士做的主要是在老人家访问时间前，一天一次昏迷的老年人的食管中插入一根管子，将营养物质注入胃内，用粪便替换粪便，用酒精擦拭臀部这是辛苦的工作。
护士似乎很热情，因为他们毫不费力地移动。
不过，谈到护士之间的交谈时，因为缺乏能力而多付了一点钱，让ICU得到了安慰，所以无意识地让老年人安慰了，并且在曙光尖叫的时候打了耳光。黎明。
护士对护士说："我没有意识，"护士说，"因为暴力我不敢相信。从黎明起，监护人护士就平静下来。

我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但由于家庭生活和学校经费方面的经济问题，由于物质原因，我无法判断我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困难的世界里过着愚蠢的生活，而且我在国民健康保险的帮助下老了。如果我被送到疗养院，那么我将不得不把我的最后一年花在我的冷漠中。
和法国高考一样，我羡慕法国学校，重视教育制度，让学生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形成独立的善恶判断。
对许多不能死的韩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当安养堂医院的一位女护士因为不能钉上血管而先插入血管时，她对我说："我会打电话给一位护士，他的血管很好看。然后，她打电话给一名正在刺血管的女护士。
护士不能护士，一名男护士来到男护士正在寻找血管。每次当护士刺伤肘关节，肘部后部时，护士用酒精棉清洁皮肤，我没有更换针头，但似乎感染了细菌在这里和周围戳。
当然，我用酒精棉擦拭皮肤，但是每次刺伤一定次数时，应该丢弃针头，换上新的针头。
刺伤血管10次的针刺痛苦也是痛苦的。
现在夹在膝盖上的肿块会随着时间消失。
我保持感动，并试图迅速消失。
但是，当我走路时，我有一些肌肉拉伤和疼痛。
Anyangseam医院是一个不好的医院。
认为是日本殖民地时代的马拉松时代的人体组织或者用血液穿刺针看囚犯的医疗实践。
现在想起来的时候，我在安养堂医院住院的时候，被医护人员当成了新的医疗护士，只有当母亲搬到单人间后，我才能得到熟练的医护人员的帮助。
我被迫留在看守所，由于刺伤血管十次的创伤，我拒绝承认到医院。每次，看守所的医务人员都给我发了A4纸上的拒绝治疗信。

那时我的感觉是签署了一个身体放弃笔记的可怕的感觉。
安阳 - 西姆医院和首尔看守所似乎是有机的关系。
如果从看守所出发，从Hallym大学医院坐车15分钟，到Anyangseam医院坐30分钟。
尽管如此，看守所也会把囚犯带到安阳市医院送病房，医务人员随时到安阳市医院进行检查，对进入看守所的新囚犯进行血液检查等体检。
我打电话给首尔看守所的Anyangseam医院，说：“请这样的000名囚犯。

000名囚犯住院，000名囚犯没有住院。
000今天将囚犯移到普通病房。
000名囚犯今天被迫离开，“大部分医生都跟着。
病人的同意和医生的意见并不重要，医生也不通知病人看守所医务主任的决定。
原因是病人是被拘留者，他是罪犯。
（被法院逮捕后再次被捕后，我去了安阳市医院，被送到了安阳市医院医院。
在那里，医院主任采访了我作为调查员的案件，而不是医疗咨询。
我在和医院院长和医务人员交谈时感觉到的是，医院的主任对首尔看守所的负责人非常熟悉，他对我说：“如果你到外面去，就可以把它放回去作为宣传的遗嘱，“足以给人一种感觉。
特别是当医院的院长对这个案子非常小心，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害怕谁被给了执照。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这种腐败，在生活中我看不见。
即使我生活愉快，我的人生也是不够的。我为什么要为韩国社会的腐败感到难过而纠正呢？这是监禁庞大的网络网络。
在Anyn Yangsem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到注射针头的折磨时，我曾经告诉正在拿着不锈钢针头的男护士：“您在另一家医院使用了弹性针头吗？护士说，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
柔性针是一种灵活的塑料注射针，与普通的金属针不同，它可以使血液中的液体保持在弯曲关节如胳膊和腿的位置。
特别是对于无意识或有自我伤害风险的患者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医疗设备。
这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大约一个月后，9月3日，当我在安阳医院注入液体的时候，我在一间小医院的房间里注入了一根弹性针头，而不是一根不锈钢针头，这个小小的医院包围着位于第二层10楼的不透明玻璃墙而不是在重症监护病房。

我用的是一根弹性针，说医院没有男护士，说是钝的。
当码头溶胶被击中，女护士把针头拔出时，针头是一根柔软的塑料针头，而不是金属针头，我告诉护士：“当我在加护病房时，我没有灵活的针头。
只有在这里使用弹性针吗？ “护士问，”我不知道。 “
就在一个月前，当我用灰色的金属针在医院里刺伤的时候，当我弯曲手臂或腿并且无法移动时，血管可能会破裂。
对于狱警来说，囚犯手脚上分别有两个手铐，所以没有必要移动他们以防止逃跑。
ICU男护士的护士之所以不同意这个理由，是因为住院时昏迷不醒的老人在当时和我一起住在重症监护室，如果他们不灵活，我处于无意识的状态，所以我甚至无法感受到痛苦，所以我可以变得更危险。
这是一个医院，说谎没有灵活的针头花多一点儿的费用，用囚犯作为医护人员的医疗需要的针头。但氨基酸营养素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这是我收到的一家医院。
（当时她说：“以后我会把它拿回来的，”她说，但还是没把它拿回来。）

2015年9月6日星期日注意事项。
首尔看守所
我想在一个私人房间里，一天两次或三次问你，李绍哲警官会给你打电话。
下午12点，我打开铁门，开始问："你为什么不服药？"我说："我不能吃，因为我没有按时吃药。"现在，我很无聊，说："我不知道。"
我说："卫兵忘了时间。
我上次一点都没有给你吃饭。我需要介入才能得到一些药。 "我想说，但我不想吵架。
警卫说："如果你不想死，你要吃药。"我应该做些什么？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说"我只给你一袋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恩贝，每次都会给我一袋，而恩贝等换班的看守准时的药我都没有想过。
如果我问警卫医生，那我给他们药。
恩白贝口口相传，这是第一次这样做，现在如果他不提出这个要求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做。
我会每天给这个酒吧3袋，但我绝不会这样做，怀疑我每天会吃3片钾补充剂，每次约吃1片十二指肠溃疡。

恩裴问官员："喔，你吃的是你带进入口的葡萄糖药吗？"
你是什么意思，你在入口处用葡萄糖丸进来的？在进入首尔看守所时，他被抢走了所有的衣服和财物。他裸体，接受了裸体金属检测测试。他蹲在相机上，被肛门枪杀。
你认为你可以在一个你妈妈拿起瓶装水，把所有警卫带走的国家，从一位立法者和一位神的儿子身上取得葡萄糖药吗？ （在第二次拘留期间，第二囚犯总统府秘书金基淳被囚禁，但囚犯是个例外。）李恩培这个问题的意图是"你没有吃过米饭直到现在，这是。"
所以李恩培从一开始就对我的东西很感兴趣，说："我今天有事。
我不能携带它。"在日本占领期间，这比日本西大门监狱的毒蛇更凶恶。
李恩培坚持说，他的父母已经从看守所医疗中心的许可下拿走了葡萄糖药品，并在门口停留了一段时间。
特别是，"我带你进入"这个长长的限定词是说狱卒Eun-bae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
我回答恩E银的问题，"我的父母给了我葡萄糖药。"恩裴告诉我，他听不到，什么也没听到，所以我又连续三次重复同样的答案。
然后，在关上铁门的时候，其他的警卫小声地笑了起来，说道："我父母的交易。"
这里的警卫知道我的罪行是什么。
狱卒把囚犯交给我房间里的囚犯来尽我所能，囚犯们不能陪我，所以我最终独自一人住在房间里。
有时候，其他的监督守卫从我身边经过，对我说了一个暗示或一个讽刺的话，但我假装不听。
即使他被送进安阳医院，看着他的警卫也侮辱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死掉杀虫剂。"
那时候，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是那些给我讲严厉话语的人安慰我说，这样会更痛。
现在看守所里的看守看到我60天不吃米饭，走路，做饭，写好心思写信，感到非常惊讶。
军官们问我："你以前有没有入狱？"，"你有过禁食吗？"，"你是宗教的人吗？

我的父母会在9月4日的上午10点在上午看到在我面前被判断和判断的其他人的判决。
正如你们从观众那里可以看到的那样，殴打警察的人和朋友用朋友戳一把刀戳朋友的朋友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或三年。
当我在候诊室等待下一个回合时，我听到了监狱看守和先被判断的囚犯之间的对话。
当囚犯谈到惩罚时，监狱警卫告诉我，法官有很多判决。
由于被任命的法官是女法官，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方面，而且我也应该注意到，我的案件被分配给了医生和法官。
现在，爸爸和妈妈感到宽慰，博客和其他类似的威胁起诉的警方和检察官的指控与我无关。
不过，外科医生有意在调查期间提出问题，留在记录中作为记录。
这被称为间接证据。
在韩国，由于有特别的惩罚，如果不符合民族情感的话，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写在博客上的文字以及存储在我的笔记本上的图片对法官的决定有不好的影响。
我自动分配的律师姓名是康英熙的名字和女人的名字。
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女法官和女律师很少。
即使你看看在首尔看守所看律师的律师的性别比例，也只有二十多名男律师和二三名女律师。
在为法庭选择律师时，康永熙的律师肯定是由姜博士的推荐或任命法官来任命的，法官会照顾同一位女律师，法官可能会有女权主义倾向高。
（据推测，检方随后将其递交给法官以影响审判，以便将看守所的信件复制到检方，并作为一个很好的证据。）特别是，一名名叫Drang Rang的女法官显然有对男性有点仇恨或敌意，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反对男性文化，努力削骨骨肉，提高自己的地位。
特别是男人有一点受害感，因为他们不能被认为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偏见或歧视，因为他们是男性主导的法律制度中的女性。
特别是在男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法律制度中，一名名叫康英姬的女律师被分配到少数女法官和一名小法庭律师，因为一审是一个旨在处理这一事件的陷阱犯罪。
这似乎是基于情感而不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客观性的主观判断。
有内容，进一步支持我的想法。
当我在锁定房间里一个星期的时候，朴哲铉来找我说："这个事件是最高警官的干预。"

当时在会场有一个中央电视台，所以可以在钟路警察分庭确认。
因此，这次审判预计法官会面临外部压力。
（实际上郎博士的法官读了他总结的文件）所以我预计这个裁决是不好的。
当然，从一开始就将案件分配给女法官的事实本身也是有计划的。
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为什么要谈论审判。
这不仅是一个老年人的话。
敬请关注！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女人自然是羞辱和污秽男人，如果男人羞辱女人，就不可能宽恕上监狱的社会现实。
9月11日审判之前，请律师金永民抵达后尽快确定律师的时间表。
自9月4日审判开始以来，笔记本调查似乎也进入了。
如果调查没有进行，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会进来，并尽快开始调查。
如果是这样，请让我们知道，如果结果是可用的11天。
我希望调查机构能成为值得信赖的第三方。
看到看守所时，妈妈的嘴巴从某一刻起就太轻了。
金永民律师也很注意，但是对话的内容都记录在看守所，可以作为法庭的证据。
关管看守所医务人员在9月6日就寝前没有任何氨基酸保证。

玄孙孙说，这个汁液需要12个小时才能完成。

一位忙于采访的律师金永民警告说，如果一个看守所在律师面试的时候看不见律师，他就不会见面。
在拘留所一边，他们被允许去医院接受采访或访问。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提前查看律师的时间表。
（但在重新合并之后，在与00号律师面谈的律师面前，看守所能够在收到闷棍的同时采访病人。
也许推测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影响了看守所，被确定收集证据的看守所特别授权。
另外，我在信中写的看守所问题在重新收到后肯定有所改善。
这是证据显示，看守所对我的信件进行了审查，并向上级部门报告，上面是看守所负责的证据。）我试着问我父母的问候。
用餐主要是蛋白质，所以牛肉，生鱼片，等等。

2015年9月9日（星期三）监禁判决书。
首尔看守所
金永民出席了一个前律师的办公室，并告诉我到拘留中心准备我约五分钟的最后辩护，在即将到来的审判告诉我。
我写了一封信，递给了我的父母，保释后，我把自己的副本交给了律师。
但审判持续了一年多两个月，我读了其他内容的最后一个论点。
警方调查和最终决定的意见摘要约5分钟解决的决定。
一。
没有逮捕起诉是必要的。
如果警察和检察官没收笔记本电脑，这是唯一的证据，逮捕和逮捕他们害怕破坏证据的名字？如果因为居住的地方清楚而没有逃脱的顾虑，你是否怀疑逃生？
2。
在逮捕人的情况下，我主动向法官上诉，说他当时不能吃高血压和饭菜，警方没收了证据，证据不可能被销毁，居住地撤离。但是，逮捕令是由于。
警察在看守所给我看的文件表明，逮捕的理由是由于破坏和逃避的证据（D，583）。
大都会警察局的警察说这是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很清楚，法官认为你有罪，这是起诉。

3。
警方和检察官的调查怀疑拒绝记录全部39,000张图片和3000到4000个博客帖子，而是他们都记住了虚假的陈述。
4。
在紧急调查后的调查过程中，我向包括网络犯罪调查人员在内的所有调查人员详细解释了如何使用Google图片文件上传的搜索功能来查看isis.png图片文件和usa.png图片文件，被发现，但我被忽略了，我没有在信中记录我的陈述。
由于原来的图片文件是从网上删除的，图片文件一时无法找到，检察官办公室指示检察官用这台电脑搜索电脑。
5。
在这本书的第476页，网络犯罪调查官00女士误解了ENCASE程序把英文单词拼写成ENCAEC，但是它已经开始被第四次改写了。
这是网络犯罪调查结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可信度的理由之一。
6。
在调查的时候，警方和检察官多次问我“证明你没有这样做”，但我无法证明我的说

法是不可能在被监禁的环境中找到证据。
（505页，570页，571页，两个或三个检察官办公室省略页）
7。
在这本书的第496章中，我首先记住了“一起走吧”的座右铭，

信中没有关于这个内容的声明。
我写信给调查人员说：“大约20年前，金正日在互联网上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立即在互联网上写了一篇介绍”我们走吧“的文章，当时的指挥官USFK开始出现在USFK AFKN上。
之后，“走吧走”的口号出现在集会上，看到线上和线下的恐怖主义集会和开斋大使的迅速复苏。
调查人员说：“让我们一起去和开普大使一起去吧，”但是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偷走你的想法吗？ “我说：”如果我稍微激励一下瑞普大使，我会感到荣幸和满意的。“。
8。
我打算将我的学士学位转移到美国或在研究生院学习或工作，移民到美国，目前我正在努力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绿卡。
没有动机和动机来恐吓奥巴马总统和开普勒大使，美国从来没有对调查机构的指责感到沮丧，也没有损害。
9。
到了2012年，韩国外国语大学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将我的名字从“生物化学”改为“化学”。
我感到不舒服，因为我不得不在我写的那些论文中修改未成年人，但是我认为化学在招生支持和工作申请方面更具优势，因为它的范围比生物化学更广。
在修改出国留学文件或者申请就业文件中的小文件之前，我通过全国教育部教育部的投诉收到了教育部的答复，并接到了一个负责人的电话韩国外国语大学学术支持中心。
当时我告诉负责人说：“我认为这是有利的，因为未成年人的范围比较广泛”，并请审判前的律师金永民申请这个人作为证人。
调查机构并不认为该大学在外语大学声誉不好。
10。
在信中，我对调查的态度有很多不真实，不协调的描述，调查人员描述了骨骼对血压，不能吃东西和精子上涨的身体反应，是恶意和侵略性的。
事实上，我对调查提出了诚恳的态度，当调查现场出现生理现象时，我立即向调查人员解释了健康状况，要求了解，但是没有记录。
11。
从第563页的中间到第564页的第二行，调查员试图尽可能合理地描绘，忽略了照片的确切含义。
我列出了从第591至592页手写的每张照片的原始含义。

自从我受到警方调查显示的令人厌恶的图片和审查制度之后，我一直有困难进食。
12。
南澳网络犯罪调查局调查人员说：“只要将上述照片文件保存在笔记本上就是犯罪。我可以增加更多没有被起诉的指控，“他说。
13。
起初，我开了大量的博客用来接受捐款，但是没有访问者，也没有评论，所以我后来

改了个人日记或者涂鸦，分别学了法文。
博客文章的数量是三到四千，但不是全部。
许多文章充斥我的博客与我搜集的其他人的文章。
14。
警方坚持认为，由于犯罪时间过度拥挤，我不记得，但是我通常不会在笔记本电脑所在的书房里使用笔记本电脑，也不要在笔记本电脑的书房里喝酒。
我讨厌喝酒，点心，气味，烧瓶和卫生纸，以保持我的笔记本电脑和书房清洁。喝酒时我没有使用笔记本电脑，并在另一个房间里用电视机喝酒。
由于书房狭窄狭窄，我出去玩了半夜，在父亲的房间对面的电视上看着电视上的烹饪节目，一边喝酒一边睡觉，而这种饮酒习惯常常被我的家人亲眼目睹。
15。
在书的第582页，有一个以“我父亲访问钟路警察局看守所”开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基于采访被拦截的事实。
我对这个问题说：“我不会用水龙头来回答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网络犯罪分子很尴尬，没有在档案中记录“水龙头”一词。
16。

在这封信的第588页，我在晚餐前被调查了一个小时，但是除了“法文文件夹是什么？在调查过程中，一名网络犯罪调查人员用黑眼圈眼镜代替了M OO检查员，从第588页的第三行开始进行调查。
调查员随机显示了所有的字母和数字，然后逐一下来，问：“这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
我不停地问，为什么我不知道，当我回答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调查时，我用更大的声音质疑。
我问道：“你怎么记得这个报告是关于文件名和无意义的字母数字的呢？
调查开始前，警方指导整个过程在中央电视台录制，经过调查后录制的录像带到地上，然后放在纸上，附上证据。
（但是警方提交给法官的录像没有被编辑，强制程序被编辑了。）
17。
在这封信的第592页，我试图充分描述调查人员从第563页中间到第564页第二行中对调查描述的恶意描述的口头书面描述，调查人员限制了这个机会。
最后一次调查问我用我的笔迹填写账单需要多少钱，给了我足够的空间给我写美国所有歌词，但是我问调查员“请问我很多空间”。 “我拒绝了。
调查人员在最后一个问题的592页面前写道：“在档案中写下陈述”，限制了自我解释的空间，直到你将记录的一半作为空白页面。
我无法完全解释摄影在有限的空间里意味着什么。
18。
“最近的网络犯罪操纵IP地址，所以IP地址不是调查的重要证据。
IP地址的用途是什么？ ”。
“我需要披露IP地址的详细信息。
“跟踪IP地址是网络犯罪调查的基础”。 South OO表示：“Tiborod（东大门有线广播）不会在服务器上记录IP访问记录，不像LG U +和SK等互联网公司。
我没有访问点记录。 “
“我知道你和iPad不一样，我故意要求你公开你的IP地址细节。

你改变了IP地址吗？ “

警方已经在Tiburd Road服务器上查询IP地址，但没有IP记录。
警方和检察机关已附上“外国学生”的公寓租户卡，作为我的证据，证明我是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被列入恐吓信而不是知识产权证明。我附上公寓租户卡显示和确认过程记录在记录中。
19。
在警方的调查中，网络犯罪调查人员被迫依靠真相调查或心理分析而不是实证调查进行调查。
来自高丽大学研究生院的网络犯罪调查人员强调，我来自科学与工程界。“为什么那些关心科学和逻辑的人不承认呢？我承认。”我从这些强制性调查中怀疑网络犯罪调查人员。
网络犯罪警察通过使用与“为什么不记得”相一致的强制性讯问方法向我供认。而“为什么不记得？”而不是合理的问题。
2015年初，网络犯罪调查人员被选中为缺乏基本人权保障和调查方法教育的专职人员，很明显，他们在电视上观看了一系列外币仪式或警察电影后，匆匆上场在电影院里。
20。
调查员作为证据提交的时间根本不考虑我的电脑习惯。
当我写作时，我通过互联网搜索来搜索图片文件，并将我找到的图片附加到文章的视觉材料上。
如果在写作之前先想想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图片，可以通过搜索互联网来找到它。
不过，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查看的图片文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删除，或者我无法找到图片文件，因为我不记得当时在互联网上搜索过的搜索词。
所以我想在需要的时候找照片。在互联网搜索中看到的图片中，有一种习惯使用电脑提前将惊艳或奇怪的图片文件下载到笔记本上。
但是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下载的图片太多了，我找不到以前看过的图片。
我用其他图片替换了互联网搜索，并将其添加到文章中，我不止一次看到存储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图片文件。

当我下载文件时，将其保存在桌面上，当桌面已满时，我创建一个新文件夹并传输图片文件。
然后，将包含图片文件的文件夹放在另一个文件夹中，当文件夹已满时，将其移动到D驱动器上的另一个文件夹中。
在此过程中，计算机读取文件时会记录多次发生的文件和文件夹的数量，因此，自从实际下载图片文件以来没有被查看过两次以上的文件被记录为我当时看到的。
特别是，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中的图片文件的情况下，具有这样的特征：每当图片文件由于预览功能而移动时，自动执行利用新图片信息自动更新数据库文件的操作，并且自动生成的缩略图文件。
在此基础上，网络犯罪调查人员提交了多起恐怖行为报告，作为他们为了模仿恐吓而写下恐吓的证据。
我向警方调查中对档案查看时间提出质疑的网络犯罪调查调查员Moo OO解释了这一点，并多次提出要求。
但是，OO女士每次都把它解释为“不可能”，我没有记录我的陈述和所有要求警方进行实验的陈述。
移动文件和文件夹时查看属性中查看时间的变化的实验很简单，所以我想请计算机专家或者Yim Min Kim来确认。
（在保释被释放之后，我试图通过PC房间的实验提交一个显示改变阅读历史的过程的视频，但是Yoon Min Kim甚至拒绝在法庭上看到这个视频，我下载了被捕获的图片文

件或从勒索合成，我没有创建捕获或合成勒索的图片文件。
21。
博客帖子是我在博客发布日期之前两到四周发布的帖子。
创建博客文章的实际日期不是博客上的发布时间，并且由于在博客的预订设置中保留的时间接近文章的实际日期，所以确切的日期可以通过检查预订记录。
如果您提前预订，Google blogspot有能力自动发布。
我使用博客作为爱好和休闲活动，所以我没有像所有的博客那样定期管理博客，正如警方和检察机构所声称的那样。
由于我只有在有空的时候才登录，所以我担心我的博客会被无人照看太久，所以我使用了发布预订功能来自动发布以前保留的帖子，而无需登录。
我不确定，但在2015年7月7日或8日，我提前写了大约5到6篇文章，然后在2到4周后自动发布到博客上。可能会有自动发布文章的情况。
（当我在拘留中心遇到律师时，Yong Min Kim要求我把我的Google ID和密码写在笔记本上。
我问金永敏："我需要以我的无罪为由进入我的账户，查看我博客的预订记录"，但律师拒绝证实。
自从郑宇军提交我的博客作为证据以来，我并没有被控伪证。所以，即使我作为一个宝石出现，我也不能检查我的博客的预订记录。

为了防止证据破坏取消保释，直到我被紧急扣押后的第二个宝石被释放，我没有修改或删除我的博客上的帖子或帖子，你可以看到。)
把这封信复印三份，与母亲保留原件，并抄送给Yongmin Kim。
（但我母亲没有交给律师，在保释被释放后，我把一份副本交给了律师。
事后审判中，法官和检察官暗示，在与律师的谈话中，金永敏律师将这一副本交给了法官和检察官。
当我问律师金永民的时候，我可以先把这些文字写下来写在纸上。
我也可能会错过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考虑一下你想要增加的防守，记下来，让你的母亲告诉她跟她的律师谈谈。
您将在最后一次听证会的基础上根据这些信息做好准备，并请您邮寄一份副本到拘留中心。
自9月11日二审开始以来，审判从三审开始。
律师金永民从检察机关收到正在办理宵禁的笔记本后，应该推迟三审，直到笔记本调查完毕为止。
（检方将笔记本电脑归还后，Yongmin Kim先生给了一位电脑专家，000名教授来调查笔记本。
律师金永旻将另外收取100万韩元。
2015年12月底，一位律师金永民写了一份由000教授撰写的报告，强调家人说："这是件大事。
000教授所写的4～5页的分析报告与记录中的警方网络犯罪调查报告和判决相同。
我推测000教授不是真正的人，所以我付了大约300万韩元来委托笔记本电脑分析，这个分析在2013年秋天被批准用于数据恢复。
大约一个月之后，Myung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已经发出了大约500页的报告和两本书，这比金永明对000教授的要求更为详细，与网络犯罪分析相悖。我告诉法官，"我会打开除黑客和黑客不确定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用"黑客攻击"等词。然而，律师会与检察官开始严重的黑客纠纷。律师"将在审判中公然恶化"，这也不例外。
记录中记录了要解决的问题的证据，调查员取得笔记本并予以确认的疑点。

在我的信中，我通过可信的笔记本调查证明，调查人员将我所提出的许多可能性都卖给了我。
第三次审判应该推迟审判，直到笔记本调查结束。

0 0 0 0 2015信中的星期几。
在首尔看守所的第16和第6间房间，我收到了母亲的信，

你是一名医学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你好？这是00妈妈
我刚刚采访了面向对象。在所有的研究完成之后，治疗和心理学的老师告诉我，我已经开了一个安眠药和一个稳定剂。我绝对采访了安阳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
现在调查员做了什么调查？ “ 不是吗？ ”
如果你说“我没有”，你会在调查中反映出来吗？请给我一些权力。
我们会照顾保释申请。
和2015年。
8。
7。
自从安阳市医院出院以来，由于缺乏饮用水，我从卫生间里喝了自来水，一直感到不舒服。
请在短时间内给我发一次肠道内窥镜检查。
我不认为我有理由吃。

0 0 0 0 2015信中的星期几。
在首尔看守所的第16和第6间房间，我收到了母亲的信，

你好？是这个00母亲的医务人员。
不管我有多么的想法和理解，我想我将不得不提交我的请愿书。
2015年。
8。
7。
我出院了，因缺水而缺水。 （我在客厅的浴室里没有水槽，而我的母亲错了。）饮用自来水后我仍然感到不舒服。
所以我要求进行肠镜检查，出于某种原因饮用自来水是可以的，但是水管可能会被污染。
我不得不去医院，因为我长时间没有见过大便，要我到医院去医院。当然，我知道我要去内窥镜去医院。但如果没有预定，时间晚了，如果你认为你站在车库里，你的心就会受到伤害。
几天前，哈姆翁的一位精神科医生试图开出一种神经稳定剂和催眠药，这是一种焦虑症。
当然，即使我理解了看守所的借口，我也去医院考虑了内镜，医务人员也不吃米饭。
如果被称为“拒绝治疗”，一切都是错误的。
你知道这些记录有多宝贵吗？没有人可以断定这个孩子犯了罪。

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最后，如果你想，请预约肠镜检查。
请。

0 0 0 0 2015信中的星期几。
在首尔看守所的第16和第6间房间，我收到了母亲的信，

你好？首席医疗官。
明天做00肠道内窥镜检查，不要让他去医院。
当然，如果你符合营养要求，请让我适应。
而审判前几天。
而且我希望你们不断地抽血，这样你们就不用去测试了。
你会希望能够坚持自己的意愿，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也很难检查它。
父母不想去医院，除非他们想。
再见。
00模型。

0 0 0 0 2015信中的星期几。
我的母亲于2015年9月2日在首尔看守所的16个房间收到了一封面试信。

大家好，首尔安养看守所医务人员。看到00后，我想再次问你。
我很遗憾地说，血管趾部有瘀斑，我的头有时会疼痛。对不起，我想到安养院去尝试再次获得另一种氨基酸（蛋白质）营养素。
我现在体重55公斤，我觉得我的身体有异常症状。
当然，看守所的医生似乎不允许我出去吃营养药。
如果您不适合所有的营养素，请给我加入的药物。
请向00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到户外去获得营养支持。
（我去了医院，听不到营养不能接受的原因的解释。
9月3日上午9时30分，他出去接受疫情。
崔亨孙医生在“看守所”开了12个小时的氨基酸溶液，并完成了医疗。医务人员Jin-heon Kim再次与主管Choi Sun-sun的医生见面，又见了两个小时 - 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我的处方。
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这样做。

2015年9月8日，星期二囚犯的来信。

首尔看守所16栋1室
我收到了母亲面试的一封信。

接待：首尔安阳看守所医疗科科长。
你好？我想请问医护人员，包括经理。
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收集血液。
2015年9月3日，我在安阳医院放入蛋白质（氨基酸）溶液，并将marinasol（在低蛋白血症和低营养状态手术期间供应的氨基酸水溶液）。
血液检查显示崔永孙没有异常，他说他在2015年9月8日在看守所的安养山医院接受了

肾脏检查，并采集了血液。
请问我现在停止测试血液。
不要让这个星期五的流体流失。
星期五下午我有一个试验，所以我没有时间。
我也必须阅读档案。
在2015年9月被发布为宝石之后，我注入了病态医院的液体。
在那里我说：“爸爸，妈妈。
请支付我的好奇心。“

4.第一个试验记录

披露的目的

在2015年，人们指责被告以否认这一指控为黑客的借口。
汉城看守所负责监视房间的官员告诉我，“如果你死了，你喝杀虫剂就死了”。他告诉我要承受心理上的痛苦，自杀而不是遭受gu吓。
韩国法院的一个特点是，推定一半以上的被告人在尝试二至四年后被判定自杀。
特别是通过媒体报道获得社会指纹的人中，有70％的人死于无辜，100％与现任政府有关。
大约一年之后，国家情报局揭露了平民监察员，并且揭露了黑客方法。
这个案件的嫌疑人不能被认为是被黑客入侵的，但调查和审判过程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落。
调查人员提交的报告内容也是调查性的，难以理解常识。
首先，法官要求律师为导致识别某人为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添加理由。
据估计，警方通过路由器黑客技术来入侵路由器，该技术在1年或2年前出现。

根据档案和调查报告中记录的内容，可以通过长期黑客行为来估计非法民事检查。
不过，警方调查人员并没有在备忘录中记录可能涉嫌视察的查询。
在警方的调查中，我删除了在制作档案时对涉嫌检查的陈述。
在郎博士的法官面前，他作证说，他只是通过推定来复制刑事程序。

在法庭上，调查人员声称，嫌疑人已经将电脑设置为未被删除或者遗失，因此没有证据支持，仅从笔记本电脑的证据分析和犯罪倾向来估计。
调查人员冒着可能出错的风险，把调查报告写在监视器屏幕上。
然而，这是一个信心，警方不能没有检查为什么犯罪是不确定的，冒着推定可能是错误的风险。
网络犯罪调查人员通过文职检查员向金永敏律师收集了情报，推测金永民律师以后将这些证据作为国家情报局民事检查的证据。
后来推定国家情报局的负责人被逮捕为国家情报局的平民监察员，
而律师金永敏则负责接受民间检查的艺人，并估计他们用了很多钱支付费用。

根据警方的报告和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在六到十二个月前提交的。
警方调查时，调查人员南相旭调查了我的电脑程序，执行顺序和使用方法，并连续询问了四六个问题。
警务人员网络保安局警务人员强调自己是“白帽子”，他们是以黑客的名义无论以何

种手段和方法为其非法活动辩护的组织，因此，这项调查并不是通过警察黑客进行的，我不能确定。
通过黑客非法检查是显而易见的，但律师金永民说，没有黑客攻击。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试图通过继续强调对笔记本电脑没有黑客入侵的方式来隐瞒民间检查。
但是，如果继续挖掘，则可以推测警方电脑的非法检查将被证实。
有证据表明，韩国政府通过互联网在一个名为OpenNet（http://opennet.or.kr/）的网站上非法检查平民，这是在对民事检查员进行调查时发现的。
金永民在网络调查人员中的介入在防务过程中已经证明了15个月左右，所以金永民律师很明显会隐瞒平民寺庙。
警方以保安的名义默默地侮辱了警方，并推定警方正试图将调查的责任作为网络犯罪嫌疑人的受害者。
在审判推迟的过程中，负责人的轮廓被曝光，因为关键人员在走动时被带走。
警方调查人员说："自2016年以来，大量的工作已经成为网络犯罪的出发点。"
警方和检察官试图与嫌疑人的家属进行谈判，通过呼吁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作为证人的警方调查员（他们将成为嫌疑人家属的受害者），以揭露他们的个人细节。

但实际上，警方调查人员并不打算与可疑的调查人员妥协，因为嫌疑人的家属不能在没有得到他们指示或同意的情况下，将调查总部的文职调查人员绳之以法。
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试图饶恕这些可耻的调查人员，因为他们试图将指挥平民检察官的行为置于法律评判委员会上，揭露案情的真相。
所以调查人员决定说服他们通过黑客进行平民检查，或者通过创造一个匿名的环境来创造勇气。

在韩国没有以证据为基础的审判。
后来，一位出席证人证词的警方调查人员表示，他没有进行影像学检查，但是先进先出的检测声称，警方有一个影像文件，审判结束时没有警方提交影像文件与法院。
此时，金永民律师承认，他在法庭上有证据，只是将检察官的影像档案的散列值与笔记本的散列值比较，而法官则提出判决并定罪。
然后，直到上诉法院，警方说他们还没有向法院提交影像文件，并丢失了影像文件。
"检察部门与警方的影像档案有什么不同？检方说，坚持检方的影像档案是值得的，因为它具有相同的身份。
随着审判的进行，媒体报道，数字证据的法律能力受到了考验，法院认为这是一个彻底的循证试验。但是，网络犯罪调查组，从一开始就受到惩罚。
由于韩国的法庭没有证据而定罪，有很多不正当的罪犯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
由于其心理结构，成功大桥由于破产而大量生活。
我对韩国的腐败心理结构有如此多的期待，以至于有些警方希望作出良知的宣告，但是直到最后都没有人说实话。
这个案件是平民寺庙，但没有人宣布良知。
而是纯粹的邪恶恶魔，一再威胁要与恶意媒体玩耍。
韩国人的良知是死的。

韩国网络警察调查人员严重依赖犯罪心理分析技术，而不是分析计算机证据并不加选择地使用。
我被怀疑是通过刑事调查来恐吓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我被指控威胁奥巴马总统和开膛手大使，因为我在博客上写的这些文字是反社会的。

因为代表网络调查人员的犯罪心理调查人员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所以我也被洗脑信任犯罪心理分析技术。
自从我接受这样的强制性调查以来，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发生了异常的变化。
我开始像所有遇见的人一样，把罪犯看成是罪犯，他们仔细观察他们的印象，我试图弄清楚他们的罪行。
尤其是我观察印象来把握金永民的怀疑。
在监禁期间，警方和检察官向我提出了有利于我的证据。
虽然在我被拘留期间无法找到和提供有利于我的证据，但是警察和检察官只是问我调查没有问题。
监禁结束后，我能够找到并提交有利于我的证据。
我发现有文件证明我对金永民的陈述，但是金永民解释说他们是不纯的意图，并说："不要因为你处于弱势而提交。"
我质疑我的出国留学和移民警察调查计划，并将其作为证据提交，所以我不得不与证据相抵触。
在审判中没有证据证明金永民认为，我找到的警方证据是错误的。
审判结束后，金永民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提到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
当我咨询律师的时候，我在咨询的时候记下了金永民律师的话，但是我收集得越多，对金永民身份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调查时警方也对警方提出了质疑，自2005年开始军方开始考虑到美国留学和移民问题，认真去留学咨询的时间是2006年大学毕业。
我也在2007年参加了韩美教育委员会研讨会，还发现了当时收到的小册子和研讨会的备忘录。
另外，在2006年到2008年间，我从三星移民公司收到了有关美国移民的咨询，并在三星移民公司记录了我的个人信息和联系信息。
当时，小册子，名片和余正佑的代表收到了三星移民公司的咨询，并把这份文件写给律师金永民。
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月20日开始任职。

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是从2009年1月20日到2013年1月20日，第二届是从2013年1月20日到2017年1月19日，所以时间不对。
第二点，我告诉律师金永民："我已经申请参加2013年到2014年的2014年和2015年春，秋季海外移民展。我的手机里面有关于春秋海外移民的信息2015年9月17日，律师金永敏律师表示："由于我可以拿到我的手机，从手机上删除，我会给你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信息的副本。"说。
你可以在韩国首尔的韩国首尔COEX（韩国首尔）听讲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出国留学，移民，生活和信息的研讨会，春秋季节每年只有两次。
如果您预先通过互联网进入您感兴趣的国家，需要咨询的内容，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您可以免费获得5,000韩元的电子邮件入场费。
不过，律师金永民说，他会把嫌疑人的手机短信抄本，希望他的手机信件能成为他犯罪的证据。
我会诅咒金永民的律师，金永民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会在两年内毁掉它。

金永旻以收集有利证据的名义给了我一个可疑的工作。
由于保释许可即将进行调查，金永民要求我进行证据调查，检察官希望证据被破坏或证据被销毁。
我发现案件的嫌疑人触及了证据，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发现囚犯在汉城拘留中心的监禁期间因证据的灭绝而被起诉的事实。

在审判过程中，郎博士的律师和金永民的律师有很多是故意的，我打算引导我积极参与修改和补充提交给我的证据法庭由律师。
在我拿回笔记本电脑之前，金永民继续强调说，我是在和我会面的被告。
通过向法庭提交嫌疑人的证据，主张律师金永民有罪。
当时我获得了奖励，但是我想了解金永民律师在积极意义上要花时间在法庭上做好准备。
但是在我收到判决之前，除了最后的争论之外，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发表声明，金永民的律师拼命阻挠了这个机会。
金永民的律师继续要求一名笔记本电脑文员，

然而，后来这个测试返回笔记本电脑，假设它会通过破坏证据导致笔记本电脑丢失证据。
我希望检察官在裁决之前把笔记本归还。
但是，检察官认为检察官打算破坏笔记本的证据，因为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把笔记本归还了，因为如果他回来的话会破坏证据。
犯罪嫌疑人，嫌疑人不打破检察机关的笔记本印章。
收到笔记本后，我发现警方，检察机关，金永敏律师的意见和信息通信专家对请求分析过程中的成像和完整性的意见有所不同一个可靠的公司。
计算机专业知识比专门雇佣的研究人员更可信，因为这是一个科学的事实，关于是否写保护，具有成像能力，或与便携式成像设备的完整性。
然而，在审判的后期，电讯专家被要求在审讯中作证，但由于调查机关的压力，他们拒绝帮助案件。
一审结束后，有关上诉法院是否有书面保护，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具有便携性的问题也有争议。
尽管科学，但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诉法官和网络调查人员每次不能清晰地回答时都不愿意做成像。
然而幸运的是，调查机关有机会透露金永民律师没有透露的真相，并选择向分析师提供信息分析。

金永敏律师的律师指责他的家人企图提起无罪。
自审判释放以来，金永民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不是像前面的审判所表现的那样具有侵略性，并且推定金永民的律师形象是正常的。
金永容律师根据他的日程安排在审判日决定，不顾法官博士
金永民的律师似乎有罪。
金永民以时间表为由避免与嫌疑人进行磋商。
后来，金永民没有承担责任，受害人和家属受到伤害。
金永民律师在预定的时间内吸纳了所有的证据。
金永民律师是否与调查机构有联系，金永民是否按照剧本动作是否可疑，是因为他在某些情况下有确定的预测。
虽然有预料，嫌疑人的家属在错误的地方也不得不忽视他们的判断，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抱着希望。
金永民律师为调查机关辩护说，警察和检察官说，韩国时区是可以的。
后来，笔记本电脑的时区由G.M.T分析。警方和检方提出的时区显示与韩国时区相符。
审判结束后，金永民想直接从法庭上看到这个暴动录像，加上这个名字。
然而，警方提供了嫌疑人骚乱录像的证据，这是暴力而不是骚乱的证据。
后来看到嫌疑人的暴动录像后，法官和观众将在紧急逮捕后看到嫌疑人躺在地上，而不是骚乱。

金永民律师试图抓住路由器并收集更多证据。
在2016年的审判期间，当德国向德国透露威胁是通过MAC地址写入时，一台路由器被从家中偷走。
2016年9月9日，金永民在试用期结束前两个月没有归还硬盘。
律师金永民说："名字信息和通讯的证据不被采用。"
律师金允民律师正在修改和补充耿正律师提交的证据。
金永民推测，金仁松教授即使在审判之后，也没有将母亲给的硬盘归还借口，因此没有保存影像文件。
在2016年9月9日的审判后，我告诉我的母亲。
"Yongmin Kim没有将影像文件存储在硬盘上。"
"当金永民律师完成审理并要求退还硬盘时，金永旻说："金仁成教授分析了成像文件并将其删除，因此硬盘上没有成像文件磁盘"。

"那么我母亲什么也没说，只要把它一遍又一遍地分析一下，让金先生透露一下金教授是不是真的分析了一下，
但在2016年11月11日的一个句子之后，金永民说他刚刚失去了硬盘。
金永敏决定不要归还硬盘，因为她知道母亲要通过电信来恢复硬盘数据。
所以，"他秘书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董事，他已经失去了硬盘，"他说。
金永民问她妈妈是否会买同样的硬盘或者付钱。
金永敏的律师削减了50万韩元的硬盘，并将30万韩元归还给母亲，并结束了这项工作。
最后，我的母亲怀疑金贤成的身份，并直接打电话给我。金仁成教授说："分析完成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删除镜像文件，我不能马上删除，我把它删掉。
朴哲贤和金永民收集了更多的证据和证词，使他们感到内疚，他们不是在努力使他们定罪。
金永民从一开始就说："如果我们家里有硬盘，很可能就是笔记本的原盘了。"所以，这个叫"金仁圣教授试图保留硬盘镜像文件"我把它交给了调查机构。
所以我没有从头开始保存映像文件到我的硬盘上。
我的母亲曾经告诉金永民，"如果我把硬盘送回去，我会分析一下"，Yim先生解释说，我们将通过信息通信恢复硬盘上的数据。我根本没有归还硬盘，因为我害怕我没有保留它的事实将会发生。
现在在家里被盗的互联网路由器和金泳民律师丢失的硬盘在调查机构中的可能性很高。
由于调查机构知道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已经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所以需要一个硬盘来跟踪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调查机关于2015年9月24日下午1点30分向金永民律师转达了信息，通知他曾与副司长张寿哲交谈，并准备硬盘存放集成的PC。
而且，正如有需要，金仁成教授拿走了他首先留下的硬盘，说明他应该有硬盘来储存影像文件。
如果调查机构中的硬盘是原笔记本的硬盘，那么调查机构将把笔记本硬盘呈送给法院之前将其呈交给法院，嫌疑人已经换了硬盘要与硬盘斗争，以找出如何欺骗它通过的过程。
你应该记录律师金永民的损失赔偿金。
如果调查机构没有找到一个现实的方法来欺骗笔记本电脑原来的硬盘的过程，调查机构将掩盖真相，并以另一种说法推翻。
我告诉妈妈，"金永民没有将影像文件存放在硬盘上，试用结束后，如果要求我退还

硬盘，金永民会在分析后删除影像文件，并说在那里硬盘上没有映像文件“。

但是，金永民说，他11月11日被判刑后刚刚丢了硬盘，
金永敏谎称，她已经丢失了硬盘，而不是归还，因为她知道嫌疑人的家人会通过KIC恢复硬盘的数据。
律师金永民告诉秘书，秘书遗失，询问是否应该购买相同的硬盘或支付。
而金永民的律师削减了五十万韩元的硬盘，并将三十万韩元归还给母亲。
后来审判结束后，金永民要求律师归还50万韩元的硬盘，而尹金刚的律师说秘书已经失踪了。
我已故的母亲说，她正在和金仁松教授直接交谈，但金仁松在分析后有一个删除影像文件的习惯，所以她不会立即删除它。

当金永民的律师拒绝拿证据吸引时间时，引起了前总理的儿子郑宇俊的注意。
Jung是SNU科学与工程系的成员，与一位在同行业工作过的妻子结婚。
他的父亲，总理卢康恩在考试时（当时包括语音网络钓鱼）曾经当过黑客，曾经冒充过青瓦台，甚至在当时担任过总理。 Park Geun-hye总统
据估计，郑宇君的调查也是这个案子继承了他父亲的方式。
因为这是郑裕钧考试政治的一次有影响力的考验，所以在与郑宇钧见面之后，金永民做了所有突然的证词。
假设有一个相互交易，并且满足了Yongmin Kim提出的条件。

这件案子并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韩国广播组织首先逮捕那个敲诈勒索的人。
韩国广播公司首先致函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问韩国广播公司。

在审判期间，韩国广播公司没有透露证据掩盖他们冒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事实。
不知道的郑俊钧问美国大使馆是否有威胁报道，美国大使馆要求他尽可能强烈的惩罚。
美国政府认真作出反应时，无条件谴责这一案件，安抚美国政府，通过囚禁嫌疑人隐藏真相，直到奥巴马总统退休和里佩尔大使被取代。
那么特朗普将在2016年11月初当选。
在美国历史上，奥巴马总统是第一任总统，自从任期结束以来，他已经彻底完成了任务。
在2016年11月21日之前，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11月11日终于将他拘留，当时他终于向朴总统请求案件的下落。
那么，因为郑宇俊的调查引发了这个案件的外交问题，刺激了美国使馆的成功，朴根惠估计政府在美国政府面前必须被弹impe。

审判日期从2015年9月4日起一年（不能作为拘留审理记录），2015-09-11（不能作为拘留审理记录），2015-09-23，2015-10- 02，2015-11-13，2015 -12-16，2016-02-03，2016-03-21，2016-04-25，2016-07-15，2016-09-09，2016-09-23， 2016-10-07，2016-11 -11。

Yong Min Kim咨询期刊。
2015年9月17日下午4点至5点20分。
我和父母一起去法院院子。
我爬上电梯，有10个人坐在板凳上，进了会议室，在那里开了一个大桌子供会议和等待律师金永民。
去会议室，看到金永民律师在私人办公室里看着他的笔记本电脑，表情愉快。
另一方面，其他律师没有私人办公室，有几个人坐在一个大型办公室，如图书阅览室。
金永民律师有一个办公室，但是当他看到他正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咨询时，他猜测他打算秘密地在会议室的书架上照相或者窃听。
据推测，会议室就像警察和检察官的调查室一样成为从外面看房间内部的设施。
有三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等着窗外的金猪感恩。
北韩宪法济州会议室书柜4.3。有很多与起义有关的成绩单。
30多岁的一名女职员带着车，过了一会，金永民律师进来了。

Yongmin Kim：我提交了辩护律师给Dr.
第二十三条审判将明确检察官的证据，并将重新申请证据。
我会休息一下，打算去。
在拘留期间，审判速度很快，因为拘留审判不能持续六个月以上。
但是，由于宝石已经被授予，审判将会延长。
数字证据的完整性和原件的身份将被验证。
（对于金永民的律师来说，情况总是如此，在其他审判中，金永敏的律师并不承认央视形象等数字证据）。

当文件被伪造或发生调制时，哈希值发生变化。
（Kim Yong Min律师首先提到的是Yong Yong Kim计划的审判方向。）
我：我同意。基本上，我相信警察和检察官的调查方法，但是我发现，在撰写警方档案的过程中，s.txt文件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金永民律师：金先生一审法官不了解数字调查技术，提交“数字数据论文”。
如果您对法律知识不了解，请到国家图书馆查找并阅读“数字资料文件”。
如果不是违反“国家安全法”，则声称以数字方式将笔记本归还，但如果归还嫌犯，证据将被销毁。
（从我没收了笔记本的时候起，警方和检察机关就通知我说，我将在填完表格之后和米兰达原则一起归还笔记本，但是我还没有还清，所以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I：“国家安全法”是否与此案有关？
（当金永民出席首尔看守所时，他告诉我说“国家安全法”与此案有关。）
金永民律师：不。
B：我想说我收到了笔记本储物柜，我没有骗信。
金永敏：这个测试有两个关键的间接证据。
第一个是存储在笔记本中的图片文件，第二个是存储在文档文件中的韩文句子2行。
请找到这两个来源，让我知道。
如果您有任何想法，请随时告诉我。
B：笔记本电脑盖后有两件事情可以解释。
我想通过保护笔记本外壳后的文件上传Google图像文件来检索图片文件。
在调查过程中，我要求提供Google图片文件上传搜索功能，但调查人员仍然忽略它。

如果您进行了图片文件上传搜索，则认为调查人员已经忽略了它，因为它证明您已经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它。）
我想分析检察官对公众信心不佳的分析。
我不想误会这是金永民律师的一个想法，并以可能性来推翻陈述。
金永民律师：检察官在证据工作室的“侧面菜单”中添加了其他图片和博客文章（由Yong Min Kim使用）。
（如果你在法庭上展示图片和文字）犯罪嫌疑人很难在法庭上见面。
（金永民计划使用投影机在法庭上向我展示证据。）
我：写警察和起诉时已经发生的事情。
（当时我在警察和检察官办公室，当调查人员继续显示残酷的照片和谎言，他们给了我一个心理震动，我不能吃。
母亲：我发现广播公司增加了两个s.txt的Hangul 2行。
我把这个事实提交给了医生和法官。
我被黑了是正确的。
（母亲称伪造和篡改证据为黑客行为。
警方表示，他们在被捕时遭到黑客攻击，但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发挥媒体的作用，舆论纷纷追捕女巫。
Yong-Yong Kim：我现在不会在审判中谈论这个问题。
给法官一个时间来理解和理解案件。
我会一步一步地做。
（阅读信）信中的第308页，警方怀疑嫌疑人已经显示另一个图片文件。

我立刻问我应该做什么，但是当播音员告诉我这是一个不同的画面时，我没有受到攻击，因为我受到了攻击。
（朝我走）334页上的韩文2线从哪里来？
我：我发现它在4chan或谷歌。 （金永民律师再次问我在档案中已经说了什么，并知道这个陈述是否被颠倒了。）
妈妈：你知道这个职位的知识产权吗？
金永民律师：我知道。 （金永民律师正在看这封信的第954页）
妈妈：我们的房子IP是什么？
Yongmin Kim：（在解释我们的知识产权后，不要跟我妈妈讨论这个问题）医生和法官都很弱。
（金永敏提到了一位熟悉电脑的律师，即使嫌疑人的家人试图欺骗法官，对于不懂电脑的母亲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
向运营商申请“事实查询”，查找该时区的IP。然后得出结论，没有证据。
我:(对我的母亲）由于金永民拥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因此请金永民调查所有的证据收集和调查。
母亲：我要去冲媒体。
Yongmin Kim：（我毫不犹豫地向媒体介绍这个情况）我反对。
我：我和我妈妈一样。它应该向新闻界开放。
Yong Min Kim：我们将比较笔记本电脑的哈希值和映像文件。
如果散列值不适合，除了警察和检察官完成的两个影像工作，影像文件是不值得的证据。
母亲：在WTF的报告中，有证据通过黑客伪造。
Yong Yong Kim：报告是调查。
（我也不相信调查人员会伪造证据，但金永民律师经常像警方发言人那样向警方和检察机关说话）。

Yong Min Kim：（对我来说）你的笔记本有F盘吗？
（金永民律师和调查人员一样，以专业的问题质疑嫌犯，嫌疑人是金永民律师，而不是在调查后对嫌疑人提出质疑。）
B：不。
金永敏律师：334页第一行的路径被认为是广播电脑上的作品。
（金永民律师发现有证据证明证据已被篡改，但以调查人员的辩护为由将调查人员辩护为错）。
对非法调查的逮捕不会有任何争议。让我们来完成审判，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要求无罪。
我：审判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有误解。你必须争辩。
金永民：审判一开始，无罪的可能性就会下降。第一步是说服法官。
（金永民律师认为他们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时间会有所不同，所以金永民的信誉会降低。）
请与我合作来帮助我。
我：我支持金永民走强的想法。
（我觉得金永民会认为，如果他放开律师，他会花点时间）。
但是，证据是显而易见的，但撤回审理时间是令人反感的。
妈妈：你带走的时间越多，家庭的痛苦就越大。
当您与其他公寓居民乘坐电梯时甚至不能触摸楼层号码按钮。
我怀疑为什么别人不压。
居民卡上写着“韩国留学生”。

金永旻:(用一种情绪化的表情说出来，我听到了。）警察来了。
（突然间，金永民表示对维护警方的态度有疑问）。
I：居民证没有IP地址证明，并由警方提交作为证据。
所以警方和检察官都记录了有关居民卡的记录并提出质疑。
我不得不说，法院通过提到居民卡上写的“韩国留学生”信件，对特定人员发出紧急逮捕和搜查令十五年。警方和检察官在他们的记录中记录，他们已经确定居民卡是我的。
金勇旻:(学习一点法律知识）（向我和法官提供一份文件）足够担心。然后想到这个想法。
我：正如金永民律师所说，我也会到国家图书馆去拿法律知识。
除了警方和检察院的内容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
金永民律师：在看档案的时候不要看这个主意，而是想想笔记本上的证据。
（Yongmin Kim正在为调查人员寻找新的证据）
警方和检察官说，韩国的时区是正确的。
2015年9月11日，法国时区遭到审判，但法国时区并不重要。
我：当我看完警察报告后，警方在调查中向我解释了时间。
金永民律师：笔记本上没有四个图片文件。
页面24，页面25，页面26是只能由作者查看的屏幕。
我在网上找不到两行Hangul。 （“网络奖”是“互联网奖”的一个过时的表达，所以假设金永民律师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PC沟通。
寻找矛盾。
2015年9月11日，我参加了4chan写作时间的审判。
我说一分钟不可能。
（律师金永敏认为这是鸡先，鸡蛋先的问题。）金永敏律师通过从新闻文章中获取这些信息，可以推定这种说法。

我：我同意律师的态度。
金永民律师:(金永民律师喜欢睁开眼睛，接受上帝。
请确认4chan的时区。
我：我会通过实验证明，即使没有打开文件，它也被记录为开放时间。
除此之外，对我的验证是电脑专家应该做的事情。
为了客观性，司法人员陪审团的电脑专家必须进行核实。
（妈妈以前是电脑专家，但是律师金永敏的律师要求律师代电脑专家收集辩护证据。
Yongmin Kim :(紧急）然后进入你的个人电脑室，看看你能看到4chan的操作说明，存档多长时间，以及如何发布。
授权珠宝的一些原因包括检查图片文件和韩文句子的来源。
去你的电脑室找出你正在调查。
（金永敏的律师告诉嫌疑人，突然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学习法律，要求协助核实。
专家在接到职员检查笔记本电脑后，得出肯定的答案，但金允民要求我作出新的估计。
金永民邀请我提供更多新的估计，并在他拿回笔记本电脑之前将这个陈述颠倒过来。）
我：4chan的操作说明已经由我的兄弟调查过了，并传给了最后一位律师Park Chul-hyun。
我兄弟的验证文件已经存档了49天，而且这个帖子被证明是便携的，没有复制保护。

（金敏律师没有阅读这份文件，并且尽快告诉我应该调查什么。）

警方和检察官要求数据向我证明，在逮捕时他们不会相信我的陈述。
我没有能够提交材料来证明我的逮捕声明。
我在收妥保释书后收集了这些文件，今天送到永民金提交。
看到我提交的文件后，Yong Min Kim收到可选文件。
但是，金永民拒绝接受我的言论不是谎言的强烈理由。
我坚持认为，由于我出国留学和移民计划，我没有动机恐吓美国，并提交相关文件。
但是，律师金永敏拒绝透露美国移民计划，他将会接受下一次的移民准备文件，因为他被误解为恐怖主义的一种手段。
今天，Yongmin Kim通过咨询成功地使被告家属了解了数字证据的专业知识。
咨询后，金永民律师走出电梯告诉我。
“从现在起可以成为冠军吗？这会更难。”
当我听到朝鲜左派分子用“替罪羊”来创造替罪羊的时候，我感到很冷淡。
金永民与“国家安全法”有关，我不相信为什么我应该成为这次审判的冠军。

博士审判法官
2015年9月23日上午10点10分至上午10点20分
Kim Kim - 金永敏律师助理律师。
助理律师金金，在审讯期间只接触笔记本，不说话。
今天我第一次穿着西装出席了法庭，而不是穿着监狱制服。

六天前，互联网新闻报道显示，嫌疑人因为怀疑数字证据而拒绝接受。
还有一个案例是这个案例将成为数字证据能力的一个新的先例。
由于律师金永民律师出席了律师金永敏律师，金永敏律师会见了记者，并将内容交付给媒体。

尹孝善：我不相信2015年9月11日审判驳回了金永民的庭审证据，
（2015年9月11日，金永敏律师告诉法官博士
“我们必须讨论数字证据的解释原则。”
这不是进行审判，而是试图抽出时间，辩论原来的法律正义的解释问题，在数字证据的接受法律中讨论。
维权律师金永民律师首先拒绝接受证据，并干涉诉讼。
律师金永民就暴力示威闭路电视录像或警方在摄像机上拍摄的视频作为其他案件的证据也有同样的说法。

因为我已经任命了律师，维权律师金永民，即使是我的案子也不去审判。
越是越频繁地进行不合理的审判来讨论法律上的原则，你就越有时间变成痛苦的审判。
金永民估计，他会承认所有的证据，花费时间，直到计划的时间到或收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建议。）

金永民律师：（金永民在讲话中对办公桌上的文件大喊）信中第334页警方提交的文件存在疑问。
在书942页中有恶意代码和网络恶意代码的黑客痕迹。
（Yong Min Kim律师说，2015年9月17日，当律师被劝告时，他休息了一下。
金永民只会谈论考生重新采用证据，提到恶意代码的黑客行为是荒谬和荒谬的。
不过，金永民律师今天指的是恶意代码的黑客行为。）

法官：我怀疑知识产权的历史。
我知道MAC地址和IP地址是不同的。
（金博士对金永民说，他不应该忽视自己，因为他在故意提到自己的怀疑的同时，明白自己的意思）。
Yong-Yong Kim：2015年9月17日，我们无法从请求嫌疑人母亲的电信公司那里获得“实况调查”文件。
尹孝善：请以书面形式提交实况调查文件。
法官夫人和夫人：声明是不恰当的。 （重复两次）以书面形式提交。
金勇：（我坚定地承诺）我明白了。我下次给你。

正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故意指挥审判过程一样，演员也是不自然的。
金永民律师：当我调查一个笔记本，我申请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封面，因为很多东西都解释了。
尹孝善：我不想申请笔记本电脑，因为我想破坏证据。
法官：下次审判将于2015年10月7日举行。律师金永敏呢？
金永民律师：由于我的日程安排，请于2015年10月2日前提交。
郎博士法官：（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去到2015年10月2日上午10点30分吧。
（金永民律师在审判日按照他的日程安排，因为他无视博士法官
金永民似乎在试图定罪他。
试用结束

其中一名律师让法官动作缓慢。
审判结束后，康博士将向律师金允民提出请求，确定他下订单，然后再决定下一个审理日期。
但是，金永民一直是维权律师，每次都有一个像法院的愿望一样的时间表，这样的辩解就抵制了。
Kim Yong-min律师并不总是跟随Kim博士和Kim夫人提出的法庭案件，我也没有要求方便。
律师金永民会随意设定审理日期和时间。
金永民在法庭上并没有把法官的权威作为“尊敬的法官”在法庭上承认，也没有以法医的形式承认法官的权威。
金永民的客人回到了我的怀疑。

与此同时，律师金永民感动了法官的种植。
金永民的律师再次告诉我，2015年10月7日，由金博士和金先生提出，应该提前到2015年10月2日，
金博士和法官都很热情。
正如我在监狱信中所写的，法官博士和夫人是首尔看守所着名的法官，他们是受到高度评价的法官。
一位律师金永民说："这是一个行动中的故意行为，是无辜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不应该忘记，这个判断是由Dr.
金永民现在看起来很不自在，定罪无辜，于是他请求金永民在剩余的审判期间尊重代表"大韩民国宪法"的金正日法官。

金永民并没有做到嫌疑人在庭审中答应提到的那个方向，
我想知道金永明今后的方向，所以我查看了金永民的时间表，并安排了下次试验前的咨询。
在法庭上，金正日的法官和检察官并没有发表太多的言论，他们大多听取了金的言论。
尽管他谈了很长时间，但是金永民并没有提到在他被拘留时遭到的人权侵犯，他答应在法庭上指出。
警方和检察官在拘留期间有各种手段和方法向法院提交证据。
在我监护时，我被当作精神病医生。我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药物注射和精神病检测。
相反的，金永民先生只提到了两三个事先做好准备的事情，今天他已经有很多时间发言了，但是到最后他还没有说什么，重复了2～3个事情，已经准备好了
金永民律师坚持要按照他所设想的计划进行，并没有提到重要的字眼。
当金永民第三次试图重复他已经准备好的事情时，郎博士的法官打破了金永民的话，并按照下面的顺序进行。
今天的审判已成为律师金永民的中流砥柱。一般来说，在韩国的法庭，律师长期言辞的机会并不多。
不过，金永民早上出席法庭，疲惫不堪，目光聚焦，在法庭上讲话时结结巴巴。
我在最后一个下午的审判中做得很好，但是这次我很虚弱，我没有信心。
在金永敏的右耳颊耳道前，最近出现了一个伤疤。
据推测，被告在过去的审判中被被告家人打了一个耳光。
我要求我的母亲提前做好准备，因为Kim预计在下一次审判中会有沉默的时间。

金永敏律师恶意剽窃了法庭上提到的两三分。
金永民律师口口声声说，他是在9月17日进攻的，
就好像对其余的人说不出口，今天在审判中提出了一个主要的怀疑，即恶意代码报告，称嫌疑人在荒谬的基础上作出无辜的主张。
正如嫌疑人之父提到的那样，笔记本电脑上的恶意代码和黑客行为过早地联系起来很困难，所以嫌犯的家人正在通过专门机构寻找证据。
因为律师金永旻提前骇人听闻，新闻界通过新闻报道又把我当成一个无良罪犯。
在新闻文章的评论中，只是嘲讽的内容，比如“让我们的家猫按下键盘”。

我们的家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做金永民律师的工作。
但是，金永民律师否认我们家人对金永民做的任何借口。
由于这一直在持续，我怀疑金永民的身份。
案件审理后，金永民律师于2015年9月23日下午4时左右请母亲的手机打来电话。
起初，金永民问我母亲我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在Costco一起看着她。

我的律师Yoon Kim告诉我，她不明白母亲的电话，她指示我找到调制解调器的MAC地址，并通过发送图片而不是短信的方式发送。
金永民说：“如果贴上调制解调器的标签，我就拆开父亲的一体机，贴上标签，如果没有，打开电源，拍下Mac地址的画面。
我父亲的所有功能于一身的个人电脑被黑，因为它应该是Ransomware，所以我的家人认为，我父亲的综合个人电脑被黑客入侵。
当我回答说我会打电话给一个互联网文章时，我喜欢它。
谈话结束后，与金永民律师交谈的内容非常有趣。
金庸敏律师正在监视我的意图，我很好奇。
我的母亲认为，要求金永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一种耻辱，她不顾金永民的言论做了一切事情。
我对我母亲说：“在回答律师问题之前，我不禁要问你为什么要问。”
我母亲最初说，因为有一家分析公司，因为信任金永民律师，被黑客攻击的金永民律师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所以建议把她父亲的一把手电脑交给金永民律师。
不过，由于今天与金泳民律师谈话以来一直存在怀疑，首先，决定公信力调查机构将首先开始成像。
第一个怀疑是，金永民律师要求我作为被告收集我的证据。
我是唯一一个因为这个案子而被捕的人，还有一个在海外的阿拉伯交换学生。
我被怀疑是各种各样的，因害怕破坏证据而被逮捕了三个月。
当我突然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尝试去触摸证据时，尹金建议我抹掉证据，操纵证据来消除笔记本的能力。
所以，保护被黑客入侵的数字证据是首要的。
第二个怀疑是律师金永民说他将用数字分析设备来分析公司，但他不信任。
一台电脑是唯一的证据，证明她的母亲被黑客入侵。
金永民将会要求您在未来的一台PC上确认更多的证据，并与他的主张合作确认MAC地址。
我们不应该合作，因为我们的家庭随意拆卸或碰触一台电脑，丢失证据。
但是，如果你不确认，尹金刚的律师会以他不配合证据调查为由辩解他的辩护，他会再次逮捕我，取消保释。
律师金永民要求犯罪嫌疑人家属要求公司进行分析，要求他们交出警方没收的一体化个人电脑。

自从我被拘留在汉城拘留中心后，我不相信我的律师金永民。
与在首尔看守所被拘留期间的其他囚犯不同，我被单独监禁，我被禁止购买邮票。所以我采访了金永民律师，请金允敏律师给我一封信。
律师金永民先要了一封信，然后阅读信中的内容，然后转回来，说他受到惩罚。
金永民律师应该先读信。
首尔看守所的Yong Min Kim告诉我，这起案件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当我通知家长时，
我想帮助金永民律师和金永民律师，他在发布后问我在外面。
但我不想帮助证据被污染。
经过警察和检察官手中的笔记本也怀疑证据操纵的完整性。
但是，如果您试图找出律师Kim Yongmin所要求的MAC地址证据，PC的完整性将会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参与证据，并收到博士的额外费用
为了配合调查律师要求的证据，我们决定在将一体化个人电脑移交给律师之前，我们应该保留硬盘的原始形象。
因此，为防止证据破坏，除我以外的两名嫌疑人家属将从2015年7月27日起携带密封的PC一体化龙山电器商店。
硬盘镜像以确保完整性，而不是嫌疑人的专家获得了律师Yim Min所要求的Mac地址的证据。

我搜索了Naver搜索词作为“硬恢复公司”，我搜索了龙山信息技术龙山分公司02-3273-9700，九老分公司02-2109-5830，江南分公司02-561-1664，水原分公司031-支付216-8320
信息和通信行业因在日出时恢复数据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被认可。
在我离开之前，我会在2015年9月24日上午9点10分打个电话。
以下是与龙山办事处的电话交谈。

B：由于黑客症状被认为是勒索软件，所以一体机损坏。
我们打算要求网络犯罪调查，所以我们要把硬盘作为合法证明，留给您存储。
在名义信息技术中，我不会说“我要去试写”。
信息技术工程师：硬盘成像的成本约为27.5万韩元。
由于我们的服务器有三天的时间来保存，所以您需要准备一个硬盘来保存映像文件。
如果你没有硬盘，你可以从我们这里购买一个硬盘。
我：需要多长时间？我可以携带一台完整的个人电脑吗？
名称IT技术人员：时间取决于硬盘容量。将整个PC连接在一起很好。
除了最害怕破坏证据的嫌疑人之外，双方的父母在2015年7月27日拿起了一台密封的综合个人电脑，由一家硬恢复公司的维修人员出面，信息技术龙山分公司（02- 3273-9700，第335和337页）。
2015年9月24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两位家长乘坐轿车走访龙山信息科技龙山分公司，下午1点左右参观。
但是我很惊讶信息技术人员亲自要求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信息技术工程师：你为什么要形象？
B：我需要验证MAC地址，但我希望在完整性受损之前通过映像保留黑客证据。
信息技术工程师：因为被授予，我将无法进行成像。
我：今天上午9点10分，我跟你有一个不同的谈话，告诉我这是你的成像。
信息技术工程师：我明白。经与团队领导协商后，我会再次与您联系。

电话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回来。
我问了打电话的人的姓名和级别，另一个人问了我我的名字，并找到了我的名字。
当我要求一个名字并且匆匆做个化名的时候，另一个人讲了一个奇怪的名字。
据推测，另一方面，曾以电子疫苗闻名的“安哲秀”化名，以“真”的名字“真”，与真名“吉”相反。
我怀疑张素哲的身份。

Chang Soo Chul：由于哈希值的变化，硬盘映像不能作为网络犯罪调查的证据。不要做成像。
我：不，这是证据。调查机构不包括在成像时已经改变的哈希值，并被用作证据。
Chang Soo Chul：硬盘映像改变哈希值以外的东西。所以没有诚信。
清原忠清北道的总部设有特殊的影像设备（而不是首尔的龙山使用的一般设备）。
但由于设备笨重而无法移动，必须将一台综合电脑送到忠清北道信访办公室。
结合往返时间和分析时间需要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这次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中秋假期之后。

此外，信息技术公司的总部忠北道原提供网络犯罪调查等法庭调查，最低成本为200万韩元。
（张秀哲说，诱导他把一台综合电脑送到忠清北道的总部需要很长时间。
据说张寿哲应该把时间送到总公司。
如果张秀哲的陈述是真实的，网络犯罪现场收集到的所有数字案件的影像证据到目前为止意味着散列值已经改变，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是证据。

I：在2015年10月2日之前进行映像并检查MAC地址。
因为没有时间对我们的总部进行分析，只需使用您的通用设备进行成像即可。
对于警方来说，携带便携式硬盘成像设备并使用现场成像作为证据。
请使用调制解调器贴纸检查您的Mac地址
Jang Soo Chul：电脑是一台集成电脑。
我无法成像，因为我无法取出硬盘并拆卸它。
打开它，因为你可以打开零件并打开零件。
（计算机专家无法拆解是没有意义的。）
我只需打开它来检查Mac地址。

我：网络犯罪调查人员拆除了电脑，但已经损坏了。
拆卸和取出硬盘，因为它将不承担进一步的损害责任。
当您打开计算机检查Mac地址时，哈希值会更改，您应该先启动映像。
成像完成后，打开电脑，在手机上拍摄您的Mac地址。
张秀哲：我会做成像。
如果我尝试拆解一体机，我会再次联系您。
我将在成像后检查MAC地址并拍摄我的手机照片。
我：我已经是2PM了，因为我拒绝在信息中心做影像，但突然拒绝了。
图像需要多长时间？
张秀哲：影像今天不是结束，而是明天结束。

在检方被捕时我也拍了照，因为花了很长时间，我没有看完整个过程，又被送到了首尔看守所。

那时候，我无法离开综合个人电脑作为黑客入侵的唯一证据。

B：还应检查密封释放和硬盘成像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我明天早上将于2015年9月25日早上去睡觉（因为我必须观看整个影像过程）。
我会买一个硬盘，并在那里保存一个映像文件。

我在外地与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家长们在信息技术工程师的观察下再次封印一体化PC，把这个过程带回家。

在对个人电脑进行成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警察，检察官和律师金永敏的形象和诚信观点存在差异。
计算机的分析表明，哈希值在两个视图中都发生了变化。
因此，KIC认为只有使用特殊设备获得的图像才被接受为证据。然而，网络犯罪使用通用设备来调查硬盘。

决定
法院注册于2015年10月1日到达
2015年9月25日，法官郎博士拒绝接受没有理由要求更衣室的请求。

Yong Min Kim咨询期刊。
2015年10月2日下午2:05至2:55 PM。
我去法院院子。
她准备好几份文件，提前提交给Yongmin Kim。
我最后一次在同一个大会议室里等着律师金永民。
一位女雇员把车拿下，从托盘上掉下来。
据推测，监控摄像机是用来从外面监控会议室内部的，因为过于紧张的表情是强烈的。
永敏金比下午两点五分钟到达预约时间。
我的母亲第一次进行了审判，所以她不小心丢失了900页的法庭文件。
我试图查看或复制法庭文件，但法院说法院不能复制，因为检察官从法庭上拿了原件。
因为律师没有抄，所以我请金永民抄他的文件。
2015年9月30日上午11时33分，雍敏金将文件抄录给母亲，并寄出警方调查报告。
（金永民律师没有向被告出示警方调查报告，但是强调他是专门给自己定了律师金永民的。）
然而，2015年9月30日下午6时40分左右，法人杨载的一名雇员打电话给她的母亲，说："由于律师有很多备注是由Yong Min Kim写的，到本月的五点左右"。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在文件中写下了嫌疑人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但是，当我在2015年10月1日会见金永民的时候，金永民将用900页的法庭文件和警方调查报告向母亲讲话。
一位律师金永敏说："把原本律师的工作900页的法庭文件抄录给犯罪嫌疑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要求我继续下去，我的工作就会超负荷，下一次我不会这样做时间。"

金永民的律师写了一个秘密，就是嫌疑人不要在信里看到，所以如果你要求他复印一份，他就得把它抹掉，然后复制一下。
我为我妈妈的歉意道歉，但是金永民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听我的。
金永民问我："你想谈谁？"看着我，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
（我不想再以律师金永民的态度再见面）
我跟中秋说再见，开始说。

I：2015年9月17日，Yong Min Kim有一个误解。
我不想去美国进行恐吓。
我的留学和移民准备一直支持警方和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所以我准备了证明文件。
（在我上次的咨询中，尹金山律师像警察和检察官一样，认为他已经准备好去美国学习或移民，以便实施我所in吓的事情。
警察和检察官应该反驳我的学习和移民安排，因为他们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金永民：我没有任何移民证明或审判出国留学的证据，不然我以后可以这样做。
我很忙，因为明天是审判。
（金永民也顽固地拒绝接受上次驳回警方证据的文件。
2015年9月17日，金永民律师试图调查我对手机通话记录的怀疑。
Yong Min Kim告诉我："手机的性格因为可以删除而被删除，我在律师事务所有一台机器。
我：正如我上次所承诺的那样，我带了我写的手机，所以我需要打开一个字母的例子，写成证据。
金永民律师：上次我说给你一封信的副本。但我不会。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的需要导致了手机人物的失踪，以此判罪）。
现在，在法庭上听我说。
（显示导入的图片）你写了吗？
我：我没有写。

金永民再次问我在警察和检察记录上所说的问题，并确认他们被推翻了。
我母亲调查并向律师展示了内容。
金永民在键盘上打字，并用他最初发现的表情来对待他的笔记本电脑。
律师金永民指出，他误解了母亲的话，说："再读一遍。
相反，金永民告诉我，"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听写上，而要集中在证据上"。
金永民并没有说这是分享角色，而是假定我不会像其他嫌疑人那样推翻我在信中所作的陈述。

Yongmin Kim：律师给了我一份不应该给我的文件。
母亲：那有利吗？
金永敏律师：是的。
（我怀疑我的母亲，但是金永民律师突然告诉我，检察官不知道，所以我怀疑检方正在审理案件。
看门人去另一个地方，把手拿开。
新来的相识也会让人头痛。
（在检察官调查结束时，我问律师朴哲贤说："我到别的地方去，我对这个案子有一个疑问，但是另一个检察官会把它送上法庭，
金永民律师:(显示警方调查的2张照片）除了韩国外交部的博客文章外，你还写了这篇文章吗？
我：这不是我的写作。

金永民律师：医生和法官拒绝给予笔记本电脑。

我必须看到，我将来无法得到它。
（康博士法官的判决副本，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特别服务机构解散了保密部门，今天到达）
金永敏律师：博士
（通过金永民的话，我只见过三位律师，金永民博士和金永民，估计律师金永民，（朝我）我需要把重点放在笔记本电脑的证据上。
（Yong Min Kim认为我避免了笔记本电脑的证据。）
我：昨天（2015年9月30日）我去了个人电脑室，带了一个在我父亲的观察下拍摄的实验录像。
你有没有试过最后一次在手写的信件（事先在汉城拘留所写的一封信）中第20次移动一个文件？
金永民:(小声）我没有。
我：视频的内容证明，警方和检察机关举报证据的时间是错误的，因为将文件移动到文件夹可以改变观看时间。
这是警方调查以来我一直在对网络犯罪调查人员做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想向博士提交一个视频
（金永民律师再次询问这个实验）
（我解释了在阅读金基颂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照片的时候，警察和检察官的讯问过程。）
Yong Yong Kim：我不会把这个实验的视频集中在测试的证据上。
我：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三分钟。
现在是三分钟。
金永民律师：我不明白。
我：如果你不想看视频，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实验，你可以试试金永敏律师的笔记本。
金永敏律师：你说的是常识。
审查员可以问为什么该文件被移动在这一点上。
下载时间比观看时间更重要。
I：由于我时不时移动文件，很难将文件传输的时间和犯罪时间联系起来。
警方调查下载文件的时间是2015年3月左右。
母亲：（我把调查内容发给了A4纸。）文件列表很奇怪。
金永敏律师：不要夸大其词。
我的研究是在东大门电缆上打开文件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母亲:(通过提取的文件）IP地址不匹配。
金永民律师：要求知识产权浮动还为时过早。让我们在下一次审判中宣称。
（然后Yong Min Kim看看她给她的文件封面。）
母亲：警察已经改变了路由器。韩国时代变了没有意义。
Yongmin Kim：（当我看到母亲的文件时，它显示出很多惊喜）
母亲：我试图找到一个调制解调器。东大门电缆的调制解调器是什么？
Yongmin Kim律师：致电电话询问。
母亲：调制解调器在哪里？什么是调制解调器的MAC地址？我的房子直接进入互联网线路，而我四楼的每个房间都有调制解调器？

金永民律师：我必须问运营商。请联系我们。

（显示该信的第727页），律师坚持嫌疑人更改了路由器的MAC地址。
母亲：这不是黑客吗？
金勇：黑客不留痕迹。
这是案卷262页，但现在不看。
证据文件保存在不同的文件夹中。
（当我和母亲谈话时，Yongmin Kim律师一直在看着我）
不要吵架，不要争吵。
妈妈：我想尽快结束这个试验。
金永民律师：我想让你看看博士
你不应该和别人争辩。
（金永民律师反对奇怪地证明，调查人员提交的50至70件证据是虚假的。
如果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证据是错误的，那你就是接受虚假的证据，而逃避真相。）
你应该看看审讯（尹孝顺）会如何回应。
检方称，由于嫌疑人是电脑专家，他可以操纵和删除笔记本，以消除痕迹。
金博士和夫人接近简单和常识。
所以我被拘留在汉城拘留中心，因为我担心证据破坏。
母亲：警方在发出搜查令时进行黑客攻击。
金永民律师：但是没有删除或操纵笔记本的黑客痕迹。
如果你快速试用，你不能无辜。
检察官打开了通往犯罪嫌疑人的路，并增加了另一项指控。
所以，有一个程序来看看测试的证据。
（请参阅记录的第100页。）记录列表中的IP 74和48是不同的。
（见信函第102页）记者的“事实查询答复”是确凿的证据。
（Yong Min Kim指出第102页的第一行和第四行是一个黄色的荧光笔。）这是调制解调器的MAC地址。
三人都隐藏起来，因为他们没有证据。
我也在咨询专家，看看证据是否正确。
问你的运营商什么是直放站。
妈妈：是不是KT的知识产权？
金永民律师：不，明天检察官会要求警方证人。
（金永民出席辅导手势，准备离开。
我：在我走之前我有一些文件。我可以提交给Yong Min Kim吗？
Yongmin Kim：我拒绝，因为我下次会要求。
（我带着我的律师Kim Yimmin走出办公室去电梯。）
母亲：（在电梯前）我会告诉媒体。做好准备。

金永民律师：我可以这样做，但是嫌疑人一定是保护者。
在和金永民商量的过程中，我怀疑自己是在撒谎，而且还继续观察我的脸，所以我只有十多只眼睛才能面对我。
今天，有关与金永民上次谈话内容的借口是有怀疑的。
Yongmin Kim告诉我他父亲的综合个人电脑，并说：“我告诉了公寓的中继器，但是我听错了。
2015年9月23日，审判结束，下午4点，律师金永敏与我通了电话。
电话结束后，我直接与母亲直接交谈，我没有弄错。
当时，Yong Min Kim说：“如果你想检查一下你的Mac地址，打开你的电脑并拍一张贴纸，或者如果你没有贴纸，请打开你的电脑并拍摄屏幕。
但是，我母亲给金永民写了一封信，“我会做影像保存证据”，并采取措施对信息和

通信进行形象。
在今天的咨询中，金永民改口说：“犯罪嫌疑人误以中继器的MAC地址作为电脑的MAC地址”。
如果金永民指的是中转台，他告诉嫌疑人打开公共电信设施公寓的网络中继，找到贴纸并拍照，如果没有贴纸，打开中继台并拍摄屏幕。
因为我不是互联网作家，所以触摸转发器是犯罪行为，所以金允民律师会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我，以便搜集证据。
最后一次听说金永民的律师，我不得不拆开父母的一台电脑，他几乎摧毁了他被黑客窃取的唯一证据。
我请求我的父母提醒金永民，怀疑在会议室里有摄像头或者窃听。
梁永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永民律师事务所书架上有很多笔录。
有一些珍贵的书籍，如朝鲜宪法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和“媒体新闻指南”，这是媒体的指导方针。
另外，还有许多书籍，如“告诉我如何断言无罪”等可疑标题的书籍，估计这也是插入电脑相关书籍的故意制作。

尹孝松来自大邱地区忠州分局的忠清道。
看到它参加了一个性攻击受害者支持活动小组，并且是活跃的，这是一个男性不喜欢的。
从对内部律师的采访来看，她说她想成为一名女检察官。
警方和检察官正在揣测，他们故意将这些事件与性暴力联系在一起。

他1973年出生于汉城，毕业于和荣女子高中，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
目前，他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法官。
2015年9月25日，通进党成员李正熙被判处100万韩元罚款，减至50万韩元。
据推测，郎博士的法官具有像金永民这样的进步政治观点。
一般来说，在韩国，进步主义者认为由于反美意识，我会对那些主张保守的政治观点的人进行审判。

博士审判法官
2015年10月2日上午10:30至11:00
尹孝顺要求法官重新认识律师金永民在最后的审判中没有承认的证据。

当尹孝松说与前次审判有很大不同，并提到专业内容时，推定他已经事先受到金永民律师的指示。
在今天的审判中，Yongmin Kim看着我问问题。
到目前为止，金永民先生一直在审判前领导审判，并说：“准备好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在我昨天和我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并且让我感到尴尬，因为在法庭上突然提出一些问题来引起陈述的颠倒。
以下是法庭上的一个案子。

尹孝善检查：博士这个，请采纳这个证据。
康医生：（朝着金永民）被告是不是敲诈勒索？

金永民律师：我没有写信。
法官博士：你在博客上写过吗？
金永民:(转过身来，对我笑了）不是吗？
我：我写了博客文章。

由于博客不能没有我的帐户和密码，博客文章是我自己的。
当我写警察和检察官的档案时，我说：“网上有很多我不使用的文章，但是我的一些作品。
我不认为我应该声称我没有做我所有的博客文章，因为我没有使用威胁性的气氛。
然而，奇怪的是，金永民律师已经像尹孝森辞典前的脚本一样使审判气氛得到了很好的回答。
而当尹孝顺证明强奸这个词时，金永民律师说：“要有礼貌”。
金孝贤律师的突然变动也使尹永森的态度感到尴尬。
当尹孝顺律师用一个调皮的话来证明我的时候，观众中的母亲是非常悲伤的。
因此，与法院书记一起坐在办公桌前的申成燮正用激烈的目光看着观众。
这种情况迫使她的母亲被迫离开审判。
金永民指出，警方视频档案的散列值是完整的，他们拍摄了暴动场景，以回应视频的证据要求，警方声称这是一场骚乱。
警方指控我的暴动录像是非法逮捕和拘留调查机构的证据，因为我在紧急逮捕后拍摄了躺在地板上的脚步声。
我以为金永民是出于自己的感受，指着视频的即兴哈希值，但他是故意的。
金永民认为，咨询应该集中在笔记本电脑哈希值的完整性上，但是法院也通过质疑哈希值的完整性来解决讨论。
律师金永民认为，尽管哈希值是分散的，但看起来像是一种黑客攻击，从而减轻了哈希的重量。
金永民面对郎博士的法官，通过了解最高法院先前有关暴动证据的先例。
因为Dr.和Rang的法官没有事先安排，所以他和Yoon Hyo-sun作证说：“Yong-min Kim突然想到为什么？
在法庭上，尹孝顺向我作证，是一名性病患者。
在这种情况下，金永民的律师太积极地出来，使形象变得更糟。
父母和我在回国的时候赞美了“金永民律师的态度”在车上，但是他对于抗拒法庭言论的律师金永敏造成的伤害感到尴尬和担心。

以下是尹贤成律师和金永民律师的结论。
1.金永民律师不知道证据的身份。

告诉我有关验证的目的。
3.使源代码不可变。
审讯报告（警方调查报告）是不可移动的。
5.提供证据。
6.提交给检察机关。
7.我不同意12-1的哈希值比较。
8.做13个专业证明是不可移动的。
9.独创性从13到14。
10.审判将于2015年11月13日上午10:30举行。
与其他时间不同，很难了解律师，因为博士
由于审判惩罚人们，律师说，他们使用法律术语彻底验证和小心。

然而，在实践中，律师使用共同的条款和沟通。
金永民和金博士的法官出人意料地将审判推迟到2015年11月13日，无论我在法庭上没有就控方的证据作出陈述，我是否感到尴尬。
金永敏的律师在6周后决定审判日，审判结束后，法庭前走廊的母亲告诉金永民律师：“我们马上试试。
然后，律师金永民被他从未见过的大自然激怒了。
律师金永民说，6个星期后审判是好事，因为要查一下通讯社的事实，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我的母亲问我，“你真的这么做吗？”金永敏打断了我的谈话，对她妈妈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的态度是我写了恐吓。
金永民要求我在Naver分手之前找他的新路调制解调器。
金永民被怀疑不想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对Tiburdo调制解调器很好奇。
据估计，由于他的律师访问，金永民将于2015年11月13日在下一次审判中寻求证人。
这个试验的研讨会数量最多，比我所做的试验时间还要长。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时间将我的家人和家属的呼吁传达给医生和法官，因为审判会花费更长的时间。
在剩下的一个月里，直到下一次审判，父母聚集安东市长解决房地产纠纷，并保持忙碌。
不明身份的居民向父母提出投诉，安东市城正逼迫父母提起诉讼。
警方调查人员负责调查，调查银行账户余额，卡片使用历史，店铺采购情况，公共交通使用记录，手机通话记录，上网记录等警方调查案件，超出允许范围，一阵旋风。
顺便说一句，因为在羁押期间发生的房地产纠纷，估计警方调查人员在试用期间起诉犯罪嫌疑人的家人，试图造成精神恐慌。
家长们不得不经过汉城和安东的长途跋涉，所以他们怀疑金永民的律师，但他不愿意放弃审判。
2015年11月4日，Tibrod的Yoon Kim正如律师Kim Yong-jin所预料的那样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书。
Yong Min Kim咨询期刊。
2015年11月10日下午2点至4点
我的母亲写了一个六页的文件大概一个星期，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发给电脑文字处理器。
“我的律师金永民很忙，所以我会把文件交给秘书。”她自己拿了文件。
我妈妈去了法庭，我找了一个来自Yongmin Kim的律师。
我想金永民想和我妈妈见面。

金永民避免会见我，打算从调查机构的角度来询问他，在法庭上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而没有事先通知我最后的审判程序和筹备工作。
在与金永民磋商的时候，我不想和金永民律师见面。
与金永民会面是有益的，但我不想去金正日去咨询，直到金永民律师是绝对必要的。
金泳民于2015年11月4日向她的母亲递交了一份名为“通讯事实”的文件，提交给了Tibur Road的法庭。
这是郎博士法官在2015年9月23日的审判中执行的一份文件。
Yong-min Kim告诉他的母亲，“2015年11月10日，Yoon Hyo-sun作证说，嫌疑人直接到了最高检察院，让他拿着笔记本电脑与尹孝善电话交谈。
一位律师金永民与被推定自我检查，询问自己，提前写剧本，并在法庭上行事的尹孝贞电话交谈。

从一开始，金永民被推定是以检察官涉嫌企图证明违反“国家安全法”的罪名为我辩护的。
我指责最高检察官办公室，我必须去拿笔记本电脑，尽管有证据表明我正在拿笔记本电脑。
金永民突然改变了对笔记本电脑完整性检查的立场。
Yongmin Kim在首尔看守所第一次见面时强调了比较哈希值的完整性的重要性。
然而，尹金却突然改变了将哈希值的完整性与调查机构的成像文件进行比较，而不是笔记本。
金永民律师复印成像文件后将哈希值与调查机构影像文件进行对比的想法不具说服力。
由于将同一事物与同一事物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通过比较笔记本电脑和调查机构所证实的文件来检查散列值是否匹配是正确的。
据推测，控方要求律师Kim Yoon-min改变哈希值比较，因为他通过更换律师Kim Yongmin的位置来操纵调查机构没收的笔记本。
观察家认为，明年奥巴马将退休，而开膛手大使将定期更换，导致决定。
法院和检察机关也认为，奥巴马和里伯特威胁要逮捕，因为有可能与外国媒体接触，因为这是一个不希望审判成为国际问题，成为外交问题的气氛。
警方和检察官已经供认犯罪嫌疑人约三个月，暗示使用恶意和非法手段和方法。
一般来说，韩国法院过于支持调查机构，因此调查人员认为他们是伪造或篡改证据以判罪的违宪行为。
因为我的身份证在警方被捕和扣押后不见了，我不能进入检察机关。
为此，金永民原则上要求律师按照法定代表人的工作接手。
我的母亲代替金永民的律师前往检察官办公室的尹孝善办公室，拿着笔记本电脑。
我的母亲立即乘出租车回到律师的办公室，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放在金永民的保险箱里。
母亲在运输过程中为证人附上出租车收据。
尹孝顺有意归还笔记本，金永民打算窃取嫌疑人的证据，这是值得怀疑的。
Kim Yongmin Kim律师打算通过诱使嫌疑人以Mac地址证据调查为借口打开笔记本电脑，以此来改变笔记本的哈希值，从而避免必须比较笔记本的哈希值的完整性。 。
金永民不是陌生人，但突然改变言辞，冒充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愚蠢的事情，尽管他知道由于他的强烈的方向或要求，他不可避免地怀疑疑犯。

博士审判法官
2015年11月13日上午10时20分至上午11时20分
法院保安人员通过法院一楼电梯前的简易检查站时，要把行李放在X光搜索平台上。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拿到我在试用期间拍的一个包的X光片。
法院保安人员拿起包里的X光片后，告诉我要打开包，看有没有水，是毒药。
我想法院保安人员正在检查我的记录。
上次有人来我们家时，我想我得到了一个法庭保安人员的搜索，当我无法得到我想要的证据。
我上法庭时，在法院大楼内的一楼咖啡馆里，我看到金永民律师坐在椅子上。
通常预计金永民早上会在这里上法庭。

审判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但法官和检察官在现场等候时，他们提前10分钟开始审判。
金博士说，其他被告预定不能参加。
Kim Yong-min使用投影仪解释三个IP，显示2015年11月4日在Tibur Road向法院提交的事实。
这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感觉就像你在一个带麦克风的卡拉OK房。
当Yongmin Kim使用投影机时，鞋的内部磨损了。
这些被推定为安江桥的人很少谈论自己。
律师金永民在这次审判中发言最多。
尹孝顺和法官康博士说：“我对这个领域的知识还不够”，并且听取律师金永民的意见。
审判时，金永民强调了两点：一是通讯社的情况介绍;其次是在收集警方调查证据过程中非法收集的证据。
尹孝孙说：「我会打电话给一名调查人员参与调查，我认为要设立两三个人作为证人是需要时间的。」
尹孝善从来没有写过一个不确定的表达，就像“博士是一样的
当检察官说话的时候，医生和法官表现出愿意把耳朵拿出来听他们的头发倒退。
另一方面，当金永民说话的时候，他不听。
这是金正日律师金永民怀疑的心理表现。
除了像检察官这样的女人这个共同点之外，郎博士的法官还试图帮助检察官，因为他与法院形成了私人的联系。
当金正敏去审判时，金博士的嘴唇变得越来越薄。
金博士愿意通过改变嘴唇的厚度来冷静地判断。
律师的态度突然变得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
由于检察官的态度已经消失，郎博士的法官显示他打算进一步支持起诉。
检察官愿意把负责调查的人员放在立场上。
他在证词中分别打电话给他的警察，给他一个细微的差别。
尹孝松告诉律师金永民：“我会把案件提交给你们，如果你知道案件号码，请告诉我。
律师金永敏提到违反“国家安全法”的案件，并提出“王室案件”。
这个案子是一个间谍案件，民权律师金永民律师担心把我的案子做大间谍案。
检察官将对法官作出令人恶心的表示，称他将“提出两名证人”。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所以让我们把恐吓当作证据吧。”英语语言的证据是不需要不道德的。
一位律师金永敏说，他将等待与坐在助理律师旁边的金金consulting商量，并撤回证据的不公正。
康博士和他的法官也认为，网络犯罪嫌疑人对电子邮件发件人和收件人的出席和证词是否定的，可能是为了保护重要的调查人员。
金博士估计，电子邮件发件人和收件人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担心网络安全相关人员和方法的暴露，因为国家情报局参与了此案。

如果网络代理人处于法律地位，他们的国家安全可能出现空缺，或者国家情报部门的民事检查可能成为问题。
郎博士法官将于2015年12月2日上午10点尝试下一次审判，并说他将质疑两名证人。
审判结束后，朗博士法官谈论下一次审判，他对我说：“接下来吧。”
金博士估计，这种不便反映在我身上，因为前一名嫌犯不在场。
审判持续了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审判结束后，我站在大厅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和金

永民谈了20分钟。
只有母亲和律师金永民发言。
一位律师金永民说："郎博士法官说，他将在审判中去办公室，阅读通讯社的情况说明书。
金永民一边戴着手，一边用下巴接触下巴，表达了他的意图。
她说话的时候经常揉鼻子，露出消极的心理。
据推测，与金正日的法官和尹孝松的律师进行磋商后，这一审判不幸被推迟了。

变更草案草案
法院注册于2015年11月25日到达
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郎博士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上午十时将其下一次审讯变更为
博士审判法官
2015年12月16日上午10点20分至上午10点40分
2015年11月13日，在审判时，郎博士法官于2015年12月2日下令审理下一审，但于2015年11月25日发出更改命令。
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金永民和母亲打来电话。

金永民律师：这个审判不需要特别的准备，因为尹孝顺律师通过了这个证人。
（尹孝善作证说，过去的审判将会有两三名警方调查人员见证，但2015年12月16日将会无证人审讯。）
我会争辩说，没有证据和无罪，因为警方没有提供成像的第一个证据。
分析笔记本电脑的金仁成教授说，没有黑客入侵的迹象。

在2015年12月16日的审判之前，法庭前庭走廊法院的金永民律师告诉他的母亲："即使你问了金仁松以外的人，结果也是一样的。黑客事实"。
然后，金永民向我强调，"笔记本证据是不利的"。
据称，金永民事先已经采取预防措施，通过触摸笔记本电脑来摆脱黑客的证据。

我和我的家人决定把分析师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而不是由律师金永民逮捕的金仁成。
正在调查笔记本的金仁成教授，在提交分析结果之前，用金永敏的律师告诉母亲缺乏专业知识。
金仁成教授倾向于通过分析笔记本来捍卫他们，警方调查人员犯了一个错误，怀疑他们是网络犯罪嫌疑人。
金仁成教授决定改变立场，因为他忘记了只向中庭提出意见的教授的理由。

律师金永民告诉我，她把自己的硬盘成型了，所以金永民没有理由不把笔记本归还。
我会把笔记本拿回来，不要让金永民做分析。
在明年上半年的审判结束之后，我们将重新开始针对网络犯罪的审判。
律师金永民可以通过触摸操作或删除笔记本，以便金仁松在分析后不久就决定从金永民那里得到笔记本。
不过，现在金永民控制审判，他马上要求一台笔记本电脑，把它交给外面的公司来激发他的律师。

首先，我将回到金永敏律师那里，把笔记本带到一个名声在外的上市公司，然后在揭露真相之后，进入判断网络犯罪调查的阶段。

审判之前，金永民说："因为没有证据，我会声称是无辜的。"
辩护金永民律师的律师朴哲贤在起诉调查时对我说，"没有硬盘镜像的证据"。
金永民参加了一个先进的模拟手表，部分镀金的不锈钢表壳，一个带有一个或两个口袋的老式皮包，一个带有字母的厚黄色纸袋。
金金亨律师不是高端手表，他戴着黑色手表的大型模拟手表，总拿着笔记本电脑，放在律师的桌子上。
金金亨助手拿着一个口袋里装着尼龙袋的袋子，但这不是奢侈品。
网络犯罪调查人员Nam Sang-wook，Kim Jin-kwang和Kim Kyung-hwan，还有Shin Won-mi的伴奏和侦探陪同。
身份不明的伙伴是一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脸色发黑，性格开朗的网络犯罪分析师。
金相光和新元里的同伴坐在观众席旁边的前排。一名身着长袍的年轻侦探坐在座位后面的中间座位上。
他们三人今天不是目击者，而是试图查明法庭的进展情况。
我的母亲把我的包和跳线放在侦探旁边，移到南相旭和金金光的后面。
我不知道侦探会做什么，把我的包和跳线给我的父亲。

一名名叫钟佑荣的男子被录取为西装，尹孝顺在审判期间没有发言。
Jung在会议结束时说："数字证据的过程是合法的。"
正如调查人员重视嫌疑人的最后一句话，调查人员最后说的是最重要的事情。
律师金永民说他不合法，在这个过程中，郑宇俊和律师金永民正在认真地争论这个情况。
金博士和法官介入审问金永民。
金永民说："我没有拿到警察形象的证据，我是无辜的，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郑俊钧很不好意思地看着南相旭的一面。
南相旭并没有提前告诉郑俊俊的检察官，南相旭指着纸笔记笔记，表示"我有证据，但没有给我"。
由于警方没有对硬盘进行映像，因此假设警方会复制起诉所拍摄的档案，并在下次审讯前操纵散列值，交给律师金永民。
而律师金永民可能在下次审讯中再次逼迫母亲。
金医生对金永民说："那么你们不需要金永民以前问过我的其他证据。"
他说："我不需要它，我只是要求提供警察影像的证据。
我看不到戏，但博士的问题
在与金永民律师谈话时，金博士的脸色变得微红而尴尬。
我怀疑自己是否写了一个剧本，因为这个剧本对郑宇钧的考验太过戏剧化了，而且对于南桑夫来说，医生的判断是尴尬的。
由于审判完全按照金永民先生提前的指导进行，因此推定金永民先生在审判前与钟义军博士会面，

当金永民的律师回答金博士律师的问题时，金永民显露出他的无意识的心态。

法官：你的意思是图片文件写在被告的笔记本上？
金永敏律师：是的。红色下划线来自创作电脑。然而，被告声称已经被下载。
（金永敏开始在被告面前隐藏恶意论点。）

法官首先考虑了嫌疑人是否下载了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创建并上传到互联网的图片文件的可能性。
但是，以金永民律师为由，我认为是因为有一个红色的下划线，没有下载和操纵广泛调查的证据。
我问警方和检察机关："请从网上下载图片文件并保存。
当警察和检察官拒绝时，我一直在问一个有信誉的第三方。
但没有人说他们收到了通过互联网访问记录找到的下载。
警方和检察机关不利的事实说谎嫌疑人写了这个事实。
为了支持使用网络罪犯的推定，网络犯罪分子甚至大概删除了留在他们笔记本上的因特网访问记录，因为他们没有使用隐身模式。
我继续要求下载，但新闻界判定公众说："我不能说犯罪嫌疑人没有写下来。"
新闻报道，数字证据的法律能力已经被检验，当奥巴马进入检索词时，新闻故事仍在继续。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向记者发布新闻稿，以通过数字证据法律能力的表达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压力。
金永敏律师被认为是在媒体播放和抽象扩张案件中获得声望。
据估计，如果揭露真相，人们会对网络犯罪的误操作感到震惊。

律师金永民说，接到警方的证据需要时间。
"审判将于2016年2月3日上午10点举行，"博士说。
律师金永民经常告诉我和他的家人，审判即将结束。
但实际上，两个月后的审判日期。
律师金永民并不随时询问被告，而是经常保留审判日期。
律师金永敏作出各种判决，如自行决定审判日期，失去法官的礼貌。
据推测，金永民在与博士谈话时，表明他很难为被告辩护。
我的家人会放弃金永敏的律师拒绝二审的请求，我会向杨医生的法官说清楚，金永民的律师和被告不在同一个地位。
正如先前估计的那样，Yongmin Kim获得了一个许可证来最大程度地操纵网络犯罪。
同时，严敏允律师也捍卫了我们家人的恶意，说："这就是无罪行为。"
而且在审判结束之后它会继续这样做，并且会将其反对恶意的辩护合理化。
如果你把所有的证据和审判结果都排除在有利和不利的位置上来寻找真相，那么你就不需要金庸庸的手段。
但由于金泳民律师的原因，一审的指示方式是通过证据失当证明证据无罪，但越来越远离真相和内疚。
即使审判结束后，你又遇到了另一位律师，不要忘记律师是坏人，那么你必须小心这些骗子。
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接触到处于困难境地的被拘留者，并且尽量劝告金永民尽可能提取金钱，因为他会向律师金永民请求人权。
2016年2月3日，下一个法庭，金永民预计会提出更恶意的论点，结束审判，支付辩护费，并停止审判。

此外，金仁成教授的书面意见也出来了。在审判之前，他是调查机构的前奏。他会尽可能地调查我，在下次审讯时作为证据，并给侦查人员借口伪证。

审判结束后，三名网络犯罪警察离开房间，冲向电梯。
我的母亲故意跟着打招呼，但三名网络犯罪警察沉默了。

当我走出法庭时，我看到他们三人在电梯前等候着。
律师助理Kim Jin-hyeong与她的律师Kim Yong-min一起出庭。
审判结束后，金永民律师非常兴奋，自己被抓走了。
金永民和我的家人走到法院的一楼，进入咖啡厅。
在咖啡厅里，两位律师律师金永敏跟在那里喝咖啡的老人谈话，然后走出走廊。
在走廊里，妈妈说："我想换个正在调查黑客行为的金仁成教授。"
一位律师金永敏看着自己的脸色，思考自己的收入和收益，并说："我可以改变它，但是它会花钱。"
金允民说这个问题并停止思考，但如果他改变了，他会继续问同一个人进行分析。
金永民将介绍的新专家没有，或者他们都是同一个人。
律师金永民看金钱，律师金佑民只是出于检察官和被告之间的利益考虑金钱。
警方可能会延迟审判，以使警方和母亲之间获得最大的利益。
如果警方贿赂他，我不信任金永民的律师。
公平地说，公平地把笔记本的调查留给专业公司是公平的，而不是由律师金旻敏把钱交给律师金永民。
我调查了一个名誉可靠的法医公司，并向我母亲提供了以下说明。

第一名。量子（02-560-7400）。外国安全公司。专门从事黑客入侵。推荐供应商。
第二个地方。卡巴斯基实验室韩国（电话：02-6207-7216，传真：02-6207-7217）。国外疫苗公司。非常有名的俄罗斯公司。如果昆腾不工作，请在这里要求。
首尔市江南区久隆路90,42号太阳塔大厦5楼（135-839）
地铁2号线1号出口Seolleung车站福利公司位于首尔江南分公司后面的中国餐厅"中国"招牌的5楼。
※卡巴斯基实验室韩国的合作公司
①Debridge（02-563-1324）：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国内分销商。安全工作
②龙骨科技（1800-8773）：卡巴斯基实验室国内分销商。安全工作
第三名。打开网络（02-581-1643）。南熙代表国内安全网站运营。征求建议。
第四名隐私保护'卫兵一号'（1544-2541）。国内安全公司。一家专注于报纸广告的小企业。
等级5."Avest"法医鉴定服务（1661-9331）。首席执行官Bong-Keun哦。国外疫苗公司。警方检查我的笔记本电脑是否有病毒
第六名BitDefender（070-5056-1000）。一家外国疫苗公司
7个等级。病毒追踪器（070-7308-1004）。代表董事南相国（如果金相国被推定操作，则没有信任）国内疫苗公司

我会去看金瑾's的助理律师金瑾assistant助理律师了解我想知道时间，并给我看时间，做一个满意的表情。
金金亨我从来没有见过助理律师说话。
审判结束，母亲在走廊里向律师殷敏查证时，金勇敏律师态度深刻，态度认真。

律师金允民估计，她的母亲的文件是非正式地交给医生，检察官和调查人员的。
审判开始时，金永民的文件与他不愿简单报道的事实形成对比。
金瑾assistant助理律师立即将文件送到法院一楼副本室复印。
当我回家的时候，我的父母很高兴地告诉我，没有证据显示警方在警方调查时已经让朴俊贤律师向我透露了档案中的警察。

2016年1月21日下午10时40分左右，他在地铁上可疑的消减行动中被绑架了两个小时。

跟着我的人喝了酒，逼我回家问我想知道什么。
据推测，这一级别的机构或被绑架群体可以参与此案。
我庆祝了我的11周年纪念，在鸡尾酒吧喝了一杯20000韩元的鸡尾酒，一个人呆了30分钟。
下午10点15分，我离开鸡尾酒吧，在地铁6号线回家。
我很担心后续的事情，而不是用信用卡在自动售票机上买现金10,000韩元的门票。
我没有交错，也没有采取。
火车上没有座位，我正站在入口处，穿着黑色礼服的三四名男子走近，试图强迫我下车。
我不会倒下，我会把门关上，他们会用力逼我。
我在火车上现金约七万韩元，只走了两站就出了门。
他们把我放在上升的楼梯前，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楼梯上打了我的左膝盖。
其中有一位在全罗道里说得很流利，说：“我吃了很多酒，已经很久没看到了，你呢？我得问你一些事情。
我猜这些是在首尔看守所的拘留中心工作的警卫。
他们说我不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已经判断他们已经醉了，并且提出了许多与审判有关的问题。
然后我突然失去了主意，后来在三角形的地方发现，这是我父母家的方向。
我猜想鸡尾酒是由汉城精神病医院院长在汉城拘留中心拘留时被强行注射的供认药物等药物制成的。
当我失去理智时，我想他们把我带回地铁站，把我带回三角洲。
在晚上十一点半左右，他们用手机号码给居住在京畿道的兄弟打电话。
我记得我的家庭电话号码或我母亲的手机号码，但我不记得我姐姐的手机号码，因为我和我姐姐保持联系。
我的兄弟问我印象如何，我决定他是我的兄弟，但我的兄弟住在京畿道，不能接，所以我在首尔给他的父母打电话。
上午十二点半左右，我的父母发现我在三角形的车站呕吐，并在车上接我。
我喝了一杯鸡尾酒，不吐，所以估计盘问结束后，我就吐了吐毒品的证据。

Yong Min Kim咨询期刊。
2016年1月19日
现在，金永民为了攻防转换，每当打电话，认识我的亲朋好友时，都说：“这是件大事。
金泳民于2015年12月29日向金仁成教授提交了“2015年第666号弟兄事件法医调查验证调查”书面声明。
然而，由金仁成教授撰写的以1,000,000韩元为代价对笔记本进行调查的文件并不那么专业和客观，以至于后来对法医调查提出质疑。

在阅读法务调查保证声明后，我知道这个文件充满了谎言。
金永民的律师说他不会见我，但是当我不和金永民见面时，他试图向我提出这个文件，要求他采访他，看看他是否会见他的家人直到试验结束。
律师Kim In-Sung律师Kim Yong-min是法庭调查的主张，向网络犯罪团体提交文件，作为法庭的证据。

2016年2月1日，国家人权委员会将收到对侵犯人权申诉的答复。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残疾歧视调查二及调查员赵英九通知母亲有关因违反“非内容不实”而被解雇的非法拘捕。

2016年2月1日，全国人权委员会接受登记。

寄件人
韩国首尔中区三百里街340号
www.humanrights.go.kr
04551

打印：Cho Young-guk /残疾歧视调查2（2016-01-25 15:40:27）
- 人们像人一样生活的世界 -
国家人权委员会
接收Kim OO
（通过）
投诉案件通知
祝你一切顺利。
2.投诉案例15 - 根据“国家人权委员会法”第39条第1款第1项（如果投诉不成立），投诉-0690100（KimOO）被拒绝。 。
3-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通过电话或邮件与以下人员联系。结束。
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
杨秀洙
*残疾歧视调查2总干事201.20.20黄宗茂
协调员
残疾歧视调查2 -428
收据
首尔市中区三里洞奈良区3404首尔
电话号码02-2125-9981传真号码02-2125-0925
/ http://www.humanrights.go.kr/englandcho@humanrights.go.kr/私人（6）

博士审判法官
2016年2月10日至2016年2月3日上午10时18分
审判正在非常安静和平静的气氛中进行。
今天，金永民的律师没有像以前那样成立，郎博士的法官，律师和金永民律师继续写在纸上，就好像他们在图书馆学习一样。
在审判前十五分钟，我和父亲在法庭前走到走廊里。
金永民独自站在走廊等待的法庭入口处。
金永民律师解释说，这件事对他父亲是不利的。
金允敏法官认定他的父亲是无辜的，他试图说服他在母亲不在的时候创造一种危机感。
不久我妈就到了，告诉律师金永民：“没有必要在逻辑上比较哈希值”，并解释了原

因。
金泳珉和妈妈一起站在母亲的背上，陪我三四次。
Yongmin Kim的行为与调查人员所使用的方法相同，他们质疑我的心理状态并分析我的行为。
金晋亨律师从电梯下来。
在审判前的走廊里，金永民提出了相反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否认他的论点。
律师金永民向我们家人解释，他不同意法律的逻辑。
起初，金永民说，如果成像文件的散列值不一样，警方就没有形象了。
然而，现在Yoon Kim说警察影像文件和律师影像文件的散列值是不同的。
他一再说“我们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我认为金永民的律师没有进行这种形象的处理，金永民的律师负责影像处理的金仁成被推定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人。
事实证明，律师金允民突然接到某人的指示，改变了态度，指示警方和检察官进行审判。

我和我的父母进入法庭，坐在礼堂前面。
我的母亲给了她一张A4纸，总结了金敏敏律师给金永民律师的信息和沟通分析结果。
审判前金永民一直紧张，他还在握手。
在礼堂的后排，一个被推定为新闻记者的男人坐在他父亲的后面。
我的父亲在白纸A4上用了很多信件，因为他的视力很差。
当他的父亲在A4纸上记下时，他偷看它，并在他的B5尺寸厚厚的棕色手册上写了一些东西。
我回头看了看，然后匆匆盖上自己的笔记本。
Jung Woo-jun身穿浅灰色领带，搭配西装，没有试穿。
Jung-jun测试使用右手昂贵的不锈钢灰色模拟时钟，黑色半框眼镜和铅笔做笔记。
郑宇容的考验经常碰到眼镜，指挥下流，触动嘴巴，脸上有轻微的抽筋，似乎不确定。
没有考虑尹孝顺，一个戴眼镜的小眼睛没有双眼皮，坐在郑俊俊旁边。
在医生的书桌前没有Sookmyung最高法院检察官。
那个高大肥胖的女店员还在。
一位律师金永民认为，他是因为在审判期间向检察官写了一个敬语。

这个论点恰恰相反，我很愤怒在2015年的初审阶段为我的家人的青睐。
金永敏律师辩称，审讯时检察人员交出文件时使用的橡皮套在左手拇指上。
律师通常不会像Park Chul-hyun那样戴橡胶丁字裤。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在他的心理动机中不自觉地戴了一个橡皮套，给妻子一个身份认同的感觉。
当他在绿色的审判记录上记录一些东西的时候，Yoon Kim写了一些和前一个不同的东西，然后画了两行，只写了几个字母。
绿色审判记录不是由法学家管理，而是推定由法院提交给法院。
金庸敏心理上很激动。

康博士和他的法官仔细听金正日对笔记本证据的回应，在便条上做笔记，并附在文件上。
在听取律师对警察律师金永民的态度的回应后，他把头埋在耳后集中听。
金永民的律师对康博士的出乎意料的兴趣感到惊讶，因为他是第一个争辩说律师首先强调嫌疑人的家人的期望。

安藤博士的法官询问了警方最初提出的嫌疑人的名字，并呼吁警方目击者。
在紧急时刻，警方冒充KBS电台，打电话，确认嫌犯在家，然后进来。
这有可能让KBS记者们对我非常不满。
我母亲估计东大门派出所的侦探已经计划了这个案子。
事件发生前四年，我在2011年被传唤到东大门派出所作为盗窃嫌疑人。
那个时候审问我的一个中年侦探告诉我，我是来自外国的。在过去的八十年代，当我在警察局工作的时候，我去找了很多大学生做学生运动。“
我的母亲起诉了东大门派出所的侦探唾液脱氧核糖核酸测试和指纹被操纵的事实，东大门警察局的警察推测他们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对我不好。

律师金永民和法官杨博士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
医生和法官:(在决定下一次审判的日期之前）计算机相关的事件最初是否可以证明事实？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我应该再给你一个小时吗？
（金博士的态度不利于金永民。
金永敏律师：是的。那就对了。
法官：你有多少次拿电脑机箱？
Yongmin Kim：（这是第一次毫不犹豫地回答）。金永民的律师不能说谎，说实话不好。
你在法庭上有一个家庭吗？你在法庭上有一个家庭吗？

Andojang博士对他妈妈说了一秒钟，妈妈提到了信息和沟通的证据。
律师金永敏微笑着看着观众的母亲，说不应该这样做。
金先生的法官多次向金永民询问电脑相关事件，质疑金永民的可信度。
此外，金永民并没有将嫌疑人家属的上诉传达给医生和法官，而是将其中间打断，做出不一致的陈述，甚至狠狠地争辩。
审判结束时，金永民会见了记者，掩盖他的恶意论点，把我描绘成一个不择手段的借口。
我觉得我应该切断与金永民的关系，因为我不能假装金永敏的律师是在怀疑金永民的资格的情况下被恶意辩护的。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分析（金永民博士）？

金永敏律师：是的。
法官：我会在2016年3月2日或9日进行下一次审判。
Yong Yong Kim：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只需要比较哈希值。
（不过，金胤的律师看到他的智能手机日历）
2016年3月25日进行试验。
（我能看到他的智能手机，因为我坐在金永民的律师旁边。
金允民律师表示，他不需要更多的时间，按计划，推迟审判的日子）
郎博士法官:(向被告人）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下午4点出来。
妈妈:(听众）我们很辛苦。不要留下时间。
郎博士法官:(用讽刺的眼光）金永民的律师决定。
我没有责任，所以请当你的律师金永民定下来。
（金博士判断自我欺骗，用对母亲最后一次上诉不负责任的逻辑来理性化自己。
金博士和他的妻子一直不负责任的定罪，并一直合理化，以证据来判断。
由于Rang博士的自我合理化的合理化，这个审判将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忽视了无罪证据。

审判结束后，我站在法庭前等候法庭。
来掩护我的记者是显而易见的。
她把她送给记者的A4纸分发给Yong Min Kim。
审判结束后，我了解到金永民律师在五十万韩元的硬盘上没有形象。
我请求律师金永民向她的母亲询问，她的律师将获得50万韩元的硬盘。
我对母亲说："很显然，金永民在50万韩元的硬盘上没有形象，如果想继续这个试验，很快就完成了，你必须要求你的律师拿出你的硬盘。
我告诉我母亲的原因如下。
当她的母亲请求律师归还她的硬盘时，金永民不能将控方所拍摄的档案复制到一张50万韩元的硬盘上。
这是因为当成像文件被复制时，哈希值变得彼此相等，并且检举成像文件的成像文件的哈希值和律师Yimmin Kim的成像文件变得相等。
另外，金永民会给我们一个空白的硬盘，说："金仁成教授在分析后会立即删除镜像文件，所以没有文件。"
数据恢复成本低于40万韩元，这是一个从硬盘恢复已删除数据的专业公司。
金永民担心他会说谎，因为律师可以尝试从硬盘上恢复已删除的映像文件。
但是，如果您不提供映像文件，则怀疑您没有映像，因此Yongmin Kim必须将映像文件交给我们。
所以金永民会把镜像文件放在另一个硬盘上，而不要把镜像文件放在500,000韩元的硬盘上。
如果因为2016年3月25日的审判中哈希值不同而导致警方成像的情况与此相反，律师将无法主张，因为律师Kim已经破坏了证据。
如果你没有硬盘，那么你必须在法庭走廊里设置你的父亲来听取"你的儿子处于不利地位"的威胁。
不过，我的母亲让她的律师金永民问她一张五十万韩元的硬盘。
我问我的母亲得到一个50万韩元的硬盘，但我的母亲并没有强烈要求。

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对白宫提出刑事申诉，并要求韩国调查组进行调查。

据警方调查发现，南相旭犯错误的调查报告显示，警方金泰根以英文向美国大使馆发信说，白宫有敲诈勒索。
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向韩国调查处发文要求调查。
当美国认真对待时，警方尴尬地做了他们的工作，指责被告企图逃避责任，并动员了各种定罪。
如果警方2016年3月25日出现，你应该请求金泰as做证人，看看美国联邦调查局是否先要求进行调查。
在检察调查中，当我在拍照时，一位中年检察官和一位通过眼镜的法医专家告诉我："我对白宫公告牌没有任何威胁"。我说，"我问你要揭露吗？"我回答。
这不是我的故事，因为当我在首尔看守所拘留期间拜访母亲时，我谈到了这个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要求我的母亲联系白宫公告板经理，看看是否真的有勒索。

警方在试图证明这个案件是轻罪或变态的情况下失败了。
警方表示，他们担心他们对美国提起的事件将成为国际问题，最终会被误认为联邦调查局。
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将于2016年届满，雷伯总统的大使将改变美国驻美大使的位置。
因此，韩国估计到2016年底将花费最多的时间，以减少与美国政府和审判的摩擦。

审判可能会延长到2017年，所以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是明智和明智的。
如果警方在下次审讯中不出席证人，我很担心如何向博士提交请愿书。
“当被告在汉城的拘留中心被拘留时，他被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被注射了眼球震颤，并进行了催眠调查。
广播机构拒绝法庭出庭证人的命令比较好，所以我想把与警方共同调查案件的黄原案作为证人，并以他的证词继续审判。
我说的是事实真相，我不是在申请证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有利的。
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左右，金永旻打电话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审判日期已经从2016年3月25日下午4点改变为21日星期一下午2点。
金永民问母亲，“如果因为警察出现在同一天有什么要问的，请先问我。”

变更草案草案
法院注册于2016年2月29日到达
于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郎博士于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将下一次审判更改为下午二时正。

2016年3月10日下午4:00
我母亲根据MIC编写的笔记本分析报告，对调查机构的报告进行辩论。
然后，在金永民的建议下，他会纠正一下，提交给法庭。

2016年3月14日下午4点半到5点40分，母亲向我求助。

博士审判法官
2016年3月21日下午2点至6点25分。
审判原定于2016年3月25日下午4时，但于3月21日更改为下午2时。
一位女性法庭记者正穿着法庭服装，坐在一张支票座位旁边。
在审判期间，博士
医生和法官要求三名警方证人大声说出来，以便清楚记录。
当证词中出现行话时，医生和法官要求证人拼写和解释，以便速记员可以使用它。
在见证期间，郎博士和其他目击者正在法庭前的走廊里等候，以便他们听不到听众的证词。
金博士说，证人应该谨慎，在发誓之前不必做任何不利的陈述。
如果证人犹豫回答这个问题，就说：“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法官是右撇子，在审判期间，他仔细听取了证词，并通过左上角的眼睛想象了这种情况。
郎博士的法官说，这个学生在审判结束时被释放，“这幅画是一个复合体？”。
安德鲁博士的法官听说因为Chrome的秘密模式，互联网上的记录被抹去了，金庆焕说：“有一个米歇尔·奥巴马的搜索记录”，法官感到困惑。

与上次不同的是，郑宇俊强调“性骚扰”三四次而不是“性骚扰”。

Yongmin Kim是右撇子。
金永民连续五六次出席警方目击证人，并用麦克风走路示出投影机。

每次我关掉法庭，法官都可以看到屏幕，但几次之后，我就不再关灯了。
金永民回到座位上，坐在椅子上时把左腿折叠在座位上。
如果你被证词所激怒，从你的拇指上拉出顶针到纸上，用手指挤压它。
他认为他听不到60个问题中的一些，
不过，金永旻要求三名目击者重点关注路由器和MAC地址。
金永民律师一直在质疑和谴责警方没有扣押路由器。
据推测，Yongmin Kim先生试图通过路由器的查询来查看路由器上的记录。
金永民在博客上发表批评金基宗驻斯普斯卡共和国大使的文章，
金永民向最后一位证人金庆焕问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询问他们是如何将照片存储起来，以及如何承诺的。
Kim Kyung - hwan通过提出估计和可能性来重建犯罪。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最终安排了证人令，并有意与警方首长协商质疑，并以此牺牲金庆焕。
安德鲁博士和另外两名目击者说："记录所有的证词。"
据推测，网络犯罪调查人员初步对郎博士的法官进行了酷刑，以强制金某的调查责任，并将其当作替罪羊。

上次金金assistant助理律师朴内淑的助理律师来了。
朴内淑助理律师拥有右手棕发长发烫发型，白色和黑色格仔裙的灰色裙子，膝盖以下的中等长度的黑色裙子，黑色长筒袜，黑色高跟我穿高档皮鞋。

我不穿指甲油，像男人一样修剪指甲。当坐在椅子上时，坐着的是一个弯曲的O型腿和脚踝向内，不像普通的女人那样扭曲你的腿。
40人健康年轻，酒吧气氛热闹。

据推测，三名警方证人都是按照事先制作的脚本向学生方向发言的。
据推测，金相国或他的队长可能有一个警察总部或后备部队来指挥和协调他们。
实际的警方拘捕了紧急逮捕和扣押从一开始，我问我的家人"笔记本电脑在哪里？但所有的共同见证都说："我发现笔记本电脑正在缉获过程中"。根据金庆焕的证词，我进来了。"
在查获的时候，金庆焕一再问我："笔记本在哪里？从和我躺在床上的第一次见面，我回答说："我在那个房间里。"
事先无法估计笔记本电脑是否可用。
除了我的家人，没有人知道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不知道我是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了一篇博客文章。
据推测，国家警察局网络安全局通过谎言对我进行了平民检查。
如果你给警方调查人员一个宣布良知的机会，并确保匿名，使他们在警察组织不处于劣势，那么很可能说实话。
下面根据证人序列总结出关键内容。

目击者1.南桑旭
生于1978年。
黑色西装上的海龟和notai。
右手持拍。
在证词中，眼睛经常被放置在房间的右下角。
南相旭问他是否可以给法官留言。
当被问及金永民的问题时，"我听不清楚了，请再说一遍。"那是它？ "

当被问及他的报告内容时，他说："我不得不看报告，因为很久以前我不记得了"或"请给我看"。
南相旭认为，他说这是为了记住剧本或是抽时间说谎。
南相旭解释了指责我作为嫌疑人的过程，并且花费了很多精力去理解Dr.
南相旭讽刺了法庭速记员不理解的电脑术语，
在向杨博士的法官解释之后，南桑旭在对嫌疑人进行讯问时不自觉地说出了这些词语的习惯用法："你现在知道吗？
韩相武有一个心理学基础，就是他是从韩国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电脑专家的骄傲。
南相旭很紧张，眼睛不稳。
她否认她写内容的事实，按照这两个原则做了陈述。
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请求，网络犯罪调查以外的网络犯罪调查人员郭东奎把他带到了他的面前。
在紧急时刻，郭东奎被派去支持网络犯罪，他在警察执勤时质疑我，怀疑他得到了某人对我的发言的指导。
南桑旭告诉法官，"因为国际调查，我请你尽快结束面试，早点离开。

证人2. Kim Jin-kwang
生于1970年。
与棕色西装的高领衫上面。

右手持拍。
用全罗南道方言进行中年以上平静的谈话。
额头很宽，对于瘦的身体说话不多。
金进光排名高，与国家情报局气氛一样。
他与另外两名证人不同，他说："我不知道如何发誓证人"，最后，在阅读我的名字的部分，
这是一个不方便的心理状态的表达，想隐瞒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不得不不合作地说谎。
当金金光告诉律师金永民，投影机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时候，法院长关掉了他的背部。
在调查的过程中，当我强迫时，我审问我，并假装是恐吓和残酷，行事软弱。
当我看到我的眼睛时，我立即表现出一种非常恶心的表情。
我想知道这样的人是否有良心。
金永民的职业不是专业学位或证书，而是公司内部的教育。
金相焕拥有信息通讯技术和先进技术资格的硕士学位，但金金光却声称已被任命为平民代表。
是否是国家情报局特工关于原产地成分的问题值得怀疑。
金金光是国家警察厅网络安全部门的主管，尽管他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不足，网络犯罪历史不足。假定已经被任命为基础。
在整个证词中，我在书桌上高高举起我的右手，紧张地动了我的手。
金永民提出的问题是，他以"李先生陈述他的桌面"的方式记得自己的优势。

证人3. Kim Kyung Hwan
1976年出生。
黑角眼镜，深蓝色或深色的钴色野蛮外套填充所有的按钮，隐藏在大衣中的衬衫隐形。
全罗北道有口音的标准语言。
在整个证词中，这是一个生硬的，烦躁的和紧张的态度。

我对于不必要地提到我已经提出我的立场并转到另一个立场感到不满。
据推测，检察机关和警方通过收养律师金永敏的最后证人和最敏感的问题，指出这一丑闻是向金庆焕转移责任的见证人。
这样一来，韩国社会就刮伤了在这个组织中无法抗拒的人们。
像斯诺登这样的韩国人，没有勇气自卫，逃不出国门。
据推测，有许多投诉，因为南相旭被称为“组长”，在组织中排名较低，并受到各种不当行为或不公平的工作。
我认为比较另外两个证人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如果你从逻辑上说服他们，你很可能会就平民视察做出良心宣布。
金庸旻在对金庆焕提出质疑时，被金庸焕的强硬态度所打动，这一天他第一次很紧张。
金泳敏律师在审讯期间与金庆焕认真辩论时，
金永民问律师：“你为什么不抓住路由器呢？”金庆焕回答说：“你下令调查？
Kim Kyung-hwan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查，并要求结果。”
当金永民的律师提交调查报告时，金庆焕说他没有看到，郎博士的法官告诉金永民使用投影仪。
金庆焕也回答说：“正如你所看到的，当我看报告时，我可以看到它。金永民告诉我总结的内容。 “我写这个报告是因为我写的。
金 - 焕对电脑知识感到自豪，说他是电脑教育的水平。

金 - 焕描述了法院讲师比南相旭更冷静善意的电脑术语。
审判日益延长，医生和法官已经筋疲力尽，在证词中不再要求解释。
金-焕回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知道这幅画是复合的吗？并建议犯罪过程的各种假设和可能性。
当Kim Kyung-hwan向Windows 7操作系统解释时，Jung Woo-jun介入并问：“不是Windows XP？
我怀疑网络犯罪在分析证据的操作系统上没有可信性。
金永民向律师询问更换笔记本硬盘的过程，金庆焕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把它交给了另外一个调查员。
当她的母亲告诉她听到一切在听“说谎”的时候，尹敏律师用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手势刺她，说明她不在母亲身边。
出勤警察调查人员避免了陈述的逆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下一个证人的隐藏和隐藏的态度是一致的。
南相旭交给金金光，金金光交给金庆焕，金庆焕再次将责任交给金金光。
据推测，证据的顺序是事先计算出来的，并已经做了详细的准备。
所有参加证人都是国家警察局网络安全局的成员。
据推测，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黑客调查，而不考虑威胁。
坐在观众席礼堂附近前排的法庭网络员工报告说，他们一直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来比较整个试用期间的散列值。
荣格说，他可以继续吃晚饭，但是金永民说，他将不得不在下一次审判中再次比较哈希值。
金博士说，由于他的日程安排，他将在四月底尝试审判。
法官告诉被告在2016年4月25日下午2点回来，用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温柔表情回来，并结束审判。
我回答“是”，走出法庭，因为我是最后的审判，没有下一个审判。
我走后，医生和法官找到了我，我父亲回答说：“我去了洗手间。”
审判结束后，法官告诉嫌疑人：“不要干涉下次审判的顺利进行，而要立即离开。”

但今天，我看到审判后，我正在找我。
我相信阮博士的判断是基于我有罪认罪的假设。
我遇见了金永民和朴内淑助理律师，他们走到京釜地铁站的地铁站。
我问他说："我做得很好。"金永民一边躲闪，一边出席仪式。
然后，金永walk走了五六次，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他马上说："你在等我父亲的车。"
一名律师金永民误以为嫌疑人在街上等着抗议恶意防卫，但很快就逃出了房间，嫌疑人的家人预计会到。

博士审判法官
2016年4月25日下午2点到4点40分（从下午2点30分到下午4点15分休息）
下午一时五十五分，共有四名男子，一男一女，被推定为以证人身分出席的网络调查员李仁基及以见证人身份出席的郑友俊的成员，
据估计，调查人员已经作了证词，并且已经在下午接受了调查人员在场的审判。
后来，在审判结束时，康医生估计，警方和控方证人不会再通过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下一次审判还可以吗？
据推测，郑宇俊和两位目击者李基基已经通过电梯预先讨论过了。

郑和军持有六至八束A4纸，用夹子固定，据推测，这些A4纸张在笔记本上已经打印出来了，而他的脸却很坚硬。
当一名妇女进入市场时，一名女性雇员将一堆纸放在一个经常从电梯里拖下来的小灰车上。
这名女性员工不是记者，但她有一个米色的野生动物园跳线，一个发型，头发系在头发上，头发在头发上，头发清晰可见，坐在礼堂的后排。
在吴宇君的测试下，这是一种压力性的脱发。
当她将文件处理到检查室后面时，女职员一直在等待带进来的货车。试用结束后，女性员工拉回车。
一位女记者坐在礼堂的前排，笔记本电脑，但整齐的衣服。
记者坐在前排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办公桌前，因为前台只有一张小桌子。
当第一次检查从电梯下来时，我站在楼梯上，看到我的眼睛，假装不认识我，但我的脸很僵硬。
在那段时间里，律师金永敏带来的助理律师金金did不再来了，
所以金博士指出，没有检查。
就像过去的审判一样，这个审判是在一个非常平静的气氛下进行的，永民金没有更激烈的争论。
审判一开始，李仁基开始作证，没有任何宣誓程序。他开始比较他的成像文件的哈希值和他刚刚在他的证词座位介绍的笔记本，按照博士的指示
分析过程在投影机上，金永敏（Kim Yong-min）说："我会搬到观众席，以便我能看到投影机，"坐在靠近荣格的后门廊，
金永民问李，"有可能在投影机上打印所有的屏幕，并把它们附在文件上？李仁基回应：「可能」
金永民愿意定罪。
在观众看不到的桌子前面，有一台以前没有的白色彩色打印机。

电脑专家Kim In-ki因为无法使用打印机而无法打印。金永民律师，两名法庭文员和一名法庭书记员正在我面前奔跑。
金永民说："请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因为它很小。"
在审判期间，Jung Woo-joon作证说他的眼睛躺着，眼睛在下面。
有时候我看着这个测试，Jung Woo-joon，我意识到我的目光。
他说："我提交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在审判前于2016年4月19日受审的郑和军今天再次纠正。
荣格说："我已经确认了美国驻华使馆官员Kang OO的秘书。
据推测，康OO负责联系美国大使馆和警察局。
当Yongmin Kim发表声明时，他左手站在桌子上，桌子上放着一堆文件。他的小指颤抖。
对于嫌疑人的不利内容，我有一个奇怪而愉快的表情。我积极移动面部肌肉，像钢琴一样在空中握手。
相反，当阮博士的法官向犯罪嫌疑人提到了有利的内容时，他把手肘放在了他手臂上的桌子上，他的眼睛没有动，他变硬了，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嘴巴在他的下巴下面覆盖着一条皱纹。
金永民在辩护记录簿上记录了一份关于辩护内容的10字的备忘录。
金永民不希望审判顺利进行。
在这次审判中，郑宇俊作证说他是一个叫"Yongmin Kim"的友好的声音，推测Kim Yongmin和Jung Jun-joon已经提前妥协了。

在审判的早期，记者听到很多敲键盘，但不迟。
据估计，记者事先按照律师金永民和检察官郑俊军的指示撰写了文章，希望报道颇为恶毒。
审判期间，康博士和他的法官殷勤地注视着投影机，给电脑留下了好印象，但他不停地抚摸着脸，触摸着球，把下巴放在头上。
不像上一次，郎博士的法官说："我还没有看到我的所有文件。"
李仁基最高检察官办公室网络调查员使用投影仪，当我解释它时，我看着执行分析程序的投影仪。医生，法官和荣俊测试脸上，假装知道。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所以我不再看他们，所以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脸。
当我看着屏幕，我期望看到一些线索。
审判是散列值分析的例外。
他说："将调查人员的笔记本电脑中的影像文件与之比较需要多长时间？李说："需要两个小时。"
"那我能做什么？"金永民博士说："等一下。"
荣格说："我最初的计划是把笔记本的内容与原始散列值比较两个小时。"
博士和法官先生先生，我一直无法决定该怎么做。
在这个时候，郑宇俊想到了内容的争议，但是推测他没有通知博士的律师
金博士请律师金永民问："是吗？"尹敏敏说："既然这样做不是秩序，我们必须在比较哈希值之后再进行争论。
哈希值分析完成后，法院终止修改，律师金永敏采取了大部分证据作为证据。
特别是在遣返之后，律师金永民直接发言，不用发小册子。
自从金永民律师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审理此案，他说他将无法接受证据。他告诉我，哈希值被媒体批评为不道德的人。放弃。
在这次审判中，郎博士的法官首先向他的律师表明了他的同意，并继续进行审判。包括欺诈在内的大多数案件再次证实博士

荣格强调，他事先准备了很多东西，说："我准备了很多笔记本的内容，我有很多要讨论的东西，"他表示，强烈的承诺，怀疑笔记本的内容通过转移恐吓的问题。
金永民律师对荣格说："在散列值检查之前不要污染成像文件，散列值将会改变。"
在对金永民律师最后一次不同意这个意外的散列值的分析中，从现在开始，律师金永民想这样说，没有问题，因为他按照这样的程序。
在李基恩在休会前印刷期间，金大法医生对金永民说："我还没有看到母亲提出的投诉，投诉中的硬盘有什么变化？
金永民说："这不是坏事，硬盘制造商似乎已经改变了。"
律师金永民（Kim Yong-min）立刻说："如果是通过金永民的律师，金永民先生会引导他的，"我会和我的母亲进行更多的交谈。指导你）"。
审判中，金永敏律师对国家情报局律师的态度令人怀疑，因为金永民辩解说警方是国家情报局的一名雇员。
"我不能阻止笔记本，所以调查人员应该看这个，"尹敏金说，"那么被告应该有一个。
然后法官说："那么你可以打开笔记本电脑，把它放在一边，然后锁定法庭。"然后他对他母亲说："你不怀疑吗？"
我的母亲不回答。
金永民和容俊俊在休会前讨论的问题是文献中的哈希值和调查过程。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在审判中仍然有时间拉动作业。
审判中经验不足的案件很多，郎博士的律师和金永民律师给予了很多帮助和让步。
据推测，杨博士的律师和先生
检察官之父郑佑荣总理在九十年代抓住了第一个黑客，成为明星检察官。
郑洪恩的儿子郑和军也试图上车买下律师金博士和律师金永敏，对他定罪。
法官将在下午4点进行修改，并将所有调查人员的笔记本电脑都打开，全部关闭，并将法庭锁定在法官面前。
记者离开了房间，刚回来。
医生和法官打了一会儿，和我聊了一会儿。我，我的父母和金永民律师在走廊里等着。
休息期间，家长和金永民在法院二楼的咖啡厅出席电梯。
在咖啡店前面，妈妈告诉我，"如果你累了，就去车上休息吧。"
此时，尹金的脸色尴尬，他不该这样做，他只用了一秒的眼光。

我了解我妈妈的建议，决定这样做，一个人坐一辆轿车，锁上门，等到我知道该怎么做。
当我进入客车时，探测器上的灰色小鼓与汽车后面的平行车停在一起，而邦戈司机和企鹅继续在小鼓中。
当审判变得不利时，推测在审讯期间误读和试图逃跑的侦探们正在报上。
过了一会儿，一个侦探出来向面包车里的侦探问好，然后抓到一辆停在我们汽车右侧4444的汽车。
邦戈茶移动了一段时间才离开这辆车。这辆车一出来，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阻止了我们的汽车退役。
所以我感到自己的威胁，保持门锁着，窗户关闭。
下午3点45分我去法庭。
我被一辆警车绑架了，我怕我可能会遇到麻烦。我迅速打开对面的门，迅速走出去。
您不应该在车上留下任何证据或文件，因为他们可能在我们车内没有人的情况下打开车门。
以前，我把车停在法院的停车场，进了法庭，看了看法院走廊的窗户，两个被推定为

公务员的男子来到我们的车里，一直仔细地看着车子。
我说我不应该把车停在很多乘客的位置上，把车停在停车场的阴暗角落，以避免阳光，因为如果我把他们放在车里，我可以让我的父母偷走证据或文件。
在下午4点进入法院之前，我提前了约10分钟，让我的父母和律师金永敏在法庭前的走廊里。
我的母亲告诉金永民律师关于硬盘的变化，但是金永民律师对这种荒唐的态度一无所知。
这时，一位穿着灰色西装外套的老头被绑在一条珍珠线上，两名侦探走过。
阮博士的法官决定在下午4点进行修改，但是分析还没有结束，所以他比预定晚了15分钟。
十五分钟后，法官判定他正在走廊里等着医生桌子后面的院子。他去了法庭两到四次，检查了法官的情况。
大家在法庭上等了15分钟，没有人说话，也没有说话。
在等待期间，初级检查继续只报告进口的文件。
被豁免为腰盘的郑裕贞偶尔用喉盘坐在椅子上，

听证会后，审判确认散列值，并讨论是否采用证据。
郑宇敏请律师金永敏采纳金永民已经沉浸在过去的证据，金永民先生承认没有证据。
金永民对法庭上与母亲不同的律师荣格很友好。
因为没有记者，金永民对大自然更加开放。
据推测，如果他们提前离开，记者告诉他们要继续前进。
大韩民国的法院由于任命了一位愿意作为法律学者考察法律原则的律师金永民，因为他必须采用调查机构提交的所有信息，浪费了不必要的时间证据在法庭上。
尽管她给了我钱，而不是律师，我的母亲试图任命一个律师金永民。不过，因为这个消息而来到媒体的律师金永民拒绝接受这个案子。并被选举。
律师金永敏像法学家一样，试图判断法律原则，结束审判，只以苦难家庭的痛苦。
金永敏律师的法律援助和高善律师的律师一样。
任何人阅读这篇文章，建议避免正在讨论解释法律的法律原则问题的律师金永民律师。

后来审理后，母亲告诉我，律师事务所的杨在哉从养老洞搬到了新沙洞。
移动的原因是其他律师已经在公司之外成立了一家公司。不过，据推测，当时担任总理的父亲郑和军通过他的父亲干预了对法学家的律师的公开解构。
另外，荣格之父因为帮助儿子的名义向金正日律师提供了很多奖励，所以推定他是先生。
显然，金永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金永敏律师本人也会认识到自己的不和谐。
金永民强烈要求李先生在采纳分析结果的证据后拍摄分析结果和李仁姬给他带来的硬盘。

与彩色打印机不同，没有法庭准备的照相机，律师黄美英用智能手机拍照。

金博士在讨论采用证据时指出：“郑和军研究员提交的证据在采用证据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他说，“如果我提交证据，我将会有解雇它，他说。
Yongmin Kim建议Jung Woo-joon说：“X-X时代是如何修复X次的，因为有很多重复的证据？
法官通过讨论采用证据的问题判断他不能再推迟量刑。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下一次我

们是否要撤销证据（然后我会在今天结束审判）”
当郑宇君和金永民没有进一步讨论的时候，法官告诉张博士：“我没有证据可以在警察报告中对被告进行判断，不应该提交（或者修改）”，说，“写与报告的作者一起。
实际上，郎博士的律师和金永民律师说，荣格的律师愿意忽视证据的伪造和变更。
张博士要求美国大使馆调查请求的真实性，郑宇俊说：“我将通过美国大使馆联络官康谟问大使馆，美国的答案是英文，所以我把它寄给康先生。“
“我想提交一个关于派出所骚乱的视频，”首席法官说，“我找不到”。
由于没有证人再忍受，郎博士的法官说：“你不觉得下一次审判将在早上？”而不像那个问金永民日程安排的人，他问荣格：“我可以在2016年5月27日到吗？
当荣格说没有时间表的时候，金博士说：“5月27日上午11点15分，另一个审判被延迟了，我可以等待。”我的回答是没有要求的。
到目前为止，郎博士的法官告诉我：“请出来。”这与听到我的回答的态度不同，我不再怀疑这是否会在我的法庭。
审判结束后，我站在拿文件的律师金永民旁边，走到礼堂后排的椅子上。
我的母亲对我说：“等一下，打个招呼吧，”我问妈妈给我一个手机，
我以为我会怀疑，所以我会去法庭去法官的办公桌。服务台前的制服女人，医生和法官细细地问我，演员是否响亮，“我怎么样？”
我去了车站的11号出口，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她的手机已经关闭了。
我和我上次一样去了咖啡馆的二楼与金永民律师谈话。
我看到窗外看看我们的车是否会经过。 Yong Min Kim正在挂一个背包。
金永民大步走到地铁站，再次见到我。
我母亲的手机关了，所以我出来在路边等，然后我看到我的车经过了，然后走了。
当我去一家餐馆吃晚饭时，母亲突然抱怨金永敏律师。
我的父亲说：“医生和法官像个陌生人一样看他的母亲。”他说：“金永民的律师在给他钱的时候不要相信？
我说：“你妈妈是对的，金允民律师行事怪怪的，”他说：“爸爸不去吃饭”，他在餐厅里放下车，开车回家。
我和妈妈一起吃晚饭，妈妈说：“金永民告诉我，这个案子的口气跟前面的不一样。”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试图向母亲保证审判进展顺利。
以下是今天出席审判的人的印象。

博士
右手持拍。使用黑色的铅笔。
血型估计是B型。
我目睹了一个银色的模拟手表，她的左手腕上有一位小女士。
假定是个人意义的结婚礼物。
通过佩戴旧的灵魂手表来吸引过去的风格。
在这次审判中，常常有额头被尴尬的样子打伤。
我试图把我的身体隐藏在桌子上。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的左耳出来，不时地碰到他的头发，时不时碰他的脸。

忠州检查
粉红色的嘴唇上丰满，白色的皮肤，刀鞘风格。
佩戴黑色圆形手表的银色不锈钢模拟运动手表防水手表。

Jung Woo-joon为了保持体重等的健康，估计是因为经常享受球类运动而佩戴运动防水手表。
一条红色的紫色领带。

Yong Min Kim
审判带有一个整齐的发型。
血型估计是B型。
笔记本电脑配备了一个笔记本背包，一个黄色的丝带和一个背包袋上的拉链环，以记住这一年。
笔记本电脑和背包是Kim Jin-hyeong的助理律师和Kim Jin-hyeong的助理律师的最后一次。
Yongmin Kim带来了一个灰色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经过几次点击后，他没有把它写在整个试用期，所以屏幕自动关闭。
律师金永民把他的笔记本放在桌上，
律师金永民用黑帽monami圆珠笔代替笔记本电脑，主要是在首尔拘留中心，大概是通过囚犯出售的纸张和黄色的军团。
一条蓝色的衬衫，两条扎实的蓝色线条，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深灰色的西装外套。
银色背景上的金表是一种定期反复附着的豪华手表，用于装饰金色的长方形。
估计是通过在手表上的精美信件的豪华手表。

网络专家李仁基
圆形的，大杯稀薄的黑色金属三通。
在一件紫色方格的衬衣的Notai。灰色西装上衣。
聪明的精神病面孔。
在证词座位上，用右手轻轻地包住左手，并将手放在桌子上。
当一名警员感到困惑时，他不自觉地用拇指和食指做成三角形。
在休息期间，我假装在观众席里看A4纸，并在另一边观察我，因为我打算把握自己的心理。
李先生不是网络专家，而是外表和态度上的犯罪心理学家。
为了分析法庭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病理学，郑和军推定李是最高检察院网络专家，并称李为证人。
在初审期间，警方和检察机关的调查人员通过律师金永民从犯罪嫌疑人家中收集了更多证据，并试图纠正或补充法院检察官原来提交给法官的证据。

Yong Min Kim咨询期刊。
2016年5月10日，
律师金泳民律师在预定审理日（2016年5月27日）前25小时致电母亲。

律师金永民说：“我昨天是在法院的五月二十五号晚上，当检方查了美国大使馆，没有警方报案的时候联系了法庭，审判时间已经改成了六月十七号，2016年“。
我母亲回到法庭，说：“审判已经推迟了，法庭会立即发出通知。”
然而，法院注册将于2016年5月27日之前到达，审判时间为2016年5月30日下午2点。
内容已于2016年6月24日更改为11:20。
但是，2016年6月2日，登记又到了，母亲6月3日收到。
内容由2016年6月24日11:20变更为2016年7月15日11:15。
在2016年5月25日至5月30日期间，张昌博士证实警方没有通过连续两次修改审判日向

美国大使馆提出申诉，据推测。

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回应
2016年5月27日由国家人权委员会注册
2016年5月24日朴承业总监告诉母亲，她根据母亲的要求做出了决定，要取消收据。但是，她并没有要求我摆脱她。

2016年5月27日，全国人权委员会接到登记。

位于首尔中区340号的Samil街340号，
行政审判办公室，奈良Kiumu Jodong大厦14楼
02）2125 - 国家人权委员会
04551

- 人们像人一样生活的世界 -
国家人权委员会
接收Kim OO
（通过）
主题投诉回复
如果您于2016年5月17日访问该委员会，我们将回复您的投诉如下。
1.投诉点
结束。您如何看待投诉人处理您的投诉？
I. 2016年3月24日重新提交投诉，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
2.回复
上述案件与您在投诉中指出的民事投诉文件相同。
结束。我们的委员会是根据“国家人权委员会法”负责调查和纠正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机构，委员会将提交您提交的投诉文件（2016年3月15日）（16 - 投诉 - 0193400），并且在你不希望调查是一个真正的案件并要求撤销申诉之后，委员会决定驳回申诉。
一，您不可以根据委员会的规定提出申诉，也不可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在访问咨询中心时，我们已经多次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您仍然要求回答同样的问题，我们会回复，这个问题不能由投诉来处理。

3.如果在上述事项之后提出投诉，将按照“民事信访办公室处理条例”处理。结束。
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
Park Seung-
公共行政和法律事务部12月5日，
协调员
行政司法官员 - 1934年（2016年5月25日）
收据
04551
首尔三一洞荣日区340
电话号码02-2125-9772传真号码02-2125-0915
/ http://www.humanrights.go.kr/park0505@humannghts.go.kr/Private（6）

变更草案草案
法院收据于2016年5月30日下午2点到达
于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郎博士于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将其下次试用期改为

变更草案草案
我是2016年6月2日抵达的，但是第三天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我的法庭收据
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郎博士于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将其下一次审讯变更。

博士审判法官
2016年7月15日上午11:25至下午12:05。
审判前正在进行三项审判，因此比预定时间晚上十一时十五分开始晚十分钟。
我在上午十一时十分进入法庭。
Chung Ui-jun有一名男性雇员的检查，Jung Woo-jun检查，Yongmin Kim，律师和父母坐在观众席上。
Jung Woo-jun继续重写他的眼镜，眯着眼睛看着我的动态。
另一方面，金永民律师在我坐在律师座位上之前并不会和我见面，这与以往的审判不同。
当审判对被告人有利时，金永民透露出不舒服的种植。
当我的审判开始时，李的考试退出了，郑宇俊的西装正坐在考场上。
Rang博士的法官是一种马毛发型，因为天气如此炎热，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把头发绑起来。

根据心理分析书，女性发型的变化是通过接受邻居关注的倾向，不满足现状的倾向或积极心理来分析的。
正如郎博士的法官等待审判一样，他开始以与以前审判不同的兴趣进行审判。
与以前的三个案件在10分钟内处理的案件不同，郎博士的审判在周五的审判之前异常地提前了40分钟。
审判一开始，法官就说：“这个审判是为了证实美国大使馆的联系。”
荣格说：“我将于今天晚上返回美国大使馆，这是当天的审判日，也就是明天，2016年7月16日。”
这次审判是否是否采用上次审判等证据的主要问题。
戴着白色笔记本电脑的眼镜女记者坐在礼堂前座旁边。
互联网新闻也预计，被告会继续讨论数字证据的采用。
Jung Woo-jun告诉法官，他应该使用警察拍摄的数字视频作为我的警察局暴动的证据。
金永民律师上个月援引最高法院的案情，并告知法官。
金永民律师反对在示范点拍摄视频不是模拟和处理数字视频证据的情况。
由于金永民律师是金永敏律师，在示范领域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律师金永民表示，视频可能被编辑。
不过，后来一位女记者离开法庭时，尹金说：“我只是用视频作为继续审判的证据。”
郑宇俊作证说，我亲眼目睹了崔光as为我派出所暴动的证人。
在审判中第一次，金永民的律师转向我，对我说话，问我的意见。
在此之前，律师金永民在审判期间从来没有提出过我的意见，这样的引渡使审判过程中的罪恶更加严重。
金永民问我两次“你想打警察证人吗？”我回答“我不知道”两次。
金永民试着向我解释和解释“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但我解释说：“我理解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选择。
听到我的回答的金永民，目前显露出她的牙龈恼火，金永民立即笑了，隐藏了他的感情。
金永民问医生和法官问：“如果我遇到母亲和被告一分钟，为崔光谟的证词作证呢，你介意吗？”
在此之前，律师金永民在审判期间从未单独告知被告。
据估计，金永民律师的态度与之前的审判不同，为了让我有理由采用暴动录像的证据。
据估计，警方没有找到这个骚乱视频，也没有提交给郑宇俊律师和律师金永敏。
金允敏对骚乱录像的看法是，我打算以骚乱录像作为证据，被告将判定敌对证据是有利的，拒绝接受证据。
我想我可以看到，在紧急逮捕的过程中，是采取暴动录像作为证据，给警察打了一个证人，并在法庭上看录像，这是一场暴动还是一场严厉的行动。
我被淹没在派出所的地板上，对于紧急逮捕和逮捕我提出了一个公正的问题和抗议，我也没有向警察破坏或发誓。
但是，警察在拍摄视频之前拿走了我的手铐，拍摄了视频，然后再次戴上手铐。
指控情况好像没有任何非法的逮捕行为是恶意的。
相反，数字证据，视频，将揭示警方的虚假陈述。
不过，我假装不知道，因为我知道金永民的意图。
我，我的母亲，金敏敏走出法庭，在大厅里聊了3-4分钟。
穿着黑色的西装在院子里，右边的右边的寺庙被焊接在一起，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厌恶地看着我，当我看到我的眼睛时，我亲切地笑了起来。
在监禁期间，首尔看守所的警卫在我面前经过我，大声地告诉我，好像听我嘲笑我的案件一样，我想法院讲师也交流了关于诉讼的资料。
当他们遇到你们所有人关于我的个人信息时，法庭官员感到惊讶。

这时戴着眼镜的记者戴着白色的笔记本，离开法庭，经过我们，离开了法庭。
我的母亲告诉律师金永民：“光皇广场的负责人是我们的见证人。”
正如预期的那样，金永民律师总是表现出反对嫌疑人家庭地位的习惯。
律师金永民说：“我要集中注意力，如果分散，审判时间会更长。”
金永民律师改变了立场，延长了他最初宣称的无罪审判的时间，现在他不喜欢审判延期。
一位律师金永民说：“让我们承认这个视频是为了证明，因为这个警官没有说什么好处和不利因素。”
如果我告诉你给永明金打电话的证人，我什么都不会说，因为我没有任何违法性，因为郑宇俊和金永民没有任何违法性。
回到法庭上，金永民形容他的主张是告诉郎博士的法官采用数字视频作为证据，而不是警方的证词。

当金永民问我有关警察的证词和我想用作证据时，我会选择金永民律师的录像，反之亦然。 。
我对母亲说：“你必须扭转律师金永民的行为，让阎律师做好你的辩护。”
金永民律师应证人郑宇军的请求，要求提伯罗德的通讯员韩宇洙作证，提到怀疑有关IP地址的起始号码。
郑宇军也估计他会再次请警方调查员回应金泳民律师的见证。

审判期间，金博士和他的律师金永民正在聊天和笑。
因为我是一个突然而歇斯底里的反应，我看到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医生，博士
当金博士的律师金永民出于讨论避免责任的意图时，他笑了起来，表示反对。
金博士问律师金永民：“你把所有的判决交给法庭吗？”金永敏律师非常适合与他们打交道。
审判结束的时候，坐在文士的长袍的文员把一堆纸递给了律师。
Yongmin Kim在一张纸的中间涂上一张浅绿色的纸，故意把它放在被告的办公桌旁，以便我看到他坐在他旁边。
2016年4月26日，黄美英上诉法院撰写的一份文件介绍了审判的后续情况，金博士的律师金永敏律师和郑佑君律师知道打算继续试用。

第一次，一名医生和一名法官直接向我提出疑问。
法官问我：“你毕业了吗？”并说，“我毕业了。”
此时，金永民律师秘密地叹了口气，但是金永民律师表示，我并不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毕业后你做了什么？”我回答说：“我因为工作而停止工作，所以我学习了法语。”之后，我在法庭上安静了一阵子。
郎博士说，审判将于2016年9月9日下午2点举行，因为所有的审判时间表都在8月份举行。
金永民和郑宇俊不要求博士
在离开法庭之前负责提交文件的金永民问郎博士的法官：“你们会在2016年9月9日做出裁决吗？”郎博士会说：“我们试听听。
郑佑君律师金永敏为了站起来，大家提出了法官为什么指出某人的问题。
而且阮博士的法官再次强调了“9·9”下午2点，用一个小小的声音像私人信息，露出了不安的声音。

今天在礼堂里看审判的只有三位记者，他们是父母写的文章，郑俊俊和金永民律师说。
不过，记者在审讯期间外出，而尹敏敏在记者离开审判室时透露了自己的性质，并在场观看了她的父母。
在真相被埋没之前，应该是积极宣布真相的时候了。
我告诉我的母亲：“如果我没有找到一个记者或者第三方来共同见证这个审判，把真相传达给世界，我会推翻金正日律师的诬告。”

我的母亲也试图找到记者，专家和其他人说实话。
但他们也不肯帮助别人，冒着被调查当局压力的借口，甚至不知道真相。
如果父母知道案件的真相，我死于一场事故或某人的袭击，那么知道真相的人就会从世界上消失。
特别是我担心我的父母和我的家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只有三个人知道真相，而这个真相对某个人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博士审判法官
2016年9月9日下午2:05至2:30 PM。
在预定的时间5分钟之前进行试用，下午2点，我从楼梯上拉下纸车，
荣格的律师没有看到我，并且在法庭前面的走廊里等候坐在椅子上的律师金先生。
与上次不同的是，金永民正在走廊里等我，而不是在法庭上。
金永民律师看到我后立即站起来，金永民律师相互问候。
金永民问母亲："你妈妈在哪里？""我不看这个律师。
我的父亲走出走廊，对我说："进来吧。"
我和父亲一起去了法院的左门，打开了金永民进来的大门，但是金永民故意进入了右边的法庭。
金旻敏估计是对被告的心理表达。
我坐在公共场所，给三件证人的文书工作和一支圆珠笔，说："写上你的名字，出生日期和签名。"
今天我没有被通知我突然作证。
我父亲说："我前面有一张桌子，所以请在那里使用。"
我写了证人证件，问我父亲："你写地址了吗？"而且因为我父亲没有听到我的话，我只是写下地址。
当我试图签署最后一章的时候，金胤惊讶地说："你为什么要写证人证件？然后说："拿着证人证件。"
金敏律师估计，我想阻止他在法庭上见证。
我告诉我的父亲，"把圆珠笔交给法官"，但是我的父亲没有把圆珠笔还给他。
安迪博士的法官比计划落后了五分钟。
据推测，郎博士的法官迟到了5分钟，试图确认他是否愿意在他的时间里向我作证为法庭诉讼的错误。
在审判的后半段，郎博士的律师问金永民："被告会作证吗？"金永民的律师回答说："我不会。"金永民通过他的辩护，趁机作证，结束了审判，却没有透露真相。做。
观众中没有记者。
郑宇钧的考试是在她所坐的考场左侧进行的。
审判一开始，Dr.
韩宇和一个中年男子Tibred穿着灰色头发，身穿蓝色休闲夹克和米色棉质长裤，还有一个四十岁的女士穿着半正式的西装。
Tibred先生说，整个氛围更像是一个调查员的风格，而不是一个商业代表，一个高智商的女人看起来像秘书或NIS员工，而不是有线公司的员工。
两人分别坐在最靠近左右法院的礼堂后面。
当法官要我出示身份证时，他立即说："没有身份证，有照片。"
办公室的女人说："这是照片。"
据推测，韩禹锡上午计划早上来公司，没带身份证和公司代表出庭，没有找他的身份证，所以他不想带上身份证。
"就这样做吧，"博士
韩禹锡熟悉1984年出生，在法庭上有很多经验的人。

金永民律师独奏证人证词。
金永民说："我会跳过我准备的问题"，并简要地总结证人的提问。
Kim Yong Min问Han Woo-suk重点关注IP地址的数量，路由器的位置以及MAC地址。
当韩宇试图说出这个问题时，金博士和法官说："不要回答，说你不知道。"韩宇总结道："我不知道这是老的。

我认为Hanwoo Suk互联网文章是WTF的员工，他们假装是Tibor Road的员工。
韩禹锡和南相旭的作证方式类似，他的发言中也和南桑旭出席的证人一样，郎朗法官告诉他们说：“我这样做不知道。
韩宇硕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份证带到法庭，但是和南相旭一样，他不愿意在证人的住处用他的住址代替他的住址来透露自己的身份。
在法庭提供的三份证人文件中，通常写出证人居住的地址，而不是证人所在公司的地址。
到目前为止，所有参与审判的其他证人在住所写了他们的家庭住址，但只有南桑旭和韩禹锡两人写了他们的公司地址，而没有写自己的家庭住址。
国家警察局的网络犯罪工作人员通过因特网形成了众多的评论，形成了公众舆论，被称为“公爵评论”。
例如，在一个名为“每日最佳”的公告牌上，有一些公告牌用户通过发布调查人员不了解的可疑来源事件的详细信息，就事件形成公众舆论。
当他们习惯性地加入公告牌时，他们隐藏了可以追踪的信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并填写虚假信息。
南相旭和韩禹锡也假定他们并没有根据这些习惯本能地把自己的家庭住址放在自己的家中，而是写了其他的地址。

金永民问：“你什么时候管理这个地区的？韩禹锡回答说：“我已经负责这个地区三年，并在2016年三月管理另一个地区。”
法官问：“警察和你联系了吗？”韩宇淑回答说，“不”
在他的黑色西装上面，Yongmin Kim穿着一件没有条纹的白色衬衫，不像以前的手表和鞋子。
今天，金永民有信心不动摇。
据推测，犯罪嫌疑人涉嫌在审判期间曾经使用“犯罪”一词。
当金博士的法官提到当时在场的证人时，他称他们为“调查人员”。然而，郎博士的法官假定他指责南相旭是因为他叫他南生梦。
据推测，在我们家附近的两个地铁站附近巡逻过去一至两周的警察已经撤回，因此对这些侦查人员进行了谴责。

Yongmin Kim驳回了证据1和2，然后承认了大部分的证据。郑佑君的态度就是驳斥证据。
尽管阮博士的法官正在审查70号证据，但金永民试图作为证据被采纳。
在下次审判后，金旻旻在第70次测试后作出决定。
不过，审判程序由律师金永民主宰。
“答案来自美国大使馆，翻译于2016年9月9日晚上6点发布，”他在审判开始和结束时都说了两次。
张博士向分析师询问了母亲提交的信息交流的分析证据。这位分析师说：“笔记本电脑的分析证据没有被识别，因为母亲有可能被操纵。”
金博士的法官也估计他被定罪是因为他认为很难认识到信息和交流的证据。
信息沟通是一个可靠的分析机构，调查Sennwalk的沉没事件。
律师金永敏告诉他的母亲：“信息和沟通的证据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由于该部不能以西维尔为维权律师的目的，法院保持中立。

上次，金永民律师出席了信息通信大规模分析，信息通信证据未被采纳。
律师金允民（Kim Yoon-min）假定检方在修改或补充证据时提交了这份文件。

不过，律师金永民估计，他的母亲的硬盘即使在审判结束后也没有归还法庭，他并没有保存影像文件。
我告诉我的母亲：“当你请求金永民律师完成审判时，你要求他把它作为硬盘归还，尹敏民将分析这个映像文件并删除它，告诉他没有映像文件那么我母亲什么都不要说，只要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分析，说出金仁成教授真正的分析，并向医生提出书面意见。

当医生和法官告诉下一个审判时，他们犯了两个错误。
金博士首先问了律师的时间表，并说：“我们试着在2016年9月23日上午11点进行下一次审判。”
荣格的考验是点头表示，是一个沉着的脸上的时间。
他说：“我们将在2016年9月23日上午10点50分被判刑。
阮博士的法官说，他试图用“句子”而不是“审判”来迅速完成审判。
当我离开球场时，父亲突然大声说：“等着走吧。”法官博士
在法院右侧的法院入口处，由于Tibredon的代表打开了某人的门，因此门的门被挡住了。
据推测，提卜罗德的身份是虚假的，因为首尔看守所的看守已经打开了一扇门，并认为控制和释放门的行为并没有自动关闭。
我走过蒂博尔路的头，走出法院，蒂博尔的表情尴尬，好像他没有想到的那样。

博士审判法官
2016年9月23日上午10:59至上午11:06
金永民要求他的律师准备在审判前一周左右进行最后的审理。
我妈妈问我在法庭上给她多少时间，金永民回答说她有三分钟的时间。
今天我用纸条去纸，黑色领带白色条纹，方形的棕色喇叭眼镜作最后的争论。
上午10时30分左右，法院的停车场里，妈妈说：“我可以和金永民见面。我早早进入法庭。
后来在车上，她说：“我看着律师金永民，在法庭前走廊里等着律师金永民，
在审判前五分钟，我看着走廊楼梯上的一部手机的第二次测试。
考官对上述表情兴奋不已，说话紧张。
在法院大门前走廊的候诊室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美国军官正坐在一边打手机游戏。
我进了法庭，有很多人。
律师金永民身穿白衬衫，黑西装，手表和鞋子，没有握手。
然而，金永民甚至都没有面对我。
在一家监狱里，两名女信用卡囚犯在汉城拘留中心遭受假冒的审判，由于一名中年女性口译员的解释，审判开始于上午10点50分钟的预定时间晚9分钟。
金博士说，这个决定是要驱逐两名马来西亚人。
律师金永民和母亲在公共场所出席马来西亚审判时走出走廊。
我的母亲回到法庭对我说：“昨天律师金永民说：”我今天要做最后的处罚，但今天早上突然取消了。 “

我推测，我必须在判决前揭露媒体，推迟判决。
不过，荣格说，他需要时间翻译，加上“恐吓”的指责。
Jung Woo-joon也坐在板凳上看着审判，但他一直在看着我，一次次地装作不看我。
我的母亲再次邀请金永民去走廊，让她告诉医生硬盘的变化，金永民说她会。
但是，金永民没有提到在试用期间硬盘已经改变的事实。
根据审判程序，博士
Chung说：“我正在翻译美国大使馆对法庭翻译的答复，我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进行翻译，因为我需要一个准确的翻译。”
郑宇君告诉法官：“我们加上被告企图的恐吓。”
金博士的律师问他是否赞同金永民的律师。
如果检察官犯了罪，总检察官应该提出异议，但金永民没有。
据推测，金永民律师与这个测试密切相关。
金永敏律师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想在审讯后尽快完成。
韩国的一般法庭现状是，律师不会像普通百姓看到和不挣扎的法庭戏剧那样的律师辩护，而是接受它，最终金永民的律师被改变了。
检察官决定在下一次审判中退休，并将于2016年10月7日上午11点10分受审。
在今天的审判中，雍敏金第一次问我“你还好吗？”
这不是一个没有问过我的意见的态度，无论家庭的意愿如何，都是方便的。
我用一个小小的声音点点头，回答“是的”，郎博士的法官和郑俊俊看了看我对他说的话感兴趣。
法官已经命令我不像以前那样用强烈的声音留给我。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看到金永民的律师。当我在桌上看到的时候，Yongmin Kim在我的桌子上打开了一份美国大使馆的答案。
在法庭走廊上，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坐在法庭前的候诊室里，听一位韩美高级军事指挥官穿着米色制服。
我不知道金永民的计划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像以前的考试那样，在钟之俊出现后不愿意斗争。
荣旻suc屈服于郑和军的证词，并在被告人面前登基。
今天，金永民律师坚决同意对荣义俊企图进行恐吓的指控，尽管嫌疑人的家属要求他们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审判硬盘的变化，
因此，我相信现在媒体需要帮助。
金永民拒绝讨论硬盘已经改变的事实。
如果您在报纸文章或互联网新闻中提到一行，您不应该再忽略它。
我问我的母亲找一个记者，但她似乎没有。
我的母亲告诉我：“我知道一个由一个叫统一教会的宗教团体创建的报纸上的一个女记者的案例，尹敏敏附在她的律师身上。
记者假设她正在告诉母亲“所有其他高级记者都知道这个事实，所以等等看”，这样做可以防止媒体泄露真相。
因为她提出了投诉中硬盘被改变的事实，她的母亲希望她看到这个情况，所以理顺了她的情况，但法院并没有反映母亲的投诉，因为她没有在法庭上提起。

法院收据于2016年10月6日下午6:00到达
黄美英宣布于二零一六年十月七日上午十一时十分进行审讯，并于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在首尔中央地区检察署附上两份文件予首尔中央地区法院。
“2016年9月30日，钟义军作证说，他正在申请变更公职人员的名字，并初步在他的名字上加上”恐吓企图“。
这个文件是用文字处理器写成的，因为'荣格'测试被认为是提前恐吓的原因，因

为'30'的日期，只有签名和绘画在后面描述。

博士审判法官
2016年10月7日上午11:05至上午11:40
预定的时间是上午11点10分，但是提前了五分钟。
我父亲在卫生间的入口处叫我的名字，说："审判开始的早。"
我在法庭门前的走廊上遇到了一位律师金永民，并打招呼。
金永we穿着一件新的深灰色西装，一件上次穿蓝色条纹的蓝色衬衫，一只手表和一双鞋子。
当我通过审判室时，金永民突然问我："你准备了最后一个论点了吗？"
如果你上次没有做好准备，说你没有做最后的争论，那将是一件大事。
金永敏律师长期审判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更不用说下次审判了，还要通知他们基本的准备工作。
记者和学生们来到现场，坐下来。
在审判中，记者敲敲笔记本键盘。
Yong Min Kim今天带来一个笔记本。
我一进入被告席，法官和法官就迅速地看到了证人的宣誓书。
郑和军说，他打算给金博士加上一个威胁，并给出了美国大使馆对他律师的答复。
郑和军律师给金永民律师"两份，请复印一份"。
审判期间，金永民律师和钟佑君律师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在审判开始的时候，这与金永民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
法官说："让我们看一下被告派出所的骚乱视频"，法院领主熄灯看看投影机。
当金永民走进观众席时，他对我说："如果你没看见我就去。"但我只是坐下来。
连续观看Evidence CD中的四个系列视频。
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一位自称是学生的年轻女子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点击。
法官面前的制服员看到了观众，招来了法官。
这个学生把自己当作手机操作错误的原因，但是母亲推测学生正在录音。
视频的内容告诉警察："你为什么戴上手铐，突然脱光了？"请再次戴上手铐。
视频被中断，对广播公司不利的场景被删除。
正如维权律师金永民所说，这是一个数字视频，所以即使没有要求在国家科学馆进行分析，视频也已经被编辑了。
最后的20分钟视频是最长的一段视频，不管暴乱如何，队长崔成植加了一个长长的故事。

崔对他的母亲说："我们被一名网络犯罪嫌疑人逮捕，这些网络犯罪分子是特别聘请的计算机医生，"大概是因为广播公司特别长时间的声音并不是非法的逮捕。
钟先生说：「我看到一个由检方监管的被告的录影带，并放下笔记本的印章，而被告人的脸也在上面。
"我们只看分析时间（视频太长）。"
看完录像后，Jung Woo-jun的测试以一种激动人心的声音读出他写的文件。
郑宇俊作证说："请审判最高法院"，理由是"没有任何反思的迹象，还有第一句话或复发的空间，残酷和卑劣，对韩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四年零六个月的监禁。
我怀疑是因为死刑，法院通过司法通知。
律师郑俊俊告诉法官，他应该"再次没收笔记本电脑"。所以Jung被怀疑试图调查笔

记本电脑硬盘以外的其他部分。
或者，推定嫌疑人要求嫌疑人要求没收笔记本，诱使嫌疑人破坏证据。
金永民的律师坚持说他没有罪，只是加了一个哈里斯的价值，一个路由器，一个郑俊俊没有提到的知识产权，但他并没有做出无罪的陈述，而是有罪。同情和支持内容是内容。
金永民律师在发言结束时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故意握住拳头，推动桌子或摇动手，仿佛让我想起了视频中那可怕的外表。
一位律师金永敏小声地谈到，她的母亲让她的律师金永敏第一次换硬盘“请告诉法官审判”。
最后，金永民告诉法官，他把硬盘改为黑客指控，说：“被告正试图推动阴谋论。”

金永民律师之后，我作了最后的论证。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首尔的一个看守所遇到金永民的时候，金永民告诉我说：“准备最后一个争论，你应该在五分钟内写完，不要说太长时间。
当时，我在首尔监狱的一家文具店写了一封最后一封信，用信封把它封了起来，在去年试了一年后，用一件西装上衣，等着最后的争吵。
我拿了信封的一份副本和一份我准备好的要求提交给法庭的文本，而金敏敏背诵了两分钟还不到三分钟，正如我在上次审判中所说的。
在阅读结束时，没有要求提供最后一个论点的副本。
我对法官和法官夫人说：“您的荣誉”，当我看到法官夫人时，法官夫人笑嘻嘻地笑着，我慢慢地用手颤抖地读了纸。

在辩护的第一天，金博士和金永民直截了当地问我：“你做完了吗？”
不久，郎博士的法官说：“我将于2016年11月11日上午10点被判刑。”尹敏律师迅速问我：“你能出来吗？但博士命令离开。
最后，荣格在听完被告人无罪的最后辩护后，说道：“我会增加更多的证据”给郎博士的法官，他站起来向法官发出激动的声音。
荣格由于不完整而被怀疑向法官提交，因此他决定提交所有证据，在审判之后，对证据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将其提交给Dr.
试验在上午11时40分结束
我放了一把椅子，看见了金永民的律师。
穿过礼堂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三件套西装的男子，据说是礼堂后面的法庭记者，坐在黑色的皮箱里，毫不犹豫地看着他。
今天在法庭前面的走廊里等着许多人。
我正在关闭审判室，但是法院领主在审判室里寻找下一个被告。
由于车队今天出庭，估计很多嫌疑人的家属因在汉城拘留所受审被拘留者而受审。

在客车里，妈妈告诉我：“金永民笑了，说你出来了，金永民说他是无辜的，没有告诉我更多。”
我的母亲告诉我：“我请金永民让她把硬盘拿回来，但尹敏明说她没有硬盘，告诉金仁成教授。
与此同时，她拒绝让她的律师归还她的硬盘，这是不礼貌的，错过了把硬盘拿回来的机会。
金永民说，那段时间他告诉他有硬盘，把硬盘上的哈希值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顺便说一下，金永成改变了想法，他没有硬盘，他是金仁成教授。

金永民律师金仁成调查了影像文件，然后将其摧毁或丢失。
另外，估计100万韩元的金仁成教授的评论与信息交流太不一样了，所以他试图避免分析笔记本和写这个陈述的责任。
从一开始金永民的律师就要求我把硬盘遗留下来，所以我推测他没有把镜像文件保存到硬盘上交给调查机构。
顺便说一句，金永民的答案今天的估计是正确的，金仁成也没有分析笔记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律师金永民不太可能上诉，因为他的家人担心他的律师会通过一个可信的机构向他透露谎言。

2016年10月28日，我告诉我的母亲，“我要向金仁成教授提出投诉”，她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和硬盘价格表，但是我的母亲反对。
今天，母亲向医生和法官提出了最后的真相，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医生和法官决定认罪。
在被定罪者包围的情况下，我母亲痴迷于无罪。

5.法医调查核实声明

这是2016年1月19日Kim Yong-Kim交付的Kim In-sung的书面意见。
（Kim，In Sung：硬盘分析教授010-5270-5779，首尔瑞草区Bangbae 4洞819-5号）
Kim Yong-in在金仁成教授的硬盘成像费用上获得了100万韩元。
一年后，怀疑金成成身份的家属要求他发一个形象。 Kim In - Sung使用便利店快递邮箱发送了两个硬盘。
不过，我母亲并不是硬盘，所以我让她继续做影像，当我让她的律师归还她的硬盘时，尹敏金告诉她，这个女人是迷路了。

2015年6666号案件的法医调查保证声明
1.是否在外面骇客
没有发现外部黑客痕迹。
2.法医过程的合法性
在缉获过程中没有专家来判断法医工作的合法性。
3.电脑上不存在白宫访问记录的事实
如果您使用Web浏览器的秘密访问功能，
4.是否更改路由器MAC地址
路由器MAC地址可以改变，也有一些变化。
5.是否存在7.21日期文件，
7.21日期创建的文件不存在。报告中创建文件的日期被认为是创建报告的日期，也就是报告的作者。
6.如果硬盘映像文件的散列值不同
判断散列值已经改变，因为在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执行重新成像以检查在扣押搜索处理中成像之后的时间段。
7.白宫屏幕截图文件

白宫屏幕捕获文件被捕获并存储在这台计算机上。

本声明只是对证据的审查，不是一个明确的意见，如果有其他证据可以更改，可能会有所变化。
金仁成2015.12.29 （签名）

如果您使用网络浏览器的秘密访问功能，则可能无法记录连接。
很难排除使用隐身功能的可能性，因为您在报纸过程中询问了隐身访问，并回答说您知道这一点。

——
——
1 Com oo证据记录.pdf - Adobe Acrobat Pro - □X Q不转身，会计，办公室，■城市，｜｜N■工具评论j分享

如果从Internet下载，则会创建上述文件名和Zornjdm文件。顺便说一下，在计算机上找不到上述文件。如果你看看上面的内容，你认为嫌疑人在文件中是什么样的？
答：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法？ ：Google在每个浏览器上都有4个秘密。那就对了。
问：你使用上述声音的原因是什么？答：使用某些东西是有用的，因为它是一本小说。
月亮。什么是隐身？答：我不知道。
问：秘密功能是在浏览互联网的情况下建立互联网连接，但不保存临时文件并保存互联网连接。你认识李？
答：我不知道。
50！ 1
——
——
[用Adobe Acrobat Pro打开这个OO证据记录.pdf文件的图片]

4.是否更改路由器MAC地址
路由器的MAC地址是可以改变的，还有一点变化。
路由器更改MAC地址时显示日志，但具有防止日志设置保存在路由器设置中的功能。

很难说在路由器上发现了与供应商分配的IP地址相关联的MAC地址，并且由于路由器上没有保留更改日志，因此不使用MAC地址。

——
——
孔！这个面向对象的证据符号.pdf - Adobe Acrobat Pro X｜fi做东西0■？ ■？ p P珍叟风年t，4；6221S！ ^ 10 +，7%1 ^ B'工具1}润滑油

| U女士iptlMI Q x'分钟'>>>>>>> ltetvork # ipTiMEdDS </ tltia> vl。号码Cfd timeprQfl]，HTML？我买了一个新的大学。我不能在地址上给你打电话
j药用药5.7底7
2551255.255.0 CMW> 8公公满
5MA0 $ - $ .7 SM4 1 1公司名称地址
1 SZJM0分钟）MAC吸引力0S-60-B€-E4-F9- $ A liia

偷看a：好吧,

[图片] timeproUltxl om迷你语言显示
- 在犯罪时，用户的Internet路由器<管理员的页面
- 从2015年7月7日，19日，57日，7日，8时02分44秒，在委托笔记本上找到的互联网接入路由器,
要连接到Internet路由器，请连接Noto Book的两个终端。 4.保存配置文件。
你为什么要检查你的互联网连接信息电话？ 昬7. 7. 20:03:05昬7.8 02:33:24
在白宫网站上，威胁在两条消息发布的时间和更改路由器的时间之间发生变化。

[使用Adobe Acrobat Pro的OO证明记录的图片4打开.pdf文件]

5.是否存在7.21日期文件,
7.21日期创建的文件不存在。
没有与报告中指定的文件的创建日期相匹配的文件。
文件的创建日期，例如在报告中作为证据提交的文件的名称，在查封之前。

在报告中作为证据提交的s.txt文件与记录在硬盘成像数据中的文件创建日期相匹配。
报告创建日期除s.txt之外的报告被确定为创建报告的日期。
因此，报告作者将文件创建日期设为7.21是错误的。

水果：F：₩ 15，恐怖分子，有很多光线，653，TXT _Z0l5-07-21,9 ^ 7？ 06;三十AG公众。 €53 ts 6,1 nJt and public hOO65356.Ink ti 1？ C5的C5
SASE？ Tce＆qcujs ^ nts ar？ liig§₩ H ₩ Sur？ SAU ₩ S。文本
机器Na服务o
ft public .l public fcive Path？ *，3公共t
Volujj？ Lafcei XPwFR
Socking.Wrector类，0分班想幻文公公nd？ T * vi？ ₩ M ₩ Buceau
Volism C然）:) stone ct QUID {F3 $ SACOA-mt3-4e ^ 7-S34 8〜公*？ l公共名称6义504.1.1
费尔。好Gbj公开T l l l l F F F F F F 38 38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Tim石头：U / Q9 / IQ C7：27J'ja IAACT -0-50-8 ^ -S4-F？ -5A)
目标VoiuKto C？ UXD（P36SACDA-FB13-4 617-S34ij-D7162E＆A5De l？
目标文件抑制2D（序列：1BF1 tisiestasp：U / Q9 / lb Q7：2Δ：3E：CK←56〜M-F5 -5A ）
Creased 14 / C9 / IQ 1 Public：SHK * 46 Modified 15/01/07 i4：57：58访问15/07/0？ 4：5'7：S名称Co4？ Paae 0
驱动器类型RIVE FIXER Tiia属性32 tCriawa文件夹类型C Kno-＃n文件夹值0 1.1 nk 155-
Liuk t？第429号

? icp-erty存储Si模型0 Sg>? cl public 1 Folder'type public 0 5jj? c.l *一个Foid6? 价值0 Vist? Msove ID hi $ t Voims Series a i 84e? 20fb IDList siZB 56
，，， 语音

V'：''

Q Q，0 S g）S？ ，||||||||| 3 3 3 3 3 3 3 3 3 i评论：我？ü
Hitcher。 .fesl：我

F：\ 15“D / I，_ /分钟，学校罢课\ AOG65516> txt这是散光吗？
A00S5513.ink
A0065SJ8.I？ K m？？FF？ ＃至

B＆S路径C; 科学家S tt t。TX％
机器：奈公好o
R'Iativ？ P名称，\ Bureau \ public，txt
卷标X？_FB
Working 01 rectory C：，D eu nosts and Settir，y \ H \ ByC-SSA？
Vt> U？ Ws GUID C F3SEACDA-PBX3-4€27～BM 8-D？ 162K€A5C！ 41 i
？学校tsjdet; 我是利马人的成员：H / 09/4：我是SGS的成员, 10 0 * 7：27：3
Shiki Kouichi 3'* 54-F多玄玄公1
目标V？ U GUID我F36？BA-F8J3-4？ N, B343：71S2E对S如果目标文件GUID ₩
F116P3＆A-3esa-1 IS4'9Bn-0050B654r95A）^ S？; 1BF1 Ti group est, 规定：
14 / 0t / IS 01：21z3B me：00- * 5Q-S6～5 <-r9-5A}
创建于14/09/10 1.6 i 5多：<8 Ho <U？ 一世？ Mi 15/07/0？2I;10;5F>
Aiicftaaed 15/07/07 21:10:56Cod®ge 0

Dt'iv？ ？> * p？ DRIVE__FIXED Plie属性32 Kn公共文件夹类型0已知文件夹值0
Utik：地毯* i5S链接长度4 * 3
存储3i和良好的G
特别？Oidd？ 类型C特别Faider V＆ia＆0 Vista和以上ID列表S.左。
例：
K（~6 *

这个面向对象的证据记录.pdf - Adobe Acrobat Pro，gse的视图
不服用，|棉 @？ El |香⑩[5是尿CS>
文件：r：U5恐怖袭击诉11档UCH36S方式，Uct 2D 15-07-21，下午；5i52
A00？ 5S4i.lnk
N * 3 AaG65S41.1nk
M＆奥拉奥
分钟？ fdth C：，D Phantom n StstUags ₩＆。 txt HaChlne炎松Tf？ Q
H？ Slativ？路径。 。
VoJuaw 1 ^ 1 5C ^？你好
寒）或金多いレイト公司CiXPmrasssrsts aj'技！接受寒然然8'；r公用u
Voi_对象QU10 jf36KAC显示*每个1 ^；8348-公众"71S2玄6
File Oblct GUID {fl 16IT35A-38BB-U- ^ 8F.I -00500654F9> h） （Sequence aoe；
Ti 3？ T' P： 14/09/10 07:21:38 ma00-SO-BS-54-r5-5A}
Target V public lame GUID lr36？ ACDA-F8i3-5？ S34t~nil62E4ASG41}
rii6rBSA-383S-liE4-9BFI-公共t> 5G分布名称（Stance；IBF1 Ti？F9-5A）后的目标文件GUID
Crmi ^ a 14/09/10 15:59:48 Modifisd 15/07/07 21:19:06访问15/07/07 23：I.9：C！
C min d？页面0
0Reg9类型DRIVE ^ FIXED Fils fttTribufCSSS 32已知文件夹？ Yi> 0已知文件夹值0
链接标记13S链接长度428属性存储文件夹0特殊文件夹值0特殊文件夹值0 Vise *
AJKJ以上ID列表大小0 V？ lvna？系列34ecZ0ffo IDlxi *？ T $ ji x？ 5人

破裂；F？
₩₩ ₩"₩"
崇拜？年。
而且ir.snu说价格是esc Hye之后的两倍。如果你的技能很高，You * v＆rae eiy每天击中你的身体10次。
而你呢：■名字ge conaectln ^我蒂姆？大约是2日元。
你在田里吗？每天68天，每天5小时，你的平均体重，分钟，
房屋名称如果yoti tec ^ xvr？ frow myfr意见：谷e身保....
你也作为一个裂缝，r.iqitt？
X 3九个伤痕aroimd你的人造猫> ut否.scars airouiKl yoar胸部，
我应该得到gander xr吗？ AJs * i <jn？韩国语韩文好的我的朋友：是唯一的
我想要把它们放进那个bu after after after after after after
after，，，，，，，，，，，，，，
瘦我可以限定公众，你是否有兴趣？ wuch整形手术强分？公á通过激烈的口粮。
在南K公司，我是西尔。 als-o ijenefiql.ai t有效的自由af军事服务1

没有tej？ Licln。

无论如何，我不？你的顾客，我想要？ T;和你,
Pieaae，展示你的gonro-city 3，找到我的公共ui。
我推荐你和广主然接你的g？ Nic（技巧一个想法,
寒반好t regai：d3f i.jsahu？ A ^ g ^ aii.coir}
Lii ^ a是和Cr和ssyy
我会被奥巴马公职的被绑架者强奸。
- Addreiss：
Infccrrui.doaai Sw。 Koxtian＆E效t;，S S S S !!
- 网址：htqfK // jsufiiflwsf。记忆
- ？亲爱的？ ：+ 82-2-2173-2062
- 传真；i82-2-2n3-28T？
- 玄一：的si玉：？ UJ田meirdhufs■公<kr / irsfnsf ^^ gisaSJ ^ ccsc;
TSL。 i-92-2-2173-2062 c-r * aii，T ^ E8HUFs。 ac.kr / i3shuf sig ^ sax;
。C; XR
佩奇！ ？
OUTP

[在Adobe Acrobat Pro中记录这个面向对象的证据。使用EnCase Forensic打开一个.pdf文件的5张照片和分析证据文件的5张照片]

6.如果硬盘映像文件的散列值不同
初始成像和二次成像散列值之间的差异由重新启动后的重新映像来确定初始成像之后的时间区域。

！ O®|，石锡生信息| 4：姓名联系我首尔市政府联络官网络调查组调查组02-700-5923 1
木匠| ！如果被告在2015年7月7日和2015年7月8日联系了白宫网站，并打算威胁美国总统家属和美国驻韩国大使,

取消请求信息（复制图像）
型号名称（制造商）和文件名Hash值Sennheg笔记本^ ACHI硬盘Z5K500-500安装在联想B490 500GB复制图像3 ^ 500GB ^ NOTEBOOKM1〜29 29个文件
2a2ff60f03143ff34eelel 65830e322a2（MD5）p，'希捷硬盘ST500DM002克隆图像■
ab5b3e7f256963d5cfe9 150713J00GBM1？ E12 12个文件fll.94964dbf5（MD5）？硬盘的复制ST3250820AS 50713J50GB.E01〜E15 15个文件9e！
50077d753fl01e733 <52ece3a246e7（MD5）1

[用手机拍照并连线的文件拍摄的照片]
初始成像时生成的哈希值

（3）水果和散列值

我提取的文件名散列值_5）| 1 1笔记本ienovo B490 j1 HITACHI HDD Z5K500-500 / 1 1 500GB图像文件1 1 i507l ^ 500GELNOTEBOOK.EQl 1 1～29 * 29个文件结果，请求llzip 288354CFC1A94D552 |
1 6Aim24？ D181F0 ₩ / 2 l 150713J00GB.E01～E12 / 12无水果'无₩ l 3 l 150713J50GB.E01 - E15 1 15无文件l■1/4 1 [20150713-segateJOgM'■12无文件* 1无₩！ 51 150713J0GB.E01～Ell f-11果实m ₩ ^ ₩？它可以作为一个工具，？ J ₩行1 1 1 1

[用手机拍照并连线的文件拍摄的照片]
打开计算机进行时区验证后，在成像时创建的哈希值

请注意，复制映像文件不会更改散列值。控方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时区检查后重新映像的哈希值和由控方拍摄的哈希值是不同的。

7.白宫屏幕截图文件
假设白宫屏幕截图文件已经被犯罪嫌疑人捕获并存储在这台计算机上。
由于嫌犯已经承认自己已经直接抄袭（通过证词证明他已经从互联网下载并下载），所以不可能发起黑客行为。
文件创建时间与写入白宫的时间相差一分钟，在另一个网站上发布相同的内容是在保存时间之后，并且不太可能从另一个网站下载。
结束

Kim Sung Sung（汉城瑞草区班贝洞819-5号电话：010-5270-5779硬盘分析教授）
在2016年，我使用便利店快递邮箱（我们应该是金仁顺家附近的一家便利店），把两张影像硬盘送到我家。
我的母亲没有把这个镜像放在金永敏律师提供的1TB硬盘（2016年2月3日试用日记本上购买）上，女性员工丢失了，没有还原。
金仁成并没有对硬盘进行镜像，而是离开了影像数据恢复公司。
这是金仁成的家庭住址。这个地区是一个重建地区。
？
？
这是金仁成家里的私人数据恢复公司的所在地。
？
Kim In - sung家附近的公司的顺序是PC Doctor，Computer Repair Mechanic，Plus Com。
还有一家公司运行着几个商业名称，电脑维修。
？
但是，为了检查，您应该在2015年12月之前通过电话确认是否有以金英松或金永敏的名义进行的数据恢复，为时已晚。

？
是PC博士的内容介绍。
？
因为在业务指南图片中有一个分析计算机硬盘的设备，所以我做了映像但是我没有在业务内容中介绍它。
这是一个电脑维修机器制造商的介绍。
？
这是一家提供互联网建设的公司。

？
Pluscom的介绍
？
因为它是一个恢复硬盘的公司，它也实现了它。

？
这是公司在7号线5号出口附近的介绍。
公司估计有大量的业务与几个业务，电脑维修，欢迎电脑维修，网页，值得信赖的电脑维修。
？数据恢复的基本价格是70,000韩元。
就工作能力和工作能力而言，电脑维修是最强大的，所以金仁成或金永民最有可能在这家公司拍摄硬盘。
？
距离很远，但也有一家名为DuriCommet的13岁公司。
？
这家公司还提供数据恢复。
？
父母以硬盘镜像的名义给金永民律师一百万韩元，金永民律师通过金仁成教授进行了成像，但金仁成没有分析这个形象。
2016年1月19日，金永民在2015年12月29日向金郎松教授提交了法医鉴定书面的书面意见，它给他的父母。
金仁成教授写道，他承认，嫌疑人供认他没有对影像分析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在监督文件的照片上附上了意见陈述。
另外，明确了试用期是调查人员在提出的时间框架内的错误，并对试卷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上诉法官金钟月也抱怨法医调查的书面意见。
金仁成教授是否值钱？
此外，金永明律师的女性员工失去了50万韩元硬盘的责任没有得到补偿。
2016年2月3日，这一事件被记录在审判日记中，父母被告知有关措施。
那时候，我对金庸旻没有做硬盘镜像有100％的信心。
但是，父母对金永敏的律师做出了负面的反应，回应律师的感情，担心律师无法辩解。
我希望你是无辜的，安静地结束案件。
但过于被动和连贯，使法院有信心可以定罪。
家长应该公开斥责律师金永民和金仁成教授的这种行为。

6.调查员证词

见证报纸报道（第八次审判的一部分）
事件2015年酷刑4685威胁
名字M OO
出生日期1900。 0.0.
住房首尔崇波区j ik阁8吉尔31，首尔警察厅网络调查部（调查科）
法官
如果证人询问他是否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48条或第149条，并承认其不属于本条款，并说明他/她可以在警告处罚后拒绝作证，他站在董事会并宣誓就职。接下来的证人没有资助。
有关证人的报刊内容与法庭录音制度录音档案（原号160321141735）相同。
2016年3月21日
黄某，
法官（医生）

关于证词否决权的声明
（一）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请求拒绝理由，拒不向审判长作证。
结束。如果有证人或证人，法定代理人或监督人的亲属或亲属被发现受到刑事起诉，投诉或定罪（“刑事诉讼法”第148条）
I.如果证人在律师，专利律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纳税人，医生，医生，牙医，牙医，药剂师，助产士，助产士，护士（“刑事诉讼法”第149条）
2.另外，如果证人在宣誓后发现有个人或特定报刊第1段的理由相似，证人可以拒绝作证。
3.如果证人没有明确否认证言或者对有报复权的新闻文章作假证明，他/她将被要求承担伪证责任。
见证M OO（签名）或签名（手写签名）

誓言
根据良心，
事实上，
如果有谎言
因伪证而受到惩罚
我是一个流浪者。
见证M OO（签名）或签名（手写签名）

录音书（要点）

案例编号2015高地4685
到期日：2014年3月21日
备注问题不充分，律师对国家报纸总检察长第25条的异议见第16页，第21-22页，第17页，第12-13页，第二部分。

我按照“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交成绩单。
1.附件：证人报纸记录表（总页数：52页）关于证人M：OO 1份
2016年3月21日
速记员Park Sang Ki（绘画）（绘画）

※这个成绩单的写法只是总结了陈述的主要部分_
※当事人和证人可能会反对本抄本中所述事项。提出异议时，法庭文员或其他人员必须在本抄本或单独文件中注明异议意图，或更正本抄本的相关部分。

法官
证人OO女士的证人承认需要记录，并按照有关刑法的规定下令整件事的记录。目击者报纸的内容全部被记录下来，所以请务必在讲话时告诉麦克风。
证词否决的通知。证人的证言可能会否认证人或任何与证人有近亲关系的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证明证人已经知道工作的其他人的机密性。证人宣誓就职后，也可以在个别报刊上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作证。如果一个证人撒谎后宣誓，或者他的记忆不清楚，但他的记忆是清楚的，他作为伪证受到惩罚。请发誓。

见证
根据誓言和良心，我说话没有任何隐瞒和协助，如果有谎言，我发誓要惩罚伪证。见证M OO。

检查
见证人
（提供证据清单第10号调查记录第172页的调查报告）
问：证人是否真的写了调查报告，确认被告的博客被确认，有关文章被打印后附上。
答：是的，这就是我写的。
如果你看附在本页上的打印输出，你可以附上你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成绩单，成绩单副本，毕业证书成绩单，毕业证书成绩单，教育部投诉书题为“因大学毕业课程单方面改变而涉嫌伪造剽窃”，申诉人内容已在被告博客上得到确认。
答：是的。
问题：这篇文章是否真的在调查记录第185页被告的博客上也印上了“什么是HUFS”？
答：是的。
问题：在第188页的“我的公务员投诉（民间 - 早安）”调查记录的标题页上，被告的博客上张贴的投诉内容是否属实。
答：是的。
问题：调查记录第192页上的名为“韩语焦虑反社会”的博客上的帖子是否也印在被告的博客上呢？
答：是的。
问：在调查记录的193页上，在被告的博客上张贴了“为什么要去妓院买女人？
答：是的。
（证据清单第13号调查记录第238号调查报告的证据）
问：这是调查报告的标题是“犯罪嫌疑人在OO电脑上被发现的威胁文件的原始文件”。这次调查是由证人写的吗？
答：是的。
问：这次调查的内容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调查报告，为在这个OO计算机上找到的原始文本捕获文件创建的时间，文件名和文件路径。

Q：Isis.png，usa.png文件的元信息，文件属性信息的信息，原文的打印输出。
答：附带的附件是由分析数字证据的Kim OO分析员附上的，调查报告是由我撰写的。
问：你是从分析师那里拿来的吗？
答：是的。
（调查报告书第15号，调查记录＃258）
问：证人是否写下了“嫌疑人电脑白宫主页”的调查报告？
答：是的，这和我之前提到的是一样的，事实上，我收到了数字证据分析师的数据，
（调查报告＃401，调查记录＃25）
问：目击者是否写下了题为“嫌疑人正在查看OO笔记本时区设置”的调查报告。
答：是的。
问：请简要说明内容。
答：操作系统的法语说明，操作系统的初始安装时间以及上次关闭笔记本的时间。
13. 20:47:18那时我们开始了第十三次轻型搜索，在笔记本电脑上找到证据文件，关掉电脑，看看是不是马上改变了完整性，最后关机时间出来了在20:47:18我会的。在下一页，您将看到您第一次启动笔记本的时间。那天7月13日，当这个OO的电脑启动的时候，时间在20:07出来了，当我们把笔记本电脑当场递给被告的母亲的时候，这是usa.png这是图像在笔记本上找到与犯罪有关的文件。
文件创建时间是2015年7月7日02:27，当我运行图像文件，它显示链接文件的创建时间，我当时拍了笔记本屏幕的图片，以确认我们没有改变图片我拍的相机是三星SHV230S，录制时间是20:47。确切的电脑
你最后一次离开笔记本的时间是20:47:18。拍照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立即关闭计算机，以确保完整性。这是国际标准时间，这说明法国和国内时间之间有一个-7小时的误差，因为法国当时在巴黎应用了夏令时，而最后一次访问美国的证据文件和访问日期。时间将是7月13日20:42，UTC和2015年7月13日UTC。由于上次我们在现场查看并访问该文件，查获的确切时间是20:42。这是调查报告，解释与这样的时间有关的事情。
（证据清单证据＃25-2的图表4）
问：目击者是否写过“谷歌浏览器捕捉功能分析，白宫屏幕分析”？
答：是的。
问：目击者是否真的测试了白宫网站的首页？联系我们？
答：是的。
问：当我使用与Google Chrome浏览器相关联的全屏捕捉功能创建了一篇文章，然后将其捕获后，您是否注意到它保存为png文件格式？
答：是的。
问：文件名是否会捕获url地址，然后自动捕获时间信息？
答：是的，它包含捕获的时间信息。
问：你点击提交按钮时是否检查结果屏幕？
答：是的。
问：以下是什么？
答：被告还在他的电脑上找到了五个使用Google屏幕截图功能拍摄的照片文件列表。
问：这些文件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犯罪之前仍然被抓获？
答：可以告诉被告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捕获功能来捕获它。
问：你是否抓住了白宫主页的截图？
答：是的，当我完成拍摄屏幕上的屏幕捕捉时，我又做了一次。
（现在的证据第285页，调查记录，第465页）
问：嫌疑人是否是目击者的一份调查报告“青瓦台和电脑上的全国报刊文章”？
答：是的。

问：这是一个蓝房子.png文件和两个.pdf文件的问卷报告。它是什么？

答案：Blue House.png是被告进入青瓦台的主页。 26.止赎通知今年四月，我在东大门区接受了民防培训。我乘出租车去了地铁的角落。这是我写的一个文件，写着“我要从麻坡转到山羊”。
问：我们将在麻浦大桥汝矣岛的方向进行一人一人的示威游行。请支付民防运输费用。 20000韩元“，水平地写在一张纸箱上，挂在栏杆上，单独用栏杆绑在尼龙绳上，我打算回家，地点是2013年7月26日。26.这是地点吗？ Sungjae时期的男代表是由代表派遣的？
答：是的，是这样写的。
问：这一切都发现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吗？
答：是的。
（证据清单记录＃30的证据＃486）
问：这个调查是由证人写的吗？这是一份调查报告，名为“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捕获功能捕获时间信息的分析”。
答：是的。
问：这次调查的内容是什么？
答：当您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捕获功能来捕获网址信息和时间后，时间是捕获的时间信息，时间信息是数字143.如果您解码它，它是能确认国内的时间信息的内容。
问：是否可以解码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使用全屏幕捕捉程序捕捉时生成的文件名中的捕捉时间信息？
答：是的，我自己测试过。
（证据清单第62号记录第971号提案）
问题：这是一份调查报告，题为“律师声明（2015年7月21日存在工作档案）”和“在本OO笔记本上发现的照片附件”。这份报告是由证人写的吗？
答：是的。
问：文中是否解释说被告有问题，文本文件是在搜索后写的？
答：是的。
问：被告人在被告人的电脑上找到照片后，是否附有照片？
答：是的。
问：打印出来的调查报告是否附有我刚刚核实过的网站上张贴的原始文章或图片，比如被告的博客，或者被告人笔记本上的信息或资料？
答：是的。

检查
记录393.我们将提供证据清单编号22-1。
法律顾问
我认为这部分不是由证人写的，而是从美国寄来的。
检查
我想知道我是如何得到证据的，我在哪里得到它来判断。

检查
见证人
（提供第22-1号证据清单的证据第391页）
问：这是一个文件，标题是“表示打算惩罚美国政府的文件”，这是从美国政府收到的文件吗？

答：我没有收到，但是当时病房调查部门的董京奎不知道是否附上了。
问：东原是否直接接受美方？

答：我不知道，因为它不附在我身上。
问：你亲自看过这个文件吗？
我见过。我见过 ...
问：目击者是否不知道可用性？
答：是的，我已经看到了，因为我当时对广播公司进行了调查，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得到它。
问：证人是警察吗？
答：是的。
问：你的职位和职位是什么？
答：首尔市警察局网络安全与网络调查部。
问：参与调查的证人是？
答：是的。
问：调查什么时候开始？
答：我不记得了。去年六月份或七月份左右，我受到了开膛手大使的威胁。这封信被张贴在美国大使馆的白宫网站上。我们通过美国大使馆联系了美国的网络安全办公室。我立即开始调查。
问：你究竟在哪里收到调查线索？
答：国家警察厅网络安全局。
问：是不是来自美国？
答：我知道你是美国大使馆。我们收到总部的一个案件，并从美国驻总部的大使馆收到。

法官
见证人
问：美国大使馆是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吗？
答：我已经被国家警察局网络安全局命令。

检查
见证人
问：证人是否从网络安全局收到，不知道收到的是什么时间和收到的？
答：我是从安全局那里得到的。
问：你不知道你从美国得到了什么吗？
答：是的，我不完全清楚。
问：您是否知道直接从美方提供调查线索的人的姓名和职位？
答：网络安全局国际合作组组长金成勋是金正勋。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二女儿讣告强奸”的发布日期以2015年7月7日申请的美国夏令时（American Summer Time）为依据，关联知识产权被确认为124.197.152.74？
答：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韩国大使杀人恐吓第1条的发布日期为“马克・开膛手”，基于美国东部时间7。8时02分26秒），关联知识产权被确认为124.197。 152.48？
答：是的。

问：你是如何检查每个发布日期和连接IP以上？
答：我还登录了白宫的主页，我收到了警察的信，交给了我们。
问：请说明被告在这种情况下被确定为每个犯罪嫌疑人的原因。
答：一旦除了连接IP之外没有任何线索，我收到了一个回复，我不能确认用户，因为我用这个IP请求了东大门有线电视道路电视用户信息。
因此，当我们检查可以分配IP的区域来检查用户时，我们不记得在首尔的东大门区究竟是什么。
我们听说有可能从大约2500个家庭中分配出来，当我们在计算机上查到MAC地址时，我们可以发现调查导致了MAC地址。我检查了我分配的最近的公寓楼。
当我把它缩小的时候，是我可以检查它的O公寓，那是被告的公寓。
我不知道有多少公寓在20楼。因为有20楼，20楼所以有20楼的话是20楼。我只招收了20代的东大门有线电视用户。
我不记得了，但是已经减少了大约5～6代，我不得不看了5～6代，我不能这样做。
我分析了犯罪趋势和假冒的isis。我还从韩国留学生暑期学校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中扮演韩国外交人员。
所以我们调查组的一个小组被派往外界检查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对外界不好的倾向是不是一个光学调查，我证实了这种倾向。
还有两个刑事恐吓条款，第一个是女儿对奥巴马总统的恐吓，第二个是对开膛手大使恐吓奥巴马娜塔莎的第二个女儿被肛门强奸的恐吓。
这可以被看作是作家的一种扭曲倾向，其次是威胁被称为核武器的雷珀特大使。
我发现了一种我无法想象的精神状态，这有点不礼貌。我检查了公寓租户管理卡，因为我认为这很可能是O公寓的外部官员。所以我认为被告去了一所外语大学我证实了这一点。
于是我查了被告的普通电话号码，搜查了Google，发现了十个被告博客。
有一个外交部的批评，我之所以批评这个，是因为我的专业变了，对我的工作不利。
我第二次被我的肛门强奸，看到他脱下衣服，穿着内裤，戴着水桶的照片，查看他的账户，请他捐一点钱。
我批评了很多其他的外国人，毕竟这是正确的，我申请了一个扣押搜查令，并在首尔中央地区法院取得了扣押搜查令。
所以我带着正式的搜查令去了房子。
被告人房间里的电脑没有使用，隔壁房间里有一台电脑，我看了两台电脑，发现什么都没有。

然后厨房旁边还有一个房间，访问被锁定了，所以我问妈妈打开门，我知道也许我可以进来，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进来。
我进去拿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看到电脑语言是法语的，所以我们不懂法语，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电脑是什么文件夹或者是什么文件夹。当我们检查数字证据分析仪时，奥巴马总统和两名原本抓获的开膛手大使立即被发现，所以我怀疑被告已经写下来，然后关闭了。
大概是20:42左右然后我从笔记本上断开了硬盘。
在我们断开连接后，我们将它连接到计算机克隆设备上，然后我们有了原来的硬盘，重新连接了复制硬盘并进行了克隆。
当您复制时，被告人笔记本电脑上的硬盘散列值与复制的硬盘相同。
例如，散列值是验证完整性的工具。如果被告的计算机散列值为A，则我们的复制硬盘的散列值将等于A.
那么，在A的状态下，如果我们不触摸副本，我们在相同的A状态下进行分析，不管它是否被密封。

在分析计算机A的副本时，有一个写保护设备，而不仅仅是一个分析。
由于电脑硬盘的完整性在我们将其连接到硬盘保护器时立即被破坏，无论我通过连接拷贝来分析，拷贝硬盘根本不变。
并且称为成像的文件被创建为文件，并且该文件不能被改变。
如果更改，如果更改副本的硬盘上的散列，它将被更改为B而不是A.
因此，即使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分析，您所映像的硬盘与使用相同的原始A分析相同。
发现了，当时我们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查扣，被告在我们走之前只是躺在他的房间里，一点也没有。
我问他："你在笔记本电脑上写的是否正确？"然后我喝了一下，说："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样说，我们说服了他三个小时，即使他是由于证据的破坏和未来的原因，当时能够逮捕紧急情况。
问：1945年7月13日扣押的日期和时间是？
答：是的，我可能会从那时开始。

问：被没收的联想B490笔记本电脑，四个硬盘和一个USB记忆棒？
答：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我检查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并立即关闭了电脑，立即开始成像。
我打开影像并立即密封笔记本电脑。因为完整性被改变了，我把它封了。当我把它密封起来的时候，母亲写下了这封信，把我母亲的信放在一边，用胶带把它卷起来封好。
有一个名为VMware安装的虚拟机程序。
如果你没有电脑笔记本，将来可能无法进行分析，所以我们需要原装笔记本电脑，因此笔记本电脑被单独抢占。
问：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isis.png，usa.png，文件捕获屏幕捕获每个勒索？
答：是的。
问：被告是否在发现后不久确认每个文件的来源？
答：我问，但是我不记得你是从网上下载还是根本没有说话。
无论如何，他否认他没有。
因为我收到了太多的调查，我当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他我没有这样做。
问：我检查了每个捕获文件的创建日期和时间。是否在每次犯罪后1分钟内确认？
答：是的。
问：在对被告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了形象描述之后，为什么我要原始笔记本电脑需要分析，原因是没收了？
答：是的，是的。这是因为安装了VMware虚拟机。 VMware是一台虚拟机电脑，现在你有一台电脑，你可以创建一台电脑来运行多台电脑。如果您的计算机中有一台计算机，则不能在此计算机上留下任何痕迹，但如果再次登录到虚拟机并输入该虚拟机，则会犯虚拟机并删除虚拟机的相关文件分析机器的必要性已经没收了原件。

法官
见证人
问：由于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安装了VMware ...
答：是的，这是被没收的。
问：是不是因为没收原始资料的原因是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了VMware？
答：是的，如果您没有笔记本电脑，可能无法分析。
问：为什么在成像后没收原件？

答：我有一个图像，虚拟机的文件再次在映像文件中。原来的笔记本电脑需要运行该文件。

检查
见证人
问：在您没收了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之后，您是否得到了被告确认确认机密材料和机密信息的确认？
答：我没有收到，但由金OO分析师。
问：你在前台呆在一起吗？
答：是的。
问：此后，您是否紧急逮捕了被告，并将其安排在首尔市警察厅？
答：是的。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和广播公司一起去了一次。
问：当时有被告强奸的事实吗？
答：是的。

问：你是怎么生气的？
答：我们和我们和网络犯罪侦探进行了调查。英奇在广播电台的办公室里。我们不是跟被告。从附录中可以看到，我听说你已经把自己的脚从“把你的椅子从你的老板身上拿走”，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如何进入骚乱的。记录以CD形式附上。
问：当时谁是谁的身份？
答：我是一个广泛调查的调查员。记录附上裁谈会调查报告的人很可能会把它拿走。在对被告笔记本电脑的分析中，列出了该案件的电子邮件地址，Twitter地址和电话号码，韩国大使说：“我一定会杀死开膛手大使，我会给你一个肛门强奸。”另外，您是否找到一个名为“s.txt”的文件，其中包含与本案例相同的内容？
答：是的，在白宫用英文写的是吓人的文字，但是我在被告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一个包含韩文敲诈文本的文件。
问：链接到“.txt”文件的链接文件“A0065359.lnk”，_A0065518.lnk，“A0065541.lnk”和“A0065621.lnk”的创建日期和时间都是2014. 9. 10. 16:59 ，并于2014年7月7日14时57分，21时10分，21时19分，22时31分确认访问日期和时间。
答：是的。
此外，被告的笔记本中还包括曾被恐吓过的开膛手大使，金正中的照片，奥巴马先生和夫人的照片以及青瓦台的主页。你找到了你上传的捕获文件吗？
答：是的，许多照片被发现。特别是关于金京锺案件的文章或照片被威胁到大使开膛手。 Kim Kyeong-jong报告了文件存储的日期和时间。被告抓获并保存。上次访问文件的日期，所以读取日期几乎在事件发生之前。我记得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小男孩的isis.jpg文件，里面有拍摄镜头和武装抢劫的照片，一个年轻男孩用枪射击囚犯的照片，还有一张我们画廊的照片，你找到了“ISIS Gallery.png”文件？
答：是的，许多与ISIS相关的照片已经找到。
问：被告是否告诉你，在警方调查时，他或她合成了每个文件的图片和图片？
法律顾问
您的荣誉，这部分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要求被告在调查时否认警方调查的内容。
检查
由于“刑事诉讼法”引入了侦查人员的证词制度，我认为当时我是如何发表声明是安全的。
法律顾问
我想说，再次听取拒绝的内容并不合适。

法官
一旦这个部分只是问。
检查
见证人
问：我会再问你一次。被告是否说过在警方调查的时候，他合成了每个档案的照片和图片？
答：我完全记不起来，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可疑的报纸报道。
问：另外，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是否有一个名为“SuperHideIP”的程序，允许您在点击鼠标后更改IP？
答：是的。
问：您是否找到一个名为“IP地址清洗方法.jpg”的捕获文件？
答：是的。
问：另一方面，您是否发现被告正在运行10个blogspot博客，即Google博客？
答：是的。
问：在每个博客中，被告的花旗银行账号和被告的PayPal账号都列出了吗？
答：是的。
问：被告的博客是否透露或谴责了关于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投诉，张贴了描绘女性的照片以及奇怪的情景照片？
答：是的。

问：在调查期间，证人是否调查了被告人？
答：是的。
问：被告是否宣称他当时没有犯罪？
答：是的。
问：被告如何描述被告笔记本上的“isis.png”和“usa.png”文件？
答：我说我根本不知道。
问：你怎么说来源？
答：我问了一些关于信息来源的问题，但是我不记得，因为我每次都做了一个不同的陈述，所以我回答说我已经从4chan网站上下载并保存了，或者我甚至都不知道所有。
问：被告如何描述“.txt”文件？
A：我只是不知道...我一直在问很多，但起初我以为是我写的那个，然后我根本没有回答。
问：被告是如何向我们介绍雷伯特大使的照片，奥巴马和他的猴子的照片以及枪手的照片的？
答：我想我谈到我不太了解我问的问题。

法律顾问
在主要报纸第25条的底部，被告质疑他在警方调查时综合了每个档案的照片和图片，而主要报纸第32至34段的内容是不相关的。在投诉提交的记录中。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我是不是已经把整个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成像了，而且没有把那部分封印呢？
答：密封。
问：是不是真的，你没有密封成像文件，但笔记本电脑？
答：影像文件不密封。
问：我问我是否做过。
A：你怎么分析你的印章？

问：有先例和规定。你在哪里存储图像文件？
答：我们拿了一个硬盘，克隆它，然后拿来。
问：你密封了那个硬盘吗？
答：不要问我这个，但是对于金00的分析师...
问：这是询问证人的记忆。
答：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没有形象。
问：你不记得你是否密封硬盘？
- 答：是的，我记得我密封笔记本电脑... ... -
问：证人在调查中起什么作用？
答：我们参与了查扣，调查了嫌疑人，几乎所有事情都做完了。我做了一些调查来帮助对方。
问：你有没有见过在美国要求合作的文件？
答：我从来没有见过。

问：当我联系美国大使馆时，我听到有人用电子邮件敲诈勒索。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
答：不可以
问：有多少人涉嫌扣押和搜查？
答：五名网络犯罪侦探，五名法医调查员。当我到达那里时，父亲告诉我要离开。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有6～7个人，但我不知道，有些人出去了。
问：你觉得有六七个人在吗？
答：是的。
目击者提前跟踪被告人的详细过程说，“线索只有一个IP地址，但是很难通过IP地址找到，我检查了东大门提布路的用户，但是我不能确认，所以我再次向Mac地址提出请求。“
答：您已经检查了您的Mac，并使用Mac地址进行调查。
问：谁确定了Mac？
答：当从运营商分配IP时，IP和MAC连接到运营商。如果您知道当时用于犯罪的IP地址，则可以使用MAC地址重新进行调查。
但是那个Mac也没有正确的出来。无论如何，我有一个网络交换机，我终于分配了IP ...所以你已经确认了最后一个交换机。
问：是否确认你有三套设备？
答：是的，我必须解释连接...
问：当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证人首先要求提供Mac地址，并要求承运人回忆Mac地址。
答：要用Mac地址进行调查...
法官
我听说我想知道MAC地址，但我不知道。
见证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进行调查。
法官
见证人
问：最后，你没有检查你的Mac地址？
答：我知道你篡改了Mac。
问：当时，起初...
答：我不能马上确认。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是收集数字证据，还是专家参与？
- 答：OO分析师金参与，我参与了。我不得不进行一点分析。我有许可证来分析数字证据。
问：在缉获过程中，数字证据分析师是金的OO分析师之一吗？
答：是的，但我不是一位官方数字证据分析师。在调查中
问：证人也有这种知识？
A：是的，我做到了。
问：那么，在缉获时，有两个以上的人有数字证据方面的专业知识吗？
答：是的。

问：相关设备带来了什么？
答：我没有找到一个硬盘复制器，我想你应该问一下Kim OO的分析师。我拿了手令。
问：在调查期间确定白宫恐吓日期和时间的过程是什么？
答：我们国家警察厅的国际合作组告诉我们，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问：你不知道团队是如何工作的？
答：我不完全清楚。
问：我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了一张勒索图片，是没收的时候，还是之后呢？
答：我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金的OO分析师或者Kim OO的调查人员发现他立即关闭了。
问：你被发现的时候被发现了吗？
答：是的，我刚刚找到一张照片，用手机拍了下来，关掉了我的笔记本电脑。

答：4chan网站是美国的，所以我们无法验证用户。
问：你不知道是谁发布的吗？
答：是的。但是再次问金瓯这个问题。
月亮：看着调查的流程，就像...
答：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不确切，所以我可以问金瓯的调查员。
问：是谁写的？
答：必须有一名作者。
月亮：金相国中尉，曹永佑中尉是这样的...
答：是的。
问：那时见证人和你在一起？
A：是的，我和你在一起。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我在办公室工作，而分工。
问：在没收清单中，被告没收了笔记本电脑本身，但被告笔记本电脑成像文件不在没收单上，你知道吗？
答：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写。我知道我需要在序列号上写一个笔记本影像编号1。
问：无论如何，显然笔记本电脑的成像是在搜索的时候完成的？
答：是的。
问：需要几个小时？

答：请联系Kim OO数字证据分析师。
问：因为我有分析数字证据的经验，所以我会问。散列值在数字证据收集和分析中意味着什么？
答：MD5和SHA1是证明完整性的函数之一。例如，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散列函数中，你会得到一些特定的结果。但这不是一个反函数。例如，如果将名为A和B的文件放入散列函数中，您将获得一定的唯一值，这意味着如果唯一值相同，则是相同的信息。所以如果你把原来的硬盘的哈希值变成A，并且通过旋转复制原来的硬盘的哈希来得到A，那么可以证明原来的和复制的硬盘信息是一样的。
问：您是否看到数字证据在您生成散列值时处于特定状态，然后您是否承担了原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直到法院审查？

答：这个问题是模棱两可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状态...
问：我会问你一点点。当我将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成像并获得散列值时，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就在那个时间点，对吗？
答案：如果你在名为A而不是状态的文件上运行散列函数，你会得到一个特定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而不是那个时候的状态。
问：哈希值是在第一次创建时告诉你的。
答：是的，没错。
问：在特定的时间点创建文件的完整性有什么意义？
答：是的。
问：之后，当然可以多次出现，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答：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问：当我将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图像时，当时被告人的笔记本电脑的状态是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被模仿？
答：成像文件不能更改。
问：是否仍然维持？
答：我保证我的警察不会改变，直到我把他们送到检察机关。但之后，我不知道。
问：如果您在法庭上查看笔记本影像文件，我们正在查看的文件与查看时证人进行成像时的文件相同。
答：是的。
问：这是固定的吗？
答：是的。
问：那么在查获收集到的第一批证据的过程中，不是保证我们收集到的早期步骤完整性的哈希值？
答：因为它是成像时的散列值...
问：从此，要保证诚信，不保证老的完整性，对吗？
答：是的，这没有意义。
问：那么，如果有人在逻辑操作计算机之后注销哈希，是否在哈希值创建之前提供有关操作或操作的信息？
答：当然。
问：在扣押的时候，被告的笔记本是否被关闭？
答：我不记得了。那不是我带来的...
问：我告诉过你，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看着它，怎么样？
答：我不记得，因为我的母亲带给我另一个房间里的东西。我们无法进入那个房间。
问：扣押开始时间为2015年7月13日左右，笔记本电脑的电量从2015年7月13日至20时47分打开和关闭。笔记本电脑开机约41分钟。这个时候你在笔记本上做了什么？
答：当时我没有工作，而且我可能一直在寻找分析师和档案。

问：当时你有保护吗？
答：我没有那么做。
问：在查看被告笔记本电脑的过程中，是否保证被告或被告父母有权参与？
答：有人说。
问：你问谁看？
答：我不知道，我再和你谈谈...

问：你和被告交谈了吗？
- 答：是的，我现在继续前进...
问：你有没有拍过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或成像过程的视频？
答：这可能是通过广泛的调查完成的，但我不完全清楚。哦，我试图射击，但是我不能，所以我为什么要开枪呢？
问：谁不让我？
答：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父母或被告，但我坚决抵制他们，我会把我们的照片拍在那里。如果你看手机，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拍的照片。然后他只是向我们投掷了一些东西，让它变得更加困难。就金OO分析师而言，事情会受到打击。
问：当我说我需要原始版本的VMware时，为什么我没收了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如果运行VMware的程序在另一台电脑上，是否有必要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答：不可以。视版本而定，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问：我可以检查映像文件中的版本吗？
- 答：这不是一个现场可以做到的情况，如果你想开车...
问：技术上可以问。即使不是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是否有可以在另一台PC上运行VMware的程序？
答：可以但不是100％保证。所以有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正常驾驶。

法官
见证人
问：成像文件后笔记本本身被没收是否很常见？
答：如果我们没收了，我们会全部没收。
问：如果没收，你是否没收了成像文件和笔记本本身？
答：是的，因为这是一款用于犯罪的手提电脑。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你是否说过证人拿了查扣令？
答：我们把它从我们的团队中拿走了。
问：你读过吗？
答：是的。
问：如果你看，它说：“已被取出的原件将被打开，转载与入侵者等的参与，并没有任何延迟，但不超过10天，从原来的日期出口除非有特殊情况“你为什么不退货？
答：计算机在数字证据分析的证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时间关系。当时，我们分析了查获材料的数字证据分析，以确认创作和访问时间。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您可以相应地更改笔记本电脑的CMOS（cmos）时间。有一个错误取决于CMOS的时间。
那么如果我的笔记本电脑在1点，但是现在的时间是1：5呢？
我们需要及时检查错误。我们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来检查错误。在我们发送到最后一次之前，我们可以将其退回。我们要求我们的律师和电脑打开，并只检查与被告的错

误。可能会在调查报告中。
所以检方必须检查出来，不能被封存。
所以我知道，控方已经把整个发布和发布过程的录像后的确切时间信息进行了确认。
所以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问：证人知道什么回报？
答：是的。

但是你没有回来，对吧？
答：是的。
问题：白宫联系我们您的网页上有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您在“谢谢！”之前写下的拍摄照片的屏幕截图。屏幕上的被告的笔记本？
答：我不明白。
问：在提交之前我有一个屏幕，当我提交时，屏幕上会出现“谢谢！”的提示。这两个屏幕不能同时存在吗？
答：是的。
问：最后提交“谢谢！”声明后，您是否有屏幕图像？在被告的笔记本上？
答：是的。
问：那么你应该有一个你正在写的场景的截图。你看过吗？
答案是isis.png和usa.png正在写，谢谢！屏幕和结合...
问：这是一个复合材料，不是吗？
答：是的。也许你还没有找到你正在写什么。它并不存在，因为它被编辑并制成一个PNG文件。也许，如果你能解释它。
问：你说在被告使用谷歌浏览器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了五个文件，记得吗？
答：是的。
问：在第一篇文章中，我没有一个isis.png文件的标题说我会强奸我的女儿，你知道为什么吗？
答：这可能是您在调查报告中看到的，但是如果您捕获并删除它，然后更改文件名或文件不存在，或者如果您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隐身模式捕获它，则有许多技术方法你可以也不能跟上很多事情。
问：那么文件“谢谢！”呢，发生了什么事？
答：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跟证据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因为我想离开它，我想保留它。
问：技术上可行吗？
答：是的。
问：你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没有发现任何进入白宫的痕迹？
答：我没有找到它。
问：但是我们发现的是“谢谢！”，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
答：如果您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隐身模式，则互联网连接本身将不会保存为文件。它只会被保存为缓存，但一旦关闭网页浏览器就不会被保存。我会。
问：正如证人刚刚作证的那样，没有“谢谢你！ ，
A：这意味着你没有你的互联网连接记录，你可以留下一个捕获文件。
问：捕获文件后，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一个Unix号码，所以你可以登录谷歌浏览器来获取有关捕获时间的信息，但目击者没有写一篇文章，它可能不会捕获它在Google隐身模式下你刚刚做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求你离开“谢谢你！在隐身模式下的部分。
答：上网记录和标题是完全不同的。
问：你为什么不留下一个叫“谢谢！回应一个隐姓埋名的回答说，你可能没有一个捕获的文件。

答：被告保留在被告的电脑上，因为他已经抓获并保存。
问：所以有可能你必须在你之前拍摄的相同条件下进行。
答：如果你不想离开，你不能离开。
问：那么你可以找到擦除的线索？现在我已经把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成像了，我不只是看着它，我删除了被删除的文件？
答：当我进入隐身模式时，我已经工作了，无法恢复。为什么Google创建隐身模式？我自己测试过了。

法官
见证人
问：你知道被告是否使用隐身模式吗？
答：无法确认。当你试图秘密地使用Google的时候，Google已经为你提供了这个功能，当然你也不知道你是否使用了它。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当我进入隐身模式时，我认为捕捉屏幕不应该保存。
答：不能。保存的是因特网连接存放在index.dat和各种电脑硬盘上，连接记录不存储。在捕获文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其存储在所需位置的任何地方。捕获的文件是完全独立的。
问：证人是否证实被告通常写的博客文章？
答：是的。
问：您有没有看到过金伯德对被告博文中雷伯特大使的批评？
A：我现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
问：我不记得了？
答：是的。
问：当时我被告紧急逮捕，但是有什么理由被紧急逮捕？
答：因为我没有这样做，所以我想看看被捕的原因。
问：我没有理由被紧急逮捕，那你有什么要求？
A：为什么不写？你必须写下你提出紧急逮捕建议的理由。
（建议调查记录，第455页）
问：逮捕的理由一直是被提及的，最后请根据紧急逮捕的原因详细说明。没有。
A：我没有写，但在地铁...哦，这就是你说的通知。
在通知中，我们写了紧急逮捕的理由，由检察院批准而不写理由，如果被告人紧急逮捕，是不是通知被告？
因为它是通知的，因为这是因为它是很简单的总结犯罪的事实。
这不是我写的。别问我。
问：谁写的？
答：会有一个作家。

法官
有紧急逮捕令吗？
见证
是。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在那里列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记录...
答：是的，详细。
检查
提供紧急逮捕表格，详细说明原因。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证人没有写没收清单？
是的，我没有写。
问：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 答：然后几个人正在努力... ... -
问：被告声称已经下载了哪些威胁和截图文件？证人或调查机构是否认为被告写信和抓获？
答：是的。
问：如果我下载了一个屏蔽文件并将其保存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与被告人笔记本电脑相同的格式，作为证人？
答：有两种方法。由于4chan，也许金OO调查员将有一个测试报告。
如果您点击原始文件下载，它将被下载。否则，如果你点击原始文件，图像文件会弹出，你可以右键点击它下载。
这是我们调查的另一个报告。我没有测试它...
问：是否有一个文件名可能与您拍摄的文件名相同？
答：我不明白。再次只是一个描述...
问：如果我下载了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我只是分析了文件名，就像我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截取的文件名一样，可以存在相同的文件名吗？
答：你应该记录在案。询问Kim OO调查员，因为我没有测试过。
问：你不知道证人吗？
答：我们已经在调查报告中进行了测试和模拟。
问：时间顺序是被告在白宫发布的时间，屏幕截图后保存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时间，以及他们在网站4chan.org上发布的时间？
答：如果调查报告是这样的话，因为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所以我做了一张桌子，我看了一下。

法律顾问
我会提供证据。我赠送第五份证书中的一两份。
法官
什么来源？
法律顾问
这是被告的兄弟在事件发生后被逮捕的谷歌搜查。
如果你在Google上看同样的事情...你知道，但是你在Google上搜索过。
在这里你看到'亲爱的。奥巴马总统夫人，第一夫人米瑟尔女士，发现这篇文章写的时间是2015年7月7日在4chan网站上公布的。7. 07:24:52。
检查

我如何确认这与本文相同？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如果你看到下面的话，“你好，我是首尔的学生”，因为这个帖子的某些部分在后面呢？
看来这篇文章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时区差别很大。
时间是上午07:24:52。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7月7日20:20。
顺便说一句，在4chan网站发布的时间是2015年7月7日，07：24：52。
答：在我们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已经记录了4chan网站的确切时间。
这很准确，因为它来自Google搜索，因此您无法确切地知道在Google或4chan上的时间。
问：如果您是从Google保存的，是否比我们知道的更早？
答：不能保证低信息。
问：证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
答：是的。那没有。不管是美国储存时间还是国内储存时间
问：对于第二篇文章，看起来好像是在2015年7月7日写的。你知道吗，在韩国发文的时候，目击者查的4chan现场时间是在国内储存的吗？
答：询问Kim OO调查员。
问：你不知道证人吗？
答：我们在4chan网站上发布了帖子，我们有当前的时间和测试时间。这正是我们所测试的。如果你看一下，你可以检查4chan网站是有国内时间还是美国时间。
问：你有没有单独检查你的时区？
A：是的，我没有做到，所以我不能完全告诉你。
问：您是否说过被告使用了一个名为SuperHideIP的程序？
答：这不是确认，而是安装的程序。它被发现了。
问：在2014年7月16日敲诈勒索的日期之前，是否有任何事实分析了最后的做法是2015年6月6日？
答：找到文件，文件首次保存的日期以及上次访问文件的日期。
问：我将它分析为2015年6月6日的最后一次访问。从那以后，有可能将IP解释为没有变化吗？
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技术方法太多，我不太清楚。
问：因为目击者没有看到被告是否写了程序，但毕竟你看了被告的笔记本吗？在程序中是否有类似的程序改变IP发现这个？
答：你看不到整个事情。当我们分析...
问：你必须搜索和搜索吗？那么，在知识产权变革计划中发现了什么？
答：是的。
问：你有没有调查路由器？
答：我听说有一个路由器，但我没有调查。
问：在警察方面，Kim OO分析师写了一份分析报告。被告的笔记本成像文件是笔记本文件的第一张图片还是再次被复制？
- 答：因为我没有分析它... ... -
问：那天你做了什么复制？

A：我们带了克隆吗？
问：谁拿走了？
答：金瓯分析师带来了。

看来在坐着的过程中，时间已经变成了韩国的时间。
答：分析报告是最后一个，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必须进行一些调查。
所以我把打印出来的东西放在调查报告里，当我检查出来的时候记下来了。你如何调查完整的书面报告？
问：被告讹诈的决定性原因是被告人笔记本上留下的俘获文件是在白宫发布后一分钟左右写成的？
回答：不过，当我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在白宫的主页上用英文写了两个敲诈勒索，敲诈的内容在韩文写的S.txt文件中，夏天@ hufs你说你偷了你的.ac .kr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也许这个电话号码和地址是在s.txt文件中，...
问：见证，我想问这个，收费不是很多。文章发表后一分钟，捕获文件的创建时间是否是决定性的证据之一？
答：有很多事情。
问：这篇文章在白宫发布的时间与截获的文件存储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的时间有什么区别，
答：这不是一个分析，而是一个客观事实...
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职位在白宫发布的？
答：你问我们，但是我们只收到国际队的数据。
问：我认为一分钟的车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我想问一下，调查是否应该足够的时间。
从发布在白宫的时候开始，我必须具体说明一下，但白宫发布的时间可能是白宫主页管理人员给我的时间，最终可能是时间差异？
答：当我们告诉它时，我们是GMT + 9？美国有好几次，包括东部时间。
我不太确定，如果我们是东部标准时间让我们知道错误是什么，但它可能会。
它计算的时间和错误，当国内时间转换为韩国标准时间，是时间来计算准确的时间和连接到时间的IP是东大门有线电视... ... -
问：我不要求计算方法。例如，如果这台电脑现在在笔记本电脑的正面有一个16点的时钟，它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吗？
我在看。白宫给出的时间可能有错误，证人等时间可能有错误。
所以我在问如何确定时间差为一分钟。
答：因为我们是通过客观数据制作的，所以我们已经确认了我们知道我们存储在电脑上的时间以及我们受到威胁的时间。
问：你知道有一个程序可以改变保存文件的创建日期吗？
答：是的。
问：我有几件事，但是我可以使用像SetFileDate这样的程序来更改保存文件的创建日期吗？
答：是的。
问：被告的笔记本有可能变化太大了吗？
答：不仅是被告的笔记本电脑，而且所有电脑都有这种操作的可能性。但是，当您分析MFT时，关于时间的信息以各种方式存储。如果您分析MFT的标准信息信息和文件名信息信息并分析信息不同，则可以检查时间是否已被操纵，文件名是否已更改。
问：你当时检查过吗？

答：我当时没有查。
问：当路由器的MAC地址改变了，连接到它的动态IP是否也改变了？

答：可以或不可以上诉，但这是电信公司的政策。
问：在调查过程中，目击者是否核实与本案相关的IP地址对应的MAC地址？
答：是的。
问：这是一个证人吗？
A：我会一起做的。
问：结果是什么？
答：我把它写在评论里，但是mac的内容太复杂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看看书面意见。我现在不记得了。
问：您是否发现有更改被告电脑上路由器MAC地址的迹象？
答：数字证据分析师发现它。
问：目击者是否不知道这部分？
答：我听说有一点我不熟悉的变化。
问：金瓯是否有分析的角色，还是除了分析之外还进行额外的调查？
答：我只是做了分析。
问：根据分析结果，证人是否做了进一步的调查？
答：什么是额外的调查？
问：例如，如果你发现你的mac地址有变化，我会问你是否需要检查被告的路由器，不是吗？
回答：MAC地址是前六位数字的制造商，制造商分配MAC地址的后六位数字。我们可能已经看到被告对mac地址发表评论的反击报告，但是如果制造商随意更改，我不能再进行调查了。
你的律师告诉你，如果mac已经改变了，而且你还没有做过任何进一步的调查，那么mac已经改变的事实是，再也没有调查的线索了。
问：我问是否需要检查被告的路由器。
答：当我们做了录音的时候，数字证据分析已经结束了，明天我必须把嫌疑人的新兵交给检察机关。你是做什么？
问：你的意思是你不能按时完成？
答：是的。
问：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有一个更改MAC地址的痕迹。有分析说，在犯罪发生时的日志记录，记得吗？
A：我告诉过你我没有这样做。
问：金O也知道吗？
答：是的。
问题：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与mac地址有关的证人陈述，有多个mac地址未经制造商确认。如果制造商更改为未经确认的mac地址，Go？
答：我不知道承运人的政策，所以我不能完全答复，我知道不是。
问：您是否知道，如果您根据运营商政策更改为未经确认的mac地址，可能会限制Internet访问？
回答：是的，只有一个特定的MAC地址被连接时，交换机被允许访问互联网，这就是所谓的NAC。如果您不设置此政策，您可以从任何互联网地址进行连接。这是运营商的政策。交换机上有两种技术可以或不可以被阻塞。
问：我知道，如果您任意更改路由器或MAC地址，您可能会被禁止访问Internet。你知道吗？例如，你有没有听说过Windows 7或Windows 8的这种情况？
答：完全没有。但是，如果您更改了mac地址，则无法访问互联网。
问：电脑有问题吗？

A：是的，这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马上做。

法官
见证人
问：我有一个关于被告问题的问题。 “我在白宫联系我们的网页上写道，我发现”谢谢你！“针对“被告在屏幕前是否有屏幕截图屏幕？”这个问题，目击者说：“没有人在写，因为它被编辑成了一个PNG文件。”我有一个回答，请再次告诉我。
- 答：你正在组成的屏幕和屏幕，你已经完成了“谢谢你！ 1“屏幕被合成为一个PNG文件，但是您正在编写的屏幕没有保存，只有合成的图片是正确的。但从技术上来说，综合它是可能的。
问：请解释技术上的可能性。
答：使用捕获工具（如Paint或Snap-in）拍摄A的照片，捕获B的照片，将B放在A下，再次选择文件并将文件保存为不同的文件。
我会再解释一遍。当您捕获您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创建的屏幕时，您将看到网址和时间。
然后，在该状态下将其保存到被告的计算机上时，请单击鼠标右键并用相同的名称进行保存。
然后，当你捕捉屏幕“谢谢你！”，你会看到顶部的URL地址和时间信息和“谢谢你！”。
如果你用不同的名字保存，它将被保存在被告的计算机上。
但是，从技术上讲，您可以右键单击“谢谢！屏幕并将其保存到您的计算机。您可以在不保存的情况下拍摄第一个画面，然后使用画图或其他捕获工具如果将此文件保存为usa.png或isis.png，则无法保存您创建的第一个图像，而第二个图像将被保存您可以只保存最后的结果。
问：我想知道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但是你回答说这是可能的吗？
答：是的。

检查
见证人
问：我听说没有找到被告笔记本上的文字屏幕，但没有找到相关屏幕，找到了在白宫网站上发布过程的捕获文件。
答：是的，这并不重要，但是我不清楚六月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那之前我收到了一个我正在捕捉和捕捉的白宫故事的副本。
如果您正在编写网页，则会在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Safari和拼写中看到一波。如果你在白宫网站上写字，由于排列规则，在英文字母的底部会出现波浪号。
如果你看看它，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你正在编写的屏幕。我抓住了它，并保留其他内容。我不太清楚，但我认为那是与当时的黑奴有关的。
问：对于记者大使威胁性的文字，你是否还单独屏幕截图只显示结果画面“谢谢！”？
答：是的。
问：听说被告在被告在白宫张贴的4chan之前公布了这个档案。你在警方的调查中是否证实了这一点？
答：是的。
问：您是否发现当时在4chan网站上发布了与本案恐吓内容相同的截图文件？
答：是的。
问：当时在4chan网站发现的捕获文件是否在被告电脑上发现的犯罪相关捕获文件的创建日期之前或之后发布？
答：我不记得了。
问：默认情况下，当您通过像东大门提布路这样的ISP使用互联网时，运营商指定的IP

是什么？
答：是的。
问：关闭和打开电脑，或者随机更改Mac地址，可以更改多少个IP？
答：是的。
问：对于这种情况下使用的东大门Tiburdo IP，我不希望将IP分配给特定用户一段时间，只使用该IP，但是IP将被改变。
答：是的。

问：我不知道是否使用了SuperHideIP，但即使没有使用SuperHideIP，我如何更改IP？
答：是的。
问：你有没有在被告的计算机上找到一个程序来更改文件的创建日期？
答：完全没有。
问：被告是否可能通过确认犯罪时间，将存储在自己电脑上的截图文件的创建日期更改为本案犯罪日期和时间？
答：如果你是嫌犯，你不需要改变吗？即使我改变了IP来隐藏它，我也不需要改变我的电脑上的时间。我不能确定我是谁。所以，即使您尝试隐藏您的IP，您也不需要更改计算机上的文件。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第二个文件“谢谢！”我发现只有被捕获的文件的一部分被发现，第二个威胁“谢谢你！”你怎么知道它是否是一个部分？
答：也许及时...
问：具体是否及时？
答：是的。
问：你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答：是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写的是...
问：谢谢！即使写了不同的文章，也可以同时存在。
答：这是可能的。
问：你有否见过“证人条例”的“数码证据收集处理规则”？
答：我想我已经看到了。
问：以下是查扣程序和分析请求的细节，我会问是否保留了程序。
我并没有拒绝拍摄过程，我必须采取诸如存储印章等数字证据的身份以及不能合理怀疑诚实的适当方法。
答：我们把笔记本封了。
问：我会问金瓯分析师。你说过你不知道是否密封了你之前成像的硬盘？
我请分析师分析这个数字化缉获。根据分析结果报告，分析师是一个见证人。这是证人的要求吗？
A：因为我是同一个团队，所以我能做到，或者我旁边的人可以做到。
问：你认为你在2015年7月13日提出了分析要求吗？
答：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去现场。我什至不要求。
问：是不是有一个单独的请求的正式要求？
A：是的，我一起去了现场。
问：分析请求提出后，分析人员必须将数字化检测的原件或复制件放在可以安全存放的容器中，以免受到震动，磁场，湿气和灰尘的损坏。
答：这是因为我没收了其他犯罪现场的分析数据，提交给首尔市网络犯罪调查局数字

证据分析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当时，这不是我们所做的，因为现场的数字分析师正在这样做。
问：收集这样一个容器是否正确？
答：请问你的数字证据分析师。
问：你不知道证人吗？
答：是的。

法官
见证人
问：最后，我认为这是证人交给数字证人分析师的意图，对吧？
答：是的。

法官
我会结束有关00先生的证人报。

见证报纸报道（第八次审判的一部分）
事件2015年酷刑4685威胁
名字金00
出生日期1900。 0.0.
住宿首尔0区东大门区清凉里0别墅0栋

法官
如果证人询问他是否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48条或第149条，并承认其不属于本条款，并说明他/她可以在警告处罚后拒绝作证，他站在董事会并宣誓就职。接下来的证人没有资助。
有关证人的报刊内容与法庭录音制度录音档案（原始号码160321162216）相同。
2016年3月21日
黄某，
法官（医生）

关于证词否决权的声明
（一）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请求拒绝理由，拒不向审判长作证。
结束。如果有证人或证人，法定代理人或监督人的亲属或亲属被发现受到刑事起诉，投诉或定罪（“刑事诉讼法”第148条）
I.如果证人在律师，专利律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纳税人，医生，医生，牙医，牙医，药剂师，助产士，助产士，护士（“刑事诉讼法”第149条）
2.另外，如果证人在宣誓后发现有个人或特定报刊第1段的理由相似，证人可以拒绝作证。
3.如果证人没有明确否认证言或者对有报复权的新闻文章作假证明，他/她将被要求承担伪证责任。
见证金00（签名）或签名（手写签名）

誓言
根据良心，
事实上，
如果有谎言
因伪证而受到惩罚

我是一个流浪者。
见证金OO（签名）或签名（手写签名）

录音书（要点）
案件编号2015年高4685日期2016年3月21日14时14:00备注（无）请提交按照“刑事诉讼规则”第38条第1款的规定编写的成绩单。
1.附件：Witness Kim OO的证人报纸副本（共19页）1份
2016年3月21日
冲压印章机（印章）（彩绘）

※这个成绩单的写法只是总结陈述的主要部分。
※当事人和证人可能会反对本抄本中所述事项。提出异议时，法庭文员或其他人员必须在本抄本或单独文件中注明异议意图，或更正本抄本的相关部分。

法官
目击者Kim OO承认有必要按照有关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记录证人报纸的程序，并命令全部记录。目击者报纸的内容全部被记录下来，所以请务必在讲话时告诉麦克风。
证词否决的通知。证人的证言可能拒绝证明与你有关系的其他人或未来的证人的保密性，或者证人对该工作所知的其他人的机密性。宣誓后，出于同样的原因，你可以拒绝为个别报纸作证。宣誓后，你必须说出真相，如果你说谎，你可以因为伪证而受到惩罚。请发誓。

见证
根据誓言和良心，我说话没有任何隐瞒和协助，如果有谎言，我发誓要惩罚伪证。见证Kim OO。

检查
见证人
（证据列表序列号5的现有证据第45页）
问：这是一篇名为“检查4plebs.org上的其他帖子”的证人的文章吗？
答：是的。
问：请简单解释一下它是什么。
答：当我向Google搜索被告写给一所外国大学的电子邮件时，搜索了4plebs.org，并确认与4chan.org相关的网站被备份。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被告写给外语大学的联系方式和电子邮件。
问：4plebs.org是正确的网站吗？
答：是的。
问：这个网站是4chan.org网站的备份网站吗？
答：是的。
问：是否附加搜索威胁性文章内容的信息？
答：是的。
问题：在附件第48页，你是否在这篇令人恐惧的文章中为奥巴马的第一任女儿确定了强奸恐吓文章的截图和标题？

答：是的。
问：是真的，你有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邮编是7月7日20:24:52'47628036'。
答：是的。
问：你看到韩国国旗在旁边，你能认为这个帖子在韩国这个时候被救了吗？
答：是的。
问：在调查记录的顶部，在第49页的顶部，有一个名为“Korea isis1”的帖子，与此类似，是不是找到了正确的东西？
答：是的。
问：这是2015年7月8日02:31:29发布的日期，帖子号为“47640986”，旁边是韩国国旗图案，这也是这个帖子发布在网站上的日期是否有可能从2015年7月8日到02:31:29看看吧？
答：是的。
（提供记录7，证据清单调查记录＃71）
问：证人是否真的写了一篇题为“犯罪事实与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报告。
答：是的。
问：请简单解释一下它是什么。
答：在被告写作的时候，有“四四四”这个词，是在Google搜索和搜索网站上搜索特定词组的结果。而当被告搜查他写给一所外国大学的联系人和电子邮件时，曾有一些诽谤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着作，
问：这是否意图附加使用POS Finger的短语在恐吓文章中搜索的结果？
答：是的。
（证据列表第8页的现有证据第79页）
问：目击者是否在WordPress网站上写下了题为“确认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调查问卷？
答：是的。
问：请说明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容。
答：有一个叫做WordPress的网站，由韩国外国语大学管理，并且有针对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文章。我去了韩国外国语大学，进入经理页面查看这些帖子的内容。我还写了报告中写的“欺诈性业务已经结束”的文章。
问：白宫的IP地址和外国大学的IP地址是什么？
答：当我访问了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合作者去了管理员网站。于是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证据清单第11号记录＃196）
问：证人是否真的写了一篇题为“确认向白宫另外报道”的报告？
答：是的。
问：请简单解释一下。
答：4plebs.org网站是4chan.org的备份网站，如果它经过备份网站，所有内容都将被删除。被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决定可以发帖子，我查了外语大学的每一篇文章。我没有检查任何搜索词，但检查它的眼睛。我通过点击网站一一确认。我也在2015年5月5日确认了这个帖子，并在6月25日确认了这个帖子，抨击一所外语大学更有意义。
问：当时是否附有帖子的内容？
答：是的。
（证据清单第14号调查记录＃251）
问：证人是否真的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在4chan和4chan备份网站上发布帖子”的报告？
答：是的。我写的。
问：我发现usa.png文件位于4ple.org.org的备份站点4plebs.org上，附带的屏幕截图

显示了当时我确认的网页。
答：是的。

问：Isis.png有没有迹象表明该文件是从4chan.org检索，但没有找到？
答：是的。
问：最后，您是否将4chan.org网站和4chan.org网站备份网站上的内容放在一起？
答：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白宫网站上强奸奥巴马女儿的时间是2015年7月7日20:20发布的，这个帖子在4chan.org网站上被删除，而4chan.org网站的备份网站是你确认相同的内容发布于2015年7月7日20:24？
答：是的。
问：关于美国驻大韩民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2015年7月8日去白宫的时间已经确认在2015年7月8日的4chan.org上发布。备份网站在4chan.org也确认同一时间在2015年7月8日保存？
答：是的。
问：你自己确认一切吗？
答：是的，我有。
（证据列表序列号16的现有证据页面263）
问：Isis.png，usa.png关于文件分析，isis.png标题是isis.png？
答：是的。
问：上述调查报告是否是由证人撰写的？
答：是的，这是我从4chan.org网站下载直接下载的部分，并检查了图像和这些部分。
问：请详细解释。
答：在4chan.org网站上有一个名为isis.png和usa.png的图片文件。您可以通过下载文件来检查更新日期或文件的特定值。您可以检查您上传的图像的唯一值。为了与其他值进行比较，我们使用闪存散列值来确定文件的MD5，并使用闪存散列程序来检查任何唯一的值。
问：如果您点击4chan.org网站上发布的isis.png文件并保存为图片，文件名将自动保存为随机数，您可以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它说isis.png文件已被下载，是正确的吗？
答：是的。
问：我试图计算这个文件的哈希值，它说图像和原来的一样。
答案：文件本身在下载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你检查MD5的文件的唯一散列值，isis.png或者1436268292526.png告诉你文件接收的方式不同，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它意思是一样的。
问：您是否从4chan.org网站下载了usa.png文件？
答：是的。
问：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下载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用MD5函数计算出来的哈希值是一样的吗？
答：是的。
（现在的证据第176页，调查记录，第266页）
问：目击者是否真的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嫌疑人笔记本电脑上确定的新闻档案夹”的报告？
答：是的。
问：请解释它是什么。
答：在新文件夹中，存储了与金基中或者里伯特有关的恐怖主义图片。
问：这里是对“我没有看到互联网的历史，但嫌疑犯的图像已经创建文件夹，并保存”的描述。

回答：当你创建一个文件，当你自动冲浪或上网时，一些文件以数字随机数字或复杂的密码系统的形式存储在你的计算机上...所以，我没有上网， 。相反，我保存了我的文件并将其保存在某个名称下。
问：如果再次检查，用户是否正在检查保存图像的文件，而不是上网过程中自动保存的缓存文件？
答：是的。
问：如果您查看下面的内容，将在2015年6月3日创建并收集“文件夹创建日期和时间”，图像等。如果您查看最终访问日期和时间，那么这是什么？

答：是的。
（建议第20号记录第35号）
问：目击者是否真的写下了题为“关于查明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其他证据”的调查报告？
答：是的。
问：请解释它是什么。
答：笔记本上有一个名为s.txt的文件，文件里面存有一个类似于强奸奥巴马女儿的文本文件。
问：调查结束后，打印出文件的特征和原文件是否合适？
答：是的，这个部分跟Kim OO数字分析师一样。
（证据列表第25-1记录证明＃408）
问：证人是否写下了“关于4chan网站发布时间”的调查报告？
答：是的。
问：请解释一下。
答：因为4chan不是韩国网站，所以我觉得这个帖子的显示方式一开始就不会在韩国看到。如果您认为与嫌疑人发布的帖子有所不同，由于我已经发布了所有文章，所以4chan网站已经为全球所有国家提供了服务，所以它被显示为一个显示关闭时间的部分为了祖国。所以如果你在韩国连线，你会在韩国显示你的时间，这是一个修辞报告。
问：你自己测试过吗？
答：是的。
（证据清单第27号证据第463号）
问：这是网站上“4chan”时间标题的见证人报告吗？
答：是的。
问：你刚刚看到的调查报告是否一样？
答：是的。
问：在证人的调查报告中存储的博客等网站上发布的文章或照片，以及被告笔记本上的信息或资料是否被捕获或输出，是否属实？
答：是的。
（证据清单第22-1号证据调查记录第393号）
问：你看过这个文件是不是真的？
答：我在一起工作时看到过这个。
问：你知道你从哪些人收到这些报纸吗？
答：我通过白宫和合作社了解。
问：不知道细节？
答：是的。
问：证人是警察吗？
答：是的。
问：你的职位和职位是什么？

A：首尔警察厅网络安全局的Kim OO。
问：参与调查的证人是？
答：是的。

问：证人在调查中起什么作用？
答：那个时候，我们当班了。我想知道是不是和被告发布的帖子一样，因为我必须立即开始审理案件。
问：再详细一点，你是否参加了检查？
A：是的，我也参加了查扣搜查，我不得不首先查了很多帖子才得到一个许可证，而且我对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关注，当我在查扣网站的时候，没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或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些部分与其他调查人员取得证据。
问：你在被查封的搜索网站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首先，我认为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很重要。被告在博客上张贴博客。所以我做了很多努力来保证笔记本电脑的安全，我请分析人员分析一下电脑什么的。
问：被告的博客中是否有您的笔记本电脑的图片？
答：是的，所以我尽力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
问：你还记得你是如何找到你的笔记本电脑的？
答：是的，刚进来的时候，被告躺在床上，当我试图用搜查证进入房间的时候，因为被告的父母没有进来，我不能进去约30分钟。所以，我首先独自走进房间，告诉我必须检查我的笔记本电脑，所以我不能进去，所以我要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让被告的妈妈从被告的房间里拿来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于是我拿起笔记本电脑，把它发给了Kim OO分析师，并要求他检查是否有图像。
问：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否拍到了这个情况？
答：是的，我已经做了录像。
问：在OO女士的情况下，我试图开枪，但是被告家人证明他们不能因为家人而开枪。
答：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被枪杀的，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不得不开枪。
问：被告家庭是否阻止他拍摄？
答：是的。
问：被告在整个搜查过程中是否躺在床上？
答：是的。
问：您是否搜查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以找到相关证据？
答：是的。
问：Isis.png，usa.png，s.txt文件？
答：是的。
问：当时确认后，被告是否知道这些文件来自哪里？
A：我告诉他看，但我一直看着他，他躺在那里。
问：被告分析了房间吗？
答：不，我在隔壁房间的研究中分析过，被告的母亲出席了确认内容。
问：当时我收到了“确认无水确认确认书，确认没收水情信息确认书”等。谁收到了？
答：这是金OO分析师收到的。
问：除证人迄今为止作证外，在调查此案过程中是否有事实证据？
答：我不太记得，因为事件很长。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调查的开始是由美国大使馆发起的吗？

答：我们知道事件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

问：你有没有见过美国大使馆的“紧急合作要求”？
答：是的。
你知不知道佛教电子邮件中的韩国人发出讹诈消息，说他们发了一封警告邮件给奥巴马总统，对付开膛手大使的恐怖主义？
答：据我所知，我张贴在白宫的网站上。
问：我知道，这是调查，但它说，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初始合作函。
A：是不是应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问：证人是否知道这件事？
答：是的。
问：目击者的调查报告中有一些文件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被告笔记本的数据来自哪里？
答：大部分的互联网帖子都是由我撰写的，由于各个团队不同，所以Kim OO分析师不能共享这个系统。所以我也和我一样提交了这个数据，所以我和Kim OO的分析师做了同样的报告，我把它打印出来了。
问：Kim OO的分析师是否提供输出？
答：是的。
法官
见证人
问：我说我写了一个互联网的帖子，但是我错了呢？
答：首先，4chan或类似的东西是我分别做的，而被告的笔记本中的部分是由Kim OO分析师撰写的，因为他不能写调查报告。

法律顾问
见证人
（提交调查报告，第263页）
问：我已经从4chan网站下载了证人，并将其更改为另一个文件。第一个isis.png文件在2015年7月7日3:23:30下载。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
问：我好像不太记得，但是w会回答这个问题。白宫的时间是7月7日20:20写的，被告笔记本上的isis.png是20:21，记得吗？
答：是的。
问：我有两个小时来证明迄今为止有证据，所以我知道它是什么。我说的是3:23:30，24小时，15:23？请说明这个时间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因为你写了吗？
答：我没有专注于写作的时间，而是在我的桌面计算机上备份原始文件，而不是在我的桌面计算机上备份原始文件，我创建了一个名为“Terrorist”的文件夹，并在其下有一个原件，还有一个方法和一个名为isis的下载按钮在它下面的.png。
我点击了那个按钮，并以两种方式下载，但重要的是，调查报告写的是指定'MD5是一样的，如果MD5是相同的，这个文件是一样的'我把文件保存到我的电脑，并与它相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是不是你保存了目击计算机的时间？
答：是的，事实并非如此。
问：现在，三个文件具有相同的MD5，但同样的事情意味着第一个文件是相同的文件？
答：是的。
（提交调查记录第264页的调查报告）
问：usa.png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2015年7月8日2:28:52下载？

答：我不记得细节，但似乎是关于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的原始文件被浮石团队转介并与文件进行比较的部分的调查报告。
问：现在时间的意义是什么，你不完全知道？

A：我想这可能是被告笔记本上的时间，但是usa.png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不知道从usa.png上传文件到底是什么。
（建议调查记录，第334页）
问：以下是2015年7月12日下午4:53:58“光伏与工作文件，文本文件”...
答：这是Kim OO分析师分析的数据。
问：目击者是否不知道这一次？
A：所以我一起看过，但是Kim OO的分析师会更清楚。
问：证人是否意味着你不知道这件事？
答：是的。
问：见证人也参与了查封时，您是否看到了被告笔记本电脑的成像过程？
答：是的。
当时的证人在哪里？
A：我在同一个房间里，去了被告躺着的房间。
问：在笔记本电脑上成像之前，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先搜索相关文件。谁干的？
答：Kim OO是分析师。
问：在查看被告笔记本电脑的过程中，是否有权参与被告人或被告人的父母？
答：是的。
问：谁做的？
答：有几个调查员。
问：你参加了吗？
答：被告没有参与，被告的母亲涉案，被告的母亲在观众面前成像。
问：成像工作需要几个小时？
答：我不太确切，但似乎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问：您是否拍摄了被告笔记本电脑的检查或成像过程？
A：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想拍一张照片。
问：您是否拍摄了关于成像过程的视频或图片？
答：我想我没有。
问：与编写调查报告的证人有关。如果有屏幕截图的文件，并从4chan下载文件并保存，则两者将明确区分被捕获和下载的文件与被告的笔记本。你可以做到吗？
答：虽然由于电脑清晰可辨，文件名称可以更改，但屏幕捕捉的根本原因是在被告人的电脑上被称为全页面抓屏的程序。使用此程序捕捉时，文件名是唯一创建的。因为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日期，普通人很难写，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应该说是编程的...
问：即使你下载的是同样的东西，你是问你是否在跟踪它。
回答：如果文件名保持不变，如果下载时收到usa.png，则usa.png会出现，并且不会显示整个页面原来打印的URL。
月亮：usa.png，但不是网址...
答：如果你有网址，你可以照原样获得。
问：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下载，是不是很好分开？
答：是的。
问：你可以下载并重命名吗？

答：是的。

问：如果我删除附加到下载文件的zone.identifier的值，是否无法检查是否是下载的文件？
答：我不知道。
（展示第5号证书的第一个和第二个Google搜索屏幕）
问：我在Google上搜索到第一个勒索相关文章存储在4chan网站上。这就是我在寻找文本时想到的，与你所看到的数字完全一样。这是我被怀疑是被告写的第一封勒索文章。有时间07年7月7日07:24:52，第一次勒索的时间是7月7日20:20写的，对不对？上传到4chan的时间要快得多，你知道这个吗？
答：我不知道，因为没有确认。
问：这是证人在撰写调查报告时所做的。如果你在韩国发布，你会在4chan网站上发布韩国时间？所以我在4chan网站上发布的时间比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时间晚，因为被告写了这个文件。但现在我在Google上搜索的时间比我在这个案子上发布的时间要快得多。这就是我问的原因。
问：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首先，这是Google。我不知道如何在4chan中编写url，而用Google编写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它。
问：证人是否有分析数字证据的经验？
答：我加入了Cyber Special，基本上没有数字分析，我也听过教育或讲座。
问：没有职业吗？
答：我必须去上班，因为我需要这样做，但是我没有拿到执照或类似的东西，而且我还经历了很多与数据库和黑客有关的培训。
问：你已经在国家警察厅接受过培训？
A：我有一个派出所，我在一个数据库里。
问：参与调查的证人是否改变了被告的MAC地址？
答：我一起参加了调查，但是我不记得。这个故事似乎做了很多。
问：您是否参与了调查，导致您收到与您向Tibur Road发送搜索令牌的IP地址相匹配的Mac地址？
A：不是我。
问：你是否知道这部分的分析，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分析结果显示，你已经禁用了在你写文章的时间相邻时区的路由器上存储的日志？
答：这部分是由Kim OO分析师撰写的。
问：证人是否知道这部分？
答：是的。

法官
见证人
问：证人的陈述是否确实是事实，他是否在一家私人数据库公司从事数字证据分析工作，然后加入网络犯罪专家？
答：有时候警察来的过程是公开的，如果你有超过几年的社会工作，你可能会得到特别的保证。我主修的部分是数据库，我遇到了很多黑客和类似的东西。
问：我有一个编辑故事
答：这是许可证的一部分。
问：您是否曾经在数据库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作为专家加入了警方，然后参加了与黑客有关的培训，您是否只知道与数字分析相关的工作，并没有完成任何培训？
答：是的。

法官
我会结束关于金欧先生的证人报。

见证报纸报道（第八次审判的一部分）
事件2015年酷刑4685威胁
名字金OO
出生日期1900。 0.0.
O-Dong O（Hwagok-dong，O）
法官
如果证人询问他是否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48条或第149条，并承认其不属于本条款，并说明他/她可以在警告处罚后拒绝作证，他站在董事会并宣誓就职。接下来的证人没有资助。
有关证人的报刊内容与法院记录制度的录音文件（原始号码160321171323）相同。
2016年3月21日
黄某，
法官（医生）

关于证词否决权的声明
（一）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请求拒绝理由，拒不向审判长作证。
结束。如果有证人或证人，法定代理人或监督人的亲属或亲属被发现受到刑事起诉，投诉或定罪（“刑事诉讼法”第148条）
I.如果证人在律师，专利律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纳税人，医生，医生，牙医，牙医，药剂师，助产士，助产士，护士（“刑事诉讼法”第149条）
2.另外，如果证人在宣誓后发现有个人或特定报刊第1段的理由相似，证人可以拒绝作证。
3.如果证人没有明确否认证言或者对有报复权的新闻文章作假证明，他/她将被要求承担伪证责任。
见证金OO（签名）或签名（手写签名）

誓言
根据良心，
事实上，
如果有谎言
因伪证而受到惩罚
我是一个流浪者。
见证金OO（签名）或签名（手写签名）

录音书（要点）
案件编号2015年高4685日期2016. 3. 21. 14:00备注（无）
我按照“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交成绩单。
1.附件：Witness Kim OO的证人报纸副本（共24页）1份
2016年3月21日

冲压印章机（印章）（彩绘）

※这个成绩单的写法只是总结陈述的主要部分。
※当事人和证人可能会反对本抄本中所述事项。提出异议时，法庭文员或其他人员必须在本抄本或单独文件中注明异议意图，或更正本抄本的相关部分。

法官
目击者Kim OO承认有必要按照有关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记录证人报纸的程序，并命令全部记录。目击者报纸的内容全部被记录下来，所以请务必在讲话时告诉麦克风。
证词否决的通知。由于证人的证言，证人可能会否认其与证人有业务关系的其他人的保密证据，因为他或她担心刑事处罚。证人宣誓就职后，也可以在个别报刊上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作证。宣誓后，你必须说出真相，如果你说谎，你将受到惩罚。请发誓。

见证
根据誓言和良心，我说话没有任何隐瞒和协助，如果有谎言，我发誓要惩罚伪证。见证Kim OO。

检查
见证人
（证据清单第33号第1号第68号证据）
问：这种数字证据分析的结果是否证实了证人的经验是真的？
答：是的。
（调查记录＃33-2的第73-2号证据）
CD附有“数字证据分析结果”的标题。存储在这张CD上的数字证据分析结果包含被告的笔记本图像文件以及事件分析中发现的主要数据或信息是不是？
答：是的。
问：证人是首尔市警察局网络犯罪调查部的数字证据分析师？
答：是的，我目前在网络犯罪实验室工作。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和证据分析小组分享了这个经验，直到去年一直在数字证据分析小组工作，今年我们负责网络空间以外的侦探。
问：调查期间证人的工作是什么？
答：作为一名数字分析师，我正在首尔大都会警察局的警察调查室收集和分析事件数字证据。
问：目击者是否参与了此案的扣押？
答：是的。
问：您是否参与了查扣搜索的全过程？
A：是的，从那天起那个场景。
问：你是否从始至终参与？
答：是的。
问：告诉被告人的笔记本，证人经历过发现和成像过程。
答：我找不到。我记得它是由金OO调查员发现的。而且被告人在房间里，被告父亲似乎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房间，当我在房间里寻找被告父亲使用的一台电脑时，他找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搜索和分析笔记本电脑。
问：当我第一次拿到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时，笔记本电脑是打开还是关闭？
答：我记得它被关了，因为它被折叠了。
问：在打开电源并搜索后，我们发现有关事件的证据，关闭它，立即成像？

答：是的。
问：你当时是否抽取过程或成像过程？
答：我没有拍摄，我记得世贸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网络犯罪工作人员一起开枪。
问：你采取了所有步骤吗？

答：是的。我记得有两个或更多的相机正在旋转。
月亮：OO女士告诉我，当时被告家属不得不停止向相反方向射击，对吧？
答：是的，没错。我记得有一个说法。
问：你记得哪个拍摄过程中断了吗？
答：我记错了。
问：我将被告的笔记本电脑硬盘镜像后，我得到了谁的完整性验证或哈希验证？
答：我是从被告的母亲那里得到的。
问：证人是否直接收到？
答：是的，我得到了被告妈妈的确认，我亲自写了哈希值。
问题：目击者声称被告没收了联想B490笔记本电脑上的硬盘，查获了5个硬盘，并分析了一个SanDisk USB存储器的复制品？
答：是的。
问：被告在法国巴黎的笔记本电脑的时间？
答：是的。
问：那么，这个案件的犯罪是在2015年7月7日，是夏令时比韩国标准时间早7个小时？
答：是的。
问：当目击者使用数字取证程序EnCase分析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时，他们是否将其设置为在韩国标准时间显示？
答：是的。
问题：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硬盘上找到Isis.png和usa.png文件？
答：是的。
Q. Isis.png文件创建日期和时间是7月7日20:21:12，最后修改日期是2015年7月20日。7. 7. 20:23:30，usa.png文件的创建日期是8.是否在02:27:07确认，最后修改的城市日期是2015年7月8日02:28:51？
答：在分析报告中是正确的。
问：我发现isis.png.lnk和usa.png.lnk链接到上面的isis.png和usa.png文件。
答：是的。
问：何时以及如何创建和存储这些链接文件？
回答：通常，当您在Windows系统上打开文件时，会创建一个名为快捷方式文件的链接文件。
问：如果你分析这个链接文件的元信息，即文件属性信息，你可以检查什么样的信息？
答：打开墨迹文件后，您将看到您打开的文件的名称。当您打开它时，计算机名称，卷名称和硬件Mac地址将被保存。
问题：您是否检查过上述每个链接文件的硬盘卷名称，序列号，计算机名称，MAC地址以及被告人笔记本电脑的信息？
答：是的，已被证实。
问：Isis.png和usa.png文件是完全一样的日期和时间，但在被告的笔记本上找到具有不同文件名的链接文件。
答：是的，我记得文件名的一部分是不同的，但是分析的原始日期和时间是我更改源文件时分析文件名的结果...所以，如果文件名是改变，创建日期和时间不会改变。已经确认原始文件的创建日期和时间保留在链接文件中。

问：是否可以将链接文件解释为创建原始isis.png或usa.png文件时创建的文件名，但是原始文件具有不同的文件名？
答：是的，我这样解释。
问：除了isis.png和usa.png文件之外，白宫网站还有很多屏幕，以及在被告的笔记本

电脑上发现的完成后屏幕截图。
答：是的。
问：另外，电子邮件地址是Twitter地址，电话号码是“H.U.F.S. R.O.第四四“和”我要通过渗入美国大使馆“杀死大使开膛手，”奥巴马绑架我的小女儿给他一个肛门强奸“你有没有找到与文章内容相同的s.txt文件？
答：是的。
问：找到了s.txt文件中的链接文件A0065359.lnk，A0065518.lnk，A0065541.lnk和A0065621.lnk吗？
答：是的。
问：这些链接文件是如何创建的，它们存储在哪里？
答：从A开始随机编号的链接文件是系统使用的称为系统卷信息的卷。起初，当我解释使用这个卷的时候，我试图在Windows 7中使用它。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有一个叫做“还原计算机”的功能。我有一个功能称为恢复将采取快照的计算机，所以Windows 7将自动备份。那么，那个时候，我会自动备份一段时间内的文件或文件列表，备份位置就是系统卷信息文件夹，每个备份日下创建一个文件夹。指向txt的链接文件已经找到。
问：被告笔记本电脑的操作系统是XP。 XP有相同的功能吗？
答：是的。
问：生成这些链接文件需要哪些事件？
答：系统自动备份功能。如果你没有专门做备份，我知道备份基本上是基于操作系统的设置。
问：刚刚提到的每个链接文件的创建日期是2014. 9. 10. 16:59，最终访问日期和时间是7月7日，14：57,21：10,21：10,22：31？
答：是的，你可以在报告中看到。
问：您是否发现了链接到除四个链接文件之外的s.txt的链接文件？
答：是的，那时候，指向s.tet文件的链接文件被分析成它。
问：我可以在2015年7月7日看到上次访问s.txt文件的日期和时间吗？
回答：在最后一次结束时，如果链接文件是2015年7月7日22:31，那么您可以将s.txt文件解释为最后一次打开文件。
问：另一方面，当被告分析笔记本电脑上网率时，是否检查过Internet Explorer，Chrome，Mozilla和Opera Web浏览器的记录？
问：您是否也通过Internet Explorer在Google搜索网站上找到了“Michelle obama”的记录？
答：是的。
问：本案犯罪案件发生时，是否查阅了2015年7月7日和2015年7月8日的互联网路由管理页面记录？
答：是的。
问：您是否检查过设置的细节，例如设置路由器不在本案犯罪附近的时区记录日志？
A：我不知道意图是什么，但是我确认我改变了设置。
问：如何更改我的路由器设置？
答：路由器管理是将网络的IP地址和路由器IP连接到网页浏览器，并出现管理页面。您可以进入管理页面并更改网络的一般设置值或MAC地址或MAC地址。 。
问：所以我通常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管理页面，所以我记录了我的互联网连接历史记录？
答：是的。
问：有没有办法保留连接的记录？
答：有很多方法可以远离。如今，浏览器和浏览器等浏览器都具有隐身功能，可以让浏览记录保持不变，所以我知道如果您使用它，您的记录将不会被检查。

问：在Chrome浏览器中，浏览器和隐身模式是否存在煽动？使用这种模式时会不会有连接历史记录？
答：是的，我没有任何结果。

问：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在2015年6月8日到2015年6月3日之间能否更换互联网路由器的MAC地址9次？
答：是的，Mac地址更改已通过Internet历史记录进行验证。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在没收搜索网站上，您是否指示证人对被告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了映像？
答：是的。
问：你是如何保存图像文件的，你是如何保存的？
答：我们在我们用Falcon带来的硬盘上做了一个副本，并通过将原始硬盘连接到原来的Falcon来复制图像。
问：你如何制作硬盘的副本？你不是分开密封这个部分吗？
深：是的，它不必被密封。
问："国家警察总署"的规定，如"数字证据收集处理条例"要求加盖印章，是否属实？没有必要密封吗？
答：存储介质的目的是要密封，但重复的图像没有明确标记为密封。
问：你如何保留重复的图像并保存？
答：由于图像是完整性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为图像文件和图像文件提供完整性散列值。
问：在判例法中，作为确保图像文件完整性的方法之一，我有一个密封过程，并正在拍摄过程。
答：我开枪了。
问：我不问见证人的意见。我们稍后会...
答：我认为你否认我做了什么，但我不知道。
问题：证人是否将档案送交国家警察局？
A：我在车里，我在车里。
问：你是否分别收到分析申请？
答：我知道我收到了一份分析申请表。
问：从谁？
答：因为是电脑化的，我不直接收到。
问：您是否将其放入可安全存放的容器中，以免受到冲击，磁场，湿气或灰尘的损坏？
答：是的，没错。
问：在检查时你带了什么装备？
回答：复制猎鹰及其配件，笔记本电脑，EnCase分析现场，硬盘复制原件，然后提取文件列表的简单使用的警察局。我开发了一个名为CIP的程序。
（建议调查记录，第334页）
问：我认为您已经在编写声明的过程中看到过，但Photovoltaic vs. Work文件中的文本文件。 2015年7月12日04:53:58这次我会问你这个意思是什么？
答：我使用一个名为UltraEdit的程序。当我在那里打印时，我知道它显示了与创建或修改文件有关的属性。
问：我认为这是在意见书中写的，该文件将根据上次访问日期自动发布。这是否意味着？

答：如上所述。
（建议调查记录，第665页）

问：我有相同的光伏与工作档案，这是在2015年7月21日下午07:06？
答：是的。
问：在此之下，修改时间和接受时间是从2015年7月7日到2015年7月7日。目击者现在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
答：当然，结构是不一样的。
问：是什么原因？
答：这是文件中的信息，上面的信息显示了你做这个工作的时间。
问：2015年7月12日是否显示了目击者正在操作的计算机的时间？
答：是的。
问：见证，这是肯定的吗？你在2015年7月12日工作吗？
答：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但是我打印了什么。
问：那么错过了什么意思呢？
A：我想我当时没做。
问：目击者，你知道搜查了多少天吗？那是在2015年7月13日。但是说，在扣押前一天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记录都删除了，这意味着什么？
回答什么？
问：档案是在7月12日，对吗？
答：在哪里？
（建议调查记录，第334页）
问：是不是2015年7月12日？
答：在上次修订时。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您刚刚拿到了您的分析计算机并将其打印出来。
问：那是警察的时间了吗？
答：我必须确切地看到s.txt是怎么出来的，但是我太忙了，没有看到案例记录。输出是我的分析计算机上的UltraEdit的输出。意见保持不变。
问：这是否意味着产量是在2015年7月12日？
答：不是，这不是我在7月12日打印的，但记录了名为s.txt的文件的属性。
问：我已经在2015年7月7日之前显示了这个文件的属性。有一部分文件，请描述一下。
答：这是因为我把保存分开了。
（建议调查记录，第665页）
问：这是什么意思？它看起来像在这里2015年7月21日。这是什么意思？
A：那是'.txt'。在笔记本上没有叫'.txt'的文件。当我将“.lnk”更改为“.txt”时，该文件不是被告笔记本上的文件，而是显示为EnCase的报告屏幕。我把它拉出来，并把它写成一个文本文件。
问：所以这不是被告笔记本上的档案，是证人创造的单独档案吗？
答：这是一个由EnCase创建的文件，它不是一个文件，而是其内容。
问：你在2015年7月21日工作的日期是？
答：是的。我创建了一个名为文本的文件。

法官
见证人

（建议调查记录，第334页）
问：扣押时间为2015年7月13日，扣押前2015年7月12日扣押的日期和时间写在s.txt文件中。请再次总结和解释这个时间和日期的含义。
答：有一个名为s.txt的日期属性，它是文件的创建日期，最后修改日期或上次访问日期。最后修改日期显示在那里，然后是“A number.txt”由于我不能减去它，原始文件的属性不显示。因此，我使用EnCase工具来显示由EnCase管理的原始文件的属性。我完全复制它，并将其作为文本文件随机在我的分析计算机上。 。要显示屏幕，在该日期显示该字母。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你记得是谁写的检查？
答：如果我的信是正确的...
问：作者不是证人，你看到他那天有没有发现癫痫发作的名单？
答：是的。
问：在缉获名单中，被告笔记本上的档案在列表中，你知道吗？
答：我不记得，但是我不记得看到输出是什么，因为我不能连接到称为踢的系统。
问：扣押是由金相国中将和廖友友撰写的，但由于证人已将其拍下，所以他/她会提出要求，因为证人在查封时已证实。
A：没有在办公室里写没收清单吗？
问：在此之前，您是否在您的没收清单上使用了笔迹？
答：这不是没收单，是电子信息确认书。
（提交没收记录，第398页）
问：在没收清单上说，图像文件在2,3,4,5号被没收，但成像文件没有在第一张笔记本上列出。当然，这个证人没有写，但是作者金相国向被告的母亲证明了自己的供述，并亲笔写下了。这里也没有成像文件，但下面是成像文件。成像文件也没有在这里列出。你知道吗？
答：我不知道。
问：目击者当时是否查看这些文件？
答：我没有理由参与没收证明或记录。
问：在搜查时，金尚国中尉在写了这样一份文件时是否证实了证人的证实？
答：有。
问：证人是否经过验证这个文件的过程？
答：是否应该由我确认书写...
问：请见证，请告诉我你记得的事实。
A：你问那个月吗？
问：在查封时，证人是否查过这份文件，并说：“这是没收名单”？
答：我对结果有一个难忘的记忆。
问：你的意思是你确认了这个清单，因为你确认了输出？
答：你还记得，我当时并不认为这是癫痫发作的结束，而且我认为癫痫发作的过程还在进行中...问：你是在告诉我什么时候写这个清单？答：是的，对于最终没收的物品，我必须通过我的分析把文件交给调查小组。问：那一天形象需要多长时间？答：每个硬盘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所以我知道当天3点钟在4点结束。问：2015年7月14日完成了吗？答：是的。

当我找到它的时候，我不记得来来回回。所以我告诉你不要来，不要出去。
问：证人现在是数字证据分析师。你的职业经历是什么？
答：我于2009年4月4日收到了一份警察任务，至今我一直在网络犯罪方面工作。我也从事数字证据分析。从2014年到2015年，我工作了两年。
问：是否有单独的教育或学位？
答：是的，我拥有信息与通讯硕士学位。
问：还有什么在警察部门接受过培训的吗？
答：我每年接受一次培训，一年一次，一个月左右，在警察调查培训中心接受培训，然后在首尔市警察局接受培训，作为网络调查，去年我讲了大约600人人。
问：我有两个侵入性的文章，但我没有捕获文件来写第一个。 Isis.png我正在写一个来自最后一个文本文件，并显示“谢谢！我把它看作一个文件，你记得吗？
答：我不知道。
问：如果只有一个文件，但被告实际上写了文件，则应该有两个文件。如果您没有在您面前书写的文件，您将无法看到“谢谢！只有文件与说的部分结合在一起。请说明技术上是否可行。
A：老实说，我不记得这个结果了。我记得'谢谢你'只是一个单一的文件。
问：有一个，那么在被告的笔记本isis.png，usa.png文件中找到的证据写了整篇文章，记得吗？
答：是的。
问：这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合成到“谢谢你！
A：有没有'谢谢！'下面？
问：是的，有一个“谢谢！”下面，还有一个文字，所以请解释为什么捕捉文件的文件应该分开存在。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
问：您是否确认使用Chrome全页面捕获功能捕获了？
答：是的。
问：你是否知道，如果你捕获一个完整的页面，它将被自动保存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保存文件将被创建，或者你将不得不保存一个不同的名称或保存但保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使用它。我在分析报告中提到的是，我不知道捕获何时完成，文件名是如何创建的，是否在用户保存时被删除，或者文件在临时保存之前是否是临时的。
问：根据目击者的分析，被告的互联网路由器MAC地址已被更改，请记住？
答：是的。
问：在日志记录结束的时候，犯罪记录存储在你已经发布的分析中，你还记得吗？
答：如果你在报告中，你是对的。
问：在那之后，我不认为有关路由器的调查将会进行。你通常不调查路由器？例如，如果更改路由器的MAC地址，则应该进行额外的调查。你通常如何调查？
答：那个时候，我不是由一个移动调查员来处理，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对路由器进行了调查。
问：有两个IP地址被勒索，IP地址被确认。如果在相应的犯罪时间有相应的IP犯罪，那么与现有1P相匹配的MAC地址是否可以通过运营商确认？
答：当时我知道在提布尔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
问：我曾经经历了在Tibudoad上没收MAC地址的过程。你知道吗？
答：我不知道。
问：我问Tibor有一个与IP地址相符的Mac地址，但被告没有确定。如果是这样，如果你检查被告家中的路由器，是否可以更改MAC地址？

答：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确认。
问：在技术上可行吗？
答：是的。

问：无论如何，证人不知道他已经进一步调查了路由器。
答：我不知道。我没有收到路由器分析请求。
问：成像文件是由证人首先在被告家里拍摄的笔记本电脑进行分析的？
答：是的。
问：目击者是否分析过它，并再次复制成像文件？
答：是的。
问：如何分析成像文件的存储设备？
- 答：然后，我拿了两个硬盘，一个是调查组，另一个是我的团队，所以我记得我包括在我的团队...我不记得笔记本是哪个团队，但无论如何，我曾经把它发给调查小组，所以我告诉他们复制它，最后。
问：你是否把证人小组的情况复制到调查组？
答：我没有复制它，我给了它一个硬盘。
问：如果您查看您要求的报告，则有5或6个图像文件。它看起来像被复制到硬盘上，并委托进行分析。它是否正确？
答：我不知道。正如我所说，我进来了两个...
问：当我亲眼目睹的时候，我把它放在一个硬盘上吗？
答：不是，有两个。
问：那么你的笔记本上有一个...
A：所以我不记得它是如何存储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
问：原来的形象被传回调查组？
答：是的。
问：你不知道你是谁吗？
答：是的，我不知道。
问：我认为分析已于2015年7月23日完成。
答：我不知道。由于报告紧急，你应该先把它作为一个文件。
问：目击者是否将成像文件中的证据打印出来，并在分析中提供给调查人员？
答：是的。
问：你通常这样做吗？
答：是的。
问：在分析报告出来之前，你的意思是？
答：是的，我所传达的是分析报告。
（建议调查记录＃722）
问：证人做了什么分析报告？
答：是的。
问：这里和路由器有关，它说'禁用日志设置'。这个屏幕的来源是什么？
答：您可能有一个名为Time Pro的文件，在分析计算机上运行。
问：证人的笔记本上没有印有丝网，还是被告人的笔记本上印有丝网？
- 答：你有一个时间亲和文本文件。但是有一个HTML文件在那里打开。该文本文件存储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上，因为我只需要在文本文件之后转换扩展名以在网络浏览器中打开它，似乎我已经转换为HTML以提高可视性。

问：在分析证人的过程中，这个屏幕现在在证人的电脑上吗？

A：是的，我会的。这是我的Chrome浏览器环境。
（建议调查记录＃736）
问：证人分析文件几乎是报告的最后部分。我提取了文件提取结果和散列值，并且我首先分别为笔记本映像文件提供了散列值。证人是否有散列值？
答：是，结果请求。
问：这里的散列值与初始成像被告的笔记本电脑的映像文件的散列值不同？
答：不是的。我创建的最终输出的压缩文件的哈希值。
问：哈希值已经改变，所以我正在看。
答：这不是一个新的哈希值，只是与成像文件无关的另一个文件。
问：现在请求的结果是否附在CD上？
答：是的。
问：是否无法识别该CD附带的原始文件的原创性以及该证人首次成像的映像文件？
答：当然，原件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在映像文件里面，我把这个文件放在这里，但是这个文件的散列值是这样出来的，但是散列值是不同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个。我可以再次证明。
问：你怎么能证明你出来了？
答：您可以在这里输出输出并提取散列值。

法官
见证人
（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呈交律师声明第二节）
问：律师声称文件之前的文件是合并的，因为图片文件被合并，但是它不存在。合并之前的文件必须存在吗？
答：可能不是。
问：请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不会。
答：我不知道Chrome扩展工具有什么功能，但是一个常见的捕捉工具是，一旦你捕捉一个屏幕，然后尝试把它放在它下面，你首先捕获它，如果你不保存它，那么您不需要保存它，但是如果将第二个捕获的屏幕放在内存中剩余的区域的下方，然后保存，则保存的第一个内容将不会保存。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最初是否可以留在存储区？
答：是的。
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从内存区域消失吗？
答：通常我会保留剪贴板，但是我使用的程序仍然存在，我不知道日期是如何设置的，但是如果我昨天捕获它并保存，它将再次显示在屏幕上。
问：所以，如果你留在记忆区，有可能吗？
答：是的。

检查
见证人

问：原始文本和结果屏幕是否可以保存为文件，然后将结果屏幕粘贴到原始文本中，并将合成文件保存为新名称。 ？
答：是的，有很多可能性。

法律顾问
见证人
问：书写屏幕非常大，您无法在一页上看到它。捕获全屏或单独捕获时是否可以将其捕获为单个文件？
答：它也可以作为单个文件捕获。但我不知道整个页面捕捉程序，因为我没有使用它。 Naver提供的捕捉功能或大多数最近的捕捉程序都会一直滚动，当我选择整个屏幕时，下面的捕捉功能被捕捉为一个屏幕。

法官
我会写完有关金瓯的报纸。谢谢。

7.第一审判

在首尔拘留所的监禁之后，我在句子中添加了15张主要的订书钉，之后是一份文件，说明如何提交一份文本，还有16件订书钉。
我添加了一份文件副本，指出我添加了文件副本，说明如何申请查看和复制限制。我怀疑法院是这样做的，担心披露这个判决。

首尔中区法院
判决书

事件2015酷刑4685恐吓（承认酷刑）
被告是OO（000000-0000000），失业
住房东大门区汉城58，吉尔139，O洞O（I-moon-dong，O-apartment）
登记标准安东郡庆阳市东北东408
视察中文（检察），郑俊军（审讯）
法律顾问
Kim Yong-min律师Kim-Jin-Hyin in-Sook Park
判决于2016年11月11日被判刑

订购
被告应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的监禁。
没收一个笔记本（型号名称：联想B490，S / N：WB09564311）

原因

犯罪事实
1.被告人第一次恐吓企图
被告人在被告人的住处用被告人的笔记本电脑（型号：联想B490）联系白宫消费者事务处（白宫用“英语”联系奥巴马总统和米歇尔第一夫人......我是一所学院韩国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你们的家人怎么样？我厌倦了我的生活，因为我总是手淫观看性变性色情，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不想这样死，我决定作为美国历史上着名的韩国男人留下来，我最终会强奸你的第二个女儿娜塔莎（Natasha），我想事先问一下会有些政治问题，但是没关系吗？我认为第二个女儿（第一个女儿）安...（略）...所

以我...在申请之前需要家长同意，不要担心我，我有很多泡菜，我没有艾滋病，我要强奸黑人在他们死之前... 1）。

1）以下是帖子的原文。
来自：Lifee Iss先生Crazzyyjr先生。 /提交日期：2015/7/7 7:20 EDT（美国东部时间）电子邮箱：isshufs@gmail.com /电话：82221732062 /地址：韩国东亚研究国际夏季会议办公室东大门市门外107首尔，大韩民国，130-791，大马士革，致辞：亲爱的奥巴马总统先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夫人。
你好。
我是韩国首尔的HUFS学生。
你的总统家人好吗？
我厌倦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一直都是用变异的prons来主持。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不会像这样死去。
2决定成为美国历史上着名的韩国男性。
因此，我要肛门强奸你的二女儿娜塔莎。可以吗？
我认为那个婊子的混蛋比玛丽亚安要紧得多。所以我需要父母在黑鬼肛门前的许可。
别担心，我吃了很多没有艾滋病的泡菜。
我被金正恩杀死之前，急于钻入黑鬼混蛋。
谢谢。

因此，被告试图恐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巴拉克・米歇尔，但受害者没有达到上述职位，所以他们试图。
2.企图对被告进行第二次恐吓
被告人以上述方式进入白宫白宫的白宫，如“......”第一段所述，被告人的住处......这是对恐怖袭击的警告信息，在韩国，我们再次袭击美国驻华大使马克・里伯特，上一次，我派来的刺客的心太软，我不能打破开膛手的动脉，这次我们要准备一个训练有素的刺客{传统美食 - 教授），用核毒杀死新陈代谢，直到美军在朝鲜半岛上放弃化学武器，我们才会慢慢地，一定地惩戒你所有的政治同志，这是最后通。，等等我们吧，撒旦，奥巴马！很快就会看到对话... 2）。

2）该文的原文如下。
来自：韩国Isis博士/提交日期：7/7/2015 1:26 PM EDT / Email：summer@hufs.ackr 电话：82221732061 /地址：韩国和东亚研究国际夏季会议办公室Imun-ro ，首尔，东大门区，130-791信息：对奥巴马总统先生的恐怖声明。
一个美丽的夜晚呢？
这是恐怖袭击的警告信息。
韩国，我们将再次袭击美国驻华大使马克・利珀特（Mark Lippert）。
所以最后一次，我的训练师的心太弱，无法完美地切断大使的动脉。结束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传统美食教授，并通过核中毒杀死他。
好？我们会把你们所有的政治同志慢慢地，但是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截去，直到美军在朝鲜半岛母亲地消除生化武器。
最后通牒; 3，我们，我们的在制WIP霸主奥巴马！
LIMFAO，在你的生命之夜见标志......
H.U.F.S. R.O.第四四

结果，被告威胁要暗杀派驻大韩民国的外国特使马克・里伯特（Mark Ripert），如果

他的意图没有被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满足，但他没有到达受害者。
证据点
1.法定证人M OO，Kim OO和Kim OO

1.恐吓文本, 英文文本输入每个白宫主页, 4plebs.org网站发帖
1.数字证据分析报告
调查报告（见4plebs.org网站上的额外张贴），调查报告（犯罪事实和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座），调查报告（面向对象计算机上的犯罪嫌疑人, 原始捕获文件）（证据清单13-1至13 -4），调查报告（在4Chan和4Chan备份网站上发布的帖子），调查报告（针对isis.png, usa.png文件分析），调查报告（针对被告笔记本上确定的新闻档案夹），“ s.txt“档案在被告的笔记本上查到, 调查报告（嫌疑人为OO笔记本电脑时区设置确认），调查报告（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捕获功能分析生成的时间信息），调查报告笔记本时间信息确认和重新成像）
1.没收记录和没收清单
1.保密（提交）完整性验证, 查封资料（提交）信息
法规的适用
1.适用的犯罪法
每个刑法第286条, 第283（1）
1.富有想象力的竞争
“刑法”第40条, 第50条
1.类型选择
监狱选项
1.权重
“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十条
1.没收
首先是刑法第48条第1款
被告人和被告人的判决
1.关于扣押和搜查程序的非法性
结束。扣押方法限制违规

1）索赔的要点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认股权证」，2015-18545，以下简称「本案认股权证」）限制扣押的对象及方法，原则上，输出方法证据是足够的，笔记本电脑本身可以复制。如果在执行站点不可能复制，则允许存储介质的原始导出，并在出口之日起10天内返回。
但是，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已经在执行现场被克隆，因此即使没有必要将其移除，也将其取出并保留作为扣押。
这是违反逮捕令的非法扣押行为，非法行为可能影响整个扣押过程，因此从扣押中获得的所有证据都与非法收集的证据相对应。

2）判断
本案中提出的没收电子信息的目的和方法如下。
被没收的是“电脑硬盘，与犯罪有关的平板电脑”，并允许没收存储设备本身，被告的笔记本电脑设置为法国时区，确认VMware是作为操作系统的操作程序安装，所以有必要明确时间信息并检查和分析将来虚拟计算机的使用历史，从而夺取并输出笔记本

计算机本身，预计是否会被质疑电子信息的身份被确认，并且看起来是根据为了确认原始电子信息而必须抓住存储介质本身的行为。
但是，如果没有指定电子信息，除了这种情况下的电子信息之外，当笔记本电脑本身没收作为扣押的对象时，不能说是违反了电子信息没收方式。它不能被称为缉获搜索。
I.查扣搜索没有参与的保证
1）索赔的要点
对电子信息的查询应视为在查阅与刑事犯罪有关的电子信息的全过程中的查封过程，并将相应的电子信息输出为文件或复制档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保证。
2）判断
总之，法院依法采取和调查的证据确认的下列事实表明，即使调查机关没有完全履行部分诉讼程序，也可以保证被告人参与诉讼程序这不能被视为非法。
①被告人在被告人住所执行搜查行为的过程中只穿着内衣躺在床上，被告家属拒绝拍摄，被告人和被告人的家属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被告人为在紧急情况下被捕，在入境后被脱下衣服撒谎在地上。在首尔警察厅警察局的办公室等）。
②被告的母亲Kim OO参与了被没收材料的扣押过程，对被告的笔记本电脑硬盘的散列值和散列值进行了修改，对存储设备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不变，印章没有异常，被查封的水的完整性和被查封的材料信息无人看管。

③另一方面，被告Mo Kim OO通知警方，他可以参与扣押扣押扣押，重复等扣押程序。警方分析了笔记本电脑的硬盘镜像文件，未经被告人的参与，理由是Kim OO参与分析过程的决定没有单独的陈述，而被告（第121条和第122条“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一名参与者不参与查封搜查令的执行，他/很难说被告在紧急逮捕后跑了起来，紧急逮捕时间如此之快省略被告家属参与分析扣押的通知。
然而，存储介质的密封值和散列值被保留，在这种情况下，膝上型计算机的硬盘的散列值与通过成像操作产生的文件的散列值相同，文档的完整性，
中央影像文件似乎并没有从最初的检索到提交证据。因此，很难说成像文件的分析是在没有被告的情况下完成的，
2.证明数字证据的原始身份和完整性
结束。意见
被告的律师认为，数字证据完整性的证明没有得到证明，因此应当排除在被告的笔记本硬盘上印制的文件和图像的证据。
①通过比较散列值来确认完整性，确认在特定时间（成像时间）的数字证据状态提交给法院之后，没有任何变化。因此，身份认证不能成为诚信的保证。在警务人员拍摄存储在被告笔记本电脑硬盘上的信息之前，被告进行了40分钟的搜索和浏览，而没有采取措施来防止最小的中断，例如“不可能排除未保存的文件或图片被存储和写入。
②需要密封的存储介质还应该包括一个“映像文件存储介质”，警务人员没有对被告人的笔记本电脑硬盘映像文件的存储介质进行密封。
一，判断
通过收集哈希值确认，调查人员或数字电位器专家的证词，根据作者的免费试用，可以客观合理地对证据的完整性和身份进行判断，以证实数字证据的证据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以下情况，本案中所呈现的数字证据的原始身份和完整性已经得到证明。所以被告的主张是不被接受的。
①根据案件的扣押令，被没收的物品是与犯罪有关的计算机硬盘，平板电脑等，调查人员搜查电子信息，以确定犯罪的相关性和必要性在申请人总数中，
②事件的查获始于1945年7月13日，调查人员于2018年7月13日发现被告人的笔记本电脑并开启电源，查询涉嫌犯罪事件的电子信息，发现一个文件usa.png，然后从2015年

关闭笔记本电脑。7. 13. 20:47:18 2015. 7. 13. 21:56:08同一天直到23:37:11笔记本硬盘成像操作。
③利用数字化证据分析工具Encase分析被告人的计算机影像文件，图像文件isis.png，usa，该文件捕获白宫网站的“联系白宫”页面内容这种情况下的情况。事件发生前确认了PNG的创建日期和最后修改日期。
④调查人员在被告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与被告人有关的isis.png，usa.png和s.txt文件，并将被告人的来源文件进行了核对。在被告的面向对象的情况下，在抓获事件的过程中，警务人员并没有表明他们排除被告人和家属参与权的情形。

⑤被告的母亲Kim OO参与了被没收材料的扣押过程，克隆被告电脑硬盘后，对存储设备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同时生成散列值，散列值为印章封印，封印无异常，扣押信息查封签名完整无人看管。
（6）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本计算机的硬盘的散列值与通过成像操作生成的文件的散列值相同，并且从文件输出的文档的完整性和身份通过成像操作被识别。只要存储介质的密封值和散列值得到保留，被告方认为复制副本（成像文件）的存储介质必须封存在没收部位，违规情况下应当排除证据能力。
量刑原因
被告不仅在韩国，而且在韩国引发国际潮流，强奸奥巴马的年迈的女儿，企图暗杀美国驻美国大使马克·里伯特（Mark Ripert）在白宫投诉专栏。虽然每一起案件的犯罪行为都是企图犯罪的，但从犯罪方式和犯罪角度来看却是很差的。
美国驻美大使馆（美国大使馆）代表美国政府表示，这一罪行是对美国政府的严重威胁，并打算进行彻底的调查和处罚。

被告对犯罪后的情况不满意，如显示被告从调查阶段到法庭的态度，被告的行为和重罚的风险。
但是，鉴于被告人是第一人，被告人的年龄，家庭关系，家庭环境，犯罪的动机和手段，以及犯罪后的情节，都有待确定。
无辜的一部分
1.情况点
被告利用被告的笔记本电脑（型号：联想B490），在刑事罪行列举的每个时间和地点，奥巴马和巴拉克米歇尔（第一威胁），以及受害者奥巴马（第二威胁）访问白宫联系我们白宫）。
2.判决
结束。只要对方认识到危害的含义足以使人害怕，不管对方是否实际受到惊吓，如果申请人不承认邪恶的含义，或者对方失败认识到邪恶的含义，只能以恐吓的威胁来审判（最高法院2007年12月，2007年12月，606年12月）。
一，本案每宗案件的内容被认为是足以造成被害人害怕的危害通知，而律师就这种损害通知是否实际到达另一方提供的证据是不够的承认这一点，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承认。因此，很难看到威胁到达鼻子。
所有。结论
最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5条的规定，对罪行的间接控告应视为无罪，但如果被告是初步起诉书，则不是。
法官（没有签名）

[存储在信息存储介质（如计算机磁盘）中的电子信息的扣押，搜索和验证]
结束。搜索和验证电子信息
如果调查的目的只能通过检索和核实完成，则不需要没收没收的检索和核实。

一，查封电子信息

（1）原则
只有存储介质所在位置的搜索和核实后的指控相关电子信息可以被文件没收或复制到调查机构携带的存储介质中。
（2）允许存储介质的硬拷贝，成像（以下称为“再现”）
（A）在执行站点复制
如果不可能通过输出或复制来执行，或者要实现没收目的相当困难3）只能复制存储介质

3）以下情况适用。
1.如果被窃听者不合作或不能指望合作
2.可能与指控有关的电子信息被删除或被认定为过时
3.如果通过复制或打印执行违反商业活动的安宁或被窃听者的隐私
4.其他等值

（B）允许存储介质原件的导出。
（1）在上述（a）的情况下，如果在现行版本的行政行为中存储介质的复制是不可能的或极其困难的，（4）只有存储介质的原件在怀疑，可以做

4）应参考以下情况。
1.在现场进行硬拷贝和成像在物理和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非常困难的。
2.严格复制，影像执行，违反商业活动的安宁或被没收人员的隐私
3.其他等值

2）上述方法1）出口的原件，应当在入侵者参与的情况下开启，复制，退还，不得迟于原出口日期起计10日以内，除非有特殊情况。
中间遗漏
（三）没收电子信息的预防措施
（A）被没收人没收的电子信息清单应予以发布。（可以通过上述第（2）款的程序印发最后没收的印刷品或电子信息的副本来代替清单。
（二）密封和拆封可以通过设置密码等物理方式或双方的方式进行，如调查机关和被没收人员。复制或复制时，需要检查哈希函数的值，抓取，并用一个方法来确认身份
（三）通过查封全过程确保参与权，在拒不参与的情况下，应当大力抓查，查证，确保可靠性和专业性。

这是一个副本。
2016年11月15日
首尔中区法院
黄美英

※您可以使用安装在各法院民政事务处的事件搜索计算机的发行号码搜索菜单或向主管法院查询，查询文件是否已伪造，并查询本文件底部显示的发行号码。

刑事判决，阅读，复印限制申请

1.申请理由
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在下列情形下申请限制刑事判决的阅读和复制：
〇如果诉讼记录的披露可能会严重破坏您身份的荣誉和隐私，或您的身体安全或生命的冷静
〇如果担心申请人的商业秘密（“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法”第2（2）条中的“商业秘密”
2.资格：参与刑事案件的法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被告人，律师，助理，法人，特别代表，被告人，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证人或法定代表人依照第340条和第341条
3.如何申请
向法院书记，法院书记，法院书记，诉讼记录法院院长（判决书确定后，送判的法院）
4.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9-3条

8.上诉理由

首尔中央地区检察厅
（530-3114）
2016年12月23日
接受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院长
首尔中区检察官办公室
标题上诉理由
郑宇君检查
我提交上诉理由如下。
被告
①名字是00
②居民登录号码000000-0000000
③恐吓威胁（试图威胁被告）
④判刑庭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⑤句子的日期。
⑥上诉日期。
⑦同上诉理由一样
⑧备注2016 No 4872（第四刑事部门）

上诉理由
Case首尔中央地区法院2016否4872恐吓（指名认定的犯罪名称）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离心法院，

被告00
法院判处被告一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判刑过轻，判刑不合理。
- 下一个 -
一，犯罪的重点

这件事的本质，
“被告利用被告人的笔记本电脑进入美国白宫消费者咨询处，并说：”对于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我将在我死之前强奸非洲裔美国人。“（缩写如下）”我试图in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妻子巴拉克·米歇尔，
在被告人的住处，被告以同样的方式访问白宫主页的投诉部分，用英语说：“对奥巴马总统的恐怖主义声明，在韩国，我们将再次攻击美国驻华大使马克里佩尔，上次，我派来的刺客的心太软弱了，我不能打破开膛手的动脉，这次我们会再次准备好训练有素的刺客，用核毒杀死新陈代谢，直到美军在朝鲜半岛方面，我们会慢慢地，肯定地对所有的政治同志进行纪律处分，这是最后通。，等待我们，VVIP撒旦，奥巴马！我会很快看到对话（下文简称），并企图in吓美国总统奥巴马。
II。判决的理由
检察官试图暗杀上述指控的被告，但法院裁定被告企图暗杀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小女儿，暗杀美国大使马克·赖特，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出恐吓信息美国司法部民事角部的美国白宫引发了国际性的暴力浪潮。虽然这次袭击是企图进行的，但是代表美国，这件事件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的严重威胁，并表示愿意深入调查和处罚，并将被告的情况从调查阶段转移到审判法庭。此外，鉴于被告的性行为，有再犯的风险。由于包括被告人初犯的事实，六月份被告人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III。上诉理由 -
1.这种情况的实质性
被告在互联网白宫主页投诉专栏（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接待处）的指控是奥巴马总统氏族的家族名称，作为代表美国的韩国外交官他非常可怕和卑鄙，说他肯定会杀害美国大使马克·开膛手，因为恐怖袭击，他已经失去了生命。
很显然，美国会将被告的恐吓视为对美国总统家属和外交使节的严重威胁。事实上，通过美国驻美国大使馆“
因此，被告人的指控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负责保护美国及其外交使节，威胁和威胁美国国家元首和重要的外交使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在破坏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的同时严重损害了我国国籍。
2.犯罪后的情况
被告尽管犯了上述严重罪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悔过，笔记本电脑从犯罪阶段到审判结束很可能被黑客从外面劈砍，在这种情况下，屏幕截图是从互联网上，他们的笔记本上只发现了编辑过的图片，但没有找到原件。由于被告与路由器不同，被告不是犯罪分子，搜查笔记本电脑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完整性受损，存储笔记本映像文件的媒体未被封存，他们没有保证参与，也没有证据，他自己承认了自己的笔记本，并没有在7天内归还，所以他违反了查封令的限度，不断地做出错误的借口，进行各种指责和对调查机关的指控，在审判过程中，显然被告人的借口或者指控是错误的

或不合理的。
这样，被告人在犯罪后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而是继续做出虚假的要求避免处罚。

上下文也不是很好。
3.再犯的风险
被告的笔记本和博客还包括与类似IS的武装组织有关的文件，儿童的性或肛交，揭示女性被误解的性的材料，残酷谋杀或腐败人的照片。鉴于事实上有无数明确显示反社会倾向的材料，如猴子般的照片，而且被告只承诺不承认责任而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和悔过/我认为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或实施恐怖主义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或性犯罪，如本案勒索的内容。
4.烧结

鉴于上述被告人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亟需通过严惩来防止类似罪行。另外，严格的惩罚只能防止被告的再惩罚，并且被告的认真反思。即使被告被认为是第一被告，被告也必须被判定为最高法院。
IV。结论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被告的判决判决太轻，判决不公平，所以请给被告一个相应的判决。
2016年12月23日
首尔中央地区检察厅
郑宇君检查

9.第二次监狱记录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8:30]。
我和父母一起去首尔地方法院。
我用汽车对父母说话。
“一审结束后，我们在阿虎吉餐厅吃午饭。
“用茄子和鲭鱼做午餐吧。”
[9:50]。
我到达法庭，去洗手间，试图跪下。
我父亲敦促我去洗手间。
我看不到这个狗屎，进入法庭。
审判开始之前，记者坐在礼堂的前排。
记者们把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
郑裕钧的一级考试不会到来。
（Jung Woo-jun）是前中阮总理的儿子，毕业于首尔大学计算机系。
律师“金敏”不来了。
（金永民的第一印象主义者的印象类似于1977年的“承运李”，2006年KBS 21的喜剧演员，MBN时事节目“我是一个自然人”。
“永明，”一位律师对他的母亲说。
“我不会去，因为我在判决当天没有律师。”
荣义君首次考试取代“义贤”首次考试，
（’李善姬’）第一次见证的感言总是在法庭上，正常的身高和体格，发型圆润，脸色淡黄，角质眼镜，小眼睛没有闪烁，比普通男人高亢的声音，气氛，性格不稳定他听到法庭外走廊楼梯上的电话。）
李善姬的一次负责测试在观众席前上下，微笑着盯着观众。
审判定于上午10时开始。
我等了大约5分钟，因为以前的审判没有完成。
在前一次审判中，第一副局长阮博士匆忙而恼怒地说。
（“郎博士”）第一位法官的印象是没有永久性头发的单发无毛发，黑色的大黑金属眼镜，三个前额皱纹，坚实而突出的眼睛，大眼睛，双眼皮，这是歇斯底里的。
“你愿意付钱吗？”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得到赎回！”
“那你为什么起诉？
医生办公室第一副院长非常不舒服。
[10:05]。
我的命令来了，我站在被告的座位上。
博士的首席大法官Rang’立即拿出A4纸的双面信纸，没有任何延迟。
博士的首席大法官让“一个接一个地判断，平静地读了30分钟。
判决内容与郑和军审理的文件内容相同。
（稍后在首尔看守所，你会收到15句话。）
（“郎博士”，首席大法官读第二章总结的句子，却没有读完所有的句子）

记者当时正在忙于录制判决结果时，“博士”的首席法官朗读了大约30分钟太久了。
记者敲击键盘的声音很响。
我站起来，直到我读了判断。
阅读结束后，“博士”第一副院长郎’给法院书记两个A4大小的空白文件的每一个副本，并立即逮捕他们。
我的一个法律书记员正在把我拖走。
法院书记穿着西装上的徽章，并负责维持法庭秩序。
法官在检查大厅后面打开了门，把我递给在法院旁边的首尔看守所的护送员。
因为它发生在一瞬间，我什么都不能说，我也没有意思。
当我经过观众时，我听到父亲生气和叹息很多次。
首尔拘留中心的护送员立即将手铐装上手铐，检查自己的财物，寻找失踪的毒药或武器。
首尔拘留中心的护送人员检查我的头发不是假发，放在我的嘴里。
首尔拘留中心的护送员在我的西装口袋里，在我家的地址簿上的一张纸条上注明了一张纸条。
“我可以把它扔掉吗？
我不跟在首尔看守所的护送员。
首尔看守所的护送员将备注放入准备好的信封内，不要扔在垃圾桶里。
（没有备注记录在退货后的餐厅地址。）
（据推测，首尔看守所的拘留中心的警察已经移交给了检方。）
首尔看守所的护送员一再跟我说话。
“你没有手机吗？”
我一直在首尔拘留所告诉护送员。
“我没带手机。”
首尔看守所的护送员正在我的口袋里。
首尔拘留所的护送人员试图合法地保护移动电话或短信。
首尔拘留中心的护送员从法庭上抢走了两页A4大小的空白文件。
我被剥夺了阅读文件。
突然，首尔看守所的护送员受到轰炸，并指示其他护送护送员。
“没有补救文件！”
“现在到检查办公室拿到手令！”
其中一名护送警卫告诉其他护送护送员。
“我可以去首尔拘留所，通过传真接收吗？
另一名护送警卫说。
“不能做！”
“我必须带着手令去首尔看守所！”

在我被捕之前和之后还有另外两个法定的复职人员。
护送警卫不要像我这样的权证，因为他们有另外两个法定的逮捕令。

我被捆绑在一起，下到法院。
我正在囚犯候诊室里等待囚犯。
（在首尔的拘留所，“被拘留者”被称为“被拘留者”）。
（在首尔看守所，“囚犯”一词被称为“习惯”。）
我穿过一条橙色的走廊出来。
陪护人员把我乘坐司法部的护送车送到首尔看守所。
出发前戴着黑色喇叭眼镜的中年护卫员告诉我。
“我很抱歉，但回来！”
我没有单独的手令，所以我下车属于司法部的车队。
与我一起被判刑的两名合法的救赎者并没有失败。
两个法律纠正人立即开始。
护送员带我去地下法院的候诊室。
穿过橙色走廊的地下室里的囚犯再次在绑在绳子上的候车室里等候。
护送警卫收到手令。
护送警卫带我通过橙色走廊回到走廊，并由司法部登上一个小车队。
我再次乘坐司法部的车队巴士，直到文件发出，然后再次乘坐。
实验室需要时间准备没有预先准备的逮捕令，所以他们不能直接前往首尔看守所。
判决之后，我被护送员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来回拖了两三个小时，然后离开了首尔看守所。
我的身体状况更糟糕，我受到更多的痛苦。
在文件未发出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被剥夺自由，处于非法拘留状态。
你应该向人权局核实，法定限制程序是否遵循正当程序。
被法院逮捕后前往首尔看守所。
（首尔看守所由大门，检查站，主楼，主楼，病房，病房组成。）
我和'X13'身体检查员交谈。
（'X13'体检人员的印象是一个大的身体，一个挤压的头发，一个大的眼睛，一个微笑。）
“因为凳子，我想去洗手间。”
“X13”体力劳动律师告诉我。
“我会把它送到卫生间，等一下！”
我到达首尔的拘留中心，脱下我的所有衣服。
在电脑上掩饰和记录的律师惊讶地发现我在2015年有监禁的记录。
我从我穿的衣服，钱和财物中被没收了，我在官员面前脱下所有的内裤。
管家在面具的旁边拿起他的东西，放在一个军用行李袋里。
（在首尔的看守所，一名“看门人”被称为“看守所”或“saso”或日本的囚犯。
（这个看门人是一个囚犯，在定居的水中是一个清扫门卫。）
面具里的一名警卫仔细观察我的生殖器并将其记录在电脑上。

体检, 拍照, 洗澡。
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不能被拒绝和被迫接受。
汉城拘留中心为了推翻附加费, 强制执行这种检查。
我穿着有缺陷的西装。
我和'X13'身体检查员交谈。

“因为凳子，我想去洗手间。”
“X13”体力劳动律师告诉我。
“去牢房，看一天！”
（在首尔看守所，“细胞”被称为“客厅”）。
“X13”身体检查员说，当我穿西装时，他会先把我送到洗手间。
当我改变为有缺陷的囚犯“X13”时，身体检查员的眼睛改变了，我没有送我去洗手间把我当作囚犯。
我被关押在13楼一楼的第六监狱里，在首尔拘留中心的新被拘留者暂时习惯了。
（在首尔看守所，“一楼”被称为“下层”）。
（每层有15个牢房，14个和15个仅限于被拘留者。）
小区里还有两个。
当我走进牢房的浴室，推开门时，这两个人在浴室门前紧张不已，知道我会自我伤害。
我借用另一个囚犯的圆珠笔和纸来记录今天发生的事情。
[17:00]。
“下一个”办公室第一队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在手机大厅旁边的聊天室里和我谈话。
（“权媛”在办公室第一队的办公室）。负责办公室的官员的印象如下：班上有两个人在同情，刺绣班，肥胖和正常的身高，黑色的方形喇叭眼镜，白色的脸庞，像他的大儿子张一样。
（换句话说，在首尔看守所里，“采访”就是所谓的“咨询”。）
下一轮第一队的裁判告诉我。
“你上一份工作在哪里，你做了什么？”
（后来在二审中，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是针对这个与KBS有关的案件提起的）。
我会在下一轮告诉属于第一队办公室的主持人。
“我是从KBS接收外国来函的。”
下一轮第一队的裁判会反复跟我说话。
“解释你为什么不是有罪！”
我一直在告诉下一轮属于第一队的估计的后卫。
“我不会评论这件事。”
属于下一轮下一轮第一队办公室的裁判，
“我知道书里的一切！”
“说吧！”
我会在下一轮告诉属于第一队办公室的主持人。
“那么请看这个记录。”

我认为下一轮属于第一队的裁判将带我去监狱。
（紧接在首尔看守所拘留后，我与囚犯面谈，询问事件并记录下来。）
（在二零一五年监禁期间，宋三华先生一队不及格的官员以这种方式采访了我，并在文件中记录了无辜的原因。）
（“桑桑花”）队伍官员的第一印象就是班上的班级，刺绣班，木槿花之一，干燥的脸，高调的声音，歇斯底里的个性口大，口大，颧骨突出，颧骨突出，法院向我送去了在首尔看守所接受嫌疑人入狱的证明，并在证件上盖了章。
（第一办公室副队长宋三华是2015年首次被安养桑医院拘留的第一人）。
牢房内的空气很重，因为囚犯们不断涌出的叹息。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一楼13楼的一位保洁员走到走廊窗户的窗前，假装认识我。
“你不是开膛手的敲诈者吗？”
“我和你在首尔看守所。
“我已经被判了起诉的扭曲，判决已经增加了，而且我现在在监狱里。
“我的精神比其他人强。”
“振作起来！”
我在首尔看守所是一个臭名昭着的罪犯。
有很多囚犯这样增加了句子。
[16:00]。
与他的父母面谈外人。
（在首尔看守所里，换句话说，“采访”就是“访问”）。
（星期一至星期六允许“外出面试”，节假日除外）
（未经证实的人数是没有限制的。
（首尔看守所的门诊室在二楼，三楼有一个咨询室。）
我告诉我的父母。
“我不吃米也不喝水。”
坐在门诊室后面的接待室的主任“财，BeomJin”在纸上记录下来。
（接待室监护人“蔡彩瑾”的印象主义者说，这个班是住宅，绣花班，小钥匙，鼻子上的黑点，还有我们公寓里的小屋。 ）
当我在2015年被拘留在汉城拘留中心时，警卫记录了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但这一次，卫兵进入门诊室，坐在囚犯后面记录他们的采访。
在采访中，监狱看守正坐在我面前，阻止我告诉别人。
在与外人与父母见面后，他们与囚犯站在一起，回到了面容。
我从首尔看守所的地下走廊走上楼梯，穿过水门的铁门。
当我走过铁门时，接待室门口的“蔡彩瑾”卫兵冲上一个带有“支付文件”字样的棕色胸夹。
“财神”招待室的官员紧急向“俞炳旭”公共事务部官员求助。
[17:00]。
公共事务部“余秉旭”

（公共事务公共事务部公共事务部的公共事务官员俞秉庸），同班，两班，刺绣班，两个面孔，方脸，发型腰带，头发很多，前额宽阔，眉毛轻盈，嘴唇含泪，稍微高亢的声音，由于吸烟引起的轻微声音，全罗北道的一种方言，一篇文章的图片2016年11月24日由“中正新闻”记者撰写。
一旦与父母面谈完毕，我会被叫到第一队的办公室，并与该部门的公共事务部门的官员面谈。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为什么不？”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2015年，安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Jo Hyun-joo的Ananyangsam医院的医生确诊为厌食症，请问你的医生。
（Jo Hyun-joo）医生对安阳中医院的医生的描述是在2015年看到我的，安阳市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从耳朵到颚到下巴的大伤疤，面对面如果你有笑声，表情低落，就有躁郁症。）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如果你死了，当你在外面就死在外面，你为什么要进来在首尔看守所死呢？”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是。”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一直在桌面上看电脑显示器，并告诉我。
“你知道真相!
公共事务官员刘秉旭警察开始询问案件。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我不会评论这个案子。”
从2015年起，汉城拘留所的高级警卫到下级警卫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汉城拘留中心的警卫正像柳百屋公共事务部门的警务人员一样，在电脑显示器上阅读警察和检察官的报告。
我了解了检察机关试图找到的情况，而不仅仅是把我关进首尔看守所。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10:30]。
“二区”13楼一楼的警卫来到牢房告诉我。
（“Iwu-ku”13楼1楼）负责人的印象是在Mugunghwa，刺绣班，一个在30年代后期，175厘米的高度，年轻而健壮的身材，体育大学的身体，还有“桑相容”的病房。
（在首尔的看守所，“负责人”被称为“校长”或“经理”）。
“尽量吃，用木炭买东西！”
“我会去医疗室。”
（在首尔看守所，“医疗室”被称为“医疗部门”或“责任吧”）
“李钟姬”不在位任何一名队员的卫兵来到十三号门口，把我带到第一队的办公室，而不是医务室。
（’李忠熙’，一名身份不明的队员在班级的第一印象中，班级是老师，在绣花班三峰，大发，长发发型，白皮肤，这是一个沉默的个性。 ）
在那里，医务官黄仁镐看着我，和我说话，假装认识我，表情很好。
（黄仁浩医学律师的印象是班上有两个高峰，刺绣班，2015年被拘留年的遭遇，倒三角脸，发达的眉骨，发达的颧骨尖锐的额头，从Cholla，明显的皱纹，凹痕，突出的嘴巴，有角度的下巴结束，愚蠢的话语，讲话模糊。）
“你妈妈好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是。”

“当你被释放到宝石时，你做了什么？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我去了国家，帮助农业。”
“黄仁浩”医务人员测量我的血压和血糖。
（血压的单位是mmHg）
（血糖单位是mg / dL，读数是“每分升毫克数”。）
（脉冲是一分钟内测量的脉冲数。）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的血压高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原发性高血压，出生时血压高。”
基本测试结果是90血糖。
（在首尔看守所，“基本检查”被称为“重要检查”。）
（在首尔看守所医疗中心使用基本血压计，水银血压计，血糖仪，耳温计和血氧计进行基本测试。）

（基线测试通常测量血压，脉搏，血糖，体重和体温。
（我不记录在基本检查中遗漏的支票。）
向团队办公室入口处的左侧房间打开。
我用白袍在“杨承旭”看医生。
（医生的印象是“杨承旭”，是大邱的启明大学的一个人，脸上像一个寄生的大螃蟹，像一个年轻的对称脸，白皮肤，大圆的镀金眼镜，不耐烦和愤怒。）
（医生杨承旭在2015年被拘留时威胁说我）
（“如果你不吃米饭，你会把软管放在你的脖子上，把食物放进去！”）
（启明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学校）
一所基督教学校的医生正在首尔看守所进行这种恶劣的医疗。
医务室的医生对我说“杨胜旭”。
“你为什么不吃米饭？”
我告诉'杨承旭'医生。
“我不知道。”
“杨承旭”医疗室的医生把我送回来。
打开一个团队走出办公室。
'李钟熙'身份不明的1队警卫将我带到牢房。
“杨承旭”医疗室的医生来到开放队的前台告诉我。
“获取葡萄糖解决方案！”
（液体供应装置由液体固定台，液体袋，输液针，输液瓶，流体连接管，流体流量控制器，流体连接管和液体溶液组成。
我告诉'杨承旭'医生。
“我很快就接受了我的父母的采访，所以明天我会好起来的。”

（这是与杨承旭博士的最后一次会议）
’李，李熙熙’等待1名队长告诉我。
“去医疗办公室拿葡萄糖溶液！”
“李忠熙”可疑的1名军官强迫我带我去医务室。
在医疗室里，“鼻祖”制服的医务人员在我身上放了一袋葡萄糖。
（“元珍贾”的医务长对这位未婚的50岁女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女性总是身着均匀的月牙眉毛，直眉，长眼，微微下眼，双下巴，圆润的下巴。一个家庭主妇的气氛。）
在首尔拘留所的葡萄糖溶液成分表上写上。
＆quot; 5％DS（中外5％葡萄糖生理盐水溶液）
＆quot; 1000克葡萄糖（USP）：50克，氯化钠（KP）：9克“
“溶剂：注射用水（KP）：适量”
＆quot;电解质质量（mEq / L）：Na + 154，Cl-154。
汉城拘留中心的第二个闷棍是我用葡萄糖喝的唯一的液体。
首尔看守所只有两种葡萄糖溶液和10％葡萄糖溶液。
由于2015年第二次就诊时的不正常的医疗，“曹秀铉”医疗部的主任因为我而没有出现在医疗室。
（“曹秀贤”医学部经理的印象描述是他40岁左右的年龄，穿着西装，大身体，偶尔戴着黑角眼镜，大量胡须和快速刮胡子，在他的脖子上戴着一个名牌。将于2015年前往司法部司法部护送精神病院。）
（第二次监禁期之后，我没有在医疗室看到“Chosho-hyun”的医务科长。）
（后来，从第二次狱后判处，“曹秀贤”医科主任指导医疗室的医务主任。
（“曹素炫”医科主管比原来的首席医科主任高）。

警卫也叫医疗单位“校长”医疗科科长。
监狱看守正在试图欺骗我，把“曹秀贤”的主任改为“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2015年在首尔拘留所收到的所有注射液都是不锈钢针头。
我不能动我的胳膊，因为他们全部被放在我的胳膊肘内的血管里，血管会被刺痛。
但这一次，首尔看守所的医疗办公室正在改善。
流体注射针是弯曲良好的塑料注射针。
我不把注射针放在肘上，而是放在我的袖口和手上。
“参谋长”医疗科长不使用自动血压计来测量血压。
当自动血压计中的血压高时，使用水银血压计再次测量“原”医学实验室仪器，并始终将血压记录为“正常”。
我进入一楼16楼病房的牢房4。
汉城拘留中心将在第4个牢房里安排我2到3次，同时我感染了试图监禁第4囚犯的意图。
在他的第四号牢房，他只限于自发储蓄银行董事长，储蓄银行总裁，男性的声音不完整，有生殖器，还有一个叫做执事的“囚徒”。
（关于“An 01”囚徒的囚禁的描述很渺茫，身高168厘米，与他的年龄相比相当年轻，被推定为自卫绅士。
储蓄银行的总裁把一个白色的脊柱保护者放在心脏病和一个后盘上。
储蓄银行总裁阅读档案，继续不开心，不高兴。
为了方便储蓄银行总裁，汉城拘留所将在病房交出“安01”囚犯。
之后，一名“01”被拘留者将搬到一个将在两到三周内被监禁的牢房。

（在首尔看守所里，“原来被监禁的牢房”被称为“主要房间”。）
（在首尔看守所，“细胞运动”被称为“前进”）。
一名“01”犯人向我询问有关罪行，并表示轻蔑的目光。
即使在2015年被拘留时，我也在病房里遇到过很多这类囚犯。
这些囚犯对弱者虚弱无力，所以如果你和他们一起在监狱里，你就会期待“一个01”的囚徒以后再打扰我。
[12:00]。
第四层监狱囚犯一楼，祈祷和吃午饭。
“01”被拘留者做菜，清理，并交给储蓄银行总裁。
首尔看守所不允许囚犯在牢房内锻炼，并允许他们在整个锻炼期间在操场上锻炼。
当整个运动时间结束后，他们两个会照顾脖子上的毛巾，这样储蓄所的总裁就不会在外面感冒了。
释放后囚犯得到帮助是荒谬的。
[14:00]。
我看见挂在医疗室里的挂钟。
从医疗室中取出液体。
“李钟熙”一队办公室的副驾驶把我带到了13楼一楼的6号牢房。
回答1当我在队伍办公室和5号到6号医疗室打电话给我时，我有责任直接带我到一线队主管办公室。
[16:00]。
与他的父母面谈外人。
当你和父母面谈一个外面的人时，用手用葡萄糖瓶与袋子交谈。
门诊就诊后，约30分钟后抽取葡萄糖溶液。
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公共事务主任刘秉旭邀请我到一线队采访。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你不吃米饭？”
“我妈妈跑了，做了恶意的调查。”
当他们看到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就是在窃听或跟踪父母。

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
[16:00]。
我正在门口等候我父母的采访。
“二区”13楼一楼的警卫告诉我。
“如果你的身体有异常，立即说话！”
我感到害怕，我会在汉城的一个看护中心照顾自己的健康，并在2015年再次在精神病院住院。

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11:0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负责人放一袋葡萄糖溶液。
我用自动血压计测量血压。
我的血压太高了
医生打电话给我的汞血压计，并告诉我。
“再试一次！”
医务人员手动测量和纠正我的血压。
“血压是150到100。
正常！”
基本测试的结果是86个葡萄糖和52公斤体重。
[14:00]。
拔出葡萄糖溶液。
[16:20]。
与他的父母面谈外人。
我告诉我的父母。
“在会议之前采访外人的囚犯不在门诊室里。”
“但我的卫兵进来见我的外人。”
“坐在我身后的李钟勋，”你看到监护人守卫的铭牌了吗？ “
（李钟’）面试室面试官的印象是，班上有一只狗，白脸，厚脸皮，黑角眼镜，小眼睛，无表情，靠在椅子上，继续吃。
“要求首尔看守所的警卫不要干涉采访。”
“与其他被拘留者不同，我总是问首尔看守所是否应该只在监狱看守外面的父母面前参加10号房间的会议。
“昨天晚上，同一个牢房里的智障人士正在吃我，如果我处于劣势，就威胁我。
“当我问，’如果你不停留，怎么办？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想相信这个囚犯因精神疾病而无意中做了一个废话。”
“我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到下一个拘留营，到监狱结束时被关押的牢房。”
（新拘留的囚犯在首尔看守所被称为“新房”。）
新关押的囚犯是新囚犯适应的牢房。
“我无法适应新的监狱人口，但我非常紧张，因为即使我去监狱牢房和监狱牢房，我也无法适应2015年的情况。罪犯聚集的地方“。

（在首尔看守所里，“牢房”被称为“喇叭厅”）。
监狱牢房是监狱牢房和几名囚犯的混合物。）
“我宁愿像2015年一样单独监禁，不受其他被拘留者的骚扰。”
（在汉城的一个看守所里，“孤独”被称为“外国”房间。
“我想单独待一会儿。”
“下一次来面试时，请向首尔拘留中心申请单独监禁。

2016年11月21日星期一下午的日记。
[14:40]。
首尔看守所已经通知我，我不会接受父母的采访，因为我正在医疗室受到葡萄糖的困扰。
[十四时50分]。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我用自动血压计测量血压，血压，血糖和脉搏的小纸从自动血压计上出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压为172至128，血糖为96，脉率为100。
“金珠儿”医疗中心律师在医疗室告诉我。
（Kim Joo-young）医疗事务主任的印象是，这个班有一男一男一男一男一男一大脸，倒三角脸，金戴眼镜，稍突出的颧骨，我在医疗室门口的办公桌前工作，控制住囚犯，总是跟我说话。）
“让我们再看一遍！
“金菊年”医务人员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告诉我。
“从130到80，血压是正常的！”
“脉搏是100！”
一位医务人员“金菊年”在自动血压计的一张小纸上写了两行字，并修正了数字。
基本的测试结果是51公斤的重量。
[15:00]。
医务人员把葡萄糖溶液放在我的手臂上。
医疗办公室的医务官员金菊英此次进入第十四间单人房，调整葡萄糖溶液。
一位医务室官员金珠年走进一间单独的房间，躺在地板上调整葡萄糖溶液。
宋松云病房的主审法官从十四号到十四号一楼。
（“宋·桑”病区官员的病区印象如下：1）Mugunghwa身高165cm，肥胖肥胖，身材臃肿，体型丰富，腹部像巨大的蝉，白皮肤，左前面略微变细的声音，像法国贵族那样的女性化和缓慢的文字，一个缓慢的声音，当你笑的时候一个癫痫发作，“Hihihihi”或者“哈哈哈哈”，精神上不稳定，试图让一个高级官员看起来不错，很多投诉，骚扰囚犯和解决投诉。）
（宋相润病房官员只在平日工作，特殊情况下每周工作一次，每两个月一次）。
（宋相龙病区的军官在走廊里与在场的部长们聊天）
（一般来说，“宋相龙”的病房官员像“Hihihihi”或“哈哈哈哈”
（我首先听到宋桑云病房负责人的笑声，误以为精神错乱的囚犯笑了。）
（笑声很奇怪，让我感到不舒服。）
（走廊里长长的独白声之间的奇怪的笑声“宋相润”
（宋相润的病房官员认为他比犯人高。）
（一般情况下，宋桑云的警务人员站在牢房前，听到囚犯的犯罪故事。
（“如果我犯了罪，我会做得比你好”）
（宋相龙病区官员教导囚犯犯罪的方法更好，而不是纠正。）
（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协助被拘留者的犯罪计划，并不想在释放后阻止再次被捕）。

“宋相润” 病房官员不认识我。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给人的印象是病人被惹恼了，并没有告诉我，
（后来，宋尚容病房负责人成为16楼1楼的主要负责人。）
（宋松龄的病房官员在14楼的一楼并不了解我）
（当时我被拘留在十六号广东话里，宋桑润病房负责人采访我。）
（宋松云的病友假装在2015年假装认识我，在医务室工作，做我的珠宝治疗。
房间里没有囚犯。
与第14间单人间不同，墙壁和天花板全部被涂成黄色。
由于颜色的原因，正常人在被监禁时会受到损害。
浴室里没有洗手间，地板上只有一个小孔。
这个城市没有厕所，因为他们病得很重，精神上受损的囚犯。
“崔德豪的病房清道夫把一个葡萄糖袋放在衣架上，并把一个衣架挂在洗衣杆上。
（“崔德豪”）清道夫的印象出生于1983年，身高182cm，尖锐尖锐的脸庞，锐利破损的眼睛，锋利的鼻子，大大的颧骨，KBS 2TV的1983年音乐剧演员Min Woo Hyuk。
（“崔德豪”的清道夫是一位相信“宋相云”工作的干净而忠诚的人，
“宋相润”的守卫和“崔德豪”的清道夫关闭了他们的码头。
过了一段时间，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开始走访码头，命令“崔德豪”病房清洁。
“我把中央电视看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在我正在吃葡萄糖的过程中，用一张A4大小的背面纸向中央电视台走去！
负责“宋桑润”病房的负责人给“崔德豪”病房清洁工盖封面。
“崔德镐”的清道夫走进房间，把中央电视台的首页放在首页。
估计首尔看守所再次被囚禁后，自杀身亡。
首尔看守所指示警务人员宋相润用无绳电话覆盖中央电视台，企图忽视自杀。
[16:00]。
葡萄糖溶液已经结束并进入医疗室。
包括“金菊年”医务室官员在内的其他工作人员感到不安。
“从下午7点开始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已经结束了。”
医务处处长选择喝葡萄糖和我说话。
“从现在开始，我要坚持用绷带，所以我不能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
（流体流量调节器是调节流体给药速率的装置。）
我怀疑我已经控制了葡萄糖溶液的给药速度。
葡萄糖溶液在局外人的关闭时间下午5点之前结束。
因为葡萄糖溶液不适合，所以有可能与父母进行门诊访问。
总是在医疗室里，服用葡萄糖溶液后，我马上去了牢房。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办公室的医务官员金菊英花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说他正在打电话。
金菊年的医务室官员打电话给安全办公室。
[16:15]。
我回到一楼。

13在13楼的“利川区”入口门前，卫兵们感到困惑，告诉我。
“我的父母刚来看外面的人。”
“我会打电话给你，看看你能否遇到一个外人。”
负责“I-ku”13楼1楼的警务人员通过无绳电话向保安室报告。
[17时二十零]。

“Iwu-ku”13th Bldg。一楼的病房官员不让我知道，即使在下午五点以后，它是如何治疗的。
[17:30]。
“I-ku”13楼一楼的警卫来到走廊的窗户的钢条前面，并告诉我这件事。
“我明天早上要做验血。”
“I区”13楼一楼的警卫不要谈论外界对父母的采访。
首尔拘留中心故意将葡萄糖溶液在下午3点。
汉城拘留中心拒绝采访外人，因为父母患有葡萄糖。
汉城拘留中心下午4点不通知家长葡萄糖回收结束。
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父母在下午四点半在汉城的拘留中心等待外人的采访。
我回到牢房的时间是下午4点15分，父母下午4点30分离开首尔看守所。
在下午5点之前可以看到有父母的外人，这是访谈的结束时间。
父母总是在下午4点面试。
首尔拘留中心在与外人见面之前将葡萄糖溶液放入一小时，并在葡萄糖溶液结束后有意识地吸取时间。
2016年11月16日，我得到了一瓶葡萄糖，并与我的父母进行了门诊访问，但这一次我不会让他们。
首尔拘留中心从一开始就被拒绝接触外界。
第一次和第二次监禁以来，首尔拘留中心禁止父母的强烈抗议。
（后来，汉城拘留中心的这种骚动是汉城拘留中心试图通过外部采访来收集信息的错误。）
（此外，当我经常受到首尔各个拘留中心的骚扰时，我拒绝了与父母的采访。）
（即使我有葡萄糖问题，首尔看守所也要求我和父母面谈外面的人，建议我坐轮椅送到门诊室。）
我拒绝所有这些限制。

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9:00]。
安养堂医院的两名女护士来到首尔看守所。
我正在收集新的被拘留者在入口处的血液进行血液检测。
警卫在入口处拍摄新囚犯脸部的照片，并将他们的个人资料记录在监狱记录卡上。
林进植的保安人员在办公桌前看到新的囚犯，并将其记录在电脑上。
（林进植）的保安人员在课堂上，教师，刺绣班三峰，玛格修长的身体，倒三角形的脸，侧颅颅骨，刘海比年轻的剥离印象深刻，据推测，他来自全罗南道他脸上和脸上都是这样，他微微低下头，一直微笑着，看着那个囚犯的脑海，脑子不稳定，突然指示了囚犯。
（自第二次监禁以来，监狱人员第一次在安养堂医院收集新鲜囚犯的血液时，也将填写卡片。）
（这时，林进植的保安人员坐在办公桌前，问了一个新的囚犯，写了一张收据卡。）

（林进植的保安人员看着我，好像他认识我，过去也伤害了我）。
（如果我没有像我期望的那么疯狂，那么'进金植'的安全官员会避免我的眼睛。）
警卫们与新囚犯讨论了他们在2015年没有提出的新问题。
“你有过脑部手术吗？”
我在2015年被录取到精神病院。
看到首尔拘留中心在哪里要求囚犯进行脑部手术以及有哪些警卫在想什么，这真是令人震惊。

已经完成监禁记录的新囚犯也同时接受血液检查。
这名官员将在安养山医院递交一份由A4尺寸纸张制成的验血请求。
我收到的Anyangseam医院的验血要求未经我的同意，包括肝功能检查和电解质检查。
据说，首尔看守所将承担约5万韩元的血液检查费用。
Anyangseam医院的一位女护士从血液检测样本瓶中收集两份血液样本。
当我走出入口的时候，医疗办公室的一位医务官员郑成焕向我招手，推着病人的轮椅。
（“郑成焕”医疗室的官员的印象是，这个班是一个居民，绣一个，拥挤的身体，一个大头骨，一个方脸，白皮肤，一个圆的眼睛，一个大的下巴，一个大的声音，不，当你和一个犯人吵架时，你会大声喊出来，强迫他离开房间。）
[13:00]。
与他的父母面谈外人。
今天，当他们与父母见面时，第一次见到的警卫出现在门诊室。
刚坐的警卫没有坐在我的脸上，把谈话记录在纸上，只是靠在椅子上，吃着巧克力球。
官员最初不记录文件，但后来不记录记录。
我告诉我的父母。
“你上次写了你采访的那封信吗？”
（在首尔看守所，“面试官”被称为“面试官”。
函件是一封外人写给一名囚犯的信，他来到汉城的拘留中心，并与外人联系。）
“昨天，检察厅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来到十三大楼一楼。
（在首尔看守所，“职员”叫做“支票”。）
（电话一天三次，上午6:30，上午8:30，下午4:30）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来了一个不舒服的状态，回到另一个牢房跟老年囚犯吵架。“
“你母亲是否伤害了柳炳旭公共事务部指挥官的感情？
“当我住在首尔看守所时，我的母亲往往更加紧张，更不健康，所以请让我搬到孤独的地方呆一会儿。
“我现在不能喝水，所以我的脖子很干。”
“当口渴沉重的时候，我把厕所的水放在嘴里吐出来。”
“在首尔看守所，厕所的水不是自来水，但不能喝，因为它是粘稠的地下水，周围飘浮着气泡。”
“星期六，一名患有酒精性痴呆症和恐慌症的新犯人进入牢房。”
“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我被困在我周围。”
“我谈到的智障人是水稻，是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把它拿走。
“口渴如此糟糕，请再向汉城拘留所再加一份申请书。”

后来，首尔看守所搬到病房，而不是单独的区域。
当时我在那里的被拘留者被袭击时，我才搬到病房。
[14:00]。
与父母面谈后，他们回到他们的牢房。
在牢房里最老的“金02”囚犯突然吵架，并告诉我。
（'Kim 02'）被关押者60多岁，皮肤严重，眼睛大，皮肤褐色，居住在东大门区龙头洞，
“到现在为止，你怎么吃，不吃米饭？
“不撒谎！”
我告诉“Kim 02”被拘留者。
“去医疗室问问。”

年轻的“Kim 03”被拘留者威胁着我。
（“Kim 03”被拘留者的印象是他20多岁，体型稍微有些，肩膀上有纹身，在江南娱乐公司工作，是少年看守所的高中生，他讲流利吹嘘他过去的罪行。
“如果你太郁闷了，其他被拘留者也会郁闷。
“不要沉溺于细胞的气氛！”
[15:00]。
公共事务科长柳秉旭称我为不明身份的办公室并采访我。
公关人员柳秉旭告诉我，我和她妈妈通电话，她盯着我，亵渎和咆哮，玩得开心。
“这混蛋！”
“坐直了！”
每次我讲话的时候，队伍办公室的官员总是打气，跟我说话。
“他妈的你！”
“他妈的你！”
每当我说话时，我都感到害怕，因为在开放的团队办公室里，守卫的阴险。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请把它交给你的母亲。”
“当我和下一位父母面谈时，我会指出这些言辞和亵渎行为。”
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请我发言。
“别把我以前担心的话告诉我，因为我的父母很担心！”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我会告诉我的父母。”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我知道你在最后的争论中说了什么。”
“再说一遍！
站在我旁边，听着“宋三花”，一队办公室的主任跟我说话。
“我对最后一个争论感到非常满意。”

警卫更了解我最后的论点。
我认为在检查席旁的房间里护送警卫传达了我在审判时所说的话。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你快到2015年去珠宝吗？”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在2015年，当我申请珠宝的时候，我不想出去对付这个宝石，这会对Dr.
（第一名法官“郎博士”在裁决后轻声笑了起来。）
（“宝石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会逮捕法庭。”）
我被逮捕了。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有精神病吗？”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我被送到精神病医院，这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现在请做心理测试。”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因为是在国内管理它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放开葡萄糖溶液？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我不喜欢安装葡萄糖溶液，请不要放手。”
站在我旁边，听着“宋三花”，一队办公室的主任跟我说话。
“我是在国内管理它的机构，谢谢你给我葡萄糖溶液，并对我不要死！”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鲍勃为什么不吃饭？”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2015年，我在安阳市医院被诊断为压力性厌食症。”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爸爸妈妈不吃米饭？”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我不知道那个。”
此外，公共事务部副部长柳炳旭正在看一台电脑显示器。当我采访外部人员时，我提到了我与父母交谈的内容。
公共事务主任刘秉旭负责调查的人员并非文件记录，
如果有什么我不记得的话，我和我的父母分享，公共事务办公室公共事务总监柳炳旭对我说。
“我说谎了！”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警务人员使用与父母交谈的内容向我公布。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我不会回答关于窃听和窃听的问题。”

公安人员刘秉旭用电子文件拦截外界对父母的采访，而不是纸质记录。
公共事务主任刘秉旭副司令员故意告诉我要揭露谈话的内容，展示信息收集和精神压力。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
如果检方提出要求，汉城拘留中心将提供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录像记录囚犯的采访。
此外，检方估计，警方在首尔看守所收集情报并要求精神压力。
这个公共事务安全官俞炳旭这样守着我20分钟左右。
该部的公共事务官员俞炳旭指示宋相华一队的官员。
“带她去房间，让她写一本书！”
虽然在第一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张桌子和一张污名纸，但是公共事务部门的公共事务官员“炳炳旭”指示一队办公室的官员带我去房间。
当我进入房间时，我感到恐惧。
我和宋江华仍然是开放的。一名队长进入第一队办公室入口右侧的房间。
我是“宋相华”的作者。
我在谈话中间有一个字。
“就像在2015年写信时一样，在句子上添加’V’标记！”
汉城看守所公然表示，我在2015年审查了我的信，毫不犹豫。
我刚写下“宋桑华”的时候，团队副主任就给我打了电话，在信的最后加了一句话。
“桑桑花”是在第一队负责写作的时候写的。“
“桑三花”开放1队长办公室表示惊讶的表情。
“这是干什么的？”
“桑三花”未经证实一名队长因为写作而被迫强行改写。
我与未知的1队办公室的主任谈话。
“请叫我律师。”
一个不确定的第一个办公室的办公室的官员正在和我说话，笑着。
“我不认识一个律师！”
“孙相华”是可疑的，1名队长称我是一个不知道律师实际情况的无辜的犯人。
我不再写我的文章，并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桑三花”正在等待1名队长的职务告诉我。

“出去再写一遍你的钢笔！”
警卫让我坐在第一队办公室入口处的办公桌前。
我把这篇文章改写为办公室第一副主管第一次打电话。
队长的副队长在下属的卫兵面前看到我提交的信，并用他的脸说话。
“是！”
“我会写这个。”
我带上了这个口音的指纹，而且我根据卫兵的说法做了一切事情。
我要回到牢房。

“加一个句子说'汉城看守所不负责'！
我与未知的1队办公室的主任谈话。
“我讨厌补充。”
我不加。
'Sangsanghwa'开放1团队官员会让我离开办公室1的团队办公室。
回到细胞。
“柳炳旭，公共事务官员和防暴警察站在走廊里等我。
（在首尔看守所，“防暴警察”被称为“CRPT”，或者囚犯被称为“乌鸦”）。
在首尔的看守所，为了维持秩序而戴着黑色的头盔，身穿黑色的头盔，身穿运动场助手的黑色礼服，挥舞着战斗鞋等。
公安人员柳秉旭说，这名警官威胁我。
“精神科医生和纹身医务人员的故事是什么？”
“如果你拿出遗书，就要准备好！”
公共事务部门的公共事务官员柳秉旭说，我今天跟父母面谈一个外人的时候说的话。
公共事务主任刘秉旭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官员指的是我在面试中错过了什么。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当我在首尔看守所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和安养堂医院住院时，母亲付了住院费，所以我有收据和入院证明。
“如有必要，我会把这些文件的副本寄给首尔看守所的父母。”
首尔的拘留警卫拘留我作为人质威胁我的母亲并履行我的职责。

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10:00]。
不像上次在医疗办公室，这次我早上打电话给我，并把葡萄糖溶液。
我用自动血压计测量血压。
基线检测结果显示，血压为175～128，脉率为98，血糖为99。
当我的血压高的时候，“万金者”的医务人员再次用水银血压计测量血压并校正了血压。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从140到110，血压是正常的！”
医务人员的负责人把我的思想放在眼里。
在他们接受液体的同时，监狱看守在第十六层一楼的第四个牢房里与其他病人囚犯一起受到迫害。
[12:00]。
葡萄糖溶液结束。
医务人员告诉我。
“我必须得到葡萄糖溶液6至8小时，但速度太快了。”
医务人员怀疑我是故意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的。

首尔拘留中心试图在早上放入葡萄糖溶液并蒸馏葡萄糖溶液来干预门诊患者的访谈。

[16:00]。
与他的父母面谈外人。
出席警卫的“蔡彩金”出来监视外人对父母的采访。
“天象金”面试室的“指导人员”经常会不时地与外界联系。
当局外人开始时，“财神”卫士坐在我后面叩击。
每次我和父母见面后走出走廊，我的卫兵都会跟着我，打电话给我，对我充满恐惧和自责。
“不要这样做！”
首尔看守所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了与外界人士面谈的录像带，当他们把这些录像带给检察官的时候，很难对包含监狱看守名单的场景进行编辑。
这一次，崔京锦的卫士在进入接待室之前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接待室的卫兵崔彩金把我坐在门诊室走廊里的一张大气椅上，威胁着我，告诉我。
“我知道你住哪儿。”
“我可以认识你，因为我在你家里有自己的房子。”
“我会让你从首尔看守所喝葡萄糖的，但是如果你想出狱的话，当你和父母面谈时，不要提到首尔看守所的真名。
自2015年以来，包括我的地址在内的个人信息已经泄漏在警卫之中。
从2015年起，警卫人员已经被告知从犯罪名称到审判程序的所有内容，他们将离开我。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所以我跟会议室的官员谈过。
“父母也应该知道。
同时，我开始和父母见面，告诉父母说，面试室的监护人崔才金刚告诉我。
前来拦截的接待员Choi Beomjin跟她妈妈谈了四四分钟。

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12:00]。
我从新囚犯牢房搬到了13楼三楼的第十五间房间，
（在首尔看守所，“三楼”被称为“上层”）。
四名被拘留者被关在牢房里。
我听到囚犯们如何生活在这个牢房里，以及囚犯们制定的规则。
“M 04”的犯人来找我进行体检。
（“男04”囚徒的印象是身高170cm左右，年纪比较小，脸色白皙，脸色很帅，20多岁的大学生声音，友善的表情，好奇的性格，当他被释放为马的宝石时，他是造成在手术过程中通过打电话给其他医生进行手术。
“M 04”被拘留者威胁我并告诉我。
“如果你不吃东西，这里很难住在一起。”
我告诉'M 04'囚犯。
“明天我会告诉卫兵搬到病房。”
然而，在我把小区搬到原来的小区后2小时30分钟，首尔看守所又把我搬到了病房。
[14:40]。
这名军官来到牢房，把我搬到了病房16楼的牢房10。

牢房里有“刚炳旭”囚犯，“朴振植”囚犯，“黄永贞”囚犯。
第十监狱三名囚犯中，“炳炳旭”是最老的。

（“康炳旭”）被囚禁的人尚未解决，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十六楼十楼，牢房1331号，大而超重的身体，皮肤颜色接近红色，皮下注射胰岛素腹部虎纹，腹部虎纹纹身长尾擦，纹身上手术疤痕，腹部腹部手术，两处伤痕累累的“L”形疤痕，两个长大成人从忠清省被强奸和强奸的女儿）
（“炳炳旭”囚犯吹嘘自己是在城东看守所被囚禁的）
（梁秉旭的犯人向Park Jin-sik的囚犯提出建议）
（“我喜欢你。”）
（“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得到报酬！”）
（朴真植的囚犯摇了摇头，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首尔看守所，每个牢房都有储物柜。当他们负责时，他们报告人员并给予人员指挥，让囚犯迎接警卫。
朴金植是十名囚犯中第二大的囚犯。
（“Park Jin-sik”）犯人的印象还没有解决，他40多岁的时候，十六号楼10楼10号，监狱号码4306，红棕色的圆角喇叭眼镜，龙背纹身邻里，黑皮肤的颜色，方形的下巴，年轻的色调和非常有声的声音。
（「朴振植」的囚犯于二零一五年被监禁时，比我晚于监狱。
（金津锡的囚犯有一个未成年的第一个儿子和第二个女儿）
（'朴金植'囚犯晚上撒桌子，写信给妻子和监狱的朋友。
（朴金植的囚犯用信件与其他监狱的朋友沟通，以确定当前的情况）
（'Park Jin-sik'囚犯在淋浴后裸露的裸露在房间周围，并向腹股沟皮疹。）
（金津锡被拘留者每两天到门诊就诊。）
（“朴金植”给我看了一张自行车骑自行车的照片，但他在社会上并不胖）。
（“金瑾植”囚犯扮演不好的演员，因为他需要的话不好，而且他有时间让警卫再次问他，想想谎言。）
（“朴真植”被拘留者说他听不到我说话，并且假装是无知的，而且不理我。）
（“金进植”犯人通常没有任何障碍地与其他囚犯谈话，小声说话。）
（“朴振植”被告故意故意听障，故意留在病房里）
（Park Jin-sik被拘留者通常在谈到罪案有多大的时候，滔滔不绝地走来走去。
“黄永洙”囚犯是十名囚犯中的第三名，并因恐吓而入狱。
（“黄易思”囚徒的印象还没有解决，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十六号的十号，十五号的监狱，颧骨突然从他脸上的极低的体重，这种痛苦，总统谁来中国，2008年在中国接受肾脏移植手术，请求卫兵分开使用。）
（“黄永锡”囚犯经常流出肛门，经常在内裤上流血，因此经常吸吮内裤，并且从三到四个内裤上带上额外的内裤。）
（黄永锡的囚犯每隔1-2星期与外人见面两三次，就会向母亲发出面试信。
（“黄永锡”囚犯在法庭判决后睡觉之前在牢房里绝望地哭泣。）
（当金进锡被拘留者在夜间自慰时，他们是被认为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同性恋者，刚刚被拘留的人是刚才被拘留者进入他的被子里，肛门。）
（汉城拘留中心将于2015年检查我的精神疾病，2016年我将限于10号牢房，同性恋者被故意监禁，以调查我是否是同性恋者。）
（后来“康秉旭”囚犯和“金金石”囚犯由于免疫力薄弱，对卫生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牢房10中三名囚犯中有两名是有组织的强盗。
在牢房里，医务室人员把葡萄糖溶液放在我身上。
在与第十名囚犯的第一次会面中，“Park Jin-shik”被拘留者威胁着我。
“因为你，守卫会经过，如果我们时不时地看我们的牢房，我会杀了他们。”

另外，'Jin Jin Sik'的犯人也给我加了很多的讹诈。
“朴进植”的囚犯已经结束了，“炳炳旭”
“新教育完成了吗？”
“他妈的你！”
“你这个混蛋！”
自从刚刚见到他的时候，刚才刚才被拘留者刚刚被殴打。
我的衣服前面的囚犯，我从首尔看守所得到的所有袜子，跑步和内裤。
相反，囚犯对我说谎，说他们在他们的邻居，袜子，跑步和内裤里都是新来的。
“刚炳'”的囚犯给了我他的袜子。
“刚才徐伯旭监禁了我，给了我一顿他正在穿的家常餐。
“我给你一个新的寄宿家庭，下一个最昂贵的豪华产品在附近购买！”
（后来，囚犯被迫最多为每个袜子，袜子，跑步和内裤购买3个钱，以便还给我。
（首尔拘留所出售T恤，内部跑步，内裤，袜子，运动鞋等，分为奢侈品和普通产品。）
（优质产品比普通产品贵两至三倍。）
（这是一个汉城拘留中心的标本，试图让囚犯感到不舒服。）
（奢侈品和普通产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奢侈品很薄，而且材质很短。）
（囚犯在街上穿着稀薄的奢侈品，以获得高质量的产品，并炫耀给其他囚犯，因为他们在监禁期间不自觉地健康。
（首尔看守所将于2017年1月1日起以2015年1月1日的价格将购买价格从5％上调至10％。）
（在首尔看守所，“购买”被称为“购买”或“购买”）。
囚犯朴金植讽刺地对我说。
“刚进来的时候你拿到了电动剃须刀吗？”
（由于在首尔看守所可能自inf被拘留，电动剃须刀售价为15420韩元，而不是一次性剃须刀。）
“病房的律师宋相容事先告诉我，你母亲最后一次曾经打过招呼。
“这一次，我妈妈以为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我没有买电动剃须刀和房子里面的东西？
“你没有买电动剃须刀，也不买附近的电动剃须刀，你知道妈妈很快就能把它拿出来吗？
“买一个电动剃须刀！”
“而不是使用电池剃须刀，它是嘈杂的，所以不要买电池来装电池剃须刀，而是借我们的电池！
“Jin Jin Sik”的犯人通过不买我的电池来限制我的剃须。
囚犯Park Jin Sik告诉我。
“宋相龙病房的官员给了我一瓶瓶装水。”
“如果你申请一瓶瓶装水，并在2至3天内收到，请支付给我！”
“金进植”囚犯给了我一瓶他使用的瓶装水和棉手套。
（两天后，“Jin Jin-shik”被拘留者把这瓶水倒回来，让我用肾脏代替棉手套。）
“黄容锡”囚犯给了我一个衣架和牙膏。
[16:00]。

与他的父母面谈外人。
我用葡萄糖溶液遇见外人
与他的父母面谈外人。
当我来到监狱时，我以4万韩元的现金购买了我的内衣和电动剃须刀，
我告诉我的母亲。

“支付卡时，请支付30万韩元。”
“我们需要购买被拘留者的囚犯。”
“镇上的奢侈品价格是32,300韩元，所以我只能买剩下剩余的三只袜子。”
我的母亲告诉我。
“忠清宫不能用信用卡支付，只能用现金支付”。
“我会给你六万韩元的现金。”
[17:00]。
门诊访问后，他回到他的细胞，继续喝葡萄糖。
那个犯人刚刚被告知，
“葡萄糖似乎越来越差。”
“刚才旁边的囚犯”从葡萄糖袋子里抽出来。
（输液针是将流体连接管插入输液袋的尖头装置。）
我不会让犯人康炳旭做。
“请不要这样做，因为它可能会感染血管。”
“炳炳旭”囚犯将葡萄糖溶液倒入水槽中，并将其塞回树袋中。
（液滴分配器是允许一滴液体进入人体的装置。）
十六楼十楼的三名犯人已经知道我了。
在我进入牢房10之前，王相润病房官员提前告诉了囚犯关于我的事。
监狱看守人员事先与囚犯谈话，囚犯与重大事件有关。
因此，被拘留者受到骚扰。
“Park Jin-sik”犯人假装不认识我，并不断与囚犯谈话，企图威胁我。
“我在二〇一五年遇见了开膛手，他是一个完全的精神病患者。”
在十六楼的一楼，我知道2015年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的所有剩下的囚犯，包括金东秀，还有POSCO的负责人金大勋，我感到害怕报复。
（2015年囚犯的“金东索”印象未被证实，前罪犯，2015年入狱时用杀虫剂喷雾骚扰我，一队插入金属管扩大心血管系统，学生运动延世大学，因为在二次监禁期间没有见过面，所以推定他被关在病房里的第十四或第十五个牢房里。
（后来，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金泰勋”的囚犯在毒药走访前经过，看着孤独的房间看我。）
（金泰勋对被拘留者的印象在2015年未得到证实，POSCO的前任主任，心脏病，大而肥胖的身体，与死者母亲相似的身体，像阿姨吉兰的脸，有礼貌的声音等作为一个口，一个天赋，一个兴奋的高调，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格，一个沉重的鼻子，睡觉时）。
（Park Jin-sik的犯人说，“金泰勋”的囚犯口中含有酒精，所以喝了酒。

2016年11月25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10:00]。

穿制服的门诊医务人员带我去安阳市医院二楼内科门诊。
在Anyangseam医院的走廊，用手铐等30分钟。
[11:00]。
在第二个房间里，金成金医院的Anyangseum医院医生对我说。
（“金成金”医生对安阳市医院的描述由肾内科医生，肾脏病科3，安阳市西安医院2楼，安阳市医院2楼，心内科内科二室，胖乎乎的身体，戴着角状眼镜，M型额头，眼睛破裂，眼球尖锐，眼睛穿透，眉毛突出，下颌凹陷，黑暗的面部表情。
此时，郭永，，医务总监，三名门诊医务警卫等四人在安阳西医院看我。
（'Kwok Younghae'）医务总监对警卫的印象是，该班有共同刺绣班的两个高峰，身高

约160cm，身材相当丰满，圆润丰满的圆脸，皮肤白皙，写了一个方言。
（与法庭护送警卫不同，首尔看守所的门诊医疗服务警卫总是穿着白色的制服，上面写着“纠正”字样）。
（公众看到“CORRECTION”这个词，并把它当作医院警卫。）
（在首尔看守所的合作医院Anyangseam医院的每一层，有一名派遣人员住在医院里。）
（在被拘留者住院的阳阳山医院，两名警卫被用左轮手枪送到了胸口。）
在考试时，只有“金成金”的医生和“郭永年”的医务室的医生，
“金成金”安阳西医院的医生开了一种葡萄糖和“TPN营养素”的混合物。
离开办公室。
血液测试血液测试从样品瓶中取出四个血液样本。
在尿盆里小便，尿分析。
[12:00]。
到达首尔看守所。

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9：5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10:00]。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医务人员和在医疗室工作的“Sungjin-su”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将营养液灌输给我。
（“圣人”医务室官员的印象是，班上有两个高峰，一个瘦瘦的身材，一个180cm的身高，一个棕色染成半卷发，一个双眼皮的眼睛，一个白色的薄皮肤，声调，所有你想要的单词没有混乱的感觉，一切的愤怒，歇斯底里的个性。
（在2015年监禁期间，汉城看护中心医务室的“Hamoung”精神病医院负责人向我进行了咨询。）
（此时，“神津洙”医疗中心的警卫在医疗室的互联网监视器屏幕上向我展示了精神病院院长“哈雄”的博客。
（医务人员宋金洙是带我到精神病院去医院的，说我应该把我当精神病患者，敢于让我在精神病院住院。
（2015年监禁期间，“成功人”医务人员离开了医疗室，并尽快通知“神农”精神病医院主任，
（“试试这个博客”）
（“那个囚犯是一个心理。”）
（“金进苏”医生坚持要把我在博客上发现的博客放在我的博客上，并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在首尔看守所工作的大部分年轻后卫，通过在俱乐部和夜总会享受夜生活，解除了工作压力。）
（如果你听取其他卫兵的谈话，包括医疗队和医疗队，医疗队和医疗队正在俱乐部和夜总会度假。

（正因为如此，'果君沃南'医务所的警卫和'成功人'医疗所的警卫染发褐色。）
（营养液是2020毫升的白色脂肪酸溶液。）
（“金成金”安阳医院的医生开了一个混有葡萄糖的“TPN营养素”，甚至在监禁期间都没有。
（后来释放后，TPN营养素在另一家医院被击中，但是和营养液一样，不像医生的处方

那样混有葡萄糖。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营养液应该慢一点。”
医务室负责人Kwak Young Hae缓慢地调整了营养液的输送速度。
守卫把我带到牢房。
这是写在首尔拘留中心的营养液成分表上。
“Choongwae制药”
“分类号325”
“维纳渡口州”
“A，B，C解决方案”
“周围静脉”
“外周静脉，2020毫升代码325”。
“溶液A：1099mL（葡萄糖13％）”
“溶液B：636mL（电解质中氨基酸10％）”
＆quot;溶液C：285mL（脂质乳液20％）“
“销售代理：JW Woo Chung Woo制药有限公司”
“忠南市唐津松邑56号韩进1路”
“制造商：JW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忠南当金松邑韩进一路1号”
“客户咨询：1588-2675”
“总容量：2020毫升”
＆quot;葡萄糖（无水）：142.9g“
“氨基酸/氮：63.6g / 10.5g”
“脂肪：60.4克”
“总卡路里：约1400kcal”
“丝绸：约1150kcal”
＆quot;渗透压：约850mOsm /
“ pH（混合后）：约6.0“
＆quot;电解质“
＆quot; Na +：50.9mmol“
＆quot; K＆lt; +：38.2mmol，
＆quot; Ca 2+：3.2mmol“

“Mg2 +：6.4mmol”
＆quot; Zn2 +：0.05mmol。 ＆quot;
营养液含有钾（K +）作为电解成分，使用时血管比葡萄糖液更痛苦。
如果快速安装营养液，疼痛就足以让头部听到。
（后来，医疗办公室不知道钾溶液应该缓慢施用，没有营养液。
（正因为如此，当我得到营养时，我感到痛苦。）
2015年，我被安阳市医院急救室和重症监护室录取了1-2周。
此时，护士将钾注入葡萄糖小袋下方的注液部分作为一次性注射器，并与葡萄糖混合。
当我在安养堂医院住院时，我呼吁护士和医生治疗血管性疼痛。
但我强迫葡萄糖溶液与钾混合。
后来，血液中的钾过量升高，导致前列腺肿胀，无尿。
我有一个尿道插入尿道，使膀胱肿胀。
（导管被称为导管或尿液）

之后，安阳医院将处方改为昂贵的营养液而不是钾混合葡萄糖溶液，并向父母收取费用。
钾过量时会导致心脏病发作。
在日本，在医院住院的杀手可能因过量补钾而死亡。
首尔看守所被推定在安养堂医院的葡萄糖溶液中混入了钾，导致我的心脏病发作。
首先，“圣金苏”医疗中心的警卫没有将右肘针插入我的右手腕。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检查我手中的注射针。
未经批准的医务人员作为流通工人进入医疗室。
警卫被误认为是因为他们都被放在医疗室里，然后学会了如何摆放葡萄糖溶液，囚犯因为罪人而不得不承受痛苦。
即使你去医院门诊治疗，由于你是囚犯，你不能接受专业医务人员的正常医疗。
[17:00]。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卫兵来到了牢房，确认了剩余的营养物。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喝离子饮料和果汁！”
“离子饮料和果汁含有钾。”
“在我上床睡觉之前，我会回来把汁液拉回来。”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警卫增加了输液速度。
流体速度太快，以致营养液被施加时疼痛很严重。
囚犯Park Jin Sik告诉我。
“你不喝水？”
“Park Jin-sik”的被拘留者拿了一瓶瓶装水，我告诉他用嘴巴喝。
如果你独处一个孤独的地方，你将能够舒适地饮用水，而不会被剥夺水分。
[20:00]。

营养液还没有结束。
我吸吮营养液，并插入针头睡觉。
2016年12月26日，由于下大雪，无法与父母面谈外人。

2016年11月27日周日下午日记
[6:10]
营养液结束了。
“圣进苏”医务室官员进入细胞，并拉营养液的针。
“刚才旁边的囚犯给了我他正在穿的家常餐，每天都忘了我一次。
“我在附近给你穿了一件内衣，所以还给它！
“我最后一次给你一个新的寄宿家庭，买最贵的高档宅基地，并付钱！”
刚刚被拘留的刚果被拘留者因暴力而被捕，并对我进行暴力骚扰。

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迷恋日记。
[9:30]。
被拘留者每天都困扰着我与父母的外人面谈。
因此，我决定不要和父母面谈外人。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不会和我父母进行局外人的采访。”
囚犯“康炳旭”因为监狱长宋桑云负责病房而被迫采访。
[10:00]。
柳秉旭公共事务部长官称我为公开团队办公室。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写一条线索是因为你拒绝和你的父母见面。”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其他囚犯拒绝采访外人，也不要求警卫强迫他们写信。”
“但是我不能理解，只有强迫外人采访并写下遗书。”
“如果一个即将杀死被拘留者的外人来到外面，我不能拒绝吗？
我拒绝谈及歧视性的待遇。
警卫让我不能在开放的团队办公室里重返监狱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能忍受了，所以我跟公共事务处处长柳炳旭说话。
“我想休息，因为我认为它会崩溃。”
“我会写我的推荐信，请回复”
我写了一封意向书。
公共事务科长刘秉旭

“加句”我没有理由不认识你！ “再写一遍！”
我写了我的文章两次。
汉城拘留中心并不关心我父母反对拒绝我的外人。
汉城拘留所要求我写一封信，向检察官解释，由于拒绝，我不可能收集信息。
回到牢房，“硫磺容”囚犯迫使我说话。
“卫兵经常来房是不舒服的。”
“不要再借口打喷嚏！”
[15:30]。
我要购买一种离子饮料和果汁钾摄入量，并填写购买申请。
（在首尔看守所，“购买申请表”被称为“慈善购买申请表”，囚犯被称为“购买地”）。
看着我的囚犯朴锦植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吃呢？”
我跟囚犯'朴锦植'说话。
“我渴了，我想喝离子饮料和果汁。”
囚犯Park Jin Sik告诉我。
“牢房里没有地方。”
“Jin Jin Sik”被拘留者拿走我的购买申请并将其撕下，以防止我购买离子饮料和果汁。
被拘留者监视和控制我的购买申请。
（后来，当囚犯每次申请购买离子饮料和果汁时，他们都被嘲笑）。
“Park Jin-sik”囚犯让囚犯改写购买申请，只购买他们欠的物品。
“Park Jin-sik”的犯人让我申请三条高档跑步裤和三条高档内裤。
（首尔看守所短袖运动衬衫高端产品16020韩元，常规产品3130韩元，高端产品15210韩元，常规产品3810韩元。）
（把首尔看守所的跑步和内裤的申请数量限制在3人以内。）
（囚犯每人只能容纳三个内裤。）
我想买信封，文具，水池和圆珠笔。
[18:00]。
Jin Jin Sik被拘留者去门诊。
通常情况下，“金津锡”囚犯每两天上午八点到访门诊进行血液透析。
“金进植”的囚犯sla了我的大腿和背部。
“我上次给你戴了棉手套，所以给我你的身高！”

打我的不好是我有多糟糕。
“朴金植”被拘留者告诉我，我的血液在我的耳朵上，血管受到虐待，手腕上有许多透析注射。
“听听血的速度有多快！”
当我看到囚犯“金津锡”的血管时，我感到恐慌。
我想独处一人。

这是好事，因为孤独不受囚犯的影响。

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17:00]。
与其他营地不同的是，十号牢房太冷了，囚犯们一直把窗户打开，冻死。
金津锡的犯人通常会告诉我。
“我有鼻炎。”
“你必须始终保持窗户打开。”
肥胖的“刚炳旭”告诉我。
“监狱就是这样。”
“你必须始终保持窗户打开。”
第十名囚犯是健康的囚犯，他们没有耐心的囚犯，并在冬天把窗户打开。
（后来，当我搬到一个单独监禁的牢房时，他们在冬天把窗户关上了。）
“金进植”被拘留者经常要求通过牢房前的清洁人员和“宋相润”病房负责人要求开水。
囚犯Park Jin Sik与我的真实姓名“Song Sang Yoon”病房负责人说。
“”00“很冷。”
“请倒开水。”
“金进植”的被拘留者不是煮沸的饮用水的时间，但他以我为借口，不时接受额外的饮用水。
“炳炳旭”囚犯，“Park Jin-sik”囚犯和“黄永贞”囚徒坐在一起，喝咖啡，绿茶在自己的身上，写在杯水，鸡袋，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7时00]。
随着时间的推移，囚犯开始骚扰我。
刚才旁边的囚犯谈论我。
“当你从厕所出来时，把水打包好，把它填满！”
“不要洗你的衣服！”
“不要踩在别人的毯子上！”
“不要把你的脚放在报纸上！”
“康炳旭”被拘留者因为制造新的10号牢房而令我烦恼。
[9:3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在医疗室，“主要”医疗科长告诉我有关葡萄糖的解决方案。
“慢慢地到下午四点！”
试图干扰与父母的葡萄糖门诊访谈。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当你喝葡萄糖的时候，留在你的牢房！”
牢房里的囚犯不让我坐下来坐下。
我总是坐在葡萄糖溶液的细胞。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压为124至80，脉搏为69，血糖为59，体重为51公斤。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李秉仁'医生对医生的印象是那个脸型英俊，脸型有棱角，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狭窄，眉毛之间没有眉毛，眼睛凹陷，眉毛狭窄，我劝你在你的血液透析过程中继续第二次监禁）。
“如果你不喝水，你的肾脏就会萎缩，你将不得不停止透析。”
据推测，首尔看守所与安养堂医院有合作关系，医院负责人是肾移植专科医生时，向被拘留者推荐血液透析。
警卫把我带到牢房，感觉到了。
[10:30]。
管家给我三件附件中的每件普通产品，高档内裤，以及两三天前我购买的高端跑步品。
（在首尔看守所，“一般产品附近”是16,760韩元。）
该公司无法在6万韩元附近购买三件奢侈品。
我给内裤和跑到3名被拘留者。
“康炳旭”被拘留者在他所在的街区给了我一个新的犯人，他继续骚扰我。
我在附近给“Gang Byeong-wook”囚犯一个通用产品。
那个犯人刚刚被告知，
“普通的产品在街上，你穿！”
“在附近购买奢侈品！”
我跟“康炳旭”的囚徒说话。
“现在我没有足够的钱在附近买奢侈品了。”
刚才旁边的刚刚被拘留的人在逗我。
“那就买豪华袜子吧！”
当我试图回到梁伯伯夫人的公婆时，犯人梁秉宪告诉我。
“这是病房，所以你要小心感染。”
“我免疫力差，所以我不能穿你穿的衣服。”
“炳炳旭”囚犯认为我是患有性病的患者。
[15:30]。
“Park Jin-sik”囚犯和“Kang Byung-wook”囚犯接触流体流量调节器，迅速控制流体的输送速度。
我跟“朴锦植”和“刚炳洙”的囚犯谈话。
“我告诉医疗机构不要接触流体流量调节器。”
“Park Jin-sik”被拘留者和“Kang Byung-wook”被拘留者告诉我。
“你的病不好。”
“我们睡觉时感到不舒服。”

囚犯朴振植和康秉旭迅速控制了闷棍的施用速度。
[16:00]。
我因为葡萄糖拒绝见面。
囚犯Park Jin Sik告诉我。
“我接受了很多注射，因为我在进行血液透析，而且我知道如何绘制一个注射器。”
“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其他的囚犯不舒服，所以我会拉你的针。”

我坚决抵制“金进植”被拘留者拉动注射针。
[20:30]。
监狱的囚犯强烈抗议前来管理葡萄糖液的医务官员康永焕（Kang Yeong-hwan）。
（“康永焕”）医学帝王官员对班上的印象如下：班上两班刺绣班，高约160厘米，圆面，左侧腰带从正面，圆而薄棕色有角的眼镜，脸上没有下垂的笑容。）
“对于因葡萄糖而睡觉的其他囚犯，我感到不舒服。”
“请拉她的葡萄糖液！”
医疗部门的医务官员康永焕在服药期间服用了葡萄糖溶液。
我正在和医学院的律师康康焕说话。
“剩下的葡萄糖溶液是明天。”
囚犯Park Jin Sik以讽刺的语气对我说话。
“又是什么？”
“我最好喝葡萄糖溶液。”
那些随意触碰我的葡萄糖液并威胁我的生活的囚犯的行为是企图谋杀的。
[21:30]。
“刚才旁边的”囚犯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性骚扰。
“禁食的囚犯闻到了他们的磷身体的味道。
“但是你不闻到你的身体。”
“当你睡觉的时候，进入我的毯子！”

2016年12月1日周四日记
[7时00]。
天气过后，我开了一条毯子。
通常情况下，“被告人梁秉旭”告诉我，他在激怒我。
“我假装一个人干干净净。”
这一次“刚炳prison”囚犯对我说，他很肮脏。
“拿你的毯子！”
那个犯人刚刚被告知，
“我闻到了我的头脑。”
“去洗手间，用凉水洗澡！”

“炳秉旭”囚犯每天都去洗手间，在寒冷的天气里洗澡。
“刚炳旭”说那个囚犯因为直到昨天晚上才闻到，就进了他的毯子。
“刚炳雄”囚犯没有痴呆症，头脑似乎很奇怪。
囚犯“刚炳旭”对我说话。
“你长时间没有吃过米饭，尿液从身体里冒出来了。”
我甚至不能在浴室里撒尿，因为其他囚犯正在打扰我的尿液味。
[8:00]。
囚犯“刚炳旭”告诉我，他要在附近敬礼。
我继续忍受被监禁的刚炳旭的病，当我收集垃圾的时候，我把房子里面的东西拿下来，交给白居室的房子。
（“白宗仁”中的Ward Cleaner的印象描述是守护神，病房清道夫，小钥匙，英俊的面孔，透明和白色的面部皮肤，修剪的发型，总是没有旋律，总是没有旋律，我有一个问题与我的条件，我立刻和老年痴呆症哼了一声，我怀疑我的记忆，我不记得很久了，我答应给予犯人的要求，我马上忘记了，我总是笑容友善，心理过关连环杀手就像刘英哲一样，她是一个心理过关的受害者，一个1991年出生的女儿，还有一个拥有5到6次女儿的女儿。

（“白玉琴”的病房清道夫通常认为这是警卫之后的第二高位，因为它是一个清洁工，所以把囚犯当作军事类型，最后嘲笑和嘲笑）。
（Paekjongin的病房清道夫经常与囚犯作战，但是这让我很不高兴。）
（“白玉琴”的清道夫非常感谢那些比他年长的年轻卫兵。
“刚才被拘留的刚炳旭问了病房的管理员，从病房楼下的病房再问一遍。
我因为感染传染病而生病了。
警方调查和起诉调查期间，“梁秉旭”犯人处于精神失常状态，
[18:00]。
昨天我决定把剩下的葡萄糖放进医疗室，但是我没有把葡萄糖放进医疗室。
[20:30]。
囚犯“康秉旭”，“朴进植”，“黄永贞”扣押我，殴打我。
规则各不相同，但10号牢房的三名囚犯很冷，通常在首尔看守所报案。
即使我睡觉，囚犯也只是戴着灰尘的东西。
在第二个星期，我看不到他们穿着吸盘。
我比我的袜子更干净，因为我每天交替地吞咽两组袜子。
我还不能买这个包。
今晚我睡觉的时候感到很冷，我想穿袜子。
“脱下你的袜子。”
“我的免疫力和肮脏感都很弱。”
“脱下你的袜子！”
我跟“康炳旭”的囚徒说话。
“好冷。”
这个囚犯刚刚被骗的李秉旭突然用一种侮辱性的语言对我说。
“他妈的你！”
“炳炳旭”囚犯站了起来，把我的身上的两条毯子扔在我的脸上。
“Park Jin Sik”和“Huang Yong Suk”的囚犯也加入了“康炳屋”的囚犯，

“双胞胎！”
“嘿，你公鸡！”
“炳炳旭”囚犯，“朴金植”囚犯，“黄永’”囚犯躺倒我，踢了我的脚，随意地摔倒。
三名囚犯殴打我，直到我失去了权力，然后“金瑾prison”囚犯喊出在走廊窗外夜班的病房警卫。
晚上，病房警卫走在走廊窗户的摊位前。
囚犯朴金植向正在夜间工作的病房干事讲话。
“这只小猫病了，不是一场饥饿的斗争。”
“让我们搬到无家可归的人在2015年孤独的房间，孤独！
晚上病房的警卫正在用错误的声音和我说话。
“你几岁？”
我晚上告诉病房看守。
“我今年36岁。”
晚上工作的病房警卫问我年龄，并与我谈话。
“我36岁，我吃了很多，为什么？”
“这些囚犯是好人，但在其他监狱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想出去尽力而为，就去吧！”
晚上的病房守卫把我当成一个像精神病人一样的陌生人。
晚上工作的病房的律师责备我亵渎亵渎。

我晚上告诉病房看守。
“我受到三名被拘留者的虐待和殴打”。
晚上，刚刚被拘留的刚炳旭向守卫说话。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那个犯人刚刚被告知，
“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吗？”
“刚炳旭”把我当作精神病人监禁。
我跟“康炳旭”的囚徒说话。
“你为什么说谎？
“炳炳旭”囚犯并没有改变他的面部表情，而是告诫卫兵一个谎言。
“我从来都不是粉丝。”
“刚炳旭”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罪犯。
晚上工作的病房官员一走，“朴金植”的犯人就把我放回胫骨上，试图威胁我。
“明天早上去面试室，告诉自己你会离开牢房！”
我跟囚犯'朴锦植'说话。
“我不。”
牢房里的三名囚犯对我说。

“你不直吗？”
“康秉旭”，“朴金植”，“黄永锡”的囚犯再次冲向我，然后把我踢开。
失去力量的囚犯“金进植”对母亲说：
“谁会相信你在这里说的？”
“我把另外一个病人的屎带走了，并收到了首尔官章的表扬。”
“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了解他能做的最好的人。”
“从一开始，你就是一个没用的囚犯，你要住进监狱，要求你的母亲把它拿出来！”
在牢房的三名被拘留者休息了一段时间。
囚犯朴金植对我说，
“当我建造你住的'O'公寓时，我的妹妹在'O'建筑办公室工作。
我父亲每天都认识我，我每天开车，带上我的妹妹。 “
“你可以到外面去你家。”
我对囚犯什么也不说。
囚犯Park Jin Sik告诉我。
“把我的兄弟们脱下来！”
Park Jin-sik被拘留者迫使我剥离我邻居的内部。
“Jin Jin Sik”被拘留者与“Gang Byoungwuk”被拘留者和“黄永素”被拘留者交谈。
“下一次这个孩子想要什么，我会打败它！”
“金劲锡”的犯人告诉我，当我继续战斗，不反击时，
“不要错过拜访细胞！”
“金进植”的被拘留者因骚乱再次试图打电话给病房看守。
我不这样做。
（后来，我担心这起袭击事件，在谈到宋桑珠的访谈时，我谈到了“金进植”被拘留者，“江炳'”被拘留者和“黄永洙被拘留者”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有意向我说话。）
（“你不耐烦地向囚犯揭露过去。”）
（“不要因为外面的报道而增加其他囚犯的刑罚！”）
（“即使发行后，如果你看，它只会有一个劣势。”）

（“宋·桑”病房的官员，不是帮助我，而是恐吓我，不要把我当作罪人。
（这是韩国社会现实裸露的时刻。）
（首尔看守所内的警卫不知道如果被拘留者判决长了，惩罚受害者保护自己成为好客的反思思维习惯。
（我在2015年夏天在监狱里看到一个囚犯“Park Jin-sik”）。
（在此期间，“Jin Jin Sik”囚犯被关押在汉城拘留中心，所以他把大便去接受首尔的监禁。
（大约两三个月后，我在走廊遇见了参加天主教仪式的“朴振植”囚犯。）
（“Park Jin-shik”的囚犯在监护人“宋相润”的前面，或者是负责病房的警察，所以他到处打人，装作很亲切。

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0:00]。
我亲眼目睹“金进锡”的囚犯在毯子里进行手淫。
通常情况下，金津植的被拘留者经常写信给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的照片在墙上。
[7:30]。
首席医官把葡萄糖溶液放在我身上。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压为121至83，脉率为80，血糖为77。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星期六，我不能得到葡萄糖溶液，所以今天拿！”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负责人强迫我付出代价。
“首席”医务部门负责人将在下午1点完成葡萄糖溶液的处理工作。
推定考虑到与父母面谈的时间。
[10:00]。
“Park Jin-sik”囚犯担心我会首先请求监狱看守，然后他首先请求监狱看守，然后自己去面试室。
“金进植”的犯人昨天提到卫兵赞成自己。
到目前为止，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假装没有我，也不直接对我说话。
我不要求面试，因为看守们不相信我的话。
[13:15]。
一位医务官员黄仁浩进入细胞室，确认葡萄糖溶液正在进入。
朴金植被拘留者向黄仁和律师投诉，把我当成一个陌生的囚犯。
朴金植的囚犯对医务人员黄仁镐说。
“因为我们强调，请立即把它发送到另一个单元！”
医务人员黄仁镐向囚犯朴金植发表了讲话。
“葡萄糖慢慢吸入液体，所以当我得到葡萄糖时，我不能到达另一个细胞。”
（后来，我把葡萄糖溶液移到了孤立状态，而“金津锡”囚犯出去了。）
朴金植被拘留者毫不犹豫地对黄仁浩律师说。
“让他喝葡萄糖会很快。”
医务人员黄仁镐向囚犯朴金植发表了讲话。
“最初，葡萄糖溶液将适合八个小时”。
“黄仁和”医护人员笑了起来。
朴金植的囚犯向医务官黄仁镐暗示。
“如果你把它送到第十二个精神病房，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是很好的。”
[13:00]。
朴金植被拘留者威胁我掩饰他的咆哮和殴打。
“你会去2号房间，那里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当我采访监狱官时，我说你是精神病患者。”
“这里没有人相信你说的话。”
“不要做任何奇怪的事情，或在你的牢房里偷东西，直到你去孤零零的地方！
以前，第二个房间是孤零零的，孤独的无家可归的人写信，避免囚犯肮脏。
在进入一个孤独的地方之前，“金津锡”被拘留者检查我的财物。
“Jin Jin-shik”的被拘留者拿走了他们送给我的所有物品，包括衣架，牙膏和内衣。
“金进植”的犯人让我收拾行李。
我把我的毯子，枕头，内衣包起来。
金进植被拘留者检查我的背包，告诉我一瓶我买的瓶装水。
“你最初没有装瓶水吗？
“朴金植被拘留者给了我一瓶瓶装水，我不记得拿了，我拿了我买的水。
[14:00]。
总体运动时间是“金进植”被拘留者，“康炳厚”被拘留者和“黄永洙”被拘留者。
[14:30]。
虽然牢房里没有囚犯，管家打开牢房的门，取出行李。
我用葡萄糖液去16楼，1楼，2号房间。
演习结束后，“炳炳旭”犯人和“黄永”“犯人立即回到牢房。
“刚才旁边的被拘留者告诉我出去。
“吸我的袜子，把它们还给我！”
我走进房间，管家把我的行李放在房间里。
此时，朴金植的犯人出来的犯人没有进入牢房10，而是随意随手机。
“Jin Jin Sik”被拘留者将他的双手放在毯子和枕头上检查我的行李，看是否有任何东西从第10格被偷走。
“Jin Jin-shik”的犯人完成检查，并告诉管家看我的肮脏。
“他是个疯子！”
“我必须去第十二个精神病房，但是我去了孤独的地方。”
“白荣荣”病房和“宇勋”病房的清道夫笑着点头。
（'Imhoon'Ward Scavenger的印象描述就像是一个忏悔，一个长约1至2厘米的发型，一帮帮派，一个大而厚的声音，像一个智力低下的自闭症儿童。
（“荣勋”的病房清道夫通常表现出自闭症的倾向，并假扮成一个傻瓜，假装傻子。）
（但是'Woohoon'病房的拾荒者在摊位上休息，看着其他的拾荒者和囚犯的胸部。
（'Jung Hoon'Ward Scavenger在休息时间的一间无尘室，在电视上播放电视节目时正在做日语对话练习。）
“懦夫”的清道夫对囚犯有很多明显的谎言。
“Wimhun”病房清道夫借口饮用水原本冷却，给囚犯一种水和冷水的混合物。
（因为囚犯把沸水泼在皮肤上，烧伤和自己受伤，他们被调查。）
（在冬天，狱友们因寒冷的清道夫没有给他们开水而感到寒冷。）
（“荣勋”病房清洁工搬到另一个城市后，他得到开水。）

Jin Jin Sik被拘留者返回10号牢房。
以前，第二个孤儿是单独监禁的，因为无家可归者把囚犯拘留得很脏。
现在我和葡萄糖溶液处于孤独状态，但是我的心却很舒服。
2015年，孤独的囚犯冷冷的，墙壁用A4大小的白色背景纸和报纸包裹起来。

我在首尔离开监狱的时候独自一人画。
现在，不像2015年，私人房间很干净。
如果你像2015年的孤独一样撒谎，那么你身边没有像你这样的蟑螂，你睡觉时不会噩梦。
（后半夜，半夜，像蟑螂和小蚂蚁一起爬出修道院，爬上我的脸。）
我睡在一个面具，以防止蠕虫进入我的嘴里。
监狱牢房里有三扇窗户，除了家庭房，还有一个窗户。
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楼房外墙的走廊窗户和楼梯间没有楼梯间。相反，码头上有一个带有防虫网的小楼梯。
在冬天，厚厚的乙烯树枝粘在孤门的小桩上，防止守卫进入孤独的内部或与孤独的内部交谈。
不像第10格，我关上了卫生间的窗户，寒风不强。
然而，在码头访问的腹部有一个洞，所以房间寒冷干燥。
（在首尔的看守所，有一个私人餐厅，你可以吃一个长约15厘米，长约30厘米的饭。）
（浮箱门的结构不能单独关闭，但可以在码头外面关闭）
（守卫和管家在室内或室内聊天时打开孤独的大门。）
（监狱守卫和管家总是在没有关闭房间的情况下返回孤独的大门。）
（当金纪春被关在第一格时，第一格的冷室因为担心感冒而被关闭。）
我很冷，因为我没有警卫和扫地工关闭房间的门。
我正在抱着一个容量为6升的盛水饮用水的水箱。
负责病房的桑桑尹官员认为我是中央电视台，并且和整个对讲机讲话。
“只能用开水煮沸的饮用水。”
“你不要抱着水瓶，因为它很冷，因为它正在燃烧！”
然而，所有的囚犯都是冷的，把煮沸的饮用水分成空瓶的离子饮料，或者只是抱着水罐的水罐。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18:00]。
拔出葡萄糖溶液。
半夜里，夜间工作的守卫进入孤独的门，看着孤独的房间。
我突然醒来，突然出现在我睡觉的脸上。
（后来，在单独监禁期间警卫的这种行为仍在继续。）
每次我总是感到惊讶和强调。

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6:30]。

警官“金05”在毒药走访前经过，怜悯地望着我，对自己说话。
（“金05”官的印象是身材沉闷，身高不到160厘米，比年龄大，长发，半身发型，比脸型要大得多，隐藏着镀金的眼镜，我要说话大到足以说它总是好像及时。）
“好！”
“没关系！”
（后来，在我的第二次流感监禁期间，“Kim 05”官员将在本周在首尔看守所举行第一次会议。）
“金05”的官员经过码头访问，并总是告诉我同样的自我对话。
军官“金05”一直在心理上给我施加压力，所以我看起来并不比我看起来好。
（一旦在医疗室的第一次检查完成，给我打电话。）

（我回到医院入口处的12楼一楼后，遇见了“金05”警卫。）
（军官“金05”害怕我，假装不理我，就在我身边。）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当我在10号牢房的时候，囚犯困扰我，告诉我。
“你没有买电动剃须刀，也不买附近的电动剃须刀，你知道妈妈很快就能把它拿出来吗？
“我在附近给你穿了一件内衣，所以还给它！
我花了十万韩元去支付回国人士，以支付他们的公婆和内衣。
我会请父母告诉我，如果他们进来外人，他们会要求我通过监狱看守的代理人。
（后来卫兵拒绝了我的请求。）

2016年12月4日，星期日迷恋日记。
[18:15]。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在医疗室里，“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卫兵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20至70，血糖水平为71。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吃米饭和水！”
“你想喝葡萄糖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如果我现在就睡，晚上睡觉时我感到不舒服。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明天早上见面吧！”
“如果有必要，晚上我会离开的。”
我没有健康问题，所以我不必得到葡萄糖。

2016年12月5日，星期一迷恋日记。

[10:4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学部门的主任，谁是“主”，释放葡萄糖解决方案，并告诉我。
“你为什么说昨晚你不适合？”
“调整隔离区汁液的比例，使葡萄糖溶液在今天下午2点结束！”
这是考虑与家长进行外部咨询的行动。
基本测试结果是75血糖。
[14:00]。
其中一位应该在接待室的人员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在私人房间的桶里有一个防虫网，所以警卫和铭牌的脸都看不见了。）
当他们打开码头访问时，我看到守卫的面孔和名字。
（后来，警卫让对话或写文件，而不是故意打开码头，隐藏他们的脸和名字。）
“葡萄糖溶液结束了吗？”
我告诉警卫。
“它仍然存在。”
该官员通过电台报道。
这个军官告诉我，告诉我。

“快速调整葡萄糖液！”
警卫又回来了
当我试图与父母进行外部面谈时，汉城拘留中心不耐烦，我拒绝见我父母的外人。
[16:0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主管病房的桑尚容自从装扮成我以来，一直没有跟我说话，这是我第一次对我说话。
[16:20]。
上一次来到第十个牢房的“刚炳旭”囚犯没有告诉我，没有去参观我的毒药。
“你为什么不给我最后一只袜子？
被骗的刚炳旭收回了他们送给我的袜子。
回到“刚炳'”被拘留者身后，我害怕回国。
因为我的袜子太脏，受到感染，“刚炳'”的囚犯嘲笑我被感染。
我去了一个孤独的地方几天，我把袜子脱下来。我不是病人，而是流氓。
[17:0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不像往常那样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有信要寄？”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原件应由清洁部门收集和处理。
包括“宋相润”病房守卫在内的守卫，正在直接向审查官收集信件。
首尔拘留中心甚至试图审查我的信，因为我不能窃听我父母的采访。
2015年，医疗室门口右侧有一个邮箱，当我去医疗室的时候，我把信拿到信箱里。
现在监狱看守员拿起信去清理汉城看守所的邮箱，查看信件。
（后来，“宋相润”病房官员换成“金熙泰”病房官员后，管家照常收集信件。）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无论如何，由于葡萄糖的解决方案，我甚至不能看到面试。
[17时二十零]。
葡萄糖溶液结束。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负责人拉注射针。
白色礼服的“Jung Young-ju”医疗室男护士带我到医疗室旁边的辐射室，拍胸部X光片。
（钟永举医疗室男护士的印象描述总是穿着白色的长袍，在医疗室的两名男护士之一，被推定为有一名护士认证的员工，年龄大于中年，瘦，粘稠，小，声音嘶哑，声音嘶哑）
（2015年在医疗室的钟永medical医护人员用一次性注射器从我的手臂抽血，并要求在安阳市医院分别进行血液检查）。
（钟永'医疗室男护士在2017年1月左右放置在首尔看守所的其他地方，不再在医疗室看到）
（首尔看守所医务室只有两名男护士有护士证书，不是护士。）
医疗室里的男护士告诉我。
“不要吃米饭和水？”
我和“钟幼菊”医疗室的男护士交谈。
“我不吃。”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2016年12月6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9:4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从现在开始，你每天会得到两袋葡萄糖。”
“我会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和下午3点打包一袋，并计划在晚上9点之前再放一袋”
“李秉�”我每天都想在医疗室里找三名医生。
“如果你没有用针头取汁，就吃米饭！”

我反对在医疗室里每天强行给予两袋葡萄糖。
“校长”的医务人员控制葡萄糖溶液在下午2点结束。
首尔看守所估计，我们知道我们会拦截我们的房子，并在下午2点开会。
当父母不再来到外面的时候，首尔看守所试图用葡萄糖溶液来骚扰我，并试图与家长进行外部咨询。
[13:1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你有很多葡萄糖液吗？”
“宋尚容”病区军官用无绳电话报告。
[13时40分]。
监护人的一名看守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有一个局外人。”
如果有外部咨询或者律师面试，“宋相润”病房主管或者病房警卫联系对讲机。
这一次，监护人的守卫开了一个码头。
我跟监护人说话。
“我拒绝采访葡萄糖解决方案的外人。”
我问守护人的卫兵说。
“请告诉你的父母要得到一个慈善机构。”
监护人告诉我。
“不能做”。
监护人关闭码头访问并返回。
[13时50分]。
其他的守护人员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而不是开放码头访问。
“明天可以采访吗？”
我跟监护人说话。
“我知道明天会是正确的葡萄糖量。”
“我不知道明天和外人见面的可能性。”
[14:20]。
毒药走访前，第二次看守卫兵来到我这里告诉我。
“你同意我妈妈写上诉声明吗？”
我跟监护人说话。
“是。”
[14:30]。
金东旭的警卫将开放访问码头，并在门上放置一个委托书。
（“金东旭”）采访室卫士的印象如下：1）木槿花上绣班，前额宽，前额宽，前额

皱，前额皱，斜耳，间隙宽颚尖之间，一个倒三角形和正方形混合的脸，以及一个凸起的嘴巴尾）。
会议室的主任金东旭告诉我。

“写下你的名字两次，拿一个指纹！”
接待室的监护人金东旭给我一张带有“CJ制药公司”标志的圆珠笔。
这个圆珠笔是我母亲收到的圆珠笔。
接待室的监护人“金东旭”拿着一份文件和她母亲递过来的圆珠笔。
我告诉会议室的监护人金东旭。
“你能把它传给你的父母吗？”
会议室的主任金东旭告诉我。
“这不是没有工作。”
“金东旭”的警卫正在以律师的身份回国。
汉城拘留所拒绝通过窃听记录外界对父母的采访。
首尔拘留中心即使有报酬也试图与外部人员面谈。
当我需要时，我会要求一封慈善信。
[15:4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为什么葡萄糖液不能进入？”
“宋桑云病房”负责人监视着我。
[15:5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葡萄糖污泥进入晚了。”
“我还有一袋葡萄糖，所以今天晚上我必须无条件。”
“首席医务人员”医疗科科长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30至90，血糖水平为84，体重为51kg。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最后一次血糖下降到54。
“这次通过放置葡萄糖溶液保持血糖良好。”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不吃饭的目的是什么？”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那没有。”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妈妈有外人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没来。”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不担心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很担心。”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有兄弟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有个兄弟。”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16:3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你有什么要发信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回到孤独的房间。
首尔看守所热衷于通过信件收集信息，而不是与外面的人见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我的警员“宋相云”今天无数次地给我打电话。
[17:15]。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17时二十零]。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工作之前试图抽出葡萄糖溶液。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报告说，医疗室内的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说，没事，但是有很多葡萄糖。
“再多一袋葡萄糖应该适合。”
“但是如果你快速摄入剩余的葡萄糖液，你不能快速摄取，因为你有心脏问题。”
“当我回家时，一位非专科医务人员必须放入葡萄糖溶液。”
“我睡觉时没有得到葡萄糖溶液，我明天就剩下一袋。
“医务人员”医务科长不改变血糖水平，但发送它。
因为申申云病房负责人，我去了医疗室。

[19:10]。
我和对方夜间工作的woochang jin区官员交谈。
（对王昌进的看守的描述是班上老师，刺绣班三峰，在2015年的拘留年会上，总是戴着黑色的面具遮脸，大邱方言大邱的京畿道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胡昌金病房警卫告诉我。
“等到你回来，因为医护人员正在另一个城市接受医疗护理！”
[19时50]。
“Kwak Younghae”医官的医官打开码头，进入孤零零的地方。
“Kwak Younghae”医疗办公室的医务人员将取液器针头取出，插入取液针头，并分配葡萄糖溶液。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总参谋长”医疗部门负责人告诉我明天要得到葡萄糖溶液。“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袁纪基“医务部主任下令再放一包。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调整了液体流量调节器并告诉我。
“明天下午12点，我将以这种液体的速度得到葡萄糖溶液。”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的母亲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担心没有和父母面谈父母。”
“Kwak Younghae”医务官的医务人员不再单独服务。
今天我在医疗室里服用2袋葡萄糖。
在医疗室里，葡萄糖溶液每2到3天更换一次到两次。
[20:00]。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用绷带打开绷带，跟我说话。
“我会给你更多的绷带，因为我可以在晚上拿针。”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附有绷带。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7日，星期三迷恋日记。
[6:00]。
自2016年11月12日以来，我从来没有能够信用。
葡萄糖溶液结束。
晚上通过对讲机向病房警卫讲话。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晚上的病房守卫对我说话。
“我会联系医疗办公室。”

[7时00]。
对讲机上晚上的守卫对我说话。
“我接到了医务室的电话，我可以继续喝葡萄糖，所以等等！”
[7:4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负责人拉注射针。
“我将更换树汁袋而不用拉动注射液注射针一次。”
“如果继续注射液体注射器，可能会感染，我将取出液汁3天，取出液体注射器，休息一天，再次插入新的液体针头。
“如果你喝水，我会给你一天的休息和一天的休息。”
“如果连续三天没有针头，请喝水！”
医务人员的主管把闷棍针放在我的右臂上，放上葡萄糖溶液。
“首席医务人员”医疗科科长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20-80，血糖水平为112，体重为52kg。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服用葡萄糖溶液后，看着尿液，1公斤增加了。”
“原始人”医务部门的负责人不停地对我说话。
“吃！”
医务人员的主管拒绝了我的眼睛，看是否有贫血。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因为注射针不能移动针，所以无法清洗右臂。
[9:10]。
葡萄糖溶液结束。
“金珠 - 杨”医生对我说，
“它结束得太快了。”

首席医官取代了葡萄糖瓶，告诉我。
“你慢慢控制你的速度，直到下午！”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父母有外人吗？”
“妈妈，不要担心？
“你哥哥不担心吗？
“Wonjinja”的医务人员负责人记得我最后一次有哥哥，这次我的哥哥问我是否不担心。
一般来说，“元珍珠”的医疗部门的主任正在问我这个问题，并且正在以“柳炳旭”的方式进行强制性的恐吓和忏悔，
[14:4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进来了。”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不好吗？”
“宋相润”病区官员认为，葡萄糖不在他心里，回头报道。
[16:0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你有信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没有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当我不发信时，负责“宋松云”的官员，
到目前为止，警卫不去收集信件。
在首尔看守所，我指示监狱官员收集信件，检查囚犯的来信。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21:0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还没有得到所有的葡萄糖液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警卫告诉我。
“这需要太长时间。”
病房官员回来了。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
[6:10]
葡萄糖溶液结束。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6:15]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怀疑我，并开了一个码头，确认葡萄糖瓶。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剩下多少？

“但是，医疗室将取代葡萄糖溶液。”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关闭了他对码头的访问。
负责病房的桑尚容说，即使他看到葡萄糖溶液结束了，他也没有进去，他对我很怀疑。
监狱警卫撒谎报道事实，所以在首尔拘留所发生的事情不会传到外面的世界。
[6:20]。
“宋相龙”病房警官告诉夜间在走廊工作的医务人员。
（在首尔看守所天气开始前二十分钟，夜间医疗警卫和医疗室清洁工在病房周围环顾病人，向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
“我得到了所有的葡萄糖。”
“拔出注射针！”
晚上，康永焕医务室的工作人员进入房间，试图拔出注射针。
我正在和医务室的官员康永焕说话。
“你刚才是不是说在不用拉药液注射针的情况下更换医疗室里的葡萄糖袋？
负责医疗事务的医务官员康永焕持怀疑态度，并对我说。
“葡萄糖溶液仍然存在。”
“更正确！”
“康永焕”医疗室狱警走出单独监禁。
[6:4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你有什么文件要寄？”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首尔看守所热衷于审查我的文件，当我不能检查我的信件。
葡萄糖液停止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在医疗室叫我。
[9:20]。
安全官朴智勇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朴智勇”保安人员的印象是，班上有三峰老师，刺绣班，瘦骨，wearing，戴着角质眼镜，对称的脸，圆的眉毛，大眼睛，清澈的眼睛，大嘴巴，球是薄的嘴唇。）
“今天，父母来看外人。”
“你会采访外面的人吗？
我正在和朴智勇的警官说话。
“因为葡萄糖，我不能得到外人。”
“朴智勇”保安人员告诉我。
“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所有的葡萄糖水平，你会采访外部人员吗？”
我正在和朴智勇的警官说话。
“我不能告诉你。”
马上打电话给我在医疗室。

我说葡萄糖结束后三个小时，我打电话到医疗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首席”医务部长拿起空的葡萄糖瓶，管理营养液。
葡萄糖汁在3小时前完成，注射针被堵塞，营养液不起作用。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一直告诉他去医疗室，现在我出去了。”
由于其他卫兵，医疗部门的负责人是免责的。
据推测，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接到了高级卫兵的指示，并无视医疗机构的电话。
当葡萄糖比葡萄糖更健康时，营养液被释放出来。
首尔看守所将门诊室的闭路电视记录下营养液的状况，并将其送交检察机关。
首尔看守所蓄意推迟更换未成年人，让他们在放置果汁之前采访父母。
首尔看守所不尊重囚犯的生活。
汉城拘留中心作为一种抵押品，通过信件，文件和外界访谈积极地收集信息。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营养液完成后，我会画一个液体注射针。”
“星期五我明天休息一下，星期六我会再打一针。”
上个星期五，医疗办公室强迫我在星期五健康，说星期六我不能喝酒。
首尔拘留中心有利于医疗机关根据情况进行治疗。
这时，医疗室里的李医生医生在远处喊了一声，对我说。
“依靠营养补充剂打破肾！”
“李秉仁医生医生建议再次血液透析，我感到恐慌。
Kwak Younghae的医务官员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10至70，血糖水平为84，体重为52kg。
到目前为止，“首席医疗”首席医师用水银血压计再次测量血压，并记录为正常。
当在自动血压计上测量血压时，Kwak Young Hae医务部门的卫兵再次用水银血压计测量并记录为正常。
医务室通常在检查后立即离开医疗室，并观察房间。
这一次，我不让它离开超过10分钟。
我打算告诉你看看医务处处长，然后寄给你。
“Wonjinja”的首席医官眨眼间，假装拿起电话。
我和医务官员金菊荣说话。
“我已经完成了，所以请把它寄回给我。”
金珠年医务中心的警卫不给我。
首尔看守所在我单独监禁的时候，需要时间寻找单独的监禁。
每次我在2015年的监禁时间离开我的房间时，2015年的“Woo-bae Lee”警卫负责病房进入房间，通过纸张和纸张。
（“李恩培”）2015年，病房护卫主管的描述如下：级别是刺绣级蒙古族，长芙蓉，上睑皱纹多，鼻子短，红色粗糙，嘴唇张开，大口，下眼睑，阴部舔，可笑的表情，容易激动和精明的个性，谎言太多，是来自Cholla。

有一个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当我在医疗室时，朴智勇的安全官员没有回到保安室。
朴智勇的保安人员在码头前站在我面前告诉我。
“孤零零的建设完成了。”
“再来一个牢房！”
其他囚犯因为“金进锡”囚犯对我有不好的感情而处于危险之中，所以进入另一个牢房是危险的。
我正在和朴智勇的警官说话。
“当你到另一个牢房时，被拘留的牢房就恨我。”
“朴智勇”保安人员告诉我。
“那么我正在做一个轻松的工作，你还好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走进房间！”
我独自一人去
维护和修理小组中的一名清洁人员用LED取代了浴室灯。
（在汉城的拘留中心，设施的被拘留者负责拘留。
从昨天晚上到晚上，我把在医疗办公室接受的治疗记录在一个文具上。
汉城看守所在中央电视台一个孤零零的地方看天花板。
当我在医疗室时，警官“朴智勇”扫描孤零零的房间，搜索我写的文件。
[12:00]。
首尔拘留所自十二月起改变了饮食习惯，每天都在发放海鲜蟹饼。
孤独的内部有一种野鸡的气味。
我有一个蟹过敏。
由于过敏症状，我呼吸不舒服。
从小时候起，当我吃螃蟹的时候，因为呼吸困难，支气管肿了，粘液出来多次去医院。
在家里，我总是以抗组胺药作为抗酸剂。
当我吃学校餐和军事食物时，我不喜欢螃蟹。
预先检查国道和气味。
但是，如果吃蟹酱味噌汤后呼吸困难，那么我在学校的食品和军用厨房里就不用蟹肉了。
由于药物中含有螃蟹成分，我总是在医院医学检查中告诉医生高血压和螃蟹过敏。
2015年，我在首尔看守所的首尔安阳医疗中心门诊接受了体格检查，当我进行CT扫描时，我注意到自己有过敏反应。
在2015年和2016年监禁首尔看守所时的个人信息调查中，对螃蟹过敏较少。
首尔拘留中心即使知道我有蟹过敏，也会故意喂蟹。
我没有抗组胺剂，所以我继续使用面膜。
[15:20]。
安全官朴智勇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有一个局外人。”
我正在和朴智勇的警官说话。
“因为营养液，我拒绝采访外人。”
朴智勇的安全人员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你不知道谁来了吗？
我正在和朴智勇的警官说话。
“父母没有来？
朴智勇的保安人员回来了。
[16:10]。
“朴智勇”安全官员给了我母亲给我的营养补充剂。
（后来，宋尚荣病房的官员并没有以其他囚犯的名义给我第二次补充营养补给品。）
[16:20]。
白袍中的医护人员Jung Young-ju打开码头进入房间。
“钟英菊”医疗室男护士不用说什么就回去控制流量调节器。
（后来医务室没有定期来手机来控制液体的输送速度。）
（相反，医疗办公室使用无绳电话确认向病房警卫输送液体的速度。）
（医务室指示我控制流体给药的速度，因为管理非常糟糕，所以我控制了流体流量调节器，所以给了我责任。）
我吸吮营养液，并插入针头睡觉。

2016年12月9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7:20]。
晚上主管的病房正在开张码头，告诉我关于闷棍的事。
“闷棍进来了。”
[15:0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我和我的父母有外人面谈。”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拒绝见外人，因为它吸收营养液。”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跟我说话。
“如果你除去了营养液，你会不会与你父母进行局外人面谈？”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拒绝采访，因为营养液。”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不停地提问，告诉我。
“你不想从一开始就跟你父母面谈外人吗？
“你不想和父母面谈外人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上次我采访一个局外人，由于这个闷棍，我被禁止看到局外人。
“我不会回答私人问题。”
我因为局外人而感到紧张。
最后一次，首尔拘留所给我留下了压力，因为即使我要和父母面谈，我也不允许我喝葡萄糖。
这一次，卫兵迫使我得到营养液，并与外人面谈我的父母，并强调我。
我可以用葡萄糖溶液去门诊室，但是如果我得到营养液，我想采访外人，我不能来。
打击时营养液是痛苦的，袋子比葡萄糖液体大，重。
监狱看守写道，他们不喜欢我，因为他们向我汇报了我的情况，并要求我说出拒绝的理由。
“宋尚荣”病区军官报告了一部无绳电话，然后回去。
[16:20]。
“Wonjinja”的医务人员负责人开了一次码头访问，进入房间。
医务处处长怀疑并告诉我。
“营养液太晚了。”
“你锁定了流体流量调节器，现在打开了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没有。”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星期六的明天不适合流体。”
“星期六一定要和你父母进行局外人面试！”
“星期天我得到2袋葡萄糖。”
“原始人”医务部门负责人离开了房间。
首尔看守所指示医疗机构不要在星期六补液，给我父母的门诊访问。
首尔看守所热衷于通过与外界面谈收集信息。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0:50]。

一个晚上有一个病房守卫的高级官员正在看着孤零零的房间告诉我。
“你不是吗？”
一位高级官员正在经过。
[7:40]。
营养液结束了。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晚上，在办公室工作的医务人员将流体清除。

医生告诉我。
“明天我会把葡萄糖溶液。”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自2016年11月12日以来，我一直无法说出任何话。
[9:00]。
在周末，病房的官员给了我两封母亲的来信。
首尔看守所收集我母亲所写的采访信件，但没有交给她，所以她在与父母面谈之前把这些信都交给了每个人，并呼吁我的感受。
汉城拘留中心试图进入谈话，使我与父母进行外部访谈。
我母亲使用采访员的信件通知我这件事。
汉城的拘留中心估计，我可以故意延长我的监禁期，通过信件收集信息。
[14:30]。
在周末，病房官员对我讲话。
“有一个局外人。”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拒绝与外人见面。”
[14:4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采访我？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拒绝采访，因为营养液。”
[17:10]。
晚上的守卫看着孤零零的房间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迷恋日记。
[6:40]。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在毒药来访之前来找我，告诉我。
“我早上得了葡萄糖。”
[七时5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周末值班人员在16号门打开码头访问等候我。
“阴影”不明身份的1队办公室卫兵走向我的开放队一办公室的方向。
（“底纹”）不明身份的1队官员的印象描述是，班级是按照刺绣，刺绣班，狭义，狭窄的鼻子，圆的鼻子，细的鼻子，小嘴的顺序，厚嘴唇，圆下巴，脸宽，胖乎乎的脸，身高约170cm，戴着喇叭眼镜）

“底纹”是未经证实的。一名队长将我带到医疗办公室。
“底纹”是未经证实的。一名队长把我带到医疗室告诉我。
“不能吃米饭？”
“或者你不吃东西？”
我对第一队的官员说“阴影”。
“我不知道。”
我进入医疗室。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医疗室里有很多妈妈打来的电话。”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官员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但没有告诉我这些数字。
基本的测试结果是51公斤的重量。
Kwak Young - Hae医务室的官员说，他没有在我的左臂插入一支闷棍针。
“我的胳膊注射不了太多。”
“我会在我的背上尝试。”
“Kwak Young Hae”医务室的警卫在我的左手上放了一根闷棍针，放了一袋葡萄糖溶液。
“底纹”已经打开1队长正在监视我的报告目的。
大约15分钟后我离开了房间。
在“阴影”走廊里，身份不明的1队官员带我去了孤零零地告诉我。
“你几岁？”
我对第一队的官员说“阴影”。
“我今年36岁。”
“底纹”是一名不明身份的1名队员守卫带我去房间。
[13:30]。
葡萄糖溶液结束。
我在对周末工作的病房看守讲话。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病毒看守前来看守护士，看到毒药袋告诉我。
“葡萄糖被吞咽得太快了。”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在医疗办公室，“桂林”医务室官员只取代葡萄糖瓶。
（“Jinnyeon”的医务人员卫兵的描述与TVN“SNL Korea 5”会议的1991年的人才Han Jae-seok的类似，在班级，刺绣班和联系时的两个高峰监禁在2015年。
医务处处长，首席医官怀疑并继续追问并告诉我。
“你为什么碰到流体流量调节器？”
“你为什么很快得到葡萄糖溶液？”

我跟医疗队有罪。
“我没有碰到流体流量调节器。”
“你是什么时候问医疗办公室的，是不是太慢了？”
医疗队的Jin-shin'缓慢控制输液速度。
包括“主要”医务人员负责人在内的所有医务人员都不寻找原因。
我需要定期检查和调整输液针下降的液体输液速度，液量减少，我体内的体液变化。

在综合医院，护士定期检查液体的输送速度并调整液体流量调节器。
首尔医疗看护中心不检查汁液的剂量率。
不管液体是早晚的，我一直怀疑我已经接触了液体流量调节器并将其传给我。
我跟医疗队有罪。
“不要接触流体流量调节器！”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16:00]。
我认为这是约1000韩元。
我填写购买申请并申请一瓶水。
（首尔看守所的水是630韩元。）
（首尔拘留中心每人只限一瓶。）
[16:50]。
周末工作的病房官员跟我说话。
“你喝葡萄糖液好吗？”
我告诉周末工作的病房守卫。
“是。”
[21:30]。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2:00]。
睡觉之后，医疗队的卫兵打开码头，我醒了。
“医疗队”的医疗中心警卫进入房间，调节葡萄糖液的给药速度。
首席医官告诉我。
“直到明天早上。”
“桂林”医疗室卫兵回去。

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下午的日记。
[6:40]。
医务人员处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喝葡萄糖液好吗？”

我跟医疗队有罪。
“是。”
首席医官告诉我。
“我们今天早上八点测量体重。”
我强调每天在医疗中心测量体重的重要性，重点是在首尔看守所的体重变化。
“桂林”医疗室的卫兵直奔后面。
[9:00]。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医疗室打电话给我。
金姬办公室的医务人员刚刚结束了夜班，忘记测量体重，刚刚离开。
[13时40分]。
“宋相荣”病房官员正在休假一周。
负责执勤的副区在整个演习期间都被误认为是演习。
当我离开的时候，病房的官员进入了孤独的房间，并开了一个码头，检查他的物品和信件。
当看到我葡萄糖正在吸吮时，病房的卫兵感到困惑。
“呃？”
“你在吗？”

病房守卫关闭码头访问。
[14:00]。
“朴胜晟”和“金六十”守卫将开放码头访问。
（朴承洙）监护人的印象是，班上有一个Mugunghwa，M形额头，窄腿，sa，，长长的眼睛，硬而厚的耳廓，大鼻孔，宽大的鼻子，大嘴巴和冷静的个性。）
“金06”接待室的卫兵告诉我。
（“金六十”）接待室卫士的印象如下：班上，绣三班三峰，中间额头，眼睛穿透，额头宽，额头宽，大眼睛，长而直的眉毛，脸，全罗拉 - 用方言。）
“我妈妈来看外面的人。”
“是不是因为闷棍，因为很难和父母面谈呢？”
我和'06'会议室的卫兵交谈。
“外人面试并不难。”
“上次我和流感的父母见过门诊。
但是，从下次起，汉城拘留中心因为受到感染而侵犯了监管权，因此停止了访问。 “
“我不能采访外地人，因为我正在按照首尔看守所的规定被卷走。”
“金06”会议室的警卫们不停地试图说话，告诉我。
“我并没有因收到这个闷棍而遇见外人。”
“你没有遇到外面的人因为困难。”
首尔看守所找借口向检察机关报案。
汉城的拘留中心非常复杂，因为无法与外部人员面谈，所以放弃了责任。
“朴承信”采访室的卫兵告诉我。

“你可以坐轮椅。”
我告诉会议室的守护者朴承信。
“我不会坐轮椅的。”
“请告诉你的母亲把钱。”
“朴承信”采访室的卫兵告诉我。
“多少钱？”
我告诉会议室的守护者朴承信。
“请给我三十万韩元把钱。”
监狱守卫朴胜晟用一把圆形笔在A4大小的纸张背面折回来。
2016年12月6日，接待室的监护人金东旭拒绝了马的转业。
但这一次，采访室的守护者朴承生并没有拒绝。
首尔看守所随意解释规定。
热衷于收集信息的首尔看守所，当我拒绝与父母见面时，我感到非常尴尬。
[14:10]。
“金06”卫兵在接待室打开他们的码头访问。
朴承信不是来看守的
“金六十”监护人通过称呼两位父母的名字对我说话。
“Kim OO”和“OO”出来采访。
狱卒“金六十号”听取了父母的真实姓名，其他囚犯则听取了真实姓名。
“金06”接待室的卫兵告诉我。
“我告诉医疗办公室要更快地调整液体以适应一袋葡萄糖。”
上次医疗办公室怀疑我已经控制了流体流量调节器，并且告诉我不要碰它。
这次突然告诉我调整流量调节器。
当医疗室结束时，我离开流体流量调节器，责任传递给我。
[14:15]。

码头访问前的副工作区卫兵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因为生病而不能采访外面的人。”
我告诉病房守卫。
“这是因为葡萄糖被吸收了。”
当病房出席码头访问时，他多次反复告诉我三次。
“什么？”
“我听不到你！”
“你生病了吗？”
我重复三次病房守卫。
“这是因为葡萄糖被吸收了。”

[16:15]。
公务员成员郑宇锡从第二个牢房进入对面的门卫室，并关闭了门卫的来访。
（“郑宇锡”公务员的印象描述是骨瘦如柴，班上同情，刺绣课中有两个，中间是木槿花，中间发达的额头，宽阔的眼睛，宽阔的额头，大眼睛，长而直的眉毛，三角形的脸，嘴巴的嘴。
（在首尔的看守所，“公务员室”被称为“公务员”。）
“郑宇硕”的官员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向我们讲了一些事情。
一位公务员官员郑佑锡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采访外人呢？”
我告诉公务员的官员。
“这是因为葡萄糖被吸收了。”
公务员事务处处长郑宇锡告诉我。
“如果你把葡萄糖放在轮椅上，你会去外面吗？”
我告诉公务员的官员。
“我不知道。”
公务员事务处处长郑宇锡告诉我。
“如果你现在服用葡萄糖溶液，你会去看外面的人吗？”
我告诉公务员的官员。
“我妈妈现在不走了吗？”
局外人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公务员事务处处长郑宇锡告诉我。
“去。”
“但是如果明天服用葡萄糖溶液，你会采访外部人员吗？
我告诉公务员的官员。
“我不知道。”
Jung Woo - suk的监狱官员对'Paek Jong - in'病房清洁工说话。
“轮椅在哪里？”
病房的清洁病房告诉监狱官员郑宇锡。
“我在16楼的一楼没有轮椅，你从别的地方把它拿来吗？”
Jung Woo - suk的监狱官员对'Paek Jong - in'病房清洁工说话。
“等一下！”
“我没有说我还没走。”
“郑宇锡”民权官员不愿驾驶轮椅。
警务人员郑宇锡曾试图说服我坐轮椅，让他以弱点看他父母的外面。
从一开始，“郑宇淑”民政事务所的官员就向我保证，我不会和父母面谈外人。
公务员事务办公室的官员郑宇锡告诉我。

“你有没有在2015年在门诊室的二楼见过我？

公务员官员郑宇锡记得他在二零一五年与我会面的事。
我告诉公务员的官员。
“那没有。”
Jung Woo - suk的监狱官员对'Paek Jong - in'病房清洁工说话。
“他喝水吗？”
“你吃米饭吗？”
病房的清洁病房告诉监狱官员郑宇锡。
“我从来没有见过。”
公务员官员吴禹锡结束码头访问并返回。
[16:20]。
代理“Kim 07”的守卫值班，并且会和我说话。
（“金七十七”）看守没有等级，没有分类，刺绣班有两个高峰，前额窄，眼睛窄，出来的眼睛，尖鼻子，尖尖鼻子，。）
“没有信？”
我向监狱长金07讲话。
“那没有。”
“Kim 07”区官员关闭码头参观并返回。
我是病房里唯一的一个囚犯，问我是否每天都有警卫发信。
我也把信交给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律师。
首尔看守所严格参与收集信息，并指示狱警彻底检查信件。
“病房07”的守卫跟我说话。
“水合适合另一种，所以快速调整汁液的速度！”
我不想谈这件事，所以我对“07”区的警卫也没有说什么。
[17:30]。
尽管这是星期一，不像往常那样，我从来没有在医疗室给我打过电话。
[17时35]。
码头访问前的副工作区卫兵告诉我。
“如果一切正常，就说吧！”
病房守卫经过。
“金义信”的医务人员把分数的使用率保持得太慢。
2016年12月11日的葡萄糖溶液还是对的。

2016年12月13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7:30]。
负责代表团的官员张君姬开通码头，报告无绳电话。
（张俊熙的“守护者”印象被列为教师，绣三班，额头宽，前额额，眼睛两处皱纹，鼻子高，眼眉间隙大，下巴，白色皮肤。 ）

“我没有葡萄糖。”
病房的官员张俊熙告诉我。
“葡萄糖水合物是对的，还有另一个，所以快速调整！”
“张俊和病房官员进入房间，控制流量调节器并对自己说话。
“我没有葡萄糖。”
“我应该向医务室报告吗？”

“张俊熙病房干部走出孤身服务。
[9:00]。
“杨顺权”暂停1队“金相勋”医疗办公室，穿着白色礼服，身着办公室卫士和一名男护士，开了一个码头。
（“Sanghoon Kim”医疗室男护士的印象比中年还年长，总是穿白色长袍，医护人员的2名男护士之一，他们被推定为有护士认证的工作人员，头发上带着一点海草，与囚犯以尖锐的语调说话，总是愤怒的表情。）
“正面权力”是未经证实的。一位队长告诉我。
（“正数”）第1队官员的第一印象是，等级是等级中的等级，刺绣等级，额头宽，前额眉尖，鼻翼大，凸起鼻子，厚厚的耳垂，方口，大嘴巴，肤色黝黑。）
“我和一线办公室的广告室参谋长会议，所以我会带轮椅。”
（在首尔看守所，“广告室”被称为“广告部门”）。
我在“积极的权利”上和第一队的官员交谈。
“我不需要轮椅。”
“我会走路的。”
“杨顺权”暂停了一名队员的职务，把我带到第一队的办公室，并通过打电话给我的母亲的真名告诉我。
“”金欧“似乎已经投诉了。”
“正面权威”是未经证实的。一位队长办公室人员问我这个和那个。
我在“积极的权利”上和第一队的官员交谈。
“我不会回答。”
我进入一个未经葡萄糖溶液确认的队伍的办公室。
卫兵指示我进入开放式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
在这个小房间里，“永勇人”广告室的公务员办公室的官员和“良顺权”第一办公室的官员到达并坐在椅子上，开会15分钟。
（“守护”广告室中的监禁人员的描述如下：班上是同情的，绣的两个，蒙古的两个，M形的额头，窄的尾巴，狮子的头，长的眼睛，硬而厚的羽片，嘴巴，肤色黝黑。）
“雍洋永”广告室的公务员办公室的官员和可疑一队“杨忠媛”办公室的官员一再质疑我。
“我的父母很担心。”
“因为你会带轮椅而显示你的脸！”
“你为什么不在外面采访你的父母呢？”
我会向“永仁”广告室公务员事务处处长和杨春光一号总监办公室主任发言。
“你不能强迫我坐轮椅把你带到外面的房间。”
“你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走路的轮椅。”
“我写了一封关于我上次拒绝接受采访的证言。
“维修服务”广告室的公务员办公室的官员指示前所未有的办公室的官员。

“”副主任公共事务部门负责人柳秉旭说，有一个笑话，但把它带来！ “
“维修”广告室的公务员部门官员已经完成了面试。
“永扬永”广告厅的公务员办公室的官员拿起葡萄糖袋，带我去了牢房。
“保留”广告室公务员办公室主任告诉我。
“想一想，因为它会给你一个轮椅！
在我进入第一队的办公室之后，其他的警卫立即进入牢房，经过牢房。
（在首尔看守所，“单元格检查”被称为“检查”）。
办公室里的干部们会乱七八糟的，比如把我的毯子和内裤套在我的裤裆上，还有我母

亲抱怨的抱怨。
警卫们彻底检查纸盒桌上的文具和书籍，留下一丝找到我写信的文件。
（首尔看守所的监狱牢房里有一张棕色的木制桌子，里面装着一个纸盒子的书桌，水果盒翻倒了）。
在首尔看守所，我把他当作一名被指控为间谍罪的囚犯。
首尔拘留中心热衷于与外界保持对话，并致函父母。
首尔看守所只是因为门诊的访问，指导医疗机构离开了这个婴儿。
今天，2016年12月13日，我没有像昨天那样在医疗室打电话给我。
[10:00]。
废水收集者向我展示了上个星期天申请的瓶装水由于缺乏平衡资金而被取消的情况。
（之后到2017年2月中旬，首尔拘留所将强制取消我的申请，而我独自一人被单独监禁。）
我有两个月的房间短缺。
[10:45]。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以代理人身分出任的「中和」病房，透过对讲机告诉我。
（“中和”病区官员的印象描述比“郑成桓”医疗室卫队高，但外表非常相似，我很满意2017年4月的新职位， 2017年4月，我对2017年4月的新职位感到非常满意。
“去医疗室！”
我在十六号门与病房区长交谈。
“由于缺乏资金，我无法购买瓶装水。”
“我能认出钱的平衡吗？
首席执行官沃德对我说。
“我会明白的。”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处处长对我很生气。
“我问你快速调整速度，但为什么不呢？
“只有你！”
医疗机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打电话。
首席医官指示我不要碰流体流量调节器。
我不会说话，因为我很难与医务人员的首长争论。

医务人员迟早会告诉我葡萄糖没有进入。
“拔下葡萄糖注射针并将其塞回！”
我正在把营养物质放在怀里。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孤独得到营养液！”
在首尔的看守所，当看到我躺在地板上时，监狱看守和门卫坐下来打扰我，而且没有礼貌和真诚。
医务室知道如何对待这些囚犯，但因为不负责任地工作，我告诉他们只是躺下来。
倾听任何试图骚扰我的人。
“首席”医学科长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
首席医官告诉我没有告诉我我的血压读数。
“这是正常的。”
“医务人员”医疗科科长亲自测量我的脉搏。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糖是58，体重是51.5公斤。
首尔看守所新的X14新医生与主讲医务人员交谈。

（'X14'）医生对新医疗室的描述是基于30多岁，长发，年轻女性的脸，白皙的皮肤，撕裂的眼睛，对称的脸，圆而直的眉毛，大眼睛，这是一个微弱的球，玩世不恭的表情。）
“他看起来很苍白。”
新的医疗室医生通过在他的眼睛下面转动他的手看血管，看他是否有贫血症。
新医生告诉我张开嘴，看着嘴里的舌头吃东西。
新的医疗室医生告诉“主要”医疗室经理。
“他不是太苍白吗？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低血糖会晕。”
“吃糖果！”
从医疗室回来。
总管病房告诉我，在管理室的前面。
（在首尔看守所，“管理室”被称为“主厅”）。
（各楼层的入口处设有管理室，管理15个单元。
（管理室有一个中央电视台和对讲机，一个人员工作。）
“只有这一次。”
“接下来，写一份报告！”
（在首尔看守所，“报告文本”被囚犯称为“报告报告”。）
当原来的钱进来，清洁工给我一个收据的付款，不给我。
（在首尔看守所，养老金的收据称为领取养老金。）
（A4纸尺寸分为三份，由清洁部门共享）
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木炭进来。

首席执行官沃德给了我一张小手纸。
在一张小纸上，只有“30.69万韩元”，所以我不知道收到钱的日期。
（经查后，“中庸”区官员写错306,090元）。
昨天我父母三十万韩元。
直到上个星期天，我还有6090美元的退休金，但首尔看守所取消了一瓶瓶装水。
[12:00]。
汤里有一个蟹肉金枪鱼午餐。
我有一个蟹过敏，所以很难有气味的过敏反应。
[14:05]。
“Munhakseongwon”投诉组的官员打开一个码头访问，告诉我。
（“Munhakseongjwang”）申诉处理班警卫的印象是，班级由弩，刺绣上的弩，额头上的三条皱纹，独特的底部皱纹，扁平的眉毛，小而细的眼睛，额头宽，一个满嘴的大嘴巴，一个胖乎乎的皮肤下巴，一个黑色的肤色。）
“你为什么不采访外人呢？”
“我不想告诉你营养液，所以不要采访外界？
“你可以在申诉处进行局外人面谈。”
“你不运动。”
“审判日期是什么时候？”
我很难说话。
我正在和庆尚道卫士谈话 -
“是。”
“我不知道审判日期。”
“Munhakseong - kwon”的投诉小组的官员告诉我。

“我下次再来。”
警官正在回去。
目前为止，汉城的拘留中心只有在警卫面前才与外部人员进行面谈。
一旦受到与父母交谈记录的伤害，警方和检察官就建议在投诉处接受采访。
这是首尔拘留所的虐待卫士。
[14:20]。
“中承龙”商务单位的首席官员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帽子，前排上了一名队员，开了一个码头。
('承胜龙'广告部）广告部主任的印象是，班上有两个同情，一个刺绣班，一个比较瘦弱的身体，比正常人少，从全罗南道的脸上，年轻的面孔，面部皮肤薄，圆润的发型，双眼皮的圆眼睛，像邻里青年一样的真诚的气氛，与2015年主管病房的李恩培病房类似，轻松愉快的轻声，全罗南道方言，可疑人格，是一个因自然而感觉不好的人。）
（2015年，在安养堂医院入住单人房间的时候，负责服装的“郑承'”制服的官员晚上上班。
（广告部门负责人“胜承first”首先问我是否可以打开电视，并要求他关掉声音。）
（当时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先生好奇地看了我的书。）
（广告部门负责人“胜承龙”调查了互联网上的失业问题和女性厌恶情况。）
（广告部门的负责人“胜负”，跟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卫谈了一下，然后一起看了看。）
（“现在，失业问题和女性厌恶似乎是严重的。”）

（“你也爱读互联网！”）
（后来我会跪在“钟承烈”的院长身上，
负责广告部门的负责人钟承烈对我这个用营养液躺在地板上的人大声说话。
“当广告室的负责人来的时候，礼貌地坐下来！”
我坐下。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你不知道吗？”
“我把你放在房间里。”
“谢谢！”
孤独是常识的治疗方法。
“Seung Seul Lee”广告室的负责人感激地把它放在房间里，是个疯子。
首尔拘留中心的凶手因为可以杀死其他囚犯而被拘留在孤零零的地方。
有几名囚犯被单独禁闭处罚，有几名囚犯说他们一天之中很难把他们赶出去。
几乎所有囚犯都拒绝单独监禁。
2015年入狱时，2015年主管病房的李恩培（Eun-bae Lee）讽刺地告诉我，他带我去他的房间。
“你能恳求我一天拿出来吗？”
广告部负责人“钟承佑”。
“不要担心很多人，而是让你和你的父母进行户外访谈！”
（后来，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音译）对我来说是汉城最受恐吓和威胁的。）
（广告部门的负责人“郑承烈”是一个写人类流氓的恶魔）。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在家写信吗？”
我告诉“承烈”广告的广告部门负责人。
“我不写。”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回去了。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对我的信很不耐烦，热衷于收集信息。
其他囚犯拒绝采访外来人员，监狱看守也不派遣。
但是迫使我采访外人。
（我从来没有在首尔拘留所看到一个囚犯，即使他们拒绝与外人见面也嗤之以鼻。
（首尔看守所对我有不同的看法。）
[15:20]。
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钟浩”的守卫。
“这是一个局外人的采访。”
“我也会来到广告部门的负责人！”
我向主区病房讲话。

“我拒绝与外人见面。”
首席执行官沃德对我说。
“为什么不？”
我向主区病房讲清楚了。
“没有理由。”
首席执行官沃德对我说。
“我只是不想见外人。”
“锺何”病房官员回来了。
[15:30]。
杨顺权是开放的。一名队长办公室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但我必须采访外人。”
我要强行带我。
我在“积极的权利”上和第一队的官员交谈。
“我不。”
“如果我拒绝见外人，为什么其他囚犯不打扰我呢？”
“正面权力”是未经证实的。一位队长告诉我。
“然后写你的文章！”
“正面权力”是未经证实的。一位队长给我一张样式纸。
我会写一封肯定的信作为“正面书”的第一个办公室的官员，
“杨顺权”未解决的1名队长要求我告诉我。
“最后，”我下次不会采访你！ “
我在“积极的权利”上和第一队的官员交谈。
“我不会添加它。”
“这是需要考虑的事情。”
“正面权力”是未经证实的。一位队长告诉我。
“涂鸦上的指纹！”
“我的母亲正在进入投诉室，让她的儿子跑起来。”
“正面权力”是未经证实的。一位队长告诉我。
“那是我妈妈的问题，你为什么打扰我？
杨顺权仍然开放。
为了我的缘故，我的母亲在监狱前坐牢。
卫兵认为我是智障，对我更加痛心。
[15:40]。
主任郑浩将于2016年12月7日和9日给我一张法院发出的A4纸的白皮书。
每一张是两张。

2015年，首尔看守所法庭出具的文件将在一至两天内发出。
但这一次，在首尔看守所推迟了。
汉城拘留中心将在四至五天后提供法庭文件，包括最后一次通知拘留期限。
[17:10]。
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钟浩”的守卫。
“你有信吗？”
行政区病房不要求其他囚犯的信。
警方和检察官非常重视在首尔看守所取得我的信。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申请在首尔看守所的社会福利办公室购买邮票。
（这个社会福利办公室在首尔看守所被称为“社会福利办公室”。）
尽管我知道没有邮票，但首尔看守所要我每天给我写信两三次。
[21:30]。
我的左臂营养液严重肿胀。
我认为如果我得到营养液，它会膨胀起来，我猜它会在晚些时候肿胀。
[22:00]。
我的左手和左臂比腿肚子重，不能动。
已经放上营养液的医务人员主管猜测，他的手臂已经通过将针头插入淋巴而不是血管而肿了。
（后来，不像葡萄糖溶液，营养液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不断注入营养液。）
我和对方夜间工作的病房卫士交谈。
“左腿和左臂不像腿胫一样硬。”
病房警卫告诉我。
“所以呢？”
下级卫士的行为是机械的，而不是仅仅按照上级的指示来避免责任。
有时囚犯会做他们告诉他们做的事情。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想我应该去医务室报到。”
病房官员怀疑并对我说话。
“我会先检查并报告给医疗机构。”
病房警卫打开码头访问，告诉我。
“试着比较右手臂！”
我拿着病人的监狱制服，向我展示双臂。
病房守卫我的手臂，告诉我。
“天气很热。”
病房主任用无绳电话联系医疗机构并告诉我。
“十分钟后”

病区官员关闭码头访问并返回。
[22:10]。
晚上在医疗室工作的医务官员金金秀打开码头告诉我。
“我倒了太多。”
“你为什么不说呢？”
“这是你的责任！”
医生“圣金洙”来到我这里说是我倒了，而且我责备他不让我戳他的手臂。
“宋金洙”医生从我的胳膊里抽出树针告诉我。
“这很贵，但不对。”

“好血止血！”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卫兵大约三分之二的剩余营养剂小袋。
现在我的左手变成了蟾蜍形状。
我的左手没有膨胀到我右手的两倍。
我的左胳膊不会比腿小腿肿得更厉害。

2016年12月14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7:15]。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负责人告诉我，我的双手和手臂都很紧张。
“这是你的责任，不要提早说话。”
“如果你呕吐，你只会受苦。”
“肿胀是一个星期。”
“医务人员”医疗科长递给我错误注射针的责任。
“医务人员”医务主管不是处于精神状态的人。
首席医官不断问我上次提出的问题。
“你父母有外人吗？”
“为什么不？”
“不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你打算什么时候吃？”
我一再回答我最后一次对首席医官的回答。
“昨天我父母来看外人。”
“我被诊断为压力性厌食症。”
“没有目的，也没有计划。”
由于高级警卫的指示，“医务人员”医疗部门负责人不必要地收集有关我的信息。

首席医官把一袋葡萄糖放在我的右臂，告诉我。
“躺在孤独的房间里把汁液弄好！”
“还有一袋葡萄糖。”
“所有的葡萄糖溶液都被击中之后。”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11至73，脉搏率为84，血糖水平为78，体重为50公斤。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12:50]。
“Paek Jong - 在”病房清洁部门在毒药来访前告诉我。
“不要因为不想看见而躺下！”
我和“Paek Jong - in”病房里的人说话。
“我告诉他，当我在医疗室放走葡萄糖的时候，让他躺在床上。”
我总是给管家写敬语，因为管家会伤害我的。
由于媒体的恶意报道，狱警和被拘留者对我的待遇更为专一。
[14:00]。
警官朴相焕对我进行了一次毒药访问，告诉我。
（“朴世勋”公务员“公务员班”印象如下：职位为刺绣班的男女之一，皮瘦，倒三角形的面孔，薄白的皮肤，对称的圆脸直的眉毛，大眼睛，一个没有肥的球，和一个上升的嘴。）
“你想采访吗？”

我跟警官朴世焕说话。
“没有。”
警官Park Sehwan告诉我。
“我应该开个会。”
“让我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再来！”
监狱官员朴相桓说完之后，病房的守卫就在他访问之前。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告诉我快速调整医疗室的葡萄糖率，不是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知道。”
病区官员关闭码头访问并返回。
[14:05]。
朴世焕的议员再次开启码头访问。
“Pak Sawhwan”的警官呼吁我与外界沟通。
警官朴相焕告诉我他在学校里犯的罪，在汉江桥上企图自杀，一个三十岁的小孩抚养他，
“朴世焕”公务员的警卫告诉我他即将自杀的故事，他鼓励我自杀。
我跟警官朴世焕说话。
“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自杀的人吗？

“为什么我不得不在首尔拘留所进行局外人面谈，因为我没有权利像其他囚犯一样拒绝面谈呢？
“如果外人想伤害我，你有没有权利拒绝我接受采访？
“为什么我每次采访他们都必须见见警卫呢？”
“有什么打算与我的父母，谁是投诉人，为什么我困扰我解决？
“我昨天采访了一位警察，写了一封忏悔书，今天我开会。
写日常宣誓书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不得不到公务员室去讨论，我会提出申诉。
“
警官Park Sehwan告诉我。
“我比你大，我是你的兄弟。”
“我也有食管炎，我跌了10公斤。”
“你我看起来性格相似。”
“我会杀了你。”
朴世焕的警官独自提出一个奇怪的说法，自言自语。
警务人员朴相焕关闭码头访问并返回。
Park Sehwan警官脑子里有一个问题。
在首尔看守所，我没有理由听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应该交给经常来到首尔看守所的“Hamoung”精神病医院的主任，应该由专家协助。
[16:20]。
“Kangun-o”安全办公室的安保人员从警卫的三名人员中选出一名，
（安全事务处的“江原道”保安室负责人对第二监狱以后见过的文士，大使馆，四匹马，二十六岁以后见过的第二高的级别印象深刻，可能是一张红脸由于酗酒，小眼睛，薄唇，没有骄傲的排名。）
特殊情况下，我在下午5点之前进行了无意的检查。
“Kangun - o”安全办公室的安保办公室的官员打开了一个码头，并以权威的方式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吃米饭？”
到目前为止，有人告诉我，我有一百次以上的压力厌食症测试，但是看守一直在问。
我只是不喜欢谈话被延长。
“我不知道。”
“Kangun - o”的安全部门的官员跟我说话。
“如果你停下来躺下，你会怎么做？”
“年轻人吃米饭！”
“脱下你的面具！”
“你为什么要出汗？”
我正在和“Gang佬族”安全办公室的安全办公室负责人谈话。
“我得到了错误的营养液。”
“Kangun - o”保安室的安保部门的官员看着我右耳塞上的耳塞，突然发出愤怒的叫声，告诉我。
“你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听耳塞吗？”
我正在和“Gang佬族”安全办公室的安全办公室负责人谈话。

“我忘了把正确的耳塞。”
“但是除了耳塞之外，左耳塞了。”
“Kangun-o”安全办公室的安保办公室官员关闭了码头并返回。
“Gangun-o”保安室的保安人员在外面守卫我。
“Kangun - o”安全办公室的安全部门官员是非常权威的，强行表现，仿佛他是囚犯的直接监督者，对我不公平。
在2015年，首尔看守所把我当作精神病患者，对他进行勒索和恐吓。
[18:40]。
在晚上，病房官员报告他在访问手机前留下的葡萄糖量。
葡萄糖溶液结束。
[19:30]。
“Kwak Younghae”医官的医官打开码头，进入孤零零的地方。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们换个葡萄糖袋吧！”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告诉我树汁针。
“流体注射针堵塞，流体注射针必须重新插入。”
“我现在能得到葡萄糖溶液吗？”
“或者明天早上你会捉住我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现在我必须睡觉，所以我会在早上。”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明天早上什么时候来？”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务官员给了我一个选择，并试图抓住我的意图。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会随时给你打电话。”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明天早上给你打电话。”
医务室负责人Kwak Young-Hae拉出葡萄糖注射针，离开了房间。
我不适合葡萄糖溶液，我不需要将针头放入液体中。
由于本人拒绝与父母见面，所以处理方法与2015年不同。
由于信息收集的中断，首尔看守所为我提供了方便。

首尔看守所预先准备与投诉小组和投诉人办公室进行面谈，因为家长会来采访。
首尔拘留中心迫使我说服我和父母面谈外人。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下午的日记。

[6:50]。
病房副厅长吴昌进和医务官员郭永海负责码头访问。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务人员带我去医院。
[6:55]。
“原来的人”的医疗部门的负责人来工作，进入医疗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锁住了流量调节器，流体注射针堵塞了！”
“如果你卡住了，你只能忍受。”
这一次，一袋葡萄糖需要8到9小时，正常结束。
葡萄糖溶液正常完成，所以“参谋长”医务部门负责人怀疑我已经锁定了液体流量控制器。
首席医官递给我再次插入针的责任。
起初，“元珍珠”的医务人员长官态度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性。
“元珍贾”医务部长在2015年入狱时，开始把我当成“赵素贤”医务部门的负责人这样的恶毒囚犯。
听到医务人员“医生”的话，“郭海洋”医务人员对“执业医师”的医务主任讲话。
“医疗室里的注射针似乎堵塞了，因为它的直径很小。”
“如果一次插入注射针，就要花三天时间，大直径的针在哪里？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向“Kukwon Younghae”的医务室负责人讲话。
“我会在那里的某个地方。”
“参谋长”的医疗部门负责人说，这是一个连接到只有卫兵去的医疗室后门的仓库。
医疗办公室已经知道使用小注射器针头堵塞了树汁针。
（后来，医疗部门问我是否要用大针头取液，而且我正在请一根大针头来取液。）
（在医疗室内，用2～3倍大的针放置液体。）
（缺少一个大的注射器针头只是使用一个小的注射器针头。
（每次注射针反复堵塞并重复插入）
“校长”医务部门负责人指责我，并告诉我。
“你不吃米饭，很多人受苦。”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用小针头将树汁放进去。
Kwak Younghae医务室主任把葡萄糖溶液放在我的右手上，先突出血糖，然后测量血糖。
医院的医务主任Kwak Young - Hae向“校长”的医务人员经理显示血糖仪的价值。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感到困惑，并告诉“Kwun Younghae”的医疗室主任的卫兵。
“迅速加速葡萄糖溶液！”
“医务人员”医务科长总是慢慢地调整输液速度。
通常，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如果液体速度很快，心脏就会发疯。”
在这种情况下，“发端人”的医务人员对血糖水平感到困惑，加速了对sap的管理。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什么是血糖水平？”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官员在看血糖仪时跟我说话。
“血糖是正常的。”
“我的血糖接近60。
我不说我的确切的血糖水平。
血糖水平大概在100左右，但是“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对我说谎。
基本的测试结果是51公斤的重量。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指导“Kwakounghae”的医疗室主任的卫兵。
“不要让流量调节器用绷带固定！”
即使流体被正确终止，医疗办公室也坚持要求我调整流体的输送速度并承担医疗责任。
医务室的负责人郭永海用绷带固定流体流量调节器，以便控制流体的流量。
[12:00]。
进入乡下吃螃蟹舌头的气味进入孤零零的地方，闻起来很不好。
我有一个螃蟹过敏，我去高处。
[17:00]。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21:30]。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1:00]。
在与葡萄糖溶液睡觉时，房间干燥，并从左鼻孔注入大量的鼻子。
当左臂疼痛的时候会胀起来。
[7:10]。
医务处处长在码头访问之前来到了我的位置，非常笨拙地告诉我。
“你想去医疗室吗？”
我恐吓我的意图，把他们带到医疗办公室。
到目前为止，医护人员用指示语向我说话。
从2016年12月中旬开始，医护人员开始询问他们打算去医疗室。
医疗办公室记录我的选择作为回避的依据和借口不遵守不正常的医疗行为。
如果发生医疗事故，我打算通过延误或拒绝治疗将事故责任转交给我。
医务队长和首席医官跟我说话。
“你什么时候得到所有的葡萄糖溶液？”
我和医务长和首席医官谈过。

“我不知道。”
“元气吉”的医疗部门负责人，
“你不配合吗？
“你想坚持注射针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首席医官威胁我，告诉我。
“如果你不合作，我会把它放在医疗室的床上。”
医务处处长对我说，生气了。

“我每天早上都因为你而累！”
“首席”医务科长恼火，准备一个葡萄糖瓶。
“参谋长”医疗部门负责人问很多问题来收集信息。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吃米饭？”
“什么是投诉？”
我不再回答，但我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
首席医官不再问我问题。
（以后每当我到医疗机构就诊时，对于“主要”医务主任的问题，我都没有权利保持沉默。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注射针堵塞了。”
“发起人”的医务人员将葡萄糖袋中的少量液体放入一次性注射器中，并将其注射到流体连接器的末端。
注射针不穿刺时，“原诊室”的医务人员更换流体连接管。
“发起人”的医务人员在不重新插入注射针的情况下管理一袋葡萄糖溶液。
“桂林”医疗室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桂林”医疗室卫士用水银血压计代替自动血压计。
我不告诉你这些数字。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压110至90，脉搏78，血糖62，体重52公斤。
医学部门主任说：“重52公斤时我讽刺。
“你增加了体重吗？”
医务部长指示首席医官。
“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绷带上，这样他就不能碰它！”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将在晚上12点左右检查一下。”
咨询结束后，“金亨苏”医务室官员进入医疗室。
（“金亨索”医疗室监狱官员的印象描述如下：班上，刺绣的栖息地1，体型大，皮肤白，额头宽，额头前额皱纹宽，前额皱纹弯曲，平坦的脸，两端之间有较大的缝隙下颚和下巴，一个倒三角形和正方形组合的脸，以及一张笑脸。）

医疗室的官员Kim Hyung-soo带我去了房间。
我走出了医疗室，医生金亨洙跟我说话。
“你没有采访外人吗？
“我妈妈叫我很多。”
“在房间里照顾好自己。”
金亨秀医生从医疗中心入口处返回。
从今天上午开始，“金亨秀”医疗中心的警卫说，他们不能一天休息，要看守卫兵。
公务员办公室不断地交换警卫，以便与正在接受伤员的我父母进行外部磋商。
我受到警卫更多的折磨，拒绝接受采访。
[14:30]。
突然从左鼻孔流鼻血。
这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里不能关闭的结构，可以在房间外面关闭。
冬天寒冷干燥，因为即使寒风进入孤独的饮食区也不能关闭。
[16:10]。
来到这个孤独地方的医疗部门负责人不会来。
其中一名警卫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我有一个辅导员面试。”
官员看到葡萄糖液，对我说，
“我需要从医疗室拿到葡萄糖，然后去面试！”
我告诉警卫。
“我告诉医院不要再给我一瓶葡萄糖。”
毕竟，狱警要求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军官。
“宋尚润病房”负责人告诉狱警。
“我必须得到2袋葡萄糖，所以我还不能拉它。”
那名军官带我去了参赞室的血糖。
顾问在候车室等候。
[16:30]。
从下午4点半到下午5点，大约30分钟，我在葡萄糖中间遇到了几位律师和“月亮男”的律师。
（第二律师印象中的“门边曼”是黑发，慕斯，梳着厚实的梳子，右边是发型，圆形薄黑角眼镜，小眼睛，黑色羊毛西装，深蓝格子衬衫， notai是一种新的黑色皮包，不含任何纸张，而是带有一个绿色人造皮革的旧衣柜，类似于一本薄薄的B5纸本，Pen，高调的声音，一点点年龄的疲倦表情， -废话）。
（“一名男子”第二律师皮包没有长柄，灰色金属拉链，二级口袋。）
（“孟一男”二顺律师一见到他的眼睛就避免注视2到3秒钟。）
（首尔大学的律师“月球Moon满”2）避免了高智商的会议，隐藏了像调查员那样倾听我的话语的态度和态度，而不是说话。
（“一名二爷二律律师”不太了解法律，对我的问题保持模糊的态度。）
（“可能或不可以”）
（我不是很自信地说“Seonbyemanman”和“Yimmin”之间的区别。

（“旁边的男人”是在检查办公室工作的员工。）
（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
（“Moonbyemanman'不是从法官的律师，而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律师。”）
（“如果是法官的律师，
律师指导官员。
首尔看守所也将于2015年在访问律师金永民时在6号房间。
与门诊室不同，律师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没有闭路电视，而是用玻璃幕墙监视大厅的闭路电视。
与6号房间的其他律师办公室不同，办公桌上有台式电脑。
桌面计算机已打开，显示器屏幕上出现错误警告窗口。
假设您关闭计算机而不关闭它，则可以假设您想要与律师进行面试。
上次我和父母问外部顾问，告诉我的父母。
“由于案件的性质，请选择律师作为年轻的电脑专家。”
“Mun-byeongman”与我的要求相反。
没有律师辩护，所以父母选择了律师“月亮男”。
'Mun-byemanman'第二个律师打开圣经笔记本，只写几个字母，备忘录写在A4大小的纸张的背面。
在律师到2015年的时候，律师“Yimmin Kim”在黑案区笔记本上做了详细的记录。
当我在文具上写字时，“月亮男”的第二位律师仔细看了我写的东西。
作为第一个问题，我和“月亮人”的律师谈过。
“它要多少钱？”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问问你的父母！”
“月亮甘”第二位律师没有告诉我律师的费用。
（后来我母亲说'金永民'是辩护律师100万韩元，'月亮曼'律师是1000万韩元。）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man问，自从第一次会议以来，作为“金永民”的第一位律师，我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月亮人'2注意注意我的位置。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有没有改变立场？”
“再一次，你会否认你的罪？
“Mun-byeongman”是律师问我的第一件事。
“Moonbyemanman”第二个律师不自觉地用“老婆”这个词代替“无罪”，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相信有罪，怀疑自己的清白。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表达的时候，请纠正”无辜索赔“而不是”妻子“。
第二律师“Mun-byeongman”试图通过对话寻找进一步的指控。
“月亮人”是第二律师，“金永敏”是第一位律师。
'Byeongbyeongman'第2律师带空袋子，在桌子上作为驾驶范围使用A4纸尺寸的白纸的一张纸和笔记本。

当我环顾四周时，其他来到律师办公室的律师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堆书。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你看过档案了吗？”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我没看过。”
“我没有看到档案。”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我迄今只读了一份判决书。 “
“我会阅读并复制它。”
我和第二位律师旁月文谈论这件事。
在对话中，“Myeongbyemanman”2律师注意到下载，捕获，复制和粘贴没有区分下载的区别。
我向第二位律师的律师“月亮男”指出。
“我必须另外写条款。”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我不知道电脑。”
“我会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行调查。”
“你不知道会问工作人员。”
律师承认，他对电脑一无所知。
“月亮人”还没有准备好进行防御。
在2015年被拘留的时候，我听到了牢房里很多囚犯的谈话。
浦项制铁董事金泰勋在2015年被拘留时相遇，
“即使我解释，律师也不了解案件。”
“当我尝试时，我甚至给我的手机发短信。”
“这些律师是从1到2亿雇用的。”
看到这样的律师我也不惊讶。
其他被拘留者经常这样说。
“法官也可以在审判的早期就进入法庭，而不必阅读卷宗。
“法官不能理解一个难以理解的专业案例，特别是在审判结束之前。”

“当宣判时，法官会按照检察官的意见作出决定。”
“如果你能简化案件，让任何人都容易理解和提供简单的证据，你将被无罪释放。”
“相反，如果你以一个复杂的方式来描述事件，那么你就被定罪了。”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郑和军一级检察官上诉威胁。”
威胁恐吓的外交理由更为严重。“
“司法审查是必要的审判。”
第二个律师甚至不考虑证据能力。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man对我进行了深入的讲话。
“IP问题是关键，你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有线线路？”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用最新的无线路由器上下屋子，有线和无线都完成了。”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我会申请保释，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
“这是今年年底，所以审判将被推迟，我将从2017年1月中旬开始二审。”
“我预计将来会接受两三次试验。”
“但是，如果有变化，增加新的证据，你会接受审判三四次。”
我认为审判庭将达到3至4人，因为“Moonbyemanman”的律师也是律师，例如与警方和检察官同类的律师“Yimmin Kim”的律师。
在首尔看守所的大多数被拘留者的经历被认为只是一次审判，就是将缓刑的判决书送上诉法庭的第一句话。
“Seonbyemanman”2Sim希望在发布珠宝时增加新的证据。
腐败的律师在案件中干涉太多。
在恶意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包围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永远无法获胜的审判。
（后来，当很多上诉进行的时候，我的母亲告诉我）
（“金正日法官怀疑这个案子，所以审判时间越来越长。”）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四刑事庭第422号法庭，中年人，中年人的年龄，头发中含有大量的紫菜头发给金正恩二级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马吉人，长脸，白脸，短舌，他不停地跟麦克风说话的样子。
（“金正日”的第二任法官是一个疯狂的法官，他把我当热狗，就像一个无视形式的调查员一样，试图调查我。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如果我需要，我会再来的。”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我不能把药液拔出来，因为我必须继续保持液体。”
“因为闷棍，有很多限制，所以每次出来时都会变得强壮。”
“我不经常来，因为我有力量。
“我希望你在面试前30分钟回来，谈谈30分钟。”
“我想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看到你的忠告。”
我和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man握手。
当律师面试结束时，血液流回流体连接器，我的耻辱是灾难性的。
在拘留审判期间，拘留期限每月更新一次。
最后一次“金正民”，作为第一位律师通知，可能只拘留6个月。
从逮捕状况来看，预计上诉审判将于2016年12月10日以后，更新拘留期限之日，2017年6月10日之前结束。
如果我以保释方式进行审讯，上诉一直持续到2017年6月10日之后，已经一年多了。

第一审判庭首席大法官以自己的名义多次发表了限制续展书，即使在一审之后，第二审判分庭也决定了。
博士的首席大法官让“拒绝了第二次保释申请，并尽可能延长拘留期限。
警方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释放珠宝长时间的强化或后续行动。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可用。
因此，估计第二次保释申请会被拒绝，因为二审没有理由放开加固调查的宝石。
如果控方愿意推迟第二个判决，直到提交新的证据，陪审团将被授予六个月的拘留审判可能。
我估计我会在最高拘留审判的六个月内解除保释申请。
（其后，实际上，法官在六个月内就驳回了保释申请。）
（在六个月的拘留之前，我将在五月底之前得到保释。）
[17:00]。
律师面试后，律师的警卫将检查他们的财物。
病人的监狱服装底部没有袋子，胸部顶部只有一个口袋。
我折叠和存储5至6文具，我用作圆珠笔和便条纸在我的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封带日记的信件和一封带有购买订单号码的信件。
律师指导从文具中看守走廊中央电视台的律师的警卫，寻找笔记，并仔细阅读。
总检察长的警卫通常不会审查其他囚犯的笔记，但只有我。
首尔拘留所以非法的方式记录和收集我的律师访谈。
“Seonbyemanman”案件律师的事先同意和协调是不可能的。
我在等候室等待另外一个小时，在寒冷中颤抖。
[18:00]。
回到孤独。
谁在晚上工作的官员噢鸭 - 病房，开了一个码头访问。
（“杜克焕”病区官员的印象是班上有两个高峰，刺绣班，中间发达的额头，穿透的眼睛，宽阔的额头，宽阔的额头，大眼睛，长而直的眉毛，它牢牢地在嘴里。）
我脱下橡胶鞋。
首先，我在首尔看守所给我的260毫米大小的橡胶鞋起先松了一口气。
现在橡胶鞋紧紧贴在我的脚上。
与2015年一样，维生素B缺乏会导致心绞痛症状。
[19:00]。
当我看到左臂血管时，我的血管破裂，在注射部位附近受伤。
[21:00]。
今晚很冷。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17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6:45]。
晚上工作的病房官员胡常进开了一个葡萄糖瓶的毒药之旅。
“王常进的病房人员用无绳电话报告。
“葡萄糖约占四分之一的汁液。”

[8:10]。
“黄仁和”医疗卫队和“王长进”病房守卫开启了码头访视。
“黄仁豪”医护人员走进房间，交换1袋葡萄糖。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注射针堵塞了。”
一位医务人员黄仁浩试图去除流体流量调节器上的绷带，并刺穿汁液针头。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不知道它被封锁吗？
“我必须进入医疗室，再次放针。”
[8:20]。
去医疗办公室。
因为是星期六，只有医务官黄仁浩的医务人员，金相勋医务室男护士，
医务人员黄仁和打电话给医疗部门负责人。
“液体被堵塞了。”
“我有多少密码才能解锁柜子？”
“你说密码是1367吗？
“黄仁和医生打开柜子，为汁液打了一针。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躺在医疗床上！”
“黄仁浩”医护人员没有用汁液注射器针头将针杆插入右臂上方的血管。
这样，“黄仁和”医护人员就把右胳膊针插入右臂上方的3根血管，再次拔出。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这是因为静脉是隐藏的。”
“我会在左臂插入一根闷棍针。”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左臂上次营养液溶胀了。”
“请把你的左臂留在你的右臂，所以你应该离开它，直到肿胀消失。
但是黄仁和的医官忽略了我的话，并没有试图在我的左臂插入第四根静脉穿刺针。
医务人员黄仁镐感到尴尬，承担责任告诉我。
“你不吃米饭，皮肤会变得疲倦，注射针头不能进入。”
我躺在医疗床上，看着“黄仁浩”医生穿刺针。
医疗室的“Sanghoon Kim”男护士生气地看着我。
“低下头！
“那么注射针入水！
“金相勋”医疗室男护士正在谈论荒唐的废话。

“黄仁浩医生再次在我的左肘附近放了五针。
我连续35分钟被塞在闷棍针中。
“黄仁浩医生”被固定为绷带，因此不能调节输液速率。
[9:00]。
医生律师黄仁浩把我单独监禁。
一位医官黄仁镐来看我，告诉我。
“如果血液被回流阻断或葡萄糖保持四分之一左右，就报告给五常金病房的卫兵！
“黄仁和”医疗卫士又回来了。
2016年12月17日，医务人员黄仁镐五次放置了注射针头。
由于没有医疗经验的医疗室卫士，我被折磨被困在注射液针中。
[17:00]。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在周末，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看着葡萄糖瓶。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将在晚上接管医院去医院，然后离开。”
[21:00]。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18日，星期日迷恋日记。
[6:4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汁液中剩下多少葡萄糖？”
“你不想取代它吗？
葡萄糖溶液大约是一半。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13:00]。
到目前为止，葡萄糖约占汁液的一半。
一位医务人员黄仁镐太晚地控制了液体的输送速度。
一袋汁液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16:40]。
“黄仁和”医护人员进来跟我说话。
“我还有周六早上离开的葡萄糖溶液吗？”
一位医务人员黄仁和抓起一个裹在流体流量调节器中的绷带，调整输液速度。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说得对！
“黄仁和”医疗卫士又回来了。
[19:0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汁液中剩下多少葡萄糖？”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们有一半左右。”
病房警卫告诉我。
“当你进来的时候，告诉我！
医生Hwang In-ho立即进入房间，调整流体流量控制器上的绷带。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会尽快打开流量调节器。”
“再多一袋葡萄糖应该适合。”
“告诉我一切都是对的！”
“黄仁浩”医务人员被固定为绷带，以便流量调节器的速率可以再次调整。
“黄仁豪”医生走出单独监禁。
医务官员黄仁浩询问“元吉”医务部门的医务科长，知道他/她每天要吃两袋葡萄糖。
[20:5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剩下了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22:10]。
夜间工作的病房警员邬常金告诉我。
“你有没有得到所有的葡萄糖溶液？”

我跟woochang jin守卫。
“是。”
胡昌金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会联系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黄仁和立刻拿起一袋葡萄糖进入一间私人房间。
“黄仁豪”医疗卫士更换葡萄糖袋。
“黄仁和”医务人员用流体流量控制器调整流体给药的速率。
“黄仁浩医生”被固定为绷带，因此不能调节输液速率。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晚安！”

“黄仁豪”医生走出单独监禁。
这次由于缺乏医学知识的医务官员黄仁浩需要40个小时才能得到1瓶葡萄糖。
首尔看守所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太穷，对囚犯负责。
（后来，首席医官指示我使用汁液流量调节器，以方便他们控制输液速度。）
（但是医疗部门拒绝了，因为我被指责了，并且给了我责任。）
我在左臂用葡萄糖溶液和树汁针床睡觉。
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迷恋日记。
[七时50]。
晚上工作的警官朴正吉走到我面前告诉我。
（Park Jeong-gil病房官员的印象是，这个班级由共同点的两座山峰组成，刺绣班，斜脸，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狭窄缝隙，无雪之间的眉毛之间，眼睛之间，狭窄的眉毛，尾巴，倒三角脸，小嘴巴。）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在医疗室内，“主要”医务部门的经理更换了葡萄糖袋，并调整了流体给药的速度。
“Wonjinja”医务部门负责人指导黄仁浩的医学律师。
“测量你的血糖和体重！”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12至77，脉率为64，体重为52公斤。
医疗室的卫兵总是让秤抬起他们的橡胶鞋。
当我赤脚走在天平上时，我看到我的脚和脚已经满了。
医务人员黄仁浩迅速给予葡萄糖，血糖突然从60多岁开始上升。
当我的血糖水平达到139时，“参谋总长”医疗部门负责人质疑并告诉我。
“你吃了什么？”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没有。”
“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主要在注射针周围缠上一根破烂的绷带。
“Wonjinja”的医务人员负责人因为附属于被拘留者的绷带感到害怕而改写脏绷带。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给我一点绷带。”
我不给我一个创可贴。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指导黄仁浩的医务人员。
“让它孤独吧！”
[8:00]。
医生律师黄仁浩把我单独监禁。
“黄仁和”医学律师在单独的入口处对我说话。

“如果你得到所有的葡萄糖，告诉我！”

“黄仁和”医疗卫士又回来了。
[14:30]。
宋-勋是龚元实的一个办公室的成员，还有一个外人办公室，监狱官员打开一个码头告诉我。
（“宋在勋”）或属于外部顾问的外部办公室，监狱官员的印象如下：班级，刺绣班双峰，体型大，额头宽，额头方，眼两处皱纹，眼睛之间宽大的间隙，明显的皮肤，下巴与胖乎乎的皮肤，白色的皮肤。）
“葡萄糖还很远吗？”
公元室或外界办公室的成员宋在勋将葡萄糖袋报告给无线电话。
“多走了。”
公务员办公室或局外人员宋在勋结束了码头访问。
公园办公室的成员宋-勋或外部顾问立即重新开放了码头，仔细地看着葡萄糖瓶，告诉我。
“这太慢了。”
公共场所或门诊室的成员宋载勋正在回去。
预计首尔看守所也会准备开会，准备与外界见面。
[16:4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有信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我上周申请了一个文具写一张便条，今天就收到了。
负责采购商品的首尔看守所的参谋总部估计，我命令他们检查我是否写了一封信。
[17:00]。
负责职务的病房律师在闭幕时间告诉我。
“你换了葡萄糖液了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卫士报告无绳电话。
“所取代。”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21:00]。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20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8:1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得到葡萄糖溶液？”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不知道。”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是。”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12:00]。
两名军官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合适吗？”
我和两位军官说话。
“是。”
两名军官告诉我。
“你要留下来吗？”
我和两位军官说话。
“是。”
警卫们互相窃笑。
我想我的母亲问那个官员问我做得好不好。
警卫通过咯咯笑，因为这些要求是不能理解的。
我的母亲让我成为一个有趣的囚犯。
午餐有一个蟹肉汤。
气味引起过敏反应。
[15:00]。
一位医务人员黄仁和访问码头，告诉我一些葡萄糖水平。
“你能保持皮肤苍白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是。”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饿了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是。”
警卫问我是否可以和以前的不一样。
看着我的问候，我感到一种恐惧感，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16:50]。
一名医务人员康永焕和一个参加医疗病房的病房值班。
医学院律师康永焕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康永焕看着葡萄糖袋，谈话。
“葡萄糖滴落了。”
“康永焕”医疗中心的卫兵又回来了。
[20:00]。
将针头插入左臂需要大约4至5天的时间。
“原始人”医务部门的负责人之前曾经告诉过我。
“每三天更换一次流体注射针和流体连接管。”
我不想用医疗机构取代我，因为我的年龄有失忆症。
房间里有很多灰尘。
管家很烦人，他们一次都不洗我的床上用品，所以毯子很脏。
附着在注射针上的石膏破损，流体注射针立即丢失。
绷带被污垢污染，担心细菌感染。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2016年12月21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7时00]。
我听天气预报，早上广播一个广播。
（您不能关闭首尔看守所内整个广播电台播放的广播。
（除周末和节假日上午7时至8时，KBS广播电台的“黄政民的调频代表”出现，从下午12时至下午1时，司法部“波拉米广播”播出的广播纠错广播来到看守所，监狱。
位于首尔永登浦区的“Borami Broadcast”在全国的监狱和监狱广播。
Borami广播被监禁的电视和广播并且展示一个星期前播放的节目。
电视节目播放时间为平日上午9时至中午11时，平日下午2时至4时，平日下午6时至9时，以及上午8时至9时下午在周末。
新闻只显示当天8点新闻的前20分钟或当天9点的新闻，后半部分是有限的。
体育新闻前一天播出。
电视校准广播是KBS，MBC和SBS。
MBC和SBS每个周末只展示艺术，音乐和戏剧，以及MBC和SBS新闻。
在汉城的拘留中心，可以关闭电视改正广播而不要强迫他们观看。
“这个冬天预计会很冷很长。”
（后来我会在臭名昭着的首尔监狱感受冬天的寒冷。）
[8:4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去医疗室！”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将流体的输送速率调整到最大。
“原创诊所”的医务人员用绷带固定，以便通过调节流体的流量来调节流体的流速。

为了记录高血糖水平，医务人员的“首席医疗”负责人总是在测量血糖之前将葡萄糖溶液的速率调整到最大值，并在一段时间之后测量血糖。
这是我最后一次升高到140血糖。
（后来“圣进苏”医疗中心的卫兵也用同样的把戏。）
“黄仁浩”医疗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基本测试结果是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105～69，脉搏78，血糖56，体重50.5kg。
医务人员负责人告诉我，注射针周围的绷带是破烂不堪的。
“你是不是一直在用绷带去看注射针？
这一次，医疗办公室给了我责任。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为什么要看？”
“请不要怀疑。”
医务处处长不再对我说话了。
“Wonjinja”的医务人员只把绷带作为新的绷带，自己说话。
“我必须在一小时内更换葡萄糖瓶。”
“Wonjinjae”的医疗部门主任因为首尔看守所的特殊性而对犯人提出了怀疑，但这太多了。
警卫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8:50]。
“康永焕”医疗室警卫走进房间，更换葡萄糖袋。
[9:10]。
医疗办公室的医务官员康永焕突然开了一个码头。
医学院律师康永焕对我说，
“你调整了闷棍管理的速度吗？”

我正在和医务室的官员康永焕说话。
“没有。”
卫生保健人员康永焕试图发现我正在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
医疗办公室继续怀疑我调节输液速度。
[13:15]。
其中一名警卫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还有没有葡萄糖？”
医务室的警卫忽视了他们的工作，要求其他卫兵确认输液的速度。
我告诉警卫。
“是。”
[16:15]。
“康永焕”医务人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看到闷棍跌倒的速度。
医学院律师康永焕对我说，

“你调节了再次跌倒的速度吗？
我正在和医务室的官员康永焕说话。
“没有。”
医务人员康永焕告诉我，不要接触流体流量调节器。
“这倒好了。”
“康永焕”医疗中心的卫兵又回来了。
大多数卫兵不喜欢独处。
一位医务人员的医务官员康永焕问，由于不想进入孤岛，是否在码头访问前好好转了一下。
我用绷带把流体流量调节器放在医疗室里，让我怀疑。
医务室警卫的精神状态不正常。
[16:45]。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给我一张2016年12月19日发行的A4纸的白皮书。
[16:5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不断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话。
首尔看守所因为是侵犯人权，所以只给被拘留者留下号码。
监狱看守与囚犯谈话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保护囚犯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是错误的。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下午的日记。
[8:35]。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我接受验血。”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会尽快把流量调节器调整到一袋葡萄糖。”
“我会在结束后拉注射针。”
基线检测结果显示，血压116～74，脉率68，血糖70，体重50公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以为你不能洗你的身体, 但干净？
我希望“万金者”的医务人员不能长时间的冲洗注射针头, 在我身上闻闻。
我走出了医疗室。

我搬到了一个健康检查室，新的囚犯聚集了一袋葡萄糖。
Anyangseam医院护士出差。
[8:50]。
该官员递出一张验血申请表。
与上次不同，围绕手写字母“紧急”的验血请求信上有一圈。
测试项目包括一般血液测试和肝功能测试，首尔看守所将支付30,970韩元。
包括已经过筛查和正常筛查的多个重复肝脏检查项目。
由于肝功能检查费用昂贵，首尔看守所不检查囚犯预算不足。
但首尔看守所却一直在检查我
当我在2015年被关押时，我只接受了安阳市医院出差的血液检查。
然而，与2015年监禁不同，第二次监禁继续在首尔看守所进行全面血液检查之外的肝功能检查。
在第二次监禁之初，我对我的血液检查进行了肾脏检查。
当肾脏检查正常时，首尔看守所不再进行肾脏检查，而只是定期进行肝脏检查。
（最初，我认为继续进行肝功能检查是支持酒精记忆障碍的新证据，也是广播公司建议的饮酒习惯。）
（肝脏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但是，肝功能从几个月后收到的肝功能测试中增加。）
（随着肝脏水位的上升，首尔看守所取代了安养堂医院，在海立大学医院进行了严密的检查。）
（由于韩立大学医院是像安养堂医院这样的首尔看护中心的联合医院，推测肝水增加的原因是外部感染而不是脂肪肝引起的。）
（我有一个脂肪肝后，我作为第二颗宝石被释放。）
（其他在汉城拘留中心的肝脏囚犯不能被保释）
（据推测，首尔看守所的肝脏检查是继续进行脂肪肝的测定。）
（首尔看守所故意对我进行大量的肝脏检查，发现肝病并检查结果。）
在取血之前，“李钟敏”军官来找我，假装认识我，笑了起来。
（“李钟敏”的监狱人员的印象是，班级是刺绣班，绣品班，中年以上，白人皮肤，中间发展的额头，插入的眼睛，宽额头，宽额头，皱纹，倒三角脸，薄唇。）
“有一阵子了。”
我不记得监狱长李钟敏。
据估计，他在2015年被拘留时，会见了李钟敏监狱长。
李钟敏的官员看着我的左手掌，突然间他的脸变得黑暗和忧虑。
监狱长李钟敏正处于精神状态，突然得到了犯人的手。
李仁民监狱警卫旁边的医疗律师黄仁浩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去首尔看守所？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Anyangseum医院的护士将右臂的血液收集到血液样本瓶中。
采血结束后，康永焕医学律师带我去房间。

16暂停在通过铁门之前暂停。

医学院律师康永焕告诉我。
“让我们看看葡萄糖液给药的速度！”
医务室的医务官员康永焕有一个可疑的眼球，他的液体比他平时的速度下降。
[12:00]。
螃蟹味噌汤在午餐时分出来。
即使你戴着口罩，也能闻到房间里的螃蟹。
由于蟹过敏，支气管难以收缩和呼吸。
2015年和2016年11月将不会有pangas，但2016年12月还会有pangas。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16:3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我没有收到信件。”
在2015年被拘留时，我经常发信。
与上次不同，这次我不写信。
汉城拘留所放弃了我收集的信件，因为我没有寄出。
[17:30]。
首尔看守所的管家每天给我两瓶开水。
在牢房里，门卫倒沸水，囚犯从水箱里取水。
在孤独的情况下，管家因为管家将开水包装在水箱中而烦恼。
我在水壶饮用水壶的水壶盖里面发现了一根卷发。
直到昨天，水箱里没有水箱。
“窝魂”的病房内的秘密清道夫水瓶拒绝喝内裤中的开水，拉进头发。
'Woohun'病房的清道夫对我来说感觉不好。
拘留设施的卫生状况极差。
在第二个房间的走廊对面，有三个带有清洁摊位的清洁房间，所以清洁人员可以看到和听到被拘留者的行为。
当是交付食物的时候，把食物送到厨房里。
管家们把美味的配菜，肉，面包，牛奶和酸奶等食物先放在送饭的餐桌上，然后放在无尘室的桌子上。
管家记得牢房里有多少囚犯不吃牛奶和酸奶，但是他们提前保存。
管家把食物分给每个牢房，撒谎，告诉囚犯。
“今天我不能多给，因为我出来了一点。”
管家交出购买的物品，如咖啡，水果，拉面，糖果，面包和囚犯购买的书写工具。
如果清洁工错误地误解了数量，他们会绕过每个单元格并检查数量。
偶尔，您可能无法混淆申请人并获得较少的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管家收集货物。

罪犯在首尔看守所犯罪，不能以监禁为由改变自己的性质。
门卫是被判刑的囚犯，他们是善意的囚犯。
管家吹嘘自己在社会上做得很好，有妻子，养小孩，开车，生活不缺。
这样，首尔看守所的看门人就可以放心地做其他囚犯的事情了。
即使被拘留者给门卫提出合法的抗议，卫兵也被视为疯狂，因为他们把门卫的一边照顾好，整理和清理。
只有那些相信一个人性化，道德化的虚构社会的人才会被从囚徒集团中带走。
我在左臂用葡萄糖溶液和树汁针床睡觉。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每3天更换一次流体注射针和流体连接管。”

但是这一次从2016年12月17日星期六到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的第6天不会被更换。
我不想改变我的血管，因为针不在我的血管里。
[22时五十]。
晚上，病房办公室的主任和Kwak Younghee医务室的负责人打开了码头，我醒了过来。
（“守护病房”守卫的描述如下：班级，刺绣班的两座山峰，两条明显的垂直皱纹，
前额削皮，额头上中部，眼睛，额头大，小口，薄皮。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进入房间。
将剩余的200毫升葡萄糖袋换成新的。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控制汁液的速度，使汁液非常缓慢地下降。
医务室负责人郭永，用绷带固定流量调节器，以便控制药物的使用率。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休息！”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我迄今的经验表明，如果速度如此之高，你将不得不饮酒，直到星期天上午。

2016年12月23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15:50]。
“宋相龙的病房官员拿着一部无绳电话，走到码头前看了看那个闷棍袋。
要求医疗机构检查无绳电话的液体量。
“宋相润”病房官员自言自语。
“我有很多闷棍。”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又回来了。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明天是星期六，现在是平安夜，所以本周“月亮男人”的第二位律师不来见律师。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24日星期六迷恋日记。

[3:00]。
看着站在毒药面前的两名卫兵正在聊天约五分钟。
两名警卫正在聊天，多次提高和降低房间内部的亮度。
当我醒来睁开眼睛时，当我上床睡觉时，他们突然将亮度恢复到亮度。
CCTV仅专门安装在手机的天花板上。
首尔看守所一直在监视着我，在我睡觉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看着我。
在夜间，我感到焦虑和恐惧，以至于我睡觉时会受到伤害。
我睡不着，直到凌晨六点半才醒来。
[12:00]。
“黄仁和”医护人员走进房间问我。
“你是否很快转动了流体流量控制器？
医务人员黄仁豪锁定了流体流量调节器。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会再放一袋葡萄糖。”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医务人员的负责人告诉我，当这一切结束后，我会喝一口注射器，并休息一天。”
“我们原来决定每天换一次针三天。”
“但是这一次，第七天注射液不用换针。”
在2016年12月22日，首席医官说他会拉一个注射液的针头。

一位医务官员黄仁浩对我说,
“我告诉”参谋长“医疗部门要保留葡萄糖瓶, 以便听取。”
“既然你不吃米饭, 这次我拔出注射针, 我就把它放在另一个地方。”
“如果你不想被困在汁液的针头里, 就吃米饭！”
我一直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医务部长告诉我这样做。
“在滴葡萄糖溶液之前, 请打电话给”参谋长“医务主任, 询问。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那我就知道了。”
“黄仁浩”医护人员没有拉动注射针就离开了房间。
首尔看守所的医疗中心正在成为骚扰病人的地方, 而不是照顾被拘留者的健康。
[15:00]。
一位医官黄仁和说, 不管他等了三个小时多久, 他都会问“元吉珠”医务部门的主任不会来。
到现在为止, 把空的液汁留在你的怀里。
“黄仁浩医生锁住了液体, 刚回来, 血液便流回到液体连接管。
[17:00]。

正在周末工作的官员金孝荣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金孝容）病房官员的印象是，班上由老师，刺绣班，黑色金属涂层眼镜，窄尾巴，圆鼻尖，细鼻子，小嘴唇，厚唇，圆颚三峰组成，宽脸宽，胖脸，高血压，性格内向，沉默寡言。）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黄仁和没有告诉我他会问医务人员的负责人。
一位医务人员黄仁镐拿出一瓶葡萄糖和一根针头取汁。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你和”元教“的医务主任谈过了吗?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问了”校长“医疗部门的医务主任，让我喝葡萄糖到星期一。”
“如果你星期一来到医务处长的办公室，问问他！”
2016年12月22日，首席医官不遵守他的承诺，采取一个注射器。
过了一会儿，“金孝容”病房的卫兵进入了医疗室。
金孝容病房的官员用自动血压计测量他的血压，并告诉“黄仁豪”医务人员。
“我更高血压。”
插入我的血管的针一周，从皮肤弯成“Z”形。
“医生Hwang In-ho”从我的左胳膊上拔下了针头。
一位医务人员黄仁和立即将一根树液针注射到树液上方2至3厘米的地方。
我发现了一个2厘米宽，4厘米长的二头肌在我把流体注射针和流体连接管用绷带的地方。
我对黄仁豪的医疗律师表示不满。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很好，因为我的颠簸是僵硬的。”
“黄仁豪”医护人员刚刚过去。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不要接触流体流量调节器！”

“黄仁浩医生”被固定为绷带，因此不能调节输液速率。
医务人员黄仁浩受到很大的压力。
医疗室保持怀疑，并强调我可以随意控制液体的速度。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只是说，母亲的电话来到医疗办公室，你没有采访。”
金孝容的病房官员把我带到了孤零零的地方。
[21:30]。
在夜间工作期间，“Jo 08”病房官员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血糖水平。
（“乔08”区官员的印象描述是，这个班级是异教徒估计的，在刺绣级别中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尾巴窄，鼻尖圆，小鼻子，小嘴巴，嘴唇厚，下颚圆，对称的脸，宽，胖乎乎的脸，白皙的皮肤。）

“剩下很多葡萄糖了？”
“Jo 08”病房警卫报告一个无绳电话。
“哥哥！”
“还有很多的葡萄糖。”
“Jo 08”病房官员与“黄仁浩”医疗警卫和赵亨镐有关系。
首尔拘留中心的拘留中心是相互知情的，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违反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例。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昨天和今天太冷了，我的手脚太热了。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25日星期日迷恋日记。
[7:10]。
周末，“Jo 08”病房官员开了一个码头。
“Jo 08”病房警卫盯着闷棍，并报道了无绳电话。
“我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溶液。”
“乔08”病房守卫只是关闭码头访问，并返回。
[8:25]。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疗办公室的医务人员黄仁和代替葡萄糖瓶。
基本测试结果是50公斤体重。
“黄仁浩”医生教导如何将流体袋插入并控制流体流量控制器到下一个医务室工作人员“Kwoo-jin”的医疗室看守。
（Kwoy Yoo-jin）医务人员的印象是班上老师，刺绣班三峰，2015年入狱时见面，一个胖胖的身材，一个颠簸的发型，与日本人类似女孩组宅男，长相和性格，性格内向。）
（在2015年监禁时，“Kwon Yoo-jin”医生不知道如何使用水银血压计。）
（“权佑金”医务人员几次按压水银血压计的橡皮泵发出风声并记录血压测试结果。）
（“权，刘玉津”医疗中心卫兵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囚犯都重复了同样的谎言。
（“血压正常从120到80”）
黄仁浩的医务官员指导并告诉“权佑金”

“今天下午六点左右给我一袋葡萄糖！”
“黄仁浩”医务人员被固定为绷带，以便流量调节器的速率可以再次调整。
医务人员黄仁和先生与医务室的律师谈话。
“液汁输送的速度取决于手臂的高度，而汁液就位。”
“液滴落入液滴的速度太慢了！”

医疗机构已经知道流体排出所花的时间是不规则的，这是由于根据流体的位置流体的变化率所致。
然而，医疗办公室总是质疑我流体的结束时间。
医疗机构通过了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的责任，使流体流动结束。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如果没事的话，告诉病房警卫！”
警卫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8:40]。
“黄仁浩”医护人员带着医疗包进来。
（医疗包是在首尔看守所黑色皮革007包）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没有测量我的血压。”
“黄仁浩”医务人员测量我的血压和血糖。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水银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00～60，脉率为86，血糖为66。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饿了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我不饿。”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甚至没有接受过我母亲和外人的采访。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请问我把大约40万韩元。”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知道。”
（后来，“黄仁和”医护人员不把我的话传达给我的母亲。）
（首尔拘留中心一开始就拒绝宣布不够，并且由于资金不足而取消了我的购买申请。）
“黄仁和”医疗卫士又回来了。
[14:00]。
我看到我的左臂用注射针显示出斑点和瘀伤。
认为未来将独自寒冷的冬天是愉快的圣诞节，但是是混合的感觉。
[16:00]。
我问病房清洁工对我说。
“请借一瓶瓶装水。”
我44天内第一次喝水。
（首尔看守所销售的瓶装水是大邱庆北省农业合作联盟的“Woohwamun”2L瓶装水瓶，京畿道南杨州市的“水原寺”19号。
首尔看守所的厕所用水是用自来水代替自来水的地下水。

如果你只喝马桶水，你的健康会变得更糟。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现在已经在我口中洒出马桶水的极限了。
自2016年11月11日起我没有吃过任何食物。
在撒尿之后，除了撒尿之外，我还没有屈服于任何东西。
[16:4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没有信？”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经过，告诉我。
“没有信？”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与其他守卫不同的是，“宋相润”守卫总是在这个时区附近入狱收集信件。
[18:10]。
夜间工作的警卫金孝容对我说。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我负责医疗办公室。我正在测量我的血压和血糖。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14至73，脉率为74，血糖水平为109。
“金孝容”病区官员立即进入医疗室观看医疗程序。
Kwon，Yoo-jin医务室的官员正在更换葡萄糖袋。
“Kwon，Yoo Jin”医疗室的律师告诉我。
“直到明天早上。”
Kwon，Yoo-jin医务室官员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
Kwon，Yoo-jin的医疗中心的警卫人员用绷带固定，以至于无法控制输液速度。
“Kwon，Yoo Jin”医疗室的律师告诉我。
“你吃米饭吗？”
我告诉“权友人”医务室的警察。
“没有。”
“Kwon，Yoo Jin”医疗室的律师告诉我。
“你脸色如此苍白，你没有原始的阴部吗？”
我告诉“权友人”医务室的警察。
“是啊”
金孝容的病房官员把我带到了孤零零的地方。

[22:10]。
晚上9:30分和40分钟后，夜间工作的安松浩警官告诉我。
（“安松浩”病房官员的印象是，这个班级由两个山峰组成，一个M形前额，一个突出的上角，希腊的鼻子，撕裂的眼球，尖锐的眼球的前额骨，这是一个挖空下巴，喜怒无常的气氛。）
“去医疗办公室测量你的血压。”
我刚刚在医疗室里睡着了。
“安松浩”看守卫带我去医疗室。
Kwon，Yoo-jin的医生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
基本测试的结果是血压110到70，血糖76和体重50公斤。
四小时前血糖是三十三分之一。
由于对卫兵的恶意骚扰，我无法入睡。

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迷恋日记。
[2:00]。
我只是睡着了，内裤恶梦和腹泻。
（如果您以后在您的腹泻得到很多葡萄糖是副作用）。
由于很多汁液，尿液很多。
洗你的屁股，改变你的内裤。
水太热，不能吸我的内裤。
冬天寒冷，比夏天多。
如果你在冬天在首尔看守所，你将会花费数十万韩元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一天的生活费用，因为寒冷。
即使你申请内衣，如果你在首尔看守所没有存货，你也无法及时付款。
家长估计，他们会理解我的情况，把很多字符。
我想我只要擦干毯子，躺下即可。
[6:10]
“Kwon Yoo-jin的医务室卫士走进房间。
“Kwon，Yoo Jin”医疗室的律师告诉我。
“你睡得好吗？
Kwon，Yoo-jin的医生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压为120至80，血糖为76。
夜间工作的“金孝容”病房的警卫们开放了码头，并进行了观察。
寒风来到房间里，很冷。
[7:1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进入房间调整流量调节器。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其他警卫。
“葡萄糖汁进去了。”

“Kwak Younghae”医务官的医务人员不再单独服务。
[13:00]。
在整个剪发期间，我无法理发。
（电推剪每个月在首尔看守所剃囚头发一次）
[13时50分]。
一名门诊病人在长袍面前被判入狱。
门诊医疗后送人员由于穿便衣只持有身份证，因此无法识别姓名和职级。
门诊医疗后送警卫与“宋相润”病房的卫兵交谈。
“这个囚犯能干吗？”
“宋相龙的病房官员告诉护送员。
“行为是可能的。”
“宋相润”病区官员开始了码头访问。
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告诉我。
“去安养院医院”
我没有事先通知我去门诊诊所。
我向护送员确认
“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告诉我。
“去医疗办公室，先拿葡萄糖溶液！”
护送员带我去医疗室。

“金相勋”医疗室男护士在一间医疗室里的白色长袍上与一名门诊医疗后送人员进行了会谈。
“把葡萄糖液送到安阳医院保持正确的状态！”
门诊医疗后送人员向“金相勋”医务室男护士强烈反映。
“你必须减去！”
“Sanghoon Kim”医疗室男护士不了解车队，在医疗室工作。
拔出葡萄糖溶液。
很久以前在我拉动注射针的地方流过的血液很硬，很混乱。
我的左胳膊在那里散落着，有一个500日元硬币的大小被闷棍管压住。
这是医疗室里最糟糕的情况。
护送警卫带我到出口房间。
在离开安阳医院之前，我把手铐裹在手铐上，戴上手铐。
我们乘坐司法部车队的车辆，经过Indukwon路口Indukwon地铁站的1号和3号出口，到达Anyangseam医院。
两名门诊医疗护送员在我旁边拖着我。
安阳阳朔医院医院每层总负责人都在街上看我。
我在安阳市医院一楼的走廊里等候。

“Kwak Younghae”的医务人员到达Anyangseam医院，到二楼。
心脏病专家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等待了很长时间，因为他没有提前预约。
[15时55分]。
心内科内科第三医院的“升光红”医生对我很好。
（安阳山医院的医生“洪承宽”是心脏病科的医生，安阳医院心内科二楼，心肺内科三室，眼皮厚，小眼睛，是微笑）。
第三间房间旁边的第二间房间叫做“蔡孙孙”安阳西医院。
（“崔孝孙”）医生对安阳医院的描述如下：安阳医院内科，安阳医院二楼，心内科二室，女，小体，小关键，皮肤黑，眼睛多，皱纹多，嘴巴突出，嘴巴尖，眼睛呆滞，眼睛黑，眼睛长，嘴巴长，在2015年怀孕期间对我怀孕，在第二次监禁时拒绝治疗。
我是一名囚犯，还有一位“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进了医院。
“安康公园医院”的医生不问我与郭英海医务室负责人的医疗咨询问题。
医疗部门的医务主任郭永，从开始到“洪星公安医院”的医生要求进行各种检查。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医生。
“给我验血和内窥镜检查！”
我很惊讶地告诉郭永年医务室的警卫。
“你需要内窥镜吗？”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没有告诉我。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医生。
“给我一个CT扫描！”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CT扫描是不必要的。”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那就睡吧！
“郭文海”医务室的警卫试图跟我一步一步的谈判。
（后来，汉城看守所会把医院送到医院，条件是要付给母亲医院费用。）
（首尔看守所准备不承担住院费用。）

“洪胜权医生”与“郭英海”医务室副主任谈话。
“我可能不得不同意这个测试。”
首席医务官Kway Younghae的医务主任同意医院的医生。
“那就对了。”
“Kwak Younghae”警卫的医官看着我听我的意见。
我突然内窥镜和CT感到尴尬。
我在2015年在首尔拘留中心以这种方式住院。
我会拒绝不必要的检察官，因为我会在首尔看守所接受检查后再次到精神病院住院。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只会接受验血。”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拒绝医疗？
医疗办公室主任郭永海在2015年试图通过拒绝服务来避免责任。
2015年，在首尔看守所的门诊看守会给我解雇和惩罚我。
我担心这个不利的地方，并且和Kwak Younghae的医务室的警官谈话。
“这不是拒绝。”
“现在我的健康状况还好，不需要测试。”
我在安康大学医院的“洪圣权”医生那里跟医生谈话。
“上周，我到安养堂医院的首尔看守所进行了验血。”
“那么验血呢？”
看到监视器时，Hong-Seung Kwon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我。
“我做了验血，但数字都是正常的。”
“只有脱水症状”。
“你不喝水？”
我在安康大学医院的“洪圣权”医生那里跟医生谈话。
“从2016年12月25日起，我们正在喝水。”
医院的“红星光”医生对我说。
“你什么时候不喝水？”
我在安康大学医院的“洪圣权”医生那里跟医生谈话。
“2016年11月11日你没有喝水。”
医院的“洪承宽”安阳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他们不能相信。
“如果水不能长久存在，是否有可能生存下去？”
我在安康大学医院的“洪圣权”医生那里跟医生谈话。
“现在不活了吗？”
医院里的医生“安康三院”安康桑医院，笑着告诉我。
“这还是不错的。”
医院的“洪承宽医生”给我诊断结果。
“没有异常的发现。”
我在安康大学医院的“洪圣权”医生那里跟医生谈话。
“那我就不会做血液检查了。”
Kwak Young Hae医生的医生和Hong Seung Kwon Anyangseum医院的医生再一次微笑着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做血液检查？”
我在安康大学医院的“洪圣权”医生那里跟医生谈话。
“我不需要再进行血液检查，因为我的血液检查是正常的。”
“很难流血。”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的前提是，如果我不同意测试，我不能做这个测试。
“郭幼年医生”的医官不能强迫我去检查。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向医院“洪承权”安阳山医院的医生询问。
“那么请像上次一样开两袋营养。”
我在安康大学医院的“洪圣权”医生那里跟医生谈话。
“最后一次营养液效果不好，请不要规定。”
然而，“Kwak Younghae”医务总监的医务人员坚持要开出营养液。
“洪圣光”安阳斗兽医院的医生屈服了，告诉了“郭英海”医务室主任的卫兵。
“我们开始做吧！”
汉城拘留中心将囚犯送到永安医院，而这个医院总是距离医院的两到三倍，而不是附近的翰林医院。
首尔看守所与安养堂医院之间有着凝聚的关系。
接受首尔看守所病人的Anyangseum医院的医生把他们作为他们的主要客户 - 首尔看守所。
安养山医院不像在一般人群中那样对病人进行治疗。
在2015年，我将通过戴一般医生的太阳镜到实习护士，与阳光护士区别对待。
我知道一个像“安阳市牙医院医生”这样的医生怎么会这么想。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务人员打算在Anyangseam医院住院治疗。
汉城拘留所将在2015年允许我到医院，派遣警卫将留在房间里密切观察我，向我的父母报告我的行程，并报告我的日常生活。
我走出办公室，登上司法部的车队。
返回首尔拘留所，松开袖口和腰带。
[16:30]。
门诊护卫员带我到私人房间接受治疗。
我去安养医院的第二个门诊。
孤单箱内的纸盒整齐排列。
当我门诊时，卫兵进入房间，寻找信件和文件，然后回去。
清洁部门放在水缸的水箱里的饮用水冷却下来。
'Wimhun'病房清道夫每天处理两次饮用水。
当你在下午2:30收到开水时，你应该把它放在毯子的底部，保持温暖。
因为到了下午4点30分，所以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开水很冷，很冷。
[16:4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你有什么信要发？”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特别强调首尔看守所的“宋松云”看守的信件收集和审查。
不同于其他的守卫，宋桑勇的守卫在这个时候收集信件。
[18:00]。

当你小便时，你把力量给膀胱，突然腹泻出来。
当我去仰光医院是因为我的臀部缺少了很多，司法部的车队正在吱嘎作响，而且正在变得拥挤。
内裤被条纹覆盖，所以立即脱下，吸水。
因为是冬天，所以我有很多的手，但是我吸了一口气，没有内裤可穿。

在16楼的一楼有一台洗衣机，清洁人员吮吸囚犯的洗衣服。
在洗衣机里有其他囚犯留下的衣服。
管家因为整天把洗衣机关了，不喜欢洗衣服。
管家告诉无辜的病人囚犯用冷水洗他们的内衣，而不是洗它。
如果想用洗衣机洗衣服，应该先购买洗衣粉和织物柔软剂作为代用品，提前交给洗衣店吸去衣服。
管家从其他被拘留者处偷走了洗衣粉肥皂和织物柔软剂，并用它们洗衣服。
首尔拘留中心必须支付洗衣费来洗涤毯子并将其送到洗衣房进行洗涤。
然而，管家偷偷地用洗衣机把毯子吸走了。
有病的病人如果是狗，不容易来病房。
癌症患者，癌症患者在截止日期前因为一般健康而被监禁，被送往医疗室去医疗室接受治疗。
在首尔看守所的病房里，有银行总裁，总裁，总裁，总经理等社会资金的囚犯因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疾病而被囚禁。
他们聚集在同一个牢房里，阅读报纸，等待假释日期，戴上邮票和机关，而他们被困在那些贫困的公司里。
首尔拘留中心的邮票就像现金一样使用，所以有时囚犯交换加盖邮票的邮票。
对于那些已经被判有罪的看门人来说，由于我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我要和高级社会地位的囚犯建立友谊。
管家们在离开医院之后，期待着社会的回报，用敬业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来照顾。
但是，管家不喜欢提供开水，洗衣等基本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能够洗毯子，病人的监狱制服，或内衣。
（后来，毯子至少不能吸一个，直到它离开。）
很冷，不能正常吸吮。
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粗略地穿你的内衣，买它作为一个木炭。
在冬季，需要大量的盈余。

2016年12月27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2:00]。
我醒来，腹泻，用水擦拭我的屁股。
最近两天喝水。
早上我不喝水喝腹泻，因为我很吃惊。
腹泻反弹出来。
[7:20]。
“病房”的官员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学院律师Kim Joo - young告诉我。
“我昨天抽了汁？”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昨天为什么不打我？”
医务人员主任忘记了他/她每三天休息一天。
做基本测试并测量我的血压和血糖。
医务室的医务官员金钟俊（Kim Jong-joon）衡量我的体重。
（“金正俊”医务室监狱官员的印象描述是，该班是异教双峰，刺绣班，白皮肤，棱角

分明，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狭窄缝隙，眉毛和眼睛之间没有唾液，凹下去的眼睛，下鼻尖，倒三角脸，不满表情）
金正俊的医务人员向首席医官讲话。
“重48公斤。”
“Wonjinja”医务部门负责人向“金正俊”的医疗中心卫士讲话。
“不撒谎！”
“你有一天失去了2公斤？”
医务处处长直接告诉我。
“回到规模！”
“原始人”的医务人员负责人再次直接确认我的体重。
基本测试结果是血压110～70，脉搏72，血糖69，体重48公斤。
“Wonjinjae”的医疗部门主任将“Kukwonjeonghae医疗主任”规定的营养液放在Anyangseamsu医院的右侧。
“Wonjinja”医务部门负责人向“金正俊”的医疗中心卫士讲话。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知道如何把汁液，所以来这里！”
“你刺了注射针！”
首席医官指示医院的一位从未使用液体的医务官员金正俊（Kim Jung-joon）插入针头。
金正俊医疗中心的警卫拒绝戳针。
简而言之，“Wonjinja”医务人员负责人利用新医学院的监狱看守作为医学实习生，将针头插入输液针头，对囚犯进行检查。
医务人员每隔几年就可以换位，就像其他的警卫一样。
首尔看守所不需要没有医疗证明的综合警卫专门培训。
在发生医疗事故之前准备一个借口，并将责任转交给囚犯。
“原始”医疗室控制器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
医务处处长打电话给我，和我谈话。
“”OO“会好好照顾的。”
首席医官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控制了流体流量调节器。
“首席医务人员”医疗负责人事先将绷带放在流体流量控制器上，并将医疗事故的责任交给我。
金正俊的医务室警卫带我去了房间。

我总是叫我的真名。
违反保护囚犯个人信息隐私的规定。
[13时40分]。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我妈妈有外人，会做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拒绝采访外人，因为我正在接受营养液。”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我妈妈想要你的监禁和医疗记录。”
“你想在文件上加上指纹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要在文件上加上指纹。”
[14时35]。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今天我母亲要求我申请保释时提交信息披露法案。”

“现在写出来！”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给了我一个表情紧张的信息披露法案。
[14: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带着一个诡计来找我，告诉我。
“你完成了吗？”
“拿两个指纹！”
我在我的两个名字的右边加上了指纹。
宋相润病房负责人取证。
[十四时50分]。
金东旭的警卫将开放码头访问，并附上文件和题词。
会议室的主任金东旭告诉我。
“应母亲的要求，我必须写出两份监狱判决书，两份同意书和两份我的授权书。
“你会写吗？
我告诉会议室的监护人金东旭。
“我会写。”
“金东旭”卫兵指示我在每一份文件中都用手写日期，姓名，签名和指纹。
在2015年的保释申请时，首尔看守所不服从这个规定。
首尔看守所将彻底按照规则来展示这个例子。
毕竟金东旭的监护人告诉我。
“休息！”

“金东旭”正在回去看守。
[15:20]。
宋相容病房的负责人指示蔡德镐给我一张两张A5尺寸纸张的退回函和费用退还证明书。
我在WooDoHo区的清洁部门记下被拘留者的人数，姓名和地址，并在内容上写下“病历证明”。
（在首尔看守所，“监狱号码”被称为“标题号码”。）
[16:4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信？”
“你有信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17:40]。
营养液结束了。
夜间，我用对讲机与警官朴承'的病房谈话。
（朴承'的守护者的印象是班级，老师，刺绣，三峰，方脸，发达的眉骨，发达的颧骨，额头尖，大鼻孔，突出的嘴巴，斜着的下巴端，白色的皮肤）。
“我得到了所有的营养素。”
警务人员朴承sent把我送到了医务室。
在医疗室，“主持人”医疗部门正在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和脉搏。
“原始人”医务部门负责人没有告诉我这些数字。
“这是正常的。”
基本测试结果是47公斤的重量。
“金正恩”医务人员测量我的血糖。

我的血糖是340。
如果血糖在100或更高，糖尿病是正常的。
放置营养液时，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负责人会迅速调整液体的输送速度。
营养液半天进入血液，血糖增加约4倍。
“原始人”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惊讶地告诉他的上级“财智园”医疗室的卫兵。
（“Im Jong Won”医务室官员的印象描述是，蒙古族，蒙古族在刺绣班，60岁，旧貌，瘦体型，小体型，红色脸上的皮肤，无声无息，在医疗室静静地工作。）
“首席！”
“你能得到340的血糖吗？”
坐在办公桌前的医务室负责人向首席医官讲话。
“那是因为我得到了所有的营养素。”
测量血糖的医学院律师金菊荣告诉我。
“我只伤了你的身体。”

医疗办公室忽视了定期检查和调整汁液管理速度的基本管理。
由于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能力限制，我受到生命的威胁。
所以医疗机构有机会到安阳市医院去医院，我想把这次医疗事故的责任交给我。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因为营养液很贵，躺在医疗室的床上多走一点！”
我躺在医疗室的床上，多吃一点营养液。
首席医官在工作期间与熟人私下谈话。
“我的姐姐住在骊州监狱附近，我要搬到骊州监狱。
“总参谋长”医务主任在我释放保释金时，正试图逃避职责。
[18点二十]。
从医疗办公室需要40分钟。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还剩一点营养液，但你会怎么做？”
“剩下的一点不用多说了。”
“原始人”的医务人员负责人将一袋营养液袋取出并用一袋葡萄糖溶液代替。
“原创诊所”的医务人员用绷带固定，以便通过调节流体的流量来调节流体的流速。
我没有像上次一样获得两个连续的营养素。
医疗部门负责人郭英海估计安阳市医院只开了一袋营养液。
医务处处长怀疑我控制着流量调节器。
[18:30]。
我躺在医疗室的床上，但“校长”的医务主任长久以来都在看我的眼睛。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不晕？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它不会搞砸。”
“原始人”医务部门的负责人是医务工作者夜间工作的“Kwon，Yoo Jin”的医疗中心警卫。
“带我去孤独的！
Kwon，Yoo - jin'的医务室的律师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Wonjinja”的医务人员负责人把我放在医疗室的床上大概一个小时，确认是头晕目眩。
医疗室将药物放入汁液进行临床试验时，我感到害怕。
[19时50]。

我喝了水和腹泻。
我不喝水喝腹泻。
腹泻没有流入内裤，而是埋在体内的突变，在冷水中洗臀。
我的右臂充满葡萄糖液，也很难刷。

当流体连接管路短而进入马桶时，将挂袋悬挂在马桶门框上。
因为需要时间，所以不能因为腹泻而急匆匆走进洗手间。
[二十一点50]。
我也有腹泻，用冷水洗我的屁股。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我因腹泻而无法入睡。

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迷恋日记。
[7时0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Kwon Yoo-jin医务室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15至80，脉搏率为83，血糖水平为85，体重为46公斤。
基层检查期间，“参谋长”医务主任开始工作，进入医疗室。
Kwon，Yoo - jin'的医务室的律师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我的左臂和右臂血管爆裂处有太多紫色和深蓝色的肿块。
[8:45]。
“尹载勋的保安人员拿起一把长1米的木锤，走进房间跟我说话。
保安人员对班级的印象是“永载勋”，这个班级是由共同体的两座山峰组成的，刺绣班，大体，胖乎乎的球，月牙眉，直眉，长下巴，下巴下巴，双下巴，大颧骨，白皮肤和繁华的气氛。)
“我会做一个细胞检查一分钟。”
“在载H勋”安全官员寻找食物。
保安人员尹在勋看着中央电视台看不见的洗手间。
尹载勋的安全官员走出了房间。
[11:50]。
午餐盒子里有一个螃蟹摊子，房间里的气味十足。
我对螃蟹有过敏反应，所以对身体有过敏反应。
天气非常冷。
[12:20]。
“宋相润”病区官员开始了码头访问。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以一张A4尺寸的纸张收到信息披露要求，并以1200韩元的B5纸张尺寸在一张纸上收取佣金收据。
在费用收据的内容栏中，“宋相润病房收费员”的手写信件是预先写好的。
我在信息披露法案上写上日期和姓名，并按照宋桑云区收费官员的指示打印指纹。
我在收到委托书和宋松云病房负责人的手印上签了'1200韩元'的信。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来的时候你妈妈会给你这个文件的。”

“我的母亲将支付1200韩元。”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又回来了。
[16:2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你有信吗？”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6年12月29日星期四下午的日记。
[3:00]。
喝水和腹泻。
用冷水洗你的臀部。
[6:40]。
医务人员“金永”医务室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我跟医疗队有罪。
“是。”
[7:30]。
我也有腹泻，用冷水洗我的屁股。
[七时50]。
医务人员处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我们去医疗室吧！”
首席医官把我带到医务室。
基本测试结果是用水银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10至80，血糖为72。
医疗队的金智信医生不正确地读取了体重秤的重量，重48kg。
“桂林”医疗室警卫带我去了房间。
在夜间，积雪降下，积雪在浴室窗户的窗外。
[9:05]。
我也有腹泻，用冷水洗我的屁股。
[9:30]。
访问前有三名保安人员到达。
一名官员告诉我。
“我会做一个细胞检查。”

卫兵进入独室，把东西拿出来打开。
我甚至打开圆珠笔盖子。
警官看着他的棉布手套告诉我。
“你从哪里拿到你的棉布手套？”
“你把棉布手套放在哪里？”
警员怀疑棉质手套让我失望。
我告诉警卫。
“这是另一个犯人给的。”
“天气很冷，我把它放在手里。”
与2015年不同的是，这一次，单元已经是第四次单元测试。
首尔看守所假定我藏了食物，并不断检查食物痕迹。
（后来，汉城看守所怀疑我偷偷吃饭，并定期加强闭路电视监视守卫。）

[12:20]。
用作午餐的螃蟹玉米饼的气味再次振动。
天气寒冷，过敏反应是痛苦的。
[16:1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我明天下午去韩林大学医院。”
“如果你在翰林医院住院，你会住院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不必留在医院里。”
如果我换到首尔的医院，我要去医院。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那我明天下午去韩林大学医院。”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汉城看守所想要在Hallym大学附属医院住院。
“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官员问我是否愿意提前入院。
通过询问我在医疗机构的医生，我想我不会在未经我的同意的情况下在2015年之前被强制住院。
上次我采访父母的时候，父母对我反对住院治疗。
“如果你像2015年进入医院，很难去拜访你，所以不要住院。”
该院在押人员的出现是不人道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不愿意被戴上手铐，躺在医院的床上，每天24小时被护送员看守。
另外，在医院里，外部人员必须在有护送员的情况下是无条件的。
护送员在收音机上实时报告对话并将对话记录在日志中。
在二零一五年在医院的深夜，被派往安阳市医院的这名军官感到惊讶，并告诉其他警卫。

“首尔大都会警察局通过广播叫我。”
“他问他的健康状况。”
“我不问你这个，但是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警方和检察官正在忙于收集情报，并在午夜自行通过电台报道。
[17:00]。
“宋相润”病员是从今天到周日的休假。
负责这个职责的病房警卫正在工作。
在监狱卫士宋相容的陪同下，病房的官员并不收集信件。
监狱卫士没有去收集信件，但监狱卫兵宋尚容直接拿起信件进行信件审查。
[22:00]。
我腹泻，水太热，我用纸巾擦拭。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葡萄糖虹吸袋的外面。
一滴葡萄糖滴了很多，毯子是湿的。
我感到一种担心葡萄糖液体会被污染的感觉。

2016年12月30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3:00]。
我因腹泻而醒来
腹泻和用冷水洗你的臀部。
[3:10]。

我擦腹泻，并用纸巾擦拭。
[6:40]。
腹泻。
用纸巾擦拭内裤，并用纸巾擦拭组织。
[7:10]。
腹泻，并用纸巾擦拭。
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最冷的一天是8摄氏度。
在服役期间，我在陆军训练中心遇到了肺炎。
我的健康状况会变得更糟。
[11:10]。
腹泻，并用纸巾擦拭。
[13:10]。
代表负责人的病房律师在对讲机上对我说。
“门诊出发！”

[13:15]。
门诊治疗出发前去医疗室。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负责人拉注射针。
“参谋长”医疗科科长负责衡量。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重49公斤。”
我觉得“万金者”的医务人员体重太重了。
“校长”的首席医师长期观看和纠正规模的零点。
“重48公斤。”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27至92，脉搏率为60，血糖水平为87，体重为48公斤。
他从医疗室出来，在释放室里带着双手铐和腰带。
我去Hallym大学医院做门诊治疗。
我走在堆满橡胶鞋的雪地上。
把司法部的车队带到平村站2号出口和4号出口，到哈立姆大学医院。
哈立姆大学附属医院二楼肝消化中心内消化系统内科第六室6室，定位于海伦大学医院韩立大学附属医院内科。
穿制服的门诊医疗后送卫兵互相交谈。
“上次我等了太久，这次郭文海医务处处长的卫兵提前预约了。
我正在等待三名门诊医疗后送警卫的监视。
在等待期间，Kwak Young 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到达Hallym大学医院并告诉我。
“你的身体好吗？”
“你想让我住院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身体没有异常。”
“这不是你应该承认的。”
“你不需要进行胃镜和CT。”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有验血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会接受验血。”
[14:05]。

开始体检。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Hallym大学附属医院内科Hallym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6室黑眼圈东南亚面部M形前额上凸突出额头骨鼻子眼球尖眼球穿透眼，凸起的眉毛，凹陷的下巴，皱纹和皱纹。
“这个囚犯绝食了。”
“你应该有一个内窥镜。”

“在首尔看守所，医疗部门负责人呼吁住院。”
医疗部门负责人带领我的医院入院。
医疗部门负责人郭英海将文件交给了安阳市医院血液检查结果打印的A4大小的白纸Hallym大学附属医院。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这不是绝食。”
“2015年，我在精神病院被诊断为精神病医院”Hamoung“的负责人有压力性厌食症。内窥镜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不能吞下一种物质并吃掉它。 “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Kwak Young Hae的医疗室主任的卫兵。
“内窥镜是不必要的。”
“这是正常的验血。”
“但验血后，时间已过，所以我们来做血液检查。
“让我们来看看血液电解质。”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你喝水吗？”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饮用水。”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我们从圣诞节开始喝酒。”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这个囚犯不吃米饭，所以每天只能喝一袋葡萄糖。”
“现在没关系，但突然间可能会下降，所以请给我营养补救。”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Kwak Young Hae的医疗室主任的卫兵。
“这个囚犯可以喝水，所以如果你去下一个药店有一个营养饮料，或购买它。”
治疗结束后，门诊人员带我去采血室。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如果我以后有验血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如果血液检查出现，医疗办公室主任郭永荣表示打算住院。
汉城拘留中心正试图自愿为我住院，因为我担心我会负责。
2015年，我在安阳市医院住院治疗，被绑上手铐和镣铐，到急诊室，重症监护室和单间，最后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当我在精神病院时，我被扎上了一条跆拳道纱布带，躺在一张尿布床上，不断注射导致幻觉症状的药物，并做出废话。
我记得当我听到一位女囚犯的声音像“博士”的第一位法官的声音
这名女囚告诉调度员出门，因为她不得不像疯子一样小便。
父母也不想因为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而被送进医院。

汉城拘留中心并没有强行进入医院，但根据我的经验，我感到害怕首尔看守所改变态度和住院。
相信汉城的看守所会进一步加强对拘留设施的检验，并使拘留更有可能伤及医院。
我从血液采集室的左臂血管抽血。
我的血管深藏不露，五根血管中的一根失败，四根血管的血液被收集起来。
一旦采血结束，Hallym大学医院开始。
[14:40]。
到达首尔看守所。
护送护送员保卫我把他们带到房间里。
[17:00]。
腹泻，并用纸巾擦拭。
[17:10]。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会把营养液。”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三天前告诉过你，我感冒了，有一天我正在休息。”
“明天是不是右边的闷棍?
医疗部门的负责人正在威胁我。
“如果你吃米饭，我不会喝流体。”
“既然你不吃米饭，你应该继续喝24小时。”
“如果你不想被闷棍刺伤，就吃米吧！”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然后用液体注射针刺穿它。”
“Wonjinja”的医务人员负责人正在医疗室里寻找新近放置的“金正俊”医务室卫士。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指着我的手臂，告诉“金正俊”医务室的卫兵。
“你应该知道如何把闷棍。”
“用它当豚鼠，把汁液！”
医务部长试图用我作为生物实验maruta的汁液。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营养液注射应由首席医官直接处理。”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指导和指导“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
“旁边的访问！”
医务人员负责人解释了如何把药液放在医务室的“金正俊”医院，并在右肘附近插入一个注射针头的针头。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针不进去。”
“你生病了吗？”
“你生病了吗？”
“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沉闷的时候非常郁闷地自言自语。
“医务人员”医疗主管将针头插入液体中，并控制液体的输注速率。
“原创诊所”的医务人员用绷带固定，以便通过调节流体的流量来调节流体的流速。
我得到一袋营养液。
医疗机构在去门诊和接受验血之前将葡萄糖溶液代替营养液。

Hallym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室在采血后进行营养液管理。
由于营养液的电解质成分，汉城看守所不希望电解测试结果良好。
“Wonjinja”的医疗部门主任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医务人员”医务科长进入房间，并调整流体管理的速度。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在两到三秒内调整一滴！”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怀疑我正在处理流体流量调节器，我该怎么贴绷带呢？”
医疗部门负责人不能跟我说话，走出房间。
首尔的拘留中心非常贫穷。
“原”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等老年人在痴呆早期的医疗室工作。
迄今为止发生了多起医疗事故。
最后一次，“Wonjinja”的医务人员正在试图直接在他的手臂上插入一个闷棍针，而不用酒精棉对皮肤进行消毒。
我向医疗部门负责人指出。
“我没有用酒精棉擦拭皮肤。”
上一次，“医务人员”医务主任将流体注射针放在传染病囚徒进出的医疗室的地板上。医务人员再次拿起注射针，用酒精棉擦干，插上。
在施用营养液之前，应首先按压流体袋并混合内容物打开隔膜。
但是今天，“万金菊”医疗部门的医务主任提供营养液的时候，我立即尝试不加混合。
我问“Wonjinja”的医疗部门的主任一个营养瓶，我把这个袋子和树汁混合在一起。
我感到害怕在首尔看守所感染艾滋病，肺结核，肝炎等传染病。
（以后我会增加我的肝脏。）
（随着肝脏水位的升高，“宋相润”病房和“承瑞中”商业中心从一开始就对肝炎产生怀疑。
（据推测，这些事件是由于感染导致肝脏体积增加的原因，而不是脂肪肝）。
[18:00]。
腹泻，并用纸巾擦拭。
[19:10]。
晚上工作的病房官员胡常进对我进行了一次毒药访问，告诉我。

“我接到了医务室的电话。”
“我问我是否应该通知我的家人，我今天去了韩林医院。
医疗办公室询问家属是否应该通知我，以便我看起来至关重要。
在医疗室，我试着心理上压迫父母让我住院。
我跟woochang jin守卫。
“请通知我。”
“王常进的病房人员用无绳电话报告。
“老板！”
“我会告诉你。”
Chang Jin金守卫回来了。
[22:30]。
腹泻，并用纸巾擦拭。
我去了门诊，喝了一口水，继续腹泻。

2016年12月31日，星期六迷恋日记。

[6:00]。
从睡梦中醒来。
我的右臂充满了营养液，也非常浮肿。
我用对讲机向沃昌金区卫队报到。
“王常进”病区官员来到毒药前来看我的手臂。
胡昌金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倒了很多。”
“去医疗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夜班工作人员金钟俊告诉我。
“从何时起？”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我肿了，肿了。”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你受伤了吗？”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它伤害了很多，很重。”
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拉着注射针。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我会把营养液放回去。”

金正俊的医务室警卫带我去了房间。
现在我的右臂是我左臂的两倍大。
我倒在我的右手腕上，好像肘部是锥形的。
它看起来像一个蔬菜萝卜。
我的手臂肿得很厉害，到处都是雷鸣般的颠簸。
看守们不要拿数码相机拍照。
如果你移动你的手臂，你会有很多的痛苦。
[7时00]。
金正俊的医疗律师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肿胀消失了吗？”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最后一次我感染了营养液，左臂肿了，但肿胀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但是你仍然必须得到营养。”
“不要吃米饭？”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当营养液再次倒入。”
“我今天休息，明天见。”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我知道了。”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回去报道。
金正俊的医务室要求下一个医务室的官员插入注射针，因为他没有信心插入注射针。
[18时55分]。
晚上工作的“全汉”病房的官员告诉我。
（“全哈哈”守护者的描述是班级，老师，刺绣班三峰，白皮，方脸，细雪，上唇厚，上唇突出，下颌伸出，体态丰满）。

“去医疗室！”
“全哈哈全汉的病房让我在十六门之前等待。
“李圭娥”不开放。
（“李圭”“）团队办公室的第一印象是班上有刺绣班的Mugunghwa，中年以上，瘦身，无毛的头发刘海，宽阔的额头，短的运动发型。）
“李圭娥”不可用。 1名队长带我去医疗室。
在医疗室里，“权佑金”医务室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34～88，脉率为64，血糖为93，体重为50公斤。
“李圭娥”不可用。在办公室的第一个军官正带我去房间。
我走进牢房，但病房的官员告诉我。
“你有多少血压？”

我不想给你一个耻辱的笔记。
“我不知道。”

2017年1月1日星期日日记。
[1:00]。
我的右臂病得很厉害，我醒了。
右手指纹和颜色从肘部到重度。
腹泻和用水擦臀部。
我的右臂因肿胀营养液而肿了。
[七时50]。
病房的官员全哈哈告诉我。
“去医疗室！”
“全哈哈全汉的病房让我在十六门之前等待。
“李圭娥”不开放。
“李圭娥”不可用。 1名队长带我去医疗室。
Kwon Yoo-jin医务室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基本测试结果是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42-87，脉率为65，血糖为83，体重为50公斤。
“Kwon，Yoo Jin”医疗室的律师告诉我。
“你是否愿意得到最后一次摆动你的手臂的营养液？
“Kwon Yoo-jin”医疗中心的警卫不知道如何插入注射针头。
我向“权友进”医务室执法人员证实。
“你知道怎么把这个液体放进去吗？”
“Kwon，Yoo Jin”医疗室的律师告诉我。
“30分钟后，医务处处长郭永comes来到医院，他很好地注射了血管。
“Kwoy Yeonhae”医务主任如果这个官员来了，你打算拿剩下的营养液吗？
我告诉“权友人”医务室的警察。
“我不知道。”
医务室要求我打算补液，我想把这个液体导致的医疗事故的责任交给我。
我揭示了中立的立场。
“Kwon，Yoo Jin”医疗中心的警官笑着对我说。
“你不觉得你会得到剩余的营养物质吗？
我告诉“权友人”医务室的警察。
“我不知道。”

负责医疗事务的医务官员金钟俊把营养液悬在树液上。
医疗室在温暖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冷藏。

我告诉“权友人”医务室的警察。
“不是营养液不好吗？”
“Kwon，Yoo Jin”医疗室的律师告诉我。
“我会问医生中心的官员，郭海洋。”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即使我现在稍微移动右臂，也会感觉疼痛。
[16:0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你以后会吃营养液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是。”
[19时50]。
正在夜间工作的病房官员李福熙和一名医务官员郭永open开了一个码头。
（“李博熙”病区官员的印象是，班上的老师是三级刺绣班，在2015年入狱时开了一个会议，身材修长，身材短而短的运动发型缩短了1至2厘米，与Ryu Seung-hyun的看守相同，但是平静。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们去医疗室吃点营养液吧！”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务人员带我去医院。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当我去Hallym大学附属医院接受门诊治疗时，我让他喝”贝吉米尔“等营养饮品。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你必须喝营养饮料和汁液吗？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喝一杯营养饮料不会让你喝酒。”
医务主任郭英海误解了我的质询的目的。
我问是否应该喝营养饮料和汁液，但郭永medical医务室的负责人回答说，喝营养饮料并不适合。
如果“Kwun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是正确的，他们会试图有条不紊地进行谈判，而不是用营养液来打扰他们。
医务室知道，如果我每天都要吃汁液，我会吃，否则我会尝试谈判，找到我的弱点吃。
医务室负责人郭永镐正在试图通过最后一次肿胀把剩下的营养重新放在他的手臂上。
我指出漂浮在营养液上的深黄色油，和“郭海英”医务室主任的监护人交谈。
“这不老？
“因为上次和这次我吞了两次手臂。”
“如果你想把汁液，就让葡萄糖溶液。”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室温下三天的营养液不能安全。”
“你不是把注射液倒了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每两次，医务人员负责人就放置了营养液。”

“”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是不是一个医务人员在流体上不犯错误的时候？”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那营养液10个小时？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没有看到时间，但会花费很多。”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那我就放弃它了。”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用剪刀剪开营养袋，将内容物扔进水槽。
“Kwak Younghae”医务室主任从柜子里拿出一袋葡萄糖。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喜欢你的背？
“还是它会适合你的手臂？”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会适合我的左臂，因为我的手都被浇了水。”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把葡萄糖溶液放在我的左臂。
医务室的负责人郭永海用绷带固定流体流量调节器，以便控制流体的流量。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从新年的第一天起，我就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了。

2017年1月2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6:3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是。”
[16:30]。
病房官员不打算拿起这封信。
原来的信是由看门人收集的，但警卫不收集。
[17:00]。
来执行命令的高级官员指示区政府负责人收集信件。
一般情况下，宋尚云病房的官员在办理登机手续前收集信件，但这次高级官员紧急命令宋松云病房收费员不工作。
关闭结束后，病房官员将环视一楼十六楼的牢房，每隔一格收拾囚犯的信件。
这个官员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有信吗？”
我告诉警卫。
“那没有。”
首尔看守所热衷于审查我的信件。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18:10]。
请联络医疗部门的负责人，确认剩余的葡萄糖量。
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你有没有得到所有的葡萄糖溶液？”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告诉我一切都是对的！”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官员回来了。
傍晚时分，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负责人推测，他曾在医疗部门与我联系，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买了营养饮料。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3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13:30]。
“裕区”保卫室官员拿着一把长约1米的木锤，走进房间跟我说话。
（“俞坤瑾”保安人员的印象是，班上的居民是一个绣花班的念珠，身体肥胖，额头宽大，额头有宽阔的皱纹，前额有皱纹，斜耳，一张平坦的脸，在下颚尖和下颚尖之间，有倒三角形和正方形的组合，以及白色的皮肤）。
“这不是一个细胞检查。”
“我来检查浴室窗户的梯子。”
“玉坤”保安人员的安保人员证实，卫生间窗户的梯子没有异常，并返回。
汉城拘留中心怀疑我已经吃了食物，把卫生间的窗户里的垃圾倒出去。
[14:40]。
监狱长“西桑”带来了三名下级警卫，并将其执行。
（“伊势里”的监狱管理人员的描述如下：班上是一位教授，在绣类中绣了三名，印象是小调，身材呆滞，身材瘦削，60岁，方脸，红色的皮肤，撕裂的眼睛，嘴唇紧绷，压抑和权威的个性，以及推定退休即将到来。
监狱官员在访问之前。
“桑塞”的官员打电话给负责他的病房守卫，说出我的真名。
“他是'OO'吗？
“打开门！”
病房警卫打开码头访问。

该官员说：“告诉我。
“你的体重是多少？”
我告诉狱警。
“我不知道。”
该官员说：“告诉我。
“你每天都吃闷棍吗？”
我告诉狱警。
“是。”
突然，监狱守卫突然对我说了一个字，用咆哮和亵渎的话说。
“你在哪里看这个官员的名字？”
“这混蛋！”
狱卒转动心脏，使制服上的名牌无形。
当我抱怨自己在亵渎我的时候，当下属要骚扰我的时候我感到害怕。
我什么都不说，我还是。
监狱守卫“西桑”刚刚关闭了码头，并返回。
（后来，我在首尔拘留所的第二次监禁期间，无理由地听到狱卒的辱骂和辱骂。
（2016年11月22日，检察官办公室柳秉旭，2017年1月3日，2017年2月1日“赛松”囚犯在拘留期间向警卫发誓并进入调查室更为常见。

然而，狱警对囚犯发出谩骂和声音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三四次。
（一名40多岁的囚犯在2015年被拘留时身体不适，将被拘留在汉城拘留中心。）
（警卫给我体检和淋浴，立即在白色的塑料盘子上给了我一顿晚餐，这个囚犯因为在我面前吃过东西而想起了他的脸。）
（这名囚犯在监禁期间大喊大叫，他的守卫总是胳膊和腿，走了两三次。）
（我在第二监狱前面的第十四个入口处的走廊里再次看见这个囚犯。）
（这名囚犯在监禁期间不在身边，正像当时那样反抗狱卒。）
（监狱警卫多次触碰这名囚犯，却没有看到囚犯四处张望，囚犯被困，没有抗议。）
我目睹了卫兵的殴打，但假装不知道。
（如果以这种方式受到对待的警卫不感到自责，那么警卫就被认为是悔改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犯罪分子，或者是宗教信仰。）
（作为普通人，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我感到害怕，我也可能是这些事情的一方。）
警卫们不公正地用嘲笑和亵渎来对待我。
我听到嘲笑和亵渎的荒谬理由，我看到了官员的名字标签。
“赛生”监狱守卫旁边的下属不知道也不认识那些不正当地阐述言辞和亵渎行为的高级警卫。
这是韩国人用文字寻求正义的习惯。
首尔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并不像罪人那么聪明。
什么警卫是不安全的在首尔看守所的高级警卫正在诽谤囚犯们看到他们的名字。
囚犯最后一次私下和狱警虐待他。

“宋相龙病房警察用整个对讲机威胁在处罚房间里炸了20分钟左右。
在2015年被拘留时，是父母与父母面谈的时候了。
我走下走廊进入室外。
“X15”监护人在我背后讥讽地跟我说话。
（X15）“X15”的守护者印象是中年，小关键，倒三角形的脸，头发变细的刘海头发，几个皱巴巴的前额弯曲的底部，嘴巴张嘴，不一致的个性。）
“我正在做死刑行，就像我要死一样。”
2015年底，当我离开首尔拘留所大约晚上七点钟时，“X15”接待室的警卫将我从单独区域带到大门口。
'X15'监护人从后面跟着我，跟我说话。
“你练习沉默？
“不要再进来！”
到现在为止，我不能忘记卫兵X15的脸。
我上次见到“月亮男”的第二位律师时，遇见了“X15”的警卫。
“X15”守护人员穿制服，身穿制服的跳线，撕掉巴洛克式的名牌。
目前为止，首尔看守所里头戴“X15”卫士的穿着制服的警卫，已经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估计接待室的指导官员违反司法部的规定受到纪律处分。
当我看到“X15”接待员“X15”的脸时，接待室的卫兵笑着笑了笑，我记得。
在首尔的拘留中心，我听到很多来自警卫的讹诈，恐吓和亵渎。
最初，当他们采访外部父母以防止再次发生时，家长会被告知这种治疗方法。
现在很难告诉所有家长这个治疗方法太多了。
我的母亲向国家人权委员会和司法部人权局报告了这种待遇，但她被解雇了。
这是韩国人民的现实。
在首尔看守所的看守所里，有一条贴在墙上的通知，叫做“看守生活指南”。

国家人权委员会或人权状况司法部。
“{{权利救济（放松）}}”
“{全国人权委员会或司法部人权中继}”
“如果违反”宪法“第十条至第二十二条保障的人权，基于侵犯平等权利的歧视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国家人权委员会或司法部可能会请求补救“。
“{简单的方法}”
“@冷静”
“ - 如果你想以书面形式提出投诉，你必须告诉医生。”
“ - 完成投诉后，在信封上填写地址和姓名，并附上盖章，相关工作人员将收集并将其发送给相关机构（国家人权委员会司法部人力资源司权利）。”
“ - 该机构将根据您收到的投诉处理您的投诉。”
“@面子冷静”
“ - 在向负责人提交面对面的投诉后，完成面对面的申请表（在团队办公室）后，相关人员将被通知。
“ - 当国家人权委员会或司法部调查局访问您的母牛提交您的投诉时，您必须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提出。”
“{写下投诉时的注意事项}”

“@在书面投诉时，请在信封外清楚注明机构的地址。”
“请明确说明该组织（国家人权委员会，司法部人权局）在向工人表达投诉意向时。
“@特别是在用化名提出投诉时，请小心，或者信封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信封的外面。
“全国人权委员会讲话”
“}邮编：100-842”
“6世纪大厦（伊贺乙见）国家人权委员会人权咨询中心，
“司法部人权局地址”
“}邮政编码：427-720”
“1广州市中央洞政府果川政府综合司法部人权滥用举报中心”
[18:00]。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4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2:00]。
皮肤病发生前3～4周。
手臂，腿，乳房，小腿，臀部，侧面等等。皮肤上有无数的小点。
当我睡觉，我抓它。
（这些斑点和斑点之后永久保留在皮肤上。）
（我的手臂上有很多黑点，我注射了一个注射液的针头。）
这不是不洗的皮肤病。
我喝了水，但是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天我都会在浴室里的盆水中混合冷水，关闭我的头，洗个澡。
每个星期三都是全程热水澡，所以我提前早上洗澡，以免与“金进锡”囚犯对抗。
听着管家的谈话，我的毯子是晚期癌症患者使用的毯子。
后来我感到害怕，我不会得癌症。
[9:20]。
医务部门负责人曹秀贤穿着西装，开了一个码头。
“曹秀贤”医学科长在衬衫上穿着高质量的西装和背心。

第二次监禁后，我是“曹秀贤”的第一任医务主任。
2015年的精神影响出现了，我感到非常恐惧。
到现在为止，我还以为我没有见过曹素铉医务部门的负责人，就错误地认为我被“参谋长”医务部长所取代。
（后来，曹秀贤医科主任不再回避我）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谁是最后一个见到你？
“

“
我跟曹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交谈。
“辅导员面试是最后的。”
“曹秀贤”医学科长在蓝色文件夹中写了一支圆珠笔，立即前往另一座监狱，并采访了其他囚犯。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调查在医疗室囚犯的最后一次采访。
汉城拘留中心非常痴迷于我面试时窃听和拦截对话内容。
[10:55]。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上诉的原因来了。”
“宋相润”病区主任将向我提出上诉地点检察长钟佑君首尔中区检察院的上诉理由，该检察厅是12月23日发行的用订书机固定的7张A4大小的张单张，2016年。
[13:30]。
我在汉城看守所的走廊走廊上工作，因为闻到了气味，
即使非常冷，保持浴室的窗户打开并通风。
绘画工作应该在夏天完成，窗户总是打开的。
冬天的时候，窗户被关上，乙烯基被放在窗户上，这对囚犯的健康是不利的。
[16:5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你有信吗？”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17:00]。
在晚餐时间，我用浴室的窗户的钢筋看着夕阳的天空。
在我的记忆中，在2015年的秋天，我在地窖里看到的云雾清澈，但今年冬天的天空云雾缭绕。
就像那个时候，我正盯着天空。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5日，星期四职业日记。
[8:2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关闭流体流量调节器的绷带，并以最大速度旋转葡萄糖液。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注射针堵塞了。”
“我会放回去的。”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负责人拉注射针。
医务处长不得不在我的左肘附近插两针，但血管吹了两次，失败了。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为什么血管爆炸好？”
当他继续插入注射针时，“医务人员”医疗主管对他自己的发言很恼火。
我在问医疗部长。
“'Kwak Younghae'医务总监，请把针插入小瓶中。
医疗部门的负责人无视我的话。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打电话来指导“黄仁豪”的医务人员。
“放一个闷棍针而不是我！”
“黄仁和医官在我的右肘附近插了两针，但两次血管失败，失败了两次。
这是一个汁液注射器针酷刑。
首席医官带来另一个注射针，告诉我。
“我正在穿一个注射液的针头。”
“黄仁和”医生把第五针注射在我的右臂，血管不成功，成功。
我正在医疗大约40分钟，被闷棍针折磨。
“黄仁和医疗律师在注射针的针头上扎了一根绷带。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因为固定注射针的绷带松动，请贴上更多的绷带。”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不能给我更多的绷带，因为你不合作。”
“原始成员”的医护人员不会用新的包装袋取代袋子，而是将剩余的葡萄糖袋子粘在袋子里。
医务处的「总医疗」科长在测量血糖前，先增加血糖，并以最高速度测量血糖达5分钟。
在全速施用葡萄糖的同时，医务人员的“处方”负责人花费时间处理其他病人囚犯。
血液中的血糖自然会上升到80。
当医疗办公室总是以这种方式来到医院时，突然增加血糖水平突然增加葡萄糖给药率之后测量和记录血糖水平。
首尔看守所的医疗中心的实际情况与虚假操纵的报道是一致的。
“医生苏医师告诉我医学部的主任。
“他不是太苍白吗？
“圣金苏”医疗中心的警卫测量我的血糖。
'金珠'医生衡量我的体重。
负责医学部门的医务人员“金菊年”指的是尺度，并告诉“

“这是46公斤。”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对“金正恩”医疗中心的警卫表示惊讶。
“那是46公斤吗？”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重达46公斤的男人。”
“金珠江”医学院律师回到规模，并告诉“元珍珠”医疗部主任。

“这是46.5公斤。”
“金珠英”医疗队队员增加了0.5公斤，“原创”医疗队队长记录了46.5公斤。
首尔看守所敏感地回应我的减肥。
2017年1月3日下午2点40分，发誓的副手先要我减肥。
医疗室通过增加一点点来记录我的体重。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33～88，脉率为63，血糖为80，体重为46.5公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喝水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是。”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想让我死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没有”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买和喝离子饮料！”
“原创诊所”的医务人员用绷带固定，以便通过调节流体的流量来调节流体的流速。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修复注射针的绷带松动了。”
“请贴更多的绷带。”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如果绷带破烂，医务人员就会去粘贴它。”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不合作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控制汁液的施用速度。”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不控制液体，所以我用绷带固定，如何调整？
医务处处长无法对我说什么。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主管年龄较大，并具有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症状。
这些员工正在首尔拘留所为被拘留者做医疗，我感到害怕。

我将输液针的针头和创可贴贴在患者身上。
酒精棉签可以重写几次，第一次放在病人囚犯过去的桌子或床边。
由于落在地板上的酒精棉被捡起并改写，所以感染的风险很高。
我不能要求狱警改变我的立场。
与一般的医院护士消毒皮肤放置液体或预防感染相比，医务人员没有一个基本的卫生概念。
医疗办公室是警卫的自由职位。
医务人员是一群燃烧的公务员，每天只关心与病人囚犯打架，并赢得胜利。
[9:05]。
“金正恩”医疗中心的警卫把我带到了孤零零的地方。
在医疗室内，如果插入注射针后移动针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痛苦的。
[14:1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再次画画，闻起来漆。
我在寒冷的时候打开浴室的窗户，保持通风。
昨天下午七点到八点，油漆的气味依然存在，我想这是今天的事。
我松松地在医疗室里放了一根绷带，我看到插在我右肘附近的注射针从皮肤上突出1到

2厘米。
伸张手臂时，可以看到注液针进出，注射针在血管内摩擦，疼痛。
即使我试图尽可能地弯曲我的手臂，但由于手柄的原因，我不能打开水箱盖。
当你拿着东西或伸手去拿时，这是非常不舒服和痛苦的。
由于血管溅在医疗室内，将针插入右肘而不会堵塞另一针。
我在注射针周围的破损的创可贴上粘贴糊剂作为防止细菌感染的临时措施。
[16: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因为我没有申请在社会福利办公室购买邮票，即使没有邮票，“松生韵”病房的负责人也总是要求信件和审查。
[21点40分]。
一位医务官员黄仁浩手里拿着一个医用袋和一袋葡萄糖进入一间私人房间。
黄仁镐一到房间，医生就问我三到四次。
“你放慢了输液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没有。”
“黄仁和”医务人员解开流体流量调节器的绷带，并将流体的输送速度调整到最大速度。
汁液的施用率没有变化。
“黄仁和”医护人员把这件东西压了十分钟左右，高高地聆听着这个袋子。
汁液的施用率没有变化。

“黄仁豪”医生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并告诉我。
“正常！”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数字是怎么出来的？”
只有这样，医疗律师黄仁浩告诉我。
“120到80！”
“黄仁豪”医生用手测量我的脉搏，并没有说出结果。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脉搏怎么样了？”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78！”
“黄仁浩”医官没有说我的血糖数字。
我看到血糖仪的仪表板。
我的血糖被称为“82”。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喝水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水饮料”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喝了多少水？”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水。”
黄仁浩的医务官不停地问我。

“喝多少水？”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那个时候你喝的水量是不一样的。”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请在注射针周围贴上创可贴。”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医用包里没有绷带。”
医疗室的卫兵不要在医疗包里携带基本的绷带。
今天上午，首席医官告诉医务人员进来，给他创可贴。
医务人员受到严格的纪律和纪律。
被判刑的人不被视为一个人。
“Wonjinja”的医务总监承诺，如果他在2016年12月7日喝水，他将休息一天，休息一天。

现在，我忘记了所有的“角教”医务人员，连续三天服用了针剂。
“Wonjinja”的医疗部门主管病态地说，因为他是有利的。
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重振那个时代的记忆。
医务人员黄仁和控制了5分钟的输液速度。
当闷棍的施用速度没有变化的时候，我只是不说话就离开房间。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辩护律师。
油漆味道不好。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3:00]。
根据官方的例行睡眠时间是晚上9点的两个小时。
“李福熙”和“黄仁和”医护人员开放码头，干扰睡眠。
“黄仁豪”医疗倡导者在半夜来到孤独地寻找证据，证明我怀疑我调整了闷棍的施用率。
“黄仁和”医护人员是非常不卫生的，使我不能入睡。
“黄仁和”医护人员甚至连医疗包和绷带都没有进来。
“黄仁豪”医务人员确认了sap的施用率。
“黄仁镐”医务人员把闷棍挤了一下，摸了摸，摸了一下。
汁液的施用率没有变化。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需要把葡萄糖袋放在很高的位置。”
“黄仁和”医生抬高流体连接器的高度，直到尽可能将其拉到衣物烘干杆上。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拉动流体连接器，你不能躺下。”
医务人员黄仁和对李福熙的病房说话。
“你有更多的衣架吗？”
“如果你把衣架挂在一起，你可以降低一点。”
“李博熙”病区官员四处寻找衣架，空手而来。
“李福熙”病房官员对“黄仁豪”医疗律师说。
“其他囚犯正在睡觉，我不能叫醒他们。
病房官员李博熙告诉我。
“即使你不舒服，坐下来长大！”
即使将树皮袋悬挂在尽可能高的地方，树液的速率也没有变化。

“黄仁和”医护人员会让他一个人回到“李福熙”看守。
在最后的门诊治疗后，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开了营养饮料而不是汁液。
然而，“万金者”的医务人员负责人坚持认为葡萄糖溶液目前还没有提到营养饮料，故意骚扰我。

首尔拘留所甚至不能躺下，放走葡萄糖，睡觉和骚扰囚犯。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7时0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我今天去门诊。”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你去哪家医院？
“你什么时候离开？”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去韩林大学医院拿个验血结果，拿个处方。
我将于今天下午一点左右离开。 “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上次卫兵去医院，没有收到检查结果和处方？
“如果我不参加考试，我必须去吗？”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坚持要告诉我。
“我得走了！”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汉城看守所要带我去哈林大学医院。
[7:10]。
负责这个职责的病房的律师对我说话。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原神医”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郭永海”医疗中心的医务主任，“黄牛”医务官员都在医疗室里。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一旦出门，门诊治疗就很困难。”
“我们需要站在枷锁中，在寒冷的天气里颤抖。”
“我最后一次重达50公斤，我去了门诊，体重是46公斤。”
“如果我不参加考试，我不想去门诊。”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坚持要告诉我。
“我不会让你下一步。”
我想这次我要出去玩了“
汉城看守所带我去了哈立姆大学医院，想立即住院。
“黄仁豪”医生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

当我的血压从140增加到100时，“黄仁浩”的医务人员对“万金者”的医疗部门主任说。
“他一定很兴奋。”
“血压高。”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昨晚十一点，我来睡觉，我睡不着。”
一位医官黄仁镐很生气，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我想做吗？”
“黄仁和”医疗卫士正在养大我，造成一种尴尬的气氛。
医务人员黄仁和负责避免睡眠后干扰睡眠的行为。
我用血压计再次测量血压。
“黄仁和”医务人员测量我的血糖和体重。
基线结果是血压144至89，脉率79，血糖75，体重46公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们输了0.5公斤。”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请把创可贴贴在绷带上。”
“黄仁浩医生”和“首席医官”医务处处长来找我，看看针上的绷带。
医务官员黄仁镐向医疗部门负责人说。
“注射针头坏了，葡萄糖溶液不能正常工作。”
“黄仁和”医务人员摘下绷带，梳理针头，并附上新的创可贴。
葡萄糖溶液渗透性很好。
昨天，“袁贵基”医务处长从一开始就在树针上扎了一根绷带，或者医务人员黄仁镐拿来创可贴时，树针没有弯曲。
医务室怀疑，从一开始，犯人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而不是确认注射针弯曲，葡萄糖液不进入。
医务人员黄仁镐找到证据，突然在半夜里摔倒，感到不安。
黄仁浩医务参赞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即使知道错误，警卫也不会改变颜色，拒绝或向囚犯道歉。
在法庭上的常见指责是坏警卫。
我确信监狱看守的工作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道义上和道德上的好工作。
特别是在人类的灵魂。
[7:30]。
医生律师黄仁浩把我单独监禁。
医务人员黄仁和在单独的入口处对我说话。
“走在一袋葡萄糖袋上！”
当我看到他放了一袋葡萄糖的时候，“黄仁和”医护人员转过身来。

[8:40]。
油漆开始闻起来。
第三天，我在首尔看守所的大楼里画画。
[12:3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你打算去门诊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你不必去？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去这很好。”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无论如何，我会强行采取行动，问我想做什么。

汉城拘留中心说，如果我拒绝去，我拒绝治疗。
当我说我要去医院的时候，首尔看守所很恶心。
汉城拘留中心让我负责入院。
在去门诊之前，我拔出了注射针，因为我的手铐和腰部因为我的逃脱需要加倍。
如果你去门诊再次插入流体针，你的血管会爆裂，你会用流体注射针刺几次。
[13:00]。
穿着制服的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做好准备！”
“走！”
先去医疗室。
医疗部门的“首席医疗”科长拔掉葡萄糖注射液。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应该再对了。”
去释放室。
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告诉我。
“改变你的上衣!
还有一种情况，门诊就诊门诊，而不是根据门诊改变咨询。
我正在改变病人的监狱制服。
在手铐中间，“Kim，Gyu Gyu”装备护卫护送我的圆珠笔没收了我的圆珠笔。
（Kim，Gyu-gyu）门诊医护人员的印象是三名门诊医护人员戴的一次性口罩，戴绿色金属眼镜，双眼皮，薄而黑的皮肤，
我一直在跟金庆奎的门诊医疗后送警卫说。
“我需要一个圆珠笔，因为我必须写一个医生的笔记。”
“金圭玉”门诊医护人员把圆珠笔还给我。

我骑车司法部的车队。
我的眼睛上不戴黑眼镜和大眼镜，但是我从40年代初期的另一个“X23”眼睛开始，是门诊病人。
（“X23”眼睛和门诊囚犯的印象是大而肥胖的，正方形，眼睛薄，上唇厚，突出的上唇，突出的下巴，和黑皮肤。
属于司法部的保安车停在智能自行车大楼后的“首尔眼科”，被拘留者倒下。
（当你到首尔看守所门诊时，去牙科诊所或其他医院的犯人也会被送到司法部的车队。
[13:30]。
到达Hallym大学医院。
两名门诊医疗后送警卫与Kim Kyung Gyu，门诊医疗后送警员进行了交谈。
“我会带轮椅的。”
两名门诊医疗后送人员先下车。
在司法部的车队里，“Kim，Gyu - gyu”看守门卫对我说。
“我必须坐轮椅。”
我多次对门诊医疗卫士说“金洙圭”。
“我会走，因为诊所在二楼。”
“金，圭玉”门诊医疗罪犯继续假装他听不到我。
然后，“金奎圭”门诊医疗后送人员告诉我。
“在车外，有一个叫警长的警察。”
“告诉老板!
在司法部车队外，还有一名“X16”门诊医疗后送官员说“Kim，Gyu-gyu”

（'X16'门诊医护人员的印象是发达的眉毛，发达的颧骨，上角的尖角，大鼻孔，尖锐的皱纹，凹下来的眼睛，凸出的嘴巴，斜着的下巴端，。 ）
一名门诊医疗护送员将轮椅带到车前。
门诊医疗后送警卫让我下车。
我跟护卫员的X16说话。
“我会走路的。”
“X16”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告诉我。
“首尔监狱的规定！”
“坐轮椅！”
我跟护卫员的X16说话。
“前几天我走到诊所，但是是什么？
'X16'门诊医疗护送警卫强迫我告诉。
“条例已经改变了。”
“坐轮椅！”
但是，比我更早来的囚犯在进入首尔眼科时并不坐轮椅。
无论您是否在轮椅上进行门诊治疗，都取决于您的健康状况。
我申请规则只为我门诊治疗轮椅。

（后来，首尔看守所坐在轮椅上，父母对我很危险。）
最后，我坐在轮椅上，门诊医护人员用长链连接到轮椅和手铐上。
乘电梯到二楼灭火器内科。
电梯里的公众盯着我。
[13时40分]。
我将在6号房间6号的Hallym大学医院预约医学教授。
在等待医疗照顾的时候，三名护送员守护着我坐在轮椅左右的椅子上。
[13时50分]。
“Kim，Gyu - gyu”门诊人员把我介绍给坐在后排椅子上的人。
“这是一个家庭吗？”
我回头看了看，妈妈走过来坐了下来。
五分钟后，我的父亲来了。
我告诉我的母亲。
“'真棒'卫兵给我亵渎和咆哮。
“因为缺钱，请付40万韩元。”
我的母亲告诉我。
“你有法庭文件来找你吗？”
我的母亲急于想要失踪的法庭文件。
我告诉我的母亲。
“几个来了。”
“在首尔看守所迟了一个多星期后，他给了我一份文件。”
“最近没有法庭文件。”
“Kim，Gyu - gyu'门诊医疗卫兵守卫在我和我母亲之间。
“金奎圭门诊医生顾问和另外两名门诊医护人员默默地听我和我母亲的谈话。
在上次门诊访问期间，三名门诊医务人员拼命干预，除了符合规定外，还不能通话。
这一次，门诊医疗后送警卫一直忽视对话。
我通过参考官员的真实姓名和职位来揭露嘲笑和亵渎。
门诊卫兵不要干涉，不要像“守卫”
除了首尔检察厅的采访之外，我不能谈话。

然而，汉城拘留中心却不愿采访，因为我拒绝采访外人，也无法通过窃听和窃听来收集信息。
'Kim，Gyu - gyu'门诊医生当我看不到我的母亲时，他故意告诉我，母亲来了，让我有一个自然的谈话。
我的母亲告诉'金，圭玉'门诊医护人员。
“你能一起去诊所吗？”
上次护送警卫告诉母亲。
“我必须得到顶层的许可。”

上次门诊等了很长时间才报到广播，并给予指导。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金奎圭”门诊医务人员毫不犹豫地跟妈妈交谈。
“如果'郭英海'医疗主任要去做！
“金洙奎”门诊部原本是一名高级官员，有权接受首尔看守所的报告和指示。
[14:00]。
“Kwak Younghae”官员的医务人员到达Hallym大学医院。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开始接受治疗。
我通常去诊所，门诊有一名卫生人员，一名医务人员和一名其他门诊医务人员。
今天，不像往常一样，所有三名门诊卫兵进入诊所。
专门派出三名门诊医疗护送员向检察机关报告窃听和拦截，而不是监视。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验血显示营养状况已经足够。”
“但胰腺的水平有点高，所以我不想做超声波检查，但是我想做太多的检查！
（后来我有很高的指数。）
（到目前为止，无论肝脏如何，我的胰脏水平都很高）。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我可以去医院吗？”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Kwak Young Hae的医疗室主任的卫兵。
“小儿治疗导致住院。”
“厌食症是一个精神问题，所以我建议你去神经精神科去看医生和入院。”
“买水，因为你说你买了。”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营养饮料可以用处方购买吗？”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Kwak Young Hae的医疗室主任的卫兵。
“如果你去药店，你可以没有处方的生活。”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营养饮料应该有一个处方。”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打电话给药房打电话。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Kwak Young Hae的医疗室主任的卫兵。
“有一个”绿色通道“，可以买来没有处方。”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如果你喝营养饮料，你不需要在首尔看守所喝葡萄糖吗？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闷棍多少天了？”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它保持一个星期。”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我们必须平衡营养饮料与葡萄糖溶液一段时间，直到血液足够高。”
[14:10]。
治疗结束了。
我进了诊所，负责郭桂英医疗办公室，门诊3人，家长2人。
我立即分手，不告别父母。
解锁Hallym大学医院大楼入口处的轮椅镣铐。
我在Hallym大学医院大楼的入口处登上了司法部的车队。
我在“汉城眼科”停了一会儿，拿了“X23”眼睛和门诊医疗被拘留者。
在返回首尔看守所的途中，
因为在首尔看守所检查站前的“X23”眼科医生和门诊被拘留者发誓要自言自语，指导门诊医疗服务的警卫的气氛正在下沉。
（首尔看守所检查站大楼二楼有两个自动高位铁门，警卫在这里寻找通道车辆和人员。
[14:30]。
到达首尔看守所。
从释放室释放手铐。
走廊的墙壁被画了，并且油漆的气味是严厉的。
门诊护卫员带我到私人房间接受治疗。
“宋相润”负责人告诉我，
“你怎么了？”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没有异常。”
门诊治疗与前几天的门诊治疗截然不同，按计划进行。
首尔看守所痴迷于我和父母的交谈和信件，热衷于收集信息。
[16:30]。
医务官员Kwak Young - Hae打开了码头告诉了我。
“这是我母亲从Hallym大学购买的一种营养饮料。”
“病房警卫会给你三次早餐，午餐和晚餐，并告诉我你是否需要更多！”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给我一种小豆浆包的营养饮料。
营养饮料包括富含抗氧化维生素C，E的营养补充剂。
营养饮料不是一次一起服用就可以杀死的药物。
首尔看守所给我一个观察喝一杯营养饮料。
它被写在从首尔看守所收到的营养饮料的成分表上。
“产品名称：Minnie Wells，150mL，200kcal，Medifood，High Protein Concentrated Balanced Nutrition，生产商：Hanmi Medicare Co.，Ltd.”
“韩国食品株式会社京畿道平泽市松丹106号”

“首尔Sungdong-gu Seongsu Ilro 702室7楼55号客户订单和产品订单：080-468-7001”
“www.medifoods.co.kr”
我不喝营养饮料，但我把它们放在纸盒桌上的垃圾箱之间。
门诊通常会提前结束。
今天“月亮男人”的律师即将到来，下午他就知道如何去面试律师了。
答应来韩国的第二个律师，月炳文不在第二周。
[18:00]。
“X17”保安室的一名高级官员穿着一套西装和一顶统一帽子的“赵素炫”医疗单位经

理开了一个码头。
（“X17”保卫室的高级警卫描述的是木川花类的保安，年龄60岁，小关键，小身材，皱纹的老脸，红黑的皮肤，嘴巴，紧张的表情）
（在汉城的拘留中心，保安室的警卫通常穿制服。）
上次以后，我是“曹秀贤”医疗部门经理的第二位。
属于“X17”保安室的高级官员在码头访问旁边担任“曹素炫”医疗部门负责人。
（在首尔的拘留所，下属代表高级人员关闭牢门。）
在首尔看守所，属于“X17”保安室的高级医务官员因为“曹秀铉”医务部门的班级非常高，所以正在抱着牢房门。
当我看到保安室里的高级警卫时，我认为“Chosho-hyun”医科主管属于保安室而不是医疗室。
“曹秀贤医学部经理在码头上放了一种营养饮料。
我跟曹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交谈。
“什么是？”
“Cho Soo-hyun”的医疗室经理指着放在纸盒桌上的“Kwak Younghae”医务室经理的警卫的晚餐营养饮料。
“曹素炫”医疗部门的经理跟我说话就像对付动物一样。
“那！”
“那！”
“曹秀贤”医学部长不得不看CCTV，以便把晚餐的营养饮料放在“郭幼铉”
“曹秀贤”医学部门负责人很快就在纸箱办公桌上发现了营养饮料，
已经在晚上，“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官员给了一个营养饮料。
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候，出席夜间的病房转移了药物。
你可以在营养饮品中混合药物，就好像你在2015年在精神病院注射药物一样。
Soo-hyun医学部门负责人感到一种恐惧的感觉，即使他有一种营养饮料，他又给了一份营养饮料并观察我的反应。
在这个时候，除夜间工作人员之外的医务人员正在离开。
即使出现奇怪的情况，也很难求助。
由于害怕医学科长“楚素庵”，我感到害怕郭永海首席医官的身份，也不喝营养饮料。
我想我会在“Kwak Younghae”的医务官员返回营养饮料的时候，
我跟曹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交谈。
“我不会喝的。”
“曹素炫”医疗部门的经理像对待动物一样对我说话。

“好的！”
“好的！”
医学部门负责人曹秀贤回来喝了营养饮料。
今天天气在第二次监禁期间是最好的。
今天，我很长时间不适合闷棍，我睡在我没有插入注射针的状态。
[22:00]。
我半夜起床，因为气味太糟糕了。

2017年1月7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6:15]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我需要得到葡萄糖溶液。”

“你什么时候来医院？”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要在注射液前洗针。”
“我什么时候该走？”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必须在上午八点半离开，所以让我们面对它！
“我会在今天早上八点打电话。”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好的。”
“请你昨天服用营养饮料。”
我昨天把营养饮料还给了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首席医官。
医务主任郭英海以一种女性化的态度对我说话。
“我没想到会喝酒。”
“你为什么不呢？”
“不好吃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不喝，因为我没有喝。”
“我现在不需要你，但我会晚点喝的。
“Kwak Younghae”卫士的医务官员带着营养饮料回来。
房间里有中央电视台，但是因为首尔看守所像警察一样正在编辑视频，所以在房间里一个人不喝可疑饮料。
由于媒体报道把我当成小孩子，我不能像其他囚犯一样过正常的生活。
我不想错过在首尔看守中心单独监禁的机会，以免受到其他被拘留者的痛苦和骚扰。
为了确保其他囚犯的人身安全，我被单独监禁在每一班只有两人监禁。

我认为，即使我的身体被折断而被关在一个孤独的地方，插入一根汁液针也很明智。
如果厌食症得到治愈，我会从牢房移到暴力房间。
我知道房间的生态，因为我在2015年的拘留时间里有暴力室囚犯的经验。
[6:50]。
周末，病房警卫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区官员关闭码头访问并返回。
[9:10]。
在周末，“Ryu Sung-hyun”的守卫来找我告诉我。
（“柳成铉”病房官员的印象是，班上有两名队伍，刺绣班的高峰时期，在2015年入狱时，修长的短，短短的运动发型从1到长2厘米，我总是给我一包药，我是全罗北道的人，是在河东省庆尚南道使用的一种标准语言，与全罗南道方言混合在一起。
（后来“柳成贤”病区军官，病房官员很难“桑尚容”病房官员，
（柳成贤的病房官员会和我一起去医疗服务。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在医疗室里，有一个“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卫兵和一个“Hyeonwon”的医务官员。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有一个急诊病人，我打了很晚的电话。”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官员看着我的左胳膊告诉我。
“你的手臂虚弱，皮肤似乎肿胀。”
“我会把葡萄糖溶液放在我的手背上。”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一旦将针头插入我的手，就失败了。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船很弱，失败了。”
“如果你再次失败，我不会放弃葡萄糖。”
“黄汁液是几针，但不是现在。”
“我要用一根蓝色的树汁针，这是一个很厚的注射器针头。”
医务总监郭英荣只获得了两次。
葡萄糖溶液是正确的。
“Kwak Younghae”医务官的医务官员用水银系统测量我的血压。
基线检测结果显示，血压为110～80，血糖为85。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之后我会试着加一个绷带，所以请稍后再给我一个绷带。”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务人员给了我一点绷带。
“Wonjinja”的医务主任和“黄仁镐”的医学律师给了我一个奇怪的说法，而不是暂停我。
医务室的负责人郭永海用绷带固定流体流量调节器，以便控制流体的流量。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我看到走廊里的摊位上空出现了天空。
今天天气晴朗。
[9:40]。
负责这项工作的“柳成铉病房”的警卫打开码头告诉我。
“这是一个完整的练习时间，到目前为止你是如何做练习的？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我没有运动过。”
“Ryu Sung-hyun”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
[11:40]。
“西归野”广告部的官员穿着一顶制服帽子，带着一名戴着制服帽子的守卫，开了一次码头。
（“西归原”广告参谋官的印象描述是，班上有两匹交感马匹，绣马蹄铁，额头M形，尾巴狭窄，披针形，眼睛长，硬而厚的耳廓，大鼻孔，宽鼻子）。
其中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没有关闭就进行了码头访问。
“石原原”广告室的官员保持一个营养饮料，并不断告诉我。
“哈林大学医院请吃这个药方！
我告诉广告公司的官员“Seojiwon”。
“精细。”
“我不会喝的。”
“Seo won”广告室的官员告诉我。
“告诉我你是否需要它！”
“Seojiwon”广告室的负责人回来了。
[12:10]。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你吃米饭吗？”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没有。”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你喝营养饮料？”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我不会喝的。”
直到昨天，守卫，包括门卫，并没有强迫我吃米饭。
“吃米饭！”

不同于平时，我今天早上被迫吃东西。
我不应该把在首尔看守所吃饭的消息传递给负责这个机构的“Ryu Sung-hyun”病房的卫兵。
[14:30]。
在周末工作的病房的Ryu Sung-hyun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喝水吗？”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是。”
柳承铉病房官严厉地对我说。
“你喝多少？”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我不知道。”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你们每人喝一杯吗？”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我不知道。”
“Ryu Sung-hyun”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
即使是周末，首尔看守所也不让我休息。
[16:00]。
我们走过孤单的卫生间窗户的栏杆，看看在太阳前面经过的苍蝇云。
我记得我在2015年夏天看到的天空，超出了单独的卫生间窗户的酒吧。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律师很久没有在场了。
[17:10]。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吃！”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没有。”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那么喝一杯营养饮料！”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没有。”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回来了。
晚餐有一个煎饼，房间里有味道。
蟹体内有过敏症状。
[21:30]。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8日周日下午日记。
[1:00]。
晚上工作的“柳成铉”的警卫在半夜对我生气，和我说话。
“不要把垃圾扔出去！”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在房间里扔垃圾，并关闭了码头访问。
我感到惊醒和恐惧。
“柳成贤”病房官员有精神病。
[6:50]。
周末，码头前的“康国”病房的官员走访我，告诉我。
（“康中国”病房的病房卫士描述如下：班级，教师，刺绣班三峰，瘦型，三头额皱，冷眼，大眼，双眼皮，这是令人厌恶的。 ）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和河边的警卫看守。
“没有。”
[8:00]。
河边站的官员在他的脸上写下了一个蓝色的面具，并对我进行了一次毒药访问。
“你记得我昨天几点得到葡萄糖溶液吗？”
我和河边的警卫看守。
“我不知道。”
康江病房官员一再对我说。
“你记得我昨天几点得到葡萄糖溶液吗？”
我一再对河边的官员说。
“我不知道。”
[9:10]。
正在周末工作的官员李福熙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官员金承一在十六号门前等我。
（“金胜一”）狱警的印象是，这个班级是刺绣班的班级，绣品班的班长，大的班长，身材魁梧，额头窄，眼睛窄，尖鼻尖，弯曲的眉头，厚厚的声音。）
（2015年入狱时，当我在安阳市医院收到“Winnisolju”液时，Kim Seung Il官员在前来医院接受治疗的大量医院访客的面前公开呼叫了我的真名。 ）
（当我向军官金胜利指出的时候，他说他会在档案站里找我的监狱号码，叫我监狱号码。）
“金胜利”军官看着我，脸上露出笑容，好像他记得或被监禁一样。他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金胜利看守把我带到医疗室。
只要你去医疗室，“升金洙”医疗中心警卫卸下流体流量调节器的绷带，使葡萄糖溶液给药速率最大化5分钟。

通过这种方式，医疗机构在测量血糖之前突然施加葡萄糖溶液，从而提高血糖水平并记录血糖。
“圣金苏”医疗中心的官员告诉我有关葡萄糖瓶的事。
“葡萄糖溶液不适合吗？”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我不知道。”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得到葡萄糖溶液？”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我不知道。”
“请看病历”。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卫兵在监视器上看着我告诉我。
“是的，从星期五开始。”
“圣进苏”医生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和脉搏。
基线检测结果显示，血压120～80，手脉70，血糖85，体重46公斤。
我注意到基本测试的结果。
医生“成功人”看到我，告诉我。
“为什么不？”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那么为什么要衡量？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不要早上被愚弄！
“我也很烦，因为我在周末工作。”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给我一个贴在流体注射针头上的创可贴”。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警卫确认了我左手的液体上附着的针绷带。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卫兵剪了一块胶带。
“圣金苏”医疗中心的警卫带我去房间告诉我。
“你不吃米饭，我受到刺激。”
[12:05]。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要去吃饭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今天，天空中有云，蓝天不可见。
因为我在海立大学医院看到我的父母，天气阴天，我今天感到沮丧。
我想在发布后在医院治疗抑郁症。
[17:1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要去吃饭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21:00]。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职业日记。
[7:15]。
负责这项工作的“柳成铉病房”的警卫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是。”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不要喝营养饮料？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是。”
[7:30]。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当我们听到医务人员的谈话时，钟永'医疗室的男护士被安置在首尔看守所的其他地方，而不是在医疗室。

在医疗室，“宋金苏”医疗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你没有得到足够的葡萄糖？”
“原人”医务部门负责人与医疗中心“圣进苏”的律师进行了交谈。
“我想他只是放松了绷带。”
“圣金苏”医疗中心的律师释放了创可贴，最大限度地调整了流体的输送速度。
“血津苏”医疗中心的警卫在测量血糖之前短时间内就会增加血糖。
医务人员的负责人说，汁液的速度太快，心脏病发作，现在速度很快。
“圣进苏”医疗中心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警卫抓住我的手腕，数着我的脉搏。
基本测试结果是用水银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10至80，手动测得的脉搏率为68，血糖为63，体温为36.4摄氏度，体重为46公斤。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你吃米饭吗？”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没有。”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你喝营养饮料？”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没有。”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吃米饭，喝营养饮料！”
“圣进苏”医疗中心卫士将测量值记录在电脑上。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警卫带我去了房间。
我经过一楼管理室前的16楼，看着管理室里的显示器。
“柳成铉”监视我监禁的第二个单独监禁的CCTV屏幕。

（后来，柳成铉的警卫总是全程监视第二台闭路电视的闭路电视。）
工人最初同时监测1个单元，2个手机和3个走廊的3个站点。
我还在房间的箱子桌子上看了报纸的标题字母，把屏幕的分辨率提高到了整个屏幕。
决议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可以看到纸上的字母。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从囚禁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当我半夜的时候，有人解释说，夜间工作的守卫匆忙地用钢桶盯着孤零零的房间。
在2015年被拘留时，我经过了管理室的前面，并在2015年看到了“Woo-bae Lee”病房警卫管理室的监视器。
在监视器屏幕上，第一个房间，第二个房间和走廊的所有闭路电视屏幕都出来了。
中央电视台2015年入狱时表现不佳，所以“2015年艾恩贝”看守单独进屋看望码头。
如果我在2015年去了医疗办公室“恩 - 裴”，病房的卫兵进入房间，把所有的财物交出来。
但是第二次监禁，由于央视的高性能，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应该做的工作，所以做的工作也少了。

中央电视台高层也强调，警务人员宋相容并没有把这个孤独的内部颠倒过来。
自2015年以来，首尔看守所一直在鞭me我。
首尔看守所彻底监视我所有的行为，比如我偷偷吃什么，看到什么，看什么，写什么信，写什么信，等等。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隐藏起警卫或隐藏的东西。
从一开始，我不在乎跟CCTV监控，自然而然地做一切事情。
闭路电视屏幕不仅在管理室，而且在安全室。
安全办公室使用闭路电视屏幕进行滥用检查，医院“曹秀贤”的负责人通过观看闭路电视屏幕摄取营养饮料。
我认为这是巧合。
首尔拘留所滥用先进技术，不关心隐私，忽视我的人权。
汉城拘留中心监控中央电视台，以便在单独囚犯企图自杀或紧急情况下保护囚犯的安全。
只集中和监督一个囚犯，而不是包括其他被拘留者在内的共同安全，可能会侵犯人权。
[8:30]。
“宋相润”病房官员正在上班途中。
很长时间以来，“宋相润病房负责人的奇怪的笑声并没有停止好几个小时。
首尔的拘留中心严重封闭，偷偷摸摸，所以你必须疯狂成为一名监狱看守。
“宋相润病房负责人是相信正义的正常人，而是对腐败现实的同情和适应。
[9:00]。
四名保安员打开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我会做一个细胞检查。”
其中一名警卫走进房间，通过偷看厕所，信纸盒放在纸盒桌上，
[14:10]。
公共事务部门的公职人员刘秉旭带来了一名卫兵，并进行了一次毒药访问，并告诉我。
“你好吗？”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是。”
公共事务处处长柳秉枢

[16:2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没有。”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喝酒？”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不知道。”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想我妈妈买的，我会保留的。”
[16:4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你有信吗？”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2017年1月6日下午3点06分，“杜德豪”区政府办公室将收到父母的奖品。
与母亲的来信不同，在审查后收到付款之前不会延迟，因为收到养老金是在收到当天给我的。
收到奖品收据后，黄仁浩医务官员黄仁浩并没有发表声明，要求他的父母在2016年12月25日上午8时40分投入剩余款项40万韩元。
[17:10]。
关闭结束后，第一次面临的警务人员“钟浩进”拿着一台水银血压计，走访码头。
（“钟浩瑾”医疗室监狱长的印象是班上有两个高峰，绣班，方脸，宽额头，方额，两眼皱纹，眉间宽鼻，有一个清晰的个性，喋喋不休的表情，沮丧的表情，容易激动和喋喋不休，以及躁郁症）。
“钟浩瑾”医疗室的警卫没有走进房间，在走廊里蹲下。
首席医官郑和金告诉我。
“我会得到血压。”
钟浩瑾医生测量我的血压。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压为130～90，脉率为68。
如果您通常在此时进行检查，请致电医疗办公室。
由于医务人员下午6时离开，目前不计划离开诊所。
我今天靠在墙上，动不了多少。
我看中央电视台，觉得我的健康状况更糟，并且变得孤独。
“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接到医务室的时候，医务人员来得不是很快。
为了去医疗室，我等了一个叫“宋相润”的警官，至少要等一两个小时。
在首尔拘留所，安保办公室或高级部门的指示得到迅速处理。
我和保安室一起在十六楼一楼管理室看CCTV，看着我指导医疗室。
首尔看守所密集监视着我。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10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7:10]。

码头访问前的副工作区卫兵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13:3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去医疗室！”
当天下午，许多囚犯来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我拿着一袋葡萄糖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和其他囚犯在候诊室里等候。
等待的时候，郑成桓的医生来到候诊室，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告诉我。
“我得等很久了。”
一位医务官员金钟年坐在候诊室入口处的一个大型加热器前的一张桌子上，为自己暖和起来。
（“金正恩”医疗室监狱长的印象描述是2015年入狱时民兵，绣班，一次见面，看起来比年龄小的样子，白皮肤，金属材质的框架，浓密的睫毛，头发，浓密的嘴唇，标准的语言，微笑的嘴巴，被推定为来自全罗南道的Wando。）
医学院律师金正恩告诉我。
“吃米饭！”
“比注射液注射针更好。”
我只是点点头，不再和“金正恩”医疗室的卫兵交谈。
除了“金正恩”的医务人员之外，我以前没见过的警卫们都很惊讶地知道我真实姓名的细节，厌食症的症状，
首尔看守所应负责泄露我的个人信息。
在首尔的看守所里，狱卒们没有工作要做，也不忙。
警卫们总是交流关于囚犯的谈话话题，并且比律师更了解事件。
关于各种事故和事故的隐藏故事被假设为由卫兵在互联网上传播。
[14时25]。
首席医官郑成焕来到候诊室告诉我。
“来吧！”
当我进入医疗室时，医疗室的负责人郑成焕告诉我。
“坐在医疗室的候诊室里一会儿！”
“曹秀贤”医疗室的经理穿着一件白色的医生的长袍，戴着口罩，坐在一张正义ID脖子上的桌子上。
过了一会儿，“曹秀贤”医学部的主任很久才来找我。
“曹秀贤医疗部经理看着我，和我说话。
“来吧！”
因为善良和好奇，“曹秀贤”医科长不见我。
“曹秀贤”医学部门的经理一见到他的眼睛，就避开了凝视。

“曹秀贤”医科长看起来有些害怕我，因为他在2015年记得我入精神病院的时候记得我。

当医务人员上下班时，我通常会打电话给我。
不像往常一样，今天我在医疗室的这个繁忙时间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候诊室里等一个小时。
“曹秀贤”医学部门负责人打电话到医疗室去见我一次，以便工作。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血液会流回流体连接器，我会再次插入流体针。”
“万金者”医疗部门负责人称“黄仁豪”为医务人员。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指导黄仁浩的医务人员。
“经常检查血液回流体连接器！
当我离开房间时，血液不会流回流体连接器，当我在候诊室等候一个小时，血液就回流了。
我尽量用右手拿着葡萄糖袋，但血液正在回流。
我没有权力与医务部长交谈，所以我让他们随意思考。
“参谋长”医务科长从左手拉了注射针头。
血液不断涌出。
“首席”医学科长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数字是多少？”
“Wonjinja”医务人员的负责人不能马上回答。
“元气吉”的医学部长长久以来一直在讲这件事。
“他的血压正常从120到70，他的脉搏是80。
“医务人员”的医疗部门主要是衡量我的血压和谎言。
“参谋长”医疗部门负责人衡量我的体重。
我看到45公斤的规模。
我故意不理它，告诉医务处处长。
“你的体重是多少？”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我的体重增加了1公斤。
“这是46公斤。”
“参谋长”医疗主任记录他最后的体重变化，没有变化。
医用室内清洁器将耳温计放入耳孔并测量温度。
基本测试结果是一个36.3摄氏度的体温。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躺在医疗床上！”
我躺在床上。
对待其他被拘留者的“曹秀铉”医务室主任指示“校长”医务部门主任。
“我会测试另一个犯人的心电图。”

“准备一个心电图设备！”
我从床上下来，另一个囚犯躺在床上。
“曹秀贤”医科主任指导“首席学徒”医学科科长，“曹秀贤”医学科科长优于原首席医学科科长。
“曹秀贤”医学部门的经理完成了其他囚犯的心电图测量。
医务室鼓励囚犯照顾自己的健康，并向司法部表示感谢。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再次躺在床上！”
医护人员把一根针插入左手腕血管。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只更换流体连接器，并将最后使用的葡萄糖袋连接到流体入口

针。
“原来诊所”的医务人员用绷带固定，因此不能通过安装流体流量控制器来调整药物的速度。
警卫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十四时50分]。
警卫带我去了房间。
在走廊里，我遇到了一个上金在十号牢房折磨我的“金进锡”被拘留者。
“金进植”的犯人对我过去说话。
“吃米饭！”
“你在做什么？”
囚犯Park Jin-sik感觉不好，因为他假装在监狱看守面前让我担心。
在第十监狱被关押期间，“金进植”被拘留者要求监狱看守进行采访，并把我卖给一个精神病患者。
囚犯Park Jin Sik告诉我面前的警卫。
“我不能住在像他这样的牢房里。”
“我们必须把他搬到孤零零的地方！”
朴金植被拘留者强烈建议狱警把我送到牢房，最后我到了孤零零的地方。
10号牢房的囚犯殴打我。
我真的很担心告诉卫兵被“金劲锡”被拘留者殴打的事实。
如果你跟狱警交谈，“金进锡”囚犯可能会受到重罚。
我还没和监狱看守谈话，因为我在病房里看到“金瑾'”的囚犯时，对自己的情况有些问题。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从现在开始，我将限制饮用水的供应。”
“拘留在汉城拘留中心的囚犯向媒体曝光，囚犯用饮用水洗澡。”
“喝开水是为了喝水，不是为了洗个澡，要么在晚上拥抱它变冷。”
“如果你移动你的牢房，不要告诉任何人添加更多的饮用水！”
所有的囚犯都习惯于清洗煮沸的饮用水，拥抱和拥抱。
宋相龙病房的警察经常用整个对讲机威胁囚犯。
[16:10]。

医疗室清洁工打开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我刚才没有在医疗室里测量血糖。”
医疗室清洁剂测量我的血糖。
首尔看守所的医疗办公室太不稳定了，我忘记了测量血糖。
基本测试结果是90血糖。
由于葡萄糖溶液，血糖高于上次。
[16: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17:00]。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早上天空阴天，天空足够明亮，下午夕阳照耀。

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7时00]。

一名穿着冬季足球运动员穿着羽绒服的运动头盔的卫兵正在开一个码头。
（“韩东勋”病区军官的印象描述是班级，教师，绣三班，前额窄，头发窄，出眼，长鼻，尖鼻尖，卷曲眉毛，胖乎乎的球，白皮）。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是。”
医疗办公室主任郭永cle清洁流体流量调节器的绷带，并调整流体给药的速率。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你不吃吗？
我告诉韩东勋病房警卫。
“是。”
[7:15]。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金珠年”医疗办公室，“元吉”医疗办公室，郭永海医疗办公室。
医务室的负责人Kwak Young-hae用一次性注射器将葡萄糖溶液从葡萄糖注射器袋中取出，并将其注入封闭的注射器针头。
当堵塞的钉子回到血管中时，会引起血管疼痛。

Kwak Younghae的医务总监只更换流体连接器并重新连接葡萄糖液袋。
医务总监Kwak Young - Hae外科医生调整流体给药率并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10至80，脉率为68，血糖为88，体重为45.5公斤。
在医疗室里，“医务人员”的负责人一再对我说话，但因为很难回答而忽略了一切。
[7:30]。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11:30]。
孤独的内部太干，不能倒入鼻子。
我不能止血。
[14:20]。
“孙孙孙”军官和“穿制服的宋相龙病房”的官员开了码头。
（“伊春春”）官员的印象是，在同情者队伍中，有两名队员绣上了上睑皱纹，短鼻子，红锥，厚嘴唇，张口，大嘴巴，挖空的下巴，大牙，左上下颌磨牙金牙，“李恩培”2015年看守卫兵外表和气氛相似。）
“淳孙孙”卫兵向我展示了他左上颌臼齿的金牙，微笑着笑着。
“我需要开会，但是我没有得到足够的葡萄糖。”
“鲍勃为什么不吃饭？”
我跟军官春孙孙说话。
“我不知道。
这个军官Chun Seon对我说。
“有什么不便吗？”
我跟军官春孙孙说话。
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我会告诉你。 “
然而，监狱长淳森孙却说他不舒服。

“淳贤孙”军官硬化他的脸，左转向我的方向。
我会再次告诉你，“孙苏苏”军官又笑了起来。
“春日太阳”监狱卫兵将在一到两分钟内返回。
监狱长“春风”从一开始就不想采访。
[16: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走访码头前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从遥远的地方，“hi hi'sound”的声音，宋桑云病房负责人的一个不好笑声，沿着这个奇怪而阴暗的走廊回荡。
我感到害怕“宋相润病房”负责人的笑声。
[21:30]。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牙龈降低，神经暴露，对刺激敏感。

即使你只喝水，也不能喝冷水，因为你快死了。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职业日记。
[6:4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昨天听说，我今天早上九点去安阳市医院。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昨天没有听到这个故事。”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昨天没有工作，所以我没有说话。”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Kwak Younghae医疗办公室的警官证实了我的记忆，以便了解我是否在房间里呆了太久。
医疗室突然把我带到安养医院检查血液，迫使我住院。
我想我会补充血液中的电解质，为强迫住院做准备。
[7时00]。
我用对讲机和“金三槐”看守讲话。
（“金三槐”军官印象的描述是，这个班级由两个人组成，两个刺绣班的高峰，眼睛下的眼睛和1988年的“尹金英”，作为喜剧演员出道tvN“喜剧大联盟”体质相似。）
“给我一份营养饮料。”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我会给你一个。”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营养饮料被列在每天8到12餐的桌子上，应该一次消费四餐。”
“金三浩”病房官员会给你一个营养饮料，并确保你喝了一切。
“金三槐病房官员怀疑我，给了我一种非含药营养饮料。
喝了营养饮料后，变得非常沮丧。
因为坚果饮料的成分留在吸管中，所以卡在营养饮料中的吸管不会回到警卫。
如果您正在经历异常营养饮料，请尝试稍后再提交给分析师。
[8:00]。
晚上有很多的雪。

眼睛在浴室窗户的酒吧外面堆积约5至6厘米。
“宋相润”病区军官去上班，笑着“嘿嘿嘿”，走过走廊，独自歌唱离奇的歌词。
我首先听到这首歌，而且我误解了歌词太奇怪了，以至于“白玉琴”的清道夫在唱歌。
“Wackong Jongin”的病房清道夫被安置在一个特别的病房里大约2到3周，并从警卫那里要求。
[8:55]。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去门诊护理！”
“便衣门诊医生朴泰雄在码头访问前等候。
（“朴泰'”门诊医生的印象描述是一个小瘦，眼睛上的眼睛，许多皱纹，突出的嘴，尖锐的下巴，无光泽的眼睛，黑眼睛，粘糊糊的球，几句话）。
“Park Tae-heung”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带我去医疗室。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负责人拉注射针。
医务处处长一直跟我说话，但我没有仔细听。
基本测试只测量血糖。
基本测试结果是112血糖。
[9:00]。
我离开医疗室后，我从病人的监狱里得了腹泻。
我告诉'博泰兴'门诊医疗后送的警卫。
“我裤子里有腹泻。”
“朴泰out”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告诉我。
“去单独的房间，换上病人的监狱制服！”
首尔检察官守则将囚犯限制在一个监狱制服上。
不过，有很多囚犯有多套西服。
我只有一个病人的西装，我跟他说话。
“只有一条裤子。”
“Park Tae-heung”门诊人员对我怀疑，并与“宋桑云病房负责人”一起在管理室内看了一眼带着中央电视台的内裤和病人内裤。
去释放室，双袖口和腰带。
我通过司法部车队的Emart Anyang分部通过西部邮局去了安阳洋桑医院。
四名门诊医疗护送带我到安养堂医院。
安阳sie医院的每一层都有一名派出员在医院穿着制服。
每次我上下移动，除了三家门诊外，其中一名在派出所工作的警卫员被换了。
我上楼，父母提前来了。
粉红护士的护士的'X24'安阳山医院的护士告诉我。
（'X24'）Anyangseum医院的护士描述为女性，中年，短发发型，斜脸，眉间眼短，眉毛间无眼，双眼无光，下鼻尖，倒三角脸，胖乎乎的球。）
“测量你的血压！”
安阳医院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46～106，脉率为81。
自动血压计的结构只能插入右臂。
'X24'安养院医院的护士告诉我。
“血压高”
“5分钟后再试！”
5分钟后，自动血压计再次测得的血压为152～116，脉率为79。

'X24'安养院医院的护士告诉我。
“血压高”
“左臂和右臂之间的血压可能有所不同。”
“用你的左臂试试你的血压，而不是你的右臂！”
“X24”Anyangseam医院护士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左臂的血压。
血压是140至100。
“X24”Anyangseam医院护士测量我的体温。
体温是35.8摄氏度。
[9:40]。
肾内科的成员朴相恩进入安阳医院院长的总统办公室。
（“朴相恩”）安阳市医院院长对安阳市医院二楼安阳医院肾内科主任，肾内科一室，穿着白色医生袍，中间年龄，中年脸，瘦长的头发。他是京畿道军浦市冈姆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每天在安阳市医院接受治疗。
（安阳市医院院长朴相恩的态度是医院院长，高级调查员，国家情报人员）。
（Anyangseams医院院长朴相恩，比Anyangseams医院主页的照片还年轻，脸色僵硬）。
（根据我的研究结果，安南桑医院是由一个基督教宣教机构建立的，目前正在非洲和北韩进行传教活动。）
（安养堂医院院长朴相恩，在医疗领域进行了肾脏移植，并担任安养院医院院长，曾任直系国家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Park Geun-hye总统，国家生物伦理研究所所长，非洲未来基金会常务代表。
（韩国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认为自己优于黑人，因此他们在非洲进行宣教活动，并为未来奠定了未来基础。）
（安养医院院长朴相恩写了“生物医学伦理”一书和“肾移植”一书）。
（安养堂医院院长朴相恩，韩国釜山釜山高校研究生院医学博士毕业，美国克顿顿神学院毕业，神津大学医学教授医学院。
（安阳市医院院长朴相恩在安阳市医院主任医务室主任的问候中突然说：“我祈求患者康复，快乐，祝上帝安好”）
（“朴相恩”）当我把安阳医院的经理的话和行为与我比较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来不来来去，我脖子上看了一个医生听诊器，贴着一张微笑的照片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医生，你不得不担心做一个心理传递。
（安养堂医院院长朴相恩认为，考虑到他对囚犯的态度，他已经把非法的肾脏拿出来了，这是一种器官的收获。）
（世界各地有很多好的精神病患者才能，因为他们知道，因为他们不出国，所以他们像我一样睡着更容易，更方便。）
我，医务总监郭桂英，门诊医疗服务员朴泰Me。
当我进入诊所时，我环顾四周，和我的父母一起进去。
（后来，妈妈告诉我说，安阳医院院长朴相恩从上午9点40分到上午10点10分不在安阳医院，现在也没有进我的诊所。）
（不过安阳医院院长朴相恩每星期四早上都去安阳市医院。）
（我从上午9点40分到上午10点10分在朴相恩医院院长的照料下）
在诊所有30分钟的医疗咨询。
咨询是在没有监护人的父母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
安阳市医院院长朴相恩没有咨询我的内科就给我一个关于这个事件的精神咨询。
我是Anyangseam医院“Park Sang Eun”的安阳医院第一任主任。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务官员首先向Anyangseams医院的主任解释了“Park Sang-eun”关于我的健康状况。

“Park Tae-heung”门诊医务人员与我的医生，安养堂医院院长朴相恩记录下我的谈话。
Anyangseum医院院长朴相恩告诉我，
“理想在哪里？”

我正在和安阳的导演说话。
“没有异常。”
不久之后，Anyangseum医院院长朴相恩开始提出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
Anyangseum医院院长朴相恩告诉我，
“2015年在Anyangseum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我谈到了黑客入侵，你还记得吗？
我正在和安阳的导演说话。
“我不会评论这个案子。”
“这是一个没有评论。”
安养医院院长朴相恩认为我是一个拒绝吃东西，强迫我留院的精神缓解者。
我正在和安阳的导演说话。
“2015年我访问时，一位医生Joo Hyun-joo诊断出我的压力性厌食症异常。
“Jo Hyun-joo”Anyangseum医院的医生是一位女性精神科医生，从耳朵到下巴脸上都有很大的疤痕。
安阳市医院院长朴相恩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把我当成一个精神病患者。
Anyangseum医院院长朴相恩告诉我，
“这是在国内管理的机构，但是强调什么？”
“你有没有想象中的人会惹恼你？”
安养堂医院院长朴相恩说，“在国内管理的尸体”在监狱里经常被狱警使用。
警卫形成了这个有偏见的精神世界，使痛苦的被拘留者感到痛苦，并陷入自我伤害的意识中。
我在2015年被拘留时在首尔采访了拘留中心。
他说，他是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汉城的负责人告诉我的。
“这是在国内管理的身体，但是免费做内窥镜检查，不是好吗？
在二零一六年监禁期间，公共事务部副部长柳秉旭和第一团队人员宋三华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
“这是在国内管理的身体，但让葡萄糖溶液去吗？”
广大公众并没有在囚犯中使用“在国内管理它的机构”。
据估计，AnyangSams医院是一个像Cartel这样有利可图的社区，这是首尔前哨黑手党的共同特征。
“安阳市医院院长朴相恩表示，”由国家管理的尸体“是因为它与首尔看守所的高级警卫相互作用。
特别是公共事务部门的柳秉旭，与老年官员相似。
首尔看护中心要求，Anyangseams医院院长Park Yang-eun收集关于我的信息。
我相信“朴相恩”的导演使用警卫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时，停滞不前。
我正在和安阳的导演说话。
“你的部门是什么？”
Anyangseum医院院长朴相恩告诉我，
“我看到肾脏医学和普通药物。”
我正在和安阳的导演说话。
“在首尔看守所里判处监禁，每周在医院接受门诊治疗，只有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才能送门诊医疗服务，除非是在温暖的日子，而且要受到审判。”

安养院医院院长桑恩恩粗略地告诉我，
“做个验血和尿检！”
[10:10]。
假冒医生的讯问结束了。
体检结束后，主持人出面。除了血液检查和尿液检查之外，心电图和胸部X射线也被添加到物品中。
检查项目不是由“朴相恩”安阳市医院院长决定的，而是假定其他医生已经认定为非运输。
我怀疑Anyangseams医院的院长朴相恩借了一下医院院长的名字。
（以后检查结果，安阳中医院院长朴相恩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积极医生。）
看看二楼走廊里的妈妈。
我的母亲在二楼跟随我的测试。
母亲不遵循其他层次。
至少搬到每一层的时候，至少有三名门卫看守，我带走了他们，当我换了地板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有四名警卫改变了。
当我平时搬到医院的时候，两个门诊的卫兵紧密地关在一起，把囚犯关了起来。
与其他门诊不同，这一次，大批派出警卫出面彻底监视。
首先，在二楼进行血液检查。
采血室的女护士首先抽出了四名采血者，但没有采血，只有三名采血者从血液采样器中采集。
女护士给一个纸杯小便。
我去卫生间，在“朴泰’”门诊医疗后送警卫的监督下，我小便。
在地板上下时，电梯不会被烧毁，而是逃离公众的眼睛，走到走廊的楼梯。
去三楼做一个心电图。
[10:50]。
一楼放射科只有两张胸部X光片。
再来二楼。
[11:00]。
我在医院等候，没有返回首尔看守所，直到今天收到的所有测试结果。
我正在安养院医院朴相恩院长的门前等候门诊医护人员的监视。
[11:50]。
我的母亲正在听护送员之一和“X24”安阳山医院护士之间的谈话。
一名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对’X24’安阳山医院的护士说。
“安阳中医院院长朴相恩等得太久了。
“”朴相恩，安阳市医院院长呢？
“X24”Anyangseam医院的护士告诉护送员。
“安养医院院长朴相恩现在从大田出发，到达安阳市医院。
母亲门诊和“X24”安阳医院护士在母亲面前装点戏。
首尔古老宿医院和安养院医院都在谎言中隐瞒事实，证明“朴相恩”安阳市医院的院长不在场。

[11:55]。
Anyangseum医院院长朴相恩进入办公室。
“X24”Anyangseam医院的护士给我打电话。
门诊过境卫兵让母亲进入诊所。
在医疗办公室，我，我的母亲，医务总监郭永and和门诊医疗后送人员都进去了。

如果您经常去门诊并进行血液检查，您将会在2到3天后在汉城看守所收到测试结果的通知。
今天，与以前不同的是，血液检查和X光检查都是在1到2个小时内完成的。
我怀疑测试结果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测试结果。
“安养院医院院长朴相恩提到，除了精神科内容外，两个小时前，当一名保护者的母亲一起进来时，内科的医疗服务也是如此。
安阳市医院院长朴相恩告诉警察局长郭文海看电脑显示器。
“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两三个肝头高的人没有错。”
“除非我愿意，否则我不会被迫留下。”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会住院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没有。”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安养医院院长朴相恩。
“给我三包营养补充剂。”
“安养堂医院院长朴相恩（音译）说，这是一瓶装有营养补充剂的玻璃瓶中的透明液体”Winnisolju“。
（后来，母亲将药物付给安阳医院后，首尔看守所知道“温尼索胡”在玻璃瓶里。）
（首尔看守所不能带上任何玻璃瓶，要求安阳港医院用一瓶装有营养液的塑料袋中的白色液体“Winner Ferry”来代替）。
（应首尔看守所的要求，安养山医院立即改变处方，将剩余的药品退还给母亲。）
（由于没有预算，汉城看守所叫父母支付药费。）
（“Wonjinja”的医务主任把我强加在我身上，说我妈妈从首尔看守所买了营养液，不值那么贵的药。）
我正在和安阳的导演说话。
“上一次我感染了营养，我的手臂肿了两次。
安阳市医院院长朴相恩告诉我要保持怀疑态度。
“把它放进你的血管是可以的。”
安养院医院的主任朴相恩说得很好，
我正在和安阳的导演说话。
“你们不能在首尔拘留所里得到营养液。”
“在翰林大学医院治疗后，我开了营养饮品。
医生Kwak Younghae告诉我介入。
“这只是喝酒。”

“这不是一个处方。”
安阳医院院长朴相恩笑着告诉我，
“如果在首尔看守所的医疗水平低，留在这里！
我不知道。
我的母亲告诉我。
“营养液应该是正确的。”
我无法抗拒，因为我的母亲。
我母亲不知道，她几天之内因为疼痛而手臂酸痛，因为这几天她吸吮营养液时手臂肿胀，甚至没有四分之一的营养液。
我想和我妈妈谈谈这种情况。
门诊卫兵干扰谈话，告诉我。

“跟外面的人说话！”
与上次不同的是，门诊医疗警卫干扰了对话。
门诊的警卫正把我带出诊所。
我立即分手，不告别父母。
我立即进入了司法部的车队。
[12:20]。
到达首尔看守所。
“Park Tae-heung”门诊的医务人员把我带到包房去服用。
[12:30]。
我一回到房间，就用腹泻和手洗了内裤。
天气很清楚。
吹在躺椅外面的风很冷，从外面进入孤零零的房间里的风如此严重。
早上喝了营养饮料后，我非常沮丧，但到了下午，我的精神状态突然变得不稳定。
据推测，营养饮料的成分是精神和药用的。
[16:00]。
“黄仁和”医官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你不明白吗？”
“我母亲喝了4瓶滋养饮料，听说负责病房的宋松容。”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你喝了一杯营养饮料。”
“这是Hallym大学医院规定的。”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怎么喜欢营养饮料的味道？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只有香蕉味很好吃。”

我不要死。
即使我说我喝了营养饮料，医疗室的卫兵问我，味道很好。
一位医官黄仁镐微笑着对我说话。
“你为什么生气？”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我没有生气。”
“黄仁浩”医学律师询问营养饮品的味道，并关闭码头。
狱卒被征服囚犯吓倒了。
[16:30]。
我把厕纸丢到马桶上去了。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官员开了一次毒药访问，站在门口和我谈话。
“营养饮料纸皮在哪里？”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金三槐’护卫去携带营养饮料纸壳。
宋相龙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并告诉门卫。
“你见过一种营养饮料纸壳吗？”
“从被关押在病房的垃圾桶里的第二个牢房里找到垃圾的痕迹！”
“宋相龙病区的官员一直在央视里搜索营养饮料纸皮。
“宋相润”病区的官员误以为我把营养饮料纸壳放进马桶，直奔房间。
“黄仁浩”医务官员和“宋相润”病区警务人员认为，营养饮料因为泄漏到外面而粘在营养饮料上。

营养饮料包装在200-300大卡热量的豆奶包装中。
“桑，桑”病区官员指导清洁工跟随垃圾桶，因为营养饮料是非常重要的。
首尔拘留中心因为与营养饮料中的某些物质混合在一起，所以应该粘在营养饮料上，所以会泄漏出去。
由于我拒绝了入院，因为无法通过住院治疗而注射药物，所以我推测我在营养饮料中使用了药物。
据估计，汉城拘留中心不会歧视收集信息的手段和方法，如2015年的徒刑一样，又重新使用了这种药物。
（后来，首尔看守所因为有我的家乡是庆尚省的证据，用不合理的方法安排'金喜泰的病房负责人撰写庆山方言。）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开了一个码头，脸上露出笑容。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告诉我。
“ '00'！”
“那你以后想吃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你为什么问这个？”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这是为了你的健康。”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不要吃，不要强行成为我的自由意志。”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关闭了他对码头的访问。
[16:4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信？”
“信？”
因为心情不好，负责“宋松云”的官员一言不发地走过来。
[21:00]。
我左手上的闷棍针像珠子一样鼓出来。
穿刺位于注射针的针头上。
在注射针的针头上，“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插入注射针并放置液体超过一周。
今天很长一段时间，我不适合流体，我的注射器没有针头。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2:00]。
因为我昨天喝的滋养饮料而引起腹泻。
昨天上午9点以后，喝了一种营养饮料，在患者的内裤上腹泻。
昨天喝了营养饮料后，他一天都非常沮丧，精神状态突然不稳定，现在又恢复了。
昨天和今天的情绪差异非常严重。
营养不良和缺乏维生素是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与抑郁症的原因直接相关。
Hallym大学医院自行生产药品和保健功能食品。
Hallym大学医院开发和制造HORBAN（一种护理滋补品）的药品，并以Hallym大学医院的名义提供给药房。
Hallym大学医院通过流行杂志广告Hallym大学医院制作的药物。
把精神药物放在Hallym大学医院制造的营养饮品中，或者在医疗室注射药物。
（后来当我作为第二个宝石被释放时，汉城看守所没有回到我父母那里吃过所有的营

养饮料和营养品。）
汉城拘留中心有一个先例，在2015年被拘留时，它向精神病院注射药物。
Hallym大学医院或首尔看守所是否把精神药物列入目前的状况并不重要。首先要避免使用精神药物。
我不认为我将来会喝营养饮料。
我对汉城拘留中心太警惕了。
[6:40]。
关闭结束后，“胡澈阁”官员拿着两种营养饮料来到我面前，来到码头。
（宋代“守护者”的印象是班级，老师，刺绣班的三峰，体型大，前额宽，前额皱纹宽，前额皱纹，斜耳，面部，颚尖与tip尖下巴，脸上倒着三角形和正方形的白皮。）
“你会吃吗？”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我也不吃。”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你今后不吃饭吗？”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那就对了。”
“下班工作看守卫也不要告诉我吃饭，请不要来闹事。”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我无法交付”
“我被要求继续问。”
宋楚恩病房的官员回来了。
“宋相润”病区军官指导病区警卫不断提问。
[12:05]。
当我看着浴室窗户的窗户外，白色的雪落了下来。
[13:30]。
正在为午餐工作的病房守卫Shin Jung - soo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Shim Jung-soo）病房警卫的印象是，这个班级是一座宝塔，在刺绣班上有两座高峰，白色的皮肤，棱角分明的脸部，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窄缝，眉毛之间没有眉毛，鼻尖从耳垂，倒三角的脸，无表情的脸）。
在首尔看守所工作的军官午餐时，其他警卫来了一会儿。
“去安养院医院”
我跟侍卫的“嘘声”说话。
“我昨天去了。”
Shim Jae - soo'病区军官没有说话就回去了。
病房的官员Shim Jeon-soo再次到医院检查。
[13时35分]。
病房的官员Shin Jinsun - su再次到码头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负责人指示医疗室清洁人员进行基本检查。
医疗室清洁人员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量的血压范围为127至82，脉率为76，血糖水平为94，体重为46.5公斤。

医疗室清洁人员将向医务人员负责人汇报和交谈。
“重47kg”。
医务部长指导并告诉医疗室清洁人员。
“再次测量！”
医疗室清洁人员告诉医务人员的负责人。

“46至47公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那就是四十六点五公斤。”
“他很胖”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今天喝了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没有。”
医疗部的“首席医疗”科长将营养注射针插入我的左臂。
我请求医疗部长。
“我最后一次手臂肿了两次，请保持好。”
“元吉集”的医务部门负责人用尴尬的声音和愤怒对我说话。
“你一直接触流体流量调节器，你的手臂会膨胀！”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怎么调整它，所以我总是用绷带包起来？”
“你为什么一直问？
这时，“金相勋”医疗室男护士和总是穿着白色医生袍的“钟浩进”医务室律师正在接近。
“金相勋”医护室的男护士和“钟浩金”医疗室律师对我说。
“你为什么要提高你的声音？”
“安静！”
我和医疗室的医疗护士金和勋和郑和金的医疗办公室交谈。
“发出这个声音的人是”医务处长“医疗科长。”
“每当你得到营养液，你的手臂肿了，你想保持它不膨胀，是不是错了？”
附近的医务人员会联合起来和我交谈。
“安静！”
“发起人”的医务人员没有固定分配速率，因此在分配营养液之后，如果不将流体流动控制器连接到绷带上，分配速度就不能被控制。
我一直在问，告诉医务部长。
“我不想被怀疑，所以请保持你的绷带。”
“原”人的医疗部门负责人拒绝并告诉我。
“讨厌！”
一位医务官员“金菊年”出现并与“
“让我们把它包起来吧。”
Kim Joo-young的内科门诊人员被固定为绷带，因此无法通过安装流体流量控制器来控制输液速度。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我不是想这样问人。

“原来的人”的医疗部门负责人笑了。

医疗室清洁工带我去了房间, 我把它拿走了。
[15:30]。
我从左鼻孔倒了很多鼻子。
天气寒冷干燥。
我向“白钟仁”病房清洁人员提交购买申请, 以购买离子饮料和果汁。
我吸吮营养液, 并插入针头睡觉。

2017年1月14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5:40]。
起床太冷了。
我坐下来, 盖上毯子。
[6:40]。
“河边的监狱长”开了一个码头, 对我说。
“喝营养饮料！”
我和河边的警卫看守。
“我不会喝的。”
[6:50]。
医务人员打开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医疗办公室？”
我跟医疗队有罪。
“我什么时候该走？”
首席医官告诉我。
“今天早上八点来！”
“桂林”医疗室卫兵回去。
[8:15]。
周末, 江井站的病房主任和基因隆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参观了码头。
首席医官告诉我。
“我们去医疗室吧！”
基线检测结果显示, 血压136～98, 脉率68, 血糖83, 体重48kg, 体温36.5℃。
[8:20]。
Kwak Young Hae医生的医务人员去上班, 进入医疗室。
[8:25]。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天气晴朗。

我的鼻子旁边的右脸颊受伤不愈，但我的特点正在燃烧。
由于孤独中的卫生状况一塌糊涂，皮肤上的嗅觉和疤痕仍在继续。
肚子里面有炎症和疾病。
我的左臂血管疼痛再次适合营养液。
来自外部的风吹得很厉害，房间里面很冷。
[17:05]。
“白荣荣”病房清洁部门带着营养饮料来到码头参观，告诉我。
“病房官员问你是否想喝营养饮料。”
我和“Paek Jong - in”病房里的人说话。
“我不会喝的。”
“白荣荣”沃德清道夫回来时带着一份营养饮料。
[20:00]。

首尔看守所的一楼有一面3-4米的墙，所以总是有阴影，不像二楼和三楼。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独自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房间效果不好。
与首尔看守所的大杂烩不同，房间里的卫生间窗户狭长。
首尔看守所的看守所是为了惩罚，而不是为了保暖。
我一直在自我抑郁，并继续给出一个积极的自我假设。
如果抑郁症变得无法忍受，我会进入神经精神科接受医院医生推荐的厌食和抑郁症治疗。
我吸吮营养液，并插入针头睡觉。

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日记。
[6:30]。
正在夜间工作的“全何俊”病房的负责人来到码头，告诉我。
（“Jeon Ho-jeong”病区官员的印象描述是班上的老师，绣花班三峰，头发变薄脱发，短发型，方脸，细雪，上唇厚，突出的上唇，是一个沉默的个性。）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对监狱长的病房说话。
“我不喝。
'woohwon'病房守卫回去。
[7:10]。
病房的官员“Jeon Ho-jeong”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Kwak Younghae的医务官员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水银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40至90，脉率为68，血糖水平为86，体重为46.5公斤。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营养液不好”
医务室负责人郭永cle清理流体调节器的绷带，并将流体的剂量增加到最大5分钟。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降低了该液体的输送速度。
医务室负责人郭英海是一种新型绷带，通过调节流体流量控制器来固定汁液的输注速率。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我吸吮营养液，并插入针头睡觉。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6:45]。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金正俊医务室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28～96，脉率为74，血糖为79，体重为46公斤，体温为36.6摄氏度。
由于血液被卡在营养液连接管内，“金正君”医疗室的防护罩更换流体连接管。
但是，由于血液粘在注射针上，营养液不能进入。
医务官员金正俊不知道如何刺针，等待其他医务人员去上班。

[7:15]。
“原来的人”的医疗部门的负责人来工作。
“原诊室”的医务人员将生理盐水插入一次性注射器，将一次性注射器的一次性针头插入蓝宝石管内，并用压力刺穿。
（蓝宝石管是连接汁液管和汁液注射器的黄色橡胶管。）
注射针头的血液凝块进入血管，引起疼痛。
[7:20]。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去上班。
“Wonjinja”医学部门的医疗部门负责人和“Kwakyounghae”的医疗室负责人谈到了营养液的最后确认时间。
[7:30]。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会见在医疗室门口工作的“曹秀贤”医疗部门负责人。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你可以一个人去吗？
我没有说任何事情。
[15:50]。
被放置在别处的“重阳菊”医疗室男护士进入孤零零地区。
“钟英菊”医疗室的男护士确认营养液的摄入率，并告诉我。
“营养液输入的很好”

荣荣珠医疗室看着挂在男护士脖子上的法官身份证的名字。
钟永medical医疗室的男护士走出房间。
（这是最后一次与钟永举医院男护士的会面。）
[18:30]。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明天下午2点是审判。”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你什么时候离开？”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午餐后，我将在下午12点50左右离开”
2017年1月16日下午3点39分，在韩国首尔看守所，“Woo Sung-hyun”病房主任在A4尺寸的白纸上发文“命令改变讯问日期”。
“Ryu Sung-hyun的病房人员拿着我的签名贴在电线堆上的一个文件夹里。
审讯截止日期变更的日期已由2017年1月19日上午10时40分变更为2017年1月17日下午2时。
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审判日期发生了变化。
我希望这份文件能在大约2小时50分钟前到达首尔看守所的时候交给父母。
我希望第二个“门边人”的律师事先给父母写信。
我想让我的父母一起见证。
首尔看守所2016年将全面发言。
“与以前不同，规则发生了变化，气球和文件不能送到法院。”
“如果你需要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纸，如果你要求的话，你可以把它借给法院的领主。”
“囚犯很冷，不能用围着脖子的毛巾或披肩去法院，所以在离开房间之前把他们留在外面。”
这是打算向囚犯借一张圆珠笔和纸张，并把囚犯在法庭上写的备忘录作为证据。
我打算在离开法庭之前把这封信写在日记上。

我想我会准备我的袜子，棉手套等等，因为冬天的天气很冷。
如果长时间滞留，很难呼吸，也不会流血。
我吸吮营养液，并插入针头睡觉。

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6:45]。
Kwak Young Hae医务室的卫兵和Ryu Sung-hyun病房的警卫都在码头上开放。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务官员带我到医疗办公室进行基本的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30～90，手部测得的脉搏率为76，血糖为97，体重为46公斤。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营养注射针已插入很长时间。”
“我会把它拿起来，插回去。”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否有审判。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今天下午2点有审判。”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那我就去试试，我会再把针头放回去。
“Kwak Younghae”监狱的医务人员拉动注射针。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想丢弃剩余的营养物质吗？”
“或者你会适应其他一切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上星期五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请把它处理掉。”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那么我知道你打算把它处理掉了。”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今天我想从葡萄糖溶液中抽出一天，从明天开始。”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会去法院，负责人将决定是否在今天下午或明天取得葡萄糖溶液。”
医疗部门负责人郭英海看着尚未开始工作的医务人员负责人的办公桌，告诉我。
“我会把它交给负责人，离开。”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带我去房间。
“Kwun Younghae”医务室的卫兵走过走廊告诉我。
“这是你的第一次审判？”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那就对了。”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那么它会早点回来。”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8:30]。
在负责他的职责的柳成铉病房的卫兵来到我面前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没有。”
过了很久，我拉了注射针，洗了手臂。

在我的左臂，沿着静脉，注射针的针头上排列着三到四个斑块。
[13:00]。

码头访问举行去法院。
在被单独监禁后，我戴着棉手套将毛巾放在脖子上。
我摘下我的毛巾，棉手套和袜子。
在离开首尔看守所的法庭前，他搜查了袜子，脱下了袜子。
我不能带着手套上法庭。
我只在病人和病人的衣服上戴橡胶手套。
这是自从第二次监狱首次在汉城拘留中心上庭以来。
我不知道如何去准备房间的号码，在另一个准备房间出了问题。
这时护送车队的军官带着一个黑色的面具，脸上高高在上地向我喊了两声，没有任何解释。
“这个名单上我没有你的监狱号！”
“紧急停堆”！
特别是当我穿着囚犯的衣服时，我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
在准备室采取准备程序。
护送警卫将铐在手中的囚犯手中，把胳膊绑在一起。
陪护人员将囚犯引导到对方身上，像一个铜管一样把他们贴上。
在完成准备过程之后，我登上了司法部的车队巴士。
[13:30]。
到达法庭。
[14:10]。
开始试用。
“金正日”的第二名法官正坐在中间。
“江在荣”二楼左侧的法官坐在“金正日”二审法官左侧。
（法院左院的第二位法官“康在元”）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四刑事庭，西翼法院第423号，许多蓬乱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白皙的皮肤，额头上有三条皱纹，眼睛细小，额头宽，厚厚的鼻子，大的嘴巴，大的嘴巴，微微抬起的嘴巴和态度。
金正日的第二任法官右侧是右派二审法官黄惠民。
（“黄惠民”）法院第二分庭右翼法官是西区第424号法院首尔中央地区法院第四刑事部门，一名女性，一名单身汉，眼睛上方有一个瞳孔，眼睛多皱，嘴巴突出，尖尖的下巴，黑眼睛，严肃而愤怒的样子。
他不是“荣誉军”的第一个考验，他穿着镀金眼镜，穿着西装。
他们的父母和西装只有年轻人，他们是空的。
第二个律师月亮男，提前坐在律师的座位上。
坐在三名法官中间的第二位法官金钟月，靠近麦克风。
“今天的审判是一个与案件审理无关的审判。”
“它没有记录审判的内容”。
开始试用。
金正日的第二任首席法官急切地看着我，直接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
第二任董事长金钟月指出，我坐在椅子上，在毕业后询问自己的健康状况，居住情况，家庭事情，教育程度，职业和工作经历时，感到stag stag不安。
我和信一样回答。

我的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恩专注于我的兼职生涯。

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钟月对我的上一份工作很感兴趣，他在那里工作了两次。
KBS通过第二届金正日法官的问题深入介入此案。
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正恩问我为什么拒绝吃饭。
在发表声明的时候，我不记得名为“精神病院”的医院的名字，所以我说了这个人的真实姓名。
我正在和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正恩讲话。
“Ham-woong”精神病院的主任被诊断为“压力性厌食症”。
康在左边的法官左边，黄惠敏二层右边的法官在审判时对我说什么都没有。
“康在元”左侧的法官和“黄惠敏”两席右侧的法官稍后不看我。
金正日的第二任负责人对我很生气。
“我拒绝入场。”
金正日的第二任首席法官问我为什么拒绝去医院。
目前，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正恩在A4纸的白纸上搜索文件，估计是相关文件。
如果该文件是医院入院记录，我并没有拒绝在2015年入院。
由于我没有拒绝入院，所以首尔看守所住在精神病院，包括一家综合医院，给我带来了痛苦。
我想法官知道我最初选择了治疗，但由于不正常的医疗行为而继续拒绝治疗。
第二个律师，月亮人，首先告诉金正日，第二法官。
在现有珠宝期间，没有逃避法庭上访的危险。“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man建议他会和第二位法官金正恩谈话。
“请让我把母亲的低盐餐放在首尔看守所。”
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文说。
“如果你只吃低盐饮食，专门治疗压力性厌食症和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让你的父母从监狱里借用食物！”
“我妈妈把东西整理好了。”
“尽量吃母亲的饭！”
“我们将在2017年1月19日下午2点决定。”
终止试用。
在陪审团中，母亲告诉金正日的第二任首席法官。
“我有话要说。”
金正日的第二任首席法官告诉他的母亲。
大韩民国的法律中没有任何规定告诉家庭。“
审判结束后，我从律师座后的门外出庭。
狱卒护送我从囚犯房间的候诊室里带上手铐和绳索给我。
“脸色苍白，看起来不错。”
“你看起来威胁而不是威胁任何人，你是否恐吓你的女朋友?
我什么都没说。

即使是对某个人判断小罪的刑事审判，对于我来说，改变国家观点和人的观点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5:20]。
我把属于司法部的护送车送到首尔看守所。
[16:00]。
护送警卫从准备室解开手铐和排，寻找属于自己的手铐。
护送护送员保卫我把他们带到房间里。
在地窖里面，我上周五买了一杯离子饮料和果汁。
病房清道夫告诉我。

“收件人签名是宋桑勇病房负责人代表你。
天气越来越好，但我拿不到我的棉手套和袜子。
[19:00]。
到了晚上，病房的卫兵来到码头前。
病区主任将提供2017年1月16日从首尔中央地区法院发送的一张A4纸大小的“更改讯问日期”的副本。
病房官员给我一个铁丝绑扎的有线文件。
“签字！”
笔录内容显示，2017年1月19日上午10时40分的讯问日期将于2017年1月17日更改为下午2时。
成绩单与昨天收到的一样，只有首尔看守所收据日期的邮戳。
法院昨天犯了这个错误，并发了同样的文件，不要在2017年1月19日试用。
[21:00]。
医务人员黄仁浩访问码头，进入孤零零的地方。
“黄仁豪”医生用水银血压计测量我的血压，并告诉我。
“血压高”
“你洗了？”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没有。”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看到凳子了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没有。”
“黄仁和”医务人员拉出听诊器，再次测量我手臂的血压。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血压多少？”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140到100！”
“黄仁豪”医疗倡导者并没有说我的脉搏。

医生律师黄仁浩说，血糖并告诉我。
“你吃了什么？”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没有。”
基本测试结果是76个血糖。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你说今天在医疗室里的葡萄糖是对的吗？”
医疗倡导者黄仁和问我是否被告知要服用葡萄糖溶液。
“今天是休息日。”
一位医务官员黄仁浩怀疑地看着我，告诉我。
“你今天抽了营养液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那就对了。”
一位医学律师黄仁镐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出了牢房。
医务官员黄仁镐由于无法适应疑似囚犯的态度而感到害怕和困难。
[21:30]。
我不适合液体，我没有插入针头。

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6:20]。
一位医务官员和一位新的医疗室清洁工黄仁浩访问了码头。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我们来点血糖吧！”
我通常在天气不到10分钟前来测量我的血糖。
“黄仁和”医护人员对我过分怀疑。
医务人员黄仁浩在天气过后10分钟来到医院，检查晚上是否有秘密吃饭。
“医务人员黄仁浩看守医护室的卫生人员，用献血者在手指上挤一滴血，并用电子血糖仪。
基本测试结果是血糖是65。
“黄仁和”医疗卫士没有任何其他的基本检查就直接回去了。
[7:20]。
当天早上，病房参观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想要一个营养饮料？”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19:3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明天上午十点四十分准备！”
我告诉警卫。
“你明天几点开始？”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会在上午八点二十分打电话，早上九点离开。”
今天，我不是整天在医疗室打电话给我，也不做葡萄糖测试或基本测试。
今天，天气多云，整天都在压抑。
电视校正广播也更令人不安，因为它是一个像去一个舞台一样的沉闷的节目。

2017年1月19日监狱牢房的日记。
[4:00]。
我深深地睡着了，我梦想着，从睡梦中醒来。
据推测，他在梦中流口水。
我的头疼，因为我睡不好。
当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我预计今天不会很冷。
我很担心去法庭上穿同样的名字。
[6:00]。
在离开法庭之前，请在信封上写下日记，然后粘贴并密封。
[7时00]。
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韩东勋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金正俊医务室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下午，葡萄糖满足了。”

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52～110，脉搏率为80。
医务官员金正俊用水银血压计再次测量我的血压。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血压是150到100”。
如果由自动血压计测量的血压高，医务室用水银血压计再次测量，并写出一个技巧来记录低的数值。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血糖为85，体重为50公斤，体温为36.5摄氏度。
一位医务官员金正俊（音译）从秤上读取体重，记录体重为50公斤。
“金正俊”医疗中心警卫把基本测试结果输入电脑，做出一个恼人的表情。

警卫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7:15]。
“韩东勋”病房官员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白饭？”
“喝？”
我告诉韩东勋病房警卫。
“我不吃。”
[8:3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去出口！”
与上次一样的程序，并上车司机部车队。
女囚们坐在首尔看守所司法部的车队前面。
司机部的车队巴士有50人上车。
五十名中的十名是护送员，五名至十名是女囚，其余是男囚犯。
平日，司法部4至8个部门的车队早上和下午离开法庭2。
在女囚中，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不够多的漂亮人物，我想不出是罪犯。
大约有1到2名囚犯向他们的认罪低头，其余的女囚则以凶狠的样子坐在司法部的车上。
普通的男性囚犯对女囚犯的监禁感到沮丧。
这些女囚不适合被称为军队的监狱生活是错误的。
我想我的军人服役比男人好。
[10:50]。
开始第一轮上诉审判。
两天后再次来到法庭。
时间不多了，因为有很多囚犯被审判。
这一次，“蒙城人”的第二位律师讲了很多。
第二位律师月亮文告诉了第二任法官金正恩。
“再给我两个星期去调查。”
第二律师Moon Byeong - man花了很长时间来上诉，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他的前律师Kim Yong - min。
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文说。
“下一次审判将在2017年2月13日。”
金正恩的第二任首席法官涉嫌要求月亮男子再次审判推迟审判。
就在审判结束之前，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正恩告诉我。
“这不在记录里，如果我不吃，那还好吗？
副总统金正恩重复他的私人调查，条件是他这次没有再写信。
我正在和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正恩讲话。

“精细。”
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文告诉我。
“如果你不能带食物，试着从看守所买食物！”
这不是一个秘密审判，但“金正日”的第二任法官继续质疑我不记录。
金正日的第二任首席法官说我的智力很低，用这种提问方式。
如果你不知道警方和检察机关的问题，你可以把它用在韩国的司法系统中，把它放在精神病医院和药物治疗中。
此外，法院实际上在韩国司法系统中写了一个质疑方法，在不记录的情况下质疑和怀疑问题。
我不能容忍身体上的痛苦，我不应该和他们谈判。
当这篇文章流向法官时，可恶的法官会隐瞒这个问题，因为他会因为更少的惩罚而惩罚死刑或监禁。
[16:00]。
如果我不理睬“金正日”第二审法官的建议，我会申请糖果和苹果酒，因为这对审判有不利的影响。
“Wonjinja”的医务人员负责人告诉我，当血糖下降时吃糖，所以我会在紧急情况下提前购买。
（稍后，首尔看守所将继续取消申请，截止日期为2017年2月2日）
因为审判很长，我必须尽快吃。
（后来，汉城拘留中心将侵犯人权，以防止食物供应，以便今后纠正囚犯。）
我把申请表格给病房清洁工买糖果和苹果酒。
“Paek Jong - 在'病毒清除剂在毒物访问之前告诉我。
“上个星期，”康炳旭“的十名囚犯被转移到大田监狱。
“刚才旁边的囚犯通常说大田监狱很方便，最后去了那里。
不要纠正罪犯，让他们去监狱住在监狱里。
[21:30]。
我不释放医疗机构承诺的葡萄糖溶液。

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6:50]。
“金三槐”病区官员和“郭永禧”医务总监开了一次码头访问。
医务主任Kwak Young Hae带我到医务室进行基本的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水银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40至90，脉率为68，血糖水平为95，体重为46公斤。
“Wonjinja”的医疗部门负责人与“Kwakounghae”的医务室主任的卫兵进行工作和谈话。
“我有很多的雪。”
“所以我没有拖车。”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Kwak Younghae'医务主任，请放下液体。
“上次，医务人员黄仁镐成功地将溶液注射针头放了五六次，拔出来。
“这是一个汁液注射针。”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这是因为血管很弱。”

“我会用小注射器刺针，因为它可能会受伤。”
“但是如果用小口径的针头将血液回流到针头，就会被堵塞。”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如果注射针堵塞，你必须将其取出并放回原处。”
“请使用直径较大的针头。”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这是我想要的方式。”
“如果你的针头疼得厉害，那么把它拉长很好。”
“Kwak Younghae”医务官的医务人员与“Wonjinja”医疗中心的医务主任进行了交谈。
“我要用更大的针头取出液体。”
“Kwak Younghae”医务总监的医务官员很怀疑，因为他突然问我什么样的液体注射针会吸。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如果我问你用大注射器用针，是不是法院的法官又有问题了？
“审判时，法官说他没有录音，我质疑他拒绝承认他。”
“当医务室向法官报告时，我告诉他们我绝食了，这对审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对医务室对法官的报告感到失望。”
（后来我看到了囚犯的病历。）
（从医疗记录来看，医生的医生专注于用自己的感情刻画恶意和耸人听闻的被拘留者，出于对医疗实践的中立思考。）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这是因为法官是一个陌生人。”
医疗机构向法院提出恶意报告，并以法官性格问题为借口。
“Kwak Younghae”老师的医生把葡萄糖溶液放在我身上。
医务室的负责人郭永海用绷带固定流体流量调节器，以便控制流体的流量。
[7:10]。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我去了医疗室，还有厕所里的污垢。
在寒冷的天气下，下水道被冻结和堵塞。
我感到一种担心，二楼和三楼的污物会涌入房间，感染细菌。
（后来，汉城拘留所立即估计我得了高血压后得了肝炎。
当我睡觉的时候，我想我会躺在坑里。
不管我生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我用对讲机和“金三槐”看守讲话。
“厕所下水道冻结和堵塞。”

“请修理。”
“金三槐病房守卫对孤独的眼睛开了一次毒药。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16楼不是我的责任。”
“宋相容等到区主任官员来工作！”
“金三浩”病房主任又回来了。
我不能小便，因为我现在不能用卫生间。
[7:30]。
我用对讲机和“金三槐”看守讲话。
“厕所下水道冻结和堵塞。”

“我需要等多久？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宋相龙的病房官员上午8点10分去上班。”
“钻透洞！”
“金三槐”病区官员在码头访问前来到我身边。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我不能用我的手臂，因为我患有葡萄糖。”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我会打电话给看门人。”
“金三槐”的警卫哨一声。
“金三槐”病房主任并没有打电话给门卫。
[8:20]。
宋尚荣的病房人员正在上班。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厕所下水道冻结和堵塞。”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等待！”
[9:00]。
“崔德豪的清道夫走进运动鞋，走进浴室。
“我不认为我能做到。”
“崔德豪的病房清道夫走出了房间。
“崔德豪”病房清洁工报告，并告诉“新宋云区病房负责人”。
“我必须给维修人员打电话。”
浴室里的便便的味道太糟糕了，很难忍受。
[10:30]。

设施维修队的五名成员被清理，一名名叫“宋相润”的被告和一名朴正勋的警官。
（“朴正勋”）在广告室里监狱印象被分为班级，刺绣班的两峰，倒三角脸，前额皱纹三个，眼睛冻结和突出，大眼睛，双眼皮，低鼻子，个性苛刻。）
“宋相润”病区官员开始了码头访问。
警卫通过堵塞下水道和堵塞报纸的责任。
“朴正勋”广告室里的监狱官员一开口就告诉我。
“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厕所里？”
我告诉那些属于“Park Jeonghoon”广告室的监狱看守。
“我把卫生纸放在厕所腹泻。”
“宋相龙”病区的官员指着一间放在一个纸房里的报纸桌上的报纸。
病房桑桑的主管怀疑并告诉我。
“你把报纸堵住了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没有报纸。”
“下水道被冻住了。”
维修人员进入房间，用长电线捡起排水管。
设施维护小组清洁员告诉属于“Park Jung-hoon”广告室的监狱看守。
“下水道穿透了，厕所没有穿透。”
五名设施维修队清洁工故意包括“宋相润病房”和朴正勋。
厕所被堵塞，房间内部感觉更加沮丧。
[13:0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他说他会在广告房间修理。”
“在那之前，我会开一个码头参观，我每天从上午六点半到下午五点使用大厅的洗手间，过了一段时间！”
“如果你晚上很匆忙，我会开一个码头参观。”
[13:30]。
“郑承烈”广告部门部长和维修队伍五名卫生员来到房间。
维修人员打扫了厕所，钻了下水道。
负责广告部门的负责人钟承烈告诉设施维护团队更清洁。
“你听到了什么？
“你有报纸吗？”
设施维护小组清洁员告诉“承烈”广告部门的广告部门负责人。
“上层的污垢堵塞了。”
“没有报纸。”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威胁我，告诉我。
“再一次，我会改变我的牢房！”

孤独不是一个好地方。
不过，据说首尔看守所对我感激，因为这是一个单独监禁的好地方。
[21:00]。
我慢慢得到葡萄糖溶液。
突然，我的血糖下降，头晕目眩。
左胸的心脏有疼痛感。
它有呼吸困难，头晕和视力下降。
我正在经历恐慌症状，感觉到猝死的恐惧。
（我想在发布后在医院接受恐慌症治疗。）
在首尔看守所没有糖果或苹果酒取消购买。
我和周五晚上在对讲机上工作的“金九号”病房的卫兵谈话。
（’金九’病房的印象被列为教师的估计，刺绣班的三个高峰，像小猪肥胖的身体，胖脸，黑皮肤，眉毛，厚嘴唇，苗条和平均的笑容，清音和高声在2015年监禁期间工作，并折磨我。
（后来，“病房09”病房以酷刑罪名守我，使我受苦。）
“突然，血糖下降了，所以我头晕，请吃糖果。”
“金09”病房警卫来到毒品访问前用营养饮料告诉我。
“我不喜欢糖果，所以我没有糖果。”
“喝营养饮料！”
我和监狱长金九的病房说话。
“给我一份营养饮料。”
“金九”的监狱长告诉我。
“我在2015年见过你，我看到你第一次吃东西。
“你为什么要喝营养饮料？”
我和监狱长金九的病房说话。
“突然间，血糖正在下降，头晕目眩。”
“09”病房是一个精神病护卫。
“金09”病房的卫兵不给营养饮料，但是他们把我看作孤独的美食家，故意吸引时间。
“09”病房警卫正蹲在病人肚子前，看着我血糖大约10分钟，骚扰我。

（在首尔看守所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因为有这么多骚扰囚犯的警卫。）
（像少年法院一样被监禁在监狱里的犯罪分子变成警卫，要他们给他们的东西）
我头晕目眩，走到隔壁家的房间，蹲着，等着营养饮料。
“金九”的监狱长告诉我。
“现在喝，给我一个空罐！”
“金09”病房警卫给我一个饮料碗里的营养饮料，并监视我的饮酒。
我喝了营养饮料，并把空栏给“09”区的警卫。
我和监狱长金九的病房说话。

“如果你晚点快点，给我多点营养饮料。”
“金九”的监狱长告诉我。
“你不能立即收集营养饮料和饮料。”
监狱看守不提前给药，因为在首尔看守所里有囚犯聚集在一起吃饭。
然而，收集营养饮料，并立即喝醉时不会死亡。
如果您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紧急储存饮用营养饮料，那么“09”区看守不会提供紧急储存。
我会尽量喝12天的营养饮料，以防止夜间头晕。
“金09”病房的护士会收到一个空的营养饮料，然后注意新的，给我一个营养饮料。
“Kim 09”病房官员提供了七种香蕉口味和八种红薯口味的营养饮品。
“金九”的监狱长告诉我。
“我不能给你更多的营养饮料!
“金09”病房官员回来了。
[21:30]。
“圣金苏”医疗办公室和“09”病房参加了码头访问。
医院的医疗中心警卫可以通过切割流体流量调节器的绷带来快速调节输注葡萄糖的速度。
“圣金苏”医疗中心的警卫，即使和“金九”病房的医护人员预先联系，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知道。
“你吃了什么？”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是。”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喝8种营养饮料？”
“金九”病房官员说，我事先喝了八个营养饮料，并告诉“圣进苏”医疗中心的警卫。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如果你在医务室需要我，病房的卫兵会给你营养饮料。”
“不过，”金·沃德·沃德（Kim Ward Warder）问我营养饮料，所以我没等他摔倒。
“我不给你营养饮料，即使你提前给他们，我也试着收集他们，一次喝完。”
“所以我事先喝足了。”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这几天我妈妈还没有见过外人呢？
“从今天下午6点开始，妈妈一直打电话到医务室，问我有没有面包。”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能不能跟我妈妈打电话呢？”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不能做”。

我突然吐出我的营养饮料。

“城进苏”医务室的警卫和“09”区的警卫皱着眉头，匆匆关闭了码头访问。
晚上多次腹泻。
我不能入睡，因为我的胃部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死亡。

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2:00]。
有一个噩梦和流口水。
我患有胃痛，疾病和不适。
每次你喝一杯营养饮料，你都不能消化它，这是非常不愉快的。
我试图吃作为营养饮料，但没有使我厌食症恶化。
我正考虑在未来的母亲的许可，而不是营养饮料吃。
[7时00]。
一名替代警员“宋楚刚”病房警卫在他走访码头告诉我之前来到我这里。
“你不吃吗？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昨天我吐了，因为不好，请给我糖果不能消化。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没有糖果。”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你在监视你问的原因吗？
“你在强调吗？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吃得健康”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那昨天为什么没有给你营养饮料？
“宋楚刚”病房的卫兵笑了起来。
宋楚恩病房的官员回来了。
守卫不直接帮助，而只是按照高级警卫的要求在码头上拜访。
警察告诉我，我没有采取措施喝和喝营养饮料，我给他们的食物。
[12:05]。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警卫告诉我。

“想要一个营养饮料？”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警卫们监视着我，等我死或住院。
[16:10]。
“Kwak Younghae”医务官的医务人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用上述脸告诉我。
“你昨天吃了什么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昨天我喝了8份营养饮料，坐了下来。”
“今天我没有吃，因为它不好。”
“我问我的母亲把我放在法庭上，发生了什么事？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会明白的。”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不问我是否会和我的妻子发生性行为。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需要在葡萄糖溶液堵塞之前更换葡萄糖溶液。”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明天早上我会换掉。”
官员郭永年医务主任，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改变这个词。
“我会给你一段时间的替代。”
突然，浴室的窗户是空的。
[16:30]。
葡萄糖溶液结束。
[17:40]。
刘秉旭的公共事务部长官在码头考察前与我谈话。
“你最近怎么样？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是。”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你喝水吗？”
我正在和美国公共事务部副部长谈话。
“是。”
公共事务主任柳炳旭告诉我。
“是！”

“我得喝水。”
公共事务部门的柳炳旭去看另一个牢房。
首尔看守所加强信息收集。
据报道，周渝民的公共事务官员星期五喝了一杯营养饮料，星期六晚上来到了这个孤独的地方。
[21:00]。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拿起一袋葡萄糖进入房间。
下午4:30，葡萄糖溶液已经结束，流体针堵塞。
第二个小区认为自杀的人和播种的水流，以致下水道，注射针等被堵塞。
医务人员Kwak Young Hae试图用一次性注射器刺破注射针，但是没有打开。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明天早上八点，我再把针放回去！”
“Kwak Younghae”监狱的医务人员拉动注射针。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再次对我说话。
“你昨天吃了什么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除了营养饮料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你问你的妈妈约你的约会吗？”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去过医疗机构好几次了，但是我很忙，没有问。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周末不在，所以他不能报告喝顶级营养饮料。
医务主任郭英荣并没有要求母亲故意拖延，直到有一个命令。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法官让我尝试我的饮食，所以我喝了营养饮料，并尝试吃。”
“如果你喝营养饮料，你会感到呕吐和死亡，所以进食会起反作用。”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毫不知情地站了起来。
我正要求“郭孔海”医务室的警官从房间出去。
“如果你有父母的电话，请务必询问你的生日。”
“贫穷是不够的，所以请你的父母来一个局外人，要求他们投入一分钱。”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知道。”
“你应该得到Cho Suyeon的医疗主任的许可。
“你想吃饭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是。”
“我会尽量吃晚饭。”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后来，首尔看守所不让我吃，所以我不能吃。）

2017年1月22日周日下午日记。
[6:4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让我们得到葡萄糖溶液！”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你昨天早上八点没有告诉我吗？”
“我没有洗，因为我清醒了。”
“早上洗完澡后，我想喝闷棍。”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会在今天早上八点打电话。”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7时00]。
正在周末工作的官员李福熙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是。”
病房官员李博熙告诉我。
“不要喝营养饮料？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是。”
[8:1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来到医疗室！”
此时，李福熙的病房官员正在与“金正学”病房官员合作。
（“金正学”）病房的警卫们对班，老师，刺绣，三峰，许多上睑皱纹，短鼻子，红色粗糙，嘴唇厚，张口，大口，凹下巴，印象深刻的是张嘴。）

“李福熙”病房和“金正国”病房正在笑，聊天。
在医疗室里，“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卫兵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40至90，血糖水平为90，体重为46kg。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你和你的父母谈过约会了吗？”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家长还告诉法官，他们听说过仪式。”

“星期一下午，他说他会和父母来看外面的人。”
“Kwun Younghae”的医务处处长在晚上改变了话，告诉我。
“我不能在医疗办公室做出决定，因为我必须和安全办公室讨论。
[8:20]。
“黄仁镐”医生上班，转到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称“黄仁豪”医务官“兄弟”，并笑了起来，聊了起来。
医务人员黄仁镐对医疗室的负责人郭永speak说。
“去汽车的路上有很多的雪，所以路上覆盖着氯化钙。”
Kwak Young 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向医务人员黄仁浩发表了讲话。
“这不好，因为路上喷的氯化钙会腐蚀汽车。”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官员将葡萄糖溶液针头插入我的左臂。
医务室的负责人郭永海用绷带固定流体流量调节器，以便控制流体的流量。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请在脸颊上刺激肚脐和药膏。”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给了我一个软膏，给了我一个日本乐队。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把我当作一个孤独的人。
因为周一外来人面谈的时间太晚了，所以我拒绝在春节的二十七号或二十八号面试和考虑面试。
（后来在汉城的一个看守所，午餐是公共假期，所以不允许采访。）
[15:00]。
“Park Jong-moon”的警官开了一个码头，只在他头上检查对讲机。
（Park Jongmun的保安人员对课堂的印象是班级，老师，刺绣班的三峰，方脸的形状，发达的肌肉，平衡的脸部，好的鼻子和下巴，平衡的身体，皮肤）。
警员“Park Jong-moon”去另一个牢房检查对讲机。

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下午日记。
[1:00]。
葡萄糖溶液结束。
晚上通过对讲机向病房警卫讲话。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2:00]。
“黄仁和”医疗警卫和病房警卫开启了码头访问。
“黄仁浩”医务人员不会带着更换的葡萄糖袋来。
“黄仁浩”医护人员走进房间，拔出注射针。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我今天注射了针，但是如果我把它拔出来，我明天就要插上去。”
“请只更换葡萄糖瓶。”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空气进入流体连接器，不能更换。”
医务官员黄仁浩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一瓶新的葡萄糖。
医疗室不及时更换流体袋，因此空气在等待时总是进入流体连接管。
医疗办公室每次取出空气并排出液体而不用拉动注射针。
医务人员黄仁浩有借口说，空气已经进入流体连接管，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流体。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到现在为止，即使空气进入流体连接管，也不会拉动流体注射针。”
“其他医疗保健人员将连接新的流体袋，然后拉动流体连接器并除去空气。”
医务官员黄仁镐不知道如何清理空气。“
我曾教过黄仁豪的医护人员如何清除闷棍连接器的空气。
“黄仁豪”医护人员不听我的话。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这些日子你在吃什么？”
“今天你喝了香蕉味的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昨天我试着用营养饮料吃，我吐了。”
“我今天没吃东西。”
“黄仁豪”医生走出单独监禁。
“黄仁浩”医护人员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液体而不更换闷袋。
医务室决定从一开始就喝营养饮料，并去除液体。
（后来因为不能消化营养饮料而拒绝的时候，我又开始补充液体了。）
[6:40]。
晚上，病房警卫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7:30]。
保安室里大约有四五名警卫来找我告诉我。
“我会做一个细胞检查。”
警卫让我走出房间，站在走廊的墙上。
四名军官进入房间彻底检查牢房。
电池测试花费大约15分钟需要很长时间。
我长时间进行细胞检测时，通常在细胞中没有很多人。
这名军官走出孤独，和我站在走廊里谈话。

“不要把它放在信封里，从现在开始像这样贴上去。”
一旦进入房间，监狱卫士将整理孤独的房间，并撕毁所有的信封。
2015年，2015年主管病房的“恩贝”每天都去房间试图骚扰我。
[11:30]。
到现在为止，医疗室不适合流体。
医疗机构不允许门诊患者父母的采访因患病而被拒绝。
一楼的所有警卫，管家和其他16楼的囚犯起初都很友好。
但是现在我感到失望了，我认为我正在禁食，故意舒服，避免与我交谈。
即使囚犯想在汉城拘留所单独监禁，也不会被监禁在一个孤独的地方。
十名囚犯单独对峙，监狱看守强烈抗议将我单独监禁。

大多数囚犯不能忍受一天的单独监禁。
首尔看守所将惩罚作为一种独立的手段。
首尔看守所有一个“惩罚室”。这是一个单独的囚犯谁造成的问题。
我听说2015年有一个囚犯讲述了被关押在“惩罚室”的经历。
首尔看守所打算让我突然改变环境，让我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在病房和原来的牢房之间移动。
暴力囚犯是原监狱牢房的囚犯。
我正在遭受监狱卫士称为“监狱”的社会中不存在的僵硬乳房的痛苦。
汉城拘留中心的监狱生活比法院拒绝保释申请更为紧张。
我屈服于汉城拘留中心将细胞移动的绝望。
在我2015年的时候，我向父母解释了我父母的一个采访，但是我不明白。
如果你没有被监禁，那很难相信。
在不知道如何移动牢房的囚犯中，再次从低谷生活是非常紧张的。
[14:40]。
“宋相润病房和防暴警察正在看单独的房间。
[十四时50分]。
“宋相润”病房和其他守护者突然感到不安，其他被拘留者提交的合同都没有了。
走廊里的气氛并不罕见。
估计下午会有家长在外面接受采访。
上星期五我的血糖突然下降了，然后我要去申请糖果和苹果酒加面包和拉面。
[15:3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父母来看外人。”
宋尚荣的病区主任知道我父母的名字，所以他看到申请人的名字，并说他是父母。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拒绝见面。”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原因是？”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没有理由。”
其中一名警卫来到十六号门口，打电话给我的名字，然后回去。
[15:50]。
“松相润”病区干事将在码头访问前向我提供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发出的保释拒绝文件。
由于医疗机构的恶意报告，法庭取消了保释授权。
我取消了保释金，因为我可以让自己饿死，掩盖案件。
（后来她说因为朴槿惠的监禁，她已经取消了在法庭上的保释。）
（这是韩国社会的现实，一个没有钱或后排的囚犯因为朴槿惠这样的高级官员的囚犯而取消了保释。）
[20:0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吃葡萄糖溶液？”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想我昨天晚上拉了葡萄糖溶液。”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母亲的电话来把钱。”

“我妈妈担心她的保释已经被取消了。”
首尔拘留中心正试图通过郭文海医疗办公室的负责人了解我对取消保释的反应。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现在无法弄清楚。”
“告诉你妈妈不要太担心。”
“我要去买一张邮票，写一封信，如果我不能写信的话，我想打电话给医疗部门的警卫郭英海。”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通过母亲的联系方式收集信息。
现在我在房间的中央电视台和对讲机上录制24小时。
现在我有很多思考和行动的困难，因为我不能吃东西。
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能休息和恐惧。

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9:5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去医疗室！”
“Park Jeong-koo”未解决的1名队员在码头参观之前带我去了医疗室。

(“郑正公园”与办公室第一队官员的外表和性格相反。
医疗室清洁剂测量我的血糖, 体重和体温。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 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46～107, 脉率为98, 血糖为73, 体重为45公斤, 体温为34.8摄氏度。
医疗部门负责人告诉医疗室清洁人员。
“重量是45公斤吗？”
“再看一遍！
我回到了规模。
“原始人”的医务人员负责人亲眼确认了规模。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血压高”
“再试一次！”
“首席”医学科科长用水银血压计再次测量血压。
在“鼻祖”的医学部门, 血压从140改为100, 脉搏为80。
“Park Jeong-koo”等待1名队长从旁边看我, 我看到手中的伤口。
一位身份不明的1名队长办公室的朴正奎告诉我。
“什么？”
我无法回答,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伤口。
皮肤变得虚弱, 到处都被划伤。
我的基础考试结束了, 我不觉得。
医学院律师Kim Joo - young告诉我。
“稍等片刻！”
5分钟后, 医院的“Byeon Yeon”医生打电话给我进行体格检查。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想要葡萄糖溶液？”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明天我会好起来的。”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你喝营养饮料？”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你喝。”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喝的？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我不知道。”
（后来要求提供犯人的病历复印件，看看李秉仁医生的病历。）

（李秉运医生说，他们不知道答案是“我不记得，也不回答”）。
（李秉云医生恶意地描述，他拒绝回答，他不记得了。）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你喝水还是喝？”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饮用水，饮用水”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尿色是什么颜色的？”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这是非常黑暗的黄色。”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如果血液混杂，肾脏就会有问题，所以血液必须透析。”
“李延恩医生”医生建议血液透析像上次一样对身高没问题的我。
我会把医生的办公室给医生李秉妍的皮肤划伤，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请开药膏。”
李秉仁医生开了10克括约肌硫酸庆大霉素霜。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你叫什么名字？”
医疗室的医生李炳妍听说我在问医生的名字。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没有理由把我的名字教给囚犯。”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喝水还是喝营养饮料？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我的名字是在我申请2017年1月24日的披露要求时写的。”
“申请看看！”
首尔看守所要求囚犯提交信息披露申请，并且在发布过程中还需要骚扰囚犯。
我和医生的办公室交谈。
“你打算怎么申请？”
看着我站在医生旁边的“Byeong - 妍”医疗室官员告诉我。
“如果你想知道医生的名字，你会被教导到”宋桑云病房收费官员，并要求他申请信息披露法案“。
“李秉妍”的医生告诉我。
“你现在讨厌的原因是不吃东西。”
医疗咨询已经结束。

[10:10]。
离开医疗办公室。
“Park Jeong-koo”正在等待1名队伍警卫带我去房间。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请让我知道信息披露法案。”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给了我一份关于犯人病历复印件的书面要求。
我写一个文件并打印一个指纹。
今天的首尔拘留所不让你取消苹果酒，糖果，面包，拉面的购买申请。
从2017年1月19日起，首尔看守所继续干扰我购买食物。
汉城拘留中心继续干扰我购买食物和借饭的原因是因为有意让我饿死或住院治疗。
如果您想在首尔看守所饿死并杀死我，而且您经常干扰购买食物，您父母的食物供应就很紧急。
我会继续申请在首尔看守所购买苹果酒，糖果，面包和拉面。
（后来，首尔看守所将继续取消申请两个星期，最后我会恳求其他囚犯过期的面包。）
（当我向其他囚犯请求食物时，首尔拘留中心没有取消我的申请。）
（2017年1月19日至2017年2月2日，首尔看守所将继续取消申请。）
2017年1月24日的这个冬天，天气最冷。
[13:30]。
第一名被拘留者被拘留者移至最初将被监禁的牢房。
我听到“新宋云”病房主管和看门人在走廊里说话。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严格指导清洁工。
“金基春进来了。”
“我好像是个直白的人。”
“你给我吃饭，给我一个奇怪的东西取消！”
“不要直接和'金基春'囚犯谈话！
“如果你对金基春的囚犯有任何疑问，只要告诉他们问我！
“我们只是把它锁起来，罪的裁判是法官和检察官。”
[13时40分]。
宋尚润病房的警察用一个完整的对讲机威胁囚犯。
“社会不稳定，民族情绪恶劣，金基淳将被关押。”
“我们在首尔看守所的中央控制室记录了病房的中央电视台，并开始直接管理，以便在特殊调查要求时提供。”
“金基淳与囚犯交谈，或不必要的讲话，可能会有弊端”。
“如果你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过得好，不要去谈论或者看看'金纪春'的囚犯！
[14:10]。
“宋相润”病区主任将于2017年1月10日发出一张A4纸的白纸，给我一份“装订更新决定书”。
该文件的内容是从2017年2月10日起延长一个月的拘留期限。

[17:00]。
崔德豪区政府办公室会在2017年1月23日给我发工资收据。
[17:30]。
“宋相润”病区官员将在码头访视前从“By妍”医疗室出示医生处方。
（在医疗室里给的所有药膏都放在一个粉红色的皮肤科扁容器里。）

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7:1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8:2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节日期间你不能申请药物。”
“如果你有需要的药物，请提前填写报告并询问！”
天亮时我感到很冷，于是我向医务室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接受感冒药。
感冒是一种轻微的感冒，流鼻涕。
我总是有轻微的感冒症状，所以我只请养老院不要感冒。
我在报告上写道：“请假期间请给我开一种感冒药。”
（后来在医疗室里，冬天感冒的人数很多，没有感冒药，不是感冒药，而是一种名为“ATA300”的药，一种感冒药。
（我在首尔看守所订的感冒药和头痛药ATA300是'对乙酰氨基酚300mg'）。
（首尔看守所从首尔看守所拿药2到3个月，直到2017年5月19日晚上第二次救助之前）。
（第二次保释后，我不会在2017年5月19日晚上把袋子拿出来作为证据）
（2011年1月13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警告肝脏严重受损，韩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在2011年1月26日向药剂师通报）
（因为这种药物，我被抓到了肝脏，但是我没有告诉在汉城看守所Hallym大学医院Park Jiwon的医生，Hallym大学医院的Park Ji Won医生误诊了脂肪肝的病因是糖。
（Hallym University Hospital的Park Jiwon）医生的描述如下：内科，内科，内科，内科Hallym University Hospital，内科2，内科1颧骨，眼睛没有焦点。）
[9:10]。
保安室的三名警卫开了一次码头，进行了检查。
其中一名警卫把浴缸里的东西和内衣拉出来。
安全官员孙娜铉告诉我要见我。
（Nasang Hyun安全官的描述如下：班级，2峰，前额皱纹3，冻结和突出的眼睛，大眼睛，双眼睛，许多眼睛皱纹，小的低鼻子，白色的皮肤。）
“你没事儿吧？”
我什么都没说。
[9:55]。

宋尚荣的病房人员带我去医务室。
医疗室清洁剂衡量我的体重。
基本的测试结果是44公斤的重量。
医疗部门负责人告诉医疗室清洁人员。
“秤是否正确调零？”
医疗室清洁人员告诉医务人员的负责人。
“那就对了。”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36～105，脉率为96，血糖水平为76。
让我在椅子上等一会儿。
金洙Medical医生把我的校长的名字叫给医务处处长。
“你用'OO'做什么？

“原首领”医务部门负责人向“金菊年”医疗中心的医务主任讲话。
“我只会发送葡萄糖溶液。”
鼻子不断流动。
[10:20]。
“医务人员”医务部门负责人将一支针刺针插入我的左臂，并首次出现故障。
“原始人”的医疗部门负责人借口告诉我。
“没有血。”
“血管很难。”
医务人员负责人花了大约五分钟时间做另一项工作。
“原人”医务部门负责人呼吁，指导医疗中心“总金”负责人。
“把针插入左臂！”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警卫没有再次尝试告诉我。
“血管爆裂了。”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如果这个失败了，我不会在树汁里插一根针。”
医务处处长正在我的右臂做第三次尝试，并取得成功。
连接葡萄糖输液袋。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所有的葡萄糖溶液满足后，我会连接营养液。”
“你可以控制液体管理的速度！”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没有固定配药速度，以免将流体流量调节器系在绷带上。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11:50]。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联系过关于宋桑尹病区官员的医疗信息披露请求是如何处理的。

我在对讲机上与病房主管通话。
“宋相润病房负责人去哪了？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去吃午饭了。”
我告诉病房守卫。
“你什么时候来？”
病房警卫告诉我。
“下午一点半”
[13:20]。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回来。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你昨天是如何提交你的请求披露医疗信息的？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得等10天才能拿到信息披露法案。”
所有的文件处理任务由于在首尔看守所申请恶意拘留者的文件而受到业务障碍而被延迟10天。
[13:30]。
我把整个发型放在16楼的一楼。
我剃了头发，因为头发很多，不能洗。
刮了，很冷，但很容易洗，头发不掉。
[13时40分]。

自从昨天以来，卫兵就把一个“金基淳”囚犯秘密带入空单元1。
（“金基淳”）囚犯的印象是未经证实的，曾任青瓦台秘书长，监狱号4990，身高168cm，整齐的发型，像高级官员或校长，庆尚南道方言的出现，因为我是检察官，按照逻辑顺序讲话，我有很高的智慧，我有权力，我有很多年龄，我把其他的囚犯或警卫，我胃里一会儿，肚子很强，如果你想吃任何时间，你应该自己锻炼。
（管家们说，他们在对付“金基津”囚犯时，用敬语和敬语来表示感激）。
（狱警对“金基春”被拘留者非常舒适，询问是否有困难。）
（与此相反，看门人和看守对待我的态度正好相反）。
（检察官Kim Ki-chun的囚犯随着时间的流逝鄙视门卫作为罪犯，并称同年龄的门卫为“金枪”或“白军”）。
（后来，“金正日”的拾荒者没有拿起去参加检察调查的“金基春”囚犯的晚餐）。
（一名前往检察院的囚犯金基淳把金熙泰的病房称为“金熙泰”）。
（“金试图饿死我！”）
（“金熙泰”病房主任打电话给“Kim 10 Ward Wipes”，发誓要诽谤）。
我被关在第一个牢房的一个4990号“金基春”的拘留所里，这是我独居室的左边牢房。
[17:1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门前，给我开了一种感冒药。
[18:30]。
晚上，病房警卫金金镐走访码头，说：“别说了。

（“金金豪”病区官员的印象描述是共堂两班，刺绣班，瘦皮，斜脸，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狭窄缝隙，眉毛和眼睛之间没有唾液，凹陷的眼睛，下鼻尖，倒三角形脸，突出的颧骨，细长的球。）
“金振浩”病区军官报告了一部无绳电话，然后回去。
[19:30]。
“金金浩”病区官员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如果一切正常，请联系对讲机！”
金金豪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
[20:00]。
我吃了一种感冒药，深深地睡了。
[22:30]。
一名医务官员黄仁浩被单独监禁，用葡萄糖袋取代葡萄糖袋。
当我看到我甚至没有深深的觉醒时，黄仁和的医官误以为我死了。
“黄仁和”医生很生气，用尖叫的声音喊道，拿起毯子，摸了摸我的胳膊，在他孤独的房间里走来走去。
医疗室对我的健康状况非常敏感，所以我不必死亡，唯一的嫌疑，就像上面的指示一样。
我非常醒目，清醒。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注射针堵塞了。”
“黄仁浩”医护人员将回去按压液流调节器，树苗管和液滴盘来钻取液体注射针。

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迷恋日记。
[7:10]。
正在夜间工作的官员金金豪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想要一个营养饮料？”

我跟监督金进浩说话。
“没有。”
[7:15]。
金金浩的病房官员告诉我。
“想要感冒药吗？”
我跟监督金进浩说话。
“是。”
金金浩的病房官员告诉我。
“我想吃一些药袋！”
金金浩病房医生拿着一个空药袋。
[7:40]。
“金金浩”病区官员对我开了一次毒药访问，告诉我这个闷棍袋。
“流体不好。”

金金豪的病房主任又回来了。
[10:30]。
首尔拘留中心取消了我两三天前购买的糖果。
如果我的申请被取消，我饿死了。
首尔拘留中心正在干涉我的食物采购，我的母亲立即供应餐食是非常重要的。
[14:00]。
保安人员Joonho Ho拿了一根长1米的木锤，走进房间跟我说话。
（Noh Jun-ho）保安人员的印象是，这个班是一个盘腿的人，一个刺绣班的Mugunghwa，一个丰满而大的身躯，一个方脸，瘦长的眼睛，厚的上唇，突出的上唇，突出的下巴，白色的皮肤。）
“我要在卫生间的窗户上做污点检查。”
警卫Joonho Ho用木锤击打浴室的窗户和卫生间的窗户，离开房间。
[16:10]。
“X18”中的一名警卫在毒药走访前告诉我。
（’X18’）接待室监护人的印象是年龄大于中年，身材苗条，倒三角脸，脱发，头发整齐，额头宽，
“Seonbyeongman’案件律师是律师律师。
我携带的葡萄糖香囊高。
’X18’律师看守将我带到律师办公室告诉我。
“顾问面试在下午四点半开始。
“我觉得律师在元旦来迟了来迎接我。
’X18’接待室的监护人把我当作主席，把我当作礼貌对待和谈话。
[16:20]。
我在律师的房间里遇到了“月亮曼”的律师。
我用一个葡萄糖注射针采访了一位律师。
第二个律师，月亮男，一看到我就告诉我。
“我被告知吃面包和泡菜。”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你是谁说的？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父母与警卫取得联系，并告诉我。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我按照法官的说法尝试吃。”

“我还没有尝试面包和泡菜。”
“这位军官说：”元旦，你过来问候我吗？ “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新年问候是有钱的囚犯，而警卫是错误的。”
“这不是因为审判。”

“我问父母问他们是否在吃饭，或者他们是否会在翰林大学住院。”
母亲不能和父母见面时，我故意给我一个律师。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我不是在首尔看守所里死去的。”
告诉你的父母不要担心我，而是更多地关注审判。 “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你吃饭吗？”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我试着吃两次。
“但是我不吃两个月以上，所以我有胃痉挛。”
“太痛苦了，我不想再吃了。”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住院？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2015年，我在安阳市医院和有罪精神病院住了5到6次，但住院比较困难。
“在医院里，我不能用脚上的脚镣去洗手间，我小便，把它交给卫兵。”
“守卫们正在床头旁边的大厅里看着一把椅子和一把手枪，看着我的言行，把它们记录在日记本上，并在收音机上报道。
“当我在安养医院住院时，钾过量，所以前列腺肿大，我住院，尿道插入导尿管。
“所以如果你能坚持下去，我不会住院的。”
主要是要求“月亮曼”的律师提出有关诉讼的法律问题。
然而，“月亮男人”律师试图谈论这顿饭。
我问关于审判的问题。
我是一名律师，律师是律师。
“审判怎么样？”
“一审原审律师金永民说，试用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因为试用期最长是6个月。”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我没有一个钱包，我不知道时间，但我会在2017年2月23日再次提出上诉，然后你会做出最后的论证。
“法官将于2017年3月或最迟在2017年4月在第三上诉法院被判刑。”
“如果你多次延长拘留期限，上诉限制期限最长为四至六个月”。
“月光男2”律师在没有手册的情况下出席律师会议。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你在最后的争论中说什么？”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我会说，我没有写勒索，因为我下载了勒索和照片。”
“我会提到父母在最后争论中遭受警方和检方的痛苦。”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 - man告诉我。
“在最后的争论中，可以说痛苦。”

“但是你不应该责怪警察和检察机关。”
我和一位律师的律师谈话。
“警察和检察官不会责怪。”
我说的是汉城拘留所的警察和起诉调查过程中的痛苦和孤独生活中的苦难。
“Mun-byeongman”第二位律师直接告诉我，他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因为假期，有熟人见面。”
“让我们早点结束吧！
[17:00]。
顾问在接待室里看钟。
辩护律师在30分钟内完成。
第二名律师Moon Byeongman将于面试前30分钟于2016年12月16日来到咨询室，咨询30分钟。
如果是这样的服务水平，这是律师的水平，不需要支付防务费用。
我去了律师的第二个律师办公室，从律师办公室的候诊室里拿起葡萄糖瓶，等待另一个警卫和守卫30分钟。
律师可以轻易走，但是犯人不能这样做。
如果一个律师没有征求审判的意见，而想和父母进行外部咨询，那么我从现在开始就不会去面试律师了。
[17:30]。
我和其他两名囚犯一致，并回到伯爵身边。
（在首尔的监狱里，囚犯总是排成两排，按照守卫的主角移动。）
警卫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负责病房的桑桑云等待了30多分钟的工作，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律师采访要这么久？”
“宋相润”病区主任收集我的案件特别感兴趣的信息。
“月亮男人”不是要来审判，而是更多地关注我吃饭的事实，没有一张纸。
汉城看守所，法官和律师都对我的生存感兴趣，而不是案件。
[21:00]。
我一直把我的葡萄糖放在我的手臂上超过24小时。
今天没有医务人员从医疗室打来电话。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1月27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2:00]。
这是一种在西伯利亚地区睡觉的感觉，因为在梯子外面吹来的风声很大。
农历新年假期从今天开始。
[6:4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病房警卫给感冒药标为“ATA300”。
[8:40]。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去医疗室！”
在医疗室里，有一位“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卫兵和“Kim Jung Jun”的医务官

员。
节日期间，两名医务人员在医疗室工作。
“Kwak Younghae”的医务室主任从一次性注射器的葡萄糖注射袋中取出一点葡萄糖溶液。
医务室的负责人郭英海试图通过将一次性注射器的注射针插入蓝宝石管中，注射葡萄糖溶液而失败，试图刺入注射针。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喝的？”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不知道。”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不应该把针头放太久。”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拔出右臂的针头。
“Kwun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把剪下的葡萄糖香囊切掉。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警卫在我的左臂上放了一根闷头针，并连接一个新的葡萄糖小袋。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指导医疗室的官员Kim Jong-joon。
“我会去另一个地方。”
“做你的基本测试！”
Kwak Younghae医务官的医官走出医疗室。
金正俊医务室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28～97，脉率为76，血糖为96，体重为45kg，体温为36.5℃。
金正俊的医务室警卫带我去了房间。
今天的天气非常清晰，天蓝色，不像电台广播的天气预报。
[12:00]。
我和节日期间正在对讲的Ryu Sung-hyun病房的卫兵交谈。
“午餐过了，没有感冒药。”
在假期工作的病房守卫不会带来处方药吃早餐，午餐和晚餐，所以我不得不在早餐，午餐和晚餐时使用对讲机。
“柳升铉”病房官员给孤独的家人送了感冒药，并对我说。

“不要喝营养饮料？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我不喝。”
[15:00]。
我伸手到孤零零的房间里，抓住那个过路的囚犯，乞求说。
“在汉城拘留所取消你的申请两个星期，你能让我给你买一个糖果吗？”
囚犯给了我一袋饼干。
[17:30]。
我和晚上用对讲机工作的“金三槐”看守讲话。
“晚上没有感冒药过去了。”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没有药。”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节日期间，请看看你的早晨，午餐和晚上咳嗽药。”
我等了很久，但是没有联系，所以我再次插话。

“金三槐”的监狱长对我说，恼火。
“除非你匆忙，否则不要对讲！”
首尔拘留中心的拘留中心是令人失望的失去人性的人。
要求囚犯的家属向监狱看守供毒毫无意义。
“金三槐”的警卫在码头访问前送上感冒药。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你明天早上感冒了吗？”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我明天早上给你。”
“金三浩”病房主任又回来了。

2017年1月28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2:00]。
当我醒来，看着葡萄糖袋，树汁结束了。
我用对讲机向病房警卫讲话。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负责夜班的病房守卫，而不是“金三槐”守卫，在码头访问前来。
病房警卫告诉我。
“当闷棍完成后，医务室的卫兵来了吗？
“还是应该去医疗室？”

我告诉病房守卫。
“那就不一样了。”
“当我得到所有的痛苦时，我得到医务人员，有时我去医疗室。”
病房警卫告诉我。
“那我去看看医疗办公室。”
病房的官员回去，联系了医疗办公室，并把我送到了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夜间工作。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把液汁锁好后，让我们在早上更换一瓶葡萄糖！”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不知道如何更换医护人员的药袋。
因为没有医疗相关资格的警卫人员在首尔看守所的流通职务被送到医疗机关。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如果锁住液体，流体针头堵塞了，则需要更换葡萄糖袋，因为它比较大。”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我不知道，所以我应该改变流体连接？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对于其他员工，我通常只更换葡萄糖瓶。”
我教导不知道什么的医疗室卫兵。
金正俊医疗中心的监狱卫兵来到医疗室，事先做了基本的检查。
基本测试结果是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145～99，脉率79，血糖87，体重45kg，体温36.5℃。
我去了医疗室，睡眠不足了。
[2:30]。
我饿了，吃了从乞讨另一个囚犯得到的饼干。
不过，“金三槐”军官在访问码头前紧急来到，偷走了孤门的孤门。

病房的警卫很兴奋，大声地对我说话。
“你为什么要吃甜食？”
“你从哪里得到糖果？”
我隐瞒了我求求的事实，只是告诉“金三浩”的看守。
“我买了一个蛋糕。”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不撒谎！”
“你为什么要吃甜食？”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饼干很容易消化，我吃了补充盐。”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你不吃，因为你吃甜食！”
“你为什么骗我，因为你没有买甜食？”

'Woo Sam-ho'病房的官员很兴奋在半夜里大声的激动，我走了10分钟，以避免吃饼干。
警卫告诉我虚伪的饭菜，但事实上，如果我吃东西，它会干扰疯狂和不吃饭的食物。
由于汉城拘留中心继续限制我购买食物，我立即买了一个饼干，马是一个谎言。
在首尔看守所里想要囚犯饿死的精神病人中间，监狱看守的不人道行为似乎并不是错误的处理方式。
[6:40]。
我用对讲机和“金三槐”看守讲话。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金三槐”的警卫在码头访问前送上感冒药。
“你不吃早餐吗？”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是。”
病房警卫讽刺地对我说话。
“不要吃甜食，吃米饭？”
我没有说什么，因为监督金三镐试图争吵。
金三槐病房的官员回来了。
这是韩国生锈的公仆，在假期工作的夜班囚犯中，最为棘手的是伤害和挣扎。
[8:00]。
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开了一个码头，告诉我。
“葡萄糖溶液好吗？”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是。”
金正俊的医疗中心警卫告诉我。
“我没有手臂吗？”
我和金正俊的医务室官员谈过。
“是。”
[12:30]。
我对负责这个职责的病房警卫讲话。
“午餐过了，没有感冒药。”
[12:45]。
码头访问前的副工作区卫兵在15分钟内给我感冒药。

需要很长时间的情况下等待2个小时左右。
警卫给我一袋药，与其他囚犯不同，因为我担心试图一次性服用这种药。

如果你赶时间，你不能按时吃药。
我告诉病房守卫。
“你开了一个感冒药多久了？”
“你必须不断地问对讲机吗？”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不知道已经规定了多久。”
“你必须不断要求对讲机。”
病房官员回来了。
即使其他囚犯没有对讲机要求，警卫也会及时给药。
然而，当我要求记录服药时，首尔看守所必须给我药。
[15:30]。
我用对讲机向病房警卫讲话。
“汁液已经结束了。”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首席大法官医务处官员用一袋新的葡萄糖代替液体袋。
我跟医疗队有罪。
“2017年1月25日，我要求你在新年期间开点止咳药，发生了什么事？
首席医官告诉我。
“在假期工作的医务室警卫每天都不一样。”
“由于医务人员不知道，每天早上你都得要求感冒药开点早餐，午餐和晚餐。
“每天早上问病房警卫对讲机！”
首尔拘留所因假日期间医疗机构缺乏工作，每天都有借口要求感冒药。
我在节日前跟着其他囚犯一起报了案，接受了“宋尚容病房”负责人的指导，但这只是让我烦恼。
首尔看守所故意以这种方式向检方报案。
首席医官告诉我。
“调整流体流量调节器，直到明天早上才能正确输液！”
[17:00]。
在假期工作的病房官员给了我感冒药。
病房警卫告诉我。
“一定要吃！”
病房看守我拿药吃药。

2017年1月29日周日下午日记。
[6:50]。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去医疗室！”
首席医务人员更换葡萄糖袋并执行基本测试。
基本测试结果是用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39至92，血压为67，血糖为94，体重为47kg，体温为36.5度。

我跟医疗队有罪。
“今天早上开，午餐，晚上咳嗽药。”
首席医官告诉我。
“我会开处方的。”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不要喝营养饮料？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我不喝。”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没有感冒药。”
“刚才我去医务室的时候，本来应该告诉你的。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刚才我去医院时，我告诉她开处方。”
“询问医务室。”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那我就在医疗室给你药。”
我和病房的官员交谈。
“那么别忘了。”
在进入单独监禁之前，我去了十号牢房。
我给日本的乐队写了关于日本乐队从医疗室换来的“永容”被拘留者的有效期限。
当他看着我并指责我遭受酷刑时，“金九十九”的守卫给我打了两个警卫。
两名军官立即走过来，把我拖到考场。
警卫们指责我遭受酷刑，但他们没有收费，立即归还。
（后来，汉城拘留中心将进一步调查，并试图揭露我加重刑罚。）
（然而，首尔看守所突然改变了态度，放弃了恐吓，因为这暴露了这种不好的情况。）
[7:30]。
“汉斯 - 桑”广告官和“宋哲刚”病房守卫打开码头告诉我。
（“汉斯·桑”广告室官员的印象是，这个班是一个十字架，宽阔的额头，一个尖额的眉毛，一个大的鼻孔，一个凸起的鼻子，一个厚的耳垂，一个发达的中下脸，大嘴巴，黑皮肤。）

“我们去广告室吧！”
“汉斯桑”广告部的官员带我去广告室。
“Seo won”广告室的官员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吃米饭？”
“写一份！”
我告诉广告公司的官员“Seojiwon”。
“我正在尝试吃。”
“宋哲刚的病房卫士知道我通过这个信息喝了营养饮料。”
“我不会写我的宣誓书。”
“Seo won”广告室的官员告诉我。
“去吧！”
警卫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被广告室习惯写藏品很难被吸引。

[12:1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不要吃米饭？”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病房警卫告诉我。
“药物在下午来。”
[12:30]。
周末，病房的卫兵又来找我，跟我说话。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会看看医疗室。”
雪落在浴室窗户的梯子上。
[17:10]。
作为代表工作的韩东勋开了一个码头，给我开了一种感冒药，告诉我。
“从医疗办公室到周二，我开了早晚的感冒药。”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不要吃米饭？”

我告诉韩东勋病房警卫。
“我不吃。”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星期三提交报告要求感冒药方！”
韩东勋病房官员回来了。
浴室窗户的钢窗外有一点积雪。
[21:30]。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3:30]。
医务官员黄仁浩秘密地访问码头进入牢房。
如果不醒来，用新的葡萄糖小袋更换10分钟左右，调整输液速度，然后离开房间。
医生黄仁和医生感到惊讶，他上次进房时看见我死了。
[23时50分]。
恐怕有人会进来看看码头访问没有锁定。
（来自首尔看守所的访问在警卫室内通过电力开放和关闭。）
（如果门被锁住，锁上会有一个小绿灯，红灯将会打开）
晚上通过对讲机与“Ryu Sung-hyun”病房的卫兵交谈。
“锁定码头参观！”
由于长期的葡萄糖耐量，腹泻是副作用，糖释放到尿液中。
我一直患有咽喉痛，这与糖尿病的初始症状是一样的。
喝大量的水和腹泻。

2017年1月30日星期一下午的日记。
[6:50]。

一位医官黄仁镐来看我，告诉我。
“让我们去医疗办公室，因为你有所有的葡萄糖液！”
在医疗室，“黄仁和”医疗律师告诉我。
“注射针堵塞了。”
“让我们再来一次！”
医务人员黄仁浩未能将针头插入左臂两次，但右臂失败，但失败。
[7:25]
到目前为止，约三十分钟的黄仁浩医疗卫士总共三次失败。
医务官员黄仁浩告诉我。
“因为你很难找到血管。”
“我会让下一个工人把这个闷棍。”

警卫直到最后都说没有错。
基本测试结果是自动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52至99，脉率为74，血糖为82，体重为46公斤。
我告诉黄仁和医学律师。
“也请午餐开点感冒药。”
“黄仁和”医生星期一和星期二立即给我送了两包感冒药。
警官朴成永带我去了房间。
（“朴成勇”）监狱官员的印象是，班级由十字架，方脸，黑脸，宽阔的额头，尖额的眉毛，大的鼻孔，凸起的鼻子，厚厚的耳垂，脸，方口，大口，厚唇。）
当我离开医疗办公室时，朴成永官员告诉我。
“你不吃早餐吗？”
我跟朴成勇的官员说话。
“是。”
官员朴成永告诉我。
“难吃吗？”
我跟朴成勇的官员说话。
“是。”
柏成永警官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我和正在假期工作的病房官员李福熙谈话。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病房官员李博熙告诉我。
“在空旷的地方吃饭可以吗？”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是。”
李博熙病房的官员给了我一种感冒药。
警卫对我怀疑，不愿意把我在医疗室里开的药给我。
过了一会，病房官员李福熙确认并在对讲机上告诉我。
“你吃了感冒药吗？”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是。”
[8:40]。
在码头访问之前，正在假期工作的“金三槐”看守员。
“金三槐”病房的病房给我看了病房看守我的文件，并把我录在中央电视台。
金三槐官员正在争论解决有关假期的投诉。
“金三槐”的监狱长警告和恐吓我。

“这是工人们观察和记录你所做事情的文件。”
“我工作的时候我不会麻烦你的。”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我们已经受到调查，并且已经证明这不是收费。”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好的。”
警卫将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他们的监视，并将其传给下一个警卫，所以卫兵知道我做了什么。
首尔看守所没有隐私保护的概念。
[10:20]。
“金三槐”的守卫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现在要喝闷棍吗？
“或者你会是对的吗？”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我想打晚上。”
金三浩病房的主任用无绳电话向医务室报告。
过了一会儿，“王三镐”的警卫又来找我，跟我说话。
“据说今天没有卫兵可以把病房放在医疗室里。”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那我明天要见面。”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我知道。”
“金三槐”病区军官回去报道。
首尔看守所有理由说，卫兵不知道如何把药液放在医疗室里，以便发现我的想法。
[12:10]。
“金三槐”的守卫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不要吃米饭？”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我不吃。”
“王三和”病房守卫用奇怪的逻辑提问，与我争辩。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我讨厌回答。”
“金三浩”病房主任又回来了。
[13:30]。
我用对讲机和“金三槐”看守讲话。
“给我四杯营养饮料。”
“金三槐”看守员带着营养饮料来到毒药前来。
“金三槐”病房的官员多次告诉我不要给我营养饮料。

“你为什么骗我不要喝？”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你有没有营养饮料？”
“你有没有告诉医务室”金三和病房的律师故意不给你营养饮料？
到那时为止，金三槐病房的官员不会给我营养饮品。
喝完营养饮料之后，监护人金三镐对我说。

“给我一个空的垃圾箱！”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守规矩！”
“金三浩”病房主任又回来了。
首尔看守所承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我营养饮料，但是看守们竟然不给我营养饮料来骚扰我。
[13时50分]。
饮用营养饮品引起腹痛。
我用对讲机和“金三槐”看守讲话。
“我喝营养饮料，有腹痛。”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味道不好？”
“我会显示到期日期。”
“金三湖”官员估计，营养饮料已经过了有效期。
“金三槐”警卫扛着一瓶空的营养饮料，在码头走访之前来到，并显示到期日期。
保质期为2017年7月28日
不要将营养饮料存放在冰箱内，而是将其存放在控制室加热器下，并将其存放时间过长以估计上限。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我胃里有胃痉挛，我生病了。”
病房的卫兵跟我说话。
“我会在医疗室要求一个灭火器。”
过了一会儿，“GIM SAMHO”病房的官员给了我一个圆形的黄色灭火器，在“SJ”下印有“GSR”。
（这药是吃饭的。）
[15:30]。
我的胃和胃一样严重。
我用对讲机和“金三槐”看守讲话。
“我喝营养饮料，有腹痛。”
“金三槐病房官员又给了一名黄色消化剂。
营养饮料本身存在问题，有胃痉挛和腹痛。
在医疗室里，只给消化药物。

我不会喝营养饮料。
[21:00]。
我不适合液体，我没有插入针头。

2017年1月31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1:00]。
我半夜醒来，每天去洗手间三四次。
[7:20]。
病房看守负责人来访。
病房护理员直接将感冒药袋撕下，只留下隔离门房间的药水。
预测无线电广播电台，这是一个无线电校对服务。
[七时50]。
负责这个职责的“全何荣”病房的负责人来到码头，告诉我。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们将收集两个血液样本送往安阳医院验血。”
“参谋长”医务部门将从采血瓶中采集两份血液样本。
“首席医务人员”医疗科科长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自动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29-89，脉率为81，血糖水平为68，体重为45.5kg。
医护人员的左臂有一根针头，但是没有。
“Wonjinja”的医疗部门的负责人立即打电话给“Kwakyounghae”医疗办公室的主任医生。
“Wonjinja”医务部门的负责人不断与“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医务官员交谈。
“血管已经死了。”
“即使插入针头，我也没有血液。”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将一支针头插入右臂，连接葡萄糖瓶。
Kwak Younghae医务室主任在左肘静脉用一次性注射器抽取10mL血液，放入样本容器进行血液检测。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什么是检查项目？”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检查诸如钾，钙，肝功能，白细胞等各种物质。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调整液体的输注速度到早上结束，所以你知道葡萄糖溶液结束了！”
“医务人员”医疗部门没有检测到流体流量控制器上的绷带。

医疗室没有检测到流体流量控制器中的创可贴。
我不认为我会从一开始就接触流体流量调节器，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在医疗办公室中承担什么责任。
（后来，由于我控制了流体流量调节器，首席医官正试图将我移到12楼。）
[8:25]。
“金正恩”医疗中心的警卫把我带到了孤零零的地方。
[9:30]。
“曹素炫”医科主任来到病房。
“赵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叫我真名叫“胡勋”病房。
“你见过'OO'吃米饭吗？
'Wimhun'区的清道夫对'Cho Suhyun'的医疗部门负责人讲话。
“我已经看到了它。”
医院“曹秀铉”的负责人和“佑勋”病房的洗手间说话。
“你吃了什么？”
'wimhun'区的清道夫错误地向“曹秀铉”医务部门负责人讲话。
“我吃了一道配菜。”
“曹素炫”医科主任又回来了。
我打电话给病房的清道夫，问他们是否看不到他们。
“你跟谁说话？
“你刚刚问了什么？”
“Woohun”病房的清道夫告诉我一个不同于“赵秀铉”医疗主任的答案。
“这是医务总监。”

“我回答说，你什么都没吃。”
“Wimhun”病房的清道夫带着微笑回来。
[13:30]。
第一次工作的病房警卫用无绳电话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并开启码头访问。
病房警卫开始要求我问一个无绳电话。
病房警卫质疑我的评委。
“你为什么碰到流体流量调节器？”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没有碰它。”
正如预料的那样，医务处处长并没有封印我来控制流体流量调节器，以便把我送到一楼。
病房官员关闭码头访问，并告诉病房清洁人员。
“这个囚犯今天吃了什么？”
病房清道夫告诉病房守卫一个谎言。
“你今天喝了营养饮料。”

病房警卫打开码头访问，告诉我。
“你今天吃过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今天没喝醉。”
病房官员回来了。
[13时40分]。
我打电话给'佑勋'病房的清道夫，询问这个问题。
病房的清道夫毫不犹豫地用谎言对我说话。
“我说我不知道。”
之后不久，“荣勋”病房的清道夫被部署在另一个城市。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钟承烈把另外一个洞里的Dum-hoon的清道夫放在了怀疑的地方，并且给了一个新的清道夫。
病房里新装了“金10”区的清道夫。
（金10区拾荒者的印象是左手臂上有花哨，斜面，棕色皮肤，鼻尖，黑红色纹身，我是釜山一位长期居住的人，声音又快又恼人，一个是釜山方言，一个卑鄙而精明的人格，一个来自釜山的流氓，基督徒信徒，在休息时读了一本宗教书。
（金10区的清道夫与储蓄银行4号房的总统囚犯一起，向储蓄银行的囚犯讨论了上帝的存在）。
（后来，'金十号'区的清道夫开始先写我的尊敬的名字给我，然后我从诗句的尾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证实我的罪行是吓人的。）
[14:40]。
码头访问前的副工作区卫兵告诉我。
“流体全都在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17:00]。
我通过对讲机与“武田”病房的警察进行了交谈。
“晚上没有感冒药过去了。”
十分钟之后，“全胜”的守卫给了感冒药。
[21点40分]。
我和晚上用对讲机工作的“金三槐”看守讲话。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金三槐”的守卫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我应该去医疗办公室吗？”
“还是在医疗室里看守？”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它来自医疗室。”
“金山浩”病房主任联系医疗办公室，告诉我。
“它来自医疗室。”
[22:20]。

在第二次监禁时，这位“十一”医务人员用蓝色的一次性口罩打开了他的码头，隐藏了他的脸。
（“十一”医务室卫兵的描述是一个阶级，刺绣类的高峰数量的估计，三十多岁，瘦的身材，突出的颧骨，细长的球，内省的个性，阴沉的大气）。
（在2015年被拘留时，安养堂医院的女护士在囚犯验血时，在“第十一医疗室”第一次见到囚犯。）
（这位“十一”医务室人员坐在等候的座位上走近我。）
（“如果你长时间不吃东西，就会失去肌肉质量”）。
（在第二次拘留时，这个“十一”医务室官员迄今为止已经避开了我。）
“十一个医疗室的卫兵走进房间，试图拉开注射针，什么也没说。
我和这个第十一个医疗室的官员说话。
“我告诉他只能更换医疗室里的葡萄糖瓶。”
“这十一个医疗室的官员告诉我。
“我不知道。”
“我会得到一个新的葡萄糖香囊。”
“这第十一间医务室的监狱官离开了房间。
五分钟后，“十一”医务人员拿起新的葡萄糖小袋，进入房间。
葡萄糖液袋已被更换，但葡萄糖液不进入。
葡萄糖溶液长时间停止，血糖下降，变得头晕目眩。
我和这个第十一个医疗室的官员说话。
“你有糖吗？”
“这十一个医疗室的官员告诉我。
“我将去医疗办公室。”
“这第十一间医务室的监狱官离开了房间。
[23:00]。
晚上的病房守卫对我说话。
“去医疗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这十一名医官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用严肃的表情告诉”郭英海“医务室的警卫，要我点糖果。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会再把针头拉回去。”
“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医务人员将新的注射针头取出，并拔出注射针头。突然树汁开始进入。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回去吧！”
我再不拿针了。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你有糖吗？”
“Kwak Younghae”医务室主任给糖尿病囚犯糖果。

警卫带我去了孤零零的地方。
我吃了我从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看守的糖果。
我用葡萄糖溶液和注射针睡觉。

2017年2月1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2:00]。
“金三槐”的警卫来到码头前，强迫我醒来。
“金三槐的护士用汹涌的声音大声地对我说话。
“医疗办公室报告说，你吃了糖果！”
“安检室告诉我没收糖果！”
“糖果在哪里？”
我跟监督员金山镐说话。
“我不能吃糖果。”
病房的卫兵“金三镐”生病了，告诉我。
“不要说谎不要吃糖果！”
“放出糖果！”
“你骗了卫兵不吃东西！”
“金三槐”病房官员已经热闹了一阵子。
首尔拘留所试图没收糖果，即使在深夜也不能吃东西。
在首尔看守所，我不打算让我吃掉糖果。
汉城拘留中心因为警方和检察令而试图让我死在监狱里，而不是因为我母亲的电话不好。
（后来，法庭也试图取消我母亲的第一次保释申请，并在监狱里杀了我在监狱里。
（但是，当法庭开始吃饭，在监狱里我没有机会死在监狱里的时候，法院会要求我妈妈申请第二颗宝石，把它拿出来。
（“金正日”第二法官试图通过嫌疑人的死亡来终止审判，因为控方因为操纵证据而变得不利。）
[7:10]。
葡萄糖溶液结束。
我用对讲机向病房警卫讲话。
“葡萄糖已经结束了。”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用新的葡萄糖袋取代了葡萄糖袋，但注射针被堵塞了。
医务人员正试图用一次性注射器钻少量葡萄糖溶液，并将一次性注射器放在医疗室的地板上。
医务人员拿起一次性注射器，用轻微的酒精棉擦拭一次性注射器的入口。
“发起人”的医务人员拉动流体连接管，将一次性注射器插入流体连接管并注入葡萄糖溶液。
一次性注射器被污染，有感染的危险。

“Wonjinja”的医务人员负责人推定在首尔看守所和麻风病医院等医务人员因医疗事

故而不喜欢的设施工作。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你吃了什么？”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上一次葡萄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血糖下降了，我感到害怕突然死亡，吃了糖果。
“金亨秀”医疗中心的卫兵上班。
“原始人”的医疗部门负责人向“Hyungsoo Kim”的医疗中心警卫讲话。
“在第二个月，我总是错过了更换液袋的时间，液体注射针被堵塞，液体注射针被放回。
“从现在开始，血管变得更弱了，所以我甚至没有针状针。”
“我已经刺了两个月了。”
“你应该把这个被拘留者搬到靠近医疗室的12号病房的一楼，把看门人关在旁边，看着他吗？
当我得知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医务人员的负责人开始争辩说，我应该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特殊的病房里，并以这种治理的速度为借口。
“Wonjinja”的医疗部门主任正试图阻止我在12号病房的一楼吃糖，这是一个专门的监护人，专门监督汁液的分配速度。
首席医官妨碍我恢复健康。
“医务长”是一个疯狂的女人，他有一个专门收集一个人的爱好。
12楼是专门收集，管理艾滋病，肺结核，麻风病，精神病，传染病的专科病房。
像“医生”医疗主管这样的一群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病人。
但即使有疾病感染也是一件大事，所以我需要特殊的病房来阻止细胞运动。
（后来，医疗部门的“首席医疗”负责人一直坚持让我去特殊病房，但首尔看守所却没有。）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去上班。
“首席医务人员”医疗科科长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用水银血压计测量的血压为130至80，血糖水平为92，体重为47公斤。
[7:30]。
“金正恩”医疗中心的警卫把我带到了孤零零的地方。
[8:15]。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房间里有央视，我看到了一切。”
“我听说你去了调查室，但是如果你很辛苦，不要自己去解决，而是说！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当我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所以请听。”
[12:00]。
由于房间狭窄，我听到扬声器前面的声音。独室的房间总是比独室的房间播放无线电打样广播的音量大。
如果你强迫收听无线电广播，你就会受到折磨，导致精神疾病。
即使使用耳塞，也可以听到广播的校对。
经过几天的无线电校对，我听到了弱听。

我不能自己解决，所以我总是使用耳塞。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第二个牢房太吵了，听力下降了。”

“请减少音量。”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不能减少声音。”
“为了减少噪音，我必须告诉中央控制室，所以就走吧！”
警卫说，他们会帮助辛勤工作，但他们不听，如果囚犯真的帮了忙。
（后来，当我单独监禁的时候，只有当广播电台播放时，我才把耳塞塞进耳朵里。）
[14:30]。
负责广告部门的负责人钟承烈戴统一的帽子，开了一个码头。
广告部门负责人“承隆”一见到我就立即生气，亵渎。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告诉我，他们被勒索和恐吓。
“雅混蛋！”
“你在哪里看到监狱长的名字？”
“当你看卫兵的铭牌，并认为卫生间上次被堵住了，我想切断你的流体连接器，并把它从房间里赶出去。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用五分钟的威胁威胁我。
我希望我跪在“承烈”广告部门的负责人面前。
由于监狱看守人就像是首尔看守所的神，如果不脱离单独监禁而不脱离单独监禁，就必须屈服于勒索和恐吓才能安全生活。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我知道”监狱看守“一直在质问她，告诉她她一直在虐待你。
“我比'罪犯'官员还差，所以我想报告！
“我不怕。”
“钟承烈”广告部门负责人比“生活处处长”更为粗暴。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你们是首尔拘留中心的4000名囚犯之一，其中包括5到6人之间的凶手。
“我从2015年开始观察你，但是我很好奇你的态度突然改变，不像2015年的拘留年，但是对你的待遇不会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央电视台看过我，广告部门负责人“胜利”突然冲到孤零零的地方，表达了我目前所感受到的愤怒，
在医疗办公室里，当我报告我正在吃“糖承隆”广告部主任的时候，汉城看守所反应敏锐。
汉城拘留中心试图阻止糖果进食。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这里的管家知道我很好，做好工作。”
“我一直在专业看门人的监视，仔细看看你的一举一动。”
由于门卫正在与守卫一起工作，管理员说谎时，他们说谎，行事可疑。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不要把你的文件扔进厕所！”
商务部长钟承烈误解我把纸扔在马桶上，堵了。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把敏感文件放在报纸上，就像你上次做的一样！”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说，同时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东西。
在单独监禁后的第一个周末，我知道我会收拾垃圾给垃圾管理员。
病房清道夫告诉我。
“不像十三，一楼，十六楼周末不收垃圾。
我用报纸打了一个信封，把垃圾存放在里面，星期一交给“清政府”的清道夫。

“Paek Jong-in”病房清洁部门向安保部门报告，我已经把垃圾扔在报纸包里。
保安办公室发现重要文件留在报纸上，查处了病房垃圾。
广告部门负责人锺承tells告诉我们，要删除敏感文件，以便在垃圾箱中很容易找到这些文件。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认为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会尽我所能告诉他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文件对我很敏感。
2017年1月29日，“胜龙”广告部官员查询事件。
我和忠诚广告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很好的交流。
首先，“Seung Seul Lee”广告部门的负责人生气了。
但是，当我和我聊天的时候，“Seung Seol Lee”广告部门的官员怀疑地用我的眼睛看着我，开始用他无法理解的表情微笑。
这是因为我跟广告部负责人“中胜荣”广告部门的典型抢劫不一样。
广告部门的一位干部钟承忠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我不相信我说的话，我试图用相反的方式来分析我的话来理解我的意图。
（后来，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为了宣传我而对事件进行调查。）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威胁我，告诉我。
“当我看到它时，我没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这是因为我允许你这样做，”他说。
“我不会再看这个了。”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回去了。
像广告部门负责人郑承烈一样，威胁囚犯的疯狂监狱看守应单独监禁。
[14:40]。
“金基淳”囚犯完成整个热水淋浴，脱下他的屁股，只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袖跑步衬衫，只用毛巾和肥皂。
（在首尔看守所，冬季只能每周一次全面热水澡。）
（对于“金基春”囚徒，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水温较热的时候让整个热水淋浴单独留足够的时间。）
我不知道“金基春”的囚犯比我想像的还要年轻，因为我没有穿电视上看到的西装。
囚犯“金基春”告诉我。
“我很抱歉，我错了房间。”
金基淳的囚犯是孤独的。

金基淳的囚犯说，他对房间的不当行为感到惊讶，对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怀疑金继春的囚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故意好奇地故意进来询问下一代孤囚。
在首尔的拘留中心，我让自己在我身边当政治犯，把我当作政治犯。
当我看到“金基淳”囚犯的裸体和生殖器时，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我感到震惊，以后我不会受到“金基春”囚犯的伤害。
[14:45]。
病房守业务开放码头访问。
病房警卫通过无绳电话通知医疗室。
“液体中有很多葡萄糖。”
“输液速度每10秒滴一滴”。
[16:20]。
管家谈到金基春的囚犯申请价值21,400韩元。
[17:10]。
我上星期四在被拘留后，在首尔看守所申请了一张邮票。
首尔港区所有广播指南推迟邮票交付不像以前。

“由于节日期间，上周购买的邮票供应延期至周四。”
我简单地提到，这些邮票又被推迟了一天，没有任何其他细节。
此前，由于邮寄延误，没有全面播放。
如果您没有导游取消，首尔看守所将不会给您印章。
广播时，首次提及社会福利办事处处理的邮票。
关于总务部在整个广播中加工的各种各样的食品和用品，通常阅读关于3分左右的短供货品。
（后来，朴槿惠囚犯被拘留后，首尔看守所开始播放计算机给视障人士的声音，让守卫在播放整个广播的时候读到这些声音。）
（为了保护监狱官的身份，并强调汉城拘留中心是现代和中立的印象）。
（然而，囚犯因为长时间每天反复播放太多内容而感到痛苦。）
估计整个播出的意图和推迟供货的意图都与我有关。
当我申请邮票的时候，我假设我想观察是否要给父母寄邮票，发信，并与父母面谈父母。
预计明天将延期至星期一，因为即使在周四寄出一封信和一封邮票之后还有一个周末。
由于节日期间，所有其他购买项目已经延迟了两天，邮票的供应也被推迟了。
这种供应不是第一次推迟了这么长时间。
即使您被取消，糖果，苹果酒，拉面和面包也会继续购买。
我在汉城的拘留中心延误了假期的供应，阻碍了我的购买，我无法履行法院推荐的购买建议。
首尔拘留所最初拒绝接受法院的强制令，但这次却干扰了法院对购买物品的推荐和对法院的统治。
如果你独处一个孤独的地方，你会有很多想法。如果你用CCTV监视，正常人会有严重的妄想，所以我试着按照经验或逻辑思考。
[17:30]。
正在夜间工作的“金三槐”的警卫正在进行毒药走访并给予感冒药。

[18:30]。
“柳成贤”病区干事和“钟浩瑾”医务人员正在码头访问。
钟浩进的首席医官走进房间跟我说话。
“我会看到葡萄糖液进入的速度。”
首席医官郑和金证实了流体管理的速度，并告诉我。
“明天早上我会好起来的。”
“钟浩瑾”医学院的卫兵又回来了。
[21:30]。
我生活在孤独中的时间越长，越是陷入奴隶制，服从狱警的权威，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我独处在一个孤独的地方，经常因为冬天到来而感到沮丧。
我试着专注于回想过去的快乐回忆。
由于房间内有灰尘，覆盖物大量沸腾，灰尘进入眼睛，发痒。
我希望受苦的父母的健康没有问题。

2017年2月2日星期四下午的日记。
[8:05]。
对讲机上晚上的守卫对我说话。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病房警卫告诉我。
“没有。”
[8:25]。
我听到了管家的谈话。
管家讲话和谈话。
“金基春的囚犯只订阅了一种”朝鲜日报“。
与在首尔看守所购买申请不同，被拘留者可以以15天为单位购买各种报纸。
病房里的囚犯很无聊，每天要买四到五份报纸。
金基淳囚犯认同保守的朝鲜日报。
[8:35]。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上午没有给感冒药过去了。”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给早餐感冒药。
[8:40]。

“Paek Jong-in”在病毒访问之前，病房清道夫来到我的真实姓名。
“ ’OO’！”
“邮票来了。”
我收到上周四申请的邮票。
因为卫兵叫我真名，管家知道我的真实姓名，说一句话。
我感到害怕，罪犯知道我的真名，因为监狱看守，释放后有报复。
金基淳居民听到这个声音，对“白忙宗”病房的清道夫说。
“我也申请买了一张邮票。
“给我一张邮票！”
“Paekjongin”病房清洁工对“金基淳”囚犯礼貌地说话。
“邮票必须以10件为单位购买”。
“我没有出来，因为我申请了不到10页。”
管家在“金纪春”囚犯面前写下敬语。
我不交邮票，因为我不需要看金基骏的囚犯。
[10:10]。
我接受苹果酒，糖果，面包和拉面两个星期。
从2017年1月19日起，如果申请苹果酒，糖果，面包，拉面，我在首尔看守所取消了购买，但是这次不突然取消。
我打算以“超过食品购买限额”的名义购买两周，但首尔看守所无条件取消购买申请。
（首尔看守所向囚犯提出一次性采购令的数量和数量是有限制的。
（后来，首尔拘留所以暴政为由对我进行了调查，突然给了我一些苹果酒，糖果，面包和拉面，并写了一个关于我为什么要买的说法。）
我吃糖果，喝苹果酒，补充我的血糖。
面包和拉面隐藏在管内。
[10:35]。
调查室特别司法人员康仁哲调查室，一名特别司法官员，
（“康仁哲”调查室专用上诉律师的印象描述是班，老师，刺绣班三高峰，皮肤型，与年龄相比严重脱发，额头剥皮，大眼睛，两个明显的垂直皱纹，上至中发育的额

头，向上发达的耳朵，长长的眼睛，一个大的额头，一个小嘴巴，一个凸起的嘴巴尾巴。
（在首尔看守所，“调查室”被称为“调查系统”。）
（后来，“冈仁波切”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闻到了酒的味道，和他的牢房来检查保安。）
（“Kang In-cheol”调查室特别法官属于安全室，“管辖特别管辖权”被假定为操纵）
调查室“康仁哲”特别司法官告诉我。
“我将调查上周日发生的暴政，交换其他监狱，信件和物资的指控。”
目前，汉城拘留所正在调查2017年1月29日发生的酷刑指控，暂停加重刑罚。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要求负责调查的“承烈”广告部官员调查指控。
康仁哲调查室特别司法人员带我到调查室。
在首尔拘留所调查室，由于囚犯的袭击和警卫的违约，没有任何案件可以调查。
最积极与病房内的其他囚犯交换流氓黑社会的犯人是“金津植”囚徒。

“朴锦植”囚犯从来没有受过人民的惩罚。
狱警假装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名囚犯或其他囚犯站在走廊或其他牢房前一分钟。
（后来，金进植的被拘留者没有回到他们的牢房，而是在其他牢房前交换了他们的短裤。）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看到这个行为时大叫。
（“马上进入牢房！”）
朴金植囚犯是唯一一个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指向“金熙泰”监狱的监狱长。
我向康仁哲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解释，康仁哲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却不听我的话。
我拿起一瓶葡萄糖，走出房间。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在十六楼的大门前等候，告诉我。
“跟狱警辩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如果你去调查室，你错了！”
我会和大门口的“康仁”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交谈。
“我们走吧。”
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康仁哲突然生气地告诉我。
“我给这个军官发了一个演讲。”
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康仁哲威吓我。
“我会惩罚你没有按照狱警的指示。”
在韩语中，“走吧！”不是半个月，而是“走吧！”
疯狂的警卫说，他们听到了这些话，并威胁说，当他们从一开始就与囚犯一起独处时，他们会与囚犯争吵。
韩国人用这种疯狂的思维方式让韩国人的话变成垃圾。
“康仁哲”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打算增加怀疑，知道不采取行动不成问题。
我进入调查室，坐在办公桌前查处违规行为。
我跟康宁的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说话。
“调查是否影响审判？”
康仁哲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笑着告诉我谎言。
“这不影响审判。”
作为公职人员的监狱管理人员即使欺骗囚犯，也不构成犯罪。
卫队是邪恶的罪犯组织。

[10:40]。
在调查室里，康因丘尔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拍摄了日本乐队的文字，并在A4大小的白纸上打印出黑白的纸张，开始审讯。
我以同样的方式询问警方，
我诚恳地回应了康仁丘尔调查室的特别伤害官员。
然而康仁慈检查室的特别司法官打断了我的发言，并告诉我。
“回答这个问题！”
“康仁哲”调查室特别司法官员只写我想从我的陈述中听到的内容，并将其记录在电脑上。

我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公平的罪犯，如果我抗议，我会再犯一个罪行，所以我不去抗议，让康仁丘尔调查室的专职执法人员自由地写下来。
“Kang In-cheol”调查室特别司法官员因涉嫌违规而在计算机上写下并打印了四份文件。
康仁哲调查室特别司法人员在调查结束时上午十一时十三分录得。
康仁哲调查室特别司法主任在附表所附的文件开始处附上两张纸，所以我在每一章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在每章中印上指纹。
完成档案后，我再问一遍，告诉康仁哲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
“调查是否影响审判？”
特别司法官员改变了他的话，并告诉我。
“可能会在上诉审判中报告，这可能会影响判决和判决数据。”
调查结束了。
（后来，汉城拘留所打扰了我，因为我还有两次调查。）
[11:55]。
回到病房。
负责病区桑桑的官员在十六号门口对我说。
“发生了什么？”
“宋相润”病区干部带我到调查室，担任指导干部，因为行为受到调查。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康仁调查室的执法人员说，他会增加贿赂的期限。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官员以严肃的表情威胁我，并告诉我。
“希望你错了！”
我在“宋桑云”病房官员面前跪下了。
“我错了。”
我抓起了“宋松云”病房负责人的桥梁说。
“请不要增加年数。”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会尽我所能不要影响上诉审判。”
进入单独监禁。
随着监狱刑期的增长，我受到奴役，被其他囚犯殴打。如果其他囚犯和警卫感觉好一点，那么在他们面前跪下就成了例行公事。
更正被改变成与人类排斥相同的含义。
较少的腐蚀意味着较少的人道惩罚。
[13:3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他说：“你深思熟虑，忏悔。”
“不会有惩罚的。”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谢谢。”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满意地转过身来。
这是一个贪心的猪守卫。
[16:3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你有信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有信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17时二十零]。
负责病房的桑桑云官员走到码头，给我感冒药告诉我。
“下次再聊！”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又回来了。
[21:30]。
今天，我们不把它称为医疗办公室的基本检查。

2017年2月3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6:40]。
晚上通过对讲机向病房警卫讲话。
“我得到了所有的葡萄糖，我没有感冒药通过了早晨。”
病房官员给我感冒药。
[7时00]。
我和夜间工作的病房卫士交谈去医疗室。
“你什么时候更换葡萄糖液？
病房警卫告诉我。
“等等，因为医疗室很忙！”
如果葡萄糖溶液长时间停止，流体注射针被血液阻塞，应该再次插入。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办公室告诉我。
“因为你没有配合，换药时间延迟了，注射针头堵了。
因为医疗机关以不合作的借口把责任交给了我，所以即使病房的警卫被激怒，我也多次中断。
[8:10]。
我再次和在对讲机上夜间工作的病房警卫交谈。
“我得到了所有的葡萄糖。”
病房警卫告诉我。
“10分钟前我联系你了，医疗室很忙，等等！”

[8:40]。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得到了所有的葡萄糖。”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告诉过你。”
[9:05]。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我们去医疗室吧！”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把我带到医务室。
我和在医疗室门口走廊走出来的“金亨索”医疗室看守见面。
进入医疗室。
“Wonjinja”的医务部门的负责人向监督Shin Song-yoon讲话。
“孙尚恩病房的官员的儿子病了吗？
“宋相润”病房官员向“元珍贾”医务部门主任抱怨和谈话。
“我有一个儿子上幼儿园，但是因为感冒，我得了很多医药费，所以没有得到好处。”
“医务人员”的医疗部门经理将药液袋取出，并将其变成新的葡萄糖溶液。
“圣进苏”医疗中心卫士进行基本检查。
基线测试结果显示，使用水银血压计的血压为120至80，脉率为72，血糖水平为102，体重为46千克。
“Wonjinja”的医务部门的负责人向监督Shin Song-yoon讲话。
“让我们把她搬到十二楼！”
首席医官一直试图把我监禁在一个特别的病房里。
“宋相润”病区官员脸色阴沉，没有回答。
上一次，宋相龙病区的治安官把他带到医务室后，有了一份工作。
当时，“元吉”医务部门的负责人笑了起来，对宋松云说，
“如果你把他搬到医疗室的第十二间办公室呢？”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对“元珍贾”医务部长表示不满。
“看起来不是这样的。”
“宋相润”病区官员认为，我并不是在观察是否有任何异常。
每次去医疗室，只有一楼的12楼入口。
12位于医疗室的X射线室右侧，小区位于走廊两侧。
与十四和十六十年不同的是，十二个人仅限于艾滋病，结核病和重症监护的精神疾病。
牢房里有一张床，囚犯躺在床上，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相信有一些被关押在床上的被拘留者，因为他们躺在精神病院单独区域的跆拳道吮吸者身边的床上。

如果你看到负责“元珍贾”医疗部门的检察官，他就不是“赵素贤”医务部门的负责人。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带我去了包房，承认了。
[9:30]。
由于首尔看守所的特殊待遇，许多超过购买限额的物品被输入“金基春”被拘留者。
一瓶水，两袋苹果，两袋橘子，五块面包，皮肤，乳液等。
其他患者被拘留者只能购买4个三明治，10杯，12面包和2个咖啡。
其中一名警卫出现在第一次牢房拘留之前，并对“金基春”被拘留者说。
“西装和外套进来了。”
“如果你尝试合适的尺寸，我会带来别的东西。”
“我会把这些衣服留在首尔看守所，出门的时候就穿上。”
根据韩国的法律，如果一个囚犯穿着习惯服装，想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去试穿，就可以穿习惯服装。

然而，囚犯相信60到70名坐轮椅的主席，他们没有看到囚犯离开时换上制服，
（后来，一名三十多岁的囚犯要求他在被捕期间背靠轮椅试用他的轮椅，但是没有轮椅的警卫不会把他开走。）
（在汉城的拘留所，由于现实的限制，一般公众被剥夺了法律规定的权利，动物只能被野兽对待）。
首尔看守所要释放“金基淳”犯人，而不是穿囚服。
据推测，金纪春囚犯故意认为媒体报道受到社会批评，或将首尔看守所的监狱生活隐藏起来。
[12:00]。
我在对讲机上向在午餐班上工作的病房警卫讲话。
“午餐过了，没有感冒药。”
病房官员给我感冒药。
[12:3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写一个关于昨天调查的证词！”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昨天接受调查，今天我正在写我自己的调查和研究。”
“今后我还能收到多少调查？”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得到大约4到5次，我会让你完成这个时间。
病房桑桑监督正在调查我时，对我说谎。
首尔看守所继续打电话给我骚扰我。
“宋相润”病区主任事先在我的电脑上打印A4大小的白纸，而不是普通的耻辱纸。
这封信的形式是用手写的方式回答这六个问题，问题与罪恶行为无关。
这是写在首尔拘留所有关酷刑的意向书。
“你为什么不吃米饭？”
“你为什么买糖果，面包，糖果和拉面作为气味？”

“你吃了60万韩元吗？”
我为每个问题写了一个手写的答案。
“2015年，我在安阳市医院诊断出厌食症。
“我买了它，试图按照法院的建议吃。”
“我吃了糖果和苹果酒，但是我还没有吃剩下的东西。”
我写我的文章。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我写了所有的引文。
负责“宋相润”病区的官员带来了徽章并指示我。
“拿三个指纹！”
我把指纹放在三个地方。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读了，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会再来的。”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带着副本回来。
[13:00]。
“金基淳”被拘留者用对讲机叫“宋相润”看守。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第一次码头访问前。
“金基春”的犯人向警官“宋相润”讲话。
“今天有太多东西进来了，卷心菜泡菜，还有熏鲑鱼！”

“金基春”的犯人从早上九点三十分起，向宋相润病房的卫兵送出3袋约2600韩元的卷心菜泡菜和3袋腌制的3000韩元和服，
监狱警卫拒绝把囚犯的食物当作毒药。
一般情况下，囚犯给监狱长宋相容送食物，狱卒宋尚云告诉被拘留者。
“吃了你！”
大多数卫兵身上都肥胖很多，像猪一样肥胖。
大多数像猪一样肥胖的警卫，包括宋桑云区警察和“金三浩”病房警察，每天午饭时间都很担心。
“今天的午餐，鱼气，你想吃什么？”
这些军官故意告诉我试图刺激我。
因为午餐够了，所以'宋松云'病区官员不需要泡菜作为配菜。
“宋相润病房官员恭恭敬敬地向金基君讲话。
“我不吃。”
“但我会把它交给有困难的其他囚犯。”
“宋相润”的病房官员是“金基淳”，因为他是一个囚犯，而他拒绝否认自己。
“宋相润”病区军官收到3袋卷心菜泡菜和3袋不含盐米饭。
即使是高级官员，当囚犯成为囚犯时，也会向贿赂贿赂。
据推测，在公共社会行贿的习惯是可以估计的。

[13时50分]。
Kang Inchul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打开了我的文章的副本。
宋相润病房负责“康仁哲特别伤害事务专员”。
Kang In Chul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再次提出问题，并确认他们在我写信时回答。
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康仁哲威吓我。
“我不会通知法庭。”
“但我会再次通知法庭。”
我不会通知你，因为它揭露了首尔拘留中心的恶劣情况。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不得不说话。
“请问特别司法官”康仁哲“，调查室，你做错了！
我跪了下来，对调查室的“康仁哲”执法人员说。
“抱歉。”
调查室“康宁”的特别司法官正在回国。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谢谢。”
之后，汉城拘留中心将再次取消我的购买申请，并中断购买，直到我妈妈的不情愿。
[14:40]。
“Joon Joo”的警卫带着一台收音机，开了一个码头。
（“gujunho”卫兵的描述是阶级，刺绣班的两峰，对称的面孔，圆润的眉毛，大的眼睛，清澈的眼睛，大的嘴巴，
“葡萄糖溶液好吗？”
警官Joon Joo告诉收音机。
葡萄糖进展顺利
“有一半以上的葡萄糖溶液。”
Joon Joo Ho回来了
2015年被拘留时，延世大学囚犯“金东秀”和病房内的前总理金泰勋将五袋鱿鱼从袋中取出， 。
“金东秀”的囚犯告诉我。

“当我在一个特殊的战士，我把鱿鱼腿放在我的嘴里在一个卡车去潜水训练，我出去训练慢慢吃。
因为在首尔看守所销售干鱿鱼，所以把干鱿鱼放在嘴里融化吃，为了补充蛋白质，在面条里加入糖果，面包，蛋糕，干燥的鱿鱼，并且购买申请。
（后来，首尔看守所取消了申请，继续申请干鱿鱼，但被取消了。）
[17:10]。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晚上没有感冒药过去了。”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把它给我。”
[17时25]。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走访码头，并给予感冒药。

2017年2月4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6:40]。
我和晚上工作的病房的官员韩东勋谈话。
“我得到了所有的葡萄糖。”
“上午没有给感冒药过去了。”
韩冬勋病房的官员给了感冒药，并告诉我。
“等等，因为医疗室很忙！”
[6:50]。
病房的官员对我说。
“去医疗室！”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昨天吃了什么？”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吃了糖果。”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正在吃糖果，所以我会吃葡萄糖。”
“Kwak Younghae”监狱的医务人员拉动注射针。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血压和血糖等基本测试是不必要的，不应该这样做。”
汉城拘留中心估计，如果你吃糖果，你不做汁液和基本的测试，如果你不吃糖果，你会做这个液体和基本的测试。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7:10]。
当我回到孤独的“韩东勋”病房时，卫兵走到我面前告诉我。
“你吃饭还是营养饮料？”
我告诉韩东勋病房警卫。
“我不吃。”
[12:1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膳食？”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营养饮料？”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官员在首尔看守所正式问道。
我告诉病房守卫。
“午餐过了，没有感冒药。”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会给你一个。”
病房官员回来了。
[12:20]。
在周末，病房的守卫来到码头前，给我药，告诉我。
“吃好喝好！”
病房的官员看到我喝了药水，回去时拿着一个空的枕头。
[17:05]。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
“晚上没有感冒药过去了。”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会给你一个。”
[17:15]。
在周末，病房官员在胃门上放了一种感冒药，不言而喻。

2017年2月5日星期日日记。
[12:20]。
在周末，Ryu Sung-hyun的护士在码头访问前来了我的感冒药，并告诉我。
“给我一个空白的药丸！”
“柳成贤病房主任看着我吃药回去。
昨天和今天，不要在医疗室给我打电话，也不要放下这个液体。
今天，我像糖尿病患者一样口渴，喝了很多水，手，脚，脸和小腿肿得很重。
当我移动时，我的胳膊和腿拉得很大。
流鼻涕不断感冒。
[13:30]。

写信回家。
它从浴室窗户的钢格栅上掉下来。
我很伤心，我的生活如此崎岖。
[15:50]。
“柳承铉”病房干事在第二台闭路电视屏幕上工作时，在电脑显示器上看我。
柳升贤的看守说，我正在中央电视台写信，整个对讲。
“Ryu Sung-hyun”区长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我今天星期一早上四点将收到我的邮件。”

通常，警卫不会说他们会收集信件的对讲机。
在首尔看守所，收集信件审查函的信件收集所有的对讲机。
我用对讲机与“Ryu Sung-hyun”病房的卫兵交谈。
“我没有听到广播，内容是什么？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如果你有一封信，现在就做！”
“Ryu Sung-hyun”的守卫在码头访问之前来到我的信上。
[17:10]。
“柳成贤”病区军官向俘虏送饭。
“柳承铉的守卫在毒药来访之前来了，晚上给了我一个感冒药，告诉我。
“膳食？”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我不吃。”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给我一个空白的药丸！”
“把药好！”
我给柳成铉病房的卫生保健药，立即吃药。
“柳成贤”病区军官等待吃药。

2017年2月5日星期天下午
首尔看守所
这种文具首先包装在报纸上，在外面写成一个汉字“印章”和水笔。
潮湿的时候喷水器会散开，所以请检查信封的开口。
我在车站后面写了这些信息，这样在超过邮资成本后我不会再回到你身边。
保持信封好。
永远不要回复
永远不要去看。

每月应该支付460,000韩元的慈善养老金，余额不超过2,000,000韩元。
如果我打电话，我会来看采访。
（看守所的看守所从看守所出售的食品中，有4万元以内的食品用钱存入被羁押人，看守所将食物交给被羁押人。
然而，拘留中心仅限于食品和其他文具，衣服和床上用品。
在看守所，可以把货物放在“借品”的名下，但实际上只允许有书。
允许看守所参加审判，只穿一名推定的女儿专用的跳针，到金基春总统办公室长官那里去。
应该每隔1到2周插入一次。
我在拘留中心卖面包，糖果，糖果和巧克力，但是当我把我搬到孤零零的地方后，我买不到，因为我取消了我的购买申请。
请提前两到三天向拘留所提出申请。我正在这样申请，等了两三天，取消了，再申请，再等两三天。
不要让律师月亮男人见你，看我的消息。
如果我的父母不把我的律师用于自己的目的，我会派一名律师进行审判。
我不能在看守所写一封各种各样的信，但是我必须告诉外面的这个工作。
上个星期，他告诉其他囚犯说：“如果你要抛弃那些无法流通的面包，那就取决于我了。”
当我乞求长期流通的面包时，我有一个特别的管辖权，冈仁丘（山顶3号）

警卫们把我拖到了看守所的调查室，在那里我用那里的树汁审问，警卫让我在电脑上写一个“垫片文件”，然后煞费苦心。
第二天，二月三日下午十二点三十分，这个特别的司法管辖区要求我在我的笔迹上写下与调查有关的“陈述”，并要求我干涉。
宣誓书是一个问题的形式，意在填写六个问题，这是与其他房间的沟通行为无关。
问题是，“鲍勃为什么不吃饭？”
“你为什么要买糖果，面包，糖果和拉面作为替代品？”
“你每年吃了60万韩元吗？”
。
我可以从这个问题上看出来，看守所正在设法把握我所点的是什么，吃什么，很明显，我会拒绝借用不能像吃饭一样把握和控制的食物。
在最坏的情况下，拘留中心可能打算在2月23日审判前杀死我饿死的人，为了掩盖真相，因嫌疑人死亡而停止审判。
所以我拼命地试图舔烂面包上的煎饼。
当我不得不离开人类的最后尊严，做一些不像人的东西的时候，那是我半辈子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被饲养成兽的饲养者。
当法院法官说法官不会写信给审判，“如果你只吃低盐饮食，特别是压力性厌食症和原发性高血压，让你的父母从看守所借食物。”
但是看守所并不接受法官禁止禁止进口外来食物的建议。
法官接着在下一个审判中说：“如果你不能得到食物，就试图从看守所购买食物。”
但是每次我点菜的时候，看守所的广告看守或者十六楼的下级副司令都要取消。在这个孤独的房间里，除了饮用水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饮用超过13天了，我请求他。
而不是从外面借来的食物，有一种方法是通过拜访父母并在房间里购买，把食物放在看门人的房子里，但没有人在看守所给父母指示。 。
我在看守所四次取消订单的原因是我超过了购买数量，但是我取消了每个项目5到6个项目，而其他囚犯则支付了10到20个拉面。
拘留中心威胁我向乞求面包的指控向法庭报告，首席法官和特别法官告诉我：“无论案情如何，无论如何，这是错误的，写一个声明在纸上“。
“他说。
羁押中心没有惩罚其他囚犯与其他囚犯交易，但是我指责他“控告”严格控制乞讨的指控。

“同邦”不仅是与其他囚犯交换物品的惩罚，也是一种交谈。
不过，朴真植在房间里大声地对其他被拘留者说：“黄永塞啊，有什么？
警卫向他大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朴金植告诉其他一些自称“暴君犯罪有多大”的囚犯呢？
我四处大喊。
事发后，十六楼负责人宋相容正在故意设法让我和朴金植在走廊里站着。我试着听Park Jin-sik，并指出Song Sangyyoon是个学生。
宋成永官员的外表是白皮肤，肥胖，肥胖和胃很多，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蝉，似乎是一个法国贵族说话女性略高的语气。
宋先生一直负责看守所的文书工作，在文件处理方面有很多知识，并且像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一样有印象。
宋先生告诉我，他是在我第一次救助的时候处理的。）
自从我受到这封信的审查以来，我跪在三个看守所，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以便在看守所作为报应，然后彼此（16楼下属宋松容，执法人员康仁哲，“请原谅我深思

熟虑”。
我求他了
由于这个原因，我被带到调查室4-5次，并完成了两次调查。
狱中的法官康仁慈（Kang In-chul）说，监狱看守不希望看守所处于劣势，因为我不得不吃掉其他囚犯扔掉的烂面包或乞丐。
如果我再次受到这种乞讨的惩罚，我将通知真正的法庭延长死刑。 “
并受到威胁。
我习惯于把我的动物当成动物来对待，因为我只局限于一个看起来不像一个人类的人类已经被抹去的动物园管理员，所以我单独跪在我的膝盖上。
为了预防由于低血糖性休克引起的心脏病，父母应该要求可以补充葡萄糖的巧克力和糖果定期放入尽可能多的监狱。
（但是拘留中心拒绝了所有这些要求，我也没有借用。）
上次去法庭时，监狱看守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即使坐在司法部车队后面的囚犯也抱怨血糖降低。
当其他囚犯无法离开看守所时，必须偷偷藏起糖果来防止急性低血糖性休克。
我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我想担心我的父母。
有一天总有一天会显露出来，所以如果你在下次外面告诉我的经历，我希望你能认真地相信我。
我不能和你联系，所以我的父母正在通过我身边的警卫，律师和医务人员听我说，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相信，你也怀疑。
你一定要相信我不要怀疑我。
以下是要求贷款的项目。
其中一些可以取消，所以要做好准备，不要放在玻璃瓶里，而要放在塑料桶里。
（但是拘留中心全部取消，并将访问返回给父母。）
1袋粗盐，3碗黄色面条，1瓶白糖，4袋糖，4瓶加纳巧克力，4瓶哥斯达黎加巧克力，1瓶红酒，人参和草药，Costco枫糖浆，葡萄糖片剂，花生，dulcolaxs，凝胶，人参提取物，人参提取物，VeroCa，Costco维生素C，10瓶Joabite和Joabite的片剂太昂贵了。
因为冬天不是阳光，所以也有抑郁症。
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我是孤独的。
如果你有抑郁症药物，镇静剂和睡眠诱导剂，你可以在药店没有医生的处方购买，
如果法院建议从看守所借加冕，我想吃麻将洞，司机，国王的钱和苹果酒。
糖果和巧克力必须无条件地被我接收。
我用了很多我认为是糖的食物。
我一直在喝葡萄糖的时间太长，而且我的身体里有糖尿病或糖尿病。

（创建于2017年2月5日）

2017年2月6日星期一下午日记。
[8:00]。
我和作为对讲机的病房看守说话。
“我没有给感冒药通过。”
病房的医生把药撕下来给我，用一个空的枕头回去。
[10:20]。
我上周五所做的所有采购都被取消了。
[10:40]。
“宋相润”病区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在2017年1月24日给出了两张A4纸尺寸的

“囚犯病历”需要信息披露的空白页。
大约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处理。
“宋相润”区长指示他在一张A4大小的纸和一张B5大小的纸上取指纹，并把这些文件拿走。
囚犯病历的医疗记录显示，上次检查过我的医学检查人员李秉义，
[13时40分]。
监护人拿着外人的采访捡起囚犯。
监护人进入区政府，通过对讲机与我交谈。
“我在外面接受了两位家长的采访。
我告诉警卫。
“我拒绝无缘无故地见面。”
警官告诉我与对讲机吵架。
“你不想见你的父母？
我不回答。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医疗室里给我打电话，我甚至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16:20]。
“崔德豪的病房清道夫收到了她母亲记录的三十万韩元的收据。
[16:40]。
在最后的任命之后，“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来找我，告诉我。
（在首尔看守所，“最后通话”被称为“核对”）。
“你还能吃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17:1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感冒药！”

“宋相龙病房的官员把感冒药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给其他被拘留者配药。

2017年2月7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6:40]。
晚上上班的李炳熙军官在毒药来访前告诉我。
“膳食？”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没有。”
病房官员李博熙告诉我。
“营养饮料？”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没有。”
“李博熙”病房官员问上级官员。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上午没有给感冒药过去了。”
“李博熙”病房警卫带来感冒药。
[6:45]。
警官李博熙在对讲机上告诉我。
“吃药！”
我站在闭路电视摄像机前，给我看药。

[11:10]。
负责病房的桑尚容昨天将其母亲的访问信放在一个私人房间里。
[14:3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打电话给管理室，谈话20分钟。
采访过程中，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将关闭两台电脑屏幕的闭路电视屏幕，并用屏幕上的白色字母替换屏幕上的另一屏幕。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偶尔会谈到屏幕上新闻形式的记录。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2015年，我在医疗办公室工作，然后我把你的保释工作。
“这次我申请保释，但是我取消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希望这颗宝石能够被取消。”
“当法院要求我申请保释并取消保释时，给我一种绝望的感觉是一种希望的折磨。”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警方调查显示，未来的计划是在法国学习，但拘留时间变长了，我放弃了我的梦想。“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如果你想到你的年龄，去国外学习就太迟了。”
“保持健康！”
“如果你的父母不和外人见面，他们会被误解，所以请采访他们！”
“我认为这个案子就像是一个事情。”
“在拘留期间，你可以从外面拿书，学习！
“尤其是因为英语学习很重要，所以我们学习英语相关书籍！”
“宋相润”病区干事强调，不要在法国留学法国，要学习英语。
朴槿惠总统被媒体报道，在汉城拘留中心拘留期间学习英语，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罪人。
在警方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把我形容为英语间谍，用英语进行威胁。
汉城拘留中心向检察官报告说，我正在学习英语，使我变得不利，并通过媒体使我成为一个有趣的囚犯。
因为我没有把我留在首尔的拘留所，所以我没有安静的休息时间，实际上我也没法学习。
我只是因为打电话给医务人员和警卫，连续几个小时的写作或写作，每次清洁工的指令变化，每次三次的指责，突然攀登，都不能改变饮用水的五次。
如果您在阅读或写信时被中断和中断，则有很多情况下需要从头开始。

2017年2月7日，星期二犯人的信。
上午10时，首尔看守所的16间拘留室。
平民接待信。
这是’00’。
我今天来看你，回到你身边。
（在重新评估之后，看守所把守卫留在访问室内，并将交谈内容记录在付款文件中，这与我父母访问时的其他囚犯不同。
我和我的父母对看守所提出了抗议，但由于看守所继续扣留监狱看守，所以我一直拒绝所有访问。

看守所试图访问我，但我没有放弃。
我采访了律师月炳，，他让我捍卫他而不是金永民。我通过律师告诉我的父母，“不要出面。
如果你需要和我联系，我会写信给你。 “
他让我把它交付。）
Moon Byeong-man先生最后一次试图等你发信，但他今天没有联系我。
如果你遇到困难，你不必接受面试，但是你应该在23日吃什么去法官？所有的文件都提交了，最后一次和你说话的时候也在说话。
如果您需要无条件健康，吃得好，感觉不舒服，请与医疗部门联系。
无论如何，忍受并不是进步。
当看守所的其他人面谈你时，他问我。
想想你父母今天不回来见你并与他们联系的感受。
也不可能发现你想打个电话。
（在重新评估时，看守所展示了一个关于被拘留者生活的新视频，这个视频不同于最后一次监禁时所显示的视频，该视频向新的囚犯通报了各种惩罚条款。

其中有指导信息，在看守所出售电话卡，但事实上，在监狱里看电话的囚犯却没有看到。）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偶尔检查一下。
我有一分钱。
（创建于2017年2月6日）

2017年2月8日，星期三职业日记。
[7:10]。
晚上，病房出诊，只送感冒药。
[8:20]。
宋尚荣的病房人员正在上班。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正在16楼一楼的牢房环顾四周。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你睡得好吗？
我向神社人员宋相润打招呼。
“你好？”
随着监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长，我成为一名感谢狱卒的精神奴隶。
[8:3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你需要感冒药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自从最近几天以来，我的手指，脚和躯干都严重肿胀了。
[13时40分]。
这是一个完整的热水淋浴时间每周一次。
“宋相龙的病房官员开了一次毒药，拜访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00’！”为什么不洗？ “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早上洗完了。”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又回来了。
[15:00]。

“宋尚荣的病房警员站在另一个牢房走廊的窗户前的钢桶前，与囚犯交谈。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正在笑着，像“hi希希”那样的不愉快的笑声。
我感到害怕在走廊里发出奇怪的笑声。
这个精神不稳定的监狱看守员在他们经过孤零零的地方时总是看着我，所以我为我的私人生活感到紧张。
我在2015年感到内疚，我感到一种不同的恐惧。

我不打电话给我，在医疗室或插入液体。

2017年2月9日（星期四）
[8:20]。
“崔德豪病房的清洁工敲开了毒药的走廊，告诉我。
“我今天申请购买邮票，药品和用品，请申请！”
“崔德豪”的清道夫正在路过。
到目前为止，管家不告诉我申请购买。
“崔德镐”的清道夫来看我在房间里做什么。
管家看着我，向守卫汇报。
据说在整个广播播出的无线电广播的KBS广播天气预报的最后几天天气很冷。
[9:4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保安部门负责人明天改变人事变动。”
“在你改变之前，先做最后的事情，做好安排，并在你通过时打声招呼！”
如果安全部门负责人改变，我想我会把我赶出屋子。
（后来，在我第二次监禁期间，人员流动频繁发生，我感到害怕把牢房搬到一个单独监禁的牢房里。）
[10:10]。
“宋相润”病区军官两次重复同样的转播。
[10:20]。
“宋相润”病区军官第三次重复播放。
[10:3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进行了一次意外的检查。
意外手势结束后，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连续两次播报了智力事件。
宋相龙病房警员因为升迁的野心而骚扰囚犯。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不要试图在周末和其他监视卫兵交谈！
“无条件的，我告诉警卫我错了，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会照顾它的。”
汉城拘留中心审查了我的信，并知道事件的内容。
天空满是云彩，天气太晴朗。
[16:2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周末愉快！”
负责“宋松云”的官员周末看守我是否会受到监狱长的欺凌，再次被调查。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做得好”。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七时50]。
晚上柳承铉病房的守卫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星期四，我妈妈拒绝让我进去。”
“今天，你妈妈来看外人，请写一份文件回来！”
“Ryu Sung-hyun”病区主任给出一张B5尺寸的纸张申请表。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正义是法庭行为。”
“我不知道我妈妈今天是否会来见一个外人。”
“宋相润的病房官员星期一去上班，和宋桑云病房的官员谈话。
[8:10]。
“Ryu Sung-hyun”病区官员带来“宋相荣病房收费官员”。
今天宋相润病房负责人在其他东区工作。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如果你不能在医疗室里做，你就不能在法庭上说什么！”
“下一次你回来，你妈妈应该回来。”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不能保证今天妈妈会来见一个外人。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好的。”
负责“宋桑云病房”的官员正在回来，因为我的话是有道理的。
[8:35]。
我给了这位看门人书面报告，我已经申请了最后一次，并提交了额外的申请。
[10:10]。
我的母亲共受到单独监禁，总共为二十二万二千二百韩元。
（首尔看守所的管家将检查文件总数和打印的项目，并签字。）
最受欢迎的食品是囚犯从首尔看守所购买的柚子，苹果，浓缩发酵乳，面包和其他食品。
（丰富的发酵牛奶就像巴斯德苹果风味的酸奶。
大部分食物是我现在无法消化的东西。
我写信给我的母亲。
上一次，“Kwon Yoo Jin”医疗中心的警察在没有更换刺血针的情况下偶然测量了血糖后，右手食指像一个外来的手指一样非常浮肿。
右手食指的食指变成小勺子大小。
当你按下它时会感到痛苦，当你拿着笔时，它会变得很难写。

[12:3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2017年2月7日，我没有给我一袋感冒药。”
病房的律师今天三天送一包感冒药。
因此，卫兵在分配药物的方式上很差。
[16:20]。
那个胖胖的白发囚犯走出了十四号牢房的桥。
“我受到了缓刑。”
囚犯告别门卫和看守，携带私人物品。
据推测，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寒冷的冬天进入首尔看守所。
因为它容易出门，因为它没有任何反映的迹象，而且容易无耻，估计会很容易被监

禁。
[16:30]。
关闭后，我通过对讲机与周末工作的病房警卫谈话。
“我有一封信要发。”
病房的守卫来到码头前，拿我的第二封信。
[17时二十零]。
周末，病房今天早上参加了我为报告提交的诗歌访问。
[17:30]。
谁在夜间工作的监督金进浩告诉我。
“在医疗室里，你只要接到你母亲的电话，你就在医疗室里。”
“金金浩的病房官员把一个像咖喱袋一样的粉状营养和营养饮料放在一扇孤独的房间里。
我不止是第一个死于营养的人。
我跟监督金进浩说话。
“你怎么吃？”
金金浩的病房官员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我跟监督金进浩说话。
“当你需要的时候拿去，然后保存。
金金浩的病房官员告诉我。
“如果你需要对讲！”
“金金豪”看守两回。
今天，没有与父母的外部咨询，也没有咨询。
今天，我没有在医疗室里给我打电话，这个闷棍是不对的。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注意事项。

首尔看守所
警卫们经常打电话很忙。
我写了很多信，写了很多信，但不让我知道你父母的感受，因为我拒绝看到他们。
我心疼。
凌晨七时五十五分（峰2）
工人开了一次对接的访问，说：“我不赞成我的母亲’
今天写一张纸，以便您母亲访问时能够归还。 “
给了我一堆B5纸的大小。
我说：“法官采取行动借用仪式。
而今天我不知道我妈妈是否会来。
我不认为目前食物会受到伤害。不久之后，学校下层的宋相龙一到星期一来上班。我会跟警卫们谈谈，写回文件。 “
“他说。
早上8点10分，柳成贤带来宋相润
宋尚容开了一次毒药访问，说：“如果一个看守所在法院上台，就不能在法庭上说。下一次你回家，你必须归还。 “
“他说。
我说：“我上次收了药，但这次不能吃药？”
宋相容说：“糖果可以住在这里，吴长传可以住在这里。
我上次没有吃，只是作为例外，这次我不吃，因为我吃了糖果。 “

“他说。
自从上次求一条面包以来，看守所坚持让我吃东西，星期六医务部门说：“即使糖果在吃东西，流质也不对。”
而且自上周六以来一直没有让利。
我感染的原因是我可以住在16楼的下层。
在拘留室里，可以杀死其他囚犯的凶手被囚禁，但在区政府里却没有人接受，主要是社会特权。
总统府总统候选人金纯春被囚禁在隔壁房间的隔壁。
上一次，每周一次洗热水澡，Kim Ki-chun洗了个澡，然后带着我的两个错误走进房间，进入我的房间，对我说“对不起”。
我出去说。
但是，当我看到管家正在改变我将要采取的这个词，这就是为什么我独居在独居室的原因，我会按照上次那样的原则来遵循原则，我会把我回到与强大的罪犯的房间，似乎要。
当然，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对一个人说不要说话，有时会感到沮丧，因为我感到沮丧和不适。
不过，对于我来说，独处一个人是完美的，因为一分一秒就是酷刑，因为我无法通过军人生活适应社区生活，没有社会性，也没有和其他囚犯一起生活。
所以这一天会变得更糟和强调，因为看守所突然告诉我要搬走房间。
特别是，“今天是前面（房间被称为前面）。
成为。”
当我听到广播的消息，看到囚犯和囚犯从衣服里出来，就像牛被拖到屠宰场时，动物们正在等待屠杀，“我是什么时候？”
我很担心。

特别是上个星期天以后，我没有打电话给医疗部门，所以我不认为能通过医疗部门传达消息。
我已经看了医疗官员一个多星期了。
宋相云告诉我：“现在写回你的文件。”
我说：“当我写反弹文件的时候，我的母亲误解我拒绝狂欢。
下次您到拘留中心时，您将无法退回文件，但您可以将其退回。“
宋先生说，“我刚回到我母亲的固执，叫生部就是猖獗的性质。
所以请在手写中写下你的退货文件。“
“他说。
我没有任何保证，我的母亲今天将访问。
所以我会在星期一使用它。“
“如果今天不来，宋明天就不能见你了。
然后回去。
上诉前，我在法庭上为法官感到难过，“试着借饭吃饭”。
如果您立即提供仪式，看守所可能已经允许您这样做。
但长期以后现在不借用，与身体不适应，食用有缺陷食品等滞留食品食物，胃痉挛，要求卫兵消化剂。当他们睡觉时，他们会说：“我应该去急诊室清洁胃？”
我不必担心恐惧。
我试图用看守所购买的各种食物吃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当我吃东西的时候，癫痫发作过来了，肚子变成了“ㄴ”的形式。
那里的痛苦非常严重，“哦。
我两个月没有吃东西，所以食物不易消化。

你去急诊室吃胃吗？“
恐惧和胃痛，我睡不了几个小时。
呕吐是好事，但我不呕吐，如果我想到我单独吃东西，如果我旁边有一位母亲，我就不那么害怕了，我相信我心中会有安慰。
然后我累了，醒来说："不要再吃了。
它是如此可怕和痛苦，很容易不吃。"
吃东西本身就很恶心，没有食欲或任何感觉就容易停下来。
上午10点10分，在写信的时候，未成年人从看守所购买了食物，把货物放到了房间里。
有4金枪鱼，2香肠，2 tukkabi，10个面包，浓缩发酵奶（酸奶）
10个鸡蛋，2个白菜泡菜，1袋3个苹果，1袋橘子，10个鸡蛋蛋（第二个珠宝被释放后，母亲继续烤蛋的原因是"我试图让你吃盐。
他说在看守所烤的鸡蛋里有一个盐袋。"
我不知道警卫是不是给我的，但我从来没有吃过盐袋。
分别。
首先，谢谢你试图照顾我这样的照顾。
我所涉及的许多食物是我不买的食物，因为我没有做出尝试。
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所以我吃了很多东西，而且消化不了。
胃痉挛难以消化。

我不相信我妈妈点了这些食物
我不明白我的母亲是怎么下令律师购买的，不管是医疗保健律师，保安还是看守和看守都想吃，还是去检查是否可以吃。
众所周知，当时我正在孤零零的天花板上看24小时的CCTV，工作人员在十六楼。
监狱警卫说，他们正在为起诉所要求的案件进行录音，不仅在管理室内，而且在监狱安全办公室里都可以看到，并且观察到两到三个。
半夜，我打开了一袋饼干，工作的金泰镐立即跑到孤门前说："你用你的钱买了糖果吗？" "谁给你糖果？
我问，如果我卡住了。
这个官员因为辛勤工作似乎疯了。
另外，我把厕所里的垃圾收集起来，怀疑保安和警卫跑到安全办公室，开了门，看看我做了什么。
在管理室和安全部门同时观看和录制闭路电视的事实是宋相润在金基淳抵达走廊前，与走廊里的仆人交谈后认识了我的事实。
当时宋说："如果有金基春这样的神童进来，检方会要求金继春的独处一天24小时记录下来。
他说。
另外，宋说："我不想伤害金基春，甚至没有交谈。"
我已经威胁了被拘留者的高度。
虽然这是一个比较，但金纪春在看守所得到特殊待遇，所以金继春的借用货物和海绵物品彻底进来，没有限制。
因为申请件数或购买金额没有限制，所以即使申请购买10件20件数十万韩元也没有被取消。
最后一次，一件神父外套作为向金基春的借款。
这些军官好心地告诉金基春："如果外套大小不对，我会通知你的。"
在他走之前，医务总监赵瑞铉来看望金基春的独室，说："我有很多忧虑。
服用维生素补充剂，如规定的aronamines。

一旦你离开，我想一起吃饭。“
我问他（过去式。
相比之下，我并没有把一个糖果和一种维生素的蛋变成借来的东西。
宋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借用一些东西的话，你就得和其他所有的囚犯一样。
之前我已经像营养素一样借了药，尤其是当你不吃东西的时候。“
“他说。
我对宋说：“你是怎么批准金基春借来的货物的？
我想问，但由于拘留中心的恐吓，我不能这样做。
不幸的是，如果我从一开始就不了解这种歧视，那么在不了解我国这个肮脏的角落的情况下生活在韩国是不公平的，这是常识，拖延和整个礼节，但是因为我被囚禁了在第一律师金基春旁边，我听到了。
对我服兵役的特权人士的歧视是无法忍受的。
如果我知道我在听，我不得不假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把我踢出牢房。
我所能做的就是理性化我对现实的沉默，只有那些对这种事情不感到不公平的后卫的孩子们，祈祷他们今后成为这种事的受害者，并进行合理化。
在这封信中，我附上我申请后十天收到的“义务记录”。
我申请这个病历的原因是我上次咨询过李秉妍的医生。
李秉润这个名字是我通过医疗记录找到的医疗部门的医生。
我是一个和大邱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不同的医生，我称之为寄生灵气。

在我完成咨询后，我问：“你医生的名字是什么？”
医生说：“这不是教囚犯的。”
我回答。
我问为什么，医生说：“如果你想知道，拿出病历，你会在那里看到。”
“他说。
我申请了200韩元，十天后收到了。
然而，发布之后更糟糕的是，医生的记录是由医生以可疑的恶意方式写下来的。
在咨询期间，当问到医生时，“我不知道具体的日期。”
他回答说：“我拒绝了。”
我有偏见的记录。
一名恶意描述囚犯的看病的医生可能很乐意记录下来，但相信有一天他会后悔的。
我看过这种类型的医疗记录实践，我担心法院的确是一个义务记录，但可以被判定为中立的。
法官的公正判决似乎是不可能的，看守所里的医生在信中附上了他们收到的病历，因为他们认为法官在欺骗。
请不要把它扔掉。
我不知道你们在看守所的想法是什么，但恐怕看守所正在试图避免滥用反弹文件的责任，因为我今天从黎明来到单独的房间，写信给我一天早上。
也许它会告诉我在法庭上的笔迹，并给我一个证据的图片，好像我拒绝了一个母亲。
我的母亲告诉我如何在投诉信中看到另一个人，但是当我遇到闷棍，我的父母很难见面时，我会和谁见面？如果下次你要吃点东西，就不要像今天说的那样把食物像今天一样放进去，因为它很难消化。
相反，添加糖果，巧克力棒，零食，馅饼，沙子和离子饮料。
看守所记录了我下令的内容，误解的部分是我把糖和生理盐水作为零食，从上周开始，难以通过汁液获得葡萄糖和生理盐水的盐度。吃饼干是一件事情。
卫兵说：“这是一个坏人。
不要吃米饭，吃甜食？与此同时，吃饼干不吃米饭。

向法庭报告。“
采取行动是很自然的。
糖果或巧克力棒只装糖，但没有盐。
医务人员和警卫也建议吃糖果和巧克力棒，因为他们的血糖水平正在下降。
不过，当我吃饼干补充盐时，我很被误解。
负责这个职务的官员金太浩半夜十分惭愧。他在中毒访问前打电话给我，打扰我不要说谎。
所以我不愿意点饼干，所以我问妈妈把盐加盐。
宋对我说：“我母亲没有附加药品收据，所以我不给她吃药。”
我星期五早上紧急写信，因为我星期一写了一些反弹文件，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母亲强烈要求我去医疗部门，以便尽可能多的服用药物。
上次感谢我的母亲Joa Baiton，我不得不取消我在拘留中心的所有购买任务，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礼拜给了我一个礼拜。
我认为这样的药物在记忆改善或参加试验时肯定会有助于大脑的活动。
我上次看到母亲的请愿信的信。
把这封信递给我的宋先生，先来找我，后来交给我。
我抱怨说，信里没有来信，我遇到了很多麻烦，但身体里没有任何脂肪。

我不觉得我和父母有什么问题，或者因为我生气而没有看到他们。
上次我是通过律师月炳文告诉你的，如果你有时间来坐牢的话，那么你应该先煮gangg汤，让身体保持健康。
你的身体应该健康，头脑清醒。
当我无法得到我在看守所申请的食物，由于饥饿而降到最低的血糖水平时，我便无法正常思考，甚至还做了一个愚蠢的行为，乞讨其他囚犯。
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而且我个人在看守所里意识到，如果人们吃得不好，我的心就会发疯。
我收到2月4日的来信吗？父母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影响审判的结果，所以有一个事实，我必须知道，我必须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最后一个论点中说，如果在一周前的其余时间里我有什么改变的话审判，如果你认为在目前监禁的情况下接受医院治疗或审判，而不是像目前一样保持现有的监禁，那么请不要申请访问，直到你被要求拜访我信件要发送到第二天快递。
如你所知，每次看望，守卫都在央视录制和录制。如果警方和检察机关在有人来访时调查此人，时间会更长。
我不知道是警察还是检察机关，还是国家的情报，但是他们相信我会通过其他成员多层次的。
你知道我的律师越来越多地起诉我的拘留期限，因为上诉审判的升级和证据的破坏？
就像一个从调查机构获得执照的律师金永民先生（Moon Byeong-mang）先生说的那样，“你喜欢别人是因为你讨厌'OO'吗？
我会建议我的父母。
当然，即使我的父母经常拜访我，拘留期也会比较长，所以我觉得在上诉审理期间的六个月内，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像上次一样保释，那将需要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拘留期限为两年或四年，总有一天你会再次见到我。
在此之前，父母应该照顾父母的健康。
写信真的很忙。
你不认为如果你是孤独的，卫兵会让你离开，对吗？所有拘留囚犯，包括囚犯，包括担任清洁工的“拘留助手”囚犯，包括像我一样的囚犯，都很忙，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写作。
我半夜起床，写信。
我没有时间再阅读和修改。
由于我的信被审查，小心打开信件，并检查是否打开。
古代古文中有一句话叫“三佛”。
法官，检察官，律师如果这三个人在路上看到一只老虎，就会有一只老虎。
特别是当我不在的时候，只要我没有诚意，我周围的人就会犯我的错，但是我越听越久，
再次，不要采取律师和警卫的话。
我请求你再想一想这个无能的儿子，并试着去了解它背后隐藏着什么。

2017年2月11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6:50]。
谁在夜间工作的监督金进浩告诉我。
“想要一个营养或营养的饮料？”
我跟监督金进浩说话。
“没有。”
[7:30]。
我的右手腕上有一个小火球，所以我停下来刺伤了我的手指。
它完全匹配电影“老男孩”的电影场景。
在冬天，蚂蚁和小昆虫从孤独的房间的底部通过管子出来，进入他们的嘴里睡觉。

它比电影Papillon的触角小。
[10:0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信来了。”
周末，病房官员于2017年2月10日致函母亲面谈。
我不认为我可以吃苹果，橘子，丰富的发酵奶和面包进入我母亲的监管。
[12:00]。
门卫听到了一个对话。
“这是元旦，花生出来吃午饭了。”

2017年2月11日，星期六犯人的信。
第二个房间上午10点16分，宋相润（Mugunghwa 1）
从监狱官员收到。
这是’00’。
今天我搽了粉，放在一个Minwell的盒子里。
对于每餐，将热水倒入粉状面团，并吃米妮井营养饮料。
每当你需要的时候，你都要问卫兵，因为你有钱和Joa Viton Tong，所以你每天都要付钱给他们。
我在家吃了炸猪排。
你说你想吃。
我把它留在医疗部门，但我告诉过你可以随时说话。
如果你们吃东西，努力工作，爸爸妈妈就会更加努力。
不要担心外面的工作，但只有你的健康。
Wwangwang Chungsimwon并不是一种急救药物，但是她想吃一种药物，有时候她会把货物放回去买回来的人（她不知道她是在看守所还是借了还是还了钱）。 ）

他说如果你愿意吃东西，他会随时帮助你的。
2017年1月10日妈妈和爸爸去。
母亲行事不端2017年2月10日。
我会再来。
添加面包和可以作为凳子的饮料。

2017年2月12日周日下午日记。
[2:00]。
看看浴室窗户的格子。
[7:05]。
在周末，病房的守卫来到码头前，看看里面。
病房官员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00先生！”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12:20]。
在周末，“Ryu Sung-hyun”的守卫来找我告诉我。
“不要吃米饭？”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是。”
几天后，我的脚和脚趾肿得厉害。

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职业日记。
[6:10]
晚上工作的“金山镐”的警卫正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起床！”
天气前20分钟，“金三槐”的守卫把我唤醒了。
病房警卫“金山楂”不配晚上睡觉。
（后来，警卫经常故意早晚把官方的天气叫醒，以打断睡眠时间。）
[6:30]。
发言人发出官方天气广播。
[8: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你需要感冒药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10:40]。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共收到价值22,870韩元的替代产品。
有两袋不腌的，10块面包，1袋大蒜和10块浓缩发酵乳。
我在面包里吃巧克力。
[14:20]。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的体重是多少？”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不知道重量。”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它更好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这似乎是完好的。”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吃了什么？”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吃了糖果。”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还吃了什么？”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吃了巧克力。”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打算从地下室出来，用走廊里的电子天平称重自己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没有。”
负责病房的桑尚润指示我告诉我。
“站起来！”
当我起身的时候，负责“宋相润”的军官告诉我。
“曹秀贤医科主任担心自己腿上没有力气。
“宋相润”病区官员提到与曹秀贤医疗部门经理有联系。
“曹秀贤”医务总监仍然参与其中。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关闭了他对码头的访问。
[15:1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00’！”
“信来了。”
2017年2月9日，“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将他母亲的采访信送到单门房间。
上个星期六，我在2017年2月10日收到一封面试信，今天我收到了2017年2月9日的面试信。
由于安保部门考察了母亲面谈的来信，所以我没有把信件给对方。
安全办公室放慢了采访的沟通，看了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反应。
在安全办公室里，与特定内容的通信故意干扰新闻的传播。
[15:2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首尔拘留中心的新领导正在转身。”
“安排你的环境，穿上病人的西装！”

[15:30]。
首尔看守所的新领导来到病房。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进行了一次意外的检查。
[22:30]。
在晚上，我写了一封信三次。

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预防措施。

（宋相龙下午3点10分送达）
这是'00'。
妈妈相信你所有的话
既然你是欺骗别人，让别人更难的人，你只能多谈一点。
你不能把你需要的东西从看守所里拿出来。
我可以在23日见到你，所有结果最迟在3月份出来。
如果你饿了，请求医疗部门住院。
如果你说你只在医院，我会告诉你一切。
我的妈妈在里面放了一些刘海和刘海。如果你吃了一点，你不能吃这一切，给别人。
如果你不吃也不吃，你会经常来来去去。
我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但不要求签名，指纹和错误。
妈妈，爸爸总是让你在身边，让我们多做点工作。
爸爸妈妈在外面尽力而为。
现在我想我将不得不告诉一切。
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预防措施。
首尔看守所
也许这封信是审判前的最后一封信。
今天上午十点四十分，我母亲借了二千二百八十八元干红葡萄酒，十个面包，一包大蒜，浓缩发酵乳（酸奶）
十个进来了
我认为价格便宜，因为它是免税的，我妈妈上周借了十块面包，今天又借了十块面包。
我不认为我上周五寄出的信到达了我的家，所以我会告诉你，如你母亲在你的信件中写的那样，把它借给别的囚犯是多么的无聊。我写了另一封信。
对犯人进行这种监狱行为是惩罚。
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否买了一个借来的东西，或者是母亲单独付账。
（后来，妈妈说她分开付账。
但是，即使被拘留所的被拘留者购买了相同的物品，购买的物品数量也只限于两到三个。
如果您申请超过这个数量，您将无法收到其他未超过采购数量的物品，因为您取消了所有采购，包括因“超过采购数量”而一起申请的其他物料。

如果我在购买了很多巧克力之后申请了10个或更多的巧克力，我将无法购买巧克力超过3周，直到下次购买日期，我必须等待四天，并停留一段时间。
如果恶意官员在将请愿书交付给采购部门之前，以恶意官员在撰写请求书上犯了错误为由拒绝了请愿书，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决定取消购买，购买者取消了采购。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监狱官员将把囚犯的责任移交给犯人，并将犯人移交给另一个因各种原因难以工作的监狱。
与有借款人的拘留室的角质房间不同的是，被关押在拘留室的被拘留者由于嫌疑人的惩罚不能借用另一名被拘留者，所以约两个星期内看不到糖果。
相反，当访客借用外部时，通常购买的商品数量不受限制。
另一名囚犯看到20个鸡蛋和20个杯子。
不过，我想问妈妈，不要每周只吃一两次其他的食物，但是只能吃10个巧克力棒，10个糖果，10个零食和10个离子饮料。
如果您不想通过预防低血糖和低钾水平住院，那么适合您应该只放置我想要放置的特

殊情况而不是其他项目。
我会尽力解释为什么。
我提到的其他食物，如巧克力棒，糖果，零食，离子饮料和其他浓缩食物，如发酵乳或泡菜，都有大量垃圾，如包装和塑料容器。
离子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水瓶，不会变成垃圾。
特别是安保人员和警卫经常去看我被监禁的16楼下的那个被称为“青少年”的看守所的被拘留者。面试结束后，我询问了食物垃圾，食物袋，书籍，杂志，文件，我正在报告我正在吃的东西，我读过的和我写的东西。
小伙子真的恨我，因为他们受到警卫的折磨。
事实上，守卫来找我打电话，关闭房间，多次看到面试，而仆役们也不喜欢我，因为我对与警卫的面谈感到很恼火。
当我向索索问起我没有收到的东西时，我问他没有收到的东西，我没有以忙于借口听他们说话。
但如果我对他们生气，我得忍受，因为未成年人甚至不让我喝水。
如果我吃了米饭，也许我会像其他囚犯一样，“你为什么责怪我？”
我会和索索作斗争，狱警以后会来惩罚我的。只有囚犯将被单方面推翻，收到警告卡，并作为补充判决提交给法院。
我觉得没有办法像吃饭一样强调，所以当我处理我的愤怒时，我并不感到愤怒。

这是一些重要的原因。
上次我告诉自己，我在监狱里写了一封信，跪在我的膝盖上。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看守所的广告部，并请特别调查员Kang In-cheol，他会告诉你事件的细节和善意。
这个案件创造了一个调查记录，以调查我在拘留中心的非法行为，因为我曾经是一个流氓黑帮。
Kang In-cheol会带我去调查部门，我不会礼貌地向警卫说，只是“走吧”。
我是一个威胁我的人，好像打我一样，因为我说了，打算加一个怀疑，故意让我做得更差，而且当我问我的时候，我应该在政治上问我的父母。
康仁哲，很好，认为这是一个蟑螂，可以通过杀死世界上囚犯的棘手方法逃脱法律。
就像其他侦探一样，他想到分别对囚犯说谎和欺骗。
在犯人的情况下，被铁丝网和铁门隔开的房间里的囚犯在另一个房间里与囚犯交谈或者交换货物，拘留中心惩罚囚犯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交流。
不管意图多好，在紧急情况下分发食物或者借用紧急药物的行为绝不允许在囚犯之间，被关押在监狱的囚犯将受到酷刑处罚。
然而，实际的警卫通常不会干扰房间不干扰其他囚犯在谷仓外面大声说话，或通过房间传递面包和漫画。
特别是在病房聚集的第16病房的下病房，不会干扰病人。
我甚至不知道过去的戒严是什么，当我进入看守所时，没有内容可以指导视频。
起初，我试图与其他囚犯交换食物，而其他人正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与这些不同的是，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时，看守所试图通过严格的拘留规则来对付毒害我，并威胁我承认我的弱点，司法检查官康因丘勒拉我两次审讯室我正要去流感医院，而且我也是这样做的。
从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不在导游视频里，所以我不知道。
在调查一开始，康仁克尔对我说他不会通知法庭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当他完成调查并干扰了草案的时候，他威胁要通知法庭，并把它写成句子。

我已经对过去的守卫的谎言感到惊讶，我知道我会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但是特别法官并没有抛弃我。
他在第二轮调查中写道："我将来不会再与其他囚犯交换或交换两次囚犯。"
他写了。
所以即使警卫们想要抓住吊舱，你怎么看你妈妈给我的借来的东西呢？我独自一个人囚禁，剩下的面包也没有囚犯。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Kang In-cheol所警告的那样，看守所告知法庭违反规定，如果违宪的话，法院有义务使惩罚比社会普通成员的刑事行为更加恶劣。
在普通拘留所里，部长们，首席法官和医务人员都要求被拘留者用"医生"和"朴金植"字样，但是我没有按性别或号码给他们打电话，而只是"OO"OO""其他强大的罪犯知道我在2号房牢房里的失明。
在看守所播放的电视剧"Shine OO"中的女主角的名字是"OO"，贫穷的未成年人和囚犯厌倦了称我为我的情人。
即使有些囚犯知道，即使我没有说话，狱卒也告诉我我住在哪里，因此我害怕报复，决定在审判结束后重新命名。
当然，十六楼的其他下层囚犯听到对话，说看守所因违反休战而已经对守卫施以酷刑，因为他们试图严格执行看守所的所有规定。我避免了交流。
其他囚犯非常小心地被绑在我身上，害怕受到惩罚，我甚至不要求他们支付我的食物或分享剩下的东西。
那些仆人也试图不跟我谈谈在孤独和走廊上安装的闭路电视，当他们不得不把货物或者食品放到码头上去看的时候，他们从视角看不到它。
我在拘留中心受到特别监视，并且有奴隶告诉我"我不应该把它当作中央电视台。"
我无视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由于假日期间每个购买的数量都超过了，所以看守所一直要求连续两周连续两周限制数量，我就可以取消这个过程，单独监禁。
我不能乞求继续向其他囚犯借钱而不付钱。
当我在第十个房间的时候，我在第十个房间里。第十个房间的被拘留者因为不喜欢面包而吃得不好，但是他们进行了购买，因为他们病态地痴迷于健康，所以他们没有吃面包。当保质期有一天到期，并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想给10组需要很多日本带的透析患者每隔2～3天在透析针上加透析液。如果有一个面包在你到期之后就不得不放弃了，在乐队后面交换了一些乐队之后，我请求他不要乞求，但是他被拖走了。
起初，警卫拒绝了这一声明，并强迫我拒绝调查。他们逼我去调查，把我拖到商业广告上，但是当我做了调查的时候，他们问了我一顿，并要求我写一封信。
最终的原因是所有购买的食物或借来的食物都存放在室温下的房间里。

我不能把其他囚犯的食物，因为他们上次借的香肠上闻起来就像臭气，其他囚犯不想吃其他囚犯给的食物，除非他们知道这是病房里的病房。我不能吃，因为它太糟糕了，我不得不把它扔在厕所里。
把食物丢在厕所比扔厕所更容易，但通常囚犯把厕所里的食物垃圾扔掉。
未成年人也被餐后垃圾的收集所困扰，他们被告知不要拿起不能用手或牙齿如鸡骨头打碎的猪骨头，而只是把它们扔进厕所。
即使监狱看守也知道囚犯们正在把自己扔进厕所，但假装他们不知道。
我们之所以需要丢弃剩余的食物，坏的食物和剩余的食物垃圾，是因为如果我们在收集食物时丢弃食物，厨房会减少剩余食物的量，层。
首席法官宋相云通过整个广播告诉囚犯："如果座位数量增加了，你就不能享受到吃饭的便利，因为你减少了厨房里的食物。

因此，只有饮食中的食物浪费应该被扔掉。 “
“把购买的垃圾挤到厕所里去。”
我问了。
然而，在另一个东泉发生事故，引流被堵塞，泥土被困在一个有围墙的小型运动场中，看守所通过广播告诉囚犯：“如果把垃圾丢在马桶上，
“
然而，宋对十六名囚犯说：“我不会打倒把它扔进厕所的。”
“如果厕所被堵住了，我会对被遗弃的囚犯承担责任，拿个警告卡，让他付个人费用。
但是，如果你饿了，你将受到惩罚。
所以你应该知道，不要卡住这么好。
。

所以当你把食物扔进厕所的时候，你尽可能地扔掉一小块碎片，这样马桶就不会堵塞。
冬天的风从窗户进来，在冷的厕所里蹲了一会儿，手就划伤了。首先，母亲应该从一开始就计划自己的计划，并试着去购买必要的东西。
在这里，病人的囚犯是总统，总统，总经理，秘书，还有那些在病房里被抓的钱包。有各种营养成分，药品和食品，可以在小吃店内的照顾。每2或3天就有20个蛋，20个蛋，20个蛋和阿曼蛋。因为他们是没有两个地方的囚犯，所以我要求他们再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囚犯。 “处理我不吃的东西真好。”
“拿五六块面包和拉面，拿去吧。”
如果你放弃了，说另外一个囚犯会偿还他借来的钱，他说：“到期日期很短。
没有囚犯，没有囚犯吃喝。
另外，因为看守所是免税的，所以事情便宜，不是母亲的想法，所以往往是从外面借钱，连没有钱又没有钱的犯罪分子都表示他们善良，做好工作的人。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让他人有利益的意向，并以友好的方式放弃自己。
现在已经有2到3周了，我的手脚已经肿了。
我最后一次没有吃我妈妈给的维生素B药，我感觉不到她的腿肿了。当我喝大量的水时，每次移动小牛时都会感觉到拉。
如果您在就医时与您的医生谈论手脚肿胀问题，您可以开处方维生素。
我急需借药。
有两种方式可以与外界沟通，一个是写这样的信，另一个是干扰守卫。
从某个特定的时刻起，妈妈叫我听医学和言语，所以我请她去问医生。目前，没有其他卫士要求医学部门去询问。
通常是首席警卫的宋相容是李恩培的继任人，李恩培是一个16岁的监狱看守，因为他在2015年没有给我喝水，所以我打扰了我。奇怪地试图打扰我。
根据拘留中心的定义，我母亲强烈建议我母亲是一名平民，强烈建议我从医学部门和其他囚犯那里拿走所有的药品和食物。
我在拘留中心做出的决定是，当我向警卫询问他们被要求的内容时，安全部门联系了内容，安全管理人员钟谟跑到码头，反复地嘲笑和激怒他试图感叹一下。
然后，在对我提出所有指控后，我下到安全部门，理由是我没有要求赦免我的罪，当我跪在地上时，我没有要求宽恕。如果你不爬行，不按你说的去做，不要在晚上把它发回你的房间睡觉，然后再写手写的宣誓书。
毕竟，如果有人不进来，他就输了。

其他囚犯一次只想吃饭和借用几个月的货物，但是当我请求他们只给我一次时，看守所的意图是我不想吃东西而饿死。我会删除我的牛仔裤。
所以如果我每次都需要吃的话，我不得不选择一个方向来避免骚扰或者压力，如果我不想要他们的话，就和他们交谈，接触他们。
据推测，看守所告诉母亲，当她以外借过多的名义要求时，她只给她一个。
如果母亲借了很多东西，而且体积庞大，就没有地方躲在房间里。所以，我不是每次在看守所要求一次就给我一个鸡蛋或巧克力，而是强烈建议您一次性取出约10打金海焕和4打加纳巧克力，其余的在路上，在家冷藏，并且每次访问时借用它。
已经借用了营养饮料的Minwell应该在包装纸中保持冷藏。然而，由于看守所的医疗部门的警卫不冷藏，警卫在下层管理室的加热器旁边叠放，并保持在室温下，所以我一直到天亮时才下床，因为我吃了米妮，胃痉挛。
我查了一下警卫给我的迷你井，所以到了今年夏天到期了，所以引起胃痉挛的原因可能是卫兵把这些营养饮料在室温下保存，然后就离开了。
所以我想在家冷藏，以免食物受损。
我收到了两次采访的面谈信，很可能应该提到收到的日期。
母亲于二月九日写的信已于二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十分在松相润（Mugunghwa 1）
我于二月十日从母亲那里收到的信，于二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十点左右在金纪镐（二号峰）
我从每周的主管那里得到的。
我认为即使延误，也可以按日期顺序接收订单。我想安全部门在2月9日给了我母亲写的信，目的是审查母亲的信件或者防止故意传递信件。
随函附上我母亲面谈的两封信。
无论如何，周一，宋先生没有要求我写上周五答应的补救文件。
相反，他在下午2点20分左右开了一次毒药，说：“你的体重是多少？是更重还是更重？
我问他（过去式。

我不知道“重量。
它似乎是完好的。
我吃了糖果。 “
宋说：“你还吃了什么？”
“我吃了巧克力。”
“他说。
宋说：“我想马上发胖。”
“如果你增加体重，你总是可以开车离开病房前进。
我会。 “
Nuance的。
宋说：“你会走出房间，用走廊里的电子秤来检查你的体重吗？”
我问：“我不喜欢它”。
“他说。
宋说：“站起来。”
我笑了笑，说：“医务主任担心腿不牢。”
他关上门，回去了。
接着，大约3:10，宋在2月9日给母亲的信。
宋似乎有一个信，确认他的重量，然后把它给他的意图。
（2017年2月14日创建）

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8:4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从今天开始，法规已经改变了，当我采访外部人员并采访律师时，我不能拿我的圆珠笔。”
由于首尔看守所逐渐封闭，最终将成为人权的盲点。
[9:1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没有通知就会进行刑事检查。”
“丢掉你收集的任何药品或违禁物品，或把它们交给看门人！”
监狱长宋相润提前通知被拘留者。
“宋相润”病区官员不喜欢因为对被拘留者施加毒品或其他违禁物品而造成麻烦。
“宋相润”病区军官含蓄地指示囚犯躲在马桶里或扔进厕所。
因为首尔看守所的被拘留者把厕所里的各种药品扔掉，地下水被污染了，你不应该在厕所里喝地下水。
首尔看守所附近的义王供水水源受到污染，威胁京畿道安山市民的水质。
通常，桑桑区病房负责人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如果管家收集了大量的废物，那么称重厨房的重量，减少病房食物。”
“如果你想吃很多病人，不要扔掉！”
“宋相润”病区干事与囚犯合作，树立榜样，没有任何违禁物品，尚待晋升。
“宋相润”病区军官含蓄地指示囚犯不要离开，而是丢弃厕所。
有时候宋相润病房守卫自己也知道整个对讲机是不正确的。
只听到宋相润病房负责人的话后，被关押在病房里的囚犯们感到困惑。
警务人员尹智勋和带着木锤的警察“朴钟勋”突然在房间里。
（Yoon Jehun）保安人员对班上的印象如下：班上，刺绣班二峰，体型大，月牙眉毛，直眉，长眼，微微低下的眼睛，双下巴，圆圆的胖乎乎的下巴，颧骨，白色的皮肤。）
警官朴钟勋告诉我。
（Park Jong-hoon）保安人员的印象是，班上有班级中的两座高峰，刺绣班，体型大，方脸，眼睛细，上唇厚，上唇突出，下巴突出，下巴修长，皮肤白皙。 ）
“我会做一个细胞检查。”
“出去！”
卫兵走出走廊去看看墙。
监狱卫士关闭了码头，彻底翻转了这个孤零零的地方。
与2015年入狱时不同，这一次我们经常做细胞测试。
我正在进行细胞检查，检查我在安全室的食物摄入量。
自从引入母亲不情愿之后，首尔看守所每天都在整个播出。
“不要把垃圾扔出外墙的窗户！”
“我在大楼外面安装了一台摄像机，以查找和惩罚那些被扔掉的囚犯。”
汉城拘留中心继续播放，因为我吃的食物，看到我不给空姐提供空袋，但把他们扔出浴室窗户的梯子。
与其他监狱牢房不同的是，由于屏幕是固定的，他们不能离开厕所的梯子。
在走廊里，比以前更加以自己的胃和胃为荣的“金基淳”囚犯，正背着目光看着我，守护着一名卫兵。
我正在避免“金基春”被拘留者的目光。
在走廊里的时候，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走近我。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摸着我的手臂和腿说话。
“肌肉似乎减少了？
“出来练习田径吧！”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并不是在担心我的健康。
我希望“宋相润”病房的卫兵像一条蛇一样，静静地移动到一个牢房，在那里我会肥胖，被送进监狱。
如果周一到周六不下雪或下雨，汉城拘留中心每天有20分钟的运动时间。
30至40人同时在一个被游乐场包围的墙壁围成的游乐场内外走。
2015年，我第一次在监狱里进入了操场，被墙震惊了，然后我不去操场。
[15:50]。
我给了看门人的第三封信，以揭露事件。
管家把我的信交给了宋松云警长。

[16:0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最后一起谋杀案是以纪律结束的。”
“不要前进，但保持好！”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谢谢。”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看到了央视信的内容，收到了我的来信和对讲机。
我不能在10分钟内用信封对我的信进行审查。
（在首尔看守所里的凶手或少年犯的情况下，收集信件时不要在信封上粘上胶水。）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当天说，事件发生在一个星期前。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官员重复了他一周前的话，强调他现在又写完了我的信。
昨天，首尔看守所在二月九号给我写了一封面谈我妈妈面试的信，询问海啸。
我耽误了我的通信，而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收到了我的信，因为我担心我的家人在看到中央电视台这封信的内容时会提出问题。
[16:10]。
“宋相荣病房负责人通过整个对讲机讲话。
“我今天早点去，因为我在另一个城市上班。”
一般情况下，宋尚荣病房的干部完成工作，于下午5点半离开。
“金三浩”病区官员晚上五点半到达，晚上上班。
“金三槐”病房的病房是一名凶残的警官，昨晚是一名夜间警察，是一名狱警，在半夜的码头访问前把我吵醒。
“金三槐”病房今晚感到恐惧折磨我。
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囚犯的信。
首尔看守所
首先，请享受新的一年，不要吃东西。
我的母亲以投诉人的信件作为信件寄给我，但是信件并没有卡在信封里，而是被钉书机发送，而且纸张是透明的，以致任何人都可以翻转。经常写信是不方便的因为其他卫兵可以阅读。
另外，母亲在面试信中写了一些误解，于2月14日星期二下午2点给我写信，说我会纠正这个错误。
我的母亲曾经在信件中写过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也没有伤害任何人，我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好人，但是当我不能对别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被困在一个像囚犯一样的拘留中心。
老实说，我可能会被困在这里，因为我会成为一个宝石，但是我要去一个集市，去罐

装罐子里去买烧酒。
如果我就像一个垃圾和一个混蛋，cybercroft会把我的生活从这个变态的漫不经心变成一个骗子？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傻瓜，即使我被释放，也不得不去网络犯罪调查。
我使全体人民，我的家人和我们的亲属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积累的荣誉，受到了极大的折磨，使我无法面对这个社会。
当法庭法官忽视了这片土地的正义，惩罚我责备我作为替罪羊时，我感到非常失望。
宋先生早上说：“今天我和律师见面时，不能带笔记和书写文书。”
。
预计看守所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将被置于保护人权的盲点。
Kwak说，两周前，我正在吃糖果。

如果因为我没有找到基本检查而失去与医疗部门的联系，我认为需要住院治疗，我会提前3-4天与您联系。
请确认你的信到来。
而且医务部门和郭某在外面很好，但是当我和郭某谈话并和他谈了几次，看看房间的内部时，其实并没有母亲的想法那么快和好。不要相信他太多。你需要的不是通过我想让你直接走向的警卫。
我要求他在1月底完成最后一次联合时剃光头。
也许你在1月23日看到我对法官感到惊讶。
那时我甚至连闷棍都不换了，我不断地换了，不能洗澡，因为我不得不把针放在里面。然而，当我洗手时，洗手或者包裹头部，针周围的绷带变湿，手臂伸不出来，所以无法很好地刷。
所以我没有闻起来，很容易剃光头发。
如果您有试戴假发的倾向，您应该首先咨询看守所并获得许可。
就在上午9点10分，保安和警卫来到16楼的底部，“检查”。
我突然检查了我的房间。
看守所检查是否藏有未经授权的货物的真实原因以及检查的理由是假定我想确认吃了什么样的食物，吃了什么，吃了什么，剩下多少
如果我没有剩下的食物，我会继续取消我下令再次饿死的食物，最后我会乞求和调查我。
在我走的路上，我不得不象我一样站在走廊的外面，在那段时间，安全和两名警卫走进房间，看着对面的墙，看到关闭和检查的过程。
那时候，宋相妍先生来找我，我看了一下手脚，说：“我觉得肌肉减少了。
他说。
宋浮起了一个独特的蛇般的笑容，并想知道我是否会增加体重，因为我等待着我的肥胖。
宋先生已经被医学部门录取了，我觉得他不能把我这个想法当作一个不吃饭的囚犯，过着舒适的生活。
宋先生认为，当我体重增加的时候，我开车走出病房，送回罪犯居住的角房，让我可以和罪犯生活在一起，受到骚扰。
如果我去客厅，我正忙着在洗手间洗碗，所以我没有时间写这封信。

我以前在一个悬浮的房间里，因为我太忙，所以无法发信给我的家。
如果一个在房间里比我年轻的囚犯在组织帮派上有纹身，我应该努力地写下这个敬语。
上次，安全部门负责人钟先生来到房间告诉我，他有权自己决定。

我没有权利对宋做出决定，但是我可以让他指出我对于我的地位的看法。
我会在信上写太多的话来强调一下重要的内容。
如果您的母亲下次借用，每1-2周只能借用10个巧克力棒，10个糖果，10个零食和10个离子饮料。
我强烈要求你把医疗部门的一切都给我。
如果你必须通过监狱看守从医疗部门拿走这些物品中的一个，那么每次你与警卫争吵时都会骚扰他们。
如果医务人员或值班人员访问诊所，他或她可能需要至少等待三到四个小时才能收到。在这种情况下，必要时可能不会收到突发症状。我必须照顾自己，所以我不会忘记去看医生。
由于工作人员时不时地变化，根据警卫的特点不同，但有些警卫一直在打扰我不听话。
因为在病房里上班的警卫可以不用担心就能完成工作，所以监狱看守还要让我一两个星期照顾一下，在急需的时候立即把它拿出来。
有时在半夜的孤独中，我的心会沮丧，我会发疯，所以我受不了了。当我尝试吃其中一个时，警卫会注意到，听到一个字，他说："是的。"
如果你不回答，警卫们会试图惩罚我，因为我挑衅我，"我没有按照官员的指示。"
我没有看到监狱看守这样虐待其他囚犯，但我经常看到这种欺凌。
这次被警卫带走的惩罚就是这样引起的。
宋相云告诉其他囚犯可能是这样做的，他说："如果你告诉我你错了，并且不想因为你和警卫吵架而赢，你就不会惩罚你。

他说。
如果狱警因工作性质而经常被叫醒的工作环境感到烦躁，如果通过这种方式骚扰囚犯感到宣泄，如果他们没有勇气戒烟，辞职，我希望。
因为我母亲坚持要写一封投诉信，所以我不会再强迫我做任何事情了。
我不是在这里野餐。
在我无法详细说明当前情况的情况下，我必须知道，最好这样做只是因为这只是要求我做一些事情，而不必在信中解释这封信。
如果你以不同的方式去做，那么唯一被扣在拘留中心的人就是我，而不是我的。
但是，至少母亲应该知道，看守所是一个常识不起来的特殊区域，以劝导和修正的名义，不同于普通的法律，是有着截然相反的尊重生活的。　。
跪下的时候是下跪的地方。
我希望妈妈不要忘记，那些认为质量不好的守卫不要招认我，每周365天，每天24小时在孤零零的房间和码头前面的走廊里拍摄中央电视台。
从一个未经证实的被拘留者身份来看，看守所总是担心把我变成一个良知的犯人，受到刑法的惩罚，并且肆无忌惮地毁了我的一生。
特别是当我离开看守所，没有不认识我母亲的守卫的时候，守卫对我有很不好的感情，把我当作心理医生来评判，使我即使善意，善意地做好事，形容我是以任何方式惩罚我，惩罚我，禁锢罪恶，犯罪无愧，从而对法官的判决产生不利影响。
卫兵说："我妈妈很不高兴。"
我试图把母亲和孩子建立起来，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理性化了，就好像我因为母亲而被迫过着更加痛苦的生活。
此时此刻，不要以为我拒绝去医院故意骚扰你的父母。
现在我住在监狱里，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想记住有时候我住在监狱里，心里很痛苦。
虽然我呼吁胸闷和抑郁，但首席安全官郑谟表示："有没有人住在监狱里？
但看守所原则上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现实是冷酷的。

我并不是说一次吃完所有的东西，但是即使是一个好的杀戮或者营养丰富的一餐，也可能会通过结束审判来结束审判，或者让山羊去医疗部门控制我吃东西，从而削弱头脑。
他们的情节太大，不能说不。
新任首领告诉我这次换了地方，不要让他去医院。
或者“我很好，但我会在你面前。”
我改变了我的态度，似乎我的痛苦会从头开始。
（2017年2月14日创建）

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7:10]。
码头访问前的副工作区卫兵告诉我。
“不要吃米饭？”
“想要一个营养饮料？”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吃米饭。”
“不要给营养饮料。”
[七时50]。
这名干事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准备一份调查书来调查被拘留者的殴打和袭击！”

这个官员不给我一个问卷。
首尔看守所不给我一个问卷来掩盖我被殴打的情况。
[10:00]。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共收到价值49,450韩元的货物。
有10袋橘子，4袋苹果2袋，10袋面包，20块烤蛋，2袋香肠4块，2袋乌龟8块，大蒜泡菜1袋，金枪鱼2袋， 1袋泡菜，20瓶发酵乳。
总共10个项目将在上午11点之前分发。
我还买了一个我在周一买的巧克力棒。
本来是星期四来的，但这次是星期三。
一旦事件结束，首尔看守所已经开始取消我的申请，但是，
同时，即使我以超过食品购买限额的名义购买了两周，首尔看守所又取消了购买申请。
即使所购物品的总数超过了30件，该方第一单方的“金基春”囚犯也没有超过购买限额取消购买，并且购买了7个巧克力棒的申请。
首尔看守所已经取消了几个月的购买申请约一个月，这是恶意打扰糖果。
在饮用水煮沸的巧克力棒融化。
[12:10]。
出席这个代表的病房正在服用一种营养饮料，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吃。”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不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喝。”

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
[14:0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今天下午3点，我的父母来找我。”
“填写回执申请表！”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知道他的父母将在下午3点到达。
据推测父母是被窃听的。
或者，医疗办公室已经先和父母联系，拿着这些分赃，并说父母下午3点要去。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当我看到母亲写的那封信的时候，我被告知要拿到一个被送进医疗室的吴昌中副本。
“请与医务室核对。”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知道。”
过了一会儿，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在毒药走访前来找我，告诉我。
“在医疗室里说没有。”
“告诉他们把所有的货物都还给他们。”
宋松云区负责人出具退货申请表。
我写了一份申请表，用于退还我的灵性物品，并且指纹两次。
[14:1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今天是明天解决的结束，因为今天付款，父母不会拿货。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有一封信要发。”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到毒药门前来了，我把第四封信交给了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信明天早上开始。”
汉城拘留中心说回到找出我的不情愿的需要。
首尔拘留所要求我写回复贿赂申请书，因为付款时间已经结束，我不会在下午2点10分退还。
星期四下午2点10分解决时间结束是谎言。
[16:00]。
“Duk-Ho Choi”病房清道夫密切关注着我的奖品收据。
我通常比我年轻，崔德镐的病房清道夫咒骂着我，试图打我。
到现在为止，“崔德镐”的清道夫一直无视我没有钱。
还有更多的母亲，“WDoDoHo”的清道夫改变了友好的态度，就像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崔德浩”的“WooDoHeop”病房会有一些掌声。

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犯人的信。
首尔看守所
写信确认信的到来。
您是否收到了您2017年2月4日星期六在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发出的第一封信以及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的第三封信？ 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写的今天第4封信必须附有四封信。
每封信都裹在报纸上，用胶水密封，用SuSung Plus笔密封，用中文字写成“印章”，

当水接触时，这些字母就会散开。
如果还有一封没有收到的信，请下周来参加会议。
当然我会拒绝访问，但是我会通过我访问过的事实来了解这一点。
我从第三封信失踪，我不能添加任何东西。
我通过购买申请购买糖果和巧克力棒，并要求母亲借用糖果，巧克力棒或加纳巧克力作为借来的货物。
我吃糖果和巧克力棒，而不是通过在热水中融化来咀嚼它。
胃已经下降，吞咽食物的能力已经降低。

由于拘留中心对食品采购的限制，我约两个星期无法购买任何食物，于是我把一个日本乐队带到另一个囚犯那里，请求商店拿出烤面包，写一个声明。
当时，我通知律师宋松云，我的申请被连续取消，宋先生下令申请下单的时候，我下了笔。
我向萨索询问了每件商品的最大可用物品数量，并在纸上写下了以下信息。
“最多2个，最多5个焦炭，最多5个糖果，最多5个巧克力棒。”
不过，根据索索提供的消息，我申请买了两根香烟，三根糖果和三根巧克力棒，这些数量都小于最大数量，但是都被通知“超过了购买数量”。
据透露，看守所故意取消。
然而，事发后，看守所并没有取消购买，所以我可以购买我申请购买的2片Oyees，3袋糖果和3个巧克力棒，我可以从医疗部门拿到糖果。
从医疗部门获得糖果的过程也很艰难。
医务室的工作人员看着保安和工作人员，他们什么时候没有看到，当他们离开房间时，他们偷偷地给我糖果和巧克力棒。
有一次，我在医疗部门拿了一块巧克力棒，回到孤零零的房间。金山镐（二号）
当监狱警卫听到收音机把我叫醒时，“医疗部门里的巧克力棒在哪儿？”
我问。
到目前为止，看守所一直困扰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卫生部门建议吃低糖时吃的糖果之一是不能吃的。
这个事实揭示了看守所要我挨饿的可怕阴谋，我相信我妈妈已经学会了我为什么要求所有这些。
另一方面，我隔壁房间隔壁房间1号金基纯的秘书室的情况下，申请慈善事业的项目数量接近每件30～40件，最高购买量每笔申请金额为40,000韩元尽管看守所由于超过了购买数量而没有取消购买，但全部都被提供了。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连续取消的时候被取消了2个星期，2个诗，5个糖果，5个巧克力棒，20个没有超过所有项目的总和，我也谈到了律师月亮关于这个。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显然看守所的安全部门和总务部门有意恶意让我在1月下旬到2月初的两周内取消购买。
我还得申请购买三间可可酒吧，但我昨天在隔壁房间为金基淳买了七间可可酒吧。
目前，我每天在热水中吃一块巧克力棒，但如果不够，我一天只能吃半块巧克力棒。

但是因为糖很少，所以巧克力棒每天需要两到三块。
不要让你的妈妈借这些东西，让我们先借用它们，考虑到我在一天中消费的糖果，巧克力棒，零食和离子饮料。
加纳牧师和牧师糖果比巧克力糖果更好，因为这是看守所的供应，所以试着找出如何保持这些物品的完好。
昨天2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点左右，母亲借了价值49,450韩元的商品。

借来的东西包括一个10磅的小橘子，两个四开未开的苹果，十个面包，20个烤蛋，四个苏打水两个草皮，两个八只乌龟的面包，一袋大蒜泡菜，两个金枪鱼，一个烤泡菜和20酸奶。
苹果状况不佳，很快就坏了。
残疾人分发货物时，将一个人收容的独居室分配给另一个房间，剩余的房间给予。
我们这次收到的苹果太过疏忽，国家吃不下去了。
通常情况下，水果和鸡蛋之类的东西不需要包装，即使你要求他们改变进入的东西，它也不会改变。
有一天，我得到了一箱乌龟香包，我请他改变它，吃了它。
我继续抗议，索索把我当作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囚犯，“写一份报告，交给首席法官。”
他走了。
如果你感觉不好，可以把桶里的水除掉，但不能喝水，因为它含有应该在桶内混合的头发。还有一个橘子已经漏水了。
在一个装满花盆的厕所的地板上洗一块碎布，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所以请您在订购借来的物品时不要使用这些物品。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从患病病人的病房分娩时很容易被污染的食物容易携带传染性病菌，如甲型肝炎。

有的时候，友善的囚犯把房间里的食物放在房间里，并且把食物和饭食换成了有效期。
我知道保质期有所不同，但我不能抗议，因为我害怕这个劣势。
我想合理化看看在困难环境中长大的女儿，是不是只有一个价值200元的酸奶，而且货架期短。
在看守所自杀的忏悔者是那些善于从流氓或有组织的流氓做好身体和健康的强盗。当他们听到这个谈话的时候，社会不得不在江南的房间房间里找一个女服务员去喝杨州。
在我去看守所之前，我同情囚犯的困境，并不以为当然总是不好的偏见。
我的父亲是农村教授。我的母亲来自忠实的佛教徒。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师有一种自尊的感觉。从小时候起，她就变成了天真幼稚的帮助一个硬汉的想法。所以光标太愚蠢了，我被关在监狱里了。
然而，自从我去看守所，犯罪的种子成了罪犯，而且当我天真幼稚的时候，我经历了为什么会有偏见。
我将来会像动物一样侮辱罪犯，我不会感到良心的悔意。
我敢打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我们这样脏的种子。
我不知道是否收到了我的四封信，还有我的费用是由我的费用支付，还是应该去看守所申请借用的物品。
（后来母亲说：“我收到了所有的信，没有从章程中支付借款，借款申请可能要去拜访。”
“他说。
（创建于2017年2月16日）

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9:40]。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共收到价值27,630韩元的替代产品。
有10袋面包，1袋4苹果，1袋橘子8块，1袋年糕8块，浓缩发酵乳20块。
崔德豪病房的清洁工先给了19瓶浓缩发酵奶，然后再给一瓶。

由于保质期短，“崔德豪”的清道夫正在用我丰富的发酵乳代替我。
19箱浓缩发酵奶的保质期至2017年2月26日，之后一个浓发酵奶的保质期为2017年2月19日。保质期为两天。
我向“Woohyeok”病房的清洁人员显示到期日期。
“崔德浩”沃德清道夫告诉我说谎。
“当我从总务部来的时候，我来了。
上次我检查一下圆珠笔的家庭房间时，我申请了一支圆珠笔，“崔德镐”的清道夫给了我他用的东西。
我拿出一支圆珠笔，确认已经使用和报告了。
管家们伤了我，不能和其他囚犯一起做。
[10:20]。
病房的负责人桑桑尹来到码头前，给我发了一封与母亲面谈的信。
[15:1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惩教官员做这个时刻。”
[15:20]。
“宋相润”病房负责人连续第二次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惩教官员做这个时刻。”

[15时25]。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惩教职员不是华尔兹的。”
外面吹来的风很强劲，外面的风很强。
我的手撕裂，皮肤被撕裂。
撕裂的部位有蜂窝织炎的迹象，撕裂的时间更长，没有愈合。

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羔羊的信。
上午十点二十分，宋桑云，木槿花一号在十六洞东的房间里。
这是'OO'。
今天，我把面包和酸奶。
并询问官员的奶粉和营养饮料，每天吃三次。
最后一次我把红参，营养补品，药膏，糖果，还有上次我把它放进去，但是我到医疗部门去发现我不会付钱。
即使我把它放在这里，我也不会把它给你。我无法帮助它。
即使你不知道你是否会在二月二十三日作最后的争论。
这意味着这次准备工作。
我会在星期二回来。
我有一分钱。
不要试图吃你放在你母亲身上的东西，不要害怕，只吃你能吃的东西。
吃东西，医疗部门告诉我，如果你想，你会给我任何你想给我的。
如果没有，去医疗和行政办公室。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金英秀的名字，所以我想金亨秀的医疗机构是错的。）
（2017年2月15日创建）
在第二次珠宝发行之前，我只能见到金孝贤的卫兵2～3次。
金在二月二十二日说：“我知道你有多糟糕。
“从现在开始，观察你的军官已经变成了我，并期待着它。”
并且把我当作一个反抗警卫的臭名昭着的囚犯来对待。

我不明白我在拘留中心对母亲所说的话，我不得不依靠这些人。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8:0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我通常不会在周末工作，但今天我没有警卫工作，所以我去上班了。”
[8:1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没有发生？”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宋相龙病房的官员在牢房四处游荡，抱怨今天工作的责任，笑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不愉快的”希治希“。
[10: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我在广告室和你联系，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你，坐在地板上。”
到目前为止，负责执勤的病房卫士在周末，周六，周日都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通知。
在广告室或值班的监狱看守，即使周末因为囚犯是病人而躺着，也不能指出。
“宋相润”病房官员扮演广告室。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让我坐在地上，牺牲了周末的工作。
（后来“宋相润”看守指示我把“00”放在广告厅的地板上。）这个备忘录被送到了其他的看守那里，让周末的时候我休息一下。
（“宋・桑”病区官员很烦，因为我以后没有被感染，所以我不能躺下坐起来。
囚犯因长期拘留而被判刑，如眼疾，鼻炎和癫痫等。
有监禁经验的囚犯可以用毯子坐在地板上，看守员放下或小睡，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长时间坐在硬地板上时，他们的髋关节会出现异常。
“宋相容病区军官在工作期间，病人囚犯不允许他们放下，向他报告，并允许他放下。
大部分没有闭路电视的被拘留者都是秘密打瞌睡的。
负责病房的宋尚荣监视病房的官员，看着中央电视台的“金基春”囚犯，对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坐在地板上。
宋相龙病房的官员马上开了一次毒药，告诉我。
“你感冒了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感冒了。”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在周末开始工作时感到尴尬，所以他试图和我吵架。
“宋相润”的病房官员会像我告诉他的那样坐下来。午饭时间，他不吃午饭，他到牢房里揉搓，和吃拉面的囚犯吵架。
[11:30]。
“宋相龙”病区干事连续三次通话。
“安全办公室的秘书打了一会儿。”
[11:40]。
保安处秘书进行意外检查。
[12:10]。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官员威胁吃拉面的囚犯，不要随便打电话。

“不要吃拉面！”
“当我被抓到时，我不会放你走的。”
外面有很多风吹进来，因为它在卫生间的外面吹得很厉害。

2017年2月19日周日下午日记。
[0:00]。
一名在囚人士被紧急送往医院。
我听到警卫跑来跑去推担架。
有相当多的囚犯只在病房里被送进医院。到目前为止，只有3-4名患者因深夜突发疾病而转院。
[13:00]。
春雨来临，外面多云，空气湿润。
感觉季节变了。
随着气温的升高，不满指数也在增加，我们预计囚犯会有很大的打击。
在周末，病房警卫与无线电话联络。
病房的官员告诉病房清洁工。
“写下你的证人信！”
病房官员写了更少的事情叫“Paekjongin”病房清道夫。
病房主任没有检查事实，并按照医疗办公室的无绳电话的指示移动。
病房主管在他的无绳电话上说“Paik Jong - in”病房清洁工。
“首尔看守所要我住院，但我拒绝承认他。
令人惊讶的是，“王钟鸣”的扫墓人员遭遇了很多这样的病例，并且在病房卫士没有任何质疑和反抗的情况下写下了这些病例。
病房的官员告诉病房清洁工。
“写出没有区别的事实，并采取指纹！”
“Paekjongin”病房清洁工写道：“我和事实没有什么区别”，并打印指纹。
负责兄弟的看门人与监狱人员合作，对监狱生活感到舒适。
首尔拘留中心最好的监狱看守也建议不要向监狱推荐假释。
我看到并听到很多肮脏的事情，我不需要在第二个房间听。
（后来，宋尚荣的病区官员在首尔看守所的看守所给了一个5000韩元的电话卡作为对监禁的奖金，说他曾经为奴才工作。）
（’白玉琴’病房的清道夫不能掩饰不满的表情，因为收到的电话卡比预期的要少。

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下午日记
[2:00]。
我可以听到从浴室窗户流出的雨水。
[8: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你休息好了吗？
“告诉CC在控制室里看毯子。”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我很冷，打开毯子覆盖我的腿。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把他的控制室当成了一个控制室。
“宋相龙”病房官员周末工作，今天甚至没有休息。

公众知道首尔拘留中心的囚犯骚扰其他囚犯，但狱警正在骚扰囚犯。
风在梯子外面猛烈地吹。
由于来自卫生间梯子外面的风，寒风吹来了很多寒风。
[13:1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在对讲机上打电话给我，和我谈话。
“ ’00’！ ”
“你的手臂疼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的手臂没有受伤。”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妈妈说你的手臂不舒服。”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说我的手脚肿了。”
“难道我的手臂不疼，手脚肿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不听我说话。
“如果你生病了，随时跟我说话！”
“宋相润”病区军官不听我的手脚情况，只是问我想要什么，关掉对讲机。
昨天，当一名病人遇到一名被拘留者的问题时，首尔拘留中心正在寻找被拘留者的责任。
如果以后我有问题，首尔看守所会说。
“汉城看守所不负责任。
“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告诉他说话，我告诉他去医院，但是我拒绝了。
[14:10]。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这是一个总的运动时间，你不运动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这个练习每天大约需要20分钟，在一个被称为操场的大小的空间里。
（据说汉城看守所总共一个小时，但实际上是20分钟。）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如果你有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谢谢你的慰问。”
今天的天气突然变凉了，“宋松云”病房的官员坐在桥上，双腿上铺着毯子，天气越来越冷。
我流鼻涕，鼻子松弛，口臭。
[16:20]。
“宋相荣”病区官员走过码头走访，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和我谈话。
“ ’00’！ ”
“没有信？”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宋相润”病区军官通常不会称其他囚犯的真实姓名。
“宋相润”病区官员称我为真实姓名，其他囚犯称我的真实姓名为真实姓名。
在汉城的拘留所，我是唯一一个在其他囚犯面前提到我的真名的囚犯，使我成为另一个犯罪的受害者。

[17时二十零]。
2017年2月1日，负责“Won Sang Yoon”病房的官员早上用“李秉妍”医务人员的一句话给了我一个额外的要求。

2017年2月21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10:00]。
我的母亲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共收到价值29830韩元的货物。
有1袋4苹果，1袋橘子，10袋面包，20袋厚发酵乳，1袋蛋糕8件8件，还有10个烤蛋。
[10:3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信来了。”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给母亲的采访写了一封信。
[15:40]。
因为感冒，我感冒了。
我保持呼吸保持呼吸。
[16:2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将环视16楼一层的牢房，并与囚犯对话。
“你有信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信？”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16:3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我明天要去验血了。”

今天晚上8点快！ “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你什么时候做血液检查？”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会在早上八点半左右”
首尔看守所计划提前一天在审判前一天进行验血，以避免责任。
[17时二十零]。
“宋相润”病区军官在医疗室给血液检查禁食指导处方。
“宋相龙”病房官员昨晚，工作人员“金九九”病房官员来了。
“09”病房是上次通过举报酷刑指控欺负我的坏警卫。
[17:45]。
曹秀贤医科主任在回家的路上第一次码头访问前抵达。
医疗部门主任曹秀贤告诉金基春。
“我是医务总监。”
“外面太担心了。”
“你永远不应该生病。”
“我很担心这个八十岁的人。”
“金基春”的囚犯感到惊讶，好像他不认识这样的人，并告诉“曹秀贤”医务主任。
“80岁的老人？
“赵素炫”医务部长就变成了一个小题大做，告诉金基春的囚犯。
“我在首尔看守所工作了16年。”
“第一个孤独是一个名人被囚禁过去的地方，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很快就要出去了。”
“我想在外面见你。”
上次在医疗办公室，我专门给“金基淳”囚犯开了一个维生素C养分“Aronamin Plus”。
“金基春”的囚犯每餐都因心脏病而被称为“黄药”，并要求警卫。
由于预算，汉城看护中心的医疗中心没有向囚犯开放维生素补充剂。
我在2015年被拘留时因为个人疾病而在牙龈中流血，并要求我在医疗办公室时开处方维生素C.
那个时候，医生杨承旭大声疾呼，拒不开门。
上次“金基津”被拘留者多次在码头访问前叫“宋相润”病房守卫，听取其他从外界借来的心脏毒品的下落。
首尔看守所会让“金基淳”囚犯借用外用药，我不会给我母亲借的一个w ch ch ch-won。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如果你要求的话，所有的囚犯都会开始要求。”
“因为和其他囚犯有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不能给，所以当我母亲来看我的时候，请回来!
负责病区的桑桑尹官员会要求我填写自助退回申请表。

我的儿子宋尚容在下午2点左右负责区政府，但是当我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没有付钱，因为我迟到了，付款被推迟了。
首尔看守所会把父母送回来，父母会再回来看看外面的人。
我不得不感觉到，当我因为没有钱，没有后排而从军队入伍的时候起就不知道“金基淳”的囚犯的时候，我感到了相对的剥夺。

2017年2月21日，星期二犯人的信。
上午10点30分，宋，桑，月，6月，6月，东汉，2房。
这是’OO’。
今天，我把面包和酸奶。
试试。
而且医务人员最后一次告诉我，如果你吃东西的话，你担心搬到另一个房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不要担心。
（这位母亲写信给这些军官企图多次被这样欺骗，以致她向拘留中心抗议，但故意留下来作为记录。）
我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担心，但当你在那里时感觉舒服。
你不能把你正在谈论的巧克力派。
它只能在精神上销售。
你可以放的是你妈妈的东西
而母亲出钱购买的事实与购买的质量无关。
所以买你需要的东西。
请问一下粉末，然后在热水里吃。
这是官方允许的，所以请随时询问。
我们星期四见面吧
（创建于2017年2月20日）

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8:25]。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做一个验血。”
“出来！”
我从孤独中走出来。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禁食了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负责病房的桑桑润官员看到我的头，告诉我。
“我可以毫无理由地用电动剃刀剪头发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失去了很多头发，剃了它。”
“李亨秀”军官来到十六门的大门，带我走。
（“李孝庄”）狱警的印象是，这个班级由一个杂交的刺绣类扶手芙蓉，两个明显的垂直皱纹，一个去皮的额头，一个上部到中间的额头，一个凸耳，大额头，小嘴巴，额头宽阔。）
这个官员李亨索叫我的真名告诉我。
“ ’OO’！”
“你禁食了吗？”
官员李亨索问他是否禁食。
首尔看守所在采血前非常痴迷禁食血液。
来自安养堂医院的两名女护士在候诊室聚集了新近被拘留的囚犯。
看监狱看守给囚犯的验血书。
在测试项目中，一般血液测试显示约6800韩元，肝功能测试（I，II），肾功能测试和化学测试（Na，K，Cl）。
其他被拘留者只有一个普通的验血。
这项检查费用共计29,610韩元，由政府支付。
就在明天是审判，我从我的左臂采取两个血液样本到血液测试采样器。
[9:20]。
回到孤独。
今天天气非常多云，天气越来越冷。
[十四时50分]。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这是一个整体热水澡，你不洗澡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早上在浴室洗澡。”
所有热水淋浴仅在冬季每月举行一次。一个在垃圾桶旁边有洗衣机的淋浴房里。三名囚犯进来，用热水冲洗。
监狱警卫告诉囚犯离开监狱时穿内裤，但囚犯只是赤身裸体。
开始时热水温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水。
洗衣期间，囚犯们笑了起来。
当囚犯洗涤和与清洁工谈话时，他们总是抱怨。
“很冷，因为水很冷！”
如果是“金基春”囚犯，在感冒前第一次洗自己的水。
像“Jin Jin Sik”被拘留者这样的囚犯伤害了我，整个演习都躲过了整个炎热的阵雨。

提前一天，在整个热水澡的时候，预先在浴室的冷水里淋浴。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问我怀疑是否有异常的生殖功能，如果每星期洗澡一次看我的裸体。
[16:05]。
“宋相荣”病区官员走过码头走访，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和我谈话。
“’00’！”

“你有信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那没有。”
[17:0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在医疗室里，”曹秀贤医学部门负责人打来电话。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医学科科长曹秀贤指示“校长”医生的医务人员进行基本检查。
基本检查结果是用水银血压计测得的血压为160～110，脉率88，血糖112，体重54公斤，体重54.5公斤，体温36.7摄氏度。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我也没有得到葡萄糖溶液，你想要一个巧克力棒吗？”
我告诉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给我一个巧克力棒。”
医务处处长告诉我。
“等我出去的时候，我就会给它。
一位医学院的律师金亨秀走近我告诉我。
“我将在未来管理你。”
“你不知道吗？”
“入口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我和医疗室的律师金亨苏说话。
“2016年11月11日”
医学院律师金亨秀告诉我。
“那时我是一名防暴警察。”
首尔拘留中心将照顾医务室卫士愚蠢的员工金亨秀在医疗室工作，将后续责任转交给“金亨索”医疗中心。
“曹素炫”医学部门负责人打电话给我。
我坐在医务室的负责人的桌前。
“金亨秀”的医务人员坐在他的医务部门主任曹秀贤身边。
医疗办公室的医务官员金亨洙总是能够站在防暴警察的医疗室办公桌上。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今天我测试了我的血，所以我得了高血压，所以我们明天去睡觉吧！
血液检查的结果只在3～4天后才出来，但是在上午做的验血的结果与平常不同，下午出来了。
我跟曹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交谈。
“明天是上诉审判。”
“我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四个月，等待审判。”
“因为住院，我不能再拖延审判了。”

“曹素炫”医疗部门经理的面部表情很严肃。
医疗中心的医务官员金亨秀也有很好的表达。
首尔拘留中心今天被通知今天的验血结果，正计划住院。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你的健康不重要吗？”
我跟曹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交谈。
“审判时间越长，家长的健康就越差”。
“曹素炫”医学部主任指导隔壁医疗室“亨索”的律师。
“打电话给我明天什么时候去法庭！”
医疗办公室的医务官员金亨秀在接到电话后向赵素铉的医疗部门负责人讲话。
“我明天早上九点离开，早上回来。”
行动时，医疗室警卫假装打来电话。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那就想你明天下午住院吧！”
我重复三遍，和医疗部门负责人交谈。
“在你去医院之前，请联系你的父母。”
“曹素炫”医学科科长不回答。
我示意我的手，机票已经坐了，和医务室的负责人交谈。
“给我点药膏。”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这是湿疹。
我会给你凡士林。 “
“曹秀贤医学部门经理给了粉红色的10克凡士林桶。
体检结束后，赵秀铉医科主任告诉我要看监视器，好像在给他建议。
“下次不要来首尔看守所！”
首席医官告诉我什么时候离开医疗室。
“拿巧克力棒吧！”
当我试图拿到巧克力棒时，“金亨索”医学律师告诉我。
“不能做”。
金亨秀医生打扰了我，因为他不能拿到医务部门负责人给的巧克力棒。
我母亲的错误是从“金亨秀”医疗办公室获得帮助。
一位医学律师“金亨秀”告诉她的母亲，她会帮我一个谎言。
医官金亨秀指示我带我去医疗中心的警察局。
[17:30]。
圣金洙医学院律师带我去了房间。

我在走廊“圣进苏”的律师那里讲话。
“我没有得到医务处处长给的巧克力棒。”
宋金淑医生告诉我。
“我会把巧克力棒带到医疗部门的负责人那里。
“圣金粟”医务室的警察带着警卫带我去了房间。
（后来，“神津洙”医疗中心的警卫没有给巧克力棒留下。）
（在首尔看守所，告诉医务人员不要给我吃东西）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明天我不会整天孤独，所以我会提前申请购买申请。”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指示“崔德豪病房清洁工”。
“拿去！”

我提前将购买申请表提交给'WooDoHo'病房清洁工。
[17:50]。
晚上通过对讲机向病房警卫讲话。
“我本来应该在医疗办公室给巧克力棒，但是我没有。”
“你可否确认？”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会检查。”
[18:1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当我联系医疗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把它带给了我，”负责医疗的官员宋金洙说。
病房警卫告诉我。
“医疗办公室说不知道。”
医务室指示病房警卫说，他们只是不知道。
这样，医疗办公室就以各种借口，不守信给母亲。
我想我会提高血液中的电解质水平，以便明天的验血。
我告诉病房守卫。
“然后在办公室给我四种营养饮料和两种营养饮料。”
过了一会，病房官员给了我四种营养饮料。
病房官员没有放弃营养就对我说话。
“营养饮料盒上有你的名字，但它可能不是你的名字，因为你的营养粥没有你的名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把它送到了营养死的医疗室的管理室。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去医院检查一下。”
病房官员回来了。
[18:4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是对的。”
病房官员带着两袋营养回来。
过了一会儿，病毒看守前来，收集空的营养饮料和空的营养粥袋。
囚犯们认为监狱看守员来到牢房是一种压力。
汉城拘留所试图干扰母亲的借款，强调我的方式，监狱卫士拿起空的营养饮料，
[19:0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明天上午十点五十分试行。”
“我明天早上八点或九点离开。
[19:30]。
我的胃不灵活，僵硬。
喝营养饮料总是让胃胀气和僵硬。
我告诉病房守卫。
“有胃痉挛。”
“请向医务室索要两个灭火剂。”
[20:00]。

晚上，病房的官员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药丸，里面有一个含有“BP”字样的消化剂。
（这次从首尔看守所医疗中心收到的灭火剂是Boram Medicinal Aliben。
（在8年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09年4月9日发布命令，出售，分发和收集含石棉滑石粉的药物，这种药物已经停药。）
（顺便说一下，韩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8年前收回的库存量正在首尔看守所医疗中心分发。）
（据推测，从韩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回收的药物被分发到国家拘留中心和监狱。）
（首尔看守所把有害药物的存货用尽。）
最后一次，“金三和”病房警员给灭火器给的药丸是黄色的。
[21点40分]。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我很抱歉把你叫醒。”
“我明天去审判，去哈林医院。”
首尔看守所正试图将安阳市医院尽可能地配合信息收集工作。
当我拒绝住院时，首尔看守所试图给我一个证据，证明我住在Hallym大学附属医院，由于我有罪，我感到内疚。
汉城看守所在翰林大学附属医院强迫住院的情况下，我准备好了。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如果我在Hallym大学医院住院，请联系我的父母。”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当然。”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医生Seong Jin-soo给了我一个巧克力棒。”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没有那个人。”
“我没有巧克力棒。”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汉城的拘留中心贬低了囚犯的承诺，作为囚禁的借口。
因此，糖尿病犯可能由于血糖下降而入院。

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6:40]。
对讲机上晚上的守卫对我说话。
“你今天要吃早餐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8:35]。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去宴会！”
我们在首尔看守所用手铐和绳索出发，乘坐属于司法部的车队巴士。
因为是时候去上班了，道路被堵住了，比平常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9:40]。

到达法院时，囚犯们好像是雪茄一样松了一口气，等着和其他囚犯在一起，在地下候车室里连成一排。
因为昨天喝的滋养饮料，我肚子里喝了太多的气，肚子不断增长，肚子响，放屁。
我周围的囚犯还在奇怪地盯着我。
一个20多岁高龄，身穿蓝色囚犯的良心犯，坐在候诊室的教堂椅子上，和隔壁的囚犯说话。
（根据首尔看守所监狱服装的颜色分类囚犯）
（如果有瑕疵的，米色的监狱，蓝色的监狱里，还有病人穿着浅蓝色的条纹初级西服。）

“我在首尔看守所申请了一个法庭审判记录，并把它送到法庭，并将其与正在审理的囚犯绑在一起。
“这样一来，囚犯们正在努力阻止审判拘留记录被送到首尔看守所。”
“在所有4000名囚犯中，有一个人逃脱是因为他们有逃跑的希望。”
被判刑的囚犯是指他已经意识到的灵魂的哲学，并且正在祈祷，好像他不安。
首尔拘留所骚扰囚犯的方式是，如果囚犯申请信息披露法案等文件，他们将无法申请。
由于禁食，捆绑，拖累，心理困扰，我也以住院名义去诊所门诊治疗。
即使他们没有罪，一旦被关押在首尔看守所，他们就成为罪人的心理状态。
（后来，首尔看守所告诉我的母亲，囚犯会一次去医疗所，我要骗他们去门诊。）
（每天，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如果你写报告，将在医疗办公室打电话。
（门诊医疗服务和法庭护送队被绑起来，所以我讨厌囚犯，我感到紧张。）
我在等待422号房间旁边的候诊室等待法庭约一个小时。
另一名囚犯进入法庭并打开法庭。
遇难者家属和遇难者家属纷纷到场，用眼望望在候车室的被拘留者。
（后来母亲说二审与一审不同，记者和学生不能进入家庭以外的法庭。
（稍后，我将在下一次审判的下午进行审判。）
（因为法庭在上午审判时已经满了，所以法庭会在下午试着避免揭露我的审判过程。）
我坐在右边，有一个身穿黑色喇叭眼镜的胖囚，大约五十到六十岁，正在等待审判。
这名囚犯被戴上手铐阅读文件。
顺便说一句，这个囚犯的名字和我兄弟的名字一样。
我想这是故意坐在我旁边的，以便在精神上强迫我。
（后来，我的母亲在报道我的情况的新闻文章的评论中发现了一个恶意的评论，其中包括我的兄弟的名字。）
我母亲告诉我，调查人员故意偷走了我姐姐的名字，给她心理压力。
[10:40]。
开始试用。
而不是在黄惠敏二垒右侧裁判，法院右侧的裁判改为二垒的右侧保释裁判。
（法院二楼第二法院右翼法官朴正镐）是汉城中区法院第四刑事部门，西厅第425号法庭，小圆脸，小眼睛，高音调，善良的话语，迫切的个性，强迫一匹马。
“康原元”的两位左派座位法官，而不是“李奉汝”的左派法官，
（“李凤”“）左翼法官的印象如下：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四个刑事法庭，西翼第425号审判室，额头上有三条皱纹，明显的皱纹，扁平的眉毛，小的瘦长的眼睛，额头很宽，鼻子粗大，嘴巴张大，嘴巴ch ja，态度迟钝。
坐在中间的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文戴上麦克风，先说话。
“法庭已经改变了。”

我尝试了大约15分钟。
在“金正日”和“月亮男人”的谈话之后，母亲与观众的第二任主席金正恩谈话。
在第二审法官月亮男最后一次辩论之后，我也作了三到四个句子的最终论证。
我正在和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正恩讲话。
“威胁和威胁的图片不是我的东西。”

“我把互联网上的勒索抄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然后贴上了。”
“我把互联网上的威胁图片下载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上。”
“我没有威胁奥巴马。”
金正日法官将对左翼两位裁判进行审判，并于2017年3月10日进行审判。
（后来，在最后一个论点之后，“金正日”的第二名法官在下次审判中不会被判刑）。
[11:40]。
离开法庭。
[12:30]。
到达首尔看守所。
首尔拘留中心已经取消了我所有的购买，因为我超过了我的购买限额。
汉城看守所今天取消了我的订单，在翰林医院住院。
我跟病房的洗手间说话。
“我的货到了吗？”
“崔德豪的病房清道夫告诉我。
“请问宋相润的”病房官员“！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我的购买又被取消了。”
“我怎么总是取消我的购买，不取消我的购买？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会明白的。”
过了一会儿，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在对讲机上告诉我。
“你所购买的物品总数已经被取消，因为它超过了40,000韩元。”
“请稍后再申请！”
限购令限额为40,000韩元的规定以前没有做过，是新的规定。
到目前为止，警卫和门卫引导了囚犯。
“如果你有很多的购买，你会因超过食品购买限制而被取消，所以减少数量！”
“宋相润”病房主任打电话给门卫，告知他们这些规定。
“宋尚荣病房警务人员用手机代替整个对讲机问囚犯。
“如果你超过40,000韩元，购买将被取消！”
被拘留了很长时间的包括监狱看守在内的门卫，如果超过4万韩元，就不知道他们的购房将被取消。
到目前为止，警卫和门卫知道购买限额是对购买数量的限制。
首尔拘留所增加了一项新的规定，以匆匆取消单方面给我的采购的理由。
（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
（“受访者的能力是有限的。”）
（“每天5万韩元以下的商品数量有限制”）

（“记住只限于三袋非腌三包泡菜，两包水果，如普通话，苹果和番茄，十块面包，二十块浓缩发酵牛奶。”）

（“金基春”囚犯上次收到货物的数量不限）。
[13:30]。
穿着制服的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门诊治疗去了”。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沮丧地表示，并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是突发的门诊治疗。”
病房的桑桑女士假装不知道我今天在翰林医院住院。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去参加聚会很难。”
“接下来门诊治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不得不说话。
“如果你拒绝你的门诊治疗，你将被处以备案。”
“去门诊护理！”
我再次带着双袖口和背心回到门诊。
在首尔的拘留所，他们正在等待司法部的车队出发，而门诊医疗服务的警卫正在改变他们的面包车，因为他们突然要进行专门的调查。
当我走下面包车走到另一辆面包车时，一位女护送员穿过Choi Soon - sil右侧的胳膊，把她的头发都藏在夜间大使用的黑帽子帽子里。
“Choi Soon - sil”的囚犯比媒体报道的年轻和瘦弱。
（“蔡顺燮”被拘留者的印象是未经证实的，前青瓦台矛盾，一名女子，一名蓝色条纹连衣裙的病人，没有化妆，身高155cm，身材略胖，
[13:45]。
去Hallym大学附属医院。
[13时55]。
到达Hallym大学医院。
Hallym大学医院2F在办公室前面的候诊室拜访父母。
门诊医疗后送警卫不能与父母沟通。
过了一会儿，“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来了，告诉我。
“早餐？”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没有吃。”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午餐？”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没有吃。”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今天吃什么了？”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吃了糖果。”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喝了多少水？”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不知道你喝了多少。”
医务人员郭英海先生没有提前预约，所以在候诊室里等了很长时间。
[15:15]。
在翰林大学医院二楼的第二个房间，我接受了韩医院康和石医生的体检。

（康有锡'Hallym大学医院内科系，Hallym大学医院内科，Hallym大学附属医院2医院内科消化内科，方脸部，肌肉发达，平衡的脸部，定位的鼻子和下巴，平衡的身体，发展单臂腿，黑色金属眼镜，和一个类似于卫兵的身体。）
（我认为'康何锡'是Hallym大学医院的一名医生。
门诊卫兵不允许父母进入诊所。
在医务室，有三个人，包括郭文海，医务室经理和门诊医疗后送警卫。
只有海伦大学医院的医生和“Kwun Younghee”的医疗室主任才与警卫谈话。
三名门诊医务人员送往翰林医院看医疗的内容。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康何锡”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2017年2月22日，在安阳市医院进行了血液检查，肝脏很高。
Kwak Young Hae医学中心的医务人员向Hallym大学Kang Ho Seok医院的医生给出了两张张A4尺寸的白纸。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与Kwak Young - hae医院的副主任谈话。
“肝脏比正常人高出三倍。”
“我是消化肠内科医生，所以我需要去看一个肝脏专科医生！”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康何锡”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我知道今天消化科没有看医生，只是因为我赶来了才来到消化科。”
“为什么这么高？”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与Kwak Young - hae医院的副主任谈话。
“除非你在首尔看守所喝酒，否则很可能你的肝脏因为服用了其他药物而变得很高。
“你有囚犯的药吗？”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康何锡”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没有。”
我不说我吃了感冒药。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康何锡”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因为我没有吃东西，所以会高吗？”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与Kwak Young - hae医院的副主任谈话。
“有可能。”
“当然，需要肝脏专家所需物品的血液检查和超声波检查。”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Hallym大学医院Kang Ho Seok医生。
“那我们就去做验血！”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我昨天做了验血，但是今天我不认为需要再做一次验血。
“我想在下一次接受肝脏专科医生的检查时进行血液检查。”
“很难流血。”
“康何锡”翰林大学医院也同意，并告诉“Kwak Younghae”医疗办公室副主任。
“接下来你的血液测试，所以你可以看到进步！”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Hallym大学医院Kang Ho Seok医生。
“请开药！”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与Kwak Young - hae医院的副主任谈话。
“我会开一周的时间，开一种降低肝脏重量的药物Urusa。”
“Kwak Younghae”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告诉“康何锡”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
“我在首尔看守所坐牢，所以我会开两个礼拜！
在2015年被拘留的时候，当我去门诊的时候，我和“
“因为你在首尔看守所坐牢，请开个月。”
这是因为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监狱官员在2015年阅读了护卫员在门诊记录的内容。

[15:20]。
毕竟，门诊治疗没有任何检查就结束了。
在我离开房间2之前，“Kwak Younghae”医疗办公室的医务官员立刻就坐在诊所的门口，然后我把我的父母坐在的大厅旁边的椅子通过。
“Kwak Younghae”医官的医官多次告诉我。
“别弄错我的意思！”
“今天不是肝脏专家去诊所的一天，所以我从消化器官那里接受了体检。
[15时25]。
我到了哈林大学附属医院的一楼，等待接待台前面的椅子旁边的门诊医疗后送警卫，直到司法部的车队到达。
在等待的时候，Kwak Younghae的医疗办公室的主任和母亲谈论住院治疗。
[15:40]。
从Hallym大学医院出发。
门诊护卫员带我到私人房间接受治疗。
[16:15]。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测试结果怎么样？”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没有做一个测试。”
[18:00]。

负责晚上上班的宋尚荣病房的负责人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吃药！”
宋桑云区负责人出示礼券。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什么药？”
病房的桑桑云官员对我假装不知道。
“这似乎是一种肝脏的药物。”
“宋相润”病区主任不是药剂师，但他知道他只是在服用白药。
医院的名字，我的名字，囚犯的人数，囚犯的人数，牢房的数量，早上的午餐，日期和日期都写在药丸上。
我没有医院开的任何处方。
（2017年2月27日晚上，翰林大学医院收到处方）
药丸上的药物是由白色药丸制成的urusa药物，而不是常见的绿色椭圆形胶囊中常见的ursa药物。
因为它只是一个白色的药丸，我不知道这药是不是药。
“宋相润”病区官知道我的韩林大学医院处方的细节。
负责病房的宋相润病房主任收到门诊接受门诊医疗服务报告的门诊卫士或首尔看守所高级警卫的信息。
“宋相荣病区的官员作为特别调查人员被安置在病房里，并参与收集信息。

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6:30]。
夜间工作的负责病区的宋相润的官员给了我监狱的牙膏，告诉我。
“你睡得好吗？
“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试图为我做一份兼职工作。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谢谢你的慰问。”
[7时0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吃你的购买！”
“宋相润”病房官正在路过。
[8:20]。
“宋相润”病房官员突然开了一次毒药，拜访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00’！”
“如果你空腹吃药，你不觉得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没有听到我的回答。
“喝得好！”
“宋相润”病区军官正在工作。
[9:40]。
我的母亲被单独监禁共38,290韩元。
这里有8个，1个香肠，1个金枪鱼，10个面包，20个发酵乳，1个白菜泡菜，2个4袋苹果，20个烤箱蛋。
母亲必须到首尔看守所购买现金。
昨天没有收到的采购也进来了。
风在梯子外面强烈吹来，外面的风来得猛烈。
[16:10]。
与以前不同的是，周末工作的病房官员立即在2017年2月23日提供早餐，午餐和晚餐牙膏。
到现在为止，守卫一次给了我一枚硬币给其他囚犯，但是我每餐都给了我一袋，我查了一下，吞下了感冒药，收了空袋子。
2017年2月23日，“宋松云”病房的医生昨天给我喝了一杯，但我今天又收到了。
2017年2月23日的第一天晚上，从Hallym大学医院被带走，下一个被推定在首尔看守所的Hallym大学医院处方复制。
日期和医院名称印在药纸上，字体颜色，字体大小，字体和文本换行符都是一样的。
据推测，由于安阳医院和翰林大学附属医院的印刷形式相同，因此在首尔看守所发放药品。
安阳市医院和翰林医院隶属于首尔看守所，与医疗服务有关。
[20:45]。
在电视上播放一种语言。
全国拘留中心和监狱从周一至周五晚上8:45至8:57播放英文，中文和日文的教育节目。
另外，如果犯人需要的话，外部人员应该打印广播资料，并向司法部惩教总部网站索要借用。
为了在司法部为了改善种族的目的把罪犯从韩国驱逐到国外，必须用外语教育代替就业和创业的教育广播。
在“荣勋”病房清洁的情况下，每天在休息室的无尘室大声朗读日语会话教育广播中的内容，并且重新审查。

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16:30]。
今天天气晴朗，温暖而温暖。

2017年2月26日周日下午日记。
[6:10]
周末，Ryu Sung-hyun的病房看守前来，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告诉我。
“ ’OO’！ ”
“起床！ ”

首尔看守所的官方天气时间是上午6:30。
“Ryu Sung-hyun”病房守卫比官方的天气时间早20分钟醒来。
当我心情不好时，卫兵比其他囚犯早叫醒我。
[6:30]。
所有广播都有气象广播。
[6:50]。
“柳升贤的病房官员开了一个码头，给我牙膏告诉我。
“想要一个营养饮料？ ”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没有。”
“Ryu Sung-hyun”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并返回。
正常情况下，“柳成铉”的守卫拿起空的药纸，立即给他们吃药。
“柳承铉病房官员彻底证实，我喝药喝水，但这次我忘了确认。
[11:55]。
第一个在周末工作的监督官员戴着口罩，在码头访问之前。
病房的卫兵单独和我谈话。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警卫第二次对我说话。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的官员告诉“崔德豪”病房的清道夫。
“囚犯是不是在吃原物？ ”
“你吃什么？ ”
我听不到’Woohyeok’病房清道夫的回答。
[12:20]。
周末工作的病房官员跟我说话。
“你要吃药吗？ ”
我告诉病房守卫。
“给我药。”
病房警卫撕药并给药。
[14:30]。
因感冒难以呼吸。

呼吸速度缓慢，一旦你呼吸，大量吹空气。
由于高水位，在一个狭窄的地窖里移动一点点太辛苦和累人。
上一次我在医疗室检查血糖时，我用血样刺伤了他，他的右手食指还是倒了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疼痛持续1到2个月。
当我检查血糖时，医务室的一名医务官员权佑金忘记更换刺血针，用右手食指刺伤前一名病人的刺伤。
由于我以前的病人是感染病人，我想我的肝脏现在正在上升。
当我按食指尖时，右手食指非常痛苦。
当左鼻孔破裂，鼻子松动时，混有血液的流鼻涕出现。
[17:15]。
在周末，病房警卫给我一个外科手术蓝色面具，撕碎了一半的水罐牙膏袋。

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6:50]。
夜间Ryu Sung - hyun病房的警卫在对讲机上对我说话。
“想要一个营养或营养的饮料？”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没有。”
[7:30]。
“柳升铉”病房官员开了一次毒药，将药瓶的药瓶撕下来给我。
当我看到嘴里的药喝水的时候，柳成贤的病房官员关闭了码头。
[8:30]。
我有很多流鼻水，经常loose鼻涕。
当第二次检查结束时，看门人去收集报告。
我提交一份适用于感冒药的报告。
[11:50]。
参加午餐班的病房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OO先生！”
“你不吃药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给我药。”
病房官员把药物当成药品。
病房警卫给我的药方式有所不同。
[13:10]。
午餐班长负责人告诉我。
“这是一个采访。”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拒绝见面。”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不知道你是谁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谁呀？”
病房警卫告诉我。
“这是'金瓯'和'噢'。”
过了一会儿，病房的官员再次在对讲机上告诉我。

“为什么拒绝？”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理由。”
病房警卫告诉我。
“只是不喜欢见面？
我不想像上次那样再次跟狱卒交谈。
“是。”
今天天气很冷。
从外面通过门进来的冷风裂缝。
因为肝水很高，去面试很累。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想休息一会儿。
[17:10]。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告诉我。
“ ’OO’！”
“吃药！”
“宋桑云病房”的负责人给哈立姆大学附属医院开了一个药，一个装两片牙膏的药包，一个装一个黄丸的药包。
我是第一个在首尔看守所接受黄色药物感冒药的人。
感冒药不是上一次给予的白色“ATA300”镇痛药。
上次给我的白色“ATA300”止痛药的大小是三分之二的大小，小的黄色指示灯显示字母“YH”。
关于牙膏牙膏的处方，被称为“肝病治疗补充剂”的“Legeron胶囊140”和被描述为“胆汁酸分泌促进剂和肝脏补充剂”的“Urushi 200mg”在功效中被描述。

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6:40]。
管家做早餐。
如果闻到狗场的气味，可以闻到狗食的味道。
首尔拘留中心是一个像狗一样的被拘留者的人类繁殖动物园。

[7时00]。
晚上病房是在码头前，叫我真实姓名告诉我。
“OO先生！”
“你吃饭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狗食是一种被人当作狗吃的东西，不是自由的意志。
[7:30]。
晚上，病房看护人员来到码头前，把手掌上的药撕下房间，只剩下3块钱。
今天天气很冷。
[10:20]。
我的母亲被单独监禁了27,700韩元。
有2袋tteokgalbi 8个，10袋面包，20丰富的发酵牛奶和20个烤鸡蛋。
[10:5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门前，给他母亲的采访信。
[12:10]。
参加午餐班的病房来了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只给我牙膏。

[12:30]。
我收到了上周四申请药品采购的吴炯永。
（首尔看守所的囚犯每周四在医务室申请药品。）
（之后我每个星期四都申请购买“万向千丝园”，但是我没有收到它，并且塑造了“万王中殿”。）
[16:2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今天我正在另外一个东部上班，所以其他的警卫都在进行指导。”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 ’OO’！”
“我明天见！”
“宋相润”病房官正在路过。
监狱看守对汉城拘留中心的关心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
[16:40]。
呼吸越来越难，呼吸越来越慢。
深呼吸，吐出并重复不规则。
我右鼻孔的肉肿了，鼻子堵塞了，鼻子不能呼吸。
我打算以后去肉手术。
我故意打开卫生间的窗户，即使天气很冷，也不好吹冷风。

据推测，由于缺乏血液或氧气，呼吸不会变得困难。
[17时二十零]。
参加夜班的病房打电话给我，给我2片牙膏和1片感冒药。
我不认为今天午餐时间感冒了。我想这是早上和晚上开的感冒药。
我的肝脏太高，以至于我患有慢性疲劳，身体仍然疲倦。
由于肝功能恶化引起的慢性疲劳，呼吸强烈。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药
既然你可以一个一个的点菜，就把它分成4块，待你晚点需要时再吃。
由于食道变软，维旺辣椒的气味会caught住脖子而死。
我不能单独求助。
我喝了一瓶瓶装水，然后勉强下去。
我打开窗户，因为寒风，天气很冷。
即使因肝功能恶化而吃糖果，也感到无助，容易疲劳。
我的身体正在移动一点，但是我的呼吸太冷了。

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预防措施。
上午十点五十分，宋桑，云岗花一号在东汉十六房间。
这是’OO’。
我今天申请面试，然后我就走了。
你的来信很受欢迎，非常完美。
我担心你的健康。
前几天在医院那边水高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与医疗办公室联系。
我会在星期四回来。
如果你拒绝见你父母，你周围的人会觉得你很不舒服。
如果你需要的话，谈谈。
（创建于2017年2月27日）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迷恋日记。
[4:00]。
我松开了鼻子，鼻孔从左边的鼻孔里出来了。
我经常干涸，流鼻血。
当最近，昨天和今天早上血压升高时，我的肩膀和肩膀上有高血压症状。
[6:30]。
我起床几次放松了自己的鼻子，每次在组织里都有血迹。
[6:50]。

主管这个职务的副区是一包药，一包含一种感冒药和一包含两片牙膏的药。
[12:20]。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你得看看吃监狱的牙膏。”
“Ryu Sung-hyun”病区官员给了一包药，先收到空的文件。
当我看到药丸放在嘴里的时候，柳成贤病房官员关闭了码头。
[17:10]。
“Ryu Sung-hyun”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你得看看吃监狱的牙膏。”
“Ryu Sung-hyun”病区官员给了一包药，先收到空的文件。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黄傍晚咳嗽药没有出来?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我没有出现。”
柳升贤的病房官员看到我口中喝了药，关上了码头。
[17:40]。
晚上我正在和“金九九”病房的警卫谈话，他正在一个干预事件中报告我。
“我要求医疗办公室开一种感冒药，但是我没有收到。”
“金九”的监狱长告诉我。
“我会看看医疗室。”
过了一会儿，'金'的监狱长来到码头告诉我。
“他说他会从医疗办公室拿来。”
“金09”病房官员回来了。
[17:50]。
晚上“金九”的看守人，把药袋撕开，把药丸放在房间外面。
在医疗办公室，作为感冒药的药不是淡黄色的，而是像上次一样被打上“ATA300”的白色止痛药。
（后来，黄鼻子感冒药下降，医务室开始给白止痛药。）
（我的母亲试图借用草药，一种不含对乙酰氨基酚的草药，但她在首尔看守所拒绝了。）
“金09”病房的卫兵回去看我把药放在他的嘴里。
[19:00]。
夜晚，当我们从厨房的窗户里冲出来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下雨的雨。
今天整天阴天。

2017年3月2日星期四下午的日记。
[7:30]。

晚上在“毒枭09”病房看守的人告诉我，休战的情况下，我在毒药走访前告诉了我。
“感冒药！”
“你想服用肝脏药物吗？”
我和监狱长金九的病房说话。
“请把它给大家。”
“金09”病房官员撕下了药丸，只把三个药丸放在房间左边的手掌上。
“金09号”的长官站在毒药走访前，没有说什么，直到我把三个鸡蛋都放在嘴里，看着我，直到心情不好。
由于监狱看守，每次吃药都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压力。
[9:20]。
Kang Inchul调查室特别司法官员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我会做一个细胞检查！”
“走出房间！”
“康仁哲”调查室特别司法官员对我进行了搜查。
“你好吗？”
康仁哲调查室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一名执法人员可以处理另一件事。
“康仁哲”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试图对我进行调查并采取法律行动。
特别司法人员康仁哲调查室转过头来，转头看着走廊的墙壁。
三到四分钟后，康因丘尔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跟我说话。
“过来，进去！”
“康仁哲”调查室的特别司法官员昨天喝了酒，喝了很多酒。
卫生间外面有很多风，寒风吹进房间，很冷。
[12:15]。
负责午餐的病房主管在毒药来访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OO先生！”
“膳食？”
“营养饮料？”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吃。”
现在，所有的警卫和三名被拘留者，决赛入围者，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并说出来。
我在首尔看守所的其他被拘留者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正因为如此，管家们如果打电话给其他囚犯，他们会打电话给城堡，他们会把“老板”放在他们后面。
首尔拘留中心的罪犯是指我的个人信息得不到保护，因此在被释放后重新更名的理由。
在首尔看守所电视广播中播放KBS 1TV的“Shining'OO”。
（本剧将于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5月26日在社会上播放）
主角“OO”是一个女人，但她提出了一个社会智慧，我的名字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成为她重命名的理由。

我想这是一个巧合的情况，KBS电台对这个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他们以一种与我的名字和监禁期相匹配的方式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在汉城拘留所，有三到四个牙齿的牙齿，因为葡萄糖液引起的糖尿病等症状，一直在吃大量的糖果，而这些糖果一生都没有吃过。
监狱之前不是这样，但现在我可以喝温水。
（后来我在第二次发行后的三到四个月里，四到五次去看牙医。）

[12:40]。
我和正在通过对讲机工作午餐的病房警卫交谈。
“我没有吃午饭就过去了。”
病房警卫告诉我。
“只有牙膏。”
“宋尚容病房的负责人将会得到感冒药。”
在码头访问之前，病房的卫兵拿着监狱的牙膏，拿一个空的枕头。
[13:00]。
我在对讲机上与病房主管通话。
“宋相润”病房主管？
病房警卫告诉我。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还没有来。
我在对讲机上与病房主管通话。
“你有没有联系医疗办公室，你没有受到感冒药？”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没有联系医疗办公室。”
监狱看守没有与医疗办公室联系，除非他们负责工作。
[13时40分]。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回来。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午餐过了，没有感冒药。”
过了一会儿，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在对讲机上告诉我。
“医务室的医生早晚只开了感冒药。”
医务室知道感冒药是用于感冒药和减药的。
[17时二十零]。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只给了监狱的牙膏。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晚上没有感冒药过去了。”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感冒药只开两天”。
“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打电话给医务室，给你一种感冒药。”

首尔看守所知道感冒药使用了冷水，并且感冒药减少了。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因为我感冒了，所以需要服用感冒药。”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好的。”
[18时50]。
晚上，诊所的病房给了一片白色药丸作为感冒药。

2017年3月3日星期五下午的日记。
[7:15]。
谁在夜间工作的军官李福熙跟我说话。
“膳食？”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我不吃。”
病房官员李博熙告诉我。

“营养饮料？”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我不喝。”
“我没有给药和感冒药通过。”
“李博熙”病区官员带来药品。
[8:35]。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在对讲机上打电话给我，和我谈话。
“’00’！”
“我没有你的报告。
“如果你没有感冒，请给我一个感冒药的处方！”
通常情况下，“崔德豪”病房清洁工收集被拘留者的报告，并提交给宋松云病房收费员。
然而，“崔德镐”的清道夫并没有收集被拘留者的报告，所以“新宋云”的守卫走了所有的报告，误以为没有报道。
我向“白荣宗”病房清道夫提交了一份要求处方感冒药的报告。
“宋相润”病区官员正在重视我的健康状况。
首尔看守所收集要求我服用感冒药的报告，以便将感冒药所承担的责任传递给我的鼻咽癌。
（后来我不想长期服用感冒药。
[10:10]。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给母亲的采访写了一封信。
这是通信函的内容。
“我妈妈上次没有找到她，所以我在医疗室。”

“如果审判被推迟，保持健康到2017年3月底！”
“烤鸡蛋的原因是给你盐，因为卫兵拿出烤鸡蛋中的盐。
在首尔看守所，烤鸡蛋没有食盐。
到目前为止，我有20个鸡蛋，我不能一起吃盐。
由于警卫不是在引导他们虚伪，门卫被从中间拉。
[10:30]。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共收到价值35,330韩元的替代产品。
有两袋苹果四块，两袋九块，一袋八块蛋糕，十袋面包，二十块烤蛋，二十块浓缩发酵乳。
在被判刑人身上起清洁作用的“Wackong Jungin”病房清道夫将货物放在隔离门的房间里。
“Wackong Jungin”病房清道夫疑惑地看着我。
“我自己的东西太多了！”这听起来像吃面包不吃米饭！ “
“我不吃米饭，连面包都吃不了！”
管家也和我争辩，但我听不到。
有时卫兵经过，他们跟我说话。
“我不吃米饭就是吃面包！
[13时40分]。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你午餐吃了感冒药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医生没有开感冒药。”
过了一会儿，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来到毒药前面，给她的牙膏。

[十四时50分]。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医疗室预订感冒药。”
[15:10]。
“宋相润”病区官员开始了码头访问。
“曹素炫”医疗室主任，宋相润病区主任，医务室卫生员来到码头。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告诉我感冒症状！”
我跟曹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交谈。
“我经常loose鼻涕，头痛。”
（在医疗室里，我把止痛药当作感冒药，当我吃止痛药时，我的头痛好转了。
（后来我在医务室给了感冒药，头痛没有好转。）
（我问了头痛药，医疗室给了我一种感冒药。
“苏秀贤医学部门的经理用我的耳温计测量了双耳的温度，并通过表示我不是感冒来显示数字。

两耳都是36.5度。
曹秀贤医科长告诉“新宋云病房负责人”。
“早餐，午餐和晚餐你可以开3种感冒药。”
曹素炫医务处处长，桑尚容官员关停码头访问。
“宋相润”病房和“曹秀铉”医务室主任听到了这个谈话。
“宋相润”病区官员告诉“曹素炫”医疗部门经理。
“感冒药可能会引起肝脏病。”
“他知道，他一直在问我感冒药，所以请每天服用2粒处方！”
“宋相润”病区军官用蜻蜓一样的手段参与囚犯的待遇。
负责病房的桑桑officer告诉医生开了一个医生开的处方，对我说谎。
“宋相润”病区官员怀疑我患有感冒，所以吃了感冒药，并提出了肠液。
这样，狱卒宋尚润就厌倦了对囚犯的折磨。
[17:15]。
晚上，病房警卫给我一袋三包牙膏吃早餐，午餐和晚餐，还有一包淡黄色晚霜。
根据病房分配药品和检查药品的方式不同。

2017年3月3日，星期五注意事项。
上午10点10分，宋，桑，蒙古，1，16岁，
感冒怎么样？我担心肝脏很高。
我不去找我上次发的所有东西，但是我把它留在医疗部门。
要求红参。
而今天，我认为你会很难。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我来这里把面包和酸奶。
所以吃一点。
你必须保持健康，直到3月底。
爸爸妈妈在外面尽力而为。
如果您需要随时访问，请与我联系。
看守所里有几天没有橘子了，西红柿今天出来了。
所以我把西红柿，卫兵说，他们有鸡蛋盐。
即使蛋黄应该在水里吃，吃死营养粉。
写于2017年3月2日。

2017年3月4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6:45]。
晚上，病房警卫给我一种淡黄色的感冒药，看着我把它放在我的嘴里，拿起药。

病房官员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这是OO！“
“你不吃早餐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12:20]。
在周末，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你要吃药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区军官只给你一种淡黄色的感冒药，不用梳理牙膏。
据推测，昨天我们没有给药三袋药。
[17:10]。
在周末，病房看守人员来到码头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这是OO！“
“这是药。”
病区官员没有确认要带走1包牙膏和1包淡黄色感冒药回去。
今天天气晴朗无云。
[21:30]。
每天晚上，在他喊出浴室的窗户之前，一名囚犯听起来很沮丧。

2017年3月5日周日下午日记
[6:2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我会先给你服药的。”
在病房开始十分钟前，病房官员会提前给我一袋马桶牙膏和一袋淡黄色感冒药。
被子很高，只有一条毯子在呼吸。
[8:40]。
浴室窗外的天空阴天。
我感到沮丧。
当我住在一个孤独的地方时，我的视力下降了很多，所以我靠在眼镜上，眼睛一亮。

[9:00]。
每个星期天的9点钟，只有耶稣会士聚集的被监禁的囚犯总是唱赞美诗。
每个星期天的9点钟。
我没有在房间里看表，我也不想买手表。
[12:20]。

周末工作的病房官员跟我说话。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大队在码头前等待，不用退药和感冒药。
我给病房的官员两个空丸，然后我得到空丸，回去。
[14:00]。
很多手都在倾倒。
我的手进入了直到昨天才得到饮用水的水缸，但是今天我伸出手时，它并没有进入我的嘴巴。
[17:10]。
周末，柳成贤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给了我两包药和感冒药。
“现在就吃吧！”
“柳成贤的病房守卫把毒药探视开来，直到我把药放在我的嘴里喝水。
Ryu Sung-hyun的病房官员关闭了码头，空着包。
[21:00]。
我可以听到外面春雨的声音。
我感到沮丧，无法入睡。
晚上寒风吹来。

2017年3月6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6:40]。
晚上病房是在码头前，叫我真实姓名告诉我。
“OO先生！”
“我先给你药。”
病房的官员给了我一包震惊的牙膏和一包淡黄色的感冒药。
[6:50]。
晚上病房的病房在毒药来访之前回来，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告诉我。
“”这是OO！“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8:1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走到码头前，看着孤独的内心。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告诉我。
“’OO’！”
“没有发生？”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9:20]。
两名保安人员打开码头，告诉我。
“做一个细胞检查。”
“走出来，站在走廊的墙上！”
卫兵指示我回头看看墙，而不是告诉我测试单元格的过程。
在“走廊”安全办公室的安全官员在走廊里搜寻我的身体。
（'Inhyehwa'保安员的班级印象是课堂上的同情估计，刺绣课二，方脸，薄雪，厚嘴

唇，突出的上唇，突出的下巴，大身体，估计推进速度快。）
其他卫兵拿着1米长的木槌，进入房间。
电池测试进行约5分钟。
上周的一周之后，我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每周细胞检测。
首尔拘留中心认为不用服药就收集，或者汉城拘留中心认为是否吃东西。
如果在发现有效期时发现食物，警卫立即处理食物，囚犯对警卫不利。
囚犯必须在到期日之前处理食物。
当我在10号牢房的时候，我听到了囚犯的谈话。
“Park Jin Sik”的囚犯读了他在首尔看守所上狱的朋友的信。
“我在一个朋友的监狱里发酵面包，做米酒时被抓住了。”
因此，2016年12月，全国监狱和监狱的面包供应有限。“
“刚才被拘留者刚炳旭告诉”金晋植“被拘留者。
“如果囚犯不知道吃过晚饭，就会被怀疑是中毒或者制酒，所以可以拖着去调查。”
“炳炳旭”囚犯突然在房间里仔细地看了一眼，把留在厕所里的面包撕了一两天。
在梯子外面有很多风，所以外面的风吹在房间里很冷。
[12:00]。
今天的天气很冷。
[12:10]。
出席午餐的病房来到码头前，拿起一包药，把2块牙膏和一种淡黄色的感冒药倒在我的手掌上。
病房的卫兵将看着我，直到我把药放在他的嘴里，然后回到他的嘴里。
[13:10]。

躺椅外的风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东西。
我记得我在2015年夏天看到的天空，当时我看到卫生间窗户栏外的一片浓云。
[17:1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OO'！”
“喝得好！”
宋相容病区的官员会给你药和感冒药。
[17时二十零]。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明天早上八点到八点三十分做验血，不要吃早餐！
[17时25]。
晚上，病房官员走访码头前，给我一包早上，午餐和早上和午餐感冒药四袋。

2017年3月7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7:10]。
第一次夜间工作的警卫说，“金十二”病房很兴奋地说“崔德浩病房更干净”。
（“金十二区”警卫的印象被设定为属于保安室的警卫，课堂上是同情的，族内绣队伍两个，皮肤薄，面光滑，皮薄白色，看起来像一个愤怒的表情，“李恩培”是在2015年与主管病房的同一地区的全罗方言。）
“这个囚犯不吃米饭？”
“我对那些不吃米饭的囚犯了解很多。”
“我会告诉你如何吃米饭。”
'金，12'病区军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笑着用自信的表情告诉我。
“你不吃吗？

我向监督金十二病房发言。
“是。”
“今天我被告知要做验血，不要吃东西。”
金监12号对我说。
“你有什么可吃的？”
我向监督金十二病房发言。
“营养饮料在管理室里。”
监狱里的金正日的12名狱长很不高兴地告诉我。
“我不知道，请问下一个工人！”
“金十二号”病房官员关闭码头参观并返回。
“金十二号”病房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病房，我想他有责任直接作为保安人员来接我。
“金十二号”病房官员试图争辩说，我不吃东西。
但是由于血液检查我知道禁食的处方，一喝了营养饮品，不能做血液检测，我就放下尾巴。

由于首尔看守所的病房看守改变了，所以没有交付信息。
[8:2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去验血！”
“黄仁豪”医疗警卫带我走。
Anyangseam医院的两名女护士出生。
这一次囚犯正在接受血液检查。
验血血液的两个样本。
30 890韩元处理的检测项目为一般检测项目的CRC，化学检测项目的Na，Cl，K，P，Ca和Mg，肝功能I，肝功能II的6电解检测。
采血后，黄仁和的医务人员将病人带到与病房不同的方向。
“黄仁和”医护人员让我在厨房里等了一会儿，
当我看到厨房里的管家的注意力，准备吃饭大约30分钟时，我感到害怕。
被清理的管家是可恨的眼睛，好像在寻找他们准备吃饭的东西。
“黄仁浩”医护人员回到厨房。
医生律师黄仁浩把我单独监禁。
[9:20]。
医生律师黄仁浩把我单独监禁。
今天的风很强烈，天气非常冷。
[10:25]。
我的母亲被单独监禁共46,670韩元。
大蒜酱1袋，干核桃1袋，羊肚菌1袋，金枪鱼1袋，面包10袋，浓缩发酵乳20袋，白菜泡菜1袋，2袋4苹果，小9袋番茄2袋，烤20个鸡蛋。
“白洁 - 在”病房清洁部门放母亲“
我的母亲认为发酵奶是浓稠的牛奶，可以和面包一起食用，但发酵奶不是牛奶，而是便秘中的巴斯德酸奶。
[14:00]。
上周四申请药物的Woohang Chungsimwon不会进来。
[17:30]。
宋尚仁的病房人员将在毒品探视之前来到，并将药物和感冒药无声无息地送到禽舍。

2017年3月8日，星期三日记日记。
[七时50]。
晚上，病房门卫来到码头前，把水罐里的牙膏袋和感冒药袋撕下来给我。
病房警卫告诉我。
“喝喝水！”
我喝药，喝水。
病房的律师看到后对我说。

“你不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我不。”
[8:30]。
在打电话之前，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看了看房间，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和我谈话。
“’OO’！”
“你不需要感冒药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需要感冒药。”
当我试图提交报告时，治安官宋相容告诉我。
“再给一次！”
“宋相润”病房官正在路过。
结束后，我向“WooDoHo”病房的清洁工报告。
今天天气很冷。
在躺椅外面风很大，风从外面进来，很冷。
[13时50分]。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你不想要一个完整的热水澡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早上洗完了。”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昨天血液检查显示肝脏已经升高了。”
“保健好！”
[14:00]。
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去医疗室！”
我走到病房去医疗室。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军官让我坐在第十六门后的椅子上。
第十个牢房的囚犯提前坐在椅子上。
囚犯来到我的左边，摸着我的后背和腿，告诉我。
“我是个婊子。”
“审判是什么？”
“你刚入狱？”
“你没有锻炼吗？”
“你妈妈来看你吗？”

“你有没有和你父母做外行的采访？
“金进植”被拘留者不断询问“王相云病区警务人员要求他提前询问。

在首尔的拘留中心，一个对我非常感兴趣的囚犯和一个负责“宋相润”的监狱长是“金瑾植”的囚犯。
“金进植”囚犯通常很自豪地了解其他监禁的人，并亲自见到我。
如果我有机会见到其他囚犯有机会将他们当作精神病患者，那么犯人“金劲锡”非常不好的批评我对谈话话题的观察内容。
“金进植”的囚犯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因为囚犯聚集在走廊里谈论我，在操场上锻炼身体。
首尔看守所采用典型的拘留中心审讯方式，以“金进植”被拘留者为传教士或先行者。
金津锡被拘留者是天主教徒，经常在这段时间出席天主教的活动。
“当时与我一起在牢房的金津植被拘留者来到天主教集会的时候，宋尚荣病房的警察故意把我送到了医疗办公室。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军官试图通过让监狱的犯人“朴振植”与警卫谈话来提前收集情报。
我不喜欢“金进植”的被拘留者，但是我并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因为负责“宋相润”的警察给了我。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正站在囚犯朴真植的旁边，偷偷听对话内容。
事发时，“金进世”的被拘留者在调查室接受调查后返回，并威胁要在一次毒药访问前像独立战士一样大声杀人。
我避免和金晋锡的被拘留者谈话。
“由于最后一次事件，我一直无法与其他被拘留者交谈。”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偷偷地听到了这个谈话，听错了。
“你妈妈来看你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不知道。”
当我在负责“宋相润”病房的警务人员面前谈到这件事时，“朴金植”的在囚人士感到尴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在小区10时，“朴金植”被拘留者殴打我，并将他们送到牢房。
事件发生时，囚犯Park Jin Sik进入调查室告诉我，他会对我进行相当恶意的言论，杀害我。
正因为如此，“金进植”被拘留者对于他的袭击和恐吓将会显露出来的态度非常尴尬。
囚犯Park Jin Sik告诉我。
“下次再说吧！”
（后来成为我与朴真植囚犯的最后一次对话）
囚犯“Park Jin Sik”从十六号等待开门的警卫出发，带他们去天主教的宗教集会。
过了一会儿，“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打开了16楼的门，告诉我。
“去医疗室！”
我在候车室等了大约五分钟。
打电话给医疗办公室。
我去了医疗办公室。
[14:10]。
“曹秀贤”医学科科长审查了我。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即使我吃碧玉牙膏，我也会去没有护理人员的门诊。”
我跟曹素炫医学部门的负责人交谈。

“你什么时候去门诊治疗？
“我将在2017年3月10日被判刑。”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你将在2017年3月10日之前去门诊。”
“崔秀炫医学部门的经理用耳温计测量我的体温，并给我看这个数字。
医学院院长曹秀贤告诉我。
“这是36.5摄氏度。”
“感冒药将在早上和晚上进行规定。”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14:30]。
回到孤独。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说什么？”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没有话。”
[17:15]。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00’！”
“关于！”
“宋相润”病区的官员会给我一瓶牙膏和一袋感冒药。
[20点40]。
晚上工作的“柳承铉”的警卫在毒药来访之前来了我的名字，跟我说话。
“’00’！”
“2017年3月9日下午1点，我去Hallym大学附属医院门诊。”
我跟病房警卫谈话。
“你什么时候离开？”
“柳成铉”的警卫告诉我。
“我想我们会在午饭后开始的。”

2017年3月9日，星期四职业日记。
[7:20]。
我第一次在晚上看病的时候，给我一瓶牙膏和一袋感冒药。
[8:2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你睡得好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12:30]。
正在午餐班工作的官员金锡opens（Kim Seok-koo）开了一次毒药访问，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金锡’”病区军官印象的描述是，这个班是一位教授，三位在刺绣课上，比他年龄稍大一点，身材瘦削，发型圆润，额头窄，额头窄， ，卷曲的眉毛，以及漫长的职业经历。
“这是00的药吗？
我告诉’金锡区’病房官员。
“是。”

“金锡阁”病房的医生撕了两个药垫，在我的右手掌上给了两块牙膏和一种淡黄色的感冒药。
当我把药放在我的嘴里喝水时，“金锡区”病房的人员点头，关闭了他的码头。
囚犯被监禁后，高级警卫正在病房里工作。
[12时55]。
病房的官员用对讲机告诉我。
“去Hallym大学医院做门诊治疗。”
一个门诊护理队到达一次毒药前的访问。
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将改变病人的西服和下巴，并填充袖口和腰部。
首尔看守所已经改变了规定，所以从现在开始到门诊就诊的时候，可以换一下自己的下巴，以防止他们逃跑。
底部防止患者从膝盖以下到膝盖牢固穿着膝盖以下的套装，以便门诊护送人员不要支撑手臂跌倒。
[13:15]。
到达Hallym大学医院。
父母提前来到等候室的椅子上。
[13:45]。
“朴智媛”韩力大学医院的医生检查我。
由于上周四下午不是肝消化医生就医的日子，“黄石”翰林大学医院的医生治疗“朴智元”，而不是治疗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
在这个星期四的下午，翰林大学医院的医生朴智原说，他要去看双学位，因为他要去看医生。
我妈妈一起来诊所。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你吃什么？”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我吃营养饮料和糖果。”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为什么不？”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我被诊断为有压力性厌食症。”
“Park Ji - won”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在电脑上记录了我的答案。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Park Ji-won告诉护送员。
“超声或CT拍摄或费用是相似的，所以让我们做一个CT扫描!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当我吃罐子牙膏的时候，胃里有很多气。”
（Hallym大学医院开的药是Ursa。）
（但它是一种苦白药，不同于在药店销售的软胶囊的绿色尿囊。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如果你感觉腹胀，你不必吃药。”
[13时55]。
治疗结束了。
治疗后不做CT。
我等待司法部的车队来自Hallym大学医院的走廊。
[14:05]。
从Hallym大学医院出发。

[14:15]。
到达首尔看守所。
灯笼外的风很强烈，天气寒冷。
[17:15]。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告诉我。
“ ’OO’！”
“关于！”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给了一包淡黄色的感冒药。
在医疗室里我不再给牙膏了。

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7:30]。
晚上病房是在码头前，叫我真实姓名告诉我。
“你想吃药吗？”
病房官员撕下药丸，把一种感冒药倒在我的手掌上，看着他吃药。
[8: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你不需要感冒药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一直服用感冒药太久了。”
“我不需要感冒药。”
[9:10]。
天气晴朗。
昨天我去门诊看望我的父母。
我没有看到我父母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感觉。
浴室外面的风很大，外面的风来了，天气很冷。
很多流鼻水出来，很多鼻子被解决。
[10:20]。
我的母亲在一间私人房间里总共给了我36440韩元。
有8袋tteokgalbi，10块面包，20发厚奶，2袋3块，8袋西红柿2袋，20个烤蛋tteokgalbi袋。
由于母亲的道德，这个狭窄的孤独的房间已经满了。
酷刑没有什么不同。
我受到白发霉西红柿的袭击。
如果受害者每天到囚犯那里探望囚犯，囚犯就厌倦了在牢房里吃东西，死在笼子里的监狱牢房里。
首尔看守所不知道如何从首尔看守所购买廉价便宜的免税标本，插入煎饼中折磨。
在汉城拘留中心积累了数十年经验的有经验的警卫故意这样做。
首尔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故意拒绝让母亲借用仪式，而是敦促他们收受贿赂。
如果我借用母亲的食物，由于购买汉城拘留中心造成的营养不足，我没有任何健康问题。
[12:10]。
轮班主管午餐班员来坞前拜访。
病房主任撕下感冒的药袋，在我的右手掌上放一个黄色药丸，直到我吞下药。
我说我不会吃感冒药，但是我一直在医疗室里给它。
限制续展文件延长拘留期限的日期尚未到庭。

（您以后将收到2017年4月的文件，但未收到2017年3月31日的兑换文件。）
（法院在2017年3月未能发出限制期更新文件的错误。）

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17:40]。
2017年3月，政府办公室向民防委员会发出通知。
由于在首尔看守所被判处有期徒刑，所以监狱记录留在政府办公室，记录在户籍簿上。
我会尽量挖掘我的家人登记。

2017年3月12日周日下午日记
[6:4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我打电话给安全室的中央电视台，打了个电话。”
“告诉你做毯子。”
“清除毯子！”
据推测，“Sese Seol Lee”广告部门的官员称为病房卫士。
汉城拘留中心早上将做，并给予压力的毯子。
像偷窥病人一样，我在安全室里看中央电视台，警卫代表其他囚犯干涉我。
成为守卫的动机是窥淫癖。
我想我释放后会被治疗反恐。

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8:5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在对讲机上打电话给我，和我谈话。
“你不需要感冒药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14:20]。
广告部负责人兼卫兵钟承烈打开码头告诉我。
“房间温暖吗？”
“从现在开始，天气很暖和，出去！”
我相信“Seung Seul Lee”广告部门的官员正试图让我搬家。
由于朴槿惠被解雇，未来高级政府官员将被捕，估计他正试图摆脱孤独的健康。
广告部负责人钟承烈告诉我，当他在一个PET瓶里看到肥皂水时，
“那是什么？”
中央电视台负责广告部门的负责人钟承烈提前询问PET瓶装的肥皂水。
我告诉“承烈”广告的广告部门负责人。
“这是肥皂水。”
负责广告部门的官员告诉我。
“当你洗衣服？”
我点头。
这次“承烈”广告部的官员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对我吼叫。

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8:2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走访码头，告诉我。

“你睡得好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你吃东西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我在一个孤独的地方把一张照片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并把作品的名字叫做“他们要我做的事情”。
网络犯罪践踏了我的梦想和希望。
他们要我做的是摧毁我的人格，毁掉我20年的生活，过着绝望的苦难。
警察是合法的罪犯。
在首尔的看守所，守卫是神。
住进监狱是无辜的，比有罪更可悲。
[10:00]。
管家把囚犯交给囚犯。
今天没有母语。
[12:00]。
今天在无线电校对中被称为“白色的一天”。
[19:00]。
由于房间里有灰尘，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糟，从昨天起，痰中沸腾。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迷恋日记。
[8:50]。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在对讲机上打电话给我，和我谈话。
“’00’！”
“你需要感冒药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有些警卫试图通过我要求一块面包的事件在首尔看守所杀害我，以掩盖事件。
“宋相润”病区官员认为吃了感冒药同意他会把我报告给法院。
据推测，汉城看守所的感冒药所致的药在最坏的情况下并不是感冒药，而是试图通过抑郁症，有毒物质导致指甲咬伤，精神病，自杀死亡。
在审判之前，你不应该一直放松下来。
将来我不开处方或感冒药。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保健好！”

据说“忠圣路”广告部门的首席官员现在是春天，但天气很冷。
[9:35]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00’！”
“信！”
2017年3月14日，负责病房的桑桑云官员致函母亲。

在我的通信信中，我的母亲写道，她买了一个烤蛋，给我补充血液中的电解质盐。
到现在为止，我收到了一个烤蛋，不能接受盐。
（在首尔的拘留中心，我得到一个烤蛋，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盐。）
我一直在问妈妈长期用血换血，但首尔看守所拒绝。
[10:05]。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总共收到了价值38,410韩元的货物。
有一块八块蛋糕，一袋香肠四块，一袋金枪鱼，十块面包，二十块厚发酵乳，一包白菜泡菜，一袋三块苹果， 2个成熟的西红柿，20个烤蛋。
[12:00]。
我的指甲很薄，指甲撕裂，疼痛。
它手中到处破裂，流血，结痂，疼痛。
[13时40分]。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走到毒药前来，看着孤独的房间和我谈话。
“你没有整个热水澡吗？”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早上洗完了。”
因为梯子外面有很多风，所以很冷。
[17:30]。
“曹秀贤”医科主任在上班的途中参观了一次中毒访问，并在单人入口处拿着我的右手腕，测量了我的脉搏。
“曹秀贤医学部门的经理摘下我的面具，看着我的脸。
“曹秀贤医学部门的负责人剥夺了测量我的脉搏的面具，我口中听到了什么。
“曹素炫”医学部的主任估计，我正试图让我移动，并确保我吃东西。
医疗部门负责人曹秀铉正在嘟something着什么。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请注意。
上午9时35分宋，桑 - 尹，Mugunghwa 1，16，东哈，2房。
这是'00'。
星期一，我在农村的果园工作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今天来找你，上周我在医院看了你一会儿，但是好像有肿了。
医生说我上次放的营养状况是在医疗部门，因为营养不足可能不好。

说说它。
3月30日，我在上午10点在法庭上会面，3月22日我有一个CT扫描预约。
让我们再走一点。
谎言永远无法赢得真相。
我会在星期四回来。
如果我吃了一些我妈妈的东西，那就值得。
如果鸡蛋中有盐，即使有必要，也要把鸡蛋放在想要使用的心脏里。
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2017年3月16日周四的日记。
[10:0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安全办公室的秘书打了一会儿。”
[10:40]。
安全部门的负责人来到病房。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进行了一次意外的检查。
保安秘书会到码头和“宋松云”的负责人谈谈。
“这个囚犯在哪里受伤？”
宋松云病区负责人告诉安全办公室负责人。
“我不吃。”
[10:5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没有意义。”
[10:55]。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2017年4月12日，当你被选举为重选时，你必须写一份关于将投票给缺席选票的囚犯的报告！”
[21:00]。
每次你打开毯子，由于吹的灰尘，灰尘进入你的眼睛，这使得它刺。
我会得到一种眼病。我不刮我的眼睛。
当我解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被灰尘覆盖，所以我闭上了眼睛，闭上了我的鼻子。
自从我来到房间后，我一直戴着面具。
由于单独区域充满了灰尘，所以在被单独监禁的时候也被掩盖，以防止鼻炎和支气管炎进入呼吸道。

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8:2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有人把食物垃圾扔进厕所，所以下水道因为使用了污水而昨天不能使用。”
“如果厕所卡住了，汉城看守所将会调查已经改变规定的犯人，否则专家调查员将进行司法程序。”
狱卒宋相润默默地指示被拘留者以减少剩余食物的名义放弃厕所，但当问题出现时，他们将责任转交给囚犯。
“宋相荣”病区军官完成整个对讲机走出走廊并与管家谈话。
“昨天从运动场的另一边来的操场上怒火中烧。”
“首尔看守所缺乏资金说，这名囚犯将被要求赔偿。”
“宋相龙的病房官员一边听着”Hihihihi“，一边笑着，好像开心一样。
汉城的拘留中心贪婪的是囚犯家属迷恋的钱。
在首尔看守所旁边，是京畿道义王市的供水设施“义王市清水管理办公室”。
另外，首尔看守所附近的白云湖的纪田川，在首尔看守所的前面流淌，居民的污水渗入到公民的健康中。
城南市区人口约98万，安山市人口74万，安阳市区人口60万，军浦市人口29万，义王市人口16万人饮用自己所消耗的污水。
有时灰尘进入我的眼睛，我感到异物，它是痒的。
即使我在医疗办公室开了眼药水，恐怕“曹素炫”医务主任也会骚扰我。
患上眼病更好。被羁押的被拘留者是很痛苦的。
[9:10]。
“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在码头访问之前告诉我。
“你曾经做过CT扫描吗？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是。”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对比有没有副作用？”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没有。”
郭庆医务室主任郭海荣给出了“CT同意书”3份作为食品配送门。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仔细阅读说明！”
“我马上回来。”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在CT同意书的第一部分，写着“Park”，这是“Park Ji-won”Hallym大学医院医生的标志。
我正在写信给我的名字并签名。
我在其他论文的特殊的宪法条款中写下“过敏”，在其他论文中写下“过敏”。
[22:00]。
我的母亲在一间私人房间共收到了43,850韩元。
有1袋非腌制，1袋8袋，1袋金枪鱼，10片面包，20发厚的发酵乳，1包白菜泡菜，2袋苹果4件，3袋7块西红柿，狗。

西红柿过度煮熟，以至于迟早会造成白色霉菌。
[13:00]。
到目前为止，“Kwak Younghae”医务室的医务人员还没有拿到CT同意书。
汉城拘留中心也被怀疑延误调查。
[16:20]。
到现在为止，由于不通过保卫室的审查和解决，推定与母亲道德的对应延迟。
通信函假定明天和后天不会由于周末而在下周一授予或失去。
这是韩国的现实，除朝鲜以外没有别的国家。
大韩民国不能说是一所法学院。
我额头上有一个头痛感冒。
天气不暖和。
[17时二十零]。
我因感冒而头痛。
（我没有头痛，因为后来我感冒了。）
（在医疗室里，我把止痛药当作感冒药，当我吃止痛药时，我的头痛好转了。
（后来当我在医务室给了感冒药，头痛没有好转，所以我要了头痛药。）
（医务室又给我用了感冒药的镇痛药。）

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7时00]。
医务官员郭永until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到CT同意书。
我36岁，38岁，放学后，没有学习，留学或移民的希望。
自杀，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会更好。
汉城看守所把这篇文章看作是遗书，感到害怕把我解雇。

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已过时的日记。
[16:00]。
到目前为止，医疗记录不收集CT同意书。
失眠和严重创伤性神经症。

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下午的日记。
[10:00]。
天气干燥，我的鼻孔坐在我的左鼻孔，鼻子冻结。
天气多云。
由于首尔拘留所的油漆味，也是痛苦的。
[15:40]。

财德清洁部收集囚犯的购物申请表，并到垃圾收集处领取。
不久之后，“崔德豪病房的清道夫来到码头参观，看着宋桑云病房负责人跟我说话的管理室。
“你有购买申请吗？”
我跟病房的洗手间说话。
“那没有。”
“崔德豪病房清道夫第二次重复告诉我。
“你有购买申请吗？”
我跟病房的洗手间说话。
“那没有。”
“我不买，因为我的钱太多了。”
首尔看守所将要求门卫记录我的购买申请并报告。
当天晚些时候，我把我的采购申请写下来，写在起诉书上，以便将其用作错误沟通的弱点，或者在出现问题时转移责任。
与2015年被拘留时不同的是，首尔的拘留所新设了一个惩教方案，并以人格教育的名义对清洁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精神教育。
加强对首尔看守所管理人员的管理，以此为借口进行调查。
上一次，崔德豪去世一个月，要去参加一个月的心理教育。
最后一次在走廊“崔德豪病房清洁部门听到”宋桑云区病房负责人的谈话。
“崔德豪的保洁部门告诉”新宋云区病房负责人“。
“我知道我需要40个小时的心理训练中超过80％”。
“我不需要参加培训，因为我超过了80％，所以为什么我不去？
[16:00]。
上星期四我没有收到通讯信。
（后来她说她没有继续写面试。）
（首尔看守所鼓励母亲写信，因为他们不能被狱警不公正地对待。
据推测，母亲从一开始就没有写信。
[18:00]。
晚上，病房警卫打开码头告诉我。
“明天你有验血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接到了医务室的电话。”
“2017年3月21日明天早上验血！
2017年3月22日，莫瑞到哈林大学附属医院进行门诊体检。
（后来，在首尔看守所，安阳市医院的血液样本不好，从哈利姆大学附属医院采集血样。
[21:30]。

3至4天前我一直患有幽闭恐怖症。
食管肌肉减弱，一小口wwanghungchungship再次被抓到喉咙。
我有一个吞咽问题，所以我尽可能溶解在水中。
我一个人在晚上，不能要求管家帮忙。
我匆匆喝了一瓶瓶装水，然后几乎没有下降。
我感到害怕突然死亡像一个恐慌症症状，因为它是孤独的地方这么长时间。

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8:35]。
出席代表任务的“Ja在恩”病房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悟在区”的守护者的描述如下：班上是同情的，刺绣的两个，中等发达的额头，穿透的眼睛，宽阔的额头，宽阔的额头，大眼睛，长直眉毛，白皮肤。）
“去医疗室进行血液检查！”
在第一次访问码头之前，我看到房间的内部，“金基淳”囚犯盖了一条毯子，舔了舔腿，读了杂志。
我最后一次在这个时候的安全室里，必须看中央台，指导我坐直三到四次。
如果我没有坐直，我会立即通过电话联络管理办公室。
守卫来到孤独，指示我坐直，让我整天坐着。
当广告部门的一名警官“承龙”在一个年轻的囚犯躺下时是不礼貌的，像我这样的年轻的病人囚犯整天坐在那儿。
“金基春”囚犯在保安室里有个例外，因为她正在服用维生素C营养黄色药物作为心脏病。
我觉得能够躺在首尔看守所是一种荣幸，而且我也是一个像金基淳的囚犯一样耐心的囚犯，他正在努力争取首尔看守所领导的命令，但是因为他不能躺下。
去医疗办公室。
医务人员黄仁镐坐在椅子上，要求在安阳医院接受血液检查，并在一张桌子上检查肝功能I和II的三项基本检查。
即使当我回到孤独的厚厚的香水里，“黄仁和”医生也闻到了香水的味道。
“黄仁和”医护人员正在我的左臂寻找血管，然后再次在我的右臂寻找血管。
医务人员黄仁浩告诉我，血管是不可见的。
“我会从我的左臂再次抽血。”
“黄仁浩”医护人员在献血时，从左肘内侧采集了两个血液样本，这是注射针插入的位置。
血液一抽完，“黄仁豪”医生就告诉我。
“走！”
到现在为止，当你去医疗室时，测量和记录血压，血糖和体重。
这次你不做基本检查，因为你做基本检查时必须留下记录。
金菊英医生带我到医疗中心的入口。
“从这里开始，保重！”
警察指示我单独回房。
[9:00]。
天气非常冷。

来自梯子外的风吹得很厉害。
[10:10]。
我的母亲在私人房间总共收到32,130韩元。

有一块八块八块，一包泡菜，十块面包，两包九块番茄，二十块浓缩发酵乳和二十块烤蛋。
[12:20]。
我放松了我的鼻子，但纸巾是血腥的。
[14:0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画了走廊，闻了很多油漆。
[15:00]。
云彩升起，阳光普照。
[16:00]。
云层覆盖着太阳和云层，太棒了。
（它只记录天气，因为它只能单独看到卫生间窗户外的天空。）
今天的血液测试我很累，因为我从样本瓶中收集了两个血液样本。
[20:10]。
晚上正在工作的柳成贤病房的警卫和郭永medical的医务主任，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明天早上七点不要禁食，喝水！”
“把我的CT同意书给我，我上次请你填写！”
今天做的验血结果不好，医疗办公室突然发现同意书CT扫描。
我把电脑断层扫描（CT）的同意给了Kwak Younghae的医疗室的负责人。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明天你几点开门诊？”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明天下午一点离开。”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迷恋日记。
[7:20]。
“Kwak Young Hae”医生的医务人员在毒品访问之前来到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不要吃！”
“不要喝水！”
Kwak Younghae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正在返回。
[10:00]。
天气很冷，天气晴朗。

从浴室梯子外面进来的风很冷。
在寒冷的日子去门诊。
从2天前，油漆的气味进入房间。
[12:4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告诉我。
“去门诊护理！”
“受让人”穿着制服的警卫来到码头前带我走。
（“受让人”门诊医师的印象描述是三十几岁的年龄段，斜脸，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狭窄缝隙，眉毛和眼睛之间没有唾液，眼睛凹陷，眼睑狭窄，倒三角形脸，皮肤瘦，白色的皮肤，是从Cholla 。）
在门诊室，换上病人的监狱制服，戴上双手铐和腰带，等待门诊治疗。
当我看到我的身体肿胀，门诊医疗后送警卫相当惊讶。
“X19”门诊医疗后送人员告诉我。

（'X19'门诊医疗卫兵的印象描述是根据学员队伍，刺绣队伍高峰估计，三十岁以上，身体平衡，四肢发达，卷发略微升高，下颚，小睁眼，全罗方言，慢一点。）
“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门诊？”
我跟护卫员的X19说话。
“我做CT扫描。”
“X19”门诊医疗后送人员告诉我。
“我认为你的健康是严重的。”
“你病了？”
（后来，'X19'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将离开时接我的行李。）
我在出发房间会见了“Kwak Young Hae”医务室的医务人员。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做血检？
Kwak Younghae医生的医官认识我并问我。
我和Kwak Young Hae的医务室的监护人说话。
“我昨天做了。”
“肝水的结果怎么样出来的？”
医务官Kwak Young Hae告诉我。
“我不能告诉你测试结果。”
“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的体检结果。”
“我昨天在安阳市医院做了血液检查，但是因为我检查的项目与在韩林大学附属医院做的验血项目不同，所以在哈林大学附属医院再次进行验血。
警卫不要提前通知，因为他们怀疑囚犯是聪明的。
与上次不同的是，我和司法部的一个车队一起开始了与Kwak Younghae医疗办公室的警卫。
一般来说，“Kwak Younghae”医务人员的医务人员总是分别到医院。
（后来这个时候，他由卫生部长郭文海和司法部长陪同。
司法部车队经过首尔看守所正门后，Kwak Younghae医疗办公室的警卫就打电话给他们的父母和手机，以便他们能听到我的声音。

“Kwak Younghae”医务官的医务人员让我住院。
[13:30]。
到达Hallym大学附属医院后，门诊的警卫把我放在轮椅上，把镣铐连接到轮椅和双手铐上。
有两位父母来到哈立姆大学医院。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没有收到咨询。
我坐在血液采集室左端的残疾人座位上。
我的右肘血。血液为验血。收集11个血液样本。
我很惊讶有太多的血。
由于2017年3月21日安阳南山医院的验血结果不佳，首尔看守所不得不抽取11份血液样本进入验血管进行验血。
罪犯看守把我带到CT室。
在服用造影剂之前我测量了我的体重，我的体重是67公斤。
一个有一个头的小女医生告诉我将造影剂注射到我的右手里。
“针很厚，会受伤。”
由于造影剂含有放射性物质，颈部和前列腺发光。
CT扫描后，女医生告诉我。
“我拔出针，病人的监狱夹克上的血被埋了。”

“如果你用冷水洗，它会吸。”
我在轮椅上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在残疾人浴室的sha to中避开了大众的眼睛。
这时候，妈妈来找我一会，告诉我。
“请告诉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没说。
返回首尔看守所时，当没有属于司法部的旅行车时，他们第一次到门诊部时乘坐属于司法部的护送车。
在司法部的护送车上没有其他在押人员，根据车队程序，一名门诊医疗后送警卫坐在运动方向后面监视犯人。
护理门诊医疗服务费用非常昂贵，所以我把他们开到司法部门的车队巴士上，所以他们看着我的目光凝视着我，所以我不得不面对我的眼睛。
因为在司法部的护送车上有闭路电视，所以假设我把司法部的护送车记录下门诊的医疗反应，并提供给检方。
[15:00]。
到达首尔看守所，护送门诊到门诊室。
门诊护卫员带我到私人房间接受治疗。
当我进入房间时，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官员跟着我，一边问我，一边对我说。
“肝水的结果怎么样？”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不知道，因为医生没有教我。”
[16:20]。
“宋相润”病区军官不像前一个那样用整个对讲机说话。
“准备一封信收集信！”

首尔看守所热衷于审查信件的内容。
“宋相润”病房官正在打断首尔看守所订购的信件。
[17:3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我在病房里工作，直到本月底，我在其他地方部署。”
3月份，警察宋相容在病房周围徘徊，并一再告别病人，一个星期前讨厌和加重。
[20:00]。
造影剂留在我的身体，所以手臂的上臂肌肉和腿部的大腿肌肉都在燃烧。
我感到担心由于造影剂的副作用会有更多的疾病。
[22:00]。
因为造影剂还在我的身体里，食道和口腔在燃烧。
由于造影剂的放射性成分，我担心会受到放射性的副作用。

2017年3月23日周四下午的日记。
[6:50]。
晚上上班的李炳熙军官在毒药来访前告诉我。
“想要一个营养饮料？”
我和病房的主任李福熙说话。
“精细。”
[10:00]。
我母亲顺利获得了22,300韩元。
有10面包，20厚发酵牛奶，10个烤蛋。
天气比昨天多云，外面来的风比昨天还要冷。

[14:0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画了走廊，闻了很多油漆。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8:30]。
在检查时，作为负责看守狱警的“郑承烈”广告部门负责人和“宋松云”的囚犯人数，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告诉“承烈”广告部门负责人。
“是肝炎吗？”
“宋相润”病房官员与“郑成荣”广告部门在控制室。
在医疗室里放置没有卫生概念的警卫，导致肝脏水量的增加。
我最后一次希望“元姬”医学部门负责人用酒精擦拭掉落在地板上的针头。
如果是肝炎，首尔看守所会给我一个难忘的礼物，终生难忘，不会感染艾滋病。

在第一次监禁时我因为厌食症而无法进食，但当时我在首尔看守所要求验血时，没有进行肝功能检查，只做了电解检查。
但是，从第二次监禁之后，我不同于其他囚犯，经常在我的验血项目上接受肝功能检查。
首尔看守所预先计划感染肝炎等传染病。
[14:0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画了走廊，闻了很多油漆。
保持浴室的窗户敞开，即使在寒冷的地方通风。
我一个星期前闻到油漆，现在我有一个强烈的气味，由于病房。
我的右后卫很痛。
[十四时50分]。
“宋相润”病区军官不像前一个那样用整个对讲机说话。
“我会去医疗办公室，打电话给正在进行血压和糖尿病筛查的囚犯名单。”
“'00'，'000'，'000'，'Park Jin-sik'被拘留者，'000出来!
“宋尚荣病区的警官称，早上申请了约10个”往返“的病人囚犯的姓名为报告。
在首尔看守所，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只有在早上提交报告的囚犯在医疗室里检查血压和血糖，称之为“循环护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写报告申请参观。
（稍后，我不提交适用于所有监禁期间往返的报告。）
我不在医疗室打电话给我。
“宋相润”病区干事把我列入了送到医疗中心的医疗名单。
“宋相润”病区官员试图通过说“在医疗室里进行血压测试”而不用“循环护理”这个词来欺骗我了解他的生活。
桑桑尹病区官员通常不会在这段时间内给出“接受往返”的病人囚犯的姓名。
通常情况下，宋尚荣的病房在周一，周三和周五上午8点30分的电话会议结束时会用整个对讲机发言。
“今天是血压和糖尿病筛查的一天。”
“只有提交报告的囚犯才能去医疗室。”
“如果你现在不提交你的报告，而且你收到了来回医疗检查，你不能去医疗室。”
在十号牢房的时候，“黄玉洙”囚犯吹嘘并告诉“金进植”被拘留者。
“在医疗室里，我复制了所有的报告文本，保存起来，然后发给检察官和法官！”
“我看到我保留了我在医疗办公室提交的报告，但是厚度超过三到四厘米。”
首尔看守所要求囚犯撰写报告，向检察官和法官提交报告，作为反对的证据。

“宋相龙病区的病房里有”金金石“囚徒。
“宋相润”病区军官试图让我参观，用“白金石”被拘留者作为传教士来找我，收集信息。
我强调是因为警员宋相�为了监视我而采取警戒，收集我的信息，过度观察，计划可疑的意图。
我正在考虑和囚犯“朴真植”在一起，我感到恐慌，心里头晕目眩。
一旦列入游客名单，就必须与“金锡”囚徒一起巡游。
不可否认的是，病房主任将在晚些时候继续接受体检。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我头晕，我想待会儿再检查。”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叫我出门。
“不能做！”
“坐轮椅！”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晕，现在不能这样做。”
“我以后再考试。”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官员有不好的感觉，并告诉我。
“我认为这是拒绝。”
“我以后会给你一个劣势！”
为了我的健康，在首尔看守所，卫兵以这种方式打电话给我。
她很惊讶，脸上没有症状，有感冒症状。
[16:2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 ’OO’！”
“我早睡了，但是我感到不舒服？”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我不知道。”
警卫们是紧张的，因为他们密切观察和观察一切，直到我的睡前。

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8:2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你睡得好吗？
我周末上班时，宋尚荣的病房官员来找我工作。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负责病房的桑尚运不断抱怨自己的牢房，并告诉其他囚犯。
“昨晚，囚犯被带到急诊室，工作人员去医院看病。”
“所以我是在一个周末出来的。”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一直嘲笑为“hi hi’”，并一再发出这样的抱怨和笑声。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在与门卫交谈时与门卫谈话。
“整个医务人员将于2017年3月底被替换。”
关键人物是医务处处长，医务处处长，杨升旭医疗中心主任，医疗中心李秉仁。
据估计，在医务室只有三个人将被替换。

负责“宋尚润”病房的负责人认为，我将在2017年4月被释放，并对此进行说谎，以便以后不能再提出任何问题。
[14:0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画了走廊，闻了很多油漆。

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下午日记。
[8:00]。
天气晴朗。
[12:30]。
我用电动剃须刀剃光头。
周末，病房出席央视，用对讲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
“吃了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头是痒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病房警卫告诉我。
“你能一个人做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14:0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画了走廊，闻了很多油漆。

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7时00]。
在下雨。
下雨的时候不行。
负责“胜柳”广告部门的官员正试图让我在星期一的整个演习时间内进行锻炼。
首尔拘留中心试图在整个训练期间使用“Park Jin-sik”囚犯作为我的前奏。
我一直拒绝锻炼，因为“金劲锡”被拘留者在骚扰我。
[13:00]。
雨水不断下降。
[13:30]。
这是总的锻炼时间。

雨已经结束了
因为整个演习时间下雨，取消演习，“承烈”广告部门的官员也不会来参观毒药。
[14:0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画了走廊，闻了很多油漆。
[15:00]。
风在梯子外面强烈吹来，外面的风来得猛烈。
[16:15]。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OO’！”
“信！”

2017年3月25日，宋松云病房负责人致函母亲面谈。
这是通信函的内容。
“2017年3月22日，Hallym大学医院的测试结果将于下周一2017年3月27日公布。”
大学医院咨询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估计全体医务人员在体检结果公布前将被更换，故意拖延行政至2017年3月底隐瞒责任人隐瞒事实。
我星期一和上星期三都没有收到通信信，所以我想上次我母亲没有写一封面试信。
（后来，她告诉我，她没有继续写这个采访。）
[18:30]。
“宋相荣”病区官员会给我一个邮件费用表，从2017年4月1日起改变，告诉我。
“坚持到底！”
首尔看守所认为我不寄信，因为我不知道邮费。
[23:00]。
我醒来，小便，再次躺下，血压突然升高，我的左前方头痛得厉害。

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预防措施。
下午四点十五分，宋桑，云梦华一号在十六楼，二室。
这是'00'。
虽然你今天堆满了东西，但我来放面包和酸奶。
我不能见你，但我仍然看见你。妈妈和爸爸等一天到这里来。
我们三月三十号的下周二上午十点在法庭开会。
我们等待那天真相出来吧。
而且你必须坚强，保持健康，忍耐。
让我们等待好的结果，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尽力了。
星期六，据说申请的红豆奶油面包在星期二进入。
小心你的健康。

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4月3日下午3点，灭火器医师朴智媛3月22日听到CT扫描和体液检查结果。
在你离开之前，确保你有能力去医院看看当天在家的结果。

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3:00]。
我在夜间头痛得厉害。
小便。
晚上很冷。
[7时00]。
在下雨。
我头疼。
[10:20]。
我的母亲在私人房间里收到了24400韩元的总额。
有十个面包，20个发酵的牛奶，一袋三个苹果，十个烤蛋。
我头疼。
[13:30]。
天气非常冷。
由于房间内的灰尘，有眼病。
眩光，眼睛发痒，燃烧着的灼热感和异物感如灰尘。

头痛消失了。
[14:00]。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画了走廊，闻了很多油漆。
[15:10]。
“宋相龙”病区主任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我会打电话给医疗室里的血压和糖尿病检查。”
“'00'，'Park Jin-sik'囚犯，'000出来！
宋尚荣病房负责人打电话给三名囚犯的名字。
这一次，宋松云区的负责人把我列入了游览名单。
首尔看守所一直在试图提出“金进锡”被拘留者。
囚犯朴真植恳求“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把我赶出了十号牢房，把我带到了孤零零的地方。
负责“宋松云病房”的官员试图让我和朴锦植的被拘留者一起造成像暴君一样的麻烦。
对讲机中的“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讲话。
“我不能去医疗室，因为我的身体不好。”
“我会拒绝医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我知道！”
[22:00]。
“宋相龙”病房警察在晚上站立。
宋相龙病区军官与第四名囚犯聊了十分钟，然后转而与第三名囚犯聊天。
在走廊里，“宋尚恩”病房负责人喊叫，打扰了囚犯的睡眠。
尽管大部分囚犯都是六十多岁，但与宋相龙军官的谈话令人印象深刻。
“宋相润”病房官员每周工作一次，但每个月一次，他在夜间工作，第二天休息。
“宋相润”病区官员不喜欢夜间工作。

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迷恋日记。
[7:30]。
昨天下雨了，位于浴室窗户梯子外面3到4米的首尔看守所的墙被弄湿了。
首尔看守所隔壁的一楼不如二楼和三楼。
（在首尔看守所，“二楼”被称为“中层”）。
天空是蓝色的，云彩是白色的。
[12:50]。
天气很冷。
[14:30]。
下午的天气有雾。
油漆味道进入房间。
[15:40]。
今天的宋尚云的病房干员没有工作，所以我没有在迂回名单上的名字。
负责“宋桑润”病房的官员试图把“金津锡”囚犯连在一起。
码头访问前的副工作区卫兵告诉我。
“信？”
我告诉病房守卫。
“那没有。”
在2015年被拘留时，监狱看守没有去收集信件，不像清洁工收集和处理他们，狱卒在

监禁时拿起信件。
[17:30]。
副代表卫生署副署长吴成贤将于2017年3月29日竣工，并于下午5时15分到达首尔看守所。
“Ryu Sung-hyun”病区官员要求你用铁丝签署一份文件。
当我签名的时候，Ryu Sung-hyun的守卫就回去了。
恢复辩护的内容是在2017年2月23日2017年4月6日下午2:30恢复辩护。

2017年3月30日星期四下午的日记。
[10:40]。
“崔德豪的病房清道夫并不知道拖延时间已经推迟，并在船坞访问前告诉我。
“今天是你出门的那一天，所以你买的糖果和巧克力棒都被取消了。”
由于首尔市政总务科由于起诉没有取消购买申请，所以囚犯在外出的那天就收到购买申请。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在出发当天取消购买，故意取消购买申请，扰乱购买。
这一次，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不知道推迟了，因为在把采购申请表交给总务之前被中间的清洁工把它摧毁了，部。
在提交申请表格后的大约2至3天内，将收到首尔看守所的购买信息。
病房主任桑桑informed向门卫通知我出发日期，并指示我在提交给总务部门前2到3天将我的购买申请解散。
“崔德豪的病房清道夫正在解雇我的采购申请，并对我说我的申请已被取消，因为这是我出去的一天。
2017年1月17日，当官员去医院的时候，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没有告诉我，因为他不知道我的预约日期，所以不要求我放弃我的申请。
当时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代表收件人签字并给我购买。
这一次，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指示“蔡德华的病房清道夫给出了任命日期，并取消了我的购房申请，但是昨天推迟了这个任命的日期。
“杜德豪”病房清道夫以前放弃了我的购买申请，所以即使我今天没有外出，购买申请也被取消了。
另外，“松生润”病房的负责人指示看门人以这种方式取消购买，直到我的药品购买申请。
“宋相润”病区的官员正在通过取消药品来治疗我的生活。
由于监狱长宋相容自监狱以来一直在监狱，所以如有可能，我会指示看门人取消我的订单。
宋尚荣的病房主任和门卫正在伤害和困扰我，即使我申请购买糖果，巧克力棒，离子饮料，以防止医疗机构推荐的血糖降低。
每次申请购买我都继续申请购买，但每次宋桑云区的看守和管家都因为各种原因恶意取消了他们的购买。

每当我问起取消的消息时，宋松云的病房和门卫都对我说谎。
“我取消了秘书处，我没有取消。”
根据新生区病房负责人和保洁部门的总务部门的注销原因，只尝试了一次购买申请，即使购买申请金额小于购买申请也被取消1000韩元
我不能申请购买，因为我会从中间放弃我的购买申请。
（后来宋松云病房的警员换成了金喜泰病房警察，出发当天不再取消药品和药品）。
“宋尚容病房负责人”的这种待遇，应该向全国人权委员会报告，严重侵犯了囚犯的

生命权。
我用对讲机向负责“宋松云病房”的警务人员讲话。
“今天不是一个赛季，但申请被取消是因为首尔看守所错误地认为是因为离开了。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今天是我今天判处我的那天，所以我把它取消了。
与其他囚犯不同，我知道我今天被判刑。
今天没有日期，从2017年3月30日起，没有日期。
负责病区的桑桑云官员检查了他母亲的面谈信，知道我的判决。
在首尔看守所，通信信件折叠了两次，订书钉用一个订书机缝合，封印很差，所以看守，看门人和其他囚犯都可以看到内容。
上次我告诉他，我没有收到我向“宋相润”病区官员申请的糖果和巧克力棒，“宋相润”病区官员给了我一个紧急的申请。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现在糖果和巧克力棒都走了。”
“我能像上次一样申请和收到紧急的购买吗？”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这几天，我不是最后一次这样做，99％是不可能的，但我会尽力打电话。
首尔看守所估计，今天一收到判决，我今天就会被释放，但是我猜这个判决被推迟后，我想再次饿死我。
[11:00]。
我等待沟通，并与负责病房的警务人员交谈。
“怎么样？”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没有负责人。”
“以后我会让你知道的。”
[11:30]。
我等了30分钟，然后通过对讲机与负责“宋相润”的警察交谈。
“怎么样？”
“宋相润”病房的负责人很烦，告诉我。
“负责人说要停产！”
“下午我会问你的！”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葡萄糖是不正确的，但没有糖，血糖下降。”
“你必须购买。”
宋尚荣病区主任关闭了对讲机。
[13时40分]。
宋相龙的病房官员开了一次毒药，威胁我。
“只有这一次。”
“我会把我的灵魂交给负责新的16楼的新官员。”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在孤零零的地板上扔了一瓶瓶装水，三袋糖果和六根巧克力棒。
“宋相润”病区官员驳回了我的采购申请，并以此威胁我的责任。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显示了他的真实意图，这与帮助我的需要不同。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告诉我。
“这些项目是从单元格3借来的。”
“如果你明天收到你的购买，支付单元格3！”
[14:30]。

油漆味道很浓。
我左脑头疼。
即使很冷，也要打开窗户通风。

“崔德豪”病房清道夫被安置在另一栋。
首尔看守所把门卫分别处理给另一个人，隐瞒他们责令骚扰我的内容。
[17:40]。
负责病房的桑桑云上班前来中毒检查，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晚安！”
“’0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直接不听我的回答。
主管桑尚恩的官员预言，我今天会被判刑，但是判刑被推迟了，监禁期也增加了。

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迷恋日记。
[6:30]。
它只在晚上下雨。
汉城看守所的墙是潮湿的。
大厅的气味画出来。
[7:15]。
晚上病房是在码头前，叫我真实姓名告诉我。
“”这是00！“
“膳食？”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想要一个营养饮料？”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官员回头写道，我拒绝吃喝。
[8:5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开了一个码头，看了看孤独的房间，告诉我。
“到现在为止难吃吗？”
“我工作到今天，工作场所也在改变。”
“和新楼的第一层十六楼的新官员一起干好！”
我与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谈话。
“是。”
“谢谢。”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多次表示，他的工作场所将于2017年3月更换一个月，并告别囚犯。
囚犯似乎不表示厌恶，但他们急于听。

负责“宋相润”病房的官员在三月的码头访问之前，通过提及16楼一楼新任官员，让我感到恐惧。
我认为最好换个角度，因为警官宋相润病友帮我说，他一天来五六次来这个毒药走访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
我希望其他囚犯会每天通过整个对讲机反复谈论自己的想法，改变对陌生的“宋相

润”守卫的想法。
[9:30]。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共收到了价值24,230韩元的货物。
有十个面包，20个发酵的牛奶，一袋三个苹果，十个烤蛋。
[9:50]。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来到毒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 ’OO’！ ”
“信！”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昨天接受母亲的采访。
如果我妈妈通常会面试，她会在首尔看守所检查，交给检察机关，领取上级官员的款项，并在下午两三天之后给面试官一封信。病房的负责人。
汉城拘留中心昨天早些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昨天的采访。
首尔看守所推定打算观看我对央视访谈的回应。
我不会马上读这封信，而是稍后再读。
我的左脑有间歇性的头痛。
[11:00]。
头痛从我的左头移动到我左头的后面。
最初，头痛在额头，然后是耳朵，然后在背部疼痛。
[12:00]。
天气非常多云。
[15:00]。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监禁期间，第一场雨整天都在降临。
在第二次监狱的时候，即使是冬天和春天，雨季也有许多雨天。
由于天气原因，守卫计划强迫我行使，但没有成功。
[17:30]。
我的右后卫在我头上头痛。
[18:00]。
我的头痛正在移动到我左脑的前面。
[18:10]。
头痛正在回到我的右后脑袋。
[18点二十]。
头痛移动到我左耳的一侧。
据推测，高血压压力加重导致的脑血管问题，或最坏的情况下，寄生虫在首尔看守所被寄生虫感染，并携带在脑中。

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犯人的信。
上午九时五十分宋，桑 - ，，Mugunghwa 1在16楼和2间房间。
这是’OO’。
今天我等了很久，但是母亲伤心欲绝，因为我认为你昨天晚上会有更多的麻烦请律师联系我，突然审判被推迟了。
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证实的话，让我们再多忍受一下。
审判日期定于2017年4月6日下午2:30。
期待好成绩，2013年4月3日下午2:30，我们将看到我们在Hallym大学医院上次考试的结果。
昨天我去参观了文物。
跟我说话，如果你需要一个木炭。
2017年3月30日写

2017年4月1日星期六迷恋日记。
[8:30]。
阴云如此之多，天气晴朗。
[17:00]。
今天的天气不会阴，所以头痛会好转。
据推测，大气压力的变化取决于天气影响我的血压和头痛发生。

2017年4月2日，星期日迷恋日记。
[6:30]。
在2017年3月，我的鼻子松了一口气，我的胃和胃也不断出来。
（我经常流鼻涕，直到我稍后离开。）
在这个月里，我的鼻孔里有血迹和结痂。
由于房间里有灰尘，我定期咳嗽，痰多沸腾，经常吐痰。
[8:30]。
宋松云病房负责人星期天值班。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两天前离开病房。他被欢送会嘲笑。两天后，他又一次来到病房，他发出了一个特别的笑声，叫做“Hihihihi”，和囚犯聊天。
监狱卫士从首尔看守所转移到2017年3月31日，意味着我将在这个时候被释放，并且为了避免责任而欺骗我。
即使在首尔看守所工作场所发生变化，也有可能是工作人员在以前的工作场所工作而没有工人的情况。
“宋尚荣的病房官员告诉我说，3月底判刑结束后我会被释放，并与我道别。
正因为如此，我知道'新松云区的官员要去首尔看守所的另一个看守所或监狱。
负责“宋松云病区”的官员试图阻止我后来承担责任，因为他不能在首尔看守所见到自己。
汉城看守所工作人员这样对囚犯说谎。
“宋松云病区的负责人走过去，没有看到孤独的房间，经过毒药走访时，不知道我是谁。
每当他为了我的健康而感兴趣的名字经过一次毒药的访问，“宋相荣”病区官员一直在困扰我。

“宋相润”的病房官员表现出冷静的心态，因为他不是这个负责人，所以他不会为我浪费精力。
[22:30]。
我的血压太高，我的左脑头疼。

2017年4月3日，星期一迷恋日记。
[6:30]。
早晨，鼻子里流着血液和血液，流鼻涕。
我已经从我的鼻子流血了大约两个月。
[7:10]。
我头痛在我的头上。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广告部门负责“承陵”的负责人来到码头参观，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话。

“嘿！”
“ 'OO'！”
“面对现实吧！”
我抬起头，露出了脸，广告部门负责人“胜承龙”惊讶地看到他惊讶。
负责广告部门的“钟承烈”只在办公时间跟我说话，不跟其他被拘留者说话。
上午六点半的每周登记入住时间，每天到办公室的“金05”看守总是用自己的话说话。
“好！”
“没关系！”
即使“金05”官员自己经过，监狱官员也不会在检查过程中指导囚犯。
如果监狱看守在程序中给予囚犯指示，监狱看守就下令囚犯严重违反规定。
广告部门负责人“郑成路”非常感谢他被单独关押。
在汉城的一个拘留中心，凶手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因为他可以杀死其他的囚犯。
近年来，即使是小孩性犯罪者也被单独关押在严惩之下。
对于“金基春”囚犯来说，这是一个特例，因为这是一个检察官。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把我当成一个凶手，就像一个被关押在一个孤零零的房间里的凶手一样，把我隔离在一个孤独的地方。
汉城拘留中心向我投降，试图以挨饿的方式杀了我。
今后，汉城拘留中心可能会试图用我的其他方法来打败我自己。
新任命的16楼1楼警卫是“金喜泰”的警卫。
（“金熙泰”病区官员印象病房是班上的一名刺绣班的Mugunghwa，头发绣着，很多头发很多，棕色的眼睛接近黄色，类似于裴勇俊歌手，快速Kyongsang方言）。
（裴河豪的歌名是金正元，1957年2月1日出生，职业是歌手，代表歌曲是“神道教”。）
负责病房的“佑泰”病房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负责管理我的健康的人，比如说病房的宋生芸，并且不给我心理压力收集信息而不打扰我。
“金喜泰”病区官员每天一次访问独岛。

被选为“崔德镐”的清道夫的“胡成镐”清道夫被安置在病房里。
（“阳城’”）清道夫的印象描述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具有气质的性格和气质的性格，囚犯，骨头，圆润而温柔的脸，比他年龄小一点，肤色稍暗，　。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在与清洁工谈话时说错话。
“我来自议政府监狱。”
“佑熙泰”病房官员不是议政府监狱的一名军官，而是一名在首尔看守所工作的警卫。
2015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正在候诊室的候诊室里和父母一起看外面的人，然后我看到了“金熙泰”病房的卫兵。
负责病房的金熙泰官员走进候诊室，对被拘留者大喊大叫。
走廊上油漆的味道又坏了。
首尔看守所的一楼因为墙壁而总是在阴凉处，所以即使天气变暖，也是很冷的。
今天很冷。
[12:50]。
当你在2017年3月底调动人员时，“柳成贤”的守卫将成为新的医疗中心卫士，询问卫兵，包括“
“圣进苏”医疗中心的警卫和“柳成贤”医疗中心的警卫打开了码头告诉我。
（“柳成铉”对卫生部门卫兵的印象和卫兵，刺绣等级的两座高峰和“柳成铉的病房”一样）。

“去Hallym大学医院做门诊治疗。”
一名司机和三名门诊医疗服务人员到司法部护送到哈立姆大学医院进行监视工作。
我带着司法部的车队离开首尔看守所的正门。
保守组织示威者在首尔看守所大门前晃动国旗和美国国旗，用扩音器喊口号，对抗警察。
客货车门诊医务人员聊天时不是谈论工作或抓住机会，关于其他囚犯的故事不是因为囚犯是同谋或可以利用它。
门诊医生坐在后座的三名警卫试图告诉我如何走出去，大声聊天，听到另外一个没有去过的囚犯的问题。
“X25”门诊看守我，告诉另外两个门诊。
（’X25’）门诊的印象是中年，皮肤黑，大眼睛，发达的眉毛，发达的颧骨，额头尖，大鼻孔，特有的皱纹，嘴巴，有角度的下巴结束，嘴巴向上。
“一名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囚犯被诊断出患有肝炎并被处决。”
三名门诊医疗后送人员告诉我，他们可以出门到哈林医院，和我谈话，去精神病医院。
[13:20]。
到达Hallym大学医院。
[14:10]。
家长到达Hallym大学医院，等待一段时间的治疗。
[十四时50分]。
哈林大学医院的Park Ji Won博士，
我通常独自坐在地板上孤独的腰部肌肉退化，坐在候诊椅上太久，尾骨酸痛。
我不能从候诊椅上站起来，门卫拉起腰带起身。
我让自己坐在首尔看守所的独立房间里，所以我的背部肌肉不见了，背部也被打破了。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份额多少？”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啤酒是1000cc”。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你的体重是多少？”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我不知道，你现在能衡量你的体重吗？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我无法衡量。”
突然，询问者突然中断了谈话，并与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Park Ji-won说话。
“这几天，这是有血有肉的。”
（之后，汉城羁押中心将在文件中写下同样的字，并提交给“金正日”的第二名法官。）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Park Ji - won告诉医学院律师Ryu Sung-hyun。
“你看到首尔拘留所的太阳吗？”
“你能在首尔拘留所锻炼吗？
首尔看守所的实际情况显示，“柳成贤”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在韩立大学附属医院“朴智仁医生”表示尴尬的表情。
“每天总共有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Ryu Sung-hyun”医生说他的总运动时间为20分钟，但是1个小时。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肝脏好转了。”
“但是有一个肝脏。”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在首尔拘留所不能喝酒时，怎么会被肝脏夹伤呢？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原因是糖。”
听到我的诊所咨询了“朴智仁”的韩林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神津苏”医疗中心的警卫突然中断了。
宋金淑医学中心的工作人员大声对我说。
“不要问你的医生问题！”
“你的治疗越来越长！”
两个门诊护送员与“神津苏”医疗中心的警卫一起兴奋起来。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请不要提高你的声音。”
“病人询问医生时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只有首尔看守所的恶意精神科医生相识，“神津苏”医疗中心的警卫人员把韩立大学医院的“朴智仁”医院的医生误认为是首尔看守所的医生。
尽管他们曾经把医生折磨到了“朴智渊”医院和海伦大学医院，医生却没有得到“翰林大学朴植院”医生的同情。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开的药是肝功能的补充剂，Urusaine，但你不能吃。”
“你会吃吗？”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我怀疑和控制吃药，因为有一个囚犯在首尔看守所收集毒品，马上吃东西。”
“吃药很难，所以我不会吃。”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因为你住在首尔看守所，所以建议你接种甲型肝炎疫苗。”
我和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交谈。
“我会接种疫苗。”
“朴智’”哈林大学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疫苗应该两次。”
“今天，第二次甲型肝炎疫苗3个月后！”
[15:00]。
当身体检查后我不能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医务室的官员抓住了腰带，把它拉了起来。
这是在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Park Ji Won看到的。
[15:10]。
“成金苏”医疗中心的警卫把我的主要事实，并把我的病人监狱的肩膀。
一名女护士来到我的右肩上接种疫苗。
我和医疗中心的律师谈过。
“2015年，你仍然把我的博客展示给'Hamoong'精神病医院的主任，我还记得所有精神病院的住院治疗。”
“圣金洙”医疗中心的警卫正在收紧与假装无关的双手铐。
我立即离开哈立姆大学医院。
[15:40]。

到达首尔看守所。
在释放室里，Ryu Sung-hyun的医务室官员解开手铐。
“柳升铉”医生告诉我，由于戴着双手铐，手腕上戴着两条红色的手铐。
“”金进洙“医疗室的卫兵在铐着的时候太紧了。
柳升铉医生带我去了孤独的房间告诉我。
“我所有的父母都告诉过我这个待遇。”
“我预定了三个月后得到医疗保健。”
“正如医生所说，减少糖的摄入！”
“看起来很胖”。
“柳成铉”医疗中心的警卫误以为我的身体肿了。

2017年4月4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8:10]。
现在，当你放松你的鼻子，你的脓水和胃就不断出来。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钟承烈”广告部负责人像昨天一样叫我的真名，和我谈话。
“嘿！”
“’OO’！”
“面对现实吧！”
我抬起头，露出了我的脸，广告部门的负责人钟承烈告诉我。
“咦！”
广告部门负责人郑承烈经过。
因为房间里面的灰尘，我总是保持面具，所以我看不到我的脸。
’忠诚’广告部门的负责人以确认我的健康的名义给出了这些指示，如果我不遵守警卫的指示，就试图骚扰我。
[9:00]。
我昨天带着橡皮筋去了门诊。
曾经穿着这种橡胶鞋的囚犯脚下的脚因我的脚痒起来，在半夜醒来几次。
[9:20]。
“金熙泰”病区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在A4尺寸的纸张上作出了“换纸决定”。
“佑熙泰”的负责人告诉我庆尚方言。
“你在安东吗？”
我不明白庆山方言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负责“佑熙泰”的官员指着我手中的赎回期更新文件和我说话。
“我问你是因为你的家庭住址是安东县城前面。
“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父亲的出生地在那里。”
“我是首尔的人。”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关闭了码头。
结算期间更新决定文件的地址是首尔，这是住所，地址没有显示。
汉城拘留中心非理性的想法是把安东日本的警卫和新的监狱看守联系起来，以便收集有关这一事件的信息并将其与我的真实身份联系起来。

在首尔拘留中心收集信息，成了我家乡收费的一个线索。
这是决定更新拘留期限的内容。
“我们将从2017年4月10日起延长拘留期。”

汉城拘留中心将不会给你一个文件来更新从上个月的2017年3月10日的拘留期限。
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恩今天将在2017年4月6日提前通过压力卡给予克制期更新文件。
据估计，2017年3月的赎回期文件没有被其他囚犯挪用。
[10:20]。
21,650韩元的母亲进来。
一袋tteokgalbi 8块，10块面包，20发酵浓缩牛奶。
自从2017年4月4日我获得省级裁决以来，汉城看守所没有出售烤蛋，因为烤鸡蛋是脂肪肝的原因。
首尔拘留中心通过整个广播与囚犯交谈。
“由于鸡蛋价格上涨，供应商停止供应烤蛋，我们停止销售烤蛋。”
我的母亲在采访信中写道。
“我没有在首尔看守所卖，所以我拿不到我烤的鸡蛋。
首尔拘留中心以禽流感为借口，停止出售囚犯的主要蛋白来源 - 烤蛋。
然而，由于禽流感爆发，2017年1月份鸡蛋价格暴涨。
即使鸡蛋价格飙升，汉城拘留中心也会在4月前销售鸡蛋。
相反，2017年4月，汉城看守所停止了禽流感的平静，突然停止销售，因为鸡蛋价格突然上涨，供应商停止供货。
到现在为止，我看着妈妈的中央电视台的烤鸡蛋，我想他们已经停止出售烤蛋了，因为他们认为脂肪肝的原因是烤鸡蛋。
[12:10]。
听说整个广播播出的电台广播中，中午的温度比平时要高，但是因阴影而凉快。
像冬天一样，我的双手很重，戴上了我的棉手套。
[14:00]。
一名军官从第十六门的入口通过，并与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军官谈话。
“我也喜欢'金熙泰的病房官员!
“佑熙泰”病房干事熟悉首尔看守所的其他警卫。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不是来自议政府监狱，而是在首尔看守所的病房。
汉城拘留中心对我说谎，向我走来，说金希泰的病房官员是从议政府监狱来的。
[14:20]。
“宇希泰”病房官员在对讲机上对我说。
“去电路检查你的血压!
Seung Ryul法官的中相礼指使我把我送到负责病区桑德的庆熙金希泰。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精细。”
“我不会去看电路。”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我知道。”

2017年4月5日，星期三迷恋日记。
[7时00]。
从天而降。
据说从广播到明天的雷电会有很多的下雨。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广告部门负责人“胜利”在码头访问之前，敲开码头，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和我谈话。
“ ’00’！ ”
“报告面1次”。
“钟承烈”广告部门的负责人用全罗南道的方言说出了他的爱人的名字。
“钟承烈”广告部的官员抬起头，立刻走过去。
[10:00]。
我有整个运动时间。
首尔看守所整个动作的开始时间每天都不一样。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来到码头，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 ’00’！ ”
“你打给我了吗？”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没有。”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被假定误认我开了一次码头访问，以此退出演习。
[15:00]。
我左脑头疼。
[15:20]。
金进锡被拘留者到门诊去透析。
负责“金熙泰”病房的一名警官正赶上“朴金植”囚犯返回牢房，并将短裤放在另一间牢房的行为。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律师大喊’朴金植’去囚犯，不惩罚他的行为。
当我坐在我的鼻子上留下伤疤时，我的鼻子里有血迹。
[16:00]。
浴室外面有很多雨。
走廊的彩绘气味甚至不是孤单的。
[18:00]。
晚上，病房看守前来，在A4尺寸的白纸上写下“换单日期”。
这是法院日期变更单的内容。
“下次审判将于2017年4月6日下午3点半推迟一小时”
三分钟后，病毒走访前，病房的卫兵回到我身边告诉我。

“明天三点半就是审判。”
我告诉病房守卫。
“你明天几点开始？”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明天下午一点离开。”

2017年4月6日，星期四
[6:40]。
雨声很响。
自昨天晚上以来一直在下雨。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今天的郑承烈的广告部门在闭幕时间里是不会告诉我的。
[12:5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在对讲机上打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 ’OO’！”
“掠夺”！
来接我的’X26’护送员看着我的情况。
（’X26’护送人员的描述是皮肤型，中年，中等发育的额头，眼睛穿透，前额宽，前额宽，大眼睛，长而直的眉毛）。
当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囚走出病房来到医院时，护送员指示我手推轮椅。
当我推轮椅的时候，我看到出乎意料的健康的“X26”护送员感到尴尬。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囚犯向我四处张望。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这件事我什么也没说。
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人不在说话了，到达准备室的入口时自己推着轮椅。
1号房间的准备护送士兵把他们的手铐装上，用绳子缠住我的手腕，手臂和胸口，像其他囚犯的手臂和军刀一样绑住我的手臂。
我乘坐属于司法部的车队巴士，前往法庭。
阻塞的道路。
[14:00]。
我到了法庭，等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绑在候诊室里。
[15:40]。
开始试用。
因为这是法庭结束时的第二次审判，与最后的审判不同，除了两个父母，没有一个记者在场。
金正日的第二任首席法官从审判开始就告诉了我。
“因为这与审判无关，所以我不会记录检察官的陈述。”

“你最近身体好吗？”
我正在和第二任首席大法官金正恩讲话。
“精细。”
此时，第二位律师月亮男立即站起来打断了谈话，并向第二位法官金正恩讲话。
“李说他健康，但肝脏高，身体不好。”
如果过去律师这样做，我不会来这里。
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文告诉我。
“我超重，超重。”
首尔看守所直接向“金正日”第二审法官报告，检察官提出要求时不向检方提供被拘留者的内容。
在审判的后期，诉讼的法庭书记向左边的护送警卫提供了5至6份A4尺寸白皮书的文件。
当时我试图签上我的手，但由于生病，我手腕上的手铐和疤痕没有消失，而是长时间保持红色。
陪护人员将在文件的一开始就有日期，时间和签名，文件将由法院法官在诉讼中采取，并将文件的其余部分给我。
[15:45]。
试验结束。
审判结束后，护送警卫戴着手铐在法庭旁边的候诊室，然后从受害者衣服左前袋的法庭上取走文件。
去地下的候车室等待其他囚犯。
[16:30]。

离开法庭。
下午，雨停了，天气转了。
[17时二十零]。
到达首尔看守所。
当我离开首尔拘留中心，在司法部的护送车上返回首尔拘留所的入口时，我看到上次去门诊时看到的保守派抗议者。
保守派抗议者整天挥舞着警察围攻的太极拳和星条旗。
回到孤独。
在管理室里，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告诉我要接管晚上下班前的病房看守。
“做得好”
进入单独监禁。
[20:00]。
然而保守的群体抗议者在扩音器上喊口号，唱国歌，玩军乐。
示威的噪音听起来很好，在首尔看守所的孤零零地区。
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营养不良，膝关节软骨磨损，站立一周后膝关节有异常声音。

2017年4月7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钟承烈”广告部门的负责人与夜间工作的病房警卫进行交谈，然后在码头前经过。
“承升吕尔”广告部门的负责人的声音正在沉寂。
商务部长钟承烈看了我的订单文件。
[9:10]。
“金喜泰”病房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在A4纸的白纸上给了我14份“准备订单”，我只是打了一封真实姓名，并收到了昨天的法庭通知。
审判令的内容是要求法官解释法官不理解的事情，然后就评估人员和专业心理学家的介入提出意见。
病房警务人员金熙泰错误地指责了我，因为他欺诈和伪造了Park Chul的名字，他将被送到其他被拘留者手中。
我通过“杨成浩”的清道夫回到了“金熙泰”病房负责人那里。
走廊的彩绘气味也很糟糕。
[14:0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称我为真实姓名，并给我一份A4纸尺寸的总统选举选票。
这是总统选举投票通知的内容。
“请于2017年4月15日前将您的代理投票表格复印件发送至办公室或互联网，并通过邮件方式递交。”
我不认为我应该参加总统选举，因为我没有投票。
（之后，汉城看守所将填写代理投票文件并签署文件。）
总统选举就像是我自己成为政府的奴隶。
早上多云，下雨，天气晴朗。
[16:20]。
“金10”区的清道夫给了我一张钱的收据。
奖品的收据将于下午一时四十分左右印制。

2017年4月8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8:00]。
我的右鼻骨疼得厉害，我生病了。
我从来没有打我的鼻子。
[8:30]。
“钟承烈”广告部负责人在闭幕时间没有收到人事报告。
广告部门官员“胜荣”受命下令接受审判。
[22:00]。
“Paekjongin”病房清洁部门给我发了一封与我母亲面谈的信。
这是母亲面试信的内容。
“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Park Ji-won建议服用蛋白质，昨天星期五就把它放进去。
我上次申请干鱿鱼，但首尔看守所取消了所有的购买。
如果我没有取消在首尔看守所购买干鱿鱼的话，我的健康状况就不会有问题。
我不希望母亲在三天后的下个星期一能够付钱。

大约2-3周前，我不得不在星期六在首尔的一个拘留中心做一个介绍，但是这次我不会在星期六把它交给他们。

2017年4月8日监禁判决书。
上午10时，在16楼下的第二个房间里，有数百人面试。
这是'OO'。
他在接受韩立大学医院纪元朴博士的采访时说，他应该有高蛋白质和食物。
巧克力，糖果等是有害的，他们应该运动。
我以为我昨天要去做一个判决，但我觉得法官有很多缺点可以揭露真相。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要问检察官。看来，快速的事情不只是好事。为了无辜，你们正在受苦，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现在我看到了希望。
我可以告诉你，我会尽快拿到保释申请。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否需要这些文件，你的妈妈会要求你去拜访。
如果看守所要盖章的话，最后一次不会来。
如果你不知道，你会先讲故事。
如果可能，我不会申请访问。
由于禽流感没有鸡蛋，我不能把它放进去，所以我担心我的健康。
慈善机构还增加了30万韩元。
写于2017年4月7日。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迷恋日记。
[6:00]。
晚上，病房警卫在天气开始前30分钟打开室内灯。
病房警卫强迫我醒来。
在厕所的窗户的钢墙外面下着雨，在首尔看守所的墙上湿了。
[8:30]。
“钟承烈”广告部负责人在闭幕时间没有收到人事报告。
在昨天的一封信中，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Park Jiwon建议服用蛋白质，所以我申请了购买，但又申请了一个干鱿鱼。
（后来我在汉城监狱取消了干鱿鱼的购买，却没有透露原因。）

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6:40]。
新部署的夜间警卫将在码头访问之前，显示营养饮料和营养死亡。
病房警卫告诉我。
“这是你的吗？”
“你需要它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病房警卫告诉我。
“如果你需要对讲！”
[9:50]。
我的母亲在私人房间收到总额为25,600韩元。
有四袋苹果，10片面包，20发浓缩发酵牛奶，2块tteokgalbi，8块。
在“白玉琴”病房清洁部门供应的20个浓缩发酵牛奶中，有17个是冷藏的，3个是冷冻的。
当我们检查浓缩发酵奶的保质期时，17日至2017年4月17日，三天至2017年4月8日，两天后。
总务和管家把囚犯在电冰箱里买的食物放在一辆冷藏车里，把它放在第十六个入口门前。
由于天气比较寒冷，采购也很冷，总务处很冷，小区内温度很低。
“Paek Jong-in”病房清洁部门由第三格的友好囚犯要求，到期后与我的三个浓缩发酵乳交换。
我不能喝酒，因为我把它放在温暖的房间里。
第三间牢房的管家和囚犯事先知道母亲星期二和星期五每星期都会来。
准备2017年4月7日星期五，准备丰富的发酵乳，到2017年4月8日为止。
但是，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准备投放市场的浓缩发酵乳已经上架两天了。
上一次“崔德豪”的清道夫交换了，这次“白永钟”清道夫交换。
罪犯无法修复其性质。
如果到期日期已经过去了一天，我就是一个完美的犯罪，因为我不能向总务部门提出交换要求。
不过，两天后我收到了截止日期，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总务部交换一下，现在我觉得门卫们会阻止我和我玩。
然而，因为管家可以用不好的感情伤害我，我感觉不好，但装作不知道，放弃浓稠的发酵乳。
到期日结束后，我会向主管汇报三种浓缩发酵乳，并要求负责人交换或退还。如果你写信息，清洁工人，清洁单位，会给你一瓶洗涤剂在你的开水和杀虫剂在你的根。 。
然而，在其他大小便池中，保质期结束后，我喝浓缩的发酵乳并将其储存在地窖里，而不是在冰箱里，导致腹泻或食物中毒的危险性很小。
如果一个感染病人的囚犯没有要求祝福，他就故意脱发他的分泌物，或者倒掉剩下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的身体发生疾病，直接倒在厕所里。
一个三十多年前像酸奶中毒案件一样保存发酵牛奶的囚犯，可能会在浓厚的发酵牛奶罐下用针头注射毒药。
在社会上，以三种玉米发酵奶价格（2,070韩元）杀死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避免被其他囚犯在被拘留者聚集的首尔拘留中心拘留。
在首尔看守所，囚犯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囚犯的人权被忽略了。
如果你不告诉我，我认为门卫不会说话，因为我犯了罪，而且他们不清楚。
即使你写报告或向证人金熙泰解释，首尔拘留中心也首先怀疑囚犯，而不是看门人。

在总务室，看门人的房子或原来的孤零零的矿井里，应该向我透露温热的发酵乳。
最后一次，“Duk-Ho Choi”病房清道夫对总务部门的不当行为说谎。
我向管家介绍了这种情况，知道浓发酵乳的有效期。管家假装不知道他把我误认为是一个无法报告的罪犯喝了酒。
我妈妈带了很多草药，让我成为其他囚犯的目标。
你不应该比其他囚犯有更多的囚犯。
同其他囚犯一样，不要引起其他被拘留者的注意是明智的。

在监禁的情况下，囚犯不得不抱怨社会，他们的目标是被打和中毒。
其他囚犯有钱可以和我的父母一样多花钱，而且我可以买到比我更多的钱。
我不能感谢囚犯给我一些面包，我不能把监狱看守囚禁起来。
我曾经多次向父母指出过写信，但是因为父母不配合，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总是感到不安和困扰，以至于我的生活处于一个我不需要在监禁期间受苦受难的境地。
我怀疑为我工作的父母的真实性。
[11:30]。
当你松开鼻子时，血液就会流出来。
[16:20]。
我可以听到一个扬声器伸出浴室的窗户。
[17:00]。
我有一个蟹过敏，从晚餐出来的螃蟹味噌汤的气味蔓延到孤独。
出现过敏症状，呼吸困难，痰开始沸腾。
首尔拘留中心上个月通过CT扫描的同意书，再次知道我有一个蟹过敏。
以前，知道我有蟹过敏的首尔拘留中心，用这个来偷汤里的螃蟹。
从首尔看守所发放的2017年4月的午餐菜单开始，我第一次开始把“味噌汤”写成“螃蟹味噌汤”。
我从CT同意书中了解到的首尔拘留中心是我过敏的，专门针对过敏囚犯。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4:00]。
随着血压升高，鼻子开始醒来。
[6:30]。
早上下雨，墙壁潮湿。
据说只有在整个广播播出的KBS广播里，早上才会下雨。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在闭幕的时候，“胜利”广告部门的主任来了毒药拜访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和我谈话。
“ ’OO’！ ”
“让我们面对一个！
广告部负责人“承烈”用冷静的声音告诉我，我抬起头，露出脸，他只是过去了。
[10:00]。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共收到价值27,830韩元的替代产品。
有2袋tteokgalbi 8件，1袋金枪鱼，10块面包，20发酵浓缩牛奶，1袋苹果4件。
[10:40]。
“曹秀贤医科长看着房间里面的路过。

随着气温开始攀升，被拘留者变得暴力。
在他旁边的房间里，已经过了第三个牢房中年的犯人正在与下属“
中年在囚人士如此之大，令他感到惊讶，无话可说。
首尔看守所的病房与精神病院无异。
囚犯正在争论和大惊小怪。
长期以来，在这种环境下，囚犯骚乱，咒骂和战斗，我都没有多少灵感。
[11:20]。
我的左后脑袋有头痛。
[13:20]。
我的左边的寺庙头痛。
[14:2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我喜欢天气，但不要运动？”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不会这么做的。”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想想吧！”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17:40]。
“X29”号官员在码头访问之前来到，给了他总统选举设备的选票，并让他签了一个蓝色的文件。
（“X29”囚徒的印象包括中年，胖体，小钥匙，黑角眼镜，额头宽，有特色的眉毛，大鼻孔，凸起的鼻子，厚的耳垂，嘴巴，大嘴巴，白皮肤。
我长期在监狱里居住，因此每五年在首尔看守所举行总统选举。
我正在孤零零的房间里拍摄中央电视台，但是如果我在房间里，我怀疑这将是一个秘密的投票。
（后来，汉城看守所不在牢房投票，而是移到投票站投票。）
（首尔拘留中心不允许被拘留者投票和囚犯投票。）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6:00]。
传播鼻子。
[9:00]。
我母亲星期一还没有收到面试信。
风很冷，天气寒冷，外面的风很厉害。
冬天的时候，我戴着棉手套。
[16:20]。
示威者在卫生间的窗户里拿出一个扬声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欢呼的口号是“韩国”。

保守派的抗议者呼喊“韩国”！
天气晴朗，整天。
[19:00]。
鼻子里的流血已经完全消失了，鼻子的硬鼻子也出来了。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4:00]。
卫生间窗户外面有一个满月。
我有一个鼻子和流鼻涕混合血液。
2个月前前列腺肿大，尿液排出不畅。
2015年，安阳市医院诊断出十二指肠溃疡。
[6:30]。
我打开我的鼻子，我的阴部出来了。
[8:2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来到码头，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 ’OO’！ ”
“你好吗？ ”
“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点点头。
[11:20]。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一封信函。
“朴智仁”Hallym大学医院的医生建议补充蛋白质，并继续申请购买干鱿鱼。
外面有很多风。
当它进入梯子外面时，房间里的灰尘被吹起来，进入我的眼睛，发痒。
从昨天开始，我的眼睛很痒，但是我不抓它，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会变得更糟。
当我眨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异物。
我可以听到浴室窗户梯子外面的抗议。
[19:20]。
晚上的军官Nonsuncheol病房在对讲机上和我说话。
（农圣哲“守护者的印象是班，老师，刺绣，三峰，瘦骨，white，白皮肤，大嘴巴，眉毛，高鼻子，大鼻子，大嘴巴，大颧骨，避脸，无表情的脸。 ）
“准备好社会福利办公室！ ”
我突然用对讲机和病房的军官Nonsuncheol说话。
“请告诉我你要说什么。”
'Nonsuncheol'病区官员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如果你没有听到电视的声音，它会来自社会福利办公室。”
我跟官员胡成哲谈话

“电视的声音很好。”
'佑成'病房的官员告诉我。
“我知道。”
'Nonsuncheol'病房官员回来了。
我猜这是因为我误解了'宇星'病房，或者首尔看守所来自社会福利办公室。

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3:00]。
卫生间窗户外面有一个满月。
[8:00]。
我的鼻子不断出现血块和污渍。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承胜龙”广告部门的官员在毒物访问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和我谈话。
“ ’OO’！ ”
“面对现实吧！ ”

我抬头望向一间私人房间的倒钩门，露出了我的脸。
负责该部门“Seungyeol”广告部门负责人的“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立即来到毒品访问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并与我谈话。
“ ’OO’！ ”
“你睡得好吗？
“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点点头。
有些囚犯对病房至关重要，但警卫在电话中不会说话。
警卫从来不会这样做给其他囚犯。
警卫们每次打电话都会被强调，因为他们跟我说话只是为了逗我，打扰我，强调我。
囚犯对狱卒并不感到友善，即使守卫善意向其他囚犯这样做，囚犯也强烈反抗。
[9:00]。
外面的风吹得很厉害，外面的风很沉重，又冷又冷。
[10:00]。
我的母亲共收到38,700韩元的独货。
大蒜酱1袋，干葡萄干1袋，8袋tteokgalbi 2袋，4袋香肠1袋，1袋金枪鱼，1袋白菜泡菜，1袋苹果4块，10袋狗片。
当管家把货物从私人房间的门口走出来时，“金熙泰”病房的官员走出管理室，从旁边看了看。
“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认为，货物太多，叫我真实姓名告诉我是荒谬的。
“ ’OO’！ ”
“ ’OO’！ ”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吗？”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假装没有听到答案。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吗？”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11:50]。
负责午餐的病房主管在毒药来访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 ’OO’！ ”
“你想喝营养饮料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精细。”
[13:00]。
天气阴天，下雨。
自2017年2月以来，由于灰尘，房间里面有很多痰。
痰多沸腾，因为它保持喘气，所以痰。

2017年4月15日星期六下午的日记。
[6:30]。
因为孤独的房间里有灰尘，我醒来后醒来。
[8:30]。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母亲在星期四接受我的采访。
如果在下个星期一不能收到，估计你的母亲没有写信或者经过首尔看守所安全拘留所的审查。

[10:30]。
周末，病房警卫在对讲机上打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这是00！“
“不要靠在毯子上坐直！
我打开毯子，坐直。
一般来说，囚犯坐在毯子上，说他们住在监狱里时，他们的腰变成了一个混蛋。
我在中央电视台看了一条毯子，我不能坐在毯子上，我看着，即使背部和臀部受伤，整天坐在孤零零的地板上，我也不能坐在毯子上。
汉城的看守所试图通过观看央视，推翻上次违反规则和恶心的犯罪行为，从而增加了监禁期。

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迷恋日记。
[8:00]。
我的右上脑头痛。

你可以单独走两步，守卫整天坐在房间里。
正因为如此，在左腿行走时，髋关节有刺针，行走时腿部有跛行。
如果你离开，你可以买一个拐杖，并估计当你走路。
[11:20]。
安全官员Im Jin-sik开了码头，告诉我。
“我来检查紧急响铃。”
“Im Jin-shik”安全人员在码头前确认对讲电话。
“林进植”保安人员突然变色，告诉我很生气。
“降低电视的音量！”
“我听不到电话。”
[17:00]。
当我整天左腿移动一点时，我感到很痛苦。
现在我稍微移动一下腿，睡觉太痛苦了。
警卫是闭路电视监视的后遗症，独自一人坐在孤零零的地方。
在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牢房里，囚犯们躺下睡觉，警卫们假装不知道坐直，打扰我。
上次去门诊时，我坐在第二把椅子上，两次都不能，所以护卫员拉腰带。
我要成为一个生病的混蛋，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希望以后能够和我的手杖一起走路。
[19:00]。
在我的左耳道上方3厘米到4厘米处，头部有5-6次头痛，头痛和头痛。
我担心这是脑出血。

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职业日记。
[6:30]。
如果我稍稍移动一下左髋关节，我会因为用针刺伤的疼痛而多次从睡眠中醒来。
[7:30]。
晚上，病房的卫兵用营养饮料开了一次码头。
病房官员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这是00！“
“你吃这个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没有。”

我的鼻子里流着一股流鼻水。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承胜龙”广告部门的官员在毒物访问之前，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和我谈话。

“'OO'！”
“面对现实吧！”
广告部负责人“承烈”。
天气多云。
据说这个星期会继续下雨。
[16:00]。
雨停，天空升起。
[21:00]。
当我朝某个方向移动时，我的左腿髋部突然刺伤非常严重。
在单独的地方，你只能从毒药走到厕所只走两步。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2:00]。
半夜里，两只角质的猫不停地从浴室的窗户里哭出来睡觉。
[6:30]。
在鼻孔里，血块和结痂不断流动。
通过整个广播播出的KBS广播预测，今天将会有雨和黄尘。
我的左腿臀部非常疼痛，坐下时我不能弯腰。
[8:00]。
血液从鼻子里流出，血块和污渍继续流动。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广告部负责人钟承烈并没有让我看他的脸。
[10:00]。
我的母亲在一间私人房间里总计29,590韩元。
有8袋tteokgalbi，8袋，一袋香肠，一袋金枪鱼，10块面包，20发酵浓缩牛奶和一袋苹果。
我妈妈星期一买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周一的通信函。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三封信，但是汉城看守所已经曝光了这个颜色，估计已经有三个被查封了。
（后来她说她没有写信给首尔看守所写信。）
[13:00]。
天气非常阴，下雨。
因为黄沙，天空是黄色的。
气温很低
[15:00]。

下雨太多了。
雨不会使房间干燥，心情平静。
[17:00]。

天气晴朗。

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6:30]。
每当我移动左腿臀部时，我走路时都感到非常恶心和跛行。
当我弯曲并展开在我的右膝，听起来很脆。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负责“胜利”广告部门的负责人来到毒品走访前，发表一点小小的讲话，打电话给我的真实姓名，和我谈话。
“ ’OO’！ ”
“让我们面对一个！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说，我低下头，露出了自己的脸。
[9:10]。
病房守卫全部对讲。
“我会做一个细胞检查。”
“走出你的牢房！”
在一个安全室，一个大木锤和一个黑色面具的卫兵打开一个码头访问，告诉我。
“不要出去坐下！
监狱卫兵进入孤零零的房间，短暂地出去看看浴缸和厕所。
天气晴朗，寒冷和寒冷，像秋天的天气。
从外面进来的风很大，因为房间里有大风从屋里冒出来，有很多痰出来了。
首尔拘留中心墙上的黄色蒲公英从浴室的窗户绽放。
[20:00]。
大约下午4点左右扬声器的声音仍然被听到。
示威者正在首尔看守所正门前示威。
在电视上，房间大约1.1坪，监狱大约1.8坪。
这意味着方便犯罪，住在牢房里。
我认为在首尔看守所的单独监禁比房间的小。
现在选举播放是由于总统选举。
一名女性立法者说，在电视校对中出现的名为“无限挑战”的MBC娱乐节目。
“如果你没有最好的选票，你就赢了车道，如果你没有车道，你就赢了车，如果你没有车，你赢了最差。
如果我们没有候选人投票，我们敦促他采取最坏的候选人。

德国人民如此激动，挑选了最糟糕的候选人希特勒，他们在战争中遭到殴打。
议员们希望大韩民国人民受到宣传广播的蒙骗，永远活下去。
如果你不能说耳朵是驴耳，司法部说愚蠢的人组成的韩国社会正在被愚弄。

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的日记。
[6:30]。
从上个月起，当我伸展我的右膝关节时，发出crack sound的声音。
假定关节炎或软骨磨损了。
[7:30]。
天气阴天多雨。
[8:2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来到码头，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 ’00’！”
“你最近怎么样？
“如果天气好，运动？”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不。”
为了我的健康，我只强制执行囚犯的选择。
我因为逃跑而入狱。
首尔拘留中心正试图让我移动，并发展我的逃生能力。
汉城拘留中心报告说，这是以向法院逃跑的名义行使的，因为这是为了报复，而不是为了纠正，并试图延长监禁期。
汉城拘留中心正在试图对他说话时，对另一名囚犯，如朴真植囚犯提出指控。
我很担心我在首尔看守所的情况如何恶化。
我住在监狱里，无耻地和其他囚犯一起笑，因为我在监狱里，一分钟也不反射。
在首尔拘留所问我的梦想和希望。
[8: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并没有说这个脸。
传播鼻子。
我的左鼻孔充满了斑驳。
[15:00]。
我额头左侧，头部右侧头痛。
[19:00]。
整天有很多痰。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6:30]。
我的左鼻孔出来了凸起和裂缝。
[9:30]。
我的母亲在房间里共收到价值35080韩元的食物。
有1袋无米饭，2袋年糕，8袋，1袋香肠，1袋金枪鱼，20袋浓缩发酵乳，1袋卷心菜泡菜，10袋面包，1袋苹果。
估计她妈妈没有写面试信，因为她妈妈昨天没有收到面试信。
风不吹，但天气很冷。
[14:40]。
我听到抗议者在卫生间的窗户外喊口号。
我左上角头痛。

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14:00]。
我左前额头痛，每30分钟发生一次，重复数小时消失。

2017年4月23日周日下午日记。
[3:00]。
他从我的左鼻孔注入一个鼻子。
[10:00]。
我左边的寺庙附近有头痛。
[11:00]。

病房警卫来到码头前告诉我。
“你还好吗？”
我告诉病房守卫。
“是。”
[15:00]。
负责“佑熙泰”的官员对我进行了一次毒药访问，告诉我他很恼火。
“营养饮品的保质期至2017年七月。”
“我计算了剩下多少营养饮料。”
“我有很多营养饮料，你想要什么吗？”
汉城拘留中心迄今为止只给我一瓶营养饮料，突然间我尝试了所有的营养饮料。
我从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了我，当我需要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了。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没有。”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你只吃面包吗？”
“开水？”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不吃。”
“金熙泰”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

2017年4月24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6:30]。
有流血的鼻子。
传播鼻子。
血液不会在我的鼻子里变硬，所以血液不断地流出来。
[15:30]。
我在洗手间里洗手。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突然打开码头，告诉我。
“洗手间干净吗？”
“你还好吗？”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你不觉得无聊吗？
“如果你觉得无聊，告诉我！”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从现在开始，当我无聊的时候，首尔看守所会给我打个电话。
[16:20]。
传播鼻子。
我的右鼻孔也有污渍和血迹。
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7:30]。
天气多云。
[9:10]。
我的母亲在一间私人房间里总共给了我36500韩元。
有三袋苹果，三包甜瓜，一袋面包，一袋大蒜酱，两袋八块蛋糕，一袋香肠四块，发

酵乳20袋，卷心菜一袋泡菜是。
首尔看守所已经取消了我订购的糖果和巧克力棒的购买限额。
[11:00]。

我听到很多人抗议卫生间的窗户的秸秆。
天气晴朗。
[14:30]。
“宇希泰”病房官员在对讲机上对我说。
“去医疗室！”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拒绝接受检查。”
[15:00]。
天空是深黄色的。
[19:30]。
我妈妈还没有收到她星期一到目前为止写的一封信。
据推测，她在首尔看守所没有给我一封信或一封母亲的信。
[20:00]。
参加夜班的病房在对讲机上打了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这是OO！“
“坐直了！”
“我正在安全室看CCTV。”
我在首尔看守所越来越讨厌我了。
（后来，妈妈估计她在首尔看守所骚扰我住院，但汉城看守所故意骚扰我，加上判刑。）
我的头部背部，头部和背部头痛，因为我的血压由于压力而升高，这是非常痛苦的。

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8:40]。
天气晴朗。
[13:00]。
这是多风。
[15:00]。
我可以听到浴室窗户梯子外面的抗议。
[18:00]。
正在夜间工作的新的“X27”病房离开药房，对单独监禁的家庭不说任何话。
（'X27'病区守护者'印象是第一区守卫，白皮肤，斜脸，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狭窄缝隙，眉毛之间无眼睛，无光泽的眼睛，狭窄的眼皮，倒三角脸，京山方言。 ）
药店印有“许可”字样，包含一个三角形蓝色蓝色药丸和一个圆形白色药丸。
如果你吃药，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告诉审讯者“X27”的守卫。
“这是什么药？”

“X27”病房的守卫来到码头前，并没有确认药物，但立即告诉我一个借口。
“二楼十六楼二楼孤药出错了。”
'X27'守卫把药拿回来。
汉城拘留中心试图把我伪装成一个事故，把我的毒品当成错误的借口。

也许是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从首尔看守所吃东西，而且买了冷面包吃。
汉城拘留中心把我限制在孤零零的地方，从现在起，这似乎迫使我自杀。
[19:00]。
我整天都有很多痰。
我一直在说'好吧！好！'大声吐痰。

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
[6:00]。
夜间工作的病房警卫不得不在比天气提前30分钟打开房间的灯光。
昨天晚上风吹得这么干我的鼻子干了。
有很多痰。
[9:00]。
天气不好，天气就像天气迟缓。
每当我把鼻子都拉出来，我就会得到一个混有血的粉红的流鼻涕。
[12:00]。
风吹得很厉害。
[14:20]。
“X28”病毒看守前来，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X28'病房的印象是阶级，朝圣，刺绣班，额头窄，睫毛狭窄，外骨骼尖锐，尖鼻尖，卷曲的眉头，白色的皮肤的两峰。
“”这是OO！“
“你有高血压测试吗？”
我打电话给我的X28病房看守我的高血压在医疗办公室。
我告诉'X28'病房守卫。
“没有。”
医疗办公室并没有给我打电话，而是记录了我曾经或不想要的记录，所以我只是联系了我，并要求我转移我的责任。
[16:00]。
在浴室窗户的酒吧外面听到呐喊和音乐的声音。
[16:4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军官开了一次毒药，拜访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OO'！”
“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钱。”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人员在下午一时二十分收到呈请书。

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3:00]。
气流干涸，鼻血流鼻血。
[6:50]。
在左上角45度附近，有一把刀头痛。
我头部左侧头痛，所以担心脑出血导致右侧偏瘫瘫痪。
[9:10]。
负责病区“金熙泰”的官员走到码头前，敲了一下码头。
负责病房的官员金熙泰通过私人房间的家庭房间发出母亲面谈的信，什么都没说。
[10:10]。
我的母亲共受到3万韩元的单独监禁。

有1袋非腌制，2袋年糕，8片，10片面包，20发浓缩发酵乳，1包白菜泡菜，1袋苹果4块，还有1袋甜瓜2件。
天气多云，强风寒冷。
[15:1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在对讲机上打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 ’OO’！ ”
“去医疗办公室，得到血压！ ”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会拒绝医疗。”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测量你的血压！ ”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精细。”
[16:00]。
您可以在浴室窗户的刺窗外的首尔看守所入口处听到抗议。
吐痰。
[18:00]。
官员“我在泰泰”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告诉我。
（Imtae）官员的印象是，这个班级由蒙古族，发达的眉毛，发达的颧骨，尖锐的额头，大的鼻孔，独特的皱纹，de眼，凸出的嘴角，下垂的斜面，黑色的皮肤组成。 ）
“总统选举是缺席投票和选票。”
“收到指纹时请拿个指纹！ ”
我把一个指纹放在一个文件上。
“我在泰泰”正在拿着一张小册子，再次举行投票。

[20:00]。
我的前额有严重的头痛，内侧紧张。
像恐慌症一样，我害怕猝死。
[22:30]。
内部光线的亮度变为睡眠等亮度。
我可以听到抗议者的音乐。
这是直到这个时候第一次证明。

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下午
上午9点10分，金慧泰Mugunghwa 1号出席了16楼和两个房间。
这是’OO’。
这很难吗？让我们再忍受一下。
无辜并揭露真相也很重要。
我妈妈提交了最后的文件，哈立姆大学附属医院和朴智仁医生的医疗记录符合我的健康状况。
你不必因为你的报纸而采访你。
如果你想采访，我会立即发送给你。
和Urusha等，所以我买了，我吃了30万韩元。
明天我来尝试把面包和酸奶。
五月初有许多假期，所以要确保你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明天，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会买货。
健康是最好的。

如果您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并且身体有任何异常，请联系医疗部门。
有时我妈妈正在和医疗部门交谈，她很在乎你。如果你觉得不舒服，跟她谈谈。
有权这样做。
2017年4月27日妈妈。

2017年4月29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7时00]。
天气很冷。
流鼻水中混有血液，痰中有异物。
[11:00]。
在卫生间窗户的梯子外面有抗议口号的声音。
我睡不着，因为我在睡觉前头痛。

2017年4月30日周日下午日记

[8:00]。
我的鼻子流鼻血和血液混在一起。
[16:00]。
我把鼻子从我的左鼻子里倒了出来。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职业日记。
[1:00]。
随着天气变暖，来自饲养狗饲养者的臭味从下水道里涌出。
气味散布在孤独的地板上，呼吸越来越热。
[7:40]。
在我的左鼻孔里，流着鼻血和血液。
[9:00]。
强度高，即使稍微移动也呼吸，疲劳。
[13:30]。
我的左脑45度在上方有一个尖锐的头痛。
[15:3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营养饮料到期了。”
“有一天我会把它给你，因为我害怕喝酒！”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不会。”
“我会问你什么时候需要它。”
“金熙泰”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
一个不是野兽的囚犯，不放弃到期日期到期的营养饮料，而且容易把rot handles给囚犯，也不把囚犯当作人。
卫生间窗户格子外的抗议声很吵。
[16:00]。
气温增加了很多，我今天整天都很累。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8:30]。
投票的提倡者走进病房，让囚犯走出走廊投票。

在走廊里投票的囚犯中，我听到一个和囚犯金津锡聊天的声音。
投票赞成者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你投票了吗？”
我低头。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要去投票吗？”
我不想和囚犯“朴金植”见面，并告诉负责“佑熙泰”病的人员。
“我拒绝投票。”
投票提倡者在另一个单元中对一个囚犯说话。
“你要去投票吗？”
犯人在选票上跟警察说话。
“你最近怎么样？
[10:30]。
我的母亲在房间里总共有30,250韩元。
有一块八块八块，一袋香肠，一袋金枪鱼，十块面包，二十块浓缩发酵乳，一包白菜泡菜和一块苹果。
[12:00]。
周一对她母亲的采访信还没有收到。
[13:20]。
一位警官在毒物访问之前来到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这是00吗？“
“没有投票？”
“在你的承诺书上写上一个忏悔号码和一个居民登记号码，否认人口普查票并拿一个指纹！”
监狱警卫给出了一封确认信和一封A4大小的空白纸，并在隔离门的一个洞上留下了一封信。
这是拒绝普查的承诺的内容。
“我拒绝投票，我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我写了一封拒绝信，交给警卫。
[15:00]。
左侧头部左侧45度头痛每30分钟持续30秒，然后重复。
[15:4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不打扰吗？
“出来玩一会儿！”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不感到无聊。”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你吃面包吗？”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金熙泰”病区官员关闭了码头。

如果你因为被困在孤独的地方而感到无聊，你会发现金喜泰的官员和宋松桑的病友长期患有精神病。

我可以听到浴室窗户栏外的抗议。

2017年5月3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8:30]。
天气晴朗。
我的左鼻子充满了结痂。
[16:00]。
示威者的扬声器可以在浴室窗户的酒吧外面听到。
有很多痰。

2017年5月4日，星期四日记本日记。
[6:30]。
我的鼻子里流了很多血。
[8:10]。
我把鼻子从我的左鼻子里倒了出来。
我用纸巾挡住我的鼻子。
天气干燥，我经常流鼻血。
[9:30]。
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总共给了我49,240韩元。
有大蒜酱1袋，香肠1袋，干鳕鱼1袋，生米2袋，tteokgalbi 8袋，金枪鱼2袋，面包10袋，发酵乳20袋，1袋泡菜，1袋4个苹果，两块瓜子三块。
[12:00]。
由于天气变热，狗厕所的臭味从马桶排水口升起，变得更糟。
气味弥漫在房间里，食欲消失。
当下水道里有水流过的时候，其他牢房里便宜的便便，刺鼻和垃圾味道的味道都是臭的。
[13:30]。
我头部左侧和后部头痛。
[15:00]。
我可以听到抗议者在卫生间窗户的酒吧外面喊着国歌。
天气多云。
[21:30]。
在我上床之前，我头部左侧头部，头部前方。
2017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的日记。
[6:50]。
天气晴朗。

[14:00]。
我母亲告诉我在最后一封信中买了Urusa，因为她不允许吸毒，因为她可以在首尔看守所购买毒品。
上周四我没收到申请药的吴长川。
星期四这不是公众假期。
即使到目前为止申请药品购买，我也不会在首尔拘留中心捐赠。
汉城看守所最后一次干涉了购买申请，这次是干涉了申请。
为了她的健康，母亲不可能从首尔看守所购买Urusa。
[16:00]。
我可以听到浴室窗户的酒吧外的抗议活动。

2017年5月6日，星期六监狱牢房的日记。
[8:40]。
天气突然变冷了。
在周末，病房官员与整个对讲机讲话。
“京畿道发出了微尘警告，所以在房间里戴上口罩！”
[11:30]。
我可以听到浴室窗户梯子外面的抗议。
[13:00]。
强风吹在梯子外面。
天气晴朗。
[21:30]。
空气中有很多细小的尘埃，鼻子很厚。

2017年5月7日周日下午日记。
[13:00]。
传播鼻子。
梯子外面有强风。
[15:0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来到毒visit之前，在孤零零的房间里看着，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00’！”
“今天你剪了头发吗？”
“清洁！”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我把头发剪掉了，因为它掉了。”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自昨天晚上以来，我的右脚脚趾甲已经疼痛不堪。

2017年5月8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6:30]。
我的鼻子被堵住了，鼻子松了一下，出现了很多污点。
晚上的病房警卫正在整个对讲机上讲话。
“准备门！”
“一个正在撒谎的囚犯正在脸上露出脸来，可以用毯子看他的脸！
因为16楼的一楼是病房，所以囚犯可以和别人说谎，而我在2015年被关押的时候，我躺下了。
在第二次拘留时，首尔看守所让其他囚犯躺下，但我不把他们看作是安全室的中央电视台。
安全办公室叫我毯子，我监视和骚扰它，不同于其他病人。
[10:00]。
我母亲共收到45,270韩元。
有大蒜酱1袋，干葡萄干1袋，8袋tteokgalbi 2袋，1袋香肠，2袋金枪鱼，10片面包，20发浓缩发酵乳，1包白菜泡菜， 4个苹果1袋，一袋三个瓜。
[13:30]。

厕所排水口的气味太多了。
黄沙严重，监狱看守强迫囚犯施加口罩。
因为黄色的尘埃，天空是深黄色的。
[15:00]。
我听到抗议者在卫生间的窗户外打着国歌。
很多咳嗽是由于黄色的尘埃，痰煮沸很多。

2017年5月9日，星期二监狱牢房的日记。
[6:30]。
天气多云，下雨了一段时间。
[13:00]。
天气不好。
[16:00]。
在浴室窗户的窗户外，抗议者从1到4叫国歌并听到声音。
天气再次变得阴天。

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职业日记。
[6:30]。
从黎明下雨很多。

[8:00]。
雨已经结束，天气很冷。
[9:40]。
我的母亲在一间私人房间里总共付了30,350韩元。
有八袋八袋，一袋香肠四块，面包十袋，发酵乳二十块，泡菜一袋，苹果一袋。
在收到购货确认书后，第一名律师囚犯金基春订购了三款洗衣粉，织物柔软剂等，并申请购买价值约11万韩元的商品。
过去两星期我一直在吃糖果两周左右，乞求烂面包，因为我不能喝苹果酒。
不像其他囚犯购买超过食品购买限额取消，首尔拘留中心提供复杂和特殊的规则作为借口。
[10:3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军官开了一次毒药，拜访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 ’00’！ ”
“我会清理厨房的水槽。”
“金熙泰”病房警卫守卫着“金十号”病房的扫墓人员，用扫帚吹扫隔壁炉膛内堆积的灰尘。
“金10”区的清道夫通常抱怨其他的清道夫。
“”金熙泰，由于病房主管，我无法做清洁工作。“
“在这个年龄段，我受不了任何话。”
“我会让他送到另一所学校。”
天气非常多云。
[13:00]。
天气晴朗，但它重复了模糊和随心所欲。
[13时50分]。
我在厕所里撒尿。
负责“金熙泰”病房的官员来到码头，看着孤独的人，跟我说话。
“这是一个整个热水澡的时间。”

“你洗了？”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早上洗完了。”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你洗的时候，告诉看门人有开水！”
汉城拘留中心的警卫人员将饮用水与地下水混合，这是一种厕所用水。
自从“Choi Soonsil”被拘留者向媒体泄露囚犯用来洗开水以来，已经沸腾了一段时间的饮用水受到了限制。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开水是由“金10”区的清道夫给的。
如今，“金十号”的清道夫知道我的罪行是恐吓的，并把我当作一个下面的人。

这些天我不想把这匹马和'金10'区的清道夫混在一起，不要求开水，而只是用冷水冲洗。
[15:10]。
“吴熙泰”病房负责人和整个对讲机讲话。
“有一个夸张的时刻。”
“做出安排！”
金熙泰病房收费人员清理管家的走廊。
[15:15]。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来到码头，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00'！”
“当你打电话的时候，请坐下来坐下！”
负责“佑熙泰”的“郧熙泰”负责人指示我做一些应有的事情，试图通过争吵来骚扰我。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正在路过。
[15:20]。
这位被推定为安全首脑的军官在没有与我斗争的情况下越过了码头。
[16:10]。
抗议者大叫，听到国歌。

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职业日记。
[6:30]。
由于天气阴天，晚上下雨，汉城看守所的墙被弄湿了。
“宋相龙”病房警察在晚上站立。
“宋相龙的病房官员笑起来就像是”早泄“，一个早上醒来的特别笑声，和囚犯聊天。
“宋相润”病房官员是一个病房警卫，他主管病房时认为我的身体很健康，但他今天不认识我。
“宋相容”警官上次徘徊，告诉门卫和被拘留者。
“到2017年4月，首尔拘留中心的拘留中心将迁往偏远地区。”
“我会去首尔看守所的另一座监狱。”
负责病房的桑桑容说，他不敢在首尔看守所工作的另一所监狱里撒谎。
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就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希望能在2017年4月份发行。
汉城拘留中心的警卫说谎。
“这个军官搬到了偏远的地方。”

最后，首尔拘留中心的警卫继续在首尔拘留中心工作，没有去当地的拘留中心或监狱。
[11:20]。
看门人拿起药物购买申请。
我正在准备申请购买大熊的申请。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干部来到码头参观。

当我向管理员提交申请表时，“金喜泰”病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接受。
“你想要我关闭孤门的门吗？
金熙泰病房主任直接监视我买的药物。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负责“宇熙泰”病房的负责人关闭了单间的家庭房间。
[12:30]。
我的左脑头在寺庙里头疼得厉害。
[15:4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想扔掉营养饮料吗？”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请丢掉营养饮料。”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维生素D缺乏，你想晚点去锻炼吗？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不会去锻炼。”
在2015年被监禁的时候，我曾经在医疗室里提到过维生素D.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在首尔看守所的医疗中心观察我，并在监视器上看到记录的内容，并说出维生素D这个词。
“金熙泰”病区的官员以保护我的健康的名义来守卫“宋桑云的病房”。
我可以听到浴室窗户的酒吧外的抗议活动。
[16:30]。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件送交法院更新拘留期限。
与前两个月前一样，没有续展文件的拘留期限又延长了一个月。
“金10”区的清道夫被放置在另一个角落，新的“X20”病房清道夫被放置。
（'X20'病房清道夫的印象描述是故意的，年龄较大，无毛脱发，睁大的眼睛，突出的颧骨，黏糊糊的球，厚厚的声音，和雄心勃勃的生活。
因为每天从下水道出来的气味难以忍受。
我在两天之内洗了一次冷水，但是像胸部皮肤病一样，在我的胸部有很多像痤疮一样的红点。
（这些红点即使释放后也不会消失。）
我每天都有头痛和痰。
（之后被称为囚犯的痰，每天都在沸腾。）
[18:30]。
单元格4有一个争吵，窗口有裂缝。
当天气变热时，囚犯正在寻找一个工作的地方，这是危险的。
听着彼此大喊大叫，互相打架的声音现在已经很熟悉了，没有别的灵感了。

孤独的房间足够窄，可以正确地打开一条小毯子。
如果你躺在你睡觉的孤独地方，在你的头上，你母亲的水果，面包，
我坐在孤零零的角落里，一天到晚在我眼前堆满了水果，面包和孤零零的房间，而当我只要看到泡菜袋子肿的时候，我就坐牢了，
以矫正为名代表上帝惩罚人类的人是恶魔。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8:30]。
天气多云。
[9:0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没有说话就打开包房的门，留下母亲面谈的信。
每当我给一个囚犯写信的时候，“金喜泰病房的官员给了我自己奇怪的心情，而且没有任何评论。
[10:10]。
我的母亲被单独监禁了四万二千四百韩元。
大蒜泡菜1袋，干葡萄干1袋，8袋泡菜2袋，1袋香肠，1袋金枪鱼，10袋面包，1袋白菜泡菜，20袋浓发酵乳， 4袋苹果，一袋三个瓜。
[10:30]。
为了在孤零零地区提供空间，浓缩的发酵乳在浴室中被丢弃，过去分开收集。
我已经推迟了一段时间。
负责“吴宇泰”的官员目击央视。
“为什么？”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正在做一个单独的收集。”
“请告诉你妈妈不要咬你的东西。”
“即使你没有多次写信，我也会把它放进去。”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我会打电话给我的父母。”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买不起，因为太多了。
“当你收到外部面试时，请给我一个申请，让你的孩子回来，就像你上次回来一样。”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粗略地告诉了我。
“好的。”
这时，“X22”保安人员从保安室跑了出来，站在“金熙泰”病房监狱看守的后面。
（“X22”保安人员的印象是中年人，体型丰满，胖脸，黄皮肤，额头宽，胖乎乎的球，薄的嘴唇。）
“X22”安全人员笑着盯着你。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关闭了码头，并进行了分类收集。
房间的大小是我们家的床的大小，如果我们包括一个厕所，它大约是床的一半长度。

如果你水平伸展双臂，双手就会伸到墙上，你将不能张开双臂。
现在孤独的房间里充满了我的床上的食物，没有空间躺下。
尽管如此，与监狱牢房相比，每人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分开收集食物和包装纸是一项高空任务。
我希望我的父母了解我的情况。
[11:30]。

我在对讲机上向在午餐班上工作的病房警卫讲话。
“退货申请怎么回来？”
病房警卫告诉我。
“我正在联系其他部门并对其进行处理。”
[14:2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打开了对码头的访问，并向我提出申请，要求归还遗物。
“X20”病房清道夫拿起一个塑料袋，我分别拿起浓缩的发酵乳。
我将准备一份申请表格，回到X20，并提交给病房清洁工。
[14:4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开始访问码头，并将恢复原状的申请返还给我。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星期五是今天的招待会，所以请在星期一提交！”
“我还没有打给我的父母，我想限制我的购买？”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能限制我父母的购买吗？”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限制购买金额将限制你可以购买的金额，包括父母。”
首尔拘留中心正试图限制我的购买量饿死我。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请不要限制购买金额。”
“把情况告诉我的父母，告诉他们不要让我受到压力。”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囚犯不可能返回首尔看守所外面，因为从首尔看守所购买货物是免税的，
“我不能回来，所以我只会回来营养饮料？”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营养饮料已经过期，所以请不要退货。”
“但请确保将其退回。”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对于试图用一个狡诈的谎言向我提出一个不利的交易感到生气。

[15:4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
“说声谢谢你！”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请注意。
上午9时，惠太太1号出席了董事会第二会议室。
这是'00'。
你知道你在5月16日星期二下午2点40分在法庭上吗？我母亲每天都在等待。
这将是强大的，但让我们再走一点。
你的健康状况可能有所改善，但我有时候会梦到你。
爸爸妈妈正在尽力而为，真相将会被揭露出来，而且他们已经提交了可以揭露真相的文件。
我们16号见面吧

（创建于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职业日记。
[6:30]。
因为昨天留下的腐烂的发酵乳的味道从晚上的下水道出来，所以是痛苦的。
[14:00]。
突然间，雨水冲刷着窗外的酒吧，雷声和风。
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雷暴首次。
雨不长。

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监狱牢房的日记。
[10:00]。
两名保安人员打开码头，告诉我。
“我会检查对讲机的紧急报警。”
警察打开内线呼叫开关。
在梯子外面的强风正吹着房间里的尘土，所以即使我戴着口罩，我的喉咙也被kn了起来，痰也在沸腾。

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监狱牢房的日记。
[8:30]。
天气寒冷，天气晴朗。

我在对讲机上与“金喜泰”的卫兵交谈。
“你是不是因为有问题而不忙，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好的。”
[9:0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在码头门口坐下来和我谈话10分钟。
负责“郚熙泰”的官员告诉我他和他母亲谈过了什么。
“我用庆山方言和母亲说话，效果很好！”
“你的父亲是安东人，你甚至不能流血。”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出生在首尔，我不懂庆山方言。”
“因为京山地区有不同的方言，他们往往互不了解。”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你的父亲来自安东，你为什么不懂得庆尚方言？”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父亲是老师，所以我写标准。”
病房的负责人金熙泰笑着告诉我。
“哦！”
“我父亲在首尔当老师。”
“佑熙泰”病房主任详细了解我的个人信息和家庭关系，并且事先知道我父亲是首尔的老师。
（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
（“我用标准语言和'郚熙泰'病区干事讲话，'佑熙泰区官员没有告诉我他来自安东。'”
（“我从来没有讲过我的父亲来自安东，我的工作是老师。”）

（“医疗科医务总监郭永told告诉我说，他的祖籍是庆尚北道安东斗山塞翁，他问他来自哪里。
（首尔看守所详细掌握我的身份和家庭关系。）
首尔看守所采用非常识方法作为收集信息的最后手段。
首尔看守所把安东的守卫放在身边，证实我了解庆尚方言。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我认为这将是很难退还。”
“除限制购买金额外，还有一项要求限制购买金额，但可以立即完成。”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请做”。
法院和汉城拘留中心称庆尚道，他甚至不知道庆尚方言作为我的身份证明。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我的主楼是忠清南道，我的祖先是忠清道。法庭和首尔看守所就这样开车。
[9:20]。

负责病区“金熙泰”的官员在码头走访前处理了一起案件，并以满意的方式告诉我。
“外部限制是有限的。”
“但是既然你没有收到退款，你会明白的！”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谢谢。”
[15:00]。
我间歇地跟那些守卫“金熙泰”病房守卫的病房看守说话。
“有很多垃圾，所以我只能把它放在一个小房间里？”
病房警卫告诉我。
“做吧！”
病房警卫打开码头访问。
我进入第二个房间之前，把我留在房间里的垃圾拿出来。
我进入第二个房间之前，我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空闲了。病房清道夫在房间里留下垃圾。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和垃圾生活在一起。
在浴室窗口的酒吧凳子外面，比冬天的天空更白的白色云彩经过。
[20:30]。
正在夜间工作的警卫“金敏区”在码头访问前告诉我。
（“金民区”卫兵的印象描述是班级，刺绣班的两峰，额头狭窄，头发狭长，眼睛向外，尖鼻尖，卷曲的眉毛，白色的皮肤）。
“我明天下午2:40出来。”
我跟病房的监护人说话。
“你明天几点开始？”
病房的官员金敏儿跟我说话。
“明天下午一点左右，我会从其他囚犯开始。”

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迷恋日记。
[6:35]
’杨成镐’病房的清道夫一看完一楼，就试图去看一楼的牢房，并告诉囚犯每一个牢房。
“提交一份报告！”
在首尔看守所，看门人比囚犯有更高的地位，代表狱囚控制囚犯。

“杨成浩”第一次检查结束后，病房清道夫变成了收集报告。
我提交一份报告是因为李秉妍医生的医生已经使用了所有10克2017年1月24日规定的Shin Phung庆大霉素硫酸盐霜。
我写了这个报告并写下来。
“我已经把所有的新生庆大霉素硫酸软膏膏都写在伤口上了，请开处方。
[9:20]。
今天是仪式的一天，但我买了一瓶瓶装水和三张卫生纸。

上一次，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指示管家在外出的时候取消了所有的采购，所以我饿了，因为没有糖果和苹果酒。
“宋相润”病房官员对我取消了清洁部门的事实并没有说谎。
我已经证实，由于各种借口，我的采购已经被取消，以便在更换“宋尚润”病房负责人后在首尔看守所烦我。
“白荣荣”病房清洁部门被安置在另一栋楼内，新安装了“X21”病房清洁部门。
（’X21’）沃德清道夫的印象描述是一个被定罪的老年人的外表，小关键，白发，严重脱发，只有侧毛，少言，胆小的性格，
首尔拘留所已经取代了所有的病房清洁工，以隐藏指令，惹恼他们，包括通过看门人取消我的购买申请。
[12:30]。
收到药物购买urusha。
到目前为止，由于拘留首尔拘留所，我无法购买乌鲁沙。
和Hallym大学医院的Urusa不同，她的胃不舒服。
到目前为止，首尔看守所已经取消了当天的药品采购。
但是，“宋相润病房”负责人一旦变更，药品购买申请不再取消。
在汉城的拘留中心，暴露了欺侮囚犯，使被拘留的囚犯成为囚犯的意图。
[12:5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在对讲机上打我的真名，并告诉我。
“’00’！”
“这是一场盛宴。”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码头参观，在第十六东门前等待。
护送人员来了两行囚犯。
我和监狱里的其他囚犯连在一起，手里拿着一把手铐和一根绳子，连同牛仔一样绑在司法部门的车上。
没有抗议者要求释放朴槿惠，只是在韩钵上贴了朴槿惠总统打印的横幅和打击警员的照片。
因为没有抗议者，最近几天在卫生间的窗户外面很安静。
[13:30]。
到达法庭后，我被困在地下监狱一楼的候车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乘坐电梯，爬到422房旁边的候车室。
法院旁边的候诊室里没有其他被拘留者在等待审判。我独自一人。
[14:40]。
与审判前两年开始的2017年2月23日的审判不同，观众中只有两位父母。
第二位律师月亮男告诉金正日，第二位法官，前律师金永民正在申请保释。
“我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拘留，必须在技术上处理嫌疑人，才能申请保释。”
我不知道律师想代表网络调查员听到我的意见。

律师担任调查员，而不是普通的普通律师。
第二律师Moon Byeongman估计，他收到了第一位律师Kim Yong Min的建议，或者第一个律师Kim Yong Min和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man也收到了后卫的同样指示。
第二位律师，月亮男子，审判进行了20分钟，不能容忍尴尬的表情，叹了口气，没有搁在办公桌下的桌子上。

第二个律师Moon Byeong-man在审讯延迟，审判不按计划进行时感到不安。
第二任首席法官金正文说。
“2017年6月8日，我将进行下一次审判，我将决定是否在此之前保释。
执政陪审团第二任法官金钟月提到自4月6日以来他将继续判断他是否被禁止审判，
（后来在5月初，金正日的第二任负责人告诉母亲申请第二次保释，她母亲因为在六个月内被定罪而拒绝申请保释。
（但是她发现法院可以将她的拘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法院不允许保释金，即使是晚期癌症患者。
其他被拘留者和门卫，包括“Jin Jin Sik”被拘留者说。
“在2016年夏天，与囚犯一起工作并因癌症死亡的犯人在判刑期间已经发展成为晚期癌症。”
在韩国，释放宝石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在监狱里死亡的系统。不过，这又是上次准许获准保释的准备，这次是准许保释。
[15:00]。
审判后，首席法官金正恩说。
“我将休会”。
没有囚犯在等待下一次审判。
它下到地下室，在等候室里等待大约一个小时。
因为我在等着的时候戴着手铐和绳子，所以我的手臂不能呼吸，呼吸也很困难。
[16:00]。
我乘坐属于司法部的车队巴士。
[16:30]。
我到达司法部车队巴士的首尔看守所。
护卫员解开手铐和绳索，检查鞋子和面具，并搜寻尸体。
[16:40]。
进入单独监禁。
我有力量和头痛。

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的日记。
[6:10]
晚上，病房警卫比天气提前打开起居室，20分钟前暖身。
我左边的寺庙附近有头痛。
[8:10]。
由于房间里有灰尘，痰热沸腾，不停息。
（痰多沸腾，以后不能入睡）
虽然马桶排水孔被盆中的水堵住，但由于首尔看守所旧的管道结构，以及来自马桶排水口的楼上粪便的气味以及各种污垢的气味，令人讨厌。
[20:30]。
“钟承烈”广告部官员在闭幕时间到了十六楼的一楼，报告在职人员的人数。

负责“胜利”广告部门的负责人没有说什么就走过码头。
通常，广告部门负责人钟承烈告诉我，我会看到我的脸。
“抬起头!
我看了复议决议后，“商承commercial”商务部长减少了麻烦。
[9:1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昨天，你在报告中要求的伤口上取消了药膏。”
“你在哪里受伤?
我向金希泰病房展示了我手上的伤。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我取消了，因为联合的名字中有'Myshin'这个词。
“我会申请医疗服务。”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什么是秘密？”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我被误认为墨西哥人吃药了。”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首尔看守所专门看我吸毒和自杀。
[10:20]。
负责“金熙泰”病房的官员走访码头，并借口告诉我。
“我申请了一个药膏。”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秘密。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13:00]。
风吹到躺椅外面，从外面进来的风进入房间，很冷。
[15:15]。
看门人拿起信件，而不是监狱看守。
区卫队负责病区的桑尚润负责病区，不同的是，病区监狱警卫直接收集信件，现在管家收集信件和病房警卫不收集信件。
原来的信是由看门人收集的，但宋松云病房的负责人却受到审查，检查我的信，收集信息。
[15:5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给我一个粉红色的桶里的油膏，告诉我。
“那就对了？”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16:30]。
我的精神领域有很大的痛苦。

推测疼痛部位是我的心脏，食道或支气管。
当我喝了水，我的疼痛得到改善，我的疼痛被估计为食道。
[22:00]。
晚上在我左边的寺庙附近有一个头痛。

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职业日记。
[6:30]。
我打开我的鼻子，我的阴部出来了。

关闭后，向病房清洁部门报告头痛药物。
[8:5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打开了我提交的报告并告诉我。
“头痛在哪里？”
我把手放在头上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左边的庙宇”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好的。”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9:30]。
管家们说，当电动泵在大楼外跑时。
“外面有一辆汽车，闻起来像是一坨屎。”
“让我们关上窗户吧！”
管家关闭了走廊的窗户。
这几天天气很冷，所以我的手脚都是。
[10:30]。
“吴熙泰”病房负责人和整个对讲机讲话。
“除了每个牢房里的病人，让犯人把毯子擦干！”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你不会带毯子出来吗？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粪便的味道从浴室的窗户外进来。
[13时40分]。
“吴熙泰”病房负责人和整个对讲机讲话。
“既然主席在这里，就没有任何一个出来练习！
这次，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官员并没有说要来找我。

在拘留期间，这是首次在汉城的一个拘留中心对审计员进行审计，大概是为了观察我的情况。
[14:00]。
粪便的气味非常糟糕，它关闭了孤门的家庭房间。
[16:30]。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打开码头，告诉我。
“早上，午餐和晚上用止痛药头痛药都出来了。”
“不要吃空头疼，吃东西，然后吃！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痛苦，请在周一，周三和周五再次申请！”
“我不能马上吃完，我给你一袋晚上头痛。”
病房的负责人金熙泰给了我一包标有“ATA300”的白色圆形药丸，上次用头部针灸作为感冒药。
“金熙泰”病房官员知道，这种药不是感冒药，而是止痛药。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警察监视中央电视台，看看我吃不吃药。
汉城看守所监视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健康问题，也不是因为我父亲是公务员，也不是因为我母亲提出抗议。
汉城拘留所把我当作是当局或警方在意识形态和安全问题上被认为是必要的检察官，并专门监督他们。

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职业日记。
[7:30]。
晚上，病房警卫打开孤独的房间的门，告诉我。
“头痛！”
病房官员给我一包含头痛药丸的药片。
房间里有许多臭味和臭味从浴室排出。
[8:4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官员来到码头，打电话给我的真名告诉我。
“’00’！”
“你只想在午餐时间再要求额外的头痛吗？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没有。”
我左边的寺庙附近还是头痛。
但是，如果你在医疗办公室要求药物，你不能从星期五到星期天休息。
我认为我的脑血管由于高血压而被削弱，导致头痛。
我担心我的中风症状，而我正在考虑做脑血管的CT断层扫描。
[12:0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军官开了一次毒药，拜访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00’！”
“想来一点？”

负责“佑熙泰”病房的律师给了一片镇痛药。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是。”
病房里的“宇熙泰”负责人正在给午餐头痛药。
[15:00]。
据估计，抗议者已经解散，因为他们不能再听到卫生间窗户酒吧外的抗议。
[16:30]。
负责病房“金熙泰”的军官开了一次毒药，拜访我的真实姓名，并告诉我。
“’00’！”
“三个头痛药袋又出来了。”
“想来一点？”
我没有在医疗室要求头痛药，但是我在医疗室里开了止痛药。
据推测，“佑熙泰”病房负责人要求头痛药。
“佑熙泰”病房官员会要求我服用头痛药，对服用后会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我会吃。”
负责“W熙泰”病房的负责人承诺晚上头痛药。
（后来我没有申请，但是我没有打破这个处方药，并把它作为肝损伤引起的肝损伤的证据。）
因为我已经向医务室开了药，所以从星期五到星期天我都不能休息，我被病房的警卫骚扰，看他们是不是吃了药。
我跟监狱长金熙泰说话。
“明天早上，你现在不能给我吃午饭头痛吗？”
负责“金熙泰”的官员告诉我。
“我不能。”
金熙泰病房负责人回来了。

[16:40]。
“金熙泰”病房的负责人走访码头，没有说什么就给了钱。
（这是最后一次会见金熙泰的病房官员）
在收到中签收据后，2017年5月18日，母亲将在下午2点20分左右支付15万韩元。
（后来，妈妈说因为受到限制，不能购买她的精神，写了一封与此有关的信，但是我没有收到面试信。）
[18:00]。
两名官员打开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这是一颗宝石。”
“X30”官员给了我宝石的决定。
（“X30”的卫兵瘦，大，大，背眉，高鼻，大鼻子，大嘴，大颧骨，突出的颧骨，白色的皮肤。）
“X30”监狱警务人员必须以两封手写的承诺书写下地址，居民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并且不承诺放弃海外。

卫兵的X30告诉我。
“宝石的决定必须记录下来。”
军官'X30'再次复制宝石的决定。
[18:30]。
夜间工作的官员黄正民病房回到了他已经带到包房的宝石决定。
（“黄宗”“）病区官员的印象描述是，班上由老师三个顶峰，刺绣级，额头宽，方额额，眼睛两处皱纹，鼻子高，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大，下巴，白皮肤。）
我开始把我的行李装在白色的垃圾袋里。
它不移动时移动。
我有很多的行李，所以我把卫生纸和其他人放在同一个房间里，供其他囚犯使用。
[20:10]。
“黄政莫”病区官员开了一次码头访问并告诉我。
“你准备好了吗？”
我跟“黄政莫”病房的监护人说话。
“是。”
“黄政莫”的监狱长告诉我。
“等一下！”
“黄政莫”病房官员回来了。
监狱看守在汉城拘留中心倒塌之前，会试图走出去，因为他们长时间离开监狱可能会兴奋不已。
[20:20]。
“X19”护送员接我。
“X19”的门诊外科医生在我到门诊部进行CT扫描之前，最后一次在疏散室等候，在Hallym大学医院告诉我。
“你病了？”
我告诉了'X19'门诊医护人员。
“我做CT扫描。”
“X19”门诊医护人员告诉我。
“我做CT扫描，我认为我的健康是严重的。”
“X19”门诊医务人员打开码头访问。
我跟护卫员的X19说话。
“你能用手推车还是手推车，因为有这么多行李？”

“X19”门诊医疗后送人员告诉我。
“把它拿回来很麻烦。”
“让我们携带我们的行李！”
我带着行李和陪护人员X19一起去陪护处。
释放室里只有一个人。
当我在释放室等了一会儿，“X19”门诊护送员告诉我。

“你在哪里受伤？
我跟护卫员的X19说话。
“我有脂肪肝。”
[20:20]。
“Ryu Jong Soo”社会福利室外展人员进入出口室，坐在办公桌前。
（’龙钟’社会福利室职员的印象描述是，班上有两个同情者，两个绣花班的mugunghwa，中年，方脸，黑皮肤，金属眼镜，黑眉毛，是从。
“Ryu Jong Soo”社会福利室发布主任在我的办公桌前坐下，让我在文件上多次打印指纹。
“Ryu Jong Soo”社会福利室外展官员避开了我的眼睛，只有文件。
“龙俊秀”社会福利办公室的主任告诉我。
“你在哪里受伤？
我和“Ryong Jongsu”的社会福利办公室的官员交谈。
“这是因为脂肪肝。”
“X19”护送警卫给我一个包，告诉我。
“父母把衣服，鞋子，太阳眼镜和手表都还了。
“父母把衣服和鞋子放进包里，把它们拿出来！”
（后来我没有戴太阳镜。）
我妈妈告诉我
（“2017年5月初，我把货物送回首尔看守所时收到了你的物品，但没有收到太阳镜。”）
（“把我的东西放在首尔看守所的箱子里，把它们翻过一个小洞，好像丢了东西。”）
（首尔拘留中心被误认为我的太阳眼镜有特殊功能。）
（首尔看守所把太阳眼镜和阿-吉餐厅的地址留在我的物品上，并交给调查机构进行分析。）
（首尔看守所将把物品归还给母亲，而不是我）
我被在首尔看守所入口处等待的抗议者包围，担心被打，戴着墨镜，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份。
“Ryu Jong - soo”社会福利室释放人员的警卫给我9.9万韩元的账单和硬币。
“算钱！”
我和“Ryong Jongsu”的社会福利办公室的官员交谈。
“是。”
我把钱放在我的包里。
社会福利部释放人员Ryu Jong - soo兴奋地告诉我。
“如果你以后没有足够的钱，这是你的责任！”
首尔看守所的现金1,000韩元现金约100万韩元，不是祭司，而是一张帐单。一张50,000张账单显示号码254旁边的手写字母。
我认为我故意把现金用于跟踪现金使用情况。
[20时25分]。

在放行时，通过首尔看守所的看守所主楼和两个检查站。取下面具两次确认身份，并调出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居民登记号码。
（在首尔看守所有一个检查站大楼，这是一个2层高的自动铁门，

在2015年发布的时候，在首尔看守所检查站大楼只进行了一次身份确认，但是这个时间变硬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释放。
首尔看守所检查站大楼的一名警卫告诉“X19”门诊护送员。
“比最后一个还有更多的行李。
“大多数执行”。
我走下来向护送员说'X19'。
“我病了。”
“我想慢慢走路。”
'X19'门诊护送员对我说，抱怨。
“快走！”
“因为行李很重，我们要付更多的钱。”
“X19”的门诊医疗后送人员敦促我走得很快，并说出要我小费小费的意图。
'X19'护送警卫将我的行李送到门诊候诊室'爱房'。
[20:30]。
“X19”门诊看到父母提前等候，改变语气给父母打招呼，然后回去。
我呼吸，躺在地板上呼吸。
[20:50]。
父母拿起行李，放在乘用车上。
我的母亲让我起床，抚养我，乘坐汽车，离开首尔看守所的大门。
首尔的拘留中心被怀疑是被允许进入汽车的意识到抗议者。
在首尔拘留所的看守所的警卫队工作的两名警卫正在车里聊天时在车里聊天。
首尔看守所门口没有战斗警察或抗议者。只有横幅和Taegeukgi分散在城市周围。
在2015年发布的时候，20多岁和30多岁的时候，我和两个像大学生一样的大男孩被释放了。
当时是晚上，雨跟着下来。
在首尔看守所主要看守所的入口处，高级官员指示下级官员带来白色乙烯基一次性用品。
我意识到家人的目光正在首尔看守所大门口等候，突然没有下雨。
我当时是唯一一个背着我的行李。
那名军官给了我一个白色的垃圾袋来拿我的行李，我在里面放了一些卫生纸和瓶装水。
我记得那些军官从主楼走出来，站在汉城看守所正厅的入口处，看到流亡者下雨的可怜的样子。
那时我走到两个一起出来的人，到了首尔看守所大门口。
他们一开始就以走路的速度走路，但后来我减肥了，所以一回头就走回了背部。
晚上只有一个人在山下正门。
我一路走到前门，在正门入口见到父母，开车回家。
在首尔看守所门口，有一名单人示威者靠在一张招牌上，脸上挂着一张恶心的照片。
当我乘坐一辆客车时，父母和我从首尔看守所看了其他乘用车，当我们停了一会儿时，我们一起停下来等到我们离开。
[21:30]。

我的母亲在客车里告诉我。
“Mun-byeongman”第二位律师拜访了你，接受律师采访，突然之间，这颗宝石被批准了，而没有看到。
我告诉我的母亲。
“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剧烈的头痛，所以当我在汉城拘留中心出院的时候，我想我会去Hallym大学的一家医院。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怀疑这是中风的症状，所以我想去另一家大学医院做脑血管的电脑断层扫描。”
从2017年3月起，我每天在头前，身后，左，右，五六次感到恶心，并在脑海中摇摆。
我的左侧太阳穴附近有疼痛感，特别是当我躺在床前时，我被认为是高血压引起的头痛。
即使头痛症状在汉城的看护中心报告，也会在申请感冒药时给予一种含有“ATA300”字样的镇痛药。
我告诉我的母亲。
“从首尔看守所广播改正广播中得知，如果在首尔看守所的拘留期限超过6个月，居民登记将被取消。”
“到政府办公室拿到你的居民登记副本，看看我的居民登记是否被删除。”
“还有其他囚犯告诉我，如果你要在监狱里呆六个月以上，如果你在当地住所重新登记住所，你将得到300万韩元的结算基金。”
（后来我打电话给东大门办事处，我联系了他们。
（囚犯撒谎）
（有囚犯经验的囚犯正在这样与其他囚犯交谈，提供有关法律的虚假信息，并在审判中陷入困境。）
（我也喜欢让囚犯自愿上狱，因为他们说监狱很舒服。）
我在汉城拘留中心单独监禁了大约九个月，共有两名被拘留者。
我有信心，即使我被释放到单独监禁，离开社会，我也不能成为一个人，除非我有像“金基淳”囚犯那样的监狱看守的特权，不住在这里单独监禁。
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争辩说，应该加强法律来增加对小罪的量刑，因为他们不知道在首尔拘留所里单独监禁是什么样子的。
在首尔的拘留中心，我经历了像电影“Mizuri”（1990，由Rob Rinner指导）那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如果我想起安·威尔金斯（凯西·贝茨）和保罗·谢尔登（詹姆斯·汗），这很容易理解。
公共事务部门的柳秉旭像一个敲诈勒索的人员，即使我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的真相，也没有人能相信我的话。
直到你看到它。

10.二审记录

审判日期将是两个司法管辖区将不能进行管辖权审判的日期，2017-01-19（不包括管辖权审判），2017-02-23（不包括管辖权审判） ，2017-04-06 2017-05-16，2017-07-06，2017-11-09，2017-11-14截至2017年12月31日，暂停试用期间无法录音）。

首尔中央地区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收到首尔看守所的决定。

2016年11月11日，郎博士的法官将取消被告的宝石，因为他有理由逃跑或原谅他。

汉城拘留中心于2016年11月30日收到延长拘留期限的决定。

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郎博士法官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日起延长拘留期限。

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们收到首尔看守所收到诉讼记录的通知。
2016年12月7日，法院书记李素said说，除非上诉人在20日内提交上诉书，否则上诉将被驳回。

2016年12月13日，我决定在首尔看守所选择一个州法院的律师。
2016年12月9日，金正恩法官，姜在元法官和黄惠敏法官选定律师金太祖为副律师。

2016年12月21日，我决定取消在首尔看守所挑选律师。
2016年12月19日，金正恩法官，姜在元法官和黄惠敏法官取消了金太祖律师的任命。

2017年1月4日，我收到了首尔看守所的上诉。
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郑和军向首尔中央地区法院庭长提交了一份六页的上诉声明，表示判决的判决过于宽松。

2017年1月17日，他收到命令，在首尔看守所更改首饰审讯日期。
2017年1月16日，首席大法官金钟尧将考试日期由2017年1月19日上午10时40分改为10月16日下午2时。

2017年1月23日，首尔看守所收到拒绝保释的决定。
金正恩法官，姜在元法官和黄慧敏法官2017年1月20日拒绝保释

2017年1月23日，首尔看守所收到延长拘留期限的决定。
2017年1月20日，金正恩法官，姜在元法官，黄慧敏法官于2017年2月10日延长了拘留期限

2017年3月29日，首尔看守所恢复了辩护。
2017年3月29日，金正恩法官，朴正浩法官和李凤Jud法官于2017年2月23日恢复辩护。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首席大法官金钟默于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聆讯日期。

2017年4月4日，我在首尔看守所获得了拘留更新决定。
2017年3月30日，金正日法官，朴正浩法官和李凤Jud法官从2017年4月10日起延长了拘留期限

2017年4月5日，首尔看守所收到命令，更改到期日。
2017年4月5日，金正恩首席大法官于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将审讯日期改为下午三时三十分。
据推测，由于时间延迟一个小时，金正恩试图通过发表声明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压力。

2017年4月7日，我收到了在首尔看守所准备审判的命令。

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首席大法官金钟文向被告人及律师提出十四分钟的呈请，并要求他们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之前递交呈请书。

我们将收到首尔看守所的信函，宣布2017年5月9日举行的第19次总统选举。

2017年5月19日，我们在首尔看守所获得了保释通关决定。
2017年5月19日，金正日法官，朴正浩法官和李凤Jud法官批准保释。

2017年5月24日下午3点，妈妈收到出发通知。
2017年5月22日，总检察长通知2017年5月19日至2017年11月18日期间的禁令。

金正日法官学报。
2017年6月8日下午2:45至下午3:05。
在家里，家长抗议说，早上说：“你穿西装，戴假发，你的形象和检察官打架。
我穿着法庭礼仪，我和父母和法院分开早早离家。
我在上午十一点左右乘地铁去交换站，在附近的便利店买瓶装水，然后去换班场，停留两个小时左右。
在移位操场上，两个女人前往教堂，彼此接近。
估计是第一个接近50的女人会对我说：“你有没有犯过罪？如果你想要去天堂，相信耶稣。
我第二次走近同样的50个女人说同样的“我不想说话”我拒绝发送。
在审判前与我接触的两名五十岁的妇女被怀疑是国家情报局或类似的情报机构的代理人，或是试图弄清我的动态的调查机构。
下午1:30到法院停车场，与父母见面。
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大约有二十名记者想要掩护囚犯车队。
我将等到下午2点25分乘客车内的空调进入法庭。
与以前不同的是，法庭警卫禁止瓶装水的进入，并在搜索栏上放置瓶装水。
搬到父母的电梯，直到第422号法院。
我在等待走廊的律师Moon Byeongman会面，并与他的父母举行了五分钟的会议。
月亮男人惊讶地看到我戴着假发，穿着正式的礼服看着我。
我的母亲告诉月亮男人，“我很肿，戴假发和西装，所以看不见它肿了。
父母强烈要求国家科学官员核实警方的证据，而不是起诉的证据，月亮男提出了必要性的问题。
律师月亮文告诉记者，“国家科技中心的成果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所以没有必要去核实”。

据推测，这个律师月亮男接到了警方和检察官的要求。
律师月炳文说，他认为检察机关和警方已经提出了要求，改变了态度，说：“我会以

父母的要求为由。
月亮男人偶尔与父母进行交谈，当他们不忽视与父母无关的对话时。
月亮男人问我：“你吃饭吗？”并回答“我吃得好”。
月亮 - 人，像检察官和法官一样，与我的案件有关，作为推定有罪的依据。
我进入法庭，坐在画廊里。
应该是记者的女人坐在礼堂的后排。
首尔夏天监狱的两名或三名囚犯在两名警卫面前受审。
下午2点40分坐在中间的法官金正月法官说：“我将在下午2点30分进行处理。”
我在下午2点45分开始审判，审判延迟了大约5分钟。
不过，正如我想检查一下我的健康状况，金正恩法官，月亮男律师，没有任何法庭讲师告诉我坐着。
审判期间，月亮男子要求警方提出起诉的证据，检察官说：“你是否需要警察的证据，因为有证据证明检察机关？”
（2016年12月19日，她的母亲任命月亮明律师为律师，而非金永敏律师。
金正恩法官对检察官说：“清理警方的下落，因为被告引起了怀疑。”
检察官说：“我在警方调查员的硬盘或警察网络上，”他说。
金正恩法官说：“我们会在法庭上用CD或USB提交警方的证据，但是被告可以提出另一个怀疑，所以让我们在下一个审判中展示这个过程。” “7月6日，我们来试试看吧。”
金正日法官强调，被告，检察官和法院应该密切接触，直到下一次审判，假定收集更多的线索。
（后来月亮说：“由于审判失当的风险，我不能直接向法庭讲话，所以我不能联系法官。”）
当我出庭时，我看到法庭旁边的法院的雕像，我很惊讶地看到，我的外表与我以前见过的监狱制服不同。
月亮人月亮告诉走廊里的父母和我说：“似乎没有警方证据”，父母说：“警察是无辜的，因为没有证据。
审判结束时，站在法庭前的走廊里，一位父母和一位律师在跟一位律师谈话，一名刘海男子被剥下来，坐在大厅旁边的候车厅里。
他一直用智能手机倾斜地看着自己的智能手机，但他可能会窃听视频拍摄或对话。
律师月亮男看着我，说：“只要有话要说就打个电话吧。”这听起来像是有人说的。
月亮男人的真正心在于他以“不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有很多其他讨论的准备工作”的态度。
我像电梯那样走下电梯
我的父母告诉月亮月先生，“我们一起去二楼吧。”但律师律师月炳文说：“我会在一楼下车。”
在电梯里，母亲告诉她的父亲：“把你在入口处留下的瓶装水带走。”
我对妈妈说：“我们就放手吧”，但是月亮明律师从后面听我说。
我告别律师门炳文，我去地铁站上地铁，父母上车。
早晨，抗议我打扮的父母说：“这套西装在法庭上很好。
我不得不早早出门，花时间在换班场上，因为我的父母早上不得不穿着我的衣服。

金正日法官学报。
2017年7月6日下午3点至4点10分。
从父母开始。
我下午1点离家，下午2点到达交易所。
我去附近的一家银行冷静下午2点25分，在下午2点40分在法院的停车场与我的父母见

面。
我去了洗手间，和正在外面等候的父亲一起通过搜索栏，然后在搜索栏旁边的电梯前等电梯赶上。
当时，身着蓝色棉衬衫的公务员证书要求法庭保卫法庭第422号的地位。
这家伙听了他的纸袋，但电脑连接电缆出来了。
（在审判中，金允民律师作为证人出席，似乎嘲笑“数字证据必须装在特殊容器中”的说法。）
我，我的父亲和三个人一起上电梯。
这个人是电梯里的一个通知来认出我。
电梯关了，母亲正坐在法庭前的走廊里。
我母亲说：“我已经提前搜查了我是否在法庭上，月亮男来得迟。”
凌晨2时55分，月亮男士律师抵达并迎接。
Moon Byeongman手持一个带拉链的黑色皮包，看起来像是一个notai，一件黑色西装，一件白色衬衫，一件闪亮的黑色鞋子和一个购物车。
妈妈给了我三张A4纸给月亮男，她问她是不是和她在电话里说的那个一样，说：“我以后再看。
月亮，炳文对高院的律师没有兴趣，
所以三个人进入法庭，没有人在场。
金正日法官说：“我将判刑你们”，对60名以前受过审判的人，全部站起来坐下。
当这个男人说：“不要告诉我，因为他被判刑！”金正日法官很恼火。
金正日法官问这个人：“你和江原道的妈妈联系了吗？
判刑后，该名男子被判处上交监狱看守。
男方的考试改为女性考试。
被改变的女人的考试是坐在检查座位上，甚至没有抓住案件，这是在告诉法官金正日而不是在今天的审判中听取警方的人的角色。
审判期间，金正恩法官说：“由于检验已经改变，检察官需要尽快查明案件。
当我看到这次从男子考试转变为女子考试的时候，我希望像最后一位博士学位的法官一样担任审判的傀儡。

轮到我的时候，金正日法官把麦克送到法庭的母亲那里，而不是问先生。
金正日法官在与母亲谈话时告诉法庭书记员什么是重要的。
金正日法官一直在质疑她母亲的请愿书内容令人讨厌，她不明白。
谈话结束时，除了炳炳文法官外，法官金钟文问他们是否同意月亮人。
月亮男继续用手机查看日程，回答说：“这是法官自行判断的问题。
金正日法官对我这十一个犯罪现场的人说：“提交警察影像档案作为存储媒体！”
金正日法官对他的母亲说：“如果你带了你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就提交吧，如果我没带进去，我会派中立的法官到我家，我会被没收的。”

在礼堂里，我的母亲和父亲听到一个对话，说：“我不能。”
与此同时，金正日法官强调要没收笔记本，没收笔记本电脑。
金正恩法官说：“我会让国家科学中心分析两位证人，我会按时间表按时下定决心。”
金正恩法官说，法院准许我保释我的理由是要增加所谓的失去笔记本罪的证据。
金正恩法官说，通过他所说的话，计算机知识比年龄组更丰富，并推定使用Excel程序主要是对其他试验中事件的时间顺序进行分类和分析。
我的母亲告诉金正日法官：“我不能像上次那样相信你了。”
金正日法官说：“审判就像一个乒乓球（如果在这个审判中受到青睐，对下一个审判

是不利的），即使是不利的，也要提交笔记本，并在下次试用！“
法院将强制扣押笔记本，但除非大韩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所在的地方，否则将无法再反对。
同时，从调查机关和审判法庭证据的修改和补充来看，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操纵什么样的证据。
我的母亲说：“我会提交笔记本。”朴正镐法官轻声低声判断金正日，金正日法官告诉她和我母亲干涉印章。
朴正浩法官还低声判断金正日和法官金正恩对警方的这名男子说“提交存储介质！”
在庭审中，审判右侧坐在金正日法官右侧的朴正镐法官向金正日法官表示：“这样做怎么样？
双方法官一般不会说话，只是遵循法官的判决。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法官金正月向左派法官耳语，但我看不到他与正确的座位的法官谈话。
朴正镐法官推定笔记本和存储媒体同时也是塔木德明智的犹太人，以便抓住嫌疑人和广播者的头脑。

警方的一名男子提交了一个存储介质，应该是一个纸袋中的硬盘。
然而，这个人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沉默，在提交存储介质时突然不稳定，无语。
该名男子对法官金正日通过检查说：“还有一个事件的成像文件，所以，你必须指定一个成像文件”，审查员为此提出了一个借口，所以我怀疑成像文件实际上存在。

金正男法官对这名男子说：“下一次审判将在七月下旬或八月初，所以请在存储介质中注明影像文件！”下午三点五十五分离开
（但是，金正恩法官承诺按照时间表毫不迟延地进行审判，审判将在十一月初进行，而不向国家科技部进行证据分析。）

我和炳文先生到礼堂坐下来，观看了朴正浩法官管辖的母亲提交的笔记本的封存过程。
朴正浩法官对母亲说：“你只需要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安装硬盘。”
我的母亲说：“因为法庭警卫不能拿到司机，我拿不出来，你能提交整个笔记本电脑吗？”然后，“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电池，所以我必须拿着适配器打开它“。
下午4点，月亮男士出席了电话会议，并说：“有下一个审判。”
下午4时05分，三至四个人，包括法院法官朴正镐，法院检察官，法官和书记员在办公桌前颤抖着，把证据放在两个黄色的信封里，密封。
法庭法官朴正浩要求我给我的母亲或母亲中只有一个戴铅笔“X”标记的两个信封拍照。
当我把信封放在证人席上时，母亲来到我的左边看着。
法官把囚犯带进来，我用右手拇指在六八个地方打了他们，并亲切地把手放在法庭上尉传下来的卫生纸上。
我再次颤抖，结束了桌子上的密封过程。
当我陷入困境后，我走出了法庭，父亲大声说：“我们一起去吧！”
法庭上的每个人都看着我，好像我逃跑了，但我刚走出去。
法官以被告的法院豁免作为犯罪推定的依据，认为罪犯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没有反映。
在法院的一楼，有一个标志，授予朴根惠和金基春的外围权利。

我坐地铁回家，但淋浴已经关闭，衣服也湿了。
在家里，母亲说："你离开后五分钟就到了，金正月问法官是否要退回笔记本，听说审判后他会把它交给我。

荣格公园法官杂志。
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下午2点至5点40分
即使我等到七月底或八月初，我也不能联系审判，所以月亮男律师和母亲向法庭要求。
母亲提交投诉和声明。
11月8日，文件被送到月亮男人只有律师审判。
在我出发前，在警方调查时，我给一位大调查员南相旭和另一位老人的谈话的母亲写信。
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

一位年长，眼睛宽阔的调查人员告诉南桑旭。
我应该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吗？
南相旭说话。
要查看VMware，您必须打开笔记本。
一位年长，眼睛宽阔的调查人员告诉南桑旭。
然后仔细想想，打开你的笔记本电脑！
南相旭上到二楼。
南相旭又回到水中，质疑我的女性解剖照片。

在讯问的时候，我想我从笔记本电脑中保存了所有的照片，因为我不得不输入密码。
不过，估计南尚旭去了二楼，打开笔记本电脑，储存了女性的解剖照片。
如果我在调查的时候提出这些怀疑的话，我会加重谴责调查机关的处罚，像钟先生的说法。
我没有想到检察机关的法医分析揭示了这个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得知这一事实后，检方呼吁我说，由于笔记本上的照片，检方的处罚太轻，我要求检方分析，因为它指控调查机构。
为了验证我的估计，您应该调查与事件发生时间最接近的控方图像文件。
我向母亲建议："为了确定谁在膝上型计算机上保存了女性解剖图像，我们把这个考试的图像文件发送给美国国家科学教师，作为从第一个笔记本获得另一个笔记本电脑哈希值的条件。 。
12点10分我乘地铁离开，父母开车。
当我正在去地铁的路上的时候，我正要去的地铁的出租车。由于地铁上的其他乘客，我不能乘坐15分钟的出租车。

下午1点45分到达法庭。
我在停车场遇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没有去洗手间。
我和我父亲10分钟前去法庭。

记者在法院门口安装了一个摄像机三脚架，正在等待朴槿惠的审判。
在法庭入口处，母亲等待律师月亮男子，只有我和父亲进入法庭等待审判。
听众中没有人，法官问他的律师是否来到他的父亲。
Moon Byeongman律师和母亲进来，Moon Byeongman律师问父母我是“胖子”？父母回答说：“我很胖很健康”。
据估计，法院通过律师Moon Byeongman要求我因拘留调查而不给我赔偿9个月。
与过去的审判不同，统治阶级唯一的裁判朴正浩是独自一人。
朴正浩法官有信心金正恩不会成为首席法官，因为这是他的想法，再次夺取笔记本，并检查哈希值。
刑事调查官来到检察官旁边的检察官办公室。
她有一套西装，一件紫色的裙子，一双黑色的高跟鞋，一个四十出头的母亲，还有一个黑眉，这是全罗拉人不戴眼镜的特征。
Shim Jae-won是一个棕色角状眼镜，突出的下巴，40多岁，第一次调查。
朴正浩法官在成像开始之前问道：“写保护装置在哪里？ Shim Jae-won回答说：“等十分钟，我会从检察官那里拿来。”
月亮文告诉律师朴正镐：“嫌疑人说笔记本已经变了，请听你的母亲。”
朴载镐带着她，而朴正镐让她有机会从她的母亲或我身边说出来。
母亲要求有机会说话，观众之母朴正镐和法官直接对话。
当母亲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告诉她时，朴正浩每次妈妈醒来都继续说“坐下来说话”。
女检察官告诉朴正镐：“你妈妈在说什么？有这种情况吗？”
朴正浩法官说：“这是一个好点”，然后他查了一下代码，说：“你可以直接做。”
他说：“我没有资格发言。
我的母亲问：“你有什么资格做一个陈述？”朴正浩法官说：“看看周秉文的律师。
朴正浩当她试图阅读她准备的文件时说：“只要提交。
朴正浩说：“不可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阅读1万份报纸，”朴正镐说，“不要把它交给法庭，
朴正浩，法官打算给个机会说话，了解我的心态。
朴正浩法官把我的健康状况和内疚相提并论。
朴正浩问我：“你没事吧？”笑着，我说：“不好。”
朴正浩法官问我：“我的日常生活可能吗？”正如我已经准备好而没有听到我的回答，我说：“我累了，阻碍了我的日常生活。”
当法院的职员告诉我时，我必须在敲击键盘的同时记录下我的话。
金正日法官认为已经指示法庭书记彻底记录我的话，以便对判决产生不利影响。
蒙炳文稍稍转过头，听了我的故事，叹了一口气。
我在监狱里住了九个多月，没关系，这是不合逻辑的。
朴正浩法官试图在首尔看守所取消并拘捕监狱，尽管我认为我没事。
朴正浩法官和检察官预计我会在审判后申请赔偿。
听完我的回答，朴正浩法官突然用一种平静的声音改变了他的语调。
朴正浩法官用温柔的表情说道：“今天，在给国家科学博物馆发送笔记本之前，哈希值已经改变了，所以我决定把哈希值发给国家科学博物馆。

我母亲问：“为什么要等上四个月呢？”法官朴正镐回答说：“这些案件很少，我需要时间。”
我不明白这些刑事案件在刑事司法每天审判案件时并不常见。
Shim Jae - won带来了一个写保护设备。
朴正镐法官问谢永恩和女检察官：“证据清单上的笔记本是什么，硬盘是什么？

女检察官不知道证据清单，并对她说：“你应该提前说过。”
我母亲介入解释证人号码，知道更好。
法官朴正镐将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办公室，让法庭人员用数码相机拍摄状态并开封。
朴正镐问道：“在下宰恩试图连接笔记本的时候，问：”检察机关是否有文字说明散列值会改变？ Shim Jae-won，“检方有原件”。
Park Jung-ho法官指出：“带上一个写保护装置，”Shim说，将写保护装置连接到笔记本电脑并检查散列值。
朴正浩法官从椅子上下来，走到两栖法庭，法院中尉，女书记，女检察官和律师月亮男的法院。
我看着确认哈希值的场景，但法院中年人厚道的求爱站在我面前，掩盖了我的观点。
我对我母亲说：“很难，”她问她的律师：“我可以回家吗？”
听到这个事情的朴正浩法官告诉他的母亲说：“由于成像将在下午6点结束，嫌疑人可能会去房间（假定是一个牢房或囚犯的候诊室）”误会我被捕。
法院法官Park Jung-ho告诉Yangmun-suk：“请记录下午2时55分，嫌疑人已经辞职了”。
当我走出法庭时，女孩的检察官看着我，看看她是否有像荣格一样的反思迹象。
在走廊里，首尔看守所的守卫穿着最好的白色字样，写着“更正”字样，穿过我的前面，等在四楼的电梯前。
我走下走廊的楼梯到首尔的警察拘留所。
跟你进去的时候不同，记者在法庭的搜索台前把相机放好，准备坐下等人。
当我要去地铁的时候，我有一个意外。
我的母亲对我说：“下午四点，金正日法官走进会议室一段时间，说：”审判由法官进行。“
上诉法院没有改变。
朴正浩法官对电脑非常了解，并提出了一个哈希值的对比，所以在审核的时候，金正恩法官和李凤Jud法官似乎不在场。
我今天看到审判之后，写信给我母亲。
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

现在法官正在倾听和听她的母亲。
由于母亲写的文章太多，所以很难阅读。
这样，法院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得到解脱，下一个被调查的地方。
你没有被博士殴打
你昨天在庭审中似乎没有记录你母亲的话。
当我说话的时候，我敲了一下键盘。
我不听我母亲在法庭上的话。
赶快到月亮的律师去找她母亲的官方申请表。
在十四号审判中，法官似乎只给了我一个特别的声音。
如果你不想被不公正地判上诉，你不应该花时间说服法官。

法官只能通过聆听完成。
正如我刚才所说，你应该会见记者，会见司法遇难者，并在裁决前公开通知他们有关案件。
这是一个公平的审判。
警方实施了犯罪行为，并经过情报机构的平民检查。
其他的囚犯也是这样对待的，然后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会再次得到它。

如果你处于缓刑状态并且处于缓刑状态，你将不得不上法庭。
最后以上诉结束。
考试不能完成。
我也会就这件事向记者写信。
请尽量让案件知道你的情况是公平的。

2017年11月10日下午5点，月亮芒律师将于14日上午9点发言。

荣格公园法官杂志。
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上午9点30分至下午1点50分
审判开始于上午10点。
前官员朴正浩“在将笔记本送到国家科学博物馆之前抄了一份，发现一个散列值”，在正式审判开始前30分钟。
朴正和是统治阶级唯一的法官，还有两位法官。
女律师和律师月亮男不来。
文炳男事先向母亲说，由于再次审判，她不能来。
检察官的网络调查员Shim Jae-won。
Shim Jae-won对Park Jung-ho法官说：“检察官告诉我要从手开始。
朴正镐法官问静恩说：“你可以在国内给我一个硬盘，把它复制到法院，然后送到国家科学博物馆吗？
朴正浩告诉法官：“请等10分钟让检察机关把你的硬盘拿来。”
Shim Jae-won在他的手机上说：“OO（一个普通的名字和一个”猜“），请格式化一个TB或两个TB的硬盘。
有可能是“吉泰”，“永泰”，“庆勋”，“杨勋”，“郑泰”，“郑勋”，“大成”，“郑锡”）。
朴正镐法官问观众的父亲：“你有一个笔记本电脑硬盘的副本吗？
我的父亲说“不”，我的母亲不。
朴正浩法官说：“人民信息中心有一个副本。”

朴正浩法官的推定情报或法官相信，法官在信息中心有一份副本。
我的母亲递交给朴正镐的一份十分问卷给国家科学研究所，要求分析。
妈妈朴正浩告诉妈妈：“给我一份月亮男的副本。”
Shim Jae - won给我打电话，检察官的调查员带了一个硬盘。
检方律师是一个白脸，没有眼镜，一个大运动员，脸肿得很厉害，还有一个第一面。
检察官把他使用的1TB硬盘放在另一个案件的成像旁边。
朴正浩法官用一把办公刀打开笔记本电脑的封条。
法官Park Jung-ho对Shim Jae-won和检方调查人员说：“Copy！”
法官朴正镐说：“你必须打开笔记本才能弹出笔记本硬盘。”
朴正浩法官问我：“我可以打开它吗？并回答：“是的。”
法官Park Jung-ho对Shim Jae Won说：“用螺丝刀拆下笔记本电脑，把硬盘放在检查座旁边。”
我的母亲告诉朴正镐法官：“请问笔记本上的信是否是一个嫌疑人，朴正浩法官

说：”以后再问她。
朴正浩法官马上就问母亲：“笔记本电脑不是嫌疑犯，有什么关系？”
朴正浩法官不认为笔记本已经变了。
朴正浩法官对我说：“你能来看看吗？”但是我点点头，继续坐在被告的座位上。
朴正浩法官怀疑我，这个审判继续问我这个问题，试图理解这个反应。
朴正镐法官告诉女子法庭的书记说：“昨天把你的硬盘妥善保管好。
Shim Jae-won和两名检察官的调查人员将Falcon连接到测试大厅旁边的硬盘上并进行工作。
朴正镐法官对电脑有一定的了解，用无意识的心态用专业的俚语“我打字”。
朴正浩法官说：“结束了。
朴正勋法官怀疑我，并对我说，“先说出口，因为你想在你走之前记下你的时间。”
我走出了被告的座位，坐在公共场所。

上午10时许，金正日法官，李凤Jud法官离开法庭，还有一名女检察官。
金正日法官谈论我的案子。
突然间，金法官和两名检察官的调查人员说：“我在分析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错误。
上午10时06分，审判结束，下一次审判开始，囚犯进来。
我母亲叫我回家，但朴正浩法官退休后，我坐在画廊里，等到下一次审判结束。
法官奇怪地站在我案子后面的审判室前面，被判刑的囚犯并没有从我身后看守我。
金正日法官对那些被审判的囚犯说：“我知道人权在这里和那边都被人忽视了，人权是无视的，法院只是判断罪的存在。
金正日法官将这一信念运用于我，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审判我的审判，无论家庭的痛苦如何。
上午十点二十分接受下一次审判后，因为监狱的痛苦，我生病了，所以有些律师外出时我出去了。
我的母亲来了，跟着我，去了法庭上主，说：“记下你的时间，因为你离开了。”
法庭讲师说：“去朴正浩的右翼法官。”
当我走下楼梯时，这名女囚一直在哭。

检查座位后面的囚犯候诊室位于楼梯和墙之间，估计听到囚犯候诊室的声音。

我的母亲和父亲坐在观众席上，看着成像过程。
检察机关的调查人员回去检查了这个装置两次。
从下午12点20分到下午1点20分，我们把法庭锁起来吃午饭，把所有人都赶出去。
每个人在下午1点30分再次进入。
金正日法官不来。
朴葆佑的法官朴正镐告诉他的母亲：“下午1点14分已经结束了。因为哈希值相符，所以笔记本电脑本周把它寄给了国家科学博物馆，而且再也没有印章了。
我母亲确认笔记本电脑的时区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并告诉朴正浩法官。
试验在下午1点50分结束
月亮人月亮还没结束
2017年11月14日下午4点，邮政局将回国，法院登记在2017年11月14日上午9点30分。
2017年11月10日，由于法官金钟月发出业余法庭判决，判决判决到达。
然而，在2017年11月9日，法院进行了审判。
在这次审判之前，我的母亲甚至没有来律师金炳文的律师月炳满，我问她是否不应该出席。
金正日法官可以直接以审判公正的名义联系月亮月亮，但月亮月不能直接与金钟月联

系。
为此，月亮月亮通过电话向洋门里法院的方向询问嫌犯是否不应该出席。
在Yangmun植的第二法官姓名，朝廷派被告的传票，每天庭审当天金正日月球的第二个判断的名字之前，如果他不参加2017年11月14日，并威胁要救赎我
据估计，这位母亲是以金钟月的名义发给被告的传票的，他对月球奉命的电话很生气。
法庭正试图抓到案件再次将我囚禁起来。
法官期待审判时间尽可能长，因为他们无视嫌疑人的痛苦。

2017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至下午1时在Sahmyook医院家庭医学部门。
经过漫长的考验，我的思想和身体已经变得脆弱。
我爸开车，我去了三楚医院。
女护士测量血压和体重。
接下来是我与韩炳德博士的交谈。

B：请把最后的汁液打开。
韩炳德：这些日子难以得到吗？
我：是的。我有压力性厌食症，如果有困难，我就吃不好。我这几天吃得不好，想吃营养液。
韩炳德:(查看记录）血压高。你不头疼吗？
我：没关系。
韩炳德：我应该治疗高血压。
我：下次要治疗高血压。

韩炳德：我会开这个氨基酸液。
我：最后一个闷棍是什么？
韩炳德：2015年的第一个命中是氨基酸解决方案，第二个命中是TPN液。
B：TPN营养吗？
韩炳德：是的。
I：然后用TPN来做。
Han Byeongduk：我会换成TPN。闷棍只有良好的营养。以后一定要治疗高血压和厌食症。
父亲：树汁要多久？
韩炳德：需要两个小时。

事实上，躺在床上的状态下，大约3小时的Ohmafuan Perry（CJ Healthcare Co.，Ltd。）'362毫升的液体。
汁液的颜色是白色的，和汉城看守所的营养液一样。
我的父亲同时回家，坐上客车接我回家。

在2017年11月14日的审判后，母亲在下午4点接受了法庭登记。
2017年11月10日，首席大法官金正恩发出被告传票，说：“如果14日上午9:30不出席，你可能会被解雇，你可以发出逮捕令。

当法官而不是法官向法庭进行审判时，我推定我曾经警告过我不会出席法庭。

2017年11月27日，他无法在21日收到收据，并收到司法部重新印发的印章。
延期通知
2017年11月17日，总检察长通知我，2017年11月19日我的禁止出境日期到2018年2月28日，当我的护照到期时，

（上诉审理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31日。）